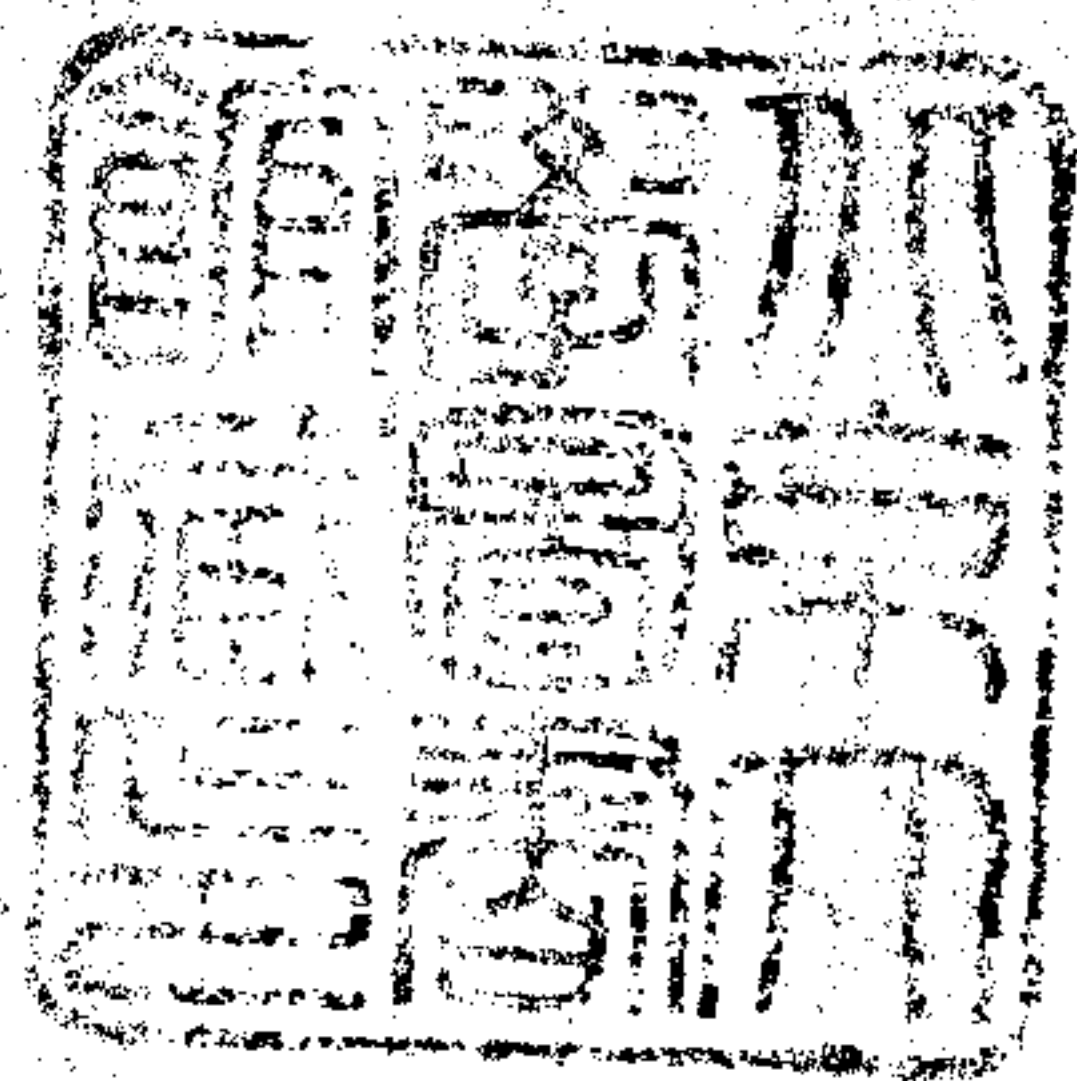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六・子部・雜家類

倘湖樵書十二卷（初編六卷二編六卷）（卷四至卷十二）〔清〕來集之撰……………一

寄園寄所寄十二卷（卷一至卷七）〔清〕趙吉士輯……………四七七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四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精誠之至

君子國君子營

鐘異

一言成敗

瞽目復明

瞳珠復生

倘湖樵書初編

卷四目錄

一

倘湖小集

再世為烟

兵

待秀才之異禮

凡物之能人言

士有蟲名

禽名

醫術之奇

金匱銅錢能飛

風力

鬼能進疏告狀

物有異飛

將威將度

草木靈異

雌雄不相離

亭名

地動日食

蛙鳴之異

為將奢貪

倘湖樵書初編

卷四目錄

二

倘湖小集

精誠之至

烈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背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索隱云豫讓後見獲于趙襄子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使人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 水經注云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尊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襄子金隄決壞尊躬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隨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 謝承後漢書汝南陳茂嘗為交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息 又云吳郡王闓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闓拔劍砍水鳥伍胥風濤得息而濟 水經注云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

水經注

卷之四

十一

備湖小築

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勒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勸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虔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行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 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巳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疎勒城傍澗有水可固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眾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引去 搜神記云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祀祭之浮查可見不祭者輒沒暗覆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日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

水經注

卷之四

十一

備湖小築

浪震驚浮查遂移去不為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頌
 祥之德 孫盛逸士傳云河內丁蘭少喪考妣不及
 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
 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
 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啐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
 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
 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墮淚郡縣
 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像于雲臺 樂善錄云蔡
 順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倘湖小築

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隣家失火初匍匐上以
 身扞火火為之滅廉范其父死于蜀范迎父喪歸葭
 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釣求得之療救僅
 免三人一念為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為害信孝德之
 感通神明也 夏孝先廬墓野火燎山孝先統墓號
 哭羣鳥濡羽沃之火滅 余丙結廬殯次野火延及
 殯廬丙與子慈按身伏棺欲與俱焚忽暴雨火滅父
 子無恙 晉東陽許孜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
 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亡孜為制服三年二親歿推毀

骨立柱而後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
 號禽鳥翔集手植松栢巨五六里時有鹿犯栽松孜
 長號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為猛獸搏
 死于所犯松下孜悵惋瘞之猛獸復至夜前自撲而
 死孜益嘆息又取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無犯者
 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 宋書
 謝述字景先衛軍長史純之弟劉毅鎮江陵純為南
 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四 倘湖小築

車外解純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
 弱冠隨在江陵及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
 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勗過庾
 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
 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
 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
 獲免咸以為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 獨異志云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即雁數行飛逆
 唐書王峻奉敕將并州兵濟河討突厥峻聞行卷

甲舍幕起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晚事君不以忠為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眾無與心誠忠而天鑿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雪霽駿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行軍大總管 名勝志云程鄉縣有松源溪源自汀杭來過此為蓬棘灘濤浪洶險聲聞數里一名曬甲溪昔韓京帥師平寇至此舟誤中石鏡甲盡沉京怒期次日擊石鏡甲盡浮水上故名 北史周王思政漢王允後孝武入關思政策高魏後雖被遇文帝而非相府

標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倚湖小集

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樛蒲為樂出綵錦千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決賭曰先得盧者即與之諸將遍擲大至思政乃飲容跪曰王思政歸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己若此念願實願擲即為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言訖即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正欲手掣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朝寄更漢

宋史陳希亮提舉河北會河溢魚池壅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得之慮下所當決吏民涕泣

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 又杜常以龍圖學士知河陽軍會河大決將潰掃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掃上尋潰水溢至常坐而止 晉江傳自得性至孝以奉母故仕宦未嘗出閩中知漳州時官舍有池亭日奉母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母甚愛之一日飛去母不樂數日自得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復奉母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比自得去乃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 宋孝宗時人

闕書松溪縣葉孜妻陳氏年二十二孜故獨遺一子

標書初編 卷之四 六 倚湖小集

及週矢志鞠之隆慶六年火東隣西舍俱燼陳號泣曰天乎未亡人及此孤兒安能勝舅姑兩柩兩柩燼者未亡人命畢之日也火及前廊天為返風乃免又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于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芦山求之見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清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

元樂清林甲乙母亡家貧不能美觀以薄棺殮數日

屍腐流液淋漓穢聞于外甲乙以器承其液捧之俛
天痛哭曰此吾親之遺也何狠戾若是哉盡舉飲之
流液遂止穢氣亦息人稱其孝感 又永嘉王泰幼
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兵大至執伯父求財不得將
殺之泰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
所伯父得釋遁去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曰兒
實無所知但願以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仆地而
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捧其
首合于頸適有修船油灰取以塗其瘡滴水口中稍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七

倚湖小集

稍能嚙至暮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風冷
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百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
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然若冰雪痛遂
止凡八易月其瘡始合而頭竟偏 湧幢小品云黃
岡杜傑父僉事子鳴客死于滇扶服萬里將柩而歸
值暑灑瀆大如馬躍塘不可下公撫棺而哭頭搶地
顛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老相顧且駭
且喜徵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寧知縣採木萬
山中一切取以信義諸酋長咸為盡力水涸木不行

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許
水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為神 明海鹽顧薇年十八
母李死哀慟頓絕良久乃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
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呼
號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各家人聞之 仰山陞錄
云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
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墓畢雨如初
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以墓所鄰
翁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八

倚湖小集

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耐父墳其誠感
如此人呼丁孝子 唐餘紀傳云太平縣聶氏早歿
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為虎攫去踣踞方
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
樵見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竟自岡死女捨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方十三歲人皆異之 南
史齊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
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器
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婆

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毘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又南海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 又匡斯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斯奔還號叫母即蘇 又魯康祚扶風人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愈 又王虛之十

續書初編 卷之四 九 倚湖小築

三喪父三十三喪母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楠樹一冬再實 又蕭淑明母病風積年沉臥淑明晝夜祈禱時寒淑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淑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服于時林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獻奉

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淑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間緒尸在何處將手自戮之既而曰汗吾刃乃止 又蕭矯妻羊字淑緯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常有疾淑緯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家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為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拳猛獸行數里獸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郡縣表上詔榜其門 五代史徐溫姦詐多疑而善用兵使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因答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善信也因令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謂信還避險繼全播言信將有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飲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彩苟無一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

續書初編 卷之四 十 倚湖小築

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卮酒飲信 搜神記新興劉殷
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
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
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
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
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頭號哭火
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庭樹 續耳談汪存欵東
關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
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
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隴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
傷吾父虎不動蓋存孝所感云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一

倘湖小築

君子國君子營

君子者士君子之美稱也乃或以名其國或以名其
城或以名其營或以名其地亦各有景慕其名之意
焉獨異志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為猿鶴君子為
鶴小人為猿又述異記云穆王南征其君子化為猿
鶴小人化為莎鷄 史記越王勾踐發習流二千人
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左傳楚沈
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 博物志云君子國人衣冠
帶劍食獸使兩文虎在旁民不野祭好禮讓不爭土
千里多嘉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
為君子國 修真錄云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大狗一
名胎譽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花鍊成上藥以相
饋遺 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花人民食之
後漢書東粵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故有君子不死
之國焉 開元中新羅國王數入朝一十五年承慶
襲王詔那壽持節往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聊宜
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請禮記并雜文章以往 十
六國春秋云永嘉三年劉淵授石勒安東大將軍勒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一

倘湖小築

衆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 晉載記石勒每破一州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泊平幽州擢裴憲荀綽等還襄國經此今訛爲子城 晉書成帝初劉超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宿衛號君子營 劉超自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有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水經注云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塚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

德書初編 卷之四 十一 嶺湖小築

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即各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山堂肆考云君子泉在黃州府治北宋通判孟震亭有賢德時稱君子庭中有泉蘇東坡因題爲君子泉黃庭堅詩云雲夢澤邊君子泉水無名字托人賢 巴州有君子泉在朝陽岩其泉自巖石中流清冽無比上鐫有君子泉三字 名勝志云惠州府長寧縣有君子山在縣北一里岡巒端正故名 又云蓬伯玉墓在衛城今汲縣西又西北三十里之君子村爲瑗故宅 隨州東

南七十里有君子山山下居民忠厚故名 又有君子山在陝西鳳縣 又麻城縣石鼓山頂有君子崑昔傳有隱君子居之石孟石日見存遂昌縣君子山縣南十五里二山相望秀麗堪掬故有大君子小君子之稱然縣治前乃城山也亦名君子山 閩順昌縣亦有君子峯高特端重故名 延平志勝云將樂縣君子峯巖谷幽邃常爲雲氣冥濛疑有龍居之名龍居洞元湯逢元文行修潔時稱君子常築室隱居于此邑人遂名山曰君子峯江右寧都縣亦有君子

德書初編 卷之四 十四 嶺湖小築

峯在縣北二十里形如卓筆與濠山對 登州有金泉在君子洲上 輿地紀勝云君子亭在漳州府治後始于朱夫子仲晦名以復軒軒之後爲月臺臺後爲隱室其象圓以茅覆之後郡守趙汝璫即舊址爲亭扁曰君子亭 戴嵩詩接樾稱交讓連樹名君子江總詩連楹君子樹對幌女貞枝 宋史張齊賢傳東師敗績于君子館未詳何地 一統志台州有君子堂在靜鎮堂前宋畢士安來守真宗常有君子人之稱後人因以名堂又玉山縣有君子亭以宋直龍

圖閣趙場字又若常居此以名 君子嶺在桂陽縣
東北有仙人池凡縣官到任之日此嶺明則則為顯
達之占 泰寧縣西南有君子峯山勢高聳蒼翠可
愛 登州有金沙泉在君子洲上 風俗通云風或
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
德在于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
燕喜亭記君子之池虛以錄其美盈以出其惡
王烈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或至途而返有
盜者不辭刑罰但不使王彥方知之號所居曰君子
里 國初洪武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
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

備書初編 卷之四 吉 倘湖小築

鐘異

金為八音之領袖聚銅而鑄之為鐘取精多而用物
宏朝廷命司漏者昏且擊之以覺寐而振聾宜其靈
怪之所聚也然不能盡載姑取其搜覽之所及者列
之余行之說願云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
殷有聲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
以部郎謫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卽
岸設木駕為軸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
其上有鐫字四云道人方舟因命以鐘懸于城門樓
上今尚存 鄭曹師傳區云長山城南有樓洪鐘懸
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曆間廬陵張文龍為令訝而嘆
之遂設奠誄以文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
懋晨昏本自秉氣于西清其可受制于南嶽致兩位
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聾聵勿啓爰
茲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不滅莫厭庚
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曰宜曰
暢快久鬱之人心為爾銘功鑿予申祝誄訖遷鐘于
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唇有聲

備書初編 卷之四 未 倘湖小築

自此大鳴邑人異之 江西通志云興國縣大乘寺
銅鐘唐末鑄紹興初一夕忽失之未幾有客言此者
文渾漁者得一鐘鬻于天寶寺扣之無聲僧詣天寶
寺物色得之贖之不許乃約曰扣之而鳴則寺中物
也天寶寺僧屢扣無聲大乘寺僧一扣即鳴遂載以
歸至今尚存 危縣志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東昌
大水中吼吼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視乃二大
鐘相擊而鳴以牲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承
安四年造金號也懸之文殊寺中晨昏聲聞四十里
正德辛未流賊攻城鐘聲聞百里大為神異 成化
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並並勢欲躍起總兵陳統帥
平江伯祭之一鐘遂止今懸于朝宗門樓聲聞百里
其一止泗上 雋區又載贛州田村真寺相傳有
十八儒生戰強出來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
有手寫經十八部墨色烏金光紙滋厚非近時物寺
僧異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泊
滁潭潭水光徹乃令漁師下探于巨鐘下得磚十八
口視之金也詰日視之則經也微有火痕了無水暈

贛人言此必真寺飛來物詢寺僧云問先代經燬
于火乃殿左大鐘未有銘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
火宅中也 繪圖云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寺屢
廢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鐵鑄
造一日黃田開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
怒濤激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鵝鶴連呼曰觀音
寺裏鐘觀音寺裏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即取其
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
知所之 道教靈驗記云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
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
焉其後溫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
遠有人忽見水中有物如半鐘形側露水上舟近即
覆以物觸之便沉水中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
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齊迎之或道場
經懺而請稍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香火迎之
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有與迎鐘者于聚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惟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
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

往某旬日即歸于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
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焚香迎之沈
沈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挂若百許斤爾自後
時亦飛去旬日却廻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
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減井邑老人詳認其
字乃觀中舊鐘也 湧幢小品云大名府有誰鐘相
傳魏大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
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
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
懸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衆喧于鐘所既再
扣之聲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春民益
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
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
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
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
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鐘兮
尚鑒于此比重光去王盡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禍
相沿懼而復止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

標書初編

卷之四

十九

倘湖小集

擊倭殆無子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
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
五十里 炎徼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水鐘相傳
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遠往
相之欲槌取其銅以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
福州名勝志云福安縣雙巖文殊寺舊有大鐘黃
巢過此欲取以烹牛鐘忽飛入龍潭後潭漸塞復飛
入六甲江每遇晦明隨波出沒鏗然有聲宋咸平三
年衆競迎不動惟雙巖寺僧以錫杖挑入寺中 慎
標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倘湖小集

標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倘湖小集

自浮出每朔望晦明之日鳴聲悲亮

一言成敗

唐詩記事云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
勣令別將赴平壤糧不及期萬頃作離合詩密報勣
勣曰軍機切遽何以詩為欲斬之言狀乃免勣令作
文檄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渚之險莫離支報云謹
聞命矣遂移兵鴨渚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遇
赦還為北門學士 會昌解頤錄云紹興甲寅乙卯
間劉麟導金人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
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金人已偵知
之矣已而韓世忠得金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
西水以灌吾軍書到明日金人即退師當時但知却
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晁氏客話
云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狄人傑一言而全人
之社稷晏子一言而齊為之省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三

備湖小集

瞽目復明

晉史云盛彥有至性母王氏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
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
使數見咎捷賦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蟬螬炙飴之母
食以為笑疑是異物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
從此目疾遂愈 菽園雜記云當塗民邵某事母孝
母病瞽目每備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
得蟬螬蟲數枚炙以奉姑給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
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
忽開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驚我我目當再
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留之終身 輟耕錄云越
楓橋里丁孝子各祥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
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
復明至治年間憲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閭曰孝子之
門又江南別錄彭里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備夫喪明
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為父瞽叟舐目
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
孝行所感汴梁蘭陵段吉甫名天祐其母夫人劉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三

備湖小集

日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日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日又如之傳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孝之至也 七修類稿云餘杭朱暹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素貧凡母所欲必多方以悅之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視天含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逾年復明 南史云宋齊間永興觀中甲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女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樂善錄云

標書初編卷之四 三十一 倘湖小集

宋李虛已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舐于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母睛復明真宗知其事立召之俾日陪侍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云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在屢求醫不驗一夕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隨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寐手中果得藥簡在脚左腕挹骨取隨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 南史齊鄱陽王蕭恢有至性嘗以孝愈母疾後恢病日久廢視瞻道人慧龍者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下

針砭然開朗咸謂精誠所格 南史宋初吳郡人陳道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常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北周書張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福偶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師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行道必額祝曰天人師乎元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

標書初編卷之四 三十二 倘湖小集

求代聞既七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針治其祖目頓謂元曰勿憂悲三日汝祖目復明也元于夢中喜躍即驚覺徧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 一統志云廣東電白人陳燾瞽目十年紹興間母死將塋燾欲送柩至壙人咸止之燾曰母生我鞠我今親入土寧以疾辭而不送乎登途方二里雙目忽開人皆異之 紀畧云四川新都楊春父政貢入太學為貴州永寧州吏日卒于官春尚幼隨母護三喪歸會苗寇亂間道逆旅區區內外如在堂室登成化辛未進

士時長子廷和已先一科登戊辰進士矣授檢討春
 欲迎母就養不得乃以侍親歸母日久既焉之復明
 至戊申授行人陞提學致仕年八十餘卒按春母素
 嚴重少不悅輒加箠楚春安受之惟恐意拂妻葉卒
 遂不復娶廷和既入相訓之加重邑賦不問守臣欲
 為慎建坊春辭曰與其光寵一舉子盍移之修城以
 庇萬眾乎城完流賊適至旁近州縣趨避保聚者數
 萬人蓋楊氏三世七子十孫四登進士五舉鄉貢兩
 承蔭錄皆春所及見也 闕書晉江韋起宗生而孤
 孺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集

母蔡寡居守志起宗每遇縉紳先生長跪哀告求文
 旌母欲聞母節于朝家貧假費圖之三十餘年垂成
 矣為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俱盲又十餘年乃得
 聞朝旨復開母死為土屋墓傍廬之三年更念幼
 孤欲于喪紀重追服父又以三年廬父之墓近墓松
 轟大生楸檟食盡起宗抱樹而號墓前後樹皆不被
 蟲一日雨甚聞有號廬外者出視廬遽圯起宗得無
 恙鄉人以其里舊名會通特改名曰節孝去之三十
 年所居火四隣皆火而起宗母綽綽如故萬曆中旌

門 又甌寧縣陳榮少失怙事母至孝母日失明晝
 夜扶持每夕叩天似聞有人語曰吾欲可愈榮如其
 言一日復明時母年九十矣後母忽卒二日心尚微
 溫乃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永樂丙申建
 大水二子俱髮飄入水中抵福之螺洲遇衝逢岸隣
 家被火及其廬數四輒返風人謂孝感 予族伯來
 士賢萬曆己卯應天鄉試中式來士宿萬曆癸酉浙
 江鄉試中式兩人為其祖兄弟其祖母兩日久不見
 物已卯榜後子孫蕃屢屢忽有見曰列拜之中其願
 長而漸豐多髯者何人也曰此乃孫名士賢者也蓋
 其先未有鬚而後多髯前未見而今見故云然自是
 屢遂月 天中記偽蜀拔山軍李李夢旗被敵擒歸
 岐陽老母悲泣因替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
 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晴如故
 淮安志淮安衛人王紘年七十久喪雙目丁丑年暑
 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瞭然其人心
 出明潔人或不能償其債則焚券約此亦天報矣

孺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集

瞳珠復生

瞽目復明則緣瞳珠為翳膜所遮非醫生刀鍼鉗磨可治而或以精誠舌餽或值胸穴悅豫因之撥雲霧而見青天理容有之矣若夫瞳珠既失欲如合浦之珠去而復回其可得哉彞堅志云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遍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世音于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煨令通紅置眼中燃香其上

香燄繞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闕境霑足法慧眼即

枯溪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諸殊自喜也後二

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旁曰

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

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川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聞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叫而寤枯雁內已有物若鷺眼

瞻視如初漸大復舊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於

悟六六送還之兆徐仲光奇報記云濟寧南關之

紙坊街有文昌閣閣圯改闢帝廟視舊址縮十之四

廟後有清真寺禮拜所謂回子教門中者崇禎癸

未春諸生王道新等以廟貌庫隘議擴而新之復其

故址回子中有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其寺

糾黨數百毀垣攬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覈理郡

心直諸生而難衆回子模稜具覆工竟輟有陳生益

修者憤甚爭于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以重賄

中益修不許復托一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

生花大憾冬十月軟衆罷市以數百人截益修于天

井關得之殘其肢體髡其髭髮刀刺其雙目梓之以

灰曳過其家肆掠焉舉城如沸益修垂絕家人昇至

榻上真知所出夜半忽如夢中醒見有綠繡丈夫手

扞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強咽喉間喀喀有聲宗

人駭視繚繡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盎胸腹稍適次夜

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趣益修起曰

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腦中血瘀必出之

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間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
 姬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滋又以羊眼盈掬授之
 捧接之次二睛欲然而墮姬趨益修吸之未幾張目
 視物忽漸有光久則雙睛盈實還炯如故生花開益
 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
 年甲申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撲乘亂狂逞為眾獲殺
 亦剗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
 夢闕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陞名賢書矣已而果然
 尚謙益修任初最與同聲義者也冬臘月十三日
 益修初編 卷之四 三 備湖小集

修晨起有青衣叩門授書為五言八皆隱語詞曰東
 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入天老
 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率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益
 修未解沉吟次青衣忽失丙戌益修聯第有解前句
 者東畔生耳陳也草頭八皿益也一夕三人修也門
 內入天關也老翁羽化也黑犬右人默也又禱也
 耳邊絲墮聯也禾斗相連科也合之為陳益修關公
 默禱聯科九字而同時與生花角若王道新在宏亦
 同登是科甲榜尤 云益修後謂選後得貴池公歷

官監司 耳談萬曆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慮
 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杓其項以死
 仍爪出其目睛遂巡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已先歸
 蓋有白鬚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因語
 其婦故婦亦感悔喊眾聞官抵罪此事因先于陳公
 益修者矣 西域記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
 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窠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
 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 一作波 捕獲已決去其眼
 棄于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
 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煦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
 復得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棄
 杖而去因植根焉夫神物幻異先儒所不道然陳公
 益修剗珠復生其事確然法慧僧于都會之地禱雨
 感格上穹則又其見其聞非恍惚相傳者比也若得
 眼林之說似可存而不論顧以二事較之不可謂盡
 無矣 各賢記云嘉善人鄒吳母年七十因夫和故
 哀慟喪明吳延醫治之不愈朝夕泣禱于天漱水祇
 之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

再世為姻

獨異志云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終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身後產一男而卒 江西通志云梁氏臨川人歸王氏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若後娶必我告頃之夫婦俱被掠有千戶強使婦從已婦給曰夫在情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從之約夫行遠即拒馬奮搏乃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偕因告故妻夜夢妻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三

倘湖樵書

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同云 郭象賤車志云丹陽牙校靳瑤與其妻偕謁揚州后土祠妻違心痛輿歸即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為崇瑤哀憤既飲火化即具羊酒詣城隍祠禱訟翌日經后土祠忽見其妻曰感君挂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既訟于神神俾我還既被焚乃無所依城隍有茅君者有道術試往求焉萬一再生如言訪得茅生方教授村童瑤拜再四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

瑤懇益勤茅良久命姑以事狀來瑤探懷出狀茅即書几取筆速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敬橫茫不可曉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者瑤如言至則林茂陰翳廟邃深可畏有青衣童受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曰騎此但閉目東行當有所覩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所向皆荆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自止開目見華居若王侯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入觀之有婦女百數而其妻在焉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三

倘湖樵書

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女年十八九某日當死我竟投其體而再生然彼身則朱氏女君往求婚冥數如此必可再合即送瑤出門亦隨閉翹視殿堂皆神佛塑像所乘竹故在復跨之冥目覺去愈疾如行三里所若馬蹶墮地乃在城濠側矣至其日訪城東朱氏聞其女病甚午後聞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則女復甯矣其女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弟但時問靳瑤何在再訪茅君則室已虛矣因托媒氏通意父母聞瑤之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靳瑤今

來議姻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新瑤其家竟以歸之他日瑤從容詢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

又李通判者一女既笄未得佳婿一日有陳察推者

通謁與李有舊叙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言及

獻歎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下

自勝李女自青瑣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義

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為之配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

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黑瘡而多髯容狀塵垢

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

禁書初編

卷之四

三

摘湖外集

吾女亦足婿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之托身惟擇

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皆議

女意嫌讓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哉乃

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女聞輒憂憤不食

父母固請乃委禽焉女喜甚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

如已出朝夕屢言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半載而嫁

其長女傾貴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年今無以備

奩費妻趣之尤力又數月亦受幣議遣嫁妻忽曰君

皆貯金五十金于小器中埋床下豈于已女而有吝

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寔埋金

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二女皆出適妻謂陳

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

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翌日醒覺忽驚遽大叫曰此何

所也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媵侍曰夫

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父母至撫慰之歷

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為擇配此人醜老

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

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亡妻知之疑其繁

禁書初編

卷之四

三

摘湖外集

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化儻改醮異

哉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

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笑笑為托曰

他日美美長成望留之二三年其夕楊卒及罷官寓

居長葛又十餘年矣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

先去舍趙長官庄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

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

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云女子與親

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

與趙耳語趙起人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為長葛尉娶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荀乎曰然趙又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荀入宅中見一女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趙曰其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寔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迄蘊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欲獻久之須臾縣令亦至眾客俱集趙白其事眾咸異之立曰其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成隔生之好眾共成之于是

標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尚湖樵書

成婚而美美長于母三歲矣 孝子傳紀邁履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備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令齋酒米往婚家逢醉人打趙倒倒忽有一狗直至街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二醉人適共酌于草中邁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縣令宥之遂誓不娶後邁常寢忽見一女言

昨忽暴死天神矜憫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衙門外果見有送喪上牛車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因述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者數四邁年六十時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曆將符百歲果九十七而卒此亦再生為婚而非前曾配合者乃至孝所感然事亦異矣 沂州志云生員馬憲居城西向城集妻高氏生一男一女後病故數年有流寓人李天福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問其故即云

標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尚湖樵書

見生一女州里人咸稱之曰兩世婚姻

兵

劉後村云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老兵王文度為桓溫長史桓為兒求王女王許諾詒父藍田即王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因言之述大怒排文度下滕曰兵那可嫁女與之晉書謝奕嘗過桓溫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王尼護軍府養馬卒耳胡母輔之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 三國志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倚湖小集

云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諭之而後受拜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志諸葛亮謂曰張飛雖寔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以後人觀之黃忠亦一虎將而關公涉之曰老兵張飛開創先主之基業後二女俱聯為後主之后而劉巴涉之曰兵子兩皆大將軍矣而不能免于兵之

日為將者亦思其若何而可以免于兵之目哉 史記張耳傳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囚于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如此人而可以廝養卒目之乎必不然矣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為元帥宜數集諸將晏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 唐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倚湖小集

太宗朝罷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與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眾辱我后入院衣衾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則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帝悅

待秀才之異禮

夢谿筆談云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
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
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
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
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遂昌雜錄云廉平章公希
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
尊官來見希憲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
衣袖詩請見憲延入坐語稽經細史飲食勞苦如平
生歡既罷憲之弟希貢等請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
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加禮殊厚其等不能無疑公
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係天下輕
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之
無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
則儒風自此而衰熄矣 北夢瑣言云唐柳大夫玘
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
具橐囊元戎顧相彥朗堅却之亞台曰朝廷本用兄
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

燕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倘湖小集

州有牟曆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
所業謁見亞台獎餽甚勤甥姓同行以為牟子卷軸
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故多士豪倨起斯乃衙押之
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
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由數事觀之可以知秀才之自處可以知為民上者
待秀才之輕重矣 書傳正誤云晉書王祥年垂耳
順始舉秀才除溫令則秀才之舉行于西晉史記買
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為河南
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之則秀才之名著于
西漢

燕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倘湖小集

凡物之能人言者

風俗通云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滎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鳥上告曰鳥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方萬歲臣為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畫為鳥也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啁啁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積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 翰府名談云白龜年樂天子也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

雜書初編 卷之四

罕

倚湖小集

出素書一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 龜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啾啾過太守庭守曰彼何言 龜年曰言城西人家有粟可共食之驗之果然 典畧云魏尚字文仲高皇時為大史曉鳥語 謝承後漢書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成子為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管輅聞有鳴鵲來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婦離妻侯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西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我有嫌來殺我聳 幽明錄云晉司空栢路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史佐令悉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生顰鼻語難學因頭向甕中以效焉遂絕似主典人益物鸚鵡竊白之參軍銜而未發後白復盜牛肉參軍問其驗鸚鵡曰以荷葉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法後盜者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為之悲傷累日 杜陽雜編云建中二年

雜書初編 卷之四

罕

倚湖小集

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于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下身巧解人語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嘗為玉屑和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棲于金籠一日為巨鵬所搏而斃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率帝衣鳥輒噴日叱吒張燕公有表賀稱為時樂鳥 幽明錄云晉兗州刺史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棲籠置窓間鷄遂作人語與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禽蟲述云宋高宗時鷄言于陳州 白洋國老鷄能呼

人姓名殺之則止 霏雪錄云友人某處言見二
雀啾啾鳴樹間久之雀飛鳴而過一雀忽飛去友
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發言在東園樹林
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高僧
傳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
敏博學鳥獸之音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
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 名勝志云唐武
德初有于藤州峽內灘邊得馴鶴者能言語歌舞獻
之內庭歲餘不語性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
類書初編 卷之四 望 倘湖小築

之者居數日呼機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座
恭贊南京後果如鷹語云 稽神錄云海陵縣東居
人多以捕雁為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為媒一日
羣雁翅寒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矣
因騰空去此人不復捕雁 北齊書張子信少以醫
術知名又善易卜風角武術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
鵲鳴于庭樹闕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
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
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
類書初編 卷之四 望 倘湖小築

律楚材楚材曰此獸各角端旄星之精日行八萬里能解異方之語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宜宥此數國元主即日班師 闕史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羅見牝豕引諸豚而行略略有聲知其言云向前樹陰中吃妳前果有大槐樹 五行志云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夫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又牛人立而行騁卜之占者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唐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

雜書初編

卷之四

四

倚湖小築

各談云白雲龜年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 廣異記云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張璠漢記云莎車王殺于闐王子闐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伽藍記云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

雜書初編

卷之四

聖

倚湖小築

殺而食之 隋書云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于人家塲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請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是時渭南又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晉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于是果有五胡之亂天下飢荒 翰府

為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兄弟相毆闖而來觀之乃猪也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入道 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闕宦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帝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 五行志云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出

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
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類楚
而死卽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益州耆舊傳秦仲
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者莫辨緯畧云廣漢
陽翁偉能聽鳥之音常乘蹇馬之野獸田間有放馬
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
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馬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馬
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李南乘赤馬
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
樵書初編 卷之四 早 備湖小集

舍之鷄能言西周之犬能語王明清投轄錄云有
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有萬里之
役無繇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行當免
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青差一駝載
軍衣入蜀遂死蜀中金陵志云開寶七年金陵苑
園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
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園荒涼焉能拘我明年宋師
渡江牧者俱死闕敵苑園亦廢矣西湖志餘云嘉
祐中沈遵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
樵書初編 卷之四 早 備湖小集

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右目盲者吾子也可告之快行
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
先鳴而盲者應之盲馬果白馬子北夢瑣言唐路
巖相移鎮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
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吉凶影響錄馮乘虞蕩
夜獵見一大塵射之塵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
得一塵而入卽時蕩死菊坡叢話云馱蹄之獸自
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禹平水而至孫氏瑞應圖又
云馱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禽獸決錄云羅

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
以行策相呼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子
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蚤有子知杭州
耶因悲咽歎嘆泉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
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
舊用乎耳談云嘉靖末予家因葬事家僮廷資鳴
鑼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遽枕資于股回視之
且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久資云如其命當盡願速
食我毋久駭我爲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予友

陳京其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九子邑北之萬頃舖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為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數日後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為帽簷刺其唇不能合也 詞林海錯云乾道時虎丘之鵲人言荆南之虎人言夢澤之鹿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四

果

備湖小集

傅亮冥應錄台州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衣女子云我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蟻蟻言否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汝右暖處旁有問云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得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後不復聞云 酉陽雜俎云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于此建蘭若亭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栢始

花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且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於籠中意嗜桐華採花置其旁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之不祥願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又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可為星子詞當為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終禪師舉籠放之因視謝之次日有人長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四

果

備湖小集

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獲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痕失所在 王明清云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曰海多術耀于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觀亦嘗同至禁中由是纒頭賞資所獲盈積自聲一詞云海多風錯被漁人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勞解最慚惶鮎魚尤憂慮于李氏作場躍入池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室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搜神記云彭蠡湖側李進勅常以販魚為業一日販魚泊舟三山之浦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乃船內魚耳因悉放于江中後涿水諸魚被之而起又于荻叢中獲金二兩一白衣人曰此諸魚之報恩也言訖不見

述異記云東陽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籠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濟我封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于子明日其人將龜

卷之四十一 幸 倘湖小集

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為薪煮之立爛遂命取老桑斫之為薪既燃即爛 洞冥記云元封二年鄭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鑿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于通風之臺上欲往下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西湖志餘云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尹公至奈何一日買平章非仁者決不

相怨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買府不三四年買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獨異志云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嶺大風雨雷電呼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為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不受天命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後崩于沙丘 抱朴子云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述異記云合塗

卷之四十二 幸 倘湖小集

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治世餘聞云引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鸞鴨卵小者如鷄頭實能人言道長說短 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 天中記云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持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晉書云諸葛長民家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禍作 吳苑太原二年冬大旱南州人見二白鶴于橋下語 今茲寒不減堯崩之年 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行解鳥語書一卷 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 聲會而聚之調而受之同于人民

士而名之為蟲

唐咸通年間裘甫亂浙東除王式為浙東觀察使往
 平之劉睦說甫曰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
 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
 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定還修
 石頭城而守之有進士王格在賊中說甫曰如劉副
 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
 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
 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築

未決後式所遣將屢破之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劉睦謂甫曰婦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王格等
 數人在賊中皆衣綠駐悉收斬之曰亂吾謀者此青
 蟲也 七修類稿云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曰聖上
 臨壁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夫士而嘲之
 為蟲其辱甚矣然人為羸蟲之長况士業詩書得則
 為龍之飛夫則為蠖之屈古人詩云譬如蠹魚蟲生
 死文字間其况之于蟲也宜矣 樂府有男兒可憐
 蟲詩 存齋詩話淮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士

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爭趨附之矣官豐祿富貴赫
 然有為北樂府譏之云毛羅瓣兒緊札梢頭戴方簷
 帽穿領潤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
 到了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築

禽而以蟲名

杜陽雜編云大中末舒州奏鳥成巢潤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鷂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畫圖鞠于市肆焉 酉陽雜俎云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為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官人衣輒蒙愛幸 李時珍曰鴉乃候時之鳥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鷄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

冬毛落如鳥鷄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故名曰寒號蟲其屎名五靈脂 巧婦鳥即鷓鴣亦名桃蟲見于詩經周頌小苾章曰肇允彼桃蟲椽飛惟鳥 淮南子云馬韉蟲也而可以通氣則獸亦以蟲名矣螢名丹鳥蚊名白鳥則蟲而又以禽名矣 纂要云鷹隼類剛蟲搏擊冬候也

卷之四

尚湖小集

醫術之奇

切脈疏方審症用藥中有至理精于醫者能辨之至有症分之奇疾亦有法外之奇手非可以常情測常理拘也略舉數事焉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奉患背疽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癰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瘻損 拾遺記云柳休祖善卜筮其妻病鼠瘡積年不差休祖卜得願之復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當養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奴姓石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灸處遂差 放翁筆記祖母楚國夫人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無效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鬘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門過自言疾無輕重一灸便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揆囊出少艾取一蕪灸之祖母方卧忽覺腹間如火灼痛甚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不可及祖母時年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兒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

卷之四

尚湖小集

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
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執事言訖遽遁去過尋不
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為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
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 段成式言有人善灸人
影治病 陶九成云都下一兒患頭痛不可忍有回
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骨堅硬如石尚能活
動頃焉方死疼亦過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 成式
又言長樂坊安國寺有禪師世號吉州空者一弟子
允嵩患風常請于空空埋一柱鎖之僧癱軛愈 劉
敬叔云樂陽鄭鮮之字道子為尚書左僕射女脚患
癱癱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衰樹樹
既生女脚蹇 南齊書陳顯達于杜姥宅之戰雖破
賊而中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蹇不出有黃村潘姥
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為禹步作氣釘即時出顯達目
中鐵亦出 各勝志云洱河龍首關南石巖中開一
小窟深不可測患耳疾者以一海肥投窟中即愈
唐末有楊樵夫者南安縣人採薪高田遇二仙奕子
之桃食其半半欲遺母中途失之三日耳歸家二年

矣後神氣靈異能見垣一方王審知夫人病瘡往聘
之以夫人不面診用錢察之初繫于木曰木也復繫
于犬曰犬也最後繫瘡灸立愈王大加爵賞辭不受
朝野僉載云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
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三月
一日有從東來青衣者療之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
青細襦遂邀為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
犁耳為主人作之乃持斧就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
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
所致也蓋醫術之奇卜術之奇陰陽地理術之奇均
見于此矣 水鏡仙人治百日兒瘧歌云瘧是邪風
寒熱攻直須術治免成空常山刻作人形像釘在孩
兒生氣宮如金生人金生在巳即釘巳上木生人釘
亥上火生人釘寅上水土生人釘申上也常山乃截
瘧之藥 天中記韋敷遇釋子希道渡于繕生術能
推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錄白曰貧道擇日板之經
五六日僧錄其半及生色若鷲矣凡三鋪瘧不復變
座客行板者僧口取時稍差板後罷色帶綠

金玉銅錢能飛

南史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林邑志云從林邑至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火光其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其細者如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輝耀光如螢火云 幽冥錄云海陵黃壽家先日貧困忽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稽神錄又言壽春人曹真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

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掏之可得數十而已

續齊諧

記云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

金鉸飾之每夜車轎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其所至

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轎上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為人所不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關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_{露盤}於_盤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轎上乃知信然帝

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 綠雪亭雜言云西漢末年

災異頻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梅福以為陰盛陽微之徵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去 晉書五行志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漳河 葛仙翁別傳翁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翁於井上以器呼錢錢從井中一一飛入翁器中 王行甫耳談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於民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

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標識而

去明日掘七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召十八

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眾遂以 上聞 上曰此

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

者命給備僱錢而已 宋史慶元二年吳縣金鷲鄉銅錢百萬忽自飛 王虛舟曰銀積久蟲食之前糞亦成銀又有飛去者稽神錄言桐城雙港風吹錢過市方中履曰張維隱集有飛錢行言庚子歲穗城眾見錢數萬錠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方將軍焚香拜

之飛下近簷兒童羣逐竟復飛去 劉同人景物畧
云涿州舊塔立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中塔崩內
古錢飛空如蝶 閩書邵武仙遊縣陳可大字齊賢
父汝器家居積善貲產遜兄一夕飛錢滿戶可大登
政和進士

漢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陳後主禎明
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
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

萬曆八年四月寧德縣米穀飛集白鶴巖 七脩類

續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築

稿云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
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
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又表兄褚
庭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
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 稽神錄建
鄴庫子姓邢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後聚錢埋地
中一夕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窓戶而去發視埋
錢皆亡後得一自然石龜置庭中石榴樹下或曰此
寶物因收置篋篋中自爾稍充足致富 吳地記朱

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
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
帛餘數盡棄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
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捨宅為
寺然則凡財帛皆能飛豈獨金銀哉 郡伯張禹木
為予言有一友人家積累至千金其中未嘗有非義
之取也然寒儒得此已為過藏之于篋置一室中一
夕夢其室中一白雀自篋中飛出高颺而去謂家人
曰此銀將動搖俄而有索瘢者以此物布置篋空乃
安錢物之分限如此貧夫逐逐何為哉 又與一友
人同產銀二十兩聞蓋之以磚數月後再行掘則已
自開一路離原處數丈矣又一友人于園中種樹掘
深丈餘遇藏銀一缸皆十兩一錠即欣然取一錠買
牲醴酬神切肉遂傷手血腫醫完此銀而愈後再往
取一錠又遇无妄之事費謂其妻曰此或非吾銀更
埋之看後來何如若仍存則吾銀也後半年啓視之
則開成一路潛入大池之底不可踪跡銀之流動如
此

續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築

風力

感通錄云晉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每見海濱有光因以白帨備遺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趨舩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遺迎之像所輿數人可舉在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加以事力輪車牽拽僅得上船船覆即沒像遂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涉門慧遠迎入廬岫了無艱阻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開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

雜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集

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果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得還正如舊云 雁門野說云建康瓦棺寺閣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其高甲子江左年代寢遠而南閣久已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板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魁復之際為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歲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 雲笈七籤云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一里巨殿層樓

廻軒廣廈水閣虛亭松竹森秀一州勝賞之所其後

道流既少廊廡摧損惟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存焉里中民庶多羣于觀地壇殿之外盡為墟墓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祁州即漢

雜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集

之安國縣志云安國故城父老相傳古時疾風吹來土城一座止于此遂名安國城 仁壽二年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為廻風所飄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 吉安府志勝云廬陵城南龍興坡上負隍而面市即東山之麓也有隋仁壽時舍利塔唐天祐十四年一夕風霆大作塔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山谷有神運塔記因作詩云十二觀音無正面誰令塔戶向東開定知四梵神通力曾借六丁風雨催 水經注云始興曲江之間有

逃石 今在廣東縣 一名靈石高三十丈廣圍五百丈者舊

傳言本桂陽臨武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

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

靈石 七修類稿云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

嘉靖間傅都以其窺內也徹之日多大風然則風亦

可鎮耶 一統志云廣東新興縣有昭惠公廟唐武

德初立舊在孤峯絕頂一夜風雨暴至廟亦下移

閩南安縣飛陽廟古在清南唐末天雨晦冥飛過溪

北遂以為號 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

樞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集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

正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多西北

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後果然其用心之精如此國

朝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有木

經三卷行世 水經注云沅水注于熊溪南帶移山

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且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為

名 馬氏日抄云明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天

屋瓦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

死人不能救 居東錄云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

日淄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剝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

城上無漂城下者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

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窗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

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平欹上面備箴布列

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

風尚在其家未去此又風之力而又變幻不測者耳

猶園云廣東博羅縣城外一寺名曰飛來創立甚

雄不知其所繇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

飛來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為

樞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集

暴雷拔去蕩然無遺僅東南一角僧俱露立相顧莫

測果應禪師之讖 金史云金興定四年四月丁丑

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楹俱開文牘飄

散不知所在 元劉郁西使記云業滿城北有海鐵

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 遼史開泰七年節度

使勃魯里至鼻瀧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

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一

壺酒在地竟不移 湧幢小品云溫州自夏徂秋嘗

觀雲以候風其雲或黑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

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州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于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其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闊偉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

樵書初編

卷之四

李六

倚湖小集

則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于礎尺餘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名賢外錄云海鹽天寧寺乃明僧梵琦所建共七級高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雨風有居民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寺塔偏宜急往正之遶明塔正如初 項綴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作葵嫂地基僅一間其孤葵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願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葵至曉人視之

不失尺寸此風不特有力而且有監察有威權矣

劉同人景物畧云豐潤縣村沙巖寺有塔故十三級洪武中霧迷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南關外玉皇閣石塔自元時塔六角角一石龍成化中南北角龍乘雨飛去今缺焉大典縣故安村塔萬曆初大雷雨過其下段存其上段者一里外土人呼半截塔也以上三塔其雷雨與霧之力與其亦風之力與 鄭仲夔云蘭谿仰中丞墓前石碑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此亦風力也 邸報

樵書初編

卷之四

李七

倚湖小集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擁沙瓦葺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處帶下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

鬼能進疏告狀

鬼之還寃者屢見于正史裨官若其直叩九關聳于朝聽扣馬陳詞感動顯官則其顯赫者為可怪也

續博物志云漢光武二年解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錢五官黃乘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乘等共計校定為適乘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儉故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文都辱天官臣不勝鬼

續書初編

卷之四

李

續書初編

言讓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去三十里車駕皆滅不見乘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兼為差代完工以旌幽中之訟 拾遺記云漢景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為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有所乘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時形勢每索此馬直答云亡考所乘不忍捨之緯因密構孝直受賊收下獄不令人通直知不免告妻曰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紙二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中我自伸理家人收葬如言不經

五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于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墜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官途頗彰清慎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于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帝覽奏訖忽然不見孝直遂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勅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 紹興郡志云馬臻于永

續書初編

卷之四

李

續書初編

和中為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多淹冢宅有千餘人乘章告臻臻遂被刑于市及遣使按覆總不見人據籍皆是死亡者 南史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于官甄法崇時為江陵令在廳事忽見士通來謂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士通曰鄉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小兒窮敝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為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即承因狼狽輸還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漲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獄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

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忽公前驅至鬼挽之
同匠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
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隨出匠兩手作虛
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
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
追還汝可放之鬼即應聲而滅匠焚燬以酬已而平
安 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于江
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
既而失其一人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
襪書初編 卷之四 主 倘湖小築
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
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
忽不見急索之不得然獨沈見而與之言左右皆無
所見沈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
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弟所殺并及其子殆為是耶
景字下為小祥字旁為羊也沈執其弟一訊即服乃
知小羊即景祥乳名也 懸榻篇云戊寅已卯間王
子房漢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為鬼所據其狀控
縣子房輒差吏往攝曰必有以報不者責隸不得已

持符市香楮于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
曰若為我來乎若行我且隨若吏喜過望于路叩問
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
被犯安在隸曰借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于是子
房為實對責以無禮鬼曰某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
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安得言無道
隸還取楬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恚怒責
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訟
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
懋書初編 卷之四 主 倘湖小築
奉法俱千古矣昌黎曰鬼無聲今之訊者非耶夫令
苟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物有異飛 不飛之物而飛飛而不用翼

山海經薰水多耳鼠狀如鼠而兔首麋身音如狸犬以其尾飛馬成山有天馬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天池山有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上中山有當危狀如雉以其尾飛汲冢周書成王時渠搜國獻鼬犬鼬犬者露犬也孫恂云鼬鼠能飛食虎豹鼬犬與鼬鼠或卽一類與星槎覽勝云亞魯國有飛虎如貓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前足肉翅生連後足 李時珍云蜺小如蚌黑色能候風雨以殼

齊書初編 卷之四 三十一 嶺南小集

飛蛤蜊亦然 臨海異物志云海燕魚長五寸陰雨則飛起丈餘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鱉守之則免故鱉各神守 陶弘景云鯉爲諸魚之長形既可愛又能神變飛越江湖所以仙人琴高乘之陳藏器云海鷁魚生東海形似鷁有肉翅能飛上石嶺表異錄云鷁子魚嘴形如鷁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卽乘風飛于海上陳藏器又云文鱈魚卽飛魚生南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海鷁文鷁當卽一物 吳都賦

云文鱈夜飛而觸網按西山經云觀水西注于流沙多文鱈魚狀如鯉鳥翼魚身蒼文白首赤喙常以夜飛從西海遊于東海其音如鸞鷁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大穰又云止過之水內有飛魚食之不畏雷郭璞讚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音酉陽雜俎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則凌雲息歸潭底林邑記云飛魚身圓大者丈餘翅如胡蟬出入羣飛遊翔翳沓沉則泳于海底一統志云陝西鄂縣澇水出飛魚狀如鯢食之已痔卽山海經瀟水出

齊書初編 卷之四 三十一 嶺南小集

飛魚者也 本草飛蟹能飛徐雲林云池鳥以足上申 拾遺記云軒轅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日遊涸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涸流如塵沙足踐則陷其淺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仙人冪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藥灼燦千載舒百年誓死傳飛魚涸沙中有石菜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 拾遺記云陰泉在寒山之北四水之中有黑蚌飛翔來去于五岳之上其蚌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

故知黑蚌能飛此蚌千歲一生珠也 又云滇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後亦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 風生獸即風狸如黃猿食蜘蛛拳曲如蝟風則飛行空中 西湖志餘云正德中西湖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湖頭而墜 物理小識云飛魚尺許能掠水面而飛白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相追數十里名勝志云 標書初編 卷之四 七 倘湖小築

廣州清江出石魚天陰有翼飛出 方輿記云陸川縣石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飛還絕巖 邢隴三郡記云後魏延興初文安人孫碩捕魚于五渠水中有羣魚從西來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謂碩曰須臾當得大魚恣可多求但勿殺也碩與其食惟覺出氣少腥而衣衫多破及去碩送之以魚固辭不受去後碩下網果得大魚如鯉碩以為異物遂烹食之俄然風雨晝昏聞飛鳥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前見羣魚無數飛入于海遂不復得魚因呼入海之

處為飛魚口江西志晉吳謙為魚塞于雲湖有大魚化為人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謙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謙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瞑魚悉飛上樹間因號為飛魚逕在九江城西二里 徐廣曰飛鵲飛鼠也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云蠅脆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 山海經云柴桑多飛蛇荀子云騰蛇無足而飛 洞冥記云翁韓因有飛鰲狀如鹿青色死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目

倘湖小築

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聞者罪及家屬

將威將度

獨異志云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
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
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
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裴苾何力
西番首種太宗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隨太宗征遼
至白雀城為賊所圍腰中賊稍瘡極重帝因傳令即
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鴉鷄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
何力曰大馬猶為其工况人乎彼為其主用力而刺

雜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集

臣者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必殺射我者
見伏威之神威不殺刺我者見何力之江度為將者
不可無此威尤不可無此度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
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
有婦人賣蔬于道一卒倍取青曳卒馬前斬之至廣
召諸將責陳曉以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
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
賊焉

草木靈異

述異記云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
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
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 寰宇記云宣帝時幽州刺
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公主憶長安于易州築一城象
長安故以為名城中有棗樹花而不結皆向西南而
引俗謂思鄉棗 本草拾遺云無風獨搖草生大秦
國及嶺南五月五日采諸山野亦往往有之頭若彈
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曰獨搖陳藏器

雜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集

曰帶之令夫婦相愛李時珍曰菴活大麻鬼白藤脚
四者皆名無風獨搖草而物不同也酉陽雜俎云雅
州有舞草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
相對人近之歌謠及抵掌則相對如舞按此即虞美
人草耳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鷄
冠花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蘇頌壠上記云東平王家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
師其冢上樹皆西靡 李時珍曰曼陀羅花即風茄
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

舞予嘗試之飲須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
驗也 蕪類壘上記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
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洎宅篇云
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
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 墨娥
漫錄云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
拜僕射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名勝志云東鹿縣紅
草坡在縣南唐禪將張興之墓草也餘卉皆綠墓草
獨紅相傳爲忠血所化故然 西京雜記云終南山
多離合草似江離而紅綠是也又有丹青樹其葉一
青一赤長安謂之丹青樹搜異記曰元氏縣熊耳山
有丹青樹得而服之成仙其葉一青一黃 顧野王
志九華山有五釵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實可食文理
綜縝如羅縠衲子金地藏自西携來種惟塔寺前有
之其尤異者每一株枯則旁透一小株 萊州府志
勝云張三丰嘗遊勞山下居民蕪現每禮敬之邑中
舊無耐凍花三丰自海島中携取一株植現庭前雖
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卽花蕃艷可愛歷今二百

尚湖樵書 卷之四 七 尚湖小錄

餘年柯幹大小如初 建昌志勝云廣昌縣長上里
有松花上嘗有仙鶴來巢松上其樹開花如蓮 五
臺山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幹岐分七條上
復歸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 永新縣三
株樹在縣西八十里溶湖村唐顏魯公後裔居其地
古樹三株鼎立直上丈餘仍合爲一其下可坐十數
人歷七百餘年茂盛如故至宋有顏翊少孤兄弟數
人事繼母以孝著一門千口男女輯睦家人不見其
有喜怒 贛州志勝云宋德祐乙亥歲文天祥勤王
使趙時賞一軍取寧都未至邑西北六十里竹林偶
爾作書有所徵發泚筆竹葉上自後此林竹葉生有
墨暈 郡縣釋名云陝西神木縣本宋神木寨也縣
西二十五里楊家城內有神松三株枝柯相連故曰
神木 後山談叢云壽之安豐楚相孫叔敖所築也
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
向 一統志鄆縣南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憇此覆其
履土中生淨土樹三月開花如桃花八月結實如小
栗殼中皆黃玉 金陵瑣事云五穀樹有二株一在

尚湖樵書 卷之四 七 尚湖小錄

皇城內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五穀亦有如魚蟹之形者乃三保太監西洋取來之物 又云荆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捨俗比長歷參諸方卒住長干以老嘉靖戊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實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和尚無病但寡飲噉朗然而化年百歲人謂草實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 老學庵筆記云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名賢錄云宋僧行滿

理名 茸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遊天台棲華頂峯智者院知衆僧茶寮劑采 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孿孿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餘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馬坐化 畢

客揮犀云莆田壺公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運至私第 祖庭廣記云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名勝志云西粵都縣產異蓮其葉日雙捲劍脊其花日雙以丫髻三莖二十四葉其實日覆鐘金無移之他處如類常種俗傳粵山倒影所致 段成式云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油脂不可流相因東門

理名 鄭相常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視曰木我種爾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復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素公不出院轉法華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狒子聽經齋時鳥雀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蓮經二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 式如手抄云汝南府陳州治東有伯懋祠棠樹及葉無存僅一老榦高可三丈餘其色如鑲紋理堅

密相傳一代帝王龍興必發新枝 高皇帝起兵之
 年則頂上一枝新發真彰聖瑞云 集異記云京兆
 田真兄弟三人分析財產皆均平堂前紫荆樹議
 分爲三明日將鋸之其樹即枯死真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枝間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遂不復鋸樹樹應聲而活兄弟相感復
 合財同住稱爲孝門 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
 曰古度人無子于祠灸其孔則生男 纂要云太初
 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柚實
 風吹枝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
 琴瑟之響上以枝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枝
 折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
 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閩之間 又云中書舍人周
 惠疇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則出中書
 一人少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至惠疇
 三世矣 又仙樹出祁連山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之則甘鐵刀剖之則苦
 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

樹書初編 卷之四 全 倘湖小集

雌雄不相離

墨客揮犀云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
 常相離處者必雙得之閉雌于籠中縱雄出食食飽
 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嶺表錄
 異云紅飛鼠有淡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
 紅蕉間採捕者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賣而佩
 之以爲媚藥一名紅蝙蝠出隴州 郡志云南海郡
 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有得者必雙俗
 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少頃竹節自通 說
 畧云往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籃中皆大蝦蟇兩兩
 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後在
 酉陽見鄧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若予鄉德興
 山旁人夜持火炬于溪溪中捕之名曰石撞乃巨川
 鷄耳則奇而非偶 物理小識云蟹魚雌負雄乘風
 而遊謂之蟹帆若得其雌其雄不去羅願曰蟹壯小
 無目得此始行曰蟹媚 月令廣義云對蟹蟹味之
 最佳者春夏在水秋冬穴泥掘之必得一雙名對蟹
 大者如升小者如碟 一統志云廣西橫州甚多蛤

樹書初編 卷之四 全 倘湖小集

蚺化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白墮于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閉 神境記榮陽郡南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翔夕輒偶影 北戶錄云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子草蔓上大于榆莢細視真金帖龜子行必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 九華山志云山有碧鴉每雌雄相逐性不肯羣形采如鴉翠博碧臆鳴聲甚清每歲翼二鵝羽翼成則舊者飛去 湧幢小品云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羣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無迹負行暮爪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為木徵云 爾雅翼曰鱖魚皮厚肉緊特異常魚斑文鮮明者雄也稍晦昧者雌也以索貫雄置罾畔羣雌來齧曳之不捨掣而取之常得十數頭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封禪書東海致比目之魚司馬相如賦焉焉鮫鱗郭璞曰比目魚狀如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行 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鸚爾雅曰南方有比

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鸚鵡而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 異物志云蠅生南海諸山雄雌常處不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途錢以貨易下人書用夜歸此即青蚨也或言母子而此則言雌雄李時珍曰鴛鴦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古今注云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 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青碧色日內含熱放醋中雌雄相逐逡巡皆合即下卵如粟狀難得之物 禽經云鳩鴛雌前雄後注云鳩鴛鳩也鴛大如鴿生關西為鳥惑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近日蕪杭間有一種俗名相思鳥雌雄共籠放一鳥出稍飛翔林樾不數刻仍歸籠畔而放入之與子母鵲甚相類然大不踰翡翠不可以云鸚又別一種也 遊宦餘談云隊隊行如壁蟲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之繩句諸國多有之其婦不得于夫者伺隊隊于枕空中則夫婦情自洽合士曰把富彘之妻皆不吝金珠易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亭名

越絕書女陽亭者勾踐入臣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陸廣徵吳地記云嘉興縣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二亭者以越之君臣得名君產一女于入吳之路臣產一兒于入吳之路有是哉野史之以訛傳訛也說類云偶至嵎縣問嵎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為嵎如四矢四

德書初編

卷之四

全

倘湖小集

施發言而名則兒字屬虛字水經注言其地有兒墮地即言故名語兒則兒字又為實字然考之國語則其地名樂兒非語兒也嘉靖年間有本邑令鄒魯題西興驛綽楔上為莊亭古蹟四大字謂西施至此而梳妝渡江也然樟亭乃武林江口驛名唐人題樟亭驛詩最多見于各人集中不可以莊字代之也天中記褚季野太傅先于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東出乘酷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傍徨問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容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雞否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請公更宰殺為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言色無異令送公至界此錢塘亭其即唐之樟亭否耶

德書初編

卷之四

全

倘湖小集

地動日食

地動災異之大者卒然而起非可測度月食天行之所犯具有成算非可轉移後漢書張衡于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徑圍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闢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餘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而乃知

機書初編

卷之四

全

術測小集

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莽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由方起夫地震而術可推測如經緯星之軌跡可尋則亦何災異之有 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壺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儀經一卷按漢翼奉治齊詩好律曆陰陽之占嘗上封事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動

之效則似地震果可以推測知不獨張衡也 夢溪

筆談云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何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于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于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為之是夜月不果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夫月蝕而可禳則天行自然之度為無憑矣然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似亦別有禳法焉但未之傳耳淮南子曰晝虛辰而月暈缺許慎注云有軍事

機書初編

卷之四

全

術測小集

相關守則月暈以虛辰為環缺其一面則月圍亦缺于上淮南子又曰麒麟鬪而日月食日月之食既致之于物之闕豈不可禳之以人之術耶論衡齊景公問太卜日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以告晏子晏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又晏子春秋云晏子見常伯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騫子曰海水三年一周流波相薄即地為之動則地動之可測又不獨漢之張衡

也 史記天官書鈞鈴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疎圻者乃地動之祥又云辰星出房心間地動 又羣芳譜云四月朔日值立夏地動人民不安立秋日屬火老人不安地震牛羊死應來年正月 極後四星曰勾星斗杓後三星曰維星前漢書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三淵蓋五車三柱也 晉天官志曰房北二小星曰鈞鈴房之鈞鍵天之管備主關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鈞鈴間有星及疎圻則地動河清 又云鈞星直則地動星經鈞星在造父西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牛

尚湖小集

河中星移主地動又曰土星守鈞鈴主地動鈞鈴出房心間亦地動火星守心宿地動天紀九星在貫索東與貫索相連有索即地動則二年

蛙鳴之異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晏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餘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東園友聞云元仁廟濟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旨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 又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為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州民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徽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于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無蛙鳴 羅湖野錄云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晏坐睡間羣蛙忽鳴誤聽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牛

尚湖小集

為將奢貪

古來論將不忌奢貪故但不惜死責之武將而文官則責之以不愛錢耳說畧云郭子儀傳云每歲月俸毋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為百錢則當二千四百萬錢也若一緡為千錢則十倍之矣又每入朝上命魚朝恩元載送為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按唐自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閑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然則一歲俸入錢當為二十九萬四百僅二千九百緡餘

樞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尚湖小集

耳汾陽繼所兼十餘職皆極品安能百倍其數耶且一晏之費為十萬緡亦當為萬餘金矣當是時天下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爾抑史誇言之也獨異志云郭子儀月入俸錢三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淡寶錄云郭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錢不與焉 又按唐書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晏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祭其會焉朝恩出錦三疋羅五十疋

綾一百疋為子儀纒頭之費極歡而罷則前謂史人誇言未必然矣 晝晏錄云唐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于旗亭合樂郭汾陽纒頭緡率千匹教坊梨園所勞各以千計 史懷云陳湯才畧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為奸臣藉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鄧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奈形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月賜錢百萬如此為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為人代筆自潤奸相庸主

樞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尚湖小集

之過也 蜀志劉璋為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兵數千隨諸葛丞相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奢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袁小修云晉伐吳之役羊祜以付王濬祜兄子暨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卒以成功 史稱羊侃性豪奢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梳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

貼地隨得席上玉簪勸資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資歌者並妙絕一時可謂豪侈極矣及侯景之變侃為軍師將軍區分防禦甚力景不能拔築長圍困之時景得侃子鸞執以殉侃曰吾傾家報國猶恨不足况計一子乎數日復將至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不害侃忽發病卒人皆喪氣景勢始大張後景大敗東走吳為侃子鸞所誅 周書李遷哲每率驍勇為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諡曰壯武遷哲累

世雄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

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子各有僮僕侍婢掩關守之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醢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然前此逐走向五子王于白帝太祖令守信州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以厚自奉養之

人又能與士卒同其甘苦此所以為名將也 北齊

書杜弼以諸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于高祖高祖

曰天下濁亂其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

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

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

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

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

乏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賊高

祖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

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披箭以來道使弼

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

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弼雖按不刺爾猶頓喪

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不

可同之尋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首謝曰愚癡無

知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燕間錄云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

循王異姓真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殖產其能

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四友齋叢記王晉溪

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持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安足問即以賞汝後二指揮禦敵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又晉溪總二邊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辦盡撤去散與從官眾頭目亦皆需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效命 蘇諫云韓永熙公雍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浚池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于此開都府聽治門列畫鼓數十面每出入櫺之以為節凡給事左右皆三品指使極一時之富貴尊嚴擬于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解息不出然公得謗亦竟坐用後一事以解政 先進遺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為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

倘湖樵書 初編卷四

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蓋以天下財為天下用而不為私蓄即比于一个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為相時亦常捐千金為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準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伎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之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為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公清儉郭令公減聲伎許唐之將略者未可以為低昂韓魏公有玉蓋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為較優劣視其所存所視何如昔人云平仲儉矣舜吾則奢均為齊良相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國老談苑曹琛彬之子為節度其母一日閱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琛指而言曰先侍中歷履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按彬平蜀回轎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付之皆古圖書無絲金寸錦之附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五日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治家之法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自然之米

魚異

天然之字

自然之書

樵書初編

卷五日錄

倘湖小集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洛陽橋再修定數

蜂兆有吉有凶

濟瀆廟靈異

火能生物

閻題定數

水之乾濕靈異

撒賞金珠

草之有寶者

草木能奪天工

鳥獸蟲魚能奪天工

土木之像能神

人聲屬火

琵琶花

樹物靈異變化

同異異同

山海經諸神

日月之異

樵書初編

卷五日錄

倘湖小集

占卜異兆

治家之法

魏書源懷云為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須
 太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棟平正基壁完
 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斷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澄懷錄云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
 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
 晉史孝子劉殷有子七人五授五經一授太史一
 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蔡虛齋清嘗曰儒者
 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
 營不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自
 考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
 興替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
 有些三不足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
 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
 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
 子須是守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
 又積善以滋潤之 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
 而不知教猶勿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

其教猶勿思也 鶴林玉露引周益公云漢二嚴王

皆好書而其傳國最久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
 子衰想乎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
 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各一日問日並坐不橫股
 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草弦佩云
 無此逍遙湯治倫理難醫之証寧耐一筒糊塗一筒
 學聾一筒正經三分痴呆七分和勻用感化湯下如
 前症未便即愈再加逍遙一味服之呂新吾云心不
 必太分曉纔分曉便是糊塗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
 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皆醫倫理之要藥也 葉
 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
 成否則天也 世範云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
 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
 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
 有瘡痍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
 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長者言云天下惟五倫施
 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

可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衣

食之源甚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

甚長而人每汲汲急急以促其死 水到渠成瓜熟

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子斌文臣斌君只是見君

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

及僮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噴火坑壘中如何得

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已上數則

長者言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

中語 蘇書初編 卷之五

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

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博聞類纂云

丘寺丞訓誡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

僕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

計桑棗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

祿三十年之計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

年之計為金為玉

已死之 軀殺賊報怨

古今來義烈之士為厲鬼以殺賊其幽恨而報怨如

魏其灌夫之類往往見於正史而裨官所載尤多至

於已僵之身正氣團結奮其英威直以殺鬼賊敵真

出意表令見者色駭聞者魂悚則其氣可以不朽而

其事固為甚奇耳予因覽党一元之事而併取其似

于此者彙列于後豆棚閒話云崇禎年間陝西安塞

縣党一元以剛直為團練都司時青澗縣團練南正

中行多詭詐強取一婦有孕三月為之委曲設謀其

蘇書初編 卷之五

婦乃一元之妹也婦不受逼投崖而死一元具文撫

軍撫軍遣役緝之正中遂反命李三竟殺老獨獨賊

營撫軍命一元征剿正取勝開獨賊擁至眾寡不敵

一元被獲嚼舌噴血於正中之面憤絕而死正中招

聚羣賊設飲以鳴得意命其帳下卒將一元所騎之

馬整頓鞍轡扶其屍仍跨馬上取一元平昔所佩雁

翎刀插于其懷軍中齊奏鼓樂南團練手擎卮酒謂

之日党都司往昔英雄無敵何至落吾手中今復能

與我抗乎澆酒于其面忽此馬頰鬚鬚大嘶一聲

屋瓦欲裂党都司遂射舉鬚張掣劍于手直斬南園
練南頭落而党屍墮地仆焉舉座失色其馬出遇李
三蹴踏斃之馬仍哀鳴而死此崇禎末年事也 異
死云潯陽周統字孟歸寧康中鎮巴西為符堅所獲
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意統躬治蓬陌謂使者曰煩
君語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
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
食而卒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欲剖棺臨視統屍歎
睟髮鬢張裂睛瞳明亮翹眸屬堅堅視而嘉稱厚加
賜贈 綱目云晉明帝勳建武元年九月殺鄱陽王
等七人 綱目云晉書王子懸之防閑也子懸被殺
子懸之勳超之述下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
若過亡非惟孤晉安之春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
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
得賞密自手刃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等厚加殯殮
門生亦助舉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漁隱叢話
云花卿塚在丹徒縣之東信鎮至今猶顯英氣梅花
鄉守敬定本圖中人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

尚湖樵書

卷之五

五

尚湖小集

子璋有功後平寇亂單騎應戰喪其元猶操戈至東
館鎮下馬沃盥適遇浣紗女曰無頭何以盥為遂自
僵仆居民墓之溪上廟祀不絕 塚廟記云黃巢之
亂廖中兄弟二人糾義兵迎敵賊斷其首猶躍馬七
里與戰今祠在湖廣崇陽縣上津渡 迺吉錄云僞
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為賀獨巫
山令裴坦以民貧無所獻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
生沉澗瀕堆水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挽屍而下
經宿復上卓立波而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
竟得疾暴卒 江西通志云南唐時豐城王子邴為
御史丞屬時艱虞與弟兵馬使子邴子邴統保社民
兵以衛鄉井而寇果入境子邴獨搏戰賊悉衆掩之
救不至遇害首雖斷猶挾足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
大駭竟以是去鄉人至今祭于社 雋區云張千總
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為伐鼓軍我師與敵
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殲敵兩手猶伐鼓不
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壯有加因轉敗為功遂大勝
後以功錄其子世襲廣信所千戶 吾學編景清本

尚湖樵書

卷之五

五

尚湖小集

姓耿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署都察院建文初署北平參議成祖常晏之尋召還成祖即位相傳建文君出亡志圖興復乃自詣上上厚遇之清獻利劍衣衽中謀行刺先一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色甚紅明明日清果衣緋獨趨入朝候上出殿門清直前犯駕上驚令執之得所藏劍清奮躍罵罵上大怒先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是夕上夢清仗劍追逼晨過清繫所忽獲書初編卷之五七 倚湖外集

屍索自斷前一二步若張拳冒帝者三乃焚其先墓夷九族又藉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王行甫云金陵金某西域籍也世販牛往來江北道上主于王庄某家甚相習也一日主人窺金輜重先伏二子挾刃道旁催金蚤起赴市遇二子殺之金反抱殺者堅莫能解相持許久有田夫起耕田見二人持道上趨視之隣居之子與一無頭人持也屍見人至始解抱而田夫盡知見之矣聞于官父子伏罪 穀耕錄

楊逆真加發掘宋陵之禍起于天長寺僧福福成于

演福僧刺澤方稜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恐遂覺奇痛一點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富不義之財復倚楊光勢豪奪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何道遇聞屠而鬻之罪不加眾各不過受杖而已

續編 卷之五 八 倚湖外集

自然之米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其播種刈穫之功姑勿論至以穀而成米尚亦頗費工力蓋天之示人以勞而得食也乃亦有得自地中不假人力者豈記述之附會或一時之傳訛與黃氏日抄云唐武宗時淮南旱荒百姓渡漕渠遺米呼為聖米而食之菱蒲之類食且盡而杜棕鎮淮南反表為祥此雖民稱之為聖官表之為祥然總是漕渠之遺則以豐年之狼戾補凶歲之缺陷未為大異也按宋史熙寧元年潭州益陽縣雷

標書初編

卷之五

九

倘湖小築

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色黑如炭 惠州府龍川縣有霍山宋循州守林須霍山記云太乙宮巖內有穴唐會昌間穴中出米今時或有之 名勝志云逢米巖在會昌縣東三十里深廣二丈許伏虎禪師駐錫處有小竇相傳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人鑿之僅有泉流 宋真宗乾興元年六月燕秀二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以食 又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皆黑 元至正十一年衢州東北雨米如黍然則世固有自然之米與至天降

來麩 大麥小麥也 見于詩經倉頡造字而天雨粟見于古

史若夏禹時天雨稻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貧民家富家則不雨呂后三年秦中天雨粟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又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九月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宋仁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賓縣雨豆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金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臨潢之境其形上銳而赤食之味頗苦元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

標書初編

卷之五

十

倘湖小築

黍如蘆稗信州雨黑黍鄱陽縣雨菽豆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合之于前則或從地出或從天降母煩播種緩耕勤動糞土之加矣若夫扶海洲上有草名藟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飲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此則雖云自然亦理之所由耳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麵五月鍾離縣地生麵占曰民將飢徽宗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 名山記云唐有裴頭陀者鐵履渡江居于福建永安縣山中披荆蒺藜小

庵坐側石罅日湧米二升以膳之客至則隨增後人
 大其竅米遂絕所居之地名頭陀巖 名勝記云濟
 南章丘縣有天倉嶺相傳戰國時齊師飢見巨蟻銜
 粟前過因隨覘至嶺上遇穴發之獲粟以濟因名天
 倉 湧幢小品云滋陽縣大飢衆皆携老幼逃散忽
 一羽士星冠挂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
 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
 氣饑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覈至飽
 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

雜書初編

卷之五

十一

備湖小錄

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此俯地若有所拾坑
 已滿再掘成沙土不可食矣 名山記眉州石倉在
 彭山縣半山石壁間有崖竇如蜂房相傳竇中常出
 米崖上刻石倉米洞四字 閩書萬曆二十年福建
 連城縣姑田一里出竹米數萬斛時飢民食之得活
 聞奇錄云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墜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以
 釀酒其味濃厚 雲仙雜記引二賢典略云無棣有
 灰山山南有石竅其中二麥取之不極

魚異

魚相依于水離水即死不必刀刃也乃有刀刃所傷
 尚復驗喘蠕動得水尚復游泳豈水即是命刀刃又
 其次與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
 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
 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
 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凭
 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漚
 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

雜書初編

卷之五

十二

備湖小錄

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高皇食膾庖
 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
 無根難信然已刺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夢溪
 筆談云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
 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深不可知徐浩詩云深
 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
 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
 相傳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
 癘之災鄉人嘗以此候之華鎮放古云飛來山下有

石井大如盆孟無耗溢有二鰻文彩爛煥相傳下通
滄海餘姚客星山山半有華清泉一名旋井昔有人
得一鰻于井持歸鬻而烹之俄而失鰻後數日見其
游泳于井而有鬻痕疑其為龍云奉化縣有靈濟泉
昔有牧童浣衣于泉得巨鰻持歸鬻而為九良久失
去急往泉所視之而鰻成九節復游泉中每早致禱
得見此鰻則兩立至宋宣和中立碑記其異

諸書所載非嘗之魚併列于後酉陽雜俎云同陵溪
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羊頭魚豐肉少骨味美于他

魚

卷之五

十一

倘湖小集

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
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杜陽雜編云處士元藏機
海舟壞沒飄于一島曰滄浪洲內有良金池可方數
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刑部員外
盧得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四足魚 遜齋閑
覽云海中西物甚多人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海有
物正如鞠毬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絲其味極肥
美人但呼為毬魚 霏雪錄云安南國有一種魚銳
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述征

記云城陽東南有堯母慶都之墓上有堯母祠繞墓
有池池魚頗闊生印頰魚 一統志陝西岷
州衛有齒魚出閭井河魚有齒舌 余皇目疏云海
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蚩青類人首龍
目宛然立羅類人足成車類男陰文嘴類女陰文嘴
即淡菜也又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蓋鍾類鹿
鳩賊類象木藻類鳥更奇 名勝志龍門江在安南
嘉興州象鼻潭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
三道飛流激湍數里旁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

魚

卷之五

十四

倘湖小集

曲似鸚鵡 雲川縣水產鱗魚四足有角聲如小兒
嶺表錄異云鹿子魚有鹿斑赤黃色羅州閩南海
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
魚頭已化鹿尾骨是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堪
食 又興安縣龍嶺山有乳洞斜貫一溪名雲水溪
溪中魚皆修尾四足丹其鱗人不取捕則有風雷
之變 朝野僉載云嶺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
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十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病人
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一杭州

定。縣韓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
土有微潤 東坡仇池筆記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
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北猪伏于此
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北猪為
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溪不及二尺
大旱不竭而一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
兄王愿愿疑疑意予之誕予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
禱于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一鯉復出
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閩書石斑魚生南方溪澗

標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倚湖小集

水石處長數寸白鱗黑斑浮游水間聞人聲則翻然
深入僧行儒言建州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鱸
蜂窠窠大如壺常羣蟄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灸
之標于竿上向日令魚影落于窠上須臾有鳥大如
燕數百互擊其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何羅之魚
一身十首化而為鳥其名休舊竊糈于春傷墮在日
夜飛曳音聞春疾走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為
鮓六足鳥尾繡為之母胎育厥子 南雍州記云襄
陽有古井中一魚無肉惟骨相連 周南林纂要云

鮓魚身小首大音如嬰兒 天下魚方圓三文眼大
如斗口在脊中露齒無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
尾長五尺 游中有魚曰鼠鮓善食鼠每揭尾于沙
際以給鼠鼠見之以為彼且失水矣砥其尾將食之
鮓即轉首厲齒撮鼠入水以去狼籍其肉羣蝦皆食
之 建回魚有四足無鱗汲水上噴高五六丈 段
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翁水輒于腦穴蹙出如飛泉
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
出反淡如泉水焉 黃山澗中生斑魚如蝦蟇而無

標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倚湖小集

足善含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
過而飲之翁翁曳而入水恣其嚙嚼小蟲設機陷物
慄慄乃爾

天然之字

郭相奎郡縣釋名云岳州平江縣本孫吳漢昌縣唐置昌江縣昌水在縣北出幕阜流至南江其西南山澗中有巨石水溢其中環繞類昌字形下流合汨水入洞庭 漢置句容縣以縣東南有山形如句字之曲 處州遂昌縣有孟山頭兩山前後如昌字各平昌山吳赤烏三年置平昌縣晉改名遂昌 廣東樂昌縣有昌山山二石相連上小下大如昌字故名曰樂昌者以昌為樂土也 陝西商州有商山以山形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倘湖小築

如商字一名商洛山即秦時四皓隱處 四川巫山縣縣南有山形如巫字即高唐賦中所云也 巴縣有巴江在府城東北閩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李遠詩巴江學字流故又名文字江巴字水每江漲登山望之點畫天然甚肖 又永川縣縣之水三溪合而似永字 江津縣有儿水即岷江也過縣下合涪水而東當縣治處形如儿字故又謂之几江 玉海云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 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 延平志勝云

宋齊齋先生朱松為尤溪尉任滿假館于鄭氏建炎

庚戌九月十五日考亭夫子生焉先是文山在清江溪濱隔溪為公山二山草木繁密及考亭既野燒同時盡焚山形畢露儼若文公二字 成都綿竹縣有無為山宋淳熙間碑云羣雁排空成無為二字故名 通江縣有公山隔江形如公字 江油縣有山接彰明界高聳亭亭如匡字此大匡山也 瓜水在寧州南志謂沅江之水流自北角思永之水流自西角轉而東南丁矣冲之俱會于茶部冲形如瓜字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倘湖小築

故名 又寧州有登樓山蒙氏有國封為東隅之神山形如文字一名文峰 廣信志勝云鉛山縣白石底絕頂上有天成八字極端楷相傳呂真人逐蛇入穴巖中以劍劃成 南豐縣有麗禾石宋紹興四年五月十日風雨晝合雷震石上坼裂成大字縱橫交互不可識乃鏤板傳觀有道人辨之曰此介嘉黍稷字也既得其譯競熟視之果然自是郡境屢豐 寰宇記云吉水源出永安鄉北會于贛水古老傳云吉水出有波文成吉字按志十八灘水自泰和而下經

府城又東北注于黑潭為吉文水與永豐江水之橫出者合有清湖洲橫亘江中委蛇繚繞狀若吉字故離曰吉陽縣曰吉水又曰文字水又曰文江 宋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柏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 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欽屋折柱木裏有文曰天下太平 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民折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

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至正十六年有黍自生成文紅稻黑子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 宣和五年福建順昌縣交溪廖懋以奉議大夫家居役夫錫柿木為薪有文曰聖元天何四字體製楷正墨色瑩然 洪武間臨川獻瑞木中有文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常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壬申齊神武如天池獲瑞

續書初編

卷之五

木

倚湖小集

石隱起文曰六王三川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夾山縣民王誼得黑石二皆丹文其一曰君王萬歲其二曰趙二十一帝緘其石來獻 徽宗政和二年玄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二丈餘當中有一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畫者堯字居右天正字綴行於左都堂驗視鑿石三分而畫愈明又于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位置始均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焉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有文

日無為大道天知人情無為窈冥神見人形 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晉史吳興戴洋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咸康二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王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林陵陶公亦陟八年土地盛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山堂肆 丁觀十

七年八月梁州松昌縣鴻池谷有石青質白文成字八十八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也石文字

續書初編

卷之五

木

倚湖小集

昭然曆數惟永又二十年陝西有石成字曰李君王
開元十九年河南登封縣石文舊有帝字新生上字
廣西富川縣有碧雲洞洞門石脉隱起廣陽島三
字遠極分明近視如筆絮狀 闕書閩縣薛老峯山
頂突起向陽峯三字周朴詩薛老峯頭三個字須知
此與石齊生直教截斷蒼苔色浮世人才始眼明薛
老薛逢也咸通中爲侯官令與僧靈觀遊劍庭其側
人書其峯曰薛老云僞閩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
如數千人喧噪旦則三字倒立其年閩云云 惠安
縣靈瑞山有員常院院東北麓大石上石痕濃淡隱
隱成山字怪偉可喜 政和縣佛字山石上有紋成
佛字莆田嵩山在海濱山頂有峯名文筆其上石壁
有苔文宛然文筆峯三大字刮去復明 連城縣有
蕭坑山萬曆中令徐大化築北關鑿石此山石綠中
有徐欽徐昌四大字連人異之 嘉靖甲辰秋七月
既望沙縣大路旁有巨石一片方數丈忽暴雨震
電石旁數十丈昏黑莫辨隱隱雷鳴不止約二時乃
雨晴雷止行人見石上刻五十七字大六寸 如符

篆之文又有如禹刻者竟莫辨何字也今歲久糊模
矣 十一錄云萬曆己亥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
之乃沒踰疲資對 晉書張軌霸河西時張掖臨松
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一 又曰
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
八宿 酉陽雜俎云徑山石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
黃不似鐫刻狀如蝌蚪莫有識者 杜光庭錄異記
云唐李襲譽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
凡一百一十字內有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午年又有
貞觀昌大 又有忠孝爲善等字勅禮部郎中柳遂
馳驛檢覆不差 王行甫云西陵三十里外大安寺
石壁黑質白文成顏氏地位四字瞭然天成其邑周
柳塘先生題其峯曰卓爾 又瑞州高安縣字山一
曰龍珠山峭壁高峻有倒寫以易二字白質黑文高
廣皆里許而又端楷不直近似 德化縣丁溪俗云
水畫丁羅簪纓宋時一夕雷雨決流一縱一橫成丁
字邑人程揚林登高 陝西城固縣西北合流兩
水宛如文字名文水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

石若龜形有五丹書曰李淵石萬吉元吉遣使獻之
文字映徹高祖不信乃令水浸磨以驗之數日漬而
紅色磨之其字愈明高祖曰上天明命既以萬吉以
少牢祀祭石龜而爵送之人 漢書昭帝時長安諸

陵栢樹枯倒者悉生枝葉蟲蝨作字云晉孫病已立
既而昭帝崩昌邑王廢而宣帝立宣帝一名病已

智伯率韓魏攻趙時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于
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

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送趙無郵原過以告襄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

也 唐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
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 齊永明九年秣陵

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魚州宋藝祖發迹地有樵破樹樹中有生三三三

曰天下趙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生

倚湖小築

自然之畫

字雖屢變其體然起於上古畫則起于後代固未嘗
不因天地之自然是以有自然之字則亦有自然之

畫其理一耳因臚而列之 各勝志岳州慈利縣有
花石在縣之武口寨石上自然有花如堆心牡丹枝

葉繚繞雖精于畫者莫能及或以物擊花葉應手而
碎略加拂拭其花復見重疊非一 史異云宋孝宗

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芙蓉
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 元至正二十五年

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
卉百態具備羽幢朱葆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 唐

昭宗景德中滄州城墮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花與葉
芬敷者時人以為其地常有兵 宋真宗景德元年

二月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為桃李花雜樹人物之
狀 宋太宗至道二年桂陽監鑄銀自湧成山峯狀

都穆云河南新安有王喬洞石皆土所成取而破
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存若雕刻者畫山石

皆然畫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產枝葉 靈川縣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生

倚湖小築

西山在桂江之上其山九峯屹立丹崖蒼壁望之如
畫繪然 山堂肆考云大理府點蒼山石質黑文
有山水草木之形溫潤如玉可琢爲屏又借州北峽
中有石青質黑理其文有松柏人物溪橋木石山林
樓閣日月之狀 朝野記畧云定海東桃州山寺相
傳安期生以醉墨洒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
也 記畧云儲柴墟墮于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
卒于南都其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斃墮于
墓舍丁丑十月啓而葬諸別域發視棺上變生懸墨

藻書初編

卷之五

古

倘湖小築

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古松旁
出二篠莖葉成備左則梅株天矯稍綴數花其杪右
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
有文隱隱未就家人驚愕走問州大夫馳駕入剝削
而究之深入木理四境嘆異灑乃拂楮其上模其大
都藏于家廟 廣西志勝云蒼頭山俗名鷄籠山在
崇善縣城東北四里卽蒼山也屹立江心其頂有方
石長八尺四圍花圈中有石紋自然成樹如丹桂狀
懸構篇云辛丑夏金陵進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

如臯鄉中有栢樹大十數圍亦在伐中以爲艱重難
舉鋸而折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出石水竹
童子鸚鵡之影纖悉備具儼若圖畫此面亦有合之
彼面亦無少別常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日一面嵌
置縣西門僧舍殿壁中衆共瞻禮餘一面不知所在
游卜朋近過如臯目擊焉 陳承曰乾州乾陵所出
栢樹子實氣味豐美其栢異于他處木之文理大者
多爲菩薩雲氣人物鳥獸狀極分明可觀有盜得一
株徑尺者值萬錢 未齋雜言云肇慶岩洞中石乳

藻書初編

卷之五

古

倘湖小築

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瀕海處則有石蟹石
蛇之屬首尾足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往往
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畫 樽俎餘功云余尚書
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溪
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
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鑿視但見木之文理止如人月
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
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舉公公常夢仙人授丹訣自
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視

則二拳墮地化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壑有
 鸞雀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
 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真皆肖生雖雕鏤不
 能及也 三柳軒筆記高州茂名縣黃沙大石嶺理
 有崖樹景物宋子困帥師桂林以兩石致洪景盧老
 幹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痕無斧鑿過
 永石遠矣 王行甫云姑蕪一富人韓某暑月坐堂
 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其人驚死
 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 又

卷之五

其

備湖小集

黃州一家藏有大理石屏風黑質白文成梅花一樹
 繪事所難工其墜瓣紛紛撼風輕颺觸目生動樹下
 一異字端楷類趙承旨書非他可及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各勝志云廣州東莞亦有廬山山上有湖每甲戌日
 輒聞鼓角聲又肇慶府四會縣亦有扶盧山世傳山
 上有池每甲戌日聞笙簫鼓角之聲疑卽一山兩府
 接壤而分記兩處 密雲縣有霧靈山每擁祥光如
 霧以六月六日現土人如期候之 贛州志勝云贛
 縣黃堂山有石室口方八尺如數十間屋上通天窓
 下有方榻二石人巾櫛而坐旁有小石室七所相通
 悉有石人室前有車馬跡春夏不草無毒蟲林木繁
 茂水石幽絕山下居人每丙日輒聞室有笳鼓笙樂
 之音蓋靈仙窟宅也鄧德明南康記云山角石子如
 彈丸至丙日則不見他日皆在 李元陽云畢鉢羅
 窟一名賓波羅窟在白崖川西山巖壁笳板千餘丈
 其下林麓翳鬱無路可由南詔時有杜南蠻者卽崖
 而寺之捫摩巖壁上有獨木橋十餘所木如大指長
 三尺或五六尺巖險不敢着脚樵子僕疾者履之而
 過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月十五夜換橋一
 次不知其因十六日但見橋製一新無復舊木矣世

卷之五

其

備湖小集

謂之仙橋昔寺僧畜犬仙橋斷後屏犬橋復完 入蜀記云過巫山疑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不可悉所見入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 正來峯頂上猿鳥皆鳴達旦方漸 湘潭方廣寺每四月朔日東壁見維揚官府樓堞 秦再思記異云嵩山之上有玉女搗帛石瑩微光照人莫能測岳下之人云

雜書初編

卷之五

末

倘湖小築

中有魚每五月五日夜悉登岸化爲鹿 建水州府回回村有龍井每正月朔旦水中輒浮雙魚 鄧陽縣北金冲井旁有一竅每日午水溢緋魚遊泳夜半魚匿日午又然 惠州志云惠州南海有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爲黃雀至十月後復入海爲魚 泉州志勝云德化縣五花山有端午泉每五月之朔泉水溢至欄凡五日爲度 唐咸通間蜀僧無晦至五花山鑿石築室與虎同居穴土得泉深數十丈味甚甘冽端午日指井語曰此泉萬古及此日則溢而至欄語

雜書初編

卷之五

末

倘湖小築

視之取花以回 七修類稿云子女烏鏡王天雨濟
 為橫州州判言橫之馴象術指揮殷貫家有盆樹一
 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
 厚問之曰此鏡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
 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 輿蒙名山記
 云洱海之內每於八月望夜河漢正中有珊瑚樹出
 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樹
 月 河州鳳林關有靈岩寺每七月十五日則流出
 聖柰大如盞 鴛粟花九月九日及中秋種之花必
 繁書初編 卷之五 三 荷湖小集
 大又必滿 波菘菜下種于地必過月乃出其初一
 二日下種與二十八九下種者皆于月過同出
 千一錄云閒居數年墻之東嘉樹如蓋有鵲巢焉每
 年修巢必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
 必更難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雛去小
 雪鵲乃復來界無爽也 鷓鴣雖復東西迴翔命翻
 之始必先南翥又飛逐月數如正月一飛而止但伏
 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 俗傳八月一日蟹
 取稻葉兩枝長一二寸許東行輸送其長 唐縣傳

談云許叔微枯子醫云五臟蟲皆上行惟肺蟲下行
 最難治常用獺爪為末調藥于初四日六日治之此
 二日肺蟲上行也 太平通云鵲斃于七夕 短狐
 上弩于孟夏之朔短狐即蛾四月一日上弩八月卸
 弩 徐雲林云五月五日蝦蟇必伏水草不鳴 七
 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
 文如瓦屋名海扇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丙日嘉魚
 出穴 甲子庚中日玳瑁閉口不食 蝙蝠伏庚申
 夜 鼠伏甲子夜 廣蟲逢中日則過街 燕泥
 避戊巳 道州舜祠遇正月元日則山狙朝廟儀亦
 如之 南靖縣龍池有祠每朔望則羣魚浮列水上
 宜和士人之靈魚石至午則堅冷為石至 時財
 蠕動為小蠶 李芬之未石每日至未時則氣出如
 雲烟 羣芳譜藝菊法小暑至秋分看節邊蛙孔有
 蟲在內用鐵線插入孔上半月向上搜下半月向下
 搜又梅雨中濕熱時葉底蟲名象餘青色如蠶食葉
 上午月在葉根上餘下午月在葉根下餘 物類相
 感志若種日蠶一齊出 九月九日蚊嘴生花

說畧云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

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蠟

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 鳩鳩飼子且從上而

下暮從下而上 物類相感志魚始雷向下未驚蟄

頭皆向上 土附魚清明之前眼閉過清明眼即開

食菊之蟲朝在葉上午在葉中暮在葉下不特分

朔望也 天中記云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為上時內

池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為次時八月下旬為

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又鷺鷥人養之于池塘馴若

燕書初編 卷之五 世 倘湖小築

家禽至白露日即飛騰而去有人養之或告其故不

信及期果去有詩憶念幾成編集 黃閩武陵記云

武陵一孤山嶺有池魚鱉無不備者七月七日皆出

遊嶺頭族類各別

洛陽橋再修定數

朱平涵云宋蔡忠惠劍洛陽橋橫亘江中遇時挾日

晝基所向鏤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

至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

則來相趾石所累蟻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

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弁及神異夢

寐已俗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還

解曰酉月廿一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名

燕書初編 卷之五 世 倘湖小築

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胥監

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圯

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

橋故跨海潮日奔濬施工極難錫乃為文檄海 募

賁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

酒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于

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

以是日與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為萬

安民德之立祠其旁祀享器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

又仁和鍾化民字維新其母夢蔡忠惠襄而辛惠安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為力化民毅然修復之既尅期為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碑二百年後為怪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後化民以太常少卿巡撫河南卒于官 上特賜祠額名忠惠出於宸斷不由擬撰而適與蔡端明之祠謚合亦可異也然則端明之于我明蓋兩次降身矣或疑其數之前知而端明又未嘗以前知著稱也 按鍾化民萬曆已卯舉人

進士 閩書泉州晉江李俊育鳳池里人以貴豪里中而急為義縣洛陽橋北橋也歲久海沙日積橋址不沒而風潮過常水常漫橋不得涉守馮禎以孫俊育俊育出貴高之幾五尺餘凡費貲萬計今其子孫多衣冠而鳳池之李為華族然則洛陽橋之于我 明蓋三次大修矣 按忠惠母盧氏忠惠於慶曆初為諫官有除授非常者屢封還仁宗遇忠惠益厚曰有子如此母賢可知特賜冠帔以處之又忠惠于前妻劉氏者員外异之女也忠惠故與員外善員外以女

許旬既員外死家益落忠惠知福州特就劉尋婚劉以非偶辭忠惠不可具奩送劉命旬娶員外女以歸而旬天子傳方二歲劉撫教之六經子史皆使貫串傳以養母早乞致仕傳子櫛出知泉州為忠惠舊治劉已封令人白首康強傳綠髮尚茂泉州仙遊相距四舍許板輿往來奉養珍厚眾人榮之忠惠有賢母毓之于先而其後有賢媳有賢孫有賢曾孫洛陽橋之造留澤既廣食報亦深矣 閩書又云泉州烏嶼四面皆水嶼上可居民砌石為沉橋宋寶祐中僧道詢募建石橋名鳳嶼盤光橋長四百餘丈廣丈六尺比洛陽橋長加四百餘尺濶加一尺此二橋海中相望如二虹然道詢少遇了角髻道人授以丹丸遂明悟內典若惠安峯嶠山之青龍橋猶窟嶼橋皆其所建當嶼窟未橋時與了角髻道人待渡嶼前道人曰何不橋此曰風支日作橋不易也道人曰忠無真念道詢遂率其徒成橋七百七十間一日建庵或欲捨之田辭曰世間田有數我敢與人爭食哉自障白沙海濶田之全其高處為庵其始障也早為潮噴道詢

扇麾之曰海于天地間最大不能尺寸相讓即遂立
退三尺然則福建之橋固有大于洛陽橋者而亦有
靈異如造洛陽橋者特洛陽橋以蔡忠惠蓋著耳
何匪我日沈存中言木以漳洛名者甚衆洛落也木
落于下謂之洛舊號洛陽九域作樂洋江後乃以洛
陽名之洛陽橋名萬安橋蔡忠惠襄所造橋心有洲
洲上有關門晉惠二邑界此江也忠惠橋記泉州萬
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
二月辛未訖功繫趾於淵醜木爲四十七道梁其長
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
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余同年都給事
中劉弘實者洛陽里人爲余言幼讀書祠下嘉靖末
有兵燹之變祠被賊燬碑離地四尺許石理橫裂斜
倚石垣之上居久之忽自端正意有神物呵護非偶
然也 懸榻篇云丹陽人姜志禮字同節萬曆己丑
進士其爲泉州太守時值地震洛陽橋圯過半公鳩
工更理造墩凡三十二經始之際波浸瀾漫公禱于
神潮不至者數日匠師因獲措手其上其石梁舟重

橋初編

卷之五

表

倘湖小築

水淺不克致公曰昔蔡忠惠公以八月二十一日安
橋第需之至日有水滔天自東方至舟頃刻濟蓋忠
惠公夙有橋斷我來修之說衆謂太守公實再來云
泉南雜志按蔡忠惠所自書萬安橋記共一百五
十三言字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間之父老言
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撰之得後一石
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
碑時與江濤競響也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淵
五里蔡忠惠造石橋兩岸依山非也余往來此橋及
按瑞明白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岸之面山非
依山右則去山尚遠也

橋初編

卷之五

表

倘湖小築

蜂兆有吉有凶

朱平涵云凡蜂聚人家者多不與其採蜜者不與焉
謝承後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
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祥之
徵萌不從果見殺王隱晉書陶侃以袁謙為高涼太
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明早
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得還浦遂沒海
中此蜂之兆凶者也拾遺記云周武王東伐紂夜濟
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船有大蜂狀如丹鳥

標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倚湖小築

飛集王舟因以鳥書 六旗翌日而裊紂名其船曰蜂
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此其類也
爾雅翌云軍行卒逢羣蜂及燕 蚤多者必驚於伏藏
之賊狀元考云宣德癸丑溫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
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
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于必當之
周果及第第一斯二者乃武子文又何蜂之能光吉
如此哉 湖湘故事云楚王逵奉馬其高伐吳有蜜
蜂無萬數進途傘蓋後遂戰敗

濟瀆廟靈異

河南懷慶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綵被二花銀
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其池時
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否則祝之不復出
且至虧折矣此名勝志所載也續耳談云濟瀆廟相
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一二祠前有大池
凡欲假金者禱于神以玆决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
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
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出還之

標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築

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
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
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盆盛之投入俄頃盆子
浮起啓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蓋神鑒其誠憫而貸其
債也盆外濕而內乾其他類此甚多予讀書至此而
疑焉夫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市道也計之以子母要
之以約質市道之器也胡神人之不憚煩而為之乎
及閱李濂游濟源池記而始知前所言皆過其實者
也李記云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人獻香祠下

者云有借貸錢布浮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朝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紛還回至晝夜叫佛聲響震林谷余既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卽浮物之處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有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行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甲

倘湖小築

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意神靈爲之必仙壽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耶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卽以浮沉繫之試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于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盛之所爲明矣予按獨異志云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衆以錢填其數混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詆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名勝志云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之龍岡蓋其考崇公官于綿而生歐陽子官于秦而歿此越國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于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附崇公之兆墓後還賴嘗于青州刻龍岡阡表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本裂舟危公惜棹禪于江黃山谷爲文誌龍岡之靈應湧碑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甲

倘湖小築

出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西陽宮爲
亭以覆之後宮火獨亭無恙西陽雜俎云李彥佐在
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潯陽兵北渡黃河時十二月
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
寢食六日鬢髮暴白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請
公一祝沉浮於河憑公神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
爵酒祝詞詰河伯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視史咸
秩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醉冰解
已而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

熊書初編

卷之五

聖

倚湖小築

誠已達乃沉鈎索之一鈎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
濕耳安有舟覆六日一醉而堅冰陷一鈎而沉詔獲
得非精誠之至乎夫江河與濟並大於域中江可以
浮出緡錢碑版河可以浮出詔紙安在濟不可以浮
出諸物哉江河之靈可以詰責之詞動之則濟之靈
寧不可以要約之券通之乎天下固有理之所無而
事之所有者此類是也爾府元龜云高齊太祖建元
元年鄆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緡百姓采
以爲緡湧幢小品云陳高祖生于潯州長興下若里

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宅有井相傳始生時
井中湧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
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令往視作亭其
上勒銘焉又洪武 太祖初生三日宅邊水中浮出
紅羅因名其地爲紅羅障然則水中之浮物多矣不
得以濟瀆廟爲怪也 吳炳龍虎山記云宮南聖井
山有龍潛焉投之金銀輒浮投以楮幣則竟入苟不
虔則推出不納或出數百年物以答人又有余公井
嘉靖戊戌有獻菓禱者乃出布巾裹飯以報名山記

熊書初編

卷之五

聖

倚湖小築

云天齊淵在臨淄縣東南平地泉半畝土人名曰龍
池漢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顏監曰謂其中有異
如天之腹齊齊記補遺云晏子曰吾聞江溪五里海
溪十里此洞與天齊此中曾浮出鐵龍有天齊二字
魏承平中出木五齊天保中出木四皆五采類栢木
明朝弘治辛亥又出香木二焉朝野記畧云景泰
三年寧德縣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疏文未善投
之須臾別浮片紙乃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曰某
等俯陳愚悃仰竇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眼言念生

居在世治本于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陽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愚民故降災寔由上帝爰深修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日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頓回天心大赦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涓滴于金甌龜坼全消霈滂沱于壘畝庸副寔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祐我民迓續乃命衆爲誦之須臾大雨如注又陝西太白山間有龍池遇歲旱有司必于此祈禱乞水一罐意有不誠水自飛上樹來結成冰塊意誠則水中浮出物來持物歸候雨足仍納于池成化中西安府同知張侃往乞之水面浮出古銅盆又浮出觀音經其池週四十里四圍奇葩異卉上干雲霄每隨一葉則鴛鴦鳥成對翫出池外不容渣滓于中嘗有大魚通紅者長丈許或二丈者浮遊波面殊不怖人山極高峻官夫以繩牽逐步附之而行約二十里至頂不容肩輿上有神

卷之五

密

倘湖樵書

廟陰颯之氣襲人最有靈爽 劇談錄云咸通中京城南有二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有草木飄泛其上或視片葉纖莖飛鳥必啣而去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視授之歛然而沒 紀畧又載國初有金箔張者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冶金箔往學於浙之杭州歸而授諸鄉人因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錢物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烏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即鑿池做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與客玩以爲戲夫伏機于池底而發之則無春冬之分矣恐未足以破之也又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晏賓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備及桌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借晏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入夜皆隱去神怪莫測此又何說哉輟耕錄亦集乃路有塞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學仙常至其地見有烹羔桐酪祠焉數皮泥之祝口神爲我糝治爲期而去至期復祠則得成輩

卷之五

密

倘湖樵書

河南通志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太早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為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令寄至濟源廟西北三里許有龍池焉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再書致之漢蜀漢五代並無通容紀年者乃知後人之妄作也且塑繼安像于儀門像前置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若擊之石也蓋做柳毅傳書之事而誕妄尤甚是因濟瀆之異而更為是說以惑愚蒙耳

火能生物

火為至燥殺之物無復生氣而張子和云嘗見人家破一鐵釜釜臍中有紅嘴細蟲趨走如飛 周吉甫云嘉靖間金陵三坊巷吳璉開大葷店生意茂盛大鍋晝夜火不停燄鍋底忽生一炮有乞食老全真云此鍋旺氣方熾其炮不可動後值藥者慮其費柴鏹去之中有火蛆長二寸許從此其家生道消滅矣沈約宋志炎州在南海中有狷獼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 本草綱目載龜有山澤水火四種火龜則生炎地如火鼠類也武周縣有黃木合火山水有火井火鼠梵經言燈燭燄上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火以為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此蟲獸之生于火者也 史異云宋紹興二十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錢簡樸繪圖云嘉靖中民人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朵六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生蓮花七朵是庚戌辛亥年間事陳莊靖公女嫁于孫幼

同莊靖佞佛既嫁持誦益虔嘗設觀音齋萬曆五年
六月十九齋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案之
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下吐時尚含
翠色如欲滴其下莖微有刺于時中外嫺黨無不讚
嘆三日後爲姪身人觸之而萎 紇野馬川有瑣瑣
木燒之火經年不滅不作炭婦女取其根作帽入火
不燒 建昌南豐縣白含鎮有康太保廟先是土人
謝氏之居冬夜宿火地爐有香菌生火中亭亭如蓋
次夕神見夢曰種菌于爐中者我也子能祠我我當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倘湖小集

福子謝乃徒居爲神立廟 簡栖又云毛桐生浙東
諸山中落其子種之多未必生土人取桐木燒作炭
播之山椒則一炭一株易生如蒲蘆矣又鳳尾蕉以
鐵筋燒紅刺其根則易長此卉木之生于火者也如
鼯鼠食烟火龜遊燄鱉魚其形似龍性好吞火風生
獸積薪而不燃鴉鳥啄樹而火出獨斗獸如大食火
而遺燬却火鳥如雀處火而散燄厭火如獮而色黑
火出其口中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耳鼠能食火烟
山啄木能食火炭蜀有火鴉能嚼火駝鳥能食火炭

卽火鷄 徐雲林引山海經崑崙山有鳥如鷄而赤身
白首名曰竊脂可以禦火在陽之山有鳥如鷄而赤
足名曰馱餘可以禦火崦嵫之山丹木葉如穀實如
瓜赤符黑理食之可以禦火卽公之山有獸如龜而
身首赤名曰蜃可以禦火器水鯢鯢之魚如鵠十翼
鱗皆在羽端可以禦火翠山鳥多鷗如鷗赤黑兩首
四足可以禦火符禺之山鳥多鷗如翠而赤喙可以
禦火小華之山多赤鷲可以禦火帶山有雁疏如馬
一角可以辟火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青質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果

倘湖小集

而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鮮山有獸如膜
大赤喙赤目白尾名移卽見則邑有火已上諸物或
以禦火或以兆火何所稟而然耶 郡國志云宜春
縣南鄉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卽熟水經注隴水
與雲水合處有溫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
之俄頃卽熟其中時有細赤魚遊之不爲灼也又廣
州城東南火湧泉出石罅中大如濤湧前去二十餘
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泉中時見
赤魚游泳人不能獲 後漢梁冀以火浣布爲衣會

賓客爭酒伴失盃而汚之解衣付于火燃之如灰垢
 盡火滅燦然潔白魏文帝不信有火浣布著論辟
 之後外邦有貢火浣布者試之誠然乃毀其論按火
 浣布有二種俱載于正史今詳之 魏昔南荒之外
 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盡之木晝
 夜火燒得暴風不猛遇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
 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
 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
 布 斯謂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
 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銷枝皮更活秋冬
 火死則皆枯悴其俗常冬採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
 若塵埃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南史扶南國東
 界即大漲海海中有火洲其上樹生火中洲左近人
 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
 青黑若小汗則投火中復更精潔作燈炷用之不知
 盡按此布出于木皮者色青黑出于鼠毛者色白也
 宋滕景直家廣中炊釜有聲如雷霆家人走視既
 花漸長如蓮花赤色俄頃即萎景直旬日卒

續書初編 卷之五 幸 倚湖小築

關題定數
 棘闈試題甚闕多有小房師各拈數題大主考合闈
 而得之即在本主師未能懸擬乃亦有一定之數可
 以前知數定而天弗違之甚可怪也宋孔平仲談苑
 云學士王汾字彥祖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全玉賦
 夢中有人告之曰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
 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第後過省乃嚴父莫大于配
 天賦及第乃圓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雷州
 召為館職試明王謹于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
 在下 又宋張世南遊宦記聞云先伯大正字汝弼
 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詣鄉舉時主司命題云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
 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能
 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
 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宜厲聲曰汝弼可
 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
 宜為解首 葵堅志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土

續書初編 卷之五 幸 倚湖小築

人鄒拯未及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瞻敬畢轉盼東壁大書一詩睨而讀之既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闇裏頭行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題曰公生明焉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明 萬曆年間桐城吳公應琦以甲午登賢書計偕至臨清聞降乩仙者甚靈趨候之曰某此行登會榜否曰不知曰然則何年登會榜耶曰不知又問不登會榜終作何官

燕書初編

卷之五

季 倘湖小集

曰不知曰某聞仙示頗靈顯故竭誠叩可無一言見示乃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好把中庸仔細推老老幼幼平天下此是男兒得意時及甲辰科應琦捷禮闈其首題爲不知命全章則三不知在焉次題爲極高明而道中庸三題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豈題目于十年前可預定如此耶 萬曆丁未科人有叩乩仙以會場題者批云丈人章衆曰必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二句矣再叩第二題批云亦丈人章衆一闕五體後首

題果然次題爲君子依乎中庸蓋丈人章註中有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一句也今康熙己酉科予郡袁公題乩問今科浙江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則批一署字又曰主司意重知及入場則知之者一節乃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四者字爲署袁公因念重知一語遂縱筆成篇果獲雋 胡元瑞甲乙刺言云萬曆乙未春試前一日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予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

燕書初編

卷之五

季 倘湖小集

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斯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既覺而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斯道是詡言意耳及揭榜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 前定錄云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有空反者揆持一縑辰往生爲之開

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變色去王生日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日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授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紙書可十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紙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于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選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

標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倘湖小築

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召見揆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一日紫絲盛露囊賦二日答土蕃書三日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日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有疑願得詳之乃許拆緘塗八字旁註兩句封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訪王生竟不見矣觀此則文

幸竟可前定而添注塗抹亦有數存則題目之前定又不足為奇也 懸榻篇記云近年來山左有李神仙者以術數遊京師頗能知來事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從占得失且密以試題詢李謝不知但笑曰兩公皆道德仁義中人也無庸卜及入試首題則志于道全章所謂道德仁藝者實隱寓其字而兩生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餽者李曰此何敢言但題中當有五後字四可字他日或驗耳其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有五後字二題乃夫子之文

標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倘湖小築

章一節三題乃易其川疇二節果有四可字乃嘆其異又樵川諸生吳君善此仙之術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臨樵數友問場中何題則書曰尹字帶兒孫心一旦題或近此眾不測復問二題何題倘經乎書曰否否否諸生皆喜謂非經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已搭至得見有恒者斯可已乃知尹帶兒孫寓君子字心一旦寓恒字二題是樂正子強乎曰否三段乃知否否否者寓三段中三否字也同時武學諸生亦請問試題仙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撇添生茫然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半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不獨前知之神拆字奇巧雖與黃絹幼婦三橫兩縱之語並存千古可也 相傳何公早南直懷寧人早初生時其父夢門前豎一棹楔上寫吾未見好仁者一章未解所謂第誌其事于壁已而早以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一節題入泮以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一節題中式丙午鄉試以吾未見好仁者全章中式癸丑會試平生得力果

標清初編

卷之五

五

倘湖小集

全在此一章書 先君子萬曆丙午科科試冠軍補廩入場先是有請凡仙問是科題者批云子路十三章先伯玉衡公亦與試性類悟解之曰此必非先勞一章必是子路問成人一章也予以憲問十四內數之自憲問耻至問成人正一十三章耳且予曾問于凡仙批云子今有志問功名丙午之年亦可成固知必成人章耳已而出題果然

入水卽乾

石解入水卽乾出水卽濕或曰夫出水卽濕吾得而見之矣入水卽乾其誰見之考之本草別錄曰路石一名陵石草生石上天雨獨乾日出獨濡花黃莖赤黑三歲一實赤如麻子五月十月采莖葉陰乾是則天下固有遇水而反乾之物此則灼然可見者也 杜麻草見日則濕入蔭則乾路石草實赤如麻子意卽杜麻乎 神異經荒外大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西陽雜俎云雀芋狀如

標清初編

卷之五

五

倘湖小集

雀頭置乾處反濕置濕處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 感應經名 蕉毒草 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劍安冠延平道出小當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汗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濕宛如人影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此乃正氣所不磨亦復雨乾而晴濕何耶 各勝志騰越州羅生山上有天應寺殿拜片地雨則曠晴反濕 閩書同安縣

洲嶼寶月菴旁有石如盤俞武襄大猷作亭望海
頭有島天將雨則明現晴則日光晶晶反隱不見名
其島曰變山 名山記冰山在慶尚道義成縣大巖
下有石穴是為風穴又有穴在巖底直下廣一尺深
可量十一尺其下回曲淺淺難量立夏後冰始凝極
熱則冰堅霾雨則冰釋春夏不寒不熱冬則溫氣如
春是為冰穴 拾遺記古之圓山有林木焉疾風震
地而此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瑟故曰靜瑟獨活草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以為可怪然而世又有有風不動

欒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集

之林木 鬼曰風吹不動無風自搖 述異記魏興
錫義山生薇蘅草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石欄山在
廣東廣寧縣南高百丈泉自石竇中出東流五里入
江早則流水聲聞數里雨則寂然又拾遺記黑河之
北有對野之都出潛英之石青質輕如毛羽寒甚則
石溫暑甚則石冷刻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 林公
曰白旃檀非不覆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
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通志畧云無風獨搖草頭如
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 寰宇記云嘉

興縣慈雲教寺有月臺。甃甃文許。天晴沾濕。雨轉乾
燥。相傳以為異。纂要云。牧麻草。大毒之軍也。風吹
氣所至。數里內稻皆死。李淳風云。牧麻草有汁本清
得水則稠。見日則濕。陰即乾。在夏欲涼。在冬欲溫
又盧携夢人贈句云。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不解
其語。後幾年。携大拜。庭下古椿一枝。雖狂風驟雨。不
濕不搖。則樹亦有有風不搖。有而不濕者焉。
拾遺記李夫人死後。漢武帝欲見之。李少君曰。黑海
北封都之野。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

石溫。夏盛則石冷。刻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乃求得
之。命工刻作犬人形。置之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欲
近之。少君曰。此石毒。可望不可近也。

撒珠撒銀錢

宋史明道二年注輦國遣使朝貢進珍珠衫帽等物使言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自捧銀盤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以堂堂天朝而幾與戎蠻為戲甚非大體 清波雜志

祖母太夫人為曹武惠燕王五世孫暇日與子孫談京都舊事政宣問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宮稱賀盛飾羣立于露臺人各許携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下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銀佩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

即裂為二俯拾次多遺簪珥之屬殿上觀之為笑樂有捷慧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此朝廷與命婦為嬉娛也 雲仙雜記云唐玄宗于正月十五夜御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光曲又撒闔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被綠暈山

皇明通記云天順間帝頗聲色奢侈常以銀豆金錢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鬪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以諷之 客燕雜記云往時官中出遊西

標書初編

卷之五

美

倘湖小築

有大要外小要外之名賞賜無算臨晚用金銀豆酒地聽內監拾取為笑樂崇禎間悉罷之易以胡桃紅棗等物 酌中志云萬曆末年宮中偶興掉讀作城之戲于御前十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內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厥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八寶投之落于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遊城外及壓線者使收其所擲焉至戊午遂有撫順開原之失亦其兆也此朝廷與宮嬪內侍為嬉娛也 文館記唐景龍四年清明中

標書初編

卷之五

美

倘湖小築

宗幸梨園命侍臣為祓河之戲以大麻繩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為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繩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為笑樂 杜牧之退宮人詩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

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 長安客話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

尚他一講官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

學士一日 宣宗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蓋大臣位文武之極講官有師傅之尊路經頓地俯仰拾錢褻體甚矣 雲仙雜記云 唐李少微子女頗多每朝退于亭榭散槐膠彈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為戲笑終日不倦戲已復收于篋此則儉嗇而娛其歲年者也 又云洛陽人有效樂者三月三日結錢若龍為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撒珍珠厚盈數寸以班蝶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本 倚湖小集

得雙者為吉妓乃作雙珠宴以謝主人斯其為娛樂者奢華之極不可以為繼亦恐造物鬼神或窺之矣 唐高宗咸亨三年太子弘因宴集命官臣擲劍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日擲劍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賜及善繒百疋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注擲劍例介 元氏掖庭也猶相撲

記云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妃嬪不得登九引臺 臺乃後宮念巧之所 臺上結綵為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為勝負次日

設宴大會謂之闔巧晏負巧者罰一席 北齊書王昕字元景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耻之未嘗肯依行列悅數散錢于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又散銀錢以日昕乃取其一其方正如此 泉志云按舊譜撒帳錢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為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勅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箱中金錢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本 倚湖小集

每十文即繫一綵條其最近御座者所獲居多有學士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既出逢韋巨源蕪味道各執平一將在燭下云員外是僕射省主欲有何取以手撰平一懷中盡而後已 先叔祖馬湖公作族祖姑無為心禪師傳師幼許字湯氏子湯妖不受他聘雅修淨業竟從刺染一日豁然大悟神通妙用成化中以妖人之亂徵天下有道術者有司敦遣入京 孝肅太后引見尼僧手擲金豆師獨片然不動凡宮人有疾病以手摩掌之即愈 孝肅贈以無為師號

瑯環記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地上令宮人暗中換取以所得多寡精粗為勝負謂之鬪巧

草之有寶者

韓保昇云馬齒莧有二種葉大者不堪用葉小者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有八兩至十兩已來然至難煉當

標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倘湖小築

以槐木槌碎向日東作架晒之三兩日即乾如隔年又續隨子莖中有白汁可結水銀 博物志云積艾草三年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庚辛丑冊曰透山根似蔓菁而紫含金氣石楊柳含銀氣馬齒莧含汞氣艾蒿粟麥含鉛錫之氣酸牙三葉酸含銅氣 雲仙雜記云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蘆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備涿社疑云荷葉有水銀 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故曰椒日可以來瀕

草木能奪天工

淮南子萬畢術云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甕滿以水置桐其中蓋之三四日間氣如雲作 相感志云楓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鬼天旱以泥封之即雨又注風楓賦云楓木葉厚無風自動天雨即止 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柳先知之起氣以應故名雨師 十洲記云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 類林南海有草叢生如蔓土人視其節以占歲之風每一節則

標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倘湖小築

一風名曰知風草 南方草木狀云寧浦有杜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病雖危亦無害也 本草云此葫出銀州銀縣西畔生處多有白鶴絲鶴于此回翔是此葫香直上雲間若有過往聞之者皆氣爽也又降真香燒之則羣鶴至 麻黃生于中牟雪積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聚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 蒼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狼虎豕無毒螫又日上有叢蒼下有神龜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嘗有青

雲覆之 感應類志云胡桃之券令鷄夜鳴蓋以櫻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違之于鷄栖下則夜鳴不止 史記有蒼雲圍軫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 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遺于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為之半滅故曰葭灰投地蒼雲自滅 感應志云以榆化疑是花字灰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 取迴風草插頭上令人顧見四戶之事迴風即旋風也 卜宅書云栗木為關可遠盜青楊木為床可驅蚤 談薈云天名精能起既剖之鹿蛇脚草能續已斷之指 門冬赤黍薈苳為丸令婦人不妬 橄欖為楫撥魚則浮 風生獸死後向風便活以石上莖蒲塞鼻則死 橫公魚刺之不殊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園圃四旁種决明草蛇不敢入以胡麻麵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 狐兔兼得三十餘歲 椒目可以來頑構液可以膠丹檀灰可以鎔銅地榆金鹽可以煮石皂莢碎鐵皂茨腐銅修天拒火紫背制金 竹譜云永嘉大羅山有龍牙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雷雨電人

雜書初編

卷之五

奇

倚湖小集

下山則安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尸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通志畧云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藁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故以此為治蠱之最 蕪東坡曰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凶其下節以候早禾其上中亦然六豐則實凶歲則不實罕有三節並熟者其得益智之名豈以知歲耶 詞林海錯云黃精一名土竹服其花勝實服其實勝根有黃精處必有黃雲時起 扶苓萬歲則其上小木狀似蓮花名曰威喜 栲樹一名狗骨又名栲栳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

雜書初編

卷之五

奇

倚湖小集

鳥獸蟲魚能奪天工

燕能興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 鼃能吐霧致雨

鷓鴣則大風 龔堅志劉居中見蜥蜴大者百枚在

山中長三四尺光膩如脂吐雹如彈丸俄頃風雷作

而雨雹也宗奭曰有人見蜥蜴從石罅中出飲水數

十次石下有米雹一二升行未數里雨雹大作故今

人用之祈雨 劉法師嘗在龍興府西山見許多蜥

蜴如手臂大一日無數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雹

又嵩山有大蜥蜴數百能吐雹 淮南子云朱紫浮

傳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尚湖小集

波必有大雨 李時珍云鵝鳥仰天鳴號則大雨至

人撰巢取鵝子六十里早能集飛散雨也俯鳴則

陰仰鳴則晴 鵝鵝羣繞旋飛謂之鵝井必有風雨

鵝井可對蟻封凡蟻封戶天將大雨也鵝有長水石

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又墨子云以丁卯日

或乙卯日燒三堆羽揚其灰風立至若風止又燒黑

狗皮揚灰大風立起 一云黑犬皮灰止風 一云黑犬

皮灰起風此必有一說象 本草綱目引感應志云

五酉日以白鷄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以黑犬皮毛

燒灰揚之風立止 狼糞為烽燧大風不折 江狹

入火藥逆風不回 鷲驚鬼 鳩鵲厭火 孔雀辟

惡 鴻鵠能勅水故宿水而物不害 啄木遇蠹以

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 鵲有隱巢木鷲鳥不能見

鵲鳴在上蟬反不行 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

不傾 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其中 鷲飛則賊

沉鳴鳴則蛇結 竹鷄白呼泥滑滑者是也白蟻聞

其聲則化為水或曰白鷲之雄亦能化白蟻故陶隱

居言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鷄可以辟邪 埤

傳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尚湖小集

雅云喻者蛇屬潛于神淵能興風雨淮南曰犧牛粹

毛宜于廟社予以致雨不若黑蜮又騰蛇龍類有鱗

無足能興雲霧而遊其中其行千里因風而化 鵠

壽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淨無雲則運日先

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淮南子所云暈日知晏陰

諧知雨也食蝮蛇及椽實知巨木大石間有虺蛇即

為禹步以禁之或獨或羣進退俯仰有度逡巡樹石

為之崩倒虺蛇無脫者昔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

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或曰取虺蛇時呼同力數

上聲石起蛇出江東人呼同力鳥或曰禁蛇之聲如
 以手搭腰鼓大幸蛇入口即爛矣溺者石石爛如泥
 一說矢着石即變為雌黃及生金 本草云鷓鴣鳥能
 游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淮南子曰鳥有
 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 談者云螳螂之
 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 取玳瑁甲帶左
 臂若飲食中有毒甲自搖動 伏翼之血滴眼見夜
 中物 鸚鵡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膏外物
 蒼鷹之睛注眼見碧霄外物 猴孫毛置之網四角
 則多得魚以鹿胎香懸餌下網則萬魚畢聚 象胸
 前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 丹魚之血塗
 足底可行水上 狒狒血飲之可以見鬼 鷓鴣頸
 血塗雞頭雞不能起 僵蠶末塗馬口不能嚙人亦
 不能食草豆 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鮭魚塗樹
 立致焦枯而灌以犬膽榮盛如故 牛膽塗熱釜釜
 即鳴 五月五日取蠅虎以刺血用硃砂和牛羊脂
 食之令其腹赤乃取為末少許塗處女臂即有文章
 紫根不男女交其文即滅此東方朔法漢武以驗

雜書初編 卷之五 備湖小集

宮人故曰守宮也 倭蚌之淚作畫畫隱而夜見鳥
 之墨寫券誓明而久滅唇脂和蠟為燭其烟上成
 樓臺 雷獸骨擊鼙鼓聲聞五百里 海鷗風伯使
 白袋雨師奴 數丸競搏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
 拾遺記云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尾端有角噴水為
 雲輪困五色 鷗頗知風雲若羣至岸必風漁人以
 為候 漢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
 尾文如豹文武帝作觀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名
 飛廉觀 大清外術言蓄蠱之家鷄輒飛去五行志
 欲雨則鳴蟻飛磔則天風春則天雨 暮鳩鳴即小
 雨朝鷓鳴則大風 鷓水鳥天將雨則鳴鷓鴣鳴則
 天當大雪 海螺鳴主大風螺吐光主陰雨 李時
 珍曰術家言蚯蚓可與雲又知陰晴故有土龍龍子
 之稱蓋蚓雨則先出晴則夜鳴 螢火懸網中能多
 聚魚古人製螢火丸服之能辟刃矢 東海魚獸似
 猪名魚狸皮乾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天將
 雨其毛皆起水潮退天晴如故 麒麟闔而日月蝕

雜書初編 卷之五 備湖小集

天中記鵲構巢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枝受
卯端午日午時取其巢灸病者立愈又鵲腦令人相
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于道中以與人酒中飲
之則相思 讀史事實云宋神宗慶曆八年四月十
日生于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彙

倘湖小集

土木之像能神

神鬼之附麗于土木像以降言禍福而坐享血食者
往往有之然不過附麗之耳若土木之像而自能神
則尤可異焉 搜神後記云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
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
卒行人及守廟者皆見 留青日札云嶧縣清風祠
藏倭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雨
注而烈婦神像無一鐵犯及遂乃束手就戮如有神
助者此則節婦正氣之靈也 太平廣記引神鬼傳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彙

倘湖小集

云曲阿當大塚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
人追之劫竟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猪因不覺忽在
床下追者至竟不見羣吏悉見入廟又無出處因請
日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
因云神靈已見過慶云何有牛猪之異而垂前福言
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
逐奪取劫前去 宣室志云初唐有神像云周隋間
有術士範金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扁其殿宇
甚嚴玄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

和俱侍上高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
 之年其法當厲聲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
 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動移時
 仆地上喜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
 震又命王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
 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卅六年代宗在位十九
 年盡契其占也 劉楚記曰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
 盜相迹于途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藪者以里祠之
 神類能威殛人也亟迎至而露禱焉曰必得盜見乃
 歸否則暴露耳其神固木偶大小長短畧與人等又
 衣真絳衣大冠儀狀儼赫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明
 在地門外勃窣有聲其人以為必盜至也從壁隙窺
 之見一虎至神所以為人也曳尾睚眦旁徨左右欲
 却欲前者數四乃稍迫近對踞注視久之忽風颺神
 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嘴其首始偶人刻
 桐為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遠飲虎牙至膠其兩齒
 不得吐嗑虎搖首振腦跳擲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
 蹙頓掉左心揮拉始得脫乃去夫早里人聚觀見偶

雜書初編 卷之五 主 倚湖小集

人狼藉道上無完膚方疑神向威靈何遂至此其家
 故畜豕不數日虎復來伺夜躍入垣內有虛窻伏牢
 側虎失足陷窻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眾急聚挺
 刃擊死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相率昇虎祭神食
 之更刻木為神軀益製美衣歸神于祠盜亦遠絕
 徐仲光神鏡記庚辰夏徽某鄉有不孝子王其父早
 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耐臥役母使炊俟熟
 乃起小不如意恣口詈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
 涕釜兒忽騰跳墮釜中母即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
 視已死大恨曰媼殺我子捫厨得刀逐出離家百武
 有闕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
 撚刀入忽帝旁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捉刀砍不孝子
 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
 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母具述其事遠
 近喧傳周將軍靈爽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
 謝肇淛塵餘吳人丁應泰為休寧令休寧民逐虎
 入古廟中見土偶巋然以為人攫之偶踞而折虎腰
 虎驚翼日間于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為異政所致

雜書初編 卷之五 主 倚湖小集

人聲

洪範之五行以言配火則人之聲原屬火也予考記籍所載凡水得人聲則溫熱者愈溫熱騰湧者愈騰湧豈非水得火而相激致然乎錄吳記云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而有魚龍洞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水流出破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至驚懼奔走 物理小識書莊映程記言急流有漩緩棹隨漩乃得出不與水爭爭則舟埋水矣海舟人言用蘆席稿鋪之物投漩漩

春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築

即緩可出若歸墟大漩寬數百里者不可聞聲聞聲則船不可救 江陽城大翻小翻山有溫湯下足傾爛不得言言則愈熱 郝郊入蜀記云巴縣不語灘險甚舟過戒人言言則水勢噴湧不語則平易 林水錄云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口口徑二丈五尺根岸至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河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燻鷄洪濶百餘步冷若寒泉 記義云宣城縣蓋山有舞木聞人歌湯出 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鴉蛇治葛巴

豆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為毒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南越之人祝禁輒效口舌為毒也 一統志云太白山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也 四川志云西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有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曰婆婆賣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呼三五聲其水如

春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築

壺中傾下注于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即止至今如常 宋王鞏見聞錄云夔峽將及灩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家室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消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于是出 壽州有咄泉人至其旁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湧咄之則湧漲甚又

有撫掌泉則擊掌之聲則湧沸無爲州有笑泉湧出石底人有笑聲泉即滾沸 名勝志云蜀馬湖府屏山縣有雷番山隋史萬歲南征過此書雷番山三字鎮于石壁山中有毒經過牲畜必籠其口行人亦須緘默若或吐聲雖冬月必起雷霆 又云嘉客泉一名珍珠泉此泉在平壩衛西南十里冬溫而夏清客至語笑明珠翠玉纍纍而沸風恬日霽清瑩射目客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泉寡亦如之否則已殆如醜醉因名之曰嘉客泉 壽州北三里有珍珠泉

淮南王鍊丹之所早燻不塌每聞人聲則珍珠湧集或呼爲嗽泉 又呼應泉在龍里衛俗名叫水泉脉於滲不見呼之則湧出僅足掬啜復涸雖日百呼皆應亦甚異矣 宜興張公洞中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浣滌 江西武功水獨源其顛瀆潭噴沫如芙蓉發榮聞人語則愈益溢出 龍虎山水簾洞岩有祖天師煉丹爐其濯丹池萃日月變化之氣水自岩數百尺噴洒若珠簾玉箔人嘯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

五

倚湖小集

下則水極易其處 襄陽府南漳縣雙池寺內人于池旁蹴踘則四圍水湧躍如珠 歐陽公與梅聖俞登嵩頂至武后封禪處見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勿妄語笑以瀆神龍龍怒則有雷 胡直云峨眉雷動坪相傳雷神居其下一聞人語鼓吹聲則雷大作道有禁語古鐵碑二富好禮云相傳人至此語則雨子試之語則霧雨徐來巾裳沾濕空翠滿身須臾轉晴八十四盤則又豁然開霽 犀泉在廣西富川縣東北泉藏坎中坎在平地深約丈許長不下三四尺橫

可七八尺上覆綠樹下列蒼崖始至見之坎石甚乾人呼則出不移時水滿涸亦可待冬夏呼之水至皆然其靈異如此 桂平縣白石山有泉曰漱玉始流微細鳴鐘鼓則泉湧 和曲州武陵洞夾西山中深不可測內有流泉石人石獸以火燭之不敢語語則雷雨輒至 江西通志云玉山縣柳居山其石有古井一泓神龍所潛歲旱禱之多應井後有石崖壁立遇人有語聲激之則有泉迸出如瀉 西寧衛有泉聞人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

五

倚湖小集

句容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故名又有撫掌泉
聞擊掌之聲則沸 湖廣歷城縣有溫泉在京山上
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揚湯奮發 澧州西有雙泉二
泉相近其水常湧聞人聲則怒濤異常 荆南志華
容有方臺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候雲所出處搗取無
不獲者當掘時忌有人聲不則所得粗惡

琵琶花

耳談莫廷韓過袁履善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
琶相與大笑某令君續至道其故令君倡一語曰琵
琶不是這枇杷袁續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卽云若
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
定交然而世實有所謂琵琶花者唐詩記事駱谷中
多毒木名山琵琶花明艷與杜鵑花相似李紳南梁
行云淵底紅花奪火然搖風扇毒愁行客元微之贈
薛校書云萬里橋邊薛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後人
不識蜀中原有琵琶花遂改爲枇杷云若枇杷花朴
陋無色何足况校書哉一統志廣東肇慶府果名優
雲針似琵琶無花而實豈其形似于琵琶耶此或是
枇杷之誤羣芳譜枇杷一名盧橘樹高丈餘易種肥
枝長葉微似栗大如鹽耳背有黃毛形似琵琶故名
則枇杷與琵琶亦不妨互稱也 沈懷遠海物贊海
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名亦嘉聞奇出聽曾
識鮑巴則魚固有琵琶魚也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爲
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善鳴因名焉 太平清

話云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為近代樂家所
作又漢劉然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
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是其
在器則曰批把用批手在樹則曰枇杷用木旁矣按
元微之詩云往年乘傳過青山正值山花好時節壓
枝疑艷已全開映葉青苞纔半裂緊搏紅袖欲支頰
慢解絳囊初破結金線影飄繁蕊亂珊瑚朶重織莖
折因風疑結帶片飛帶日斜看日晴熱亞水依巖半
傾側籠雲隱霧多愁絕綠珠語盡身欲投漢武眼穿
神漸滅還姿秀色人皆愛恐媚羞容我偏別此正題
山琵琶花者以况薛校書正其比矣

雜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倚湖小集

植物而兼動物

草木之類植物也蟲豸之類動物也植物無情無性
動物則有血氣知覺雨不相蒙然譚子所謂無情化
有情如朽麥化蝶朽草化螢朽瓜化魚櫻米為鯉菜
根為鯉之類不可得而究其理焉交州記古度樹不
花而寔寔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
如有蒲梨者取之為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穿
皮飛出着屋正黑又有獨脚蟻亦連樹根不能搖動
物理小識云蠅蜂生南海陽春附橄欖樹雖有手
足與木葉無異鳴則自呼取者候樹葉凋而得之志
曰土人藏于筒篋中以聲之清濁卜禍福或云遇蟲
毒必鳴焉 酉陽雜俎云百合花盆之泥其隙經宿
化為大蝴蝶 嶺南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
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 大和中田在實過蔡州北
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如鷓鴣巢在顛
拆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如皂荚子目猶未開啾
啾有聲 又大麻蠅茅根所化 秀才韋翹庄在杜
甫常冬日掘樹根見復育 蟬未蛻時 附于朽處怪之
為復育

雜書初編

卷之五

李

倚湖小集

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朽木 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瀟湘錄云長安城禁苑內有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復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火之照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明年唐高祖入長安此其先兆也 北戶錄云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樹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 爾雅翼云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化泥蝦相傳稻花所化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 本草云白茅其根乾之夜視有光故腐則變爲螢火黃東發云腐草化螢乃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倘湖曰此說非也腐草實自生光而成螢豈有子宿于其間哉腐竹節亦成大螢火又黃東發云江之有鱸殘魚越之有秦皇酒甕魚

續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倘湖小集

皆謂飲食殘魚之所變而非造化氣類之所成宣之琴高臺下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爲琴高昇仙時所乘藥滓化成故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惟上已前後有之他時則無此又神仙餘丹所及非尋常可比矣 文獻通考云唐太和九年鄭注藥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 鰓是荇苔根所化異魚圖贊云土龍之屬荇莖芹根化而爲鰓黃白異形按白鰓出交趾 劉庭筆談云萬曆十年秋寧德縣鄉民穀連稻草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隊若牛若馬若虎

續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倘湖小集

入夏悉化為赤蜘蛛。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

瓜子化為壁魚。因知列子朽瓜化魚之言為不虛。

李時珍曰古今註謂橋蠶化蝶爾雅翼謂萊蟲化蝶

丹青野史謂綵裙化蝶。螢之為物一種小而宵飛

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化為螢是也。

一種長如蛆。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

一名蠲俗名螢。蛆明堂月令腐草化為蠲是也。搜

神記云朽葦之為葦也。稻之為蟹也。淮南萬畢術

風黍成蟬。蟬言以秋冬獲黍置溝中即生蟬也。莊

子云烏足之根為蟬。楓葉魚乃海樹霜葉風飄

浪翻磨若螢化厥質為魚故名楓葉魚。

燕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倚湖小築

同異異同

驢父馬母曰驪。馬父驢母曰駃騠。燕以日出為日

日入為夕。蝙蝠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龜甲裏肉

鱉肉裏甲。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窠。鶴愛陰惡

陽。雁愛陽惡陰。兔以潦為繁。繁以旱為兔。菱葉

日舒夜斂。芡葉晝合宵炕。松木葉直而身曲。栢木

身直而葉曲。椴木松葉栢身身葉俱直。檜木栢葉松

身身葉俱曲。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鴟必單

棲。鶯必匹飛。睡蓮晝開夜縮。水底蔓草晝縮夜即

出水。太陽草曰鷄格。即黃。餌之長生。太陰草曰鈞

吻。其葉食之立死。二物相類。柳性耐水。楊性宜旱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猩猩啼而就擒。鷓鴣

笑而被格。鹿則比類。環角外向以自防。鹿則

獨棲。懸角木上以遠害。蝶美于鬚。蛾美于眉。楸

葉大而早脫。謂之楸。椶葉小而早秀。謂之椶。蕤荷

依陰葵藿向陽。鸞入夜而歌。天勝之也。乾臯斷舌

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蠅市于朝。蚊

市于夕。鷄晝明而夜昏。梟夜明而晝昏。

燕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倚湖小築

山海經諸神

山海經所載諸神殊形異狀筆之于圖令人怪駭何為荒唐至此乎然作者亦必稍有據依豈盡憑空結撰以誑惑後人也按李元陽洱海志云榆水西北岸各有水神祠神狀半首人身或虎頭鷄喙皆大石自地湧出實非人工也此則山海經之一証矣 又遊皖山記云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肅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雷公之狀晴天仰臥頂盤如人胸腹樵者遇之雷電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此亦山海經之一証矣 又按金史熙宗天眷初元有龍見于熙州野水初見一蒼龍良久沒次見金龍爪承一嬰兒兒為龍所戲無怖色三日始沒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馬前有大蟾蜍三時始沒郡人競往觀湧幢小品云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領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道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

山海經諸神

卷之五

尚湖小集

尚湖小集

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眾

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

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作三舟俱溺 魏濟西事珥

云廣西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羣聚歌舞或吹

笛戲方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潤三尺餘披髮

鳥喙背有二翼俯視羣童為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

腹羣童顧見大驚皆反走其神能變語呼曰合合勿

去仍歌舞吹笛以樂羣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人

喜拊手大笑聲振林樾已而垂舌久之始去此皆足

山海經諸神

卷之五

尚湖小集

尚湖小集

為山海經諸神之証云 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宜

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各兩指執一

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 龍城錄云開元四年景

州水中龍見一龍三頭時鹵中大水後一日風自龍

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瞑 南史梁武帝聽魏

降人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于鍾離南起浮山

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于中流費萬萬計夏日疾

疫死者相枕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

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九丈五尺夾之

以堤并樹把柳軍人列居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
了然若在其下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
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
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三吳記
云吳大帝赤烏二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
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
蒲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
四望見海上風寒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
伏于虛樹中天齊又見所乘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

燕書初編

卷之五

余

倚湖小築

黑蛟耳

日月之異

漢景帝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漢成帝
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晨
見東方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有三日相承
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占曰三
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四年三日復出 晉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
青珥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太興三年五月旦出
梁武帝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鈞見
標書初編 卷之五 余 倚湖小築
于西方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見於
東方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旦兩月並見 唐太
宗貞觀初突厥有五且並照又有三月並見 唐僖
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四日並出而闕三日
乃不見闕者離而復合也 五代周恭帝顯德七年
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
久之旋有陳橋之變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
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 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乙酉

西南方兩月重光 近異錄云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太稔又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街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嘆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日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 舟州別集云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一歲至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後漢書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注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晦朔見月之異古蓋有之矣晉義熙九年十一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謂之側匿則侯王其肅乃劉裕擅政之應 雲錄漫抄云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

初編 卷之五 尚湖小集

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悟黑人爲亮云 異苑周昭王時九月並出其色五采貫紫微王南巡狩濟江溺死

尚湖小集

占卜異兆

隋唐嘉話云今上玄宗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石林燕語云宋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錢盤旋久之側立不仆未幾被選此非占也而兆也耳日記云長慶初鄴中有五明道士者善陰陽曆數尤工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冒于財賄民衆怨

續書初編 卷之五 占 備測小集

杏時王庭湊為部將遣使于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愈因就五明先生究平生否泰道士即為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乘龍不遠兼有河山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庭湊聞言遽自掩其耳即辭魏帥而廻未逾旬軍民大變殺弘正將校擁脅庭湊而立之王師攻討二年不下俄而敬宗崩文宗嗣位詔曲赦之就如節制庭湊既立甚有治聲

岡書云建炎初林公武避地建安城南時葉儂作

亂挺身持帛書詣賊招降賊疑間謀執而且殺之賊取攻卜神曰必立玟乃免玟下倚案而立賊異釋之五代史周世宗在民間常與商販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頓跌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然卓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傳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側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 揮塵錄顯仁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

續書初編 卷之五 占 備測小集

貼于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尚湖樵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尚湖樵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丁酉科場

風送

風雨順人情

冷齋夜話二則

枯樹復起

李士實妻妃詩

樵書初編 卷六目錄

寧藩先兆

西域稱王之多

露筋廟

貞鳥

草木有節義道德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遭遇

七夕

鐵冠道人

尚湖小築

諸墓 并塔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造命

武廟逸事

禁烟

石中人物

囊雲

佛與珠異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并火雜事附

樵書初編 卷六目錄

狀元光耀

宰相取于留心農務者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尚湖小築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多有物議榜發之後諸生哭于文廟騰有歌謠

天子震怒乃以兩大主考赴西市而分房一十八人皆論絞蓋江南科場往往有紛紜之議比他省為甚得此一番洗刷為之肅清是歲直隸順天亦以科場之弊誅戮一二分房之官南北舉子皆臨軒覆試順天先覆試得與會場江南覆試遲不及與會試矣于覆試中 特賜吳公珂鳴進士入詞林焉考之嘉靖

標書初編

卷之六

倚湖小築

十六年丁酉科江公汝璧歐陽公衢主應天鄉試時王諷以一論冠場取中第一試錄進呈禮官嚴嵩劾其品騰文字不填主名為大不敬大學士言又謂發策以國家戎祀為問所對多訛訕語遂逮繫汝璧衢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麟何宏沈應陽俱命南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所在巡按訊所取舉人不許南宮會試又傳聞以易經題剛自外來而為主手內為暗舍訛訕場中題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時一生策題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國子監內及一榜

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萬曆二十

五年丁酉科朱公國祚葉公向高典試應天解元呂克孝乃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俱罰俸是則丁酉南場屢當害氣所鍾而順治丁酉則最劇云 按嘉靖丁酉安南莫登庸篡其主黎季犛而自立不修職貢因命將往征之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江公汝璧被命而南途次日擊炎暑調發有感于中謂微外君臣自相篡弒宜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耳且黎季犛之初

標書初編

卷之六

倚湖小築

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家之封而僭竊自號其負罪為不小矣登庸篡而有之固天道也又何必勞師征之為黎賊復仇哉方膺命嚴程未及論列迨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愷切又論勳臣配享止歲祿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享策進遂被逮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爲應云勳臣郭侯銜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適值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從輕謫閩船副提舉衢謫南雄通判 是歲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

試錄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及擡頭及稱陳白
涉倫迂闊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又云體存故可
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
可以鼓舞等論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郊射及黃
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
不道口指俱非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鞠問
提調官陸杰余鈺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
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 萬曆丁酉順
天場中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者四言中有關節坐副
樞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集

勅禮部勿與會試則江汝璧前此已于清議矣何以
反令與會試而致復行鞠問黜奪耶 又按嘉靖甲
辰張玉溪公湖主會試越十五日既進策日呈御覽
比晚忽痰湧暴卒于聚奎堂年六十占星者謂去冬
文昌星次有白氣貫井星并分野在蜀白主喪公蜀
人主文章故應之然則江公汝璧之處分于丁酉南
闈也文昌有彗星犯之其處分于會闈也文昌有白
氣貫之公之災何屢動文昌也 續耳談云萬曆丁
酉楚士周懋伯試留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
闈夜半懋伯起其子熟臥不知及父出子猶臥未覺
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闈見諸舉子紛紛
皆白帕包服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
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
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止是年王劉皆得雋 又
續碎事云浙江永豐縣徐生家十萬之富萬曆丁酉
入北闈全支州焦澹園二公主試徐賄七人代筆每
人止作一篇房考取為首卷全公亦已選中及澹園
闈之北云七篇澹園長短不同如出七人之手遂斥

不中永豐人服焦公眼力通神云是則觀丁酉之南場則知鬼神有手觀丁酉之北場則知主司有眼子嘗謂行文到絕高處鬼神不得而抑之閱文到至高處鬼神不得而障之君子當求諸人事已耳又考之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命行在侍講鄒緝王洪主考賜宴于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為禮部主事按洪杭州人進士任行人陞給事中以文學擢檢討修撰侍講洪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醉輒出忿語斥同列以不得為學士中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倚湖小集

懷快密疏誣學士胡廣其父子祺為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于實錄隱其罪上察知子祺寔卒官遂不直洪至是請鄉試官上命廣等擇人廣以洪對上從之已受禮幣洪復密疏于祺事上曰此小人豈可以在侍近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既出失措乃詣事尚書呂震方賓以求薦達震等屢言于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觀此則北場丁酉主考之害氣已根柢于永樂間矣王行甫又云萬曆丁酉劉太史日寧黃主政燁典闈試取解首洪承選

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為其廣文塗林皆滿窟在棄卷而解首已定楊聯芳矣劉公有小童侵晨入厨為鬼撻其頰曰汝主作甚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即封視藩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窟棄已十六日矣又是科西日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呈主試董元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之駁勒即似有人引御手腕且三四太史訝然爰置高等揭曉後因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廩生汝嘉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六

倚湖小集

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于人多所生活太史曰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夫闈中固有鬼神然未有如萬曆丁酉科之甚各省闈中或包舉子之眼或舉主考之手或擊主考童子之面森乎其如在左右也

風送

唐都督閻公伯嶼重修滕王閣因九日晏僚屬于閣欲誇其婿吳子章能文令宿構為序時王勃省父次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至與晏果請諸賓為序皆辭之至勃不辭閻不樂命吏得句即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斐然曰此天才也其婿慙而退世所傳時來風送滕王閣者是也宋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開唇膠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倘湖小築

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宿浦淑言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耳順濟之威靈為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于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八

倘湖小築

斯真所謂風送滕王閣者矣

風雨順人情

蘓文忠公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者得風來者怨言人情之難調而天亦不能使人人之無憾也然廬山鄒亭湖神以真故投身于巨蟒其為神能分風劈浪以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宿廟下夢天女戲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者是也莆田大蚶山有羅隱廟南唐封光濟王海商祈風分帆南北東漢鄭弘傳射的山南有白鶴嘗為仙人取箭弘採薪此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箭其人問弘何所欲弘知其為神人乃曰嘗患耶溪採薪為難願日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為鄭公風其地為樵風涇云由是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之風哉 楊升庵遊山記云遊大理府點蒼山聞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子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從行李中箬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秋雨者耳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或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九

備湖小集

大士授記如此由此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之雨哉 容齋四筆云乾道九年秋贛吉連雨暴漲子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于格之不下乃據寔報之已而聞吉州于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或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溢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如此則天雖欲順人情將何所據依哉 閩書元時莆田許天麟至性孝友喜佛好施父辛苦塊三年既葬廬墓三年又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之其日四方雷電而繞壇五里天明日明人皆驚嘆郡守將聞于朝曰民何善哉彼雨此晴往往有之又江山縣蔣令君築九清石梁橋始落成邦君與部民試脚行觴西山雨注獨準數百武日色朗霽萬目詫異福清縣余坑山昭靈廟前有釀酒風歲六月社民集祠下其時飲熱酒善酸敗輒旬日北風以待之號張公釀酒風相傳漢趙昇師事張道陵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舸抵浮山舍舟而陸憩于磐石陟而北留巨跡鹿踪于蒼石之上天寶元年邑人立廟曰昭靈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十

備湖小集

冷齋夜話二則

予讀朱僧惠洪冷齋夜話有二則可以贈今之善知識者特錄之其一記石崖僧云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頽水之上予念此道人靈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僧所言袞袞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曰豈不畜經

標書初編

卷之六

十一

倘湖小築

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然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時作枕子甚愛其風韻而不告我以名及子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予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予為無事人耶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為木陳禪師者一記武寧安和尚云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為同行秀已應

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餐數百開漢此真開眼尿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矣子曹猶常見之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為具德禪師者

標書初編

卷之六

十一

倘湖小築

枯樹復起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月辛卯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此則兆 世宗嘉靖皇帝山藩封入繼大統而中興之祥也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生畦孟以為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及昌邑廢乃更立宣帝自民間起焉 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王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莽之祖也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乃莽生之歲也

○**續書初編** 卷之六 十一 備湖小築

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漢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棠第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此世祖之應 晉書五行志云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月忽起復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初康帝為吳王于時雖敗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哀帝興

傳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偃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篡大業登祚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寔應焉 哀帝建平二年零陵有樹偃地開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木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置作廢厥木斷自腐妃后有額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都制縣縣枯樹斷折忽然自

○**續書初編** 卷之六 十二 備湖小築

立相屬其後張夫人專寵帝崩光祿勳張氏焉水經注云豫章城南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垂蔭數畝晉懷帝六年七月間此樟樹已久枯是月忽更榮茂乃元帝中興之應 南史侯景入臺城凡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圍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破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枯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砍殺識者以為偃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開元

天寶遺事云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 宗中枯松
 再生枝葉葱蘢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
 祚枯松再生之祥 又唐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枯
 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睿宗以相王登位而傳
 玄宗有開元之盛又亳州苦縣太上老君降生之所
 有九井曰煉丹井有三楹曰鍊丹楹于有唐受命之
 年亳州舊宅枯楹再生其年卿雲現于其上上元元
 年枯楹樹下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
 明大曆九年晉州神山縣唐興觀枯楹復生 建中
 末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
 貞元十三年丁丑禮侍呂渭令貢士試西掖瑞柳賦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
 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
 于舊坎其家驚駭惶散走議者引漢昭帝故事以
 爲李氏中興之符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
 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在刻存焉唐
 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
 之至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

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歷
 及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餘
 存者若老龍之形 宋元祐八年新繁隆道觀大楠
 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軋軋自起此則樹之自
 爲神異者 汝南府州治東有伯懋祠棠樹枝葉無
 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色理堅密如鐵相傳歷代
 帝王龍輿則發新枝明 高帝起兵之年頂上一枝
 新發焉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
 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親往視
 之 後創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 舊志濟南新泰縣
 縣治儀門內有古槐一株元時縣省入萊蕪此槐遂
 枯後縣復槐因復榮邑人目之曰靈槐 後山談叢
 云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
 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標書初編 卷之木 倘湖小集

李士實妻如詩

先長史族伯好藏字畫曾見有李士實七言律四幅
今俱忘之但記其秋意中兩聯云巧欲乞時無處乞
路難行處有人行鐵基未備時空好局面雖奇着不
成此亦兆其妻舉無成之讖矣寧王之妃姜氏屢諫
止寧王王令題樵圖乃樵人回首與婦語者題曰婦
語夫兮夫轉聽探樵須是担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
莫向蒼苔險處行觀此二詩一則曰莫向蒼苔險處
行一則曰路難行處有人行兩人設心何啻冰炭然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李士實又有四時絕句四首其一曰兩岸青山作一
橫桃花難下水漫漫花枝不動鳥聲靜携得琴來此
處彈其二曰午夢起來閒看江江花江草擁江艫逢
逢畫鼓兩三棒驚起白鷗飛去雙其三曰白雲都只
在秋山未老幾人能得閒總也無人識元亮只言都
爲怪郵還其四曰寒亦不知何處來梅花館裏雪皚
皚道人邀我觀中坐着地架爐吹冷灰其詩皆兀昇
不尋常併附記之 士實贈日者云蕭蕭雙鬢亂秋
雲一日也 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

將軍山林而想封侯終舉不臣之妾事有山然矣

士寔初與陳白沙先生憲章友善白沙嘗簡以詩曰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

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劉取劉璋病

孔明千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力挽東瀛 寧藩宸

濛父康王其賢初王無子嘗于宮中齋禱一日王午

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通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濛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于

王王命亟殺此兒 云其母為南昌人 官人環跪曰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憂無子有子而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在易常

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又聞

將殺之甚善弟幸多了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

三日也及濛年十二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覺曰

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濛于柱親鞭之數

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

舉于鄉王素愛之急馳至以身蔽濛曰殺春殺春王

不得已遂捨焉後卒符所夢云 濛被擒見陽明先

生曰妾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

望遺墓之此使還果得屍蓋周身紙繩內結故易辨
 認妃諒之女也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居囹圄中
 每飯必別具饌祝之言及輒嘆曰負此賢妃濠俘囚
 至京于路有詩曰江上西風入鬢涼有書無雁寄瀟
 湘山空落木秋容瘦海濶雲拖雨脚長綠酒且拚今
 日醉黃花不比舊時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卒子當頭
 著一將又憶故宮云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
 幾回楊柳雨中含淚舞芙蓉江上帶愁開痛思鴛子
 真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歌舞樓臺金馬地等閒留
 樓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述二公之詩者一以見忠烈公殉難之豫其詩慷慨
 一以見文成建功之卓其詩雄偉云 孫忠烈公燧
 至江西藩臬以舊撫院基隘居者多病請為改建燧
 曰有正人無邪地仍其舊而加葺之移後堂向前數
 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二十八字
 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先兆云報至家楊夫
 人哭之哀其時昧且天劃然忽斷炯炯若日見者諱
 曰天眼開矣此即宸濠將擒之先一日 大學士石
 首袁榮襄公宗臬弘治庚戌進士 興獻皇帝分封
 樓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與野人來濠性穎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悔之晚矣
 孫忠烈公殉濠之難者也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
 矣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
 葦航嶺道風行羽吻厲海天雲濶雁飛將身曾許國
 頻加髮髮為憂民忽變蒼醉飽恩光何以報寸心應
 不愧朝堂王文成公定濠之變者也其鄱陽戰捷一
 律云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旆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
 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
 合是飛龍消淡未遂酬浴海病懶先須作赤松今總

入繼大統進文淵閣大學士預知經筵敷陳愷切欽
 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為長史時中酒書寢夢一美
 姬扶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
 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至是所受賜婢內一人則
 沒入李白洲之妻孥也及後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
 婢不從遺命各放寧家

王者八十餘人魏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母丘儉討
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率眾五千餘人降遣
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為王然此
王號雖多猶中國加之尊名以勸慕義遠來之人耳
瀛涯勝覽云南泥里國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
平日可至曰帽山依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稱為王
有問其為誰曰阿孤格我蓋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
殊可駭笑諫淳里國斯則人人自為王矣蓋居海嶼
之中妄自尊大無關重輕至于入朝中國若稱王太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集

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
南為國蓋曾丞相之失問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
加封之後沒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二月
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
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 鄭邦章汝璧云隆慶間
暹羅失印其世次子具金葉表文之物入貢且請印
曰暹羅受貢十二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也時 上
受方物傳內閣臣給印閣臣欲鑄暹羅國王印與之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集

予謂國初受封未必即稱王宜 廣東撫臣取舊文
至循而予之及取觀則都統使印因如式製與之觀
周益公乃鄭邦章之所持議則是外邦之來廷者雖
各自稱王而天朝未嘗輕以王之號畀之也豈嘉隆
間諸禮臣未嘗考究及此耶

露筋廟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
 陰蚊甚嫂顧湖邊田舍挽共投宿女曰吾寧死不可
 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質弱不勝撲搔至旦
 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為立祠米南宮碑記云澤
 國之女嗜膚露筋不就有韓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
 可揭于萬世歐陽永叔詩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
 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按殿柯古續西陽雜俎云
 相傳江湖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
 白烏帖吸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深陟北道記自邵
 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先其還此處是白烏故老
 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然
 則人耶物耶男耶女耶蓋莫可的考矣始之為梁期
 鹿也繼之為驛則男也又繼之為廟則非娘娘不足
 以當之矣 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
 左右以艾烟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咬而死則
 高郵之露筋亦未為怪也 搜神記云仙人趙炳長
 安令恐其惑眾收殺之民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不

雜書初編

卷之

五

備湖

雜書初編

卷之

五

備湖小集

能入則露筋廟之無蚊容或似之也 水經注江水
 所經有李姥浦浦中徧無蚊蚋之患致虛閣雜俎云
 閩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
 州李姥浦同金壘子云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
 余亟寢處于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
 丈之間如此之異滇州寶珠寺亦無蚊 史異云南
 梁孫謙字長遜天監中為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身
 儉素牀施蓮葉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
 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
 一寸卒年九十二 魏書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
 弊人厄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朱平
 涵云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
 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
 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觀此言則露筋廟前之無蚊又另有說也 何子元
 云北京其街蚊多其街少其無蚊處雖帳幙可無
 顧士廉云淞江亦然其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
 蚊

貞鳥

鳥之貞者出于天性非若人之由教習識禮義而然也。大抵惟雁為其他則偶一二見之耳。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雁丘。因賦模魚兒詞以記其事。同行蒲溪楊正卿果樂城李仁卿治皆有和章顧敬亭先生曰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斃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標書初編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矣此等義禽而羅者猶剖其腹曾不得與雁丘同享一坏之土也惜哉。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蹤湖漁父弋一雄禽刻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斯固烈烈以殉不愧前二雁矣。朝野僉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一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為使者

所有願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

叩頭謝罪乃進之此則比于樂昌之破鏡重圓成一

則禽譜中佳話耳 玉堂佳話云頃年有人取得黃

鸞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

更來哺之人在前畧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

雌繞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時

又夫妻父子同難相死不謂金衣公子有此義烈也

朝野記畧云吳中報恩寺浮屠之頗有二鸞巢焉

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望懸輪索中奮翼自

標書初編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擲空懸弗脫雄下首大鳴若額于人眾雖憐之然莫

能升遂宛轉而絕離倚其旁不去羣鳥欲磔之輒引

其怒遂不使近殆毛骨盡化乃已時高啓居寺東嘗

見其彷彿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

慕然乃為之讚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

庭明年有雁自天鳴焉 久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

以頭殺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又王一槐教諭

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偶為烟觸而

下其家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廡數日

亦墮而死 記畧云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廷庵州公一清令家伴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陶石梁許齋公傳曰池州許齋公家世鳥戶偶張網得雁籠而置之庭羣雁過其上聲相聞也一雁忽自擲而下遶籠哀鳴如不勝情去而復來者數四齋公有女甚明慧方待母績其旁見之愀然曰此豈其匹耶請放之母亦感動開籠而放二鳥鵲頸交翼不喜若悲俄而俱墜于地死矣剖之一獨無胆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无

衡湖小集

女乃嘆曰有生之累豈不以愛哉吾已矣不復嫁矣父母知不可奪聽之身亦改業負販江湖家漸殷日具齋供僧女竟家居誦經以老此父母皆有根器人而其端寔自二鳥發之 江總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鵲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巢中疑其愛子致死剖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者提心 羣芳譜云陳州作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日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

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回翔乃去盧老無子後歸臥黃浦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非我陳州侶耶即當下鶴竟投懷中牽衣旋舞不釋盧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弔爾幸留當如孤子迪老共此殘年遂引歸為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鶴其旁後風沒鶴亦不食卒家人瘞之墓左 聞見錄云瀘南有秦吉了能人言有夔人欲以錢三十募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彀中遂不食而死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无

衡湖小集

天中記云崖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王招之神境記云榮陽郡西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形翔集一日一鶴為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 又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竭其雄驚墮為貓所食雌悲鳴不食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復獨巢其處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視之則抱雛之發耳自是春去秋來 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

林堂新陽太守鄭哀送雌鶴于堂留其雄者尚在哀
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皆淚時有野
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哀之雌也交頸頤頤撫翼
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焉 徐天
池云曩衛衙梓巢鶴父死于琴項之衆擁一雄來匹
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
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南康記歸美山有石室
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鸚鳥焉形色鮮潔自愛羽毛
其隻者或鑿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鸚對鏡不爲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集

虛矣 文苑英華云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雀飛集
上林因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擒獲六翮已摧雙
心俱然相顧泉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立
便陳公 永嘉郡記有洙溪西去青田九里中
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雙耳
精白可愛友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
鶴 元至正間諸暨吳銓家犬病踏犬于銜食哺
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白鳳人呼孝犬墓又名桃
花犬楊維禎有桃花犬詩

草木有節義道德

聞見雜錄云揚州后土廟有瓊花 宋郊構亭花旁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馮子猷天史云揚州瓊花天
下無雙隋煬帝移栽金陵而地葉枯瘁帝怒乃杖入
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誠還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
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蔣子正山房隨
筆云揚州瓊花于紹興辛巳金亮南寇掘本而去小
者剪而除之花頓憔悴未幾故株旁復出二藥老道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集

士金大寧日加培護久之暢茂娉娉不異昔時德祐
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有絕句弔云名擅無
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
瓊妃烈女中凡花皆豔冶依人而此獨耿介不回是
花之有節義者矣李北海娉羅樹碑云娉羅樹者非
中夏物娉娉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鸞高蔭
足以却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華葉自
奇榮枯各異隨所方面頗徵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
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常

爾或季春隆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豐隨晚暮儉若且
稿莖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
殊非物理所測又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狀木有娑
羅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得餘無慙于松栝成陰不
愧于桃李近差官板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
莖如得托根長樂樓頽建章布葉垂陰降月中之丹
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云凡樹皆以貞樸自立
而此獨神化應物是樹之有道德者矣揚州之瓊花
淮安之娑羅樹並立千古而予特標其異于凡花凡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倚湖小集

樹者如此 香案牘云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
蟬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
聞數里人常見之陳盞峨山游記云峨眉娑羅坪娑
羅花盛開凡數十朵為一叢遠看如牡丹淺淺紅色
及黃白五六種惟淺紅如玉樓春者最多且佳 記
畧云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正德中見潯州官圃一株
甚巨每株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
結實如栗可食所謂七葉樹也歐陽永叔咏娑羅樹
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向月中

生 朱平涵云興化縣水塔寺殿材皆紫樞美材也
賈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
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
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
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羣芳譜云武后詔遊後花百
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
是不特芳姿艷質足壓羣葩而勁骨剛心尤高出萬
卉安得以富貴一語概之又明時陸成之宅牡丹一
株百餘年矣朵朵茂盛顏色鮮明有李氏者欲得之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倚湖小集

既移其花朵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
凋殘零落無復前觀 處州名勝志云麗水縣三峯
山下曰靈峯中曰翠峯上曰岑峯皆有僧舍而岑峯
為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高丈餘每開五百餘花
花各十二瓣值閏年各開十三瓣宋政和間宣入御
苑栽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 周紫芝竹
坡詩話云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
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
谷暖鱉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據名勝志相傳為韓

文公手植名曰韓木舊株既老類更繁滋遇春則花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此郡人以此花繁稀卜科第盛衰 會稽志云雙筍石在釣臺山通澤廟側石筍雙立各數百尺其顛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開爛若霞錦國朝祖宗三后登格星穹花枯斃者各三年華鎮詩云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 廣西志勝云蒼梧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下兩省之豐凶 埤雅廣要云蜀錦城之南有海棕焉餘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築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江西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羅漢樹二株縈纏糾結屈曲相如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雌雄子謂此樹兩樹合為一配有夫妻之義焉南越有樹名獨根分為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子謂此樹分一幹為兩家有兄弟之義焉 按山川記異云朔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幹號曰義松此亦與尋常之連理木不同亦似有夫妻之義 潯陽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談者此也又楠木植之成行列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江隣幾雜志云楠樹直疎枝葉不相妨南人謂之讓木夫讓美德也楠惟能讓故施之棟梁楠惟能讓故貢之天府交相讓豈非具兄弟朋友之義者乎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栢兩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絢絢種於永懷寺殿庭左右後栢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築

寺在崑山玉峰意外國有此種羅漢樹與陰陽栢蓋
同一類與 羣談志餘云唐太液池有竹數十叢芽
筍未常相離密密如栽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語
諸王曰人之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
相疎人有懷二心生離間者觀此可以為鑑諸王皆
唯唯帝呼為義竹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遭遇

三楊相業最為隆盛雖其光明俊偉非恒儔可望而
要其遭遇人主眷注誠千古所難楊文敏榮於太宗
時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
喜曰寔切時病但汝為心腹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
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時得御史鄧真俾入奏
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即日俊改怙終不赦衆頗聞
出于文敏會祭酒缺員共推舉公欲疏之也上不允
楊文貞公士奇于仁宗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
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奏曰民間畜馬蕃衍散之軍
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壯
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
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
官今乃使養馬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朝廷何為負
此名於天下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聞明日公
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多生駒南人脆弱不
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于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所失非小上曰偶忘之卽當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論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又曰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夫文敏之犯衆怒而不顧文貞之屢抗顏而不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倘湖小築

仰真蹇蹇大臣哉而二王之委曲周護有令人清夜思而感涕矣 溶溪雜記云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擁佑之凡事皆任二楊百司奏事必命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太后賓天三楊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七夕

世傳織女牽牛渡河相會之說甚爲不經夫諸星各以其象而命名之名牛之爲宿上兩星如角然下四星如腹然遂名之曰牛古人名之以牽牛耳又安有所謂牛郎其人者乎牛則畊田者故牛下九星曰天田又九星曰九坎古者農家擊田鼓以樂畊人故牛上三星曰河鼓又四星曰天桴既有畊則有織其上又有三星曰織女皆以類相從而且近牛之斗宿下則有農丈人星焉有鷄星狗星焉而且近牛又有須女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四

倘湖小築

之宿焉可知其取象如此矣牛星在河之南織女在河之北然牛星本主關梁織女果欲渡河牽牛自能致之亦不必役及人間之鵲矣牽牛主關梁河鼓亦主關梁故古又或以河鼓卽牽牛云 凡單月而日數與之同則取之爲節而七月七日則以夕爲節何耶七者少陽數也重七則少陽已極矣老陽極則竟變少陰若少陽極則未卽變也而氣已召攝少陰矣故不曰牽牛會織女而曰織女會牽牛耳 五與午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于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

日取節于夕 風土記曰七月七夕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牛女相會之徵應若是則真有所謂渡河者矣按神仙感遇集曰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因入京催軍食廻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駟車綉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中鎮河中疾甚三軍愛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三 仙湖小集

吾此疾自知未到衰頹因話其事眾稱賀後九十餘歲如此則唐羅隱之詩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送巧亦其言未足為然矣又癸辛雜識云楊繼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畫者彩霞絢紉數刻乃沒大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如此則唐溫庭筠之詩曰微光奕奕渡天河鸞鳴鶴唳飄飄歌其言似信而有徵焉 七修類書云子友王

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躍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為二或續為一往來不定亦隱隱微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覆郁香穠飄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真鵲橋之事也 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光相傳以為是日河鼓與織女會于漢東役烏鵲為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七月七夕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脫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毳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于一日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三 仙湖小集

所不能解也 續博物志云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其扇之良久如慶霖或欲刺文繡事筆視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然則乞巧固不必以七月也下黃私記云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姬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眾皆恐女徑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日梳頭窺鏡而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

而能媿喜甚改名為綵雲有詩一卷行世然則乞巧固于八九月皆可亦不必定在七夕也又按燕翼貽謀錄云北俗週月二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已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其以七日為七夕頒行天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于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其七夕改用六日尤為異聞 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故取之為節乃古人扶陽之義然其間亦有次第焉冬至之節起于子半至一月一日陽之始也名曰樵書初編卷之六 聖 倘湖小集 元且其節取義于旦三月三日陽之次也名曰上巳其節取義于巳五月五日陽之中也一三五七九而五為正中故曰天中而名曰端午其節取義于午七月七日陽之中下也名曰七夕其節取義于夕至九而陽極矣陽極過亢故自夕而復返于高節曰重九而為之登高焉古今相趨而成俗蓋亦有所取耳周公謹乃謂上巳當作巳古人用日皆取十于如上戌上辛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不知此節定于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以元且端午七夕

合較之其為用巳時而非用巳日也明矣 外傳漢竇后小時頭禿不為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為后之瑞然則織女之賜人又不在乎人之仰乞之也 桂苑叢談云肅宗時鄭代為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其儀七夕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所何福曰願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不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跡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再娠女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為將服藥以殞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采娘曰某之告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母收藏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愈及能言嘗戲弄舊藏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御史 洪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

七夕夜令楊玉夫何織女渡河日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為玉夫所紱錢希白洞微志載蕪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矣蓋候鬼宿渡河之候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春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眾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于南夏晨見于東秋夜半見于東冬昏見于東安有所為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樵書初編

卷之六

聖

備湖小集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 秘閣閒話云蔡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蠡海集云神明降誕亦以義起玉帝生于正月初九陽數始于一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之原也東嶽生于三月廿八東屬木天三地八舍兩儀之氣也二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九天生于六月廿四六為陰數四六廿四老陰之數變少陽故應于雷神焉

鐵冠道人

世所傳鐵冠道人者皆取詭異識緯之事悉以歸之甚多不經之語予考宋景濂所作鐵冠道人本傳則亦一術數之精者非必即神仙之流有百世前知之道也傳曰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

樵書初編

卷之六

聖

備湖小集

至賜之坐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問中日此行何如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

內宮有震城中亦擾擾但于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
勤樓災業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
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
酉上舉兵代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
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因命中從行舟次孤
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依法當爲祭之祭已
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
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
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

樵書初編

卷之六

聖

倚湖小築

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
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
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
陷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
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是在丙戌解去其
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
人因號曰鐵冠子云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
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
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一博士有喘上意方杜門待罪

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曰
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
吉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
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
藏金匱中後六年得遺藁于故篋因繕錄而併記所
識之事云按鐵冠道人傳止于如此而世乃疑鬼疑
神訛以傳訛竟不知指爲何等也前漢書所撰東方
朔傳其末云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
非也又贊云朔之談諧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

樵書初編

卷之六

聖

倚湖小築

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
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讀鐵冠子傳則豈非後世好
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者哉予故亦錄其全文以
示世耳 列仙通鑑云吳涵虛字合靈于後唐潞王
清泰二年上昇有荆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
之道常騎白牛訪之 湧幢小品蜀灌縣青城山樵
陽子持一大樹下前身在焉開視果見委蛻其貌像
則樵陽子也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
布衲有鐵冠縑 陝西通志徐問真濰州人有道術

與歐陽修善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非
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
俟于道周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筭童子造回不
知所在童子亦發狂莫知所終教人引氣愈足疾東
坡試之有驗 閩志云鄭俠于安置英州時取所居
山各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謂歸田所
存一拂而已宣和元年忽夢有鐵冠道士遺之詩稿
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二章以授其孫而
卒 宋郭象賸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

續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王有書公甚駭愕
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
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其曰汝來日
詣縣由其地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與李縣
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特達
公發書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遣其
人作詩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
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荒虛後公果貴顯卒陷圍
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歷觀諸書則鐵冠

道人之名由來各有其人不特張景華之一人也
宋史雷簡夫乃雷德驤之孫雷有終之子隱居不仕
杜衍薦召累遷職方員外郎簡夫起隱者出入乘牛
冠鐵冠而每以口舌捍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
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御製周顛仙傳有云
西征時携周顛以行至皖城無風舟人難行遣人間
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于
是諸軍上絳以舟薄岸派流而上不一二里微風漸
起行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觀張鐵

續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築

冠傳則此達小孤之風又皆由鐵冠之以術致之者
也而顛仙已先識其有風矣然則高帝征漢之役周
顛仙言其必勝之兆張鐵冠刻其所勝之期而劉文
成又有難星過可更舟之語朱楓林有晉卦五爻變
占明日逢凶化吉之兆王者之兵不尚機祥而時亦
在所不棄也 朱升號楓林精于易數康郎山之戰
兩軍相持旬有五日升著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
日我主逢凶化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鞋山
日久糧盡計窘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

未上坐胡床指揮升遠棹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
胡床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軍一箭射死通記
云我師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帝亦
驚起回側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帝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破矣
此兩事似一事而互傳者也朱楓林作帝避胡床而
賊矢已着胡床劉誠意揮帝易舟而賊砲已碎舊舟
何相似之甚哉若楓林先一月有先凶後吉之占則
又似歸于朱者為多矣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手

樵湖小集

諸墓 并塔

禽獸昆蟲皆各有墓此必有異而可以令人追思之
者彙集其事焉 文海披沙云華陰有鳳居山一名
龍骨山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青泉
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
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為塔覆之
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
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骨脛骨長二尺
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鳳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手

樵湖小集

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一異也 華陽真逸焦山卷
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
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速也乃裹
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左事
象銘不朽 華陽真逸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
白鸚鵡養之宮中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
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一日飛
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夢為鸞鳥所搏將盡此
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紀誦精熟日夜不息若懼

廟而有所禳者貴妃置雪衣娘子於殿上與之同
出適命從官校獵殿上鸚鵡方戲于殿上警有鳥搏
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命葬于苑中為之家呼
之為鸚鵡冢 堯山堂外紀云韋臯鎮蜀嘗馴鸚鵡
念佛鸚鵡整以沙門故事茶毘之得舍利為塔臯自
為記畧曰元精以五行授萬類或炳耀離火或稟奇
蒼精皆應人文以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平能言
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斃者因嘆息久之 金
泰和間元裕之塞二貞雁于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事

尚湖小集

雁丘詳見貞鳥則中 朝野記畧云萬曆間松江馮
時可往黔中得一鸚鵡性甚慧每稱時可公相時可
不携室從一姬諸婢媼之令呼夫人鸚鵡如所呼姬
甚喜畜之雁籠親飼焉偶時可入內聞其呼曰此如
君也嘗夫人哉鸚鵡即呼如君婢百引之卒不稱夫
人姬乃恚從時可益陽道中置之庭遭大雪寒餓而
死時可嘆曰直如絃死道邊鳥亦然哉葬之益陽官
谷華亭范機令有鸚鵡冢志 娜環記云修武人姓
魏善彈以鐵為丸先彈樹木起丸中鳥人以爲神一

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托生為汝
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彈魏覺心動欲止之翌
日游園中見諸鳥翻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
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入也顧托生為鳥乎理所
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
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丸纒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
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 燕天志云宋
天台黃巖正善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
佛一旦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事

尚湖小集

智律師為之頌曰立二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
奇 名勝志云永樂年間閩人葉宜知衛輝府適有
蝗災宜禱諸城隍忽羣鳥飛食蝗盡鳥死宜令盡收
死鳥葬之穿大穴封葬之為文以祭號曰鳥塚 高
僧傳云杭州徑山僧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鷄不食生
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
今鷄塚在山之麓 彙堅志云紹興初河南地陷于
劉豫陳州守馮長寧會稽人也不肯下豫遣山劇賊
王爪角併力進攻踰年糧盡而降爪角建三幟于通

達下令欲從軍者立赤幟下民畏死盡趨之老人王
魏兩翁念年老從軍必死因立黑幟下于是得歸王
翁入陳城取瘞物聲跡殊絕十年後魏營產竟成大
家素畜二鷄一日邑尉過其家烹其雌者奉之及尉
還又欲殺其雄雄忽語曰我王翁也向者利君之財
貨別貯蓄以待後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宿野店
燈下開囊計數主人窺見明日留醉以酒而殺焉孤
鬼欲來相從到君家殊不相顧更成大悶適隣人買
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鷄乳共投胎為鷄前所殺者買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倘湖小集

家娘子也茲復害我乎尉歸白其事于郡守守命魏
翁與鷄俱至民觀者如堵鷄誦言如初已而曰我禽
畜輒泄陰事當死引頸插翅下儼縮而斃守嗟異
使葬于老子廟後題曰人鷄之墓 寰宇記云天寶
末德清沈朝家有鷄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
復食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
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為孝鷄塚
懸榻篇云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
年先生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

之禍曰義鹿塚 名山記云山東陽信縣銀上塚相
傳薛仁貴東征時憇此野火將燃及有一狼以身取
水展草火至而熄既覺則狼已死因葬之 朝野僉
載云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于來宮中養損一宮
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于
人供勒碑號為虎塔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獵
在吳日有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
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
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語犬曰汝能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倘湖小集

賞書馳還取消息不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
以竹筒繫之犬頸犬疾走驛路向吳入草噉肉取飽
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彈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
上船近岸即騰上逕至機家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
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
竹筒中復繫犬頸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
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墓于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
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塚 搜神記云孫吳時襄陽
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

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焚草犬以口啣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週廻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古今詩話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前坐榻之側每坐朝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呼號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

熊書初編 卷之六 備湖小集

論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衲置鹵簿中見者墮涕後犬斃詔以幣蓋葬于熙陵之側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云白麟赤鳳且勿喜願君出世懲浮俗 灑水燕談云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南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嘆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

氏閭門賴以不餒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漢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為白馬墓章溢為胡公咏桃花馬詩硃砂染鱗色重臺勾引春風上背來嶺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 五代史吳越杜建徽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錢鏐弟鏐救姑蘓與敵遇通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

熊書初編 卷之六 備湖小集

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 傳信記云開元中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驃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均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驃無疾而殞嘆異之諡曰白驃將軍命有司具櫬槨置石為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今存焉 彙堅志云思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跪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大小不等張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

切皆有圓珠如石薄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
張卽日罷業哀從來所棄牛骨并舍利作一塔葬之
王行甫云大內萬歲山陰有虬龍塚蓋嘉靖初禁
中貓日霜眉美毛而虬後青色惟雙眉瑩然潔白耳
善伺 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
極忠勤每侍 上寢株櫛不移 上益憐愛之後死
勅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塚

帝京景物畧黃南充輝于慈慧寺中誦金剛經次一

蜘蛛緣案上正中立向佛而伏驅之盤踞復來就前

佛書初編 卷之六 手九 倘湖小集

位伏南充曰此聽經來者為誦經終卷又為說情想

四緣竟蜘蛛寂然矣舉之而輕視之遺蛇耳以沙門

法龍之塔之碑之名曰蜘蛛塔 庚巳篇云吳俗喜

圖蟋蟀多以沙賄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輒

敗至醫家具以償焉歲歲 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

壇神乃以誠禱其困苦夜夢神曰勿憂吾遣黑虎助

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

上獲一蟋蟀淺黑色而甚大用以鬪無勿勝者旬日

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

棺葬之 方輿勝覽云蜀王蠶叢氏祠今呼為青衣
神在聖壽寺昔蠶叢氏教人養蠶作金蠶數十家給
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為蠶墓南史齊永明間
始與王蕭鑑為益州刺史于州園得古塚有金為蠶
數斗鑑一無所取復為起塚立祠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倘湖小集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看命皆以生日為主乃前代有用生年為主以斷生尅制化而不用生日者在宋末猶然不知何時斷定以生日也按周輝清波雜誌云丙午巳亥壬戌乙巳輝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至竟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耳岳珂程史云蜀有楊長者善議命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珞諸書嘉泰辛酉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備湖小集

天下武甲其所至長屏人憮然曰是不能令終矣壬申辛亥巳巳丙寅年于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金之剛者莫加焉日劍鋒從可知巳是金不復畏他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爲火而履于木木寔生火火且自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巳戌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而時丙寅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能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謂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寔不然

蓋火炎極而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爐構萬物一橐籥孰可嚮邇是年固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不可一陽將萌其時乎後皆如言以此二命之議皆從生年干支不從生日干支也然生年干支則所包者廣不若生日干支之爲切矣 唐呂才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共命若胎而天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備湖小集

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乙亥納音火生當病卿法曰爲人厄弱性陋而詩言莊公頤而長美月巧趨贈惟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四十八年始皇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干法無官假得祿奴婢亦少又破祿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曰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不過五十二不驗後魏高祖孝

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驛馬三刑
身尅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
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
父事二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議父
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于法無
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
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
財若祿其孫初皆篡逆五不驗觀以上所論五人
命皆止以年為主而以月令配之遂斷禍福竟置時

標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倚湖小集

日之支于于不道于今大異 陸儼山纂錄云術家
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日主
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
皆生于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干最
為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
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 文太清雲夢業
溪談云予嘗詰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
刻異乎日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
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

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數
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
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無于五十一萬八千四
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各州主客戶有至千
四五百萬或千七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
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
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
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始
以一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

標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倚湖小集

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
物之衆謂一日止于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絨
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錢簡栖繪園諸暨
一老人行憩一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風擊其巖一
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芽老人倦怠枕石而臥覺
則萌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
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友人共往視之隨視
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樹語云豫章生七
日而成林固非妄也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

從一術士布筭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措作無情物耳二工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有蘭若重建居民伐其材焚之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也一典中善談星命其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上鹿乳一子且曹偶戲之日君善看命何不為小鹿一布算之其時守猶未出典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一八字數曰顯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八字三犯水厄一死矣眾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井中而死 鐵園山叢談先魯公生慶曆丁亥月常

壬寅日當干尸時當辛亥幼時術者不多取之言位極人臣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人爭談格局之高徒足一笑大觀歲復丁亥煮春願天門內有鄒氏貨紛于市家頗贍給號鄭粉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合魯公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為之傾登長則恣其所欲為聞鷄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携妓從浮浪人躍犬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不可救而遂死焉

雜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倚湖小集

造命

凡造星壘墳擇良月日時而用之定一八字謂之造命然在人亦真有造命者焉凡宦官初闈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由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娘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松漢記聞云金人不知生日初與發亥中華遂分占良時粘罕以止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豈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十一月日謂之周正靡不佔可發一笑予按綱目于五代唐明

宗三年秋九月契丹主行再生禮分註云契丹之俗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祀其先示不忘本也然則遼時已知有生日金代遼後反不知生日何哉况年月日時推命其法本出于韋斯國又名曆斯故推命書有韋斯經或金人以弓馬牧獵為生不記其生之月日者多耳 按金史右丞相完顏亮生百金主豈遣近侍局直長大與國以司馬光畫像于宮殿鹿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與以面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雜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倚湖小集

及亮篡位後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嫡母徒單氏居東
宮號永壽宮生母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徒單后生
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
氏跪者久之令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
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
日耶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汾陽節度使牛信昌生
日受饋獻法當奪官因著令禁羣臣相饋獻然則金
人不知有生日其語未確也 湧幢小品云馮道自
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天福中為上相晉帝問之欲致

林書初編 卷之六 李七 倘湖小集

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
豹者善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
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用不着亦省許多事
老學庵筆記云淳熙己酉春金邊帥移文境上曰
皇帝生日本自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備已權
作九月一日夫生日而可改則前所謂各認一日以
為生日者亦一證也

武廟逸事

珂雪齋外集 武廟幸楊遂庵一清第時遂庵侍酒
徘徊內皆大噲俱巡撫陪筵御史監厨 武廟戲呼
遂庵楊麻子云蓋遂庵少時中痘已死置之棺中忽
然作吟詩聲復活當 武廟幸時遂庵病凡上湯飯
俱一僕余鵬扶送 武廟問曰汝何名曰余鵬 武
廟曰改作萬里可也鵬後自刻印章曰御賜萬里之
章蓋此人亦遂庵門下客不敢言客故言僕耳每上
湯飯俱具五十金為儀 武廟曰暫收下不下數千

林書初編 卷之六 李七 倘湖小集

全日盡與楊先生作茶果資駐駕一揮使宅辰則步
至遂庵宅上或園中釣魚作詩亦令遂庵作遂庵曰
詩思遲鈍請題入密堂構思 武廟笑曰我考秀才
正要面試詩成後收一字南園釣魚得一大蝦蟆龍
顏大笑
按遂庵公與司徒鄒莊簡公交最密兩家夫人時
或相見莊簡念遂庵無子密令夫人勸之置妾媵
楊夫人笑而不言屢勸之夫人始言曰鄒夫人不
知我猶童真身也大楊公文武異材豈從上界來

久不染慾泥故現不男相耶

田濡尤谿人正德中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

值 武廟南巡江彬傲諸衛以遺金二書進衛無以

應擬醮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

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彬怒將逮

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

耶衆大懼笑助之聲徹御幄 武皇訊得其故亦笑

曰江平鹵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二碗諸內侍以水灌

之江淋漓免冠携之走出自此喪氣 王藻寧夏人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李九 衛湖小集

吏員為保定府知事 武皇南巡過之巡撫伍符設

譙符素洪于飲 上召問與符鬪賭大碗偶不勝甚

慍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前 上大笑葉直前奏

曰符老不勝罰臣葉請代 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

勝幾許對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

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探他這蠻子會

與我酒喫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子幾殆欲

薦之曰是薦酒觀聽不雅卒辭之 武廟南巡姚鎮

為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中宮不喜御駕黑

龍舟被觸 上驚問為誰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

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在驛中寔不知次日有以告

者始拜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定州有大塔曰料

敵塔宋陰築以望莽丹石正德己卯 武廟南巡駐

蹕于此揮酒宸翰壁間故作飛動之勢 名賢錄云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以監察御史出守荆漳徙楊

武廟南巡凡乘輿供御及宦侍宮妾親軍賂遺莫可

賞算瑤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

患止于身惟姑設一卜及番送遺以迎權倖江彬輩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李九 衛湖小集

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魚戲言直五

百金謀所以壽者彬請以昇瑤促直甚急瑤即脫妻

女簪珥及縵絹服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 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睨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亦不復取直郡

有瓊花觀 旨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

于某年為瑞應至徽欽北轅此花已絕今止存其名

耳 上默然知瑤之借瓊花以諷也中貴欲選宮女

數百人備行在撫臣欲刷之民瑤曰民女不可刷無

已知府臣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事
遂寢又傳旨要備胡椒蘇木瑣幅白木等物計二千
餘斤且刻期無按惶懼命瑤速辨瑤曰任上作貢國
之經也非揚州所產而責貢雖殺人無以應命瑤遂
空手隨內侍謁見行宮俯伏廷下內侍復命曰萬歲
所需諸物知府蔣瑤不肯 上方坐默然久之乃曰
覘白布非楊產耶止取四百疋罷 又山陰汪應珍
以下丑進士改庶嘗諫南巡廷杖尋謫知泗州一日
郵報車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為具應軫曰吾與士
民素相信駕至費且夕可貸今未有期而借派四出
吏胥易為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彌月有凍
死者應軫令縛炬榆柳間以一夫統十炬及駕夜歷
境炬伍整飭及過他所時中使恣索應軫令壯士百
人列舟次呼振遠近中使錯愕應軫麾牽舟進行頃
刻百里倏出泗境 上至南京權倖矯旨令泗州進
美人善歌吹者數十餘人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
多逃亡臣向募桑婦二十餘人倘蒙納宮中俾授蠶
事是于王化有裨傳諭且停止又率貧困者老十餘

橫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錄

俯伏行殿乞陳民間利弊疾苦中使恐 上知之也
遠撫應軫背日你且去你且去美人也不要你的蠶
婦也不用你的 武宗在南京諸司朝參時景暘為
國子司業賜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
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內兵部尚書喬宇朗然應
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宇一時權
宜而能全朝廷儒臣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然亦見聖度之汪洋也 正德十二年八月 上
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傳言欲過居
庸關往宜大等處遊玩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
沙河疏諫不納巡視后庸關御史張欽上疏苦諫不
報再上疏又不報乃三上疏危言死諫有云傳言聖
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寔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會
分守居庸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
赴昌平迎駕欽厲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敢擅離
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門傳旨宣內外分
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御史印
至門固守之收其扁鑰手自持誓曰此是我皇家後

橫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倘湖小錄

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岳不得入回報 上即起
 鑿獵昌平一則還韓邦靖西巡歌云去年天子建行宮
 今歲榆林駐六龍聞道北開張御史曾回鑿駕在居
 庸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戊子 上駐蹕太原先是
 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至
 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午至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日風雪以行有司進
 輦却之 十四年九月丁亥 上親征寧濠壬辰至
 保定府與都御史伍符張宴府後堂賦酒以為
 樂 樂成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晏
 晏具草器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其甚然竟不怒及晏
 都御史王珣獻觴步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因怵珣
 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晏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
 名恐 上誤以為珣也江彬于從旁厲聲叱之龔以
 得罪兩人 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
 得罪者鑑出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
 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 上曰此必汝有
 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癸丑 上

樵書補編

卷之六

事

倚湖小集

自臨清北還 上之南征與劉氏有約 此即婦女因
上幸而人呼
 劉娘 劉贈以一簪且以為信過濫溝橋馳馬失之大
 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遂
 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十二月
 戊寅大閱諸妓女子儀真之新闢因視大江命江彬
 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守備馬昊所製
 妓以半送舟中 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朔 上
 留宣府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
 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妓女共載妓女各執圓毬車既
 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重 上視之大笑十五年正
 月丁酉 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又 上
 在揚州聞左右云春尚差十日也 上曰春何常迎
 之即至耳果迎之次日河冰漸羣臣駭觀則是 上
 凡三次于外地迎春也十四年十月乙巳至淮安清
 江浦寺太監張揚第集漁人捕魚為樂已未至寶應
 縣漁汜光湖十五年閏八月壬寅至儀真漁于江口
 次日如瓜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登金山遂
 如鎮江幸揚一清第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

樵書補編

卷之六

事

倚湖小集

湖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楊第踰三日 上自
汎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
遂不豫他書又記 上在應天時幸詞人徐霖第漁
于其池亦溺焉徐遂名其池爲浴龍池則 上之好
漁也甚矣十二月巳丑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
六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鹵伯朱彬奏奉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掌後軍都督事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
畧擒獲逆濠奸黨乞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賚是日
賜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大
橋書初編 卷之六 上 倚湖小築

耀軍容係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

還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武宗御駕南征宸濠

王廷相咏二絕云詔下團營大總兵 我皇新作冠

軍行九河壓地樓船去十月橫霜劍戟明 鄱陽雲

霧總從龍天與功高五岳峯早獻俘囚開九廟便休

戈戟慰三農 孫一元咏二絕云安化跳梁卽日平

中原羣盜放縱橫洪都造亂誰堪使 除是君王自領

兵 彭益風烈一箭收九江安慶是安流說與藩土

徐送欵親臣無數要封侯 至應天薛蕙咏一絕云
燕姬玉袖抱笙篳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
水愛殺江南雲母舟 王行甫云庶城劉大京兆守
相始主政南戶部 武廟南巡至都戎服見羣臣因
命文官皆戎服授手獨守相不戎服不授手殿上問
此何官不戎服授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授手問汝
何官對曰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日壯
哉竟亦不以爲罪

標書初編

卷之六

上

倚湖小築

禁煙

癸辛後集云綿上火禁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鷄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焚木炭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禁日中或埋食器于牛羊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買庄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日風雹大作有如東廂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或云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後趙五行志云石勒時暴風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滲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勸問徐克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故有此災 水經注云澤發水經董卓壘南其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泉初出大如車輪皆青碧色婦人炫服靚粧過此必與雲雨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故老傳此泉中有神似龍畫伏夜遊神出水隨神而湧 真定府志云妒女

雜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備湖小集

祠在真定府井陘西南故昔介子推焚死于綿山後人于此日不敢舉火因號寒食其妹于冬至日以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兒則禁火以示誡妹則焚柴以見志故謂之妒神唐大曆中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謹撰祠頌其銘有曰兒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為佳節在乎芳春又曰祭具珍羞服先錦綺又曰妒神之水澄為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興雲致雨俾造化力則所為婦女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興雷雨者迨非此泉之謂也 拾遺記云昔人為介子推起思始云貴州鎮遠縣每清明三日居人皆閉門禁烟行遠縣令目觀其事

雜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備湖小集

石中人物

感通經唐永徽中雍州藍田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
谷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于寺北欄更修禪
院大石橫礙甚為妨害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
致便以鐵椎打之破其石中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
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跌全具高五尺存于寺中一
夔堅續志分寧陳甫山莊有搥藁石陳夜步月忽聞
鷄鳴于石上即而視之不見移石于數步外至次宿
鳴如故復携石以歸置之月下鷄必鳴其子剖視中

奉書初編

卷之六

圭

倘湖小集

有雌雄二鷄文采可觀 宋宮有靈鵲石石中有鵲
每天將明聞其噪聲宋南渡時得之晉州 陸深金
臺紀聞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
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
辟蠹魚 宛委餘編張幼于嘗示予一石中有嵌空
魚形以為奇寶余謂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玄石山高
八十餘丈廣十里石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
形長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則彼
地遍山皆此石矣 雲林石譜潭州湘鄉山之顯有

石臥生土中入地數尺見青石即搗去謂之蓋石自

青石下色微青或灰白青重重搗取兩邊石面有魚
形類鯢鯢鱗鬣悉如墨描穴二三尺復見青石謂之
載石石下即著沙土然選擇數尾如相隨游泳或石
紋斑剝處全然藻荇凡百十片中無一二可觀大石
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如龍形作
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具尤為奇異其石剖取燒之有
魚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洞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
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 東谷硯譜李後主得青

集書初編

卷之六

圭

倘湖小集

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
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
丸去後主搜其手振臂就取請以寶玩為謝陶不許
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
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
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雲林
石譜云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絕有大者紋采可喜聞
于壁石中得真玉璞外騰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溫
潤可試金項年余獲一圓青石大如柿作鎮紙經宿

連簡册輒溫潤後以器貯移時有本沙潤一日墜地破而為三四段中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踴頃刻即

死 唐杜綰剖石鎮子于內得小魚 王文祿文昌

旅語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鴛

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

白孔六帖唐中常侍崔玄亮在洛中常步沙岸得

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若然而破

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五色線丹陽人王文秉採碑

于積石下得自然圓石試加龍珠乃重疊相至盡如

樓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倚湖小集

掌破之有蟲出于中似蟻蟪狀蠕蠕能動人不能識

因棄之後有人日人欲得富貴莫若得石中金蠶畜

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乃石中蟻蟪也 修真錄云

水仙子為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

類玉後以贈青霞君以為經鎮一日誦陰符忽大風

雨其石裂破有蟲走出狀若綠蠟就視池飲水乘風

兩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拾園云楚宗室

藏一黃石子如掌大就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

軀在焉髮髮纓絡相好或說中似嵌空搖動如活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

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

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為見風也漸漸化成石兔

平昌黃家營于文里山下遇一石礎高尺二三寸工

不忍鋸欲截其柱湊之主人曰寧斲石而薄無斲木

而短工鋸開則中一石蟹走出不知所之 龍門山

記唐郭元振少游學于龍門山獅子峯前有石峴然

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

得寶劍于石罅後仕睿宗出將入相 闕書宋紹興

樓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倚湖小集

二十四年連江縣鋤夫得一圓石剖之中有小華峯

三字 方洲雜錄予常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

緋袍玉帶人端拱而坐予先君墓祖考時啓祖妣攢

合墓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為二其中樹石茂密一冠

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偃縣談餘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斫石內坎有白龜在獻而放之

于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 天寶中李應

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為平陸

縣見天寶傳信錄 夏侯孜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

斂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于白
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
一大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板視之乃王逸少書頭
眩方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知後何中有此碑可
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石
中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
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
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異苑云永康王曠
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
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視二黃鳥闕于石上
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急索既得撞破內空
段有二鳥處 滇補云南寧石燕每風雨日空飛又
有鳴聲形酷類燕雄圓而大雌長而小巨石之下亂
石之中或斷而得如孕卵然毛羽細者佳以斧碎之
堅而微有白粉者此類甚多惟擊碎時軀殼自脫中
藏有肉或紅或白或光瑩如明礬如水晶色醫家自
有煨煉之法 一統志遼東有罈臺在故東京城東
北隅金大定中修城役工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破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倘湖小集

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搖撼作動盪聲破之有二天
鵝尾粉相勾不解見風即死 又滇南寶井中得一
石中官以三百金易之中有玉蒼蠅二頭 武宗會
昌元年大食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微如玉其中有
樹影其形若枯松偃蓋颯颯涼風生于其間至盛夏
上令置于殿內稍稍秋氣颯颯即令徹去 纂要云
建德縣有金鷄石羅隱題曰金鷄不向五更啼石遂
破裂有鷄飛鳴而去 採蘭雜志云張牧過黠蒼山
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觀之則有綠樹陰陰
下有一女子坐繩 觀白兔搗藥兔不存杵樹葉若
風動女子亦時時以 拂髮髻或微笑意其為嫦娥
也一日石容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
知所之 北窓炙爨云有人曾畜一石胡人以十萬
購之其入與之而語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
視之有一馬現石中狀如飛動問其所用曰此龍駒
石也以水浸之馬輒生龍駒無價者也 抱朴子吳
王伐石以治宮室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
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問居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倘湖小集

有赤雀銜書以致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刻于紫庭者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一統志金鷄巖在嚴州壽昌縣西六十里昔有異人過此問石中有鷄聲剖石得一物如鷄有金色石竅今存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六

雜家類

囊雲

那環記云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繡繭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 秦辛雜書云宋徽宗長嶽初成令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絕巖危巒之間既而雲入遂括囊收口名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滂然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六

雜家類

雜家類

竊珠

墨莊漫錄云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
 去往來殿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
 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僧詰問具
 以竊珠對即引盜納珠令後哀引咎乃識塗而去西
 域記云鋤蘭山國有小精舍內金佛像此國先王等
 身而鑄肉髻則貴寶佛焉有盜鑿孔入舍遂欲取寶
 像漸高遠其盜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上自身命
 下至國城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各寶像乃俯首
 而授寶焉是盜尋持貨賣見者咸識佛像頂髻之寶
 擒以白王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命使觀像
 猶俯首三時聖靈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佛髻重
 五頭焉後因盜者以至于今夫禪居寺之佛像使盜
 知覺而或謂其悔改也小精舍之佛像一味慈悲毋
 乃濫于誣盜乎 星槎勝覽云翠嶼山在龍涎嶼之
 西北 聞釋迦佛昔經此山偶浴于水被竊其袈裟
 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
 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則又何待盜之嚴

佛書初編

卷之六

全

佛書初編

也 各山古蹟記云眉州中巖山半石笋乃三石突
 起其形類筍旁有諸詎那尊者古道場宋元徽初有
 異僧入牛頭寺主僧厚禮之別去贈以一鎗曰後欲
 見我當至中巖山見石筍扣之可以見我明年寺以
 試頭佛失珠主僧馳至石筍峰下扣以鎗峯裂為三
 乃見異僧曰盜取珠失江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喜持
 珠而還

佛書初編

卷之六

全

佛書初編

火不焚木而焚石 焚金 并火雜事附

事林廣記云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溪穴四季出火昇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如炭 夢溪筆談云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赫然出簷以為堂室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窓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皆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室內銘為汁

權書補編 卷之六 大 備湖小錄

而室亦儼然 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貢猛火油酒物得水則出火 雞肋篇云予守南雍州紹興丙辰八月廿四日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悉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存中所言及引王冰註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得火而滅皆合符矣 拾遺記東海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湧滴而火不滅為陰火 名勝志云火山軍今河曲縣縣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投之烟焰上發可熟物 守溪筆記云正德七年二

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鳴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又何也 膠州有木如蒲草束以為燦不畏風雨燒之成炭而不成火謂之萬年火把天工開物記四川有火井事甚奇其井居然冷水絕無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釜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意烘烘水即滾沸啓竹而視絕無半點焦炎意未見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物異志云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安鼎其上炊足以熟冷

權書補編 卷之六 大 備湖小錄

則復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燃石也此亦似用火之神者矣 潼川州蓬溪縣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隆隆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乾者至焚衣襪又有一火井在臨邛縣西博物志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絕又蜀都賦註先以家火投之須臾光焰上騰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華陽國志云火井井有火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頂許

如雷火烟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煮之無幾也九國志云楊渭武義二年冬十月潯東塘之楊林江水出久可以燃物 隋唐嘉話云江寧縣有晉長明火 或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幸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張勃吳錄云丹陽江乘縣有湯山湯出其下大小凡六處湯瀾繞其東西冬夏嘗熱食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灌之輒更鮮茂王行甫云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山今儀部李文虎遊遊其地抵嶺見山裂有數寸青草蒙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烟焰飛出因以暖酒炙肉烟焰烈燠矣而草又蒙茸不燃異矣或曰地動而坼火自坼中出氣之搖撼輒摩者為之耳此又何常有搖撼輒摩哉 劉同人景物畧云陰得質而陽得氣為泉為湯陽得質而陰得氣為烟為泉然而水性非熱小性非涼湯泉以貯器還涼蕭丘之涼烟以燃物還熱 宋紹興三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室篋中時有火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燃去衣帛與

雜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倘湖小集

篋皆木之類也衣帛然而篋不燃此何理與 談苑云韶州岑水場地中沙土運置穴外為風所吹即火起奕奕然 尚嵐州焚臺因地中出火故名上復有火井 寰宇記云火山在梧州府南隔江山水溪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 漢成帝河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石中改元為陽朔 元帝延禧九年二月京師有火光轉行行相驚噪 淳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燃可以爨 穆帝升平元年梁州地東池有火姑臧澤水中有火 石虎時石燃于泰山 日而滅 符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貞觀十三年二月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 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火生于水生于石中其常也蜀中有火井則不緣水而生矣老學庵筆記云吳中卑薄斷地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火山軍人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所及烈焰隨手湧出故以火山名軍然亦不妨種植西域圖記云尼波羅國四千里在雪山中都城東南有小池人投火于中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

雜書初編

卷之六

李 倘湖小集

變為火西洱海 志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則地
 中亦生火水中 亦生火又非陰火潛燃之謂也 西
 溪叢話台州杜 濱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
 與僧對坐忽聞 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
 大如車輪先燎 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見
 久之復為一線 飛去出屋即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
 且舉衣視之背 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梳
 脊下燒一圓瘡 楚甚皆以為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
 藥塗之月餘遂 無事此火不焚石焚金而直入人身
 雜書初編 卷之六 九十一 備湖小集

中又何解也 淵明別傳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
 二食具遇發火 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克腹 三
 藏傳突厥 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南方
 近黑崑崙其國 人能食火炭則又不啻敬而事矣
 東坡遊金山寺 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
 江心似有炬火 明飛焰照山樓鳥驚悵然歸臥心
 莫識非鬼非神 竟何物注云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
 野火生散布如 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萬曆庚
 申邸報正月初 九日初更時泰山岱廟配天門東青

龍神一尊身高 二丈有餘口內出火本州官馳赴驗
 看果神口噴火 炬光相雜即令廟戶樂進等日率各
 廟道士并地方 人將神扯到運水救滅不至延燒巡
 撫王在言奏聞 言神口噴火自為燃像雖則未焚殿
 宇實乃異常怪 事兼之泰安州又于正月十九日午
 時平地黃風從 西北方陡起昏暗蔽日至夜半丑時
 方止肥城縣 申稱正月十九日午時黃風從西北
 起沙土蔽日 惟風異常因查是日省城黃氣昏濛雨
 土平鋪堆積 遍地等因此正當遼左失律羣情震駭
 雜書初編 卷之六 九十二 備湖小集

之時而又怪 異如此夫火出自聖神之口中則又莫
 解其何由矣 岱史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
 令使者致神像 于祠未至數里野火熾起燒像 晉
 成帝咸通八年 即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燃于泰山
 水經注嶗嶸山 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澗
 打不已澗盡火 出山石皆燃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
 大風自流沙出 掩之乃滅石如初有人言動火發疾
 經年不敢輕 近 郡國志邢州尚書房東井地周百
 餘步其所鳴 響人馬行上轟作雷聲掘之即火出

狀元光耀

儒林公議云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武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轂前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門傳呼甚寵觀者擁道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鞬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歡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蹀好辯人也常曰狀元登

樞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第雖將兵十萬恢復幽薊逐強兵于窮漢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却掃篇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投拱聖營為卒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于道旁或嘆曰彼為狀元而吾輩始為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固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焉觀此則狀元不得以傲狄公也又澠水燕談云狄武襄公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畧頗立戰

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備無敢當者公識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覽經史通鑑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配享宗廟為宋名將觀此則狀元益不得以傲狄公也續耳談勾章姚明山漆大司馬東泉先生鎮之伯子也東泉先生負人倫之鑒督學廣東青衫士以姚夫子呼之明山公生而穎異一日十行弱冠時從父任還至襄陽界遇一羽衣

樞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而兩口者中道跌坐公心疑其為異人也前謁之道士謂曰欲識前程事文武並日榮公未解所謂及中嘉靖癸未狀元臚唱之日其父東泉公以遊捷上露布當世競榮之然則尹洙之言固有父子而兼得之于一日者宋時凡士不由科若三舍而賜進士或出身者不一其人熙寧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獻捷遂以賜之其後趙適在征和間論蠻卜漏編次用兵首末其子承裔來奏承裔亦得賜此亦可稱文武並榮有然止賜出身同進士耳非賜狀元也

宰相取於留心農務者

唐詩紀事云李紳字公垂初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見齊勳誦其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乃言曰此人必為卿相後穆宗朝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時居相位四年出鎮淮南 宋史真宗時呂夷簡知濱州以朝廷稅農器上言河北邊境徭役繁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

唐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備前小集

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為首相王曾由三元擢官致位中書舍人德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知州呂夷簡當與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為然問其故旦曰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存心天下真宰相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未果劉太后臨朝遂擢居參政尋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以太尉致仕 青箱雜記云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為農器賦云我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

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于此賦矣 明崇禎年間徐公光啓著農政全書一部達于乙覽遂即大拜 金甌子云唐盧杞為號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為害杞奏請之詔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且嘆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真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早放稅即有飛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處當按

唐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備前小集

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且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為唐宋小非天耶 文獻通考云真宗初即位王文穆公與毋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迄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即父

但吏治其數翌且具奏真宗憐曰先帝曷不知此文
穆曰先帝曷不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
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
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為相文穆晚繆所為要
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者以其早有恤民之言宜
為宰相耳 唐書云李栖筠為工部侍郎關中舊仰
鄭白二渠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
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利魁然有
宰相望元載忌之據唐書此則留心農務乃宰相之
器明矣

卷之六

宋 倘湖小集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蔡中郎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
宿值貧此五星之說漢時已有也漢曹完德政碑靈
帝中平二年造其中有云漢以河平元年遭白茆谷
水災害退于戊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
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
望華岳嚮明而治卒使學者李儒樂規程寅等各獲
人爵之報此則堪輿之說漢時已行也 錄異傳云
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五公

卷之六

宋 倘湖小集

搜採異聞錄云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
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職之文後漢書來歷傳云
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數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
太子府監郗吉以聖舍修繕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
古有其說矣 漢書註云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
母營葬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
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為廷尉肅宗時下邪
趙興亦不郵忌諱官跡所至必多所造作故犯妖禁
家益用顯二世為司馬

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兒婦
 駕留止還觸歸忌寄宿鄉亭然第一舉孝廉後坐女
 婿事見殺此皆言擇日避忌之說也 太史公曰雖
 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
 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此
 乃後世明堂容萬馬之說也 天中記云休言有土
 公之神云土不可動裴元有五歲女忽然得病請市
 卜云犯土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天下有土神矣
 漢書成帝時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卒不就司皆
 漢書初編 卷之六 古 倚湖小集

昌陵因甲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
 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度外不固取土東山且與
 穀同價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宜還復之永
 始元年秋七月昌陵作五年尚事加功天下虛耗百
 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服虔曰取他
 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客土無氣此雖不談風水之
 說然而因天性據真土處高敞惡客土後世之談風
 水者莫過焉

倚湖燕書二編卷之七日錄 二編自七卷
 五十二卷

蕭山 父集輯

牡丹芍藥之瑞

荔枝靈異

詩文得力

文章療疾 附壽華療疾

水紋

水色

燕書二編 卷之六 倚湖小集

相馬

龍降之應

龍吟之應

降生之瑞

梁顛詩 他書有考而未詳

東坡考亭之號各有原本 附治翁

聲氣

秦將

歷代田名各 并田名田分用民田
 漢田代田受田王田

五經應試

儒家測數

診夫知妻墓子蔭父

頂日挨月

草木泉石蟲魚之誨滄者

龍虎助軍威

漢晉行版

禽獸之蟄

護堤候

樵書二編

卷七目錄

二

倘湖小築

分界

石生石長

地水脉相通

牡丹芍藥之瑞

牡丹芍藥花之麗者真不負富貴花之目乃有歷而極麗者其為花之祥瑞而傳留為盛事也清波雜誌云揚州多芍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城中有時而出則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為倅王荊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焉 雙槐歲抄云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倘湖小築

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淡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晏因各純白

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
 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
 賦詩十章閣院宮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集賢序
 其端亦引魏公故事以為榮 細素雜記云洛陽牡
 丹無若陳州之盛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
 和壬辰春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類鶯雛而淡其
 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
 黃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縷暈之其心紫蓋亦
 金粉縷之牛氏乃命為縷金黃以繖條作棚屋圍障
 復張青帶護之于門首約止行人人輸于錢乃得入
 觀十日之內而其家獲數百千郡守聞之欲剪以進
 御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幻者不可為常他時
 復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
 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又蘓長公記東武舊俗每歲
 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
 凡七千餘朵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
 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
 于七千朵之上云得之于城北蘓氏園中此與牛家

雜書二編

卷之七

二

倚湖小集

牡丹並足傳異者 王文正遺事云宋仁宗于後苑
 曲燕步于檻中自剪牡丹兩朵召王文正公曾親戴
 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于別叢
 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斟一卮同獻上大
 喜引滿以杯示公羣臣皆榮之 古今記云老人村
 有牡丹碎王漑序謂牡丹高數十丈牡丹如錦蓋花
 開盈一尺范至能詩十丈牡丹如錦蓋人間姚魏敢
 爭春 宋類苑云泰州西溪鹽舍即海陵監也呂文
 靖公夔簡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于署中有詩云
 異香穠艷歷羣葩何事栽培近海涯開向東風應有
 恨憑誰移入五侯家范文正公希文蒞監和云陽和
 不擇地 心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
 因二公詩筆續和尤多而花亦極貴重護以朱欄不
 忍拗折歲久幹尚數丈每春時花開少亦數百朵
 湧幢小品云宋淳熙三年二月如臯縣桑子河堰東
 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
 則紫牡丹也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分
 一株掘上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

雜書二編

卷之七

三

倚湖小集

鳥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
生辰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間亦有約明日
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
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一百九歲而終焉 廣客
談云吳逸谿名性誼橋李人家貧力學明春秋常中
浙延祐丁巳鄉舉先是所居城廬手植牡丹一本多
年未花是歲之前臘月忽作一花顏色鮮美無異暮
春時士大夫相率來觀其門如市來秋八月吳公領
鄉薦人以爲此花之徵 澠水燕談錄云晁文元公
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常曲宴宜春
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
臣眞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
中名花故事爲親王宰臣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
上忽顧公命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 龍城錄言洛
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
千種紅白鬪色人亦莫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
花萬木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
西湖志餘云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一

燕書二編

卷之七

四

倚湖小築

篇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
觀花于吉祥寺僧守堦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
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
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
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陳眉公云宣和七
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此必災也 贛州呂氏
手植白牡丹于洪武六年冬十月冰雪中盛開狀若
盤盃照耀風日 按以上所載名花爲富貴壽考福
澤之祥矣而朱平涵又云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
卽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携至家花開召
客飲疾發卽殞易數主皆然則又不祥莫大焉何哉
纂要云明皇時沉香亭畔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
深碧暮則淡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變各異帝曰
此花木之妖者也以賜楊國忠國忠以百寶爲欄焉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五

倚湖小築

荔枝靈異

按荔枝譜云其熟時未經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則蝙蝠蟲蟻爭來盡食此雖似有靈然凡菓亦多爾不為其異也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太平廣記王媪荔枝屬宋氏名宋香既被巢寇下斧以後結實雖千萬一一若有斧痕

雜書一編 卷之七

六 倚湖小築

焉又莆田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當歲所產止此公為目之曰方家紅著之于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識龍牙荔枝者荔枝之變怪者也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飄枝全樹忽變非常有也筆談謂焦核荔于土人能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復植于土以石壓之勿令生旁枝其核自小凡此皆荔枝之靈異也若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俗傳閩王玉氏有女

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將軍荔枝五門有為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狀元紅荔枝舊名迎壽紅宋元豐間狀元徐鐸公所植也公與楓亭薛奕以文武雙魁遂結婚媾故授其種于薛而楓亭之地宜荔故狀元紅出于楓亭者特珍此皆因其人而名之非有所異也 惠安邑志謂果實之類與百穀相消長荔枝楊梅大熟其年五穀多荒諺曰山中紅田裏空何子謂不然荔枝火種也花不耐雨雨多則花落荔枝大熟必其年不雨耳

雜書一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築

筆記云余溪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亮功紅亮功者溪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溪謫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溪歸荔枝復如故此亦靈異 纂要云廖衡琮之子字致平登熙寧進士第至朝議大夫家有荔枝二樹實綠而味甘黃庭堅與友善號為綠荔廖氏後人因稱之以別其族

詩文得力

後漢文苑傳杜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
居美陽與美陽之令遊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
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于
獄中為誄詞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歷代吟譜云
梁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
成暮編好事者咸誦嘗為詩曰塞上羣鳥返雲中借
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為詩二首其一曰鳴
鑼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
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
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為風所開還為風所落也
詩品云宋監典事區惠恭本胡人為顏思伯幹顏
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
將軍修北第差克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
時往共安陵朝調未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
恐人未重且可以為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嘆
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
之 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 長松篇梅花賦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八

倘湖小集

蕪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才劉禹錫云宋廣平之沉下
寮也蕪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
賦蕪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 全唐詩話云鄭州李
日知景龍初為相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晏
從官賦詩日知卒章曰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
作者勞獨以規戒他日謂日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
卿亮直何能爾即拜侍郎 江西通志云贛縣王奇
字漢謀少為縣吏令題詩于屏云隻隻銜蘆背曉霜
盡飛鷓鴣立寒塘奇密續日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
遙天字一行令異之因激使學後遊京師真宗偶見
其所作詩召見賜第奇自慶以詩云不拜春官為座
主親逢天子作門生官至殿中侍御史 事文類聚又
言其詩是雁
聲不到歌樓上秋
色偏欺客路中 又任濤高安人早有詩名時常
侍李騰觀察江西聞其有露溥沙鶴起人臥釣船流
之句特免其役鄉民援例訴之騰判云江西界內有
詩似濤者並與免役無敢應者咸通登進士 雲溪
友議云元和十三年下第者多為詩以刺主司獨章
君孝標為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其詩口舊墨危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九

倘湖小集

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候秋期必當引薦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各路可遵遞相確礪也 王泉子云劉瞻之父名景寒士也十歲許在鄭網左右主筆視至年十八九網為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馬亭俯瞻山水時雨新霽巖嵐奇秀泉石甚佳網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咏便晚何妨即停于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染翰尚濕網大訝其佳絕時南燕書工編 卷之七 十 倚湖小集

北無行人顧左右但同來劉景在後二三里公戲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郎吟賞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比回京闕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劉景有奇才他日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處于學寢饋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指使三數年所成文學皆詞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及生瞻及第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于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被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于崇慶

寺壁後榮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惘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惘然幸勿遺也于是成名詩曰十日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鬚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全唐詩話

王鞏見聞近錄宋慶曆初歐陽永叔余安道王素俱除諫官蔡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時號為一棚鶻 宋史范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華得幾時俗陵稱之即令釋出 墨客揮犀云盧乘侍郎常為江南小郡司戶參軍于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羅黃糧換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
于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左
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
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
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
山大稱賞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對卽召與之語
嘉嘆遂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持
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士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
驚遂知名云 許彥周詩話云王君玉內翰初登第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三 倘湖小築

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二年陞貴州按察
使終雲南左布政 名賢錄詹鼎字國器台之寧海
人方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鼎匿不出國珍聞
其才以計獲之不得已因爲盡力至正末我兵臨慶
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入海 上怒欲舉兵誅之國
珍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 上讀表曰孰
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
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 四友齋叢說云顧祿字
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法 太祖初行洪武正韻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三 倘湖小築

調揚州縣令題九曲池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
衰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沸聲
淒涼不可同落日背燕城晏元獻聞詩賞嘆薦爲館
職 聞中今古錄云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
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
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
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
衣裳襪得硬綳綳不書姓名關者以此呈家宰家宰
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

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 太祖取視
之果然遂得釋故至今稱爲經進集云 懸笥瑣探
云况鍾爲蘄州守鄒亮獻詩二十首鍾稱賞欲薦于
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
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可用
召試官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餘姚志
云餘姚胡惟彥號淳朴居鄉以耆德見推元季之亂
隱居行義明興舉遺逸上太平頌 太祖覽而悅之
命賦早朝詩十章立就稱奇拜湖廣參政懇改克州

知府在那一年政平訟理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

仁廟一日幸文淵閣曰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

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

國子博士入謝 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

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

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蕪談楊文貞薦達士類多

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焉尚書楊仲舉都御

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為患

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

雜書二編 卷之七 尚湖小集

知昔入啓事悉登臺閣 紀畧云革除二年正月召

河州衛吏日解縉還為文淵閣待詔董倫薦之也先

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一絕云謫宦西來登華嶽黃

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閒却擎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

帝聞之故召 永樂中 上在北京有白鵲之瑞南

京各衙門例皆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

庶子贊善撰呈稿東宮不憚命蹇義持示士奇曰甚

寂寥且不著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命士奇改士奇

改一對云蓬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增一對云

與鳳同類踰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翳翳在文王

之圃義以進東宮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厨

進膳遂命中使陳昂撤以賜士奇 闕書嘉靖二十

七年劉邗憲以貢士任高安訓導奔母喪途遇劇盜

詢知為邗憲能誦其試文甚悉歎服護歸 薛宜字

持志昌國人以聖人執權賦領鄉薦調衡陽簿時史

彌堅帥淮南一日冠起黑風洞檄寘往撫諭將至有

道其姓名者其首曰非四明作聖人執權賦之薛宜

耶遂投戈而逝 周南林藥夢云蜀張俞遊蓬萊廟

留詩云玉帝樓前鎖碧霞經年培養牡丹芽不防野

鹿踰垣入衙出宮中第一花又云金玉樓臺插碧空

笙歌迭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

中命宿滙泉夢青衣童子曰吾海仙之侍命召子俞

曰何人童子曰蓬萊第一宮太真也引至洞與仙排

欄云感君詩妙做增詩一紀

尚湖小集

文章療疾 附畫筆療疾

水經注云王延壽字子山有異材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湘川其夢賦序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序夢後人夢者誦讀以却鬼往往有驗

漢書王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賜褒等皆之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 典畧口陳琳作諸書

樵書二編

卷之七

末

倘湖小集

及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蘇東坡題劉壯輿文編後云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輿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 關書關縣高濂字宗呂善書善隸草八分海內時時軒蓋造之迫則見之不其所能則不得及其醉也雖尋常人投之楮素惟然揮墨任意縱橫而結構峻 六 應笑兀醒則雖工意為之皆所不逮鄉有宋子者與濂善常病瘵歲餘弗愈一日濂造問之宋強疾

倘湖樵書 二編卷七

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絹素請畫澱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崖江波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冷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瘥遂就差 名畫錄云蒲延昌者師訓養子也筆力道健甚得師法廣政中進書授翰林待詔賜緋魚袋時感福寺僧禮塔院僧模寫宋展子虔獅子于壁延昌一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爾遂畫獅子一圖獻通進王昭遠公公有嬖妾患疔是夕懸于臥內

樵書二編

卷之七

末

倘湖小集

其疾頓減王公召而問其神異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祥寺佛殿之內畫此二獅子患人因坐壁下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減吳興太守張僧繇模此二獅子密懸寢堂之內應夕而愈故題曰祥邪有此神驗久矣 李陽冰鄂州篆字在江夏治內相傳篆此字時鬼神泣于空中士大夫爭摹以致遠謂可禦魘魅 山堂肆考建康有陸旣患瘧醫療無效有頤光實能者遂命筆畫一獅子令于外榜之謂陸曰可皮心祈禱當有驗旣如言中夜聞戶外

有憲宰之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漓病乃愈
又秦太虛云予臥病高符仲携摩詰輜川圖示予曰
閱此可愈病予甚喜恍然若與摩詰入輜川數日疾
愈 全唐詩話云有病瘡者杜子笑語詩可以療之
病者問云何日夜開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
瘡猶是也子笑曰更誦吾詩云子章為瘡模糊手
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 淮安府志洪武年
安東郊原每日下午鬼辨千百有帝御製文遣
官訴祭次日即止

雜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築

水紋

水經註云允街縣故城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縣有龍
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紋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
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 山東
名勝志云濟南城西金線泉石甃方池泉發其下澄
徹見底波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曾鞏詩玉
氣常浮灑氣鮮金線不定路南泉無風到底塵埃盡
界破冰綃一片天 又蒲昌海有龍城城臨海岸餘
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 又天橋

雜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築

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
水下趨處也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聯絕壑溪塹石
梁跨之憑虛凌空可渡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濺
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亦奇觀也 蜀安縣有
銀線潭相傳白龍潛泳其間水面有銀線一痕以物
撓之則不見波定如故 廣昌縣德興里石壁出泉
白如乳泡沫成佛面各佛面泉 崑仙洞在咸寧縣
南洞門高廣其深莫測寒氣襲人有白石如蓂滴水
結成龍蛇狀 名山記金線泉在泰安州城西石甃

方池泉亂發其下東注城濠澄澈見底波心南北有

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此與濟南金線池或一脉也蜀江津縣之

周溪上石積中有淺水一段周圍五六尺隱隱見雙

金釵影 朝野記畧云金陵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

閩書福寧州半洋洲在水底東接龜嶺西接南鎮

如遇風晴見白浪一條長百餘尺又名白玉礁 名

勝志廣東清遠縣峽山東有泡潭其水流動盤旋則

白泡浮游如堆銀浪 又涪州鑑湖上流江心中有

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銜萱草一銜蓮花有石秤

石斗在旁魚現則年豐按魚有時或現則亦水紋之

類 羅江在羅江縣治東北兩水相蹙成羅紋故名

陝西洋縣北念佛巖有潭潭面如碧鏡每歲五六

月巳午間忽有泡光出巖甚常時則無有 山堂

肆考南陽府舞陽縣東南二河南岸有舞水泉其泉

湧躍若舞故名 四川龍州宜尉司東泉瀉石崖噴

激如珠名濺珠泉 一統志奉恩溪在重慶府南川

縣西十餘里溪上流有色如水銀形如白蛇者二泝

灘上下人或以為寶劍之精

水色

人之恒言曰青山綠水則水色固綠又曰山青水碧

則水色又碧綠與碧皆形容其色而不可得而彷彿

言之搗水細視有何色哉然天下之水固有各具一

色而著名者請為分別言之使有所考焉

水之具五色者述異記睢渙二水波五色成文故名

績水 名勝志秀水在秀水縣麗橋東值天和景明

水光五色見之者秀士多擢第選人輒笑遷常人亦

獲福利 程縣程江以其水自程收鄉來故名旁有

百花洲週迴數百步相傳洲東有五色水綉爛如錦

名錦江 武關齊陝路記事旋襄陵三日過浣紗河

有浣紗廟伍胥過秦關遇此女浣紗河濱胥囑無言

又叮嚀之女示胥無恐投河死每歲當其沒日則水

泛漲五色沸騰湍流竟日土人不忍飲其水 湖廣

當陽縣紫蓋山中分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

石皆紺色下出綵水甘馨異常 見聞錄云徐文貞

公階居近城西隅湍水曰少湖因自號焉當公拜首

探日少湖水忽作五色涌起高八尺踰兩時始息

一統志淞江城內五色泉相傳葛玄煉丹于此丹成
投水中至今湧泉成五色郡人士見者必擢高第
荆州五色潭水色上浮或成五色

水之黃者莫大于黃河歷數折入中國幾遍寰中元
時遣使窮河源則其初亦清水後合眾流混濁成黃
入中國竟成黃色若置水于器而澄之則黃者俱屬
沙土而非其本色耳 慎蒙名山記云朝鮮金六山
在慶尚道東萊縣北山頂有石高可三丈上有井圓
十五尺深七寸許有水常滿旱不竭色如黃金世傳

雜書一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築

有一金色魚乘五色雲從天而下游泳其中以此名
其山 水經注黃水出零陵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
黃頗著靈異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溪丈方採得之故
溪水取其名 山川記吉安府城中有井出泉二色
半青半黃黃者如灰作粥飲有金色而且芬香 一
統志天台縣西北有銅溪其水色黃狀如銅色故名
水之赤色者莊子所云黃帝遺玄珠于赤水今則未
詳何地乃寓言無考也赤水河在貴州畢節道所屬
赤水衛城南舊名赤地唐武后征雲南檄文有赤地

河即此地與水聲相近耳源出芒部經紅土川東流
入川江每雨漲水色淡赤故名 莆田城山有紅泉
在觀察廟後水作紅色林光朝講學之地 山海經
崑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三珠樹出赤水之陰
異苑云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
多魚鱗異禽時聞靴角聲甚亮 若夫水之變異見
于五行志者斯則一時作幻乃災之大非可常論也
周考王時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秦武王三年渭水
赤者三日周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後漢安

雜書一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築

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元初二年潁
州襄城臨水化為血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在城魯
國池水皆赤如血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
水赤劉聰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
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龍奮迅而去齊東昏侯永
元元年淮水變赤如血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自
建業西至荆州江水赤如血肅明中江水赤自方州
東至海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為
血國史纂異云懷州地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

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語
 改為懷水武后長安中晉州祠水赤如血唐武德七
 年河間王孝恭公輔公祚晏羣將于舟中以金盃酌
 江水將飲之則化為血貞元十七年福州細池水赤
 如血長慶元年河水赤三日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
 水赤如凝血者三日光啓元年潤州汀水赤凡數日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
 槎庵小乘云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禮部一本水異駭
 觀天心示儆乞聖明加意修省以圖消弭事祠祭司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備湖小集

案呈本月內京師喧傳城河水赤臣等隨于二十五
 日親詣觀看見西自宣武門外東响閘起至正陽門
 外御河閘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淡紅紫暗狀如
 積敗之血委係異常相應題請修省云云四十七年
 四月中長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
 路喪師之候 一統志紅泉在涼州衛城東五十里
 水色微紅泉在肅州衛城東南三十里源出衛
 南山谷中下流與黑水白水合又紅鹽池在山丹衛
 城南五百里產紅鹽 江西紅泉在南城縣麻源

第三谷自砂中流出色紅謝靈運賦訊丹砂于紅泉
 宋李程詩紅流停自靈砂液溪處應藏九轉丹
 水之紫者杜陽雜篇云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
 浮光表夜明犀云其國有酒山紫游酒山之水味如
 酒飲之甚醉則經日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樾可以染
 衣其魚龍龜鱉沙石草木無不紫焉 廣東新會縣
 大雲山有龍窟其下紫水出宋皇祐間其水變紫者
 旬日 廣西貴縣縣南鬱江之旁有紫泉無源偶現
 紫色輒符佳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為祥洪武元年十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備湖小集

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淡紫光潔可染時葉
 琛勅諭交趾州守鄒天琦為之頌又云其水有兩派
 共出其出不常出則有異應自縣門流下者必擢賢
 守令或出英俊縣上流下者應在僚屬其水長而狹
 色如紫練 紫泉在鬱林州南二里舊名濯纓泉忽
 變紫改今名 橫州學前西邊有一穴每過科舉歲
 春分前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湧出須流過學前則
 中舉人必多如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
 外其年中舉者六人 一統志大同有紫河又陝西

階州境有紫溪漢封璽書用武都紫泥卽此水泥也
 水之綠者一統志綠水在長沙府醴陵縣學前其水
 湧卽泮池自地脉如絲如霧用白器入水酌而澄之
 其水淡綠可以書每出則其歲登科者必多遇雨連
 陰則色淡 橫州有綠礬山出綠泉多產礬石 福
 寧州有藍溪源出大姥山每歲八月中溪水變藍相
 傳太姥染衣居民候其時漚藍染帛最佳 上杭縣
 南安巖有綠水湖水色淡綠相傳定光佛剎院取水
 爲大綠 西湖志云玉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
 中僧曇超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
 龍王祠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
 游泳如畫其泉溉田千頃傍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
 粉投之亦成綠色 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出昭君村
 水味甚美載在水晶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衡州府
 城東有鄱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極佳晉武帝薦
 之太廟吳都賦飛瓊觴而酌鄱醪 耳談云菴畫溪
 水于橋左非有山林掩映而水成菴畫染色湛綠可
 鑑過橋淡白大異 范石湖云眉州城外江謂之玻

雜書正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築

瓊江冬時水色如玻璃方夏潦怒濤漲則皆黃流
 一統志河南固始縣有溫泉在西南山中其熱如湯
 其色綠 又陝西涇州有碧泉洞其中水皆青色四
 時長流味苦不堪食 藍溪在泉州安溪縣南源發
 萬山中環繞一邑水溪而碧故名 長沙湘潭縣西
 南有碧泉天寶間石巖中泉忽湧出色按藍投物水
 中皆碧 潯州府城南有淥水在曠野中天然怪石
 甃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魚人不敢捕 碧泉
 洞在陝西涇州府臨涇縣其中水皆青色四時長流
 雜書正編 卷之七 其 倚湖小築
 味苦不堪食 綠泉在滄州久視山下出澄綠水其
 泉一百步投之金石終不沉
 水之黑者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是也
 程石門漢補云漢張騫言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
 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之水赤黃黑青水
 以方異禹本記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水自積
 石三千里而至龍門何見其色以方異耶山海經云
 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禹貢黑水西河惟
 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雜書正編

卷之七

其

倚湖小築

南海二危卽今麗江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吐番西北來迤邐入于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按名勝志瀾滄江在蒙化府城西南五十里出吐蕃嗟和縣甸南流永昌羅岷山小東至順寧府境崑崙山又東歷景東境入南海卽禹貢所稱黑水是矣迤西之水此爲經蒙氏立國以此爲四瀆之一 說畧云水之在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其入積石河者乃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志今輿地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相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著爲蠻書曰蠻水之南流入南海者有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其曰麗水卽古之黑水也又西洱河與漢志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古黑水祠在益州然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也 三水小牘云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潯有黑水將軍祠 梁四公記云黑谷之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 廣東始興縣西有墨江源出翁源縣界水黑如墨韓文公有題墨江詩 蕭縣勝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高之山山陰有黑塢至秋積雨其中染人衣卽成黑色古置黑沙城名本此 史異云陳後主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宋真宗咸平元年五月撫州王義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元至正十七年巳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黑 泊宅篇云山陰蘭亭有王逸少視池寺日天章以藏真廟御製也當時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仲常紀之珍珠船云會稽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結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光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徹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皆至御書 七修類藁云杭州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焉 宋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漳州界有水號烏脚溪涉者屣皆如墨飲之則瘴病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素多病預憂瘴癘至烏脚溪使數人負荷之以物蒙首恐爲毒水所濺兢惕過甚忽墮水中自謂必死然自此瘴疾頓除無復昔之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麻察 楊升菴云黑溪漢玄嶺南荒有黑溪水取其水
 以塗石象至輒不去崑崙取以塗身即能乘象如家
 畜古所謂黑崑崙今之象奴也 澄定紀聞云玉乳
 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
 如玉連州太守張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治徽經田專
 往訪索僧覺頰而言此泉變為昏黑已數十年矣初
 疑其給乃親往驗視果如黑汁嗟嗟不足因題壁曰
 觀音寺裏泉經品今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
 子甘香收入柳枝旒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
 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
 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極于井左泉
 遂壞改遷不數日泉如故則水之黑白又變幻不常
 如此耳 北轅錄云盧溝河即盧龍也燕人呼水為
 龍呼黑為盧亦謂黑水河色黑而濁其急如箭 松
 漢記聞女真即古肅慎國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
 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非丹月為混同江
 一統志真定府定州界有黑水池溪而不流俗謂黑
 水曰盧不流曰奴漢置盧奴縣 又云平陽府黑山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備湖小築

在浮山縣北亦名牛首又名烏嶺其山即出黑水亦
 名澇水西北流入于海大同府有黑河在府城西北
 又漢中府城固縣西北有黑水諸葛亮箋云朝發南
 鄭夜宿黑水又固原州北一百五十里有大黑水流
 入黃河旁有小黑水入焉 黑水源出肅州張掖縣
 鷄山又有黑河在鎮蕩千戶所城西四里即古張掖
 河流經石峽口入居延海 又黑水河在慶陽城西
 一百三十里源出大白山合浦川流入寧州界 玄
 泉在會川衛城東泉色稍黑灌漑山田民獲其利常
 以仲春祀之 臨洮有黑水河 寧夏衛有黑水河
 四川叙州府城東南有黑水輿地志謂此水即禹
 貢之黑水也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此水
 則自西陲樊界流于南廣洞入于江名同地異也
 周南林纂要云玄醴騰湧於陰溝
 水之白者江陰張誼定遊紀聞云弘治辛酉仲夏二
 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
 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宛如豆汁
 三日始清叙州府使人候流至木川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備湖小築

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蒼鬱阻不能前詢之父老
 言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 釋氏通鑑云
 晉武帝太始八年河州唐述谷至是立寺東谷中有
 一天寺常聞鐘磬人入其山每逢仙聖恍惚現寺東
 北嶺上出一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一統志順
 天府玉泉山東北有玉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為壩頭
 泉從罅口噴出鳴若雜珮色若素練味極甘美滙而
 為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
 湖為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 又徽州府城
 南有白水泉水色如練 又玉泉在濟南新泰縣北
 一十五里水色如玉故名 又陝西文縣有白水在
 城外源自松州赤磨嶺流下東北流至縣境宋閻蒼
 舒詩廣溪無際燭鬢眉過者竟驚不敢窺為語世人
 須具眼誰知此地有天池 紹興府廣化寺側有白
 乳泉其水白如漿須澄之至清有白沙如漿粉棄去
 取泉烹之其味甘冽僧具德住其旁多年朝夕飲此
 水體本瘦弱後變成肥大之軀面焉 一統志肅州
 南城西南二十里有白水下流與紅水黑水合 江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三

倘湖小築

倘湖樵書 二編卷七

西新塗縣玉筍山白乳泉舊傳梅真人修煉于此有
 泉出石竇潔白如乳 又玉泉在龍泉縣東南亂山
 中有泉出石罅潔白如玉 新昌縣西乳泉其水五
 色光瑩白者如乳 瑞應圖白泉泉色白自出山澤
 人君得禮制則澤谷之白泉出飲之使人長壽 易
 乾鑿度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
 黑變黃各三日
 湖廣靖州紫井在永興縣北其泉紫色重于他水銅
 壺漏取此水以定時刻 唐德宗貞元四年自陝至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三 倘湖小築
 河陰河水黑流入汴至汴州城下一宿而復

一六九

相馬

相馬之法載于馬經其骨路毛色而日身蹄稟受不同良駑亦異此自有專門能辨之矣而九方臯之于馬得之于牝牡驪黃之外古人有云相馬失之瘦僧支公亦云吾賞其神駿然則相馬固自有別法耶水東日記云邊塞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驟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國事類記云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每歲共納馬二萬疋馬毛秘色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識馬有病與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粘者為無病少粘者則有病 文獻通考云漢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備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日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髮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馬馬授傳銅馬相法曰水火

雜書二編

卷之七

五

倘湖小築

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日欲滿而澤腹欲充臙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脉本欲起肝腹欲開脉欲方略欲厚三寸堅如石 古之龍馬旋毛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白圈皆陽左旋圈微黑皆陰右旋土而尚下下而向上左而右右而左上下左右黑白順逆一一分明所以成變化此古之龍馬為靈物也他馬則不然他馬亦有旋毛如上下左右向之順者為善其反背橫差皆惡也 旋毛在上在左者為陽向下向右者陽數順也在下在右者屬陰向上向左者陰逆也逆者陰順之謂非違逆也 凡旋毛自上向下下向上左向右右向左者為善旋上不向下下不向上左不向左右不向左又或左右縱而向上向下下橫而向左向右參差不一為惡旋惡旋粗逆易見善旋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也 凡馬初生無毛者良骨角雙生者良體無旋毛遠看大近看小者良旋毛

雜書二編

卷之七

五

倘湖小築

細膩溫鮮者良 邊外畜馬之法凡馬至秋高則甚肥于此而急馳驟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膈未實也必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繫其前足不令之跳踴躑躅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草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曉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膈皆養養于脊其腹小而堅其骨大而實向之青草盡食至此骨堅實凝聚即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即經隔七日不足水草而力不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備湖小集

若邊內人不知控馬之方往往養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馴驥不御有以也 珍錄云相馬經目成人者行千里註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 書蕉云相馬經言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蘭筋堅者千里馬膝如團趨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落不復出 齊民要術云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

心人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廉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肉致肥欲得見其骨謂頭顱從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助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乃有一耳一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蒙邊傳錄云塞外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備湖小集

嚙也千馬為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飼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因繁繁要云相馬法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明脊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巨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色膝骨欲得圓而長耳欲從相近而前豎小而厚先除 處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

股二羸小頭大蹄三羸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
不折二駑上短下長三駑大脰短脊四駑淺鬣薄脰
爲五駑 呂覽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
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日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
伏弱相胃脊管背相臍肋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
若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馬
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
之堅脆能之長短 集異記寧王方宴賓客驚馬牙
麴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即于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
相上下寧王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二
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欣然如言付錢賓客莫
測其價之懸殊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回笑謂座客
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于緡者曰此馬
緩急百回蹄下不起纖塵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
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

雜書一編

卷之七

三九 倘湖小集

龍降之應

輟耕錄云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橋李城東馬橋上
白龍挂霄風怪雨天黑暗若溪夜然壤民居五百餘
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萬瓦亂飛溪
水直立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壑太湖而去不一
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
昔之繁華如一夢也 朝野紀畧云正德年中夏有
龍墮于陝西乾州長數十丈目光如火開闔閃閃可
畏四足據地而行五里許得井水飛去旣而其村多
疫死殆不祥也 文獻通考云梁天監二年北梁州
渾中有龍鬪噴霧數里京房易飛候日衆心不安厥
妖龍鬪是時帝初卽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
內危懼普通五年六月龍鬪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
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折開數十丈至太清元年黎
州水中又有龍鬪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
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俄
而難作帝以憂崩 程史云金國僖宗宣統十年
夏龍見御察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置大懼以爲

雜書一編

卷之七

四 倘湖小集

不祥欲厭廢之左右以爲常肆赦召當制學士張鈞
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譯者不曉
其退託謙冲之義以爲漢兒嘗我主上釋之曰寡者
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渺爲瞎子小子爲小孩兒
曹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斫其口棘
而醢之其年曹被弑亮初登位赦文暴其惡引及此
事 梁元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
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
出建康淮山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矣帝聞

雜書十一編

卷之七

尚湖樵書

而惡之踰年而遭禍

龍吟之應

名勝志云唐薛令之居靈谷草堂在福安縣山中嘗
聞龍吟之聲後登神龍二年進上開元中累補左補
缺太子侍講卽趨朝日上國圖之詩者也 靈怪集
云太尉房瑄嘗修學終南山谷中間忽聞聲苦夏銅
器之聲蓋未之前聞也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
至矣瑄望之冉冉雲氣瀾漫果驟雨自爾再聞徵驗
不差後將金鉢憂之爲偽龍吟云 寰宇記云天統
三年行臺右丞盧潛屯兵于皖于時龍鳴城內潛以
不祥移軍在外乃號龍鳴城 僧昇嵩鐸津集云吾
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姚道姑舍姑異人也
留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脊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杳然
若振大鐘者數吾初怪此非有鐘可聲以問道姑姑
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
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漿及人禮之夕龍光燄于房
女子卽亡之而還不樂家居鄉人神之遂結精廬于
山中自少精潔齋戒頗逆道人問吉凶多驗今年六
十不復道吉凶事處高樓專誦妙法蓮花經數萬言

雜書十一編

卷之七

尚湖樵書

日夜必數呖吾嘗問其所以授經曰姬少時嘗有神

僧乘虛而來教姬耳故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

謝東山云難足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必有老僧

入城者 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

吹角為龍吟御之 吹角似龍吟又云似琴瑟聲 廣東各勝志云

化州之州庭左有石微露出地謂之龍首州治後有

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每夜靜龍首多鳴吼聲類鸞而

洪大特甚隋開皇間置龍縣者以此今者入州至

弘治間石龍鳴三日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清弘治

間為太子

蘇書王編 卷之七 甲子 備湖小集

降生之瑞

朝野紀畧商恪父名仲宜為嚴州府吏恪生時太守

夜間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翼日問羣吏家

夜間有何事羣吏云商仲宜生一子太守曰此子必

貴非尋常人宜善撫之是日適有以宋馮文簡京中

三元記餽之後恪竟中三元入相云 王鳳洲作嚴

相傳云嚴嵩父為藩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解舍

已生嵩藩司奇之齋醮繡錢布以贈之後卒為權相

二人者其生時之有光同其入相同而一賢一奸薰

猶迥別豈造物止標其入相之瑞而不究其終局耶

蘇書王編 卷之七 甲子 備湖小集

又鄒康靖公幹乃少詹事鄒濟之子也餘杭人幹

在姪時濟為春坊庶子 英廟一女有夢召日者占

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兆也 上問廷臣濟對曰臣

婦夜生一子 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幹後歷官

禮部尚書彼二人為宰相初生時見其兆于濟司郡

伯鄒幹終于尚書何至初生時見其兆于帝王耶

閩書泉州府治舊時皆在雲山之麓宋韓國華為守

忠獻魏公寔生于此公生時治前榕樹悉花花如拳

枝今樹尚在 春渚記聞云楊文公之生也其胞姊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亟令密集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欲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以爲非常器也 陳眉公見聞錄云太原王相公諱錫始生冷無氣母驚謂已死有隣姬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臥胞生者吾能治之當活後必富貴但不免多病累阿奴耳趣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摳其背百餘下逾時嗟下而醒

卷之七

七

七

倚湖小集

秘笈云子筌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且呼吏于郊如產男女悉取至筌視十餘輩口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得牧卒胡婦一子李慘然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不可曰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者胡雛卽安祿山也 蜀檮杌蜀主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 南唐書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生時紫氣滿室 天

中記胡寅夫人翁氏密州司戶掾之女也生之前一夕其祖殿撰夢有通謁者曰吾夢女星也當生君家翼日而翁氏生紅光滿室殿撰曰此必清貴而壽者也長歸于寅以婦德聞見玄孫者三封太原寧郡太夫人 後漢書應樞生四子神光照社或曰天符也 尹喜母夢絳霄流繞其身遂生喜雙光若飛流滿堂良久乃散 十國春秋唐乾寧三年丙辰狀元沈亞之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雷震壞浴盤人咸異

卷之七

七

七

倚湖小集

之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知貢舉登進士第者二十五人崧與焉已而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衮秘書監馮滌覆試凡落十人崧再入選後崧與羅隱從事浙江幕下王公出效衆稱殊麗便似嫦娥崧曰嫦娥甚陋如何及此王公驚曰書記識嫦娥否曰崧常兩度到月宮何爲不識崧蓋以是諷隱云

梁顥詩 他書有考而未詳

何文肅喬新題梁顥墓云顥年四十餘登第官至秘書卒年五十子固亦登第為執政名載宋史而好事者相傳謂八十二舉狀元至其子孫亦無知者詩以訂之詩曰四十登科五十二史官還載秘書梁誰將鶴髮欺公道遂使龍頭失故常世俗故應多信耳子孫何得誤傳芳有靈地下還知此獨對泉離笑幾場予按宋末亨搜採異聞錄云陳正敏遜齋閉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皓首第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率以為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折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又按朝野雜記考少年狀元則梁內翰顥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年二十三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却年二十則四十二而卒與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七 梁顥詩

異聞錄符合其所謂國史乃宋時之史也若元時所定之宋史則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暴卒年九十二則又據其八十二歲中甲科之說而推衍之也然雍熙乙酉至景德甲辰已閱二十年若八十二歲登第至卒時又該年一百零二歲矣不若二十三歲中甲科四十二歲而卒之為確何文肅亦漢于考古者四十登科五十二又從何証據乎 按顥子梁固幼有志節常著漢春秋顯器重之以蔭賜進士出身大中祥符元年讓前命舉服勤詞學科以祥符二年已西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幼子梁適字賢仲少孤常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更舉進士官至樞密副使進同平章事宋呂希哲傳講雜記云翰林梁狀元顥卯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為郡官見其有異子人定目看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讀書耶曰亦就學曾學屬對否曰其師常教之但不識其能否指壁間曰此一句詩無人得對曰鸚鵡能言爭似鳳顥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驚異延之家塾教養之卒成大名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七 梁顥詩

東坡考亭之號各有原本 附涪翁

名勝志云白樂天為蜀忠州刺史于東坡種花東瀾種柳勝覽云東坡在南賓郡圃有亭名東亭樂天詩綠樹為朋友紅蕉當美人又何處慙慙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蕓子瞻東坡之號實始于此其序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大粗似樂天非東坡之名偶爾同也 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

樂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此新成樹蔭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着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 閩書云建陽玉枕山考亭在其麓謂之考亭者唐黃端公墓父于此名其亭曰望考亭以望先壠也端公之父為故唐禮部尚書宋朱韋齋遊此愛其溪山清遠可以卜居紹熙壬子文公成先志自崇安潭溪徙築時年六十一矣越年學徒益盛廣而居之名精舍曰竹林後更改曰滄洲前作

孔子燕居廟扁堂中和中奉孔聖配以顏曾思孟

壁畫周濂溪程明道伊川邵康節張橫渠司馬涑水六先生像後增李延平為七賢文公與門徒晨夕禮拜而自居其右周垣之旁若廟視然其尊奉禮謂至矣中和堂聯曰道迷先聖統學誤遠方來則其自任之重若有不得而辭者 按黃端公名子稜字元威洛陽人隨父入閩累官侍御史居建陽之東觀山有詩云青衫木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開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 愛日齋叢抄云山

樂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州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此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為證然則涪翁之稱蓋連山谷而五矣

聲氣

沈作誥寓簡云凡人一身視聽語言飲食口耳目未嘗少休也惟鼻止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寐寢則耳目之用皆暫止而鼻之出入獨無異于晝同話錄云聲者氣之精粹也一紙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聲可得聞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洽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聲也 闕書宋福清林萬頃字叔度始解春秋易陳藻不昏也及見其解同聲相應章曰當北面矣萬頃解曰蠶絲吐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引鐵琥珀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者也 蠡海集云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其故何也蓋萬物藉氣以為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為之損也 席上腐談云素問言升降出入無

橫書上編 卷之七 幸 倘湖小築

器不有註云壁窗戶牖兩面伺之皆乘來氣術學于

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捨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頃凝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器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甕急覆于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甕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即如銅水滴捨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間吸氣嚙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仇池筆記云晉方技傳有韋虛者有道術呂荷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荷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歲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于華

橫書上編 卷之七 幸 倘湖小築

岳山下云 獨異志云王鏐為辛京杲下偏禪杲時
帥長沙甚易之一日擊毬馳逐既酣鏐仰天呵氣高
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
之鏐終為將相 雲溪友議云李筌郎中為荆南節
度判官集闕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
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之制在氣經年惺然
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所謂玄龜食蟒黃腹
服虎飛鼠斷猿狼蝨嚙鶴以小服大皆以氣制之也
此烏衣之旨而筌通其意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
留侯復生也 經粗堂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
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塔聲雪洒窓聲煎茶聲作
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為最 王氏彙
苑漢武帝駕出駙馬都尉巫炎見於渭橋上見炎頭
上有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
道術朔曰此君有陰陽之術

續書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秦將

秦時火燔詩書禁令甚嚴至漢初其禁未弛故一時
忠義豪傑之士多有湮沒不傳者于以見焚書之罪
大也于于已卯年以赴試應天行至鎮江辛豐停船
入辛君廟廟有宋人碑記云辛君諱翼字大鵬韓人
秦時結客欲為韓報仇而不果後追叛賊至此遇紫
虛真人遂修道漢時以壽終至隋開河而其塚中顯
靈故祠于此祀之至今 名勝志云山東膠州栢蘭
將軍廟史逸其姓名秦將也韓信下齊追田橫假道
于栢蘭栢蘭不忍倍齊與信拒力戰而死 輟耕錄
至正丙申歲大旱蕭山有方士陳希微禱雨于武祐
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山陰雖
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
于此爾歷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至獲焉
無聞故以相告耳至今人呼為厲將軍廟又謂之北
嶺將軍正名為武祐廟也劉誠意伯基記云北嶺將
軍為神甚靈能祛疫厲作雲雨有所必應宋徽宗時
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其舟將渡江吏民大恐怖相

續書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率禱于神比寇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寇平知越州劉幹上其績于朝賜額曰武祐廟後封顯應侯元至正十二年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竄市井爲空主簿趙君誠至縣甫入日即往西廬募民禦寇而沿江守兵單弱無賴子兢起剽劫應寇衆恟懼君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乃分遣捕誅無賴之剽劫者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陸寇欲渡時寇以故畏懼無東心寇退邑人皆德趙君而君歸

欽定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七 倚湖小集

功于神明年夏大旱君往禱輒得雨元統甲戌之春天大雨雹廟毀惟神所居室獨存君乃與邑人維新其廟焉 小卜靈岳祠在姚州府城西北小卜莊蹻之將也從騎定漢中戰死于此蒙氏立廟祀之 紀畧云石氏名固秦之將也生于額沒而爲神今四方所爲江東廟者吳楊普嘗署爲昭聖王宋封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易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更廟額爲聖濟宋額縣尉傅樺嘗爲撰籤詞百章今乃移其籤詞于關神者 洪武

太祖徵伐江東廟前一樹爲椀竿卜于江東神得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 太祖怒以其籤筒置于關神之前曰此籤詞當助靈關真君耳故本朝卜于關神以此詞決焉按江東神漢高六年賴陰侯灌嬰討南粵神報以克捷之期唐大中元年里人行禱有奇徵宋元祐間夏旱泊火災先後皆應禱有降雨滅火之驗隆祐孟太后駐蹕于額金人深入至皂口彷彿觀神兵甚衆乃旋免都統制李岍殲叛兵山寇皆其

欽定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七 倚湖小集

陰翊之力今處處祠祀之宋景濂有碑記 淮南子始皇利粵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興安縣有靈渠亦名秦鑿渠始皇命屠睢伐越史祿轉餉乃自零陵上流鑿渠至桂林渠內置斗門三十六所每斗門間之以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甌而下解通舟楫又利灌溉號爲靈渠 梅銷墓在餘干縣之梅港都陽吳芮秦時爲都陽鎭其碑

也後隨芮入漢爲長沙王 瑯環記引賈子說林云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
耕畢輒握典籍咿唔堯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
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畝則
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
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
諸侯之策旨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
貧賤恒爲鄉里所戮笑幸遇陛下官爲上卿實非所
冀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
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
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匍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
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
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
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姓名入山中及沛
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解好採藥行歌此亦秦人
與燕秦頗祖似至其散財與宗黨則未聞燕秦曾有
此舉也乃說王而非將然可傳而史失焉故併誌之

樵書十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歷代田名各異

弄田各田分田民田
華田代田爰田王田

漢書昭帝紀上耕于鉤盾弄田注弄田在未央宮中
謂遊晏之田天子所戲弄也鉤盾宦者近署昭帝幼
卽位故往試耕爲戲弄 哀帝紀諸侯王得名田國
中列侯公主得名田縣道吏民名田無得過三十頃
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注名田私置田也 食貨志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注分田謂貧人無田而耕種富
人田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貸富人田也劫謂劫
奪其稅也 羣談錄餘云按文獻通考言唐始使民
得立券自買其田遂有私田此說亦未深考如蕭何
賈民田自污貢禹被召之日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自
漢以來有矣倘湖樵人曰不必始于漢也春秋時顏
子所謂負郭之田戰國時蘓季子所謂使我有洛陽
之田二頃王剪發兵廣求田宅豈非所謂私田而民
田哉 升庵詩話云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
華田日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華音
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漢書武帝末年悔征
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

樵書十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云代易也是時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漢書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註云轅爰同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 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隣里鄉黨先是哀帝年間師丹建言請行限田之法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犯者沒入官其制雖定亦寢不行至新莽時有王田之舉行三年而罷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間因李安世之請行均田之制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不成事者謂之 露田不在還受之限災潦鄭氏曰觀其所受者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

續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虛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 宋皇祐治平間歐陽修言秘書丞孫林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諒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請于毫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埵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帳其分烟柝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今所方之田為正元豐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搔擾詔罷方田崇寧三年蔡京請復行方田從之 按周禮于田有各別之名載師則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鄙地註云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

續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貴田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里王畿界也 碧里雜存云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為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時俗謂之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種糧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為田一畝三仞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

雜書

卷之七

李

尚湖小集

一夫授田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類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五經應試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二十三首外兼得之以其文堪入殼惜爾違式命止錄易經義以進吾鄉祁世培彪佳取中迨聖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請命特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于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策巖貞默慈谿馮眉仙元應皆以兼五經具題 奉旨一體校閱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闈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

雜書

卷之七

李

尚湖小集

實晚號遜叟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 旨 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賞第一免會試受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奭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經狀元

儒家測數

闕書蔡季通為堂于象巖山曰顯慶讀書其中紹興辛巳季通于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末有數數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為吹噓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某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悚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菽園雜記云朱晦菴先生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為之面值一江有沙巨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于世求訪其子孫于是九世孫庭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此墓在建陽湧幢小品云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如墓俱在那臺縣治西南去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為盜者李惟寧聞于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蔡堅志云昭州今平樂府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不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于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某為易曰清輝已揭榜而師川來謁李

雜書

卷之七

李

湧幢小品

雜書

卷之七

李

湧幢小品

視積壤有片石斑斑如有文字取而錄之乃此亭舊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以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笑考其命名之日與此不差元中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元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甲中鄉舉文圭為文東南學者皆師宗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一日語門人曰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家墓盡發

診夫知妻葬子蔭父

古人言夫壽視于其妻父祿卜于其子此言骨肉一氣婦不當孀則夫應延算子不當貧則父猶受祿理之可通若夫診脉則相其一身之血氣盈耗耳夫之脉何預于妻名賢錄云紹興間邢氏以醫名于杭術業甚奇時韓侂胄知閣門將出使俾之診脉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報曰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誕妄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報卒又朱棟字彥誠鄞人靖康初逃難于

燕書二編

卷之七

李

倚湖小集

勢葬此地者必累世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待閒時陪師往視地所問其價幾何安石妻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日潛游郊野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遂止泓嘆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所及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要買安石曰舍弟緡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緡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緡後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是則葬子而蔭其父世蓋又有其術矣 名賢錄又云明奉化吳國材相術巧中遠游歸訪縣故舊值不在其孫開肆乃索筆為書紙留而去祖歸孫曰頃有吳翁留書祖啓視之曰此吳國材先生也風鑿入神久遊始回書中云相汝色汝婦當有粉骨碎身之禍其慎之及期俾婦晏坐新室竟日不出抵暮食既至期啓檻取水虎爪之入山以食按國材即袁廷玉琪之師此乃相夫而知其妻者矣 清波雜誌云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為王荆公診脉言當有子登科中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溪不然

燕書二編

卷之七

李

倚湖小集

之明年雋果登第緣自矜語詭而公乞文以為寵公
 為書曰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各
 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
 之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于君之脉息見
 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 南史梁丁貴嬪薨昭明太
 子求得吉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闢人俞三副求
 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
 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
 夫葬丁貴嬪而曰于帝吉則又是葬妻而欲蔭及夫
 矣 王行甫云寧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
 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怖出視一見
 即口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得耶已果愈以征
 麓川功封寧遠伯夫人封一品 朝野僉載唐杭州
 刺史裴敞疾甚錢賻主簿夏榮看之曰使君無慮夫
 人須崇福以禳夫人問禳法曰娶二姬厭之出三年
 厄過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無病何禳為曰夫人不
 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
 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其年夫人死更娶二姬

雜書主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錄

頂日揆月

古人取日虞淵及扶輪之說不過取其意而言之耳
 揮戈逐日蓋屬誕妄至于嫦娥奔月渺茫無稽并月
 宮遨遊梯天取月亦歸妖幻可以付之不論蜀典已
 篇云楊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璣于
 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留滯凡數月常于舟中見
 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
 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然則太
 陽果有人頂之而出者耶快雪齋漫錄云虞長孺祖
 母今年八十一矣常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
 見有三人揆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
 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然則太陰之在天
 果有揆之而過者耶 天中記義和東方二國名日
 所由過處每日出二國人為御推而升太虛然則趙
 馬兒所見豈即此耶 宣室志周生有道術中秋夜
 會月色方榮謂坐客曰我能挈月置之懷袂因取筋
 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月懷中
 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塞入肌膚 長慶山人楊隱之

雜書主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錄

在鄆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貼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視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明如張燭 宣室志云長慶中有王先生者弘農晦之聞其有術往謁焉于留之宿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謂之曰汝爲我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之垣上有項七娘以紙月施于垣上忽月光洞然一室毫髮盡辨晦之驚嘆不測 酉陽雜俎云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常與一王

雜書上編

卷之七

先

倚湖小築

秀才遊嵩山迷歸路徒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見一人枕一襪物方眠因就問之其人笑曰汝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勞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二數取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可一生無病乃指一支徑示之言已不見又月中有桂有蟾蜍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剝隨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草木泉石蟲魚之誨漁者

頓遜國有滌樹晝開夜合名曰夜合亦云有情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不遠晝開夜合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差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 李翱何首烏傳云何首烏順州南河縣人祖名能嗣父名延秀能嗣本名田兒生而闕弱年五十八無妻子嘗慕道術隨師在山一日醉臥山野忽見有藤二株相去三尺

雜書上編

卷之七

先

倚湖小築

餘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田兒驚訝其異至且遂採其根歸問諸人無識者有山老日子既無嗣其藤乃異此恐是神仙之藥何不服之遂取其根杵爲末空心酒服一錢七七而思人道數月似強健因此常服又加至二錢經年舊疾皆瘥髮烏容少十年之內即生數男乃改名能嗣又與其子延秀服皆壽百六十歲延秀生首烏首烏亦服藥生數子年百三十歲此藥名交藤亦名夜合有赤白二種赤者雄苗色黃白者雌苗色黃赤 寧康人濠有方士獻

房中術者用一石卵佩衣帶間香氣氤結經月不覺自是容止無度嬾御苦之潛投石卵在沼中拷問竟無覓所方士言取海鶴來跡之可得俄一鶴警至迴翔似有覓忽沉沼銜石而去度人驚悵尋究所以方士曰此石海鶴精也海鶴恒孤飛雲表俯瞰海流照見其影以為已雌驟下追逐頃頃之間不覺精墮凝化為石佩者御女惟意所如非術致海鶴不能得耳漱石閒談云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

雜書主編

卷之七

七

衛湖小築

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范石湖虞衡志云山獺出廣之宜州溪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為插翹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化獸皆避去獺無偶則抱木而枯猥女春時成羣入山採物獺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枚值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峒獺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方士多以鼠璞猴胎偽造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趨然而動蓋鼠所感也 拾遺錄云

日南國有滌泉男女飲之則滌其水甘軟 各勝志云瑞州府新昌縣洞山寺水口有夜合石高丈餘土人謂二石夜間常合為一 四川寧番衛外金川堡係威龍州地有公母石志云兩石相隨人或分之明日復合土人呼為公母石猶言翁姥也 菽園雜記成化間漕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于是及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莫究所以以獻平江伯陳公銳珍藏之

雜書主編

卷之七

七

衛湖小築

百女彘性極淫無論貴賤有數妻不妬忌 春渚記聞蕭注從狄殿前破洞蠻也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搗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一錢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砥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龍虎助軍威

諸葛武侯八陣有龍虎鳥蛇之目蓋按其象而為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令軍士排列變化其中非真有江海之龍山岡之虎可得而驅使之如胡僧兜雨道士行符作百端怪幻者 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索隱云周禮服不氏掌教養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 漢書王莽末巨毋霸出師驅虎豹犀象諸猛獸以從昆陽之戰師崩眾潰虎豹為之股栗此

標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築

則真以虎豹為兵而虎豹亦莫敢兵之敗予考史得數事焉清宮故事云陸法和隱于江陵百里洲侯景渡江南郡朱元英往問之法和曰果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無勞問也景遣任約寇江陵法和出詣湘東自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胃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評將士曰觀彼龍輓不動吾

軍之龍甚是踴躍即攻之縱火舫于前而逆風不領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即反約眾皆見梁軍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寔是賊標今日何不自標下求賊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刹柱頭繞出鼻遂擒之按此所言彼龍吾軍之龍意即軍中之氣如龍耳尚非真龍也 南史梁武帝起兵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遂至進逼建

標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築

康東昏為其下所殺以黃油裹首送軍 名賢錄云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陳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舳舻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殺山及磨刀澗以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繼而隋軍屢捷獲陳軍上皆不殺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龍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于是有五黃龍備眾色各長十餘丈鱗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作雲霧晦

稟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一時頓息肅收餘眾東走 華陽

國志云武帝通博南山度瀾滄水以取哀牢地置不韋縣而哀牢轉哀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扈栗遣兵

乘箄船南攻鹿麥時鹿麥弱將就擒會天大震雷疾風雨水為逆流箄船沉沒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

六王攻鹿麥鹿麥王逆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跑而食之哀牢大驚怖扈栗謀諸

耆叟曰哀牢略微自來不如此今輒被天誅將中國

雜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也二十七年遣使詣越嵩太守鄭鴻言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地為

西部屬國以王為君長此二事則真龍虎之助軍威者也 唐書哥舒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

更築丁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賊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文

獻通考云陳武帝討侯景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色雲羅軍人觀者數萬人宋太祖從周世祖

征淮南於江亭有龍自水中向太祖奮躍識者考

異此皆龍之助軍威者也 裴松之引世語曰曹大

祖攻張魯魯欲降其弟張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師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誥

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返衛雖不同偏携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糜數

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其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此又野糜

之助軍威不獨龍虎矣 晉書載記呂光征西域焉耆王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驅徒城外人

雜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雷光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

動有頭角日光如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

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

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進攻龜茲城夜夢金

象飛出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戰于城

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楊升菴云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濠兵驚以為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閩書云五代時建寧陳誨生數月趨捷能馳走其父異之名曰阿鐵初為王延政裨將庠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走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因自歸于唐將查文徽用為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戰敗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

樵書

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算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數表其能授劍州刺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即率誨以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越樓船壞乃以木為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遂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以功遷建州節度使進侍中此又借木龍以助軍威者矣 北夢瑣言云福建道以海口黃檗嶼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王審知思

欲制置憚于力役乾寧中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伍

子許助開鑿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

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乃憇于僧院憑

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長千

百丈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

錄奏號甘棠港 于遯聞奇錄云宋太宗少時帥

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氣如龍

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南史王僧辨討

侯景發江州至益口與陳武帝會于白茅洲盟而歃

樵書

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

浪師人咸懼僧辨自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

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果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

止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

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

僧辨等大破之 剪勝野聞云 太祖在滁常濯手

于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天命在予汝

其承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

掩以兜整頃復報戰亟戴兜整而往是日手刃其衆

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堽整
于前甫莫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堽整中出拔雷
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宣驗記元嘉
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子女
貲產逐入浮屠持掠財寶先是諸侯養其別封置一
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蜂整羣
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抄掠皆棄而走然則
蟲類亦有能殺賊者又按拾遺記周武王伐紂夜濟
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鳥飛使士舟因以烏書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紂曰
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
也可不謂之蜂助軍威乎 西域記瞿薩旦那國城
西沙磧正路有堆阜並鼠壤墳也此沙磧中鼠大如
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
羣鼠爲從皆何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
屯軍瞿薩旦那王率數萬衆恐方不敵素知債中鼠
奇而求神也無所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黃其
靈夢如定方其夜王夢大鼠謂曰敬欲相助願早治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兵王知靈祐遂整戎馬未明掩襲匈奴方欲駕乘於
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縶凡厥帶係鼠皆嚼斷于
是殺其將殲其兵匈奴震懾王威鼠恩建祠設祭奕
世相承此又鼠助軍威之一異也 震澤事苑楚王
畋于震澤遇羣鹿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鹿入大
谷谷無他道將令弓弩並發盡殫之忽一大鹿突圍
而走跪王前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與族類盡困於此
谷中王如盡取之則我族滅絕無遺類願大王憫而
釋之今後日獻一鹿大王可長享而我類不殲絕也
王異之遂命開道縱之大鹿跳躍而往嗚呼其群整
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三
年王崩而止青瑣高議云此楚元王後吳侵楚萬鹿
乘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
逢吳管見鹿跡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敘其報恩
曲折乃立廟以旌其德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
谷廟曰仁鹿廟此又鹿助軍威之一異也 宋書明
潘從宋高祖爲散騎侍郎參軍事從征鮮卑破其所
聚臨鴨綠城還保廣固未授一卒 佐史並集忽有鳥

大如鷲蒼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愕以爲不祥潘起賀曰蒼黑者胡人之色胡人歸我大吉之祥也明且攻城陷之 十國春秋南唐柴克宏當元宗時吳越侵常州命克宏爲右衛將軍往救之時常州有隋將陳杲仁廟夜夢杲仁見告曰吾帥陰兵助公及戰有一黑棒衝突吳越兵輒破柴克宏勦兵繼進去破之 鹹甚衆奏封杲仁爲武烈大帝

續書初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築

漢晉人行服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時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宜美風俗乃聽大臣行喪已而尚書令嚴諷請斷之尚書陳忠上書切諫上不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其于父母之喪抑何忍也又考之揚仁爲什邡令行兄喪去官譙玄適太常以弟服去職陳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此三人于兄弟姊妹之喪又何厚也其三人自行之與抑功令然與

續書上編 卷之七 十一 倘湖小築

既云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喪則公卿刺史二千石以下者行三年喪可知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之喪而公卿刺史二千石以下者槩行兄弟姊妹之喪是遵何禮耶 楊雄傳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後漢書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傳感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三頌方在信宿聖恩矜憐使臨喪詔未下便行楊駿造急詔婚

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
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此乃同堂兄弟之喪也而乃
謹嚴如此 又晉劉隗為丞相司直委以刑憲世子
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東閣祭酒顏含
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龔明日當除
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同會隗奏曰
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有三年之喪既除而
晏春秋猶譏况龔匹夫朝晏暮禫慢服之愆宜肅喪
紀之禮請免龔官削侯爵顛等知龔有喪吉會非禮

禮書一編

卷之七

全

備湖小築

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此皆叔父叔母及妻
之喪而皆謹嚴如此 若鄰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
甚窮候鄉人以鑿名德傳共相給時兄子邁外甥周
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吾自飢困以君賢欲共
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于是獨往食訖以飯着
兩願間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
翼為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庶
心喪三年此則恩同于父母非常情之比三年而
又止心喪得其中矣 通志畧云漢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 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
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 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
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稱以為宗室儀表是則
喪制三年能行之者貴之矣 後漢董翊舉孝廉為
須昌令聞舉將喪棄官歸 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
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魏王朗師事
楊賜卒棄官行服 郭禹師事郭荷荷卒禹服斬居
廬 按禮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心喪三年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三年心
喪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于塚凡六年斯乃聖門之
道也而漢晉人至有服斬居廬恐非先王之正道矣
薛宜為丞相弟修為臨淄令後母卒修去官持服
宜謂修曰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修竟
行服兄弟繇是不和 漢議郎韋義貶刺實氏久抑
不遷以兄喪去

禮書一編

卷之七

全

備湖小築

禽獸之類

龍蛇蟲豸皆有所歸若羽毛之族則不然至冬則各生細毛以自溫故尚書云鳥獸氄毛頤乃有不盡爾者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于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則鷲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李時珍云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立春後則鳴轉不已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蟄人或畜之冬月則死又燕營巢避戊巳日春社未秋社去其來也銜泥巢于屋宇之下其去也伏氣蟄于窟穴之中俗謂其渡海者為故也或云燕蟄于井底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

李時珍曰熊如大豕而豎目人足黑色春夏臙肥時皮厚筋弩每升木引氣或墮地自快者呼跌臙即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冬月蟄時不食食則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陶弘景曰熊脂即熊白乃背上肪色白如玉味甚美寒月則有夏月則無然則此脂亦因其蟄而生耳詩義云熊冬入穴而蟄至春始出泉潛上

樞書上編

卷之七

八

尚湖小集

伏不度越阡陌又山海經論次山有橐肥狀如象人

面一足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然則物之蟄以冬

而此二物獨以夏蟄為尤異耳山海經堯光山有

附囊狀如人面羸鬚冬居而冬蟄抵山之木不熊狀

即平陵居蛇尾有翼羽在膝下音如留牛冬死夏生

近有流人述所聞見云傳聞海公臺外有一國人至

則穴土而藏不食不動至春蟄後始食動如常則

人亦有蟄焉者不獨禽獸也博物志云無啓國民

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而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為

人細民國人死其肝不朽百年化為人皆穴居處三

國同類夔門廣廣云三蠻國其人不種田只食土死

者埋之心肝肺皆不朽百年復化為人此竟以百年

為蟄蓋荒唐雜稽矣

樞書上編

卷之七

全

尚湖小集

護堤侯

吾邑有神曰張六五相公凡江湖河海並著靈異予
 邑祀禱之甚虔紹興府中浙江省中遙遞而達于燕
 都莫不廟貌崇煥香火幡幢士民奔趨恍惚有靈贊
 階降之威焉省志云神諱亮府志云神名夏皆未之
 詳考者也按邑志載王多吉集張氏先塋碑記云吳
 越王時刑部尚書張亮厥後一傳護堤侯十一稅院
 襲為長山海神則前行六五者即指十一言也是神
 乃亮之裔而非即亮也予嘗取神之子孫藏有宋時
 勅書一緡素塵朽而字墨昭然可讀神果名六五而
 非亮亦非夏也夏則宋時已有祠祀勅封豈與六五
 相公為一人哉宋葉祐翁四朝見聞錄云張日封廟
 號昭即景祐中張夏出為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
 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十二
 里以防江湖之患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曆中廟于
 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
 侯改封安濟公併贈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
 興二十年增應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

續書上編

卷之七

全

續湖小集

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湖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
 憤盡抱所書墳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宮所感夢
 繼是修江者始得其說堤成而湖亦退蓋真野人之
 語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
 便工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為此身不存而憑虛忽
 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意當何如是尚得生
 名之智歟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
 下至東青門正昭侯所築今顧諉之錢王則尤謬矣

清波雜誌云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為

續書上編

卷之七

全

續湖小集

之水至即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
 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
 嘉其功封寧江侯 楓憲小續云杭州江隄築自梁
 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
 門之外湖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之湖水
 為避擊西文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
 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
 累木為岸實土薪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
 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

波從之。其後踰年堤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符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堤。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塘。郝于錢氏景祐中。工部侍郎張夏為轉運使。置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為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鼐言。潮為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門怒號。激烈于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額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

倘湖小築

沈夏修石堤成。增石塘凡九十四丈。按張之子孫所藏勅書一道。稱神為六五太尉。一為理宗淳佑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神。為顯應侯。其言有爾生有奇證。學精行誠。發粟以活。以俄出力以濟婚喪。族黨歸德。閭里稱仁。常言死當為食民之不忘。相與尸祝之水旱疾厲。應禱如響。江為患。達祠水滸。隄岸以同等語。一為度宗咸淳四年十月八日封神。為護隄侯。其言有項潮。潮江岸。糜官金錢。春土籠石。以捍之。包凌民田。廢其收祀。越在神之求。鉅役始為就

緒計。臣立石記功。以浙壤農而宜稼。買而利涉。廟以英濟稱。售矣陰陽之運。江海之能。無窮。爾能闔閭其間。遂民之願。非英姿義概。弘以用物能然耶。等語。然則神之德行。勳蹟。載于二勅中者。皆當時之實錄。世俗所傳。怪怪奇奇之事。頗屬無稽。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

倘湖小築

分界

括地志云欽州馬援征交趾立銅柱其下以表漢界
 嶺產茅草南北異向至今猶然 名勝志云洱河遶
 太和縣城西南由石穴中出東所有分水崖儼如斧
 割漁人謂自岸下分水為兩南河北海鹹淡不類河
 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即返 萌渚嶠在
 富川縣北與楚之江華為界水南北分流 圖書大
 田縣有分流泉陽年流右陰年流左 名山記解州
 有分雲嶺雲至此東西兩分 圖經閩尤溪縣南至
 標書上編 卷之七 九 倚湖小集

泉州德化縣尤嶺為界嶺上有分枝樹一枝南向一
 枝北向此尤溪之源也 李膺益州記云漢高時巴
 蜀人爭山界久而不決漢高八年一朝密霧石為之
 裂自上及下開數尺真若繩引之于是巴蜀界限始
 定 宣室志云東陽郡濱于浙江有山迴圍數百里
 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
 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晦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
 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住視之已劈而中分
 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去環曲處悉填以石

遂無繫統之患 黃衷海語云分水在占城之外羅
 海中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亘不知其幾百里巨
 浪拍天異于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為諸番之
 路南注為珠厓僑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彝者也
 田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峴崦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
 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 珍
 珠船云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開羽分界于
 此共鑄銅棺為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鶴慶軍民
 府有諸葛泉在治南百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出泉
 標書上編 卷之七 九 倚湖小集

均為一流昔人有欲兼利之者引而為一至鷄鳴其
 水復分 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
 欲因兵威復越舊壘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外此吾
 不有也于是為黎之極邊昔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船
 自玉斧畫後河水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
 瀑從空而落春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為噎
 口始天設險以限羌狄也父老云有塞將欲載杉木
 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噎口為水
 所吞沒須臾片片自沫浮出蠻人益不敢窺伺矣

焦氏筆乘銅柱不止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開雲長
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州珍珠船以爲銅柱恐傳之
訛當以銅柱爲正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于黠蒼
之瀾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
李阜銘在辰州 地理通釋云吳會吳郡會稽郡永
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吳志朱桓部伍吳會二郡莊
子釋文云浙江爲吳會分界是也 耳談云淮河分
水間適當兩都之中而水東北分注之朝于兩都蓋
督亢地也 幽明錄宜都建平二郡之間有五六峯
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
督郵爭界 彝堅志廬陵之西六十里有田十五其
形如斧兄弟議分而左右不等紛爭不已逆訟之官
越一二年亦無結斷忽一日黑雲四起霹靂一聲而
田中如犁畫一條自上而下畝角尺寸甚均然後以
弟爭訟帖息至今此處名雷公田 周南林云秦順
天湖山明初旱耕者爭決致鬪忽大風震雷中分其
水爭乃息

樵書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石生石長

治世餘聞云弘治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
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
長既數日已三四尺其初生無人覺其是石偶一人
見之曰此處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
至今存焉 菽園雜記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
地長起一山長二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
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
者不數月患痢死者千餘人

樵書

卷之七

七

尚湖小集

物理小識云石在地上有剝落在土中有生長變化
崇禎中方融啓雲居齋禪師塔碑上皆古錢有懸鏡
隨驚錢開者碑字平杳不可識錢覆者其字如故
各勝志云建昌府有綿纏石其初低小凡禱者以綿
一繭纏其上今漸高大雖綿十倍繞不能過 吉安
府禾山下爲龍門溪懸流數十丈奔厓飛瀑湧爲溪
潭其稱奇絕顏魯公大書龍溪二字刻巖上先時字
去地二丈許攀援者必附梯緣之今字漸近平地而
巖麓無少損 秦州聖果院古井欄保大中琢舊有

經跡溪人寸許後更合滿其銘亦隨之漫滅蓋活石云按集古錄李陽冰書縉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亦由石活歲久漸長刻處幾合故也 瓊州府龍堆山山旒有息石初甚小歲久漸大鄉人祀以為神 山堂肆考云慶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唐武后時因風雷湧出此山初高六尺餘漸高至六百餘丈武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者併人氣不和而旒養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寒而山變為

樵書上編 卷之七 嶺南小築

災陛下以為慶山臣以為非慶也 錄異記云天復中洪州雲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長七八尺闊三丈餘青碧如玉節度使劉威命昇入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稍小長三尺數日石長止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觀內 西陽雜俎云于季友為利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摸網視之有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親見其事 舊唐書云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

長四五尺廣數畝里人駭異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馬燧等討之朱滔王武俊稱兵助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滔僭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為壇以祭魏州功曹韋稔為益土頌以媚悅焉 綱目元仁宗延祐二年五月一夜疾風雷電成紀縣北山南移至文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 一統志天堆山在江西廣昌縣東南溪中紹興間一夕雷雨大作聞砂礫聲且視之有山屹然高丈餘因名天堆山先是童謠曰天雷飛石頭一夜成汀洲五十年內與公侯 又仙湧山在廣州新會縣西北六十里地本無山一夜風雷震怒湧出數峯人見而異之因名仙湧山 一統志息壤在荊州府南故龍興寺東北隙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鴨吻色如青石出地廣約數步高一尺五寸初為堂時刻平平而益高凡持錘者盡死人以爲神不敢犯柳宗元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秦武王使甘茂約魏伐韓韓與茂盟于息壤是見其地也

樵書上編 卷之七 嶺南小築

晉書五行志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
地中始高三尺後如偃人樂薄不可掘惠帝元康五
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樵書一編

卷之七

李

倘湖小錄

地水脉相通

名山記云廬山棲賢寺僧曾沒甌潭上俄失所在
後有人從湖南來云頃從洞庭湖得此甌甌上有棲
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 荆門州靈鷲山有
穴曰龍洞深五里石臺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簫
聽者忘倦宋熙寧中山泉溢有髹器勸車流出字曰
嘉州蓋泉與蜀通也 南郡中有盧侯國襄陽者舊
傳曰古盧戎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
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
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
都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云父所乘對之流涕
神僧傳云牛頭山半有洞人傳八百里與眉州通曾
有避罪者匿其中後于青神山巖見之 輿地記勝
云竹泉在荊州松滋縣南宋至和初苦竹寺僧浚井
得筆後黃山谷謫然過之視筆曰此吾蝦蟆碚所墜
因知此泉與之相通其詩曰松滋縣西竹林寺苦竹
林中甘井泉巴人漫說蝦蟆碚試裏春茶奉就煎
碚在夔 夔陵州有白馬穴水經注云西陵北崖有

樵書一編

卷之七

李

倘湖小錄

石穴遠望常有白馬出入其間尋之莫覩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千里潛相為通

水經注云桑乾河水潛承汾陽縣北燕山之天池古

老相傳常有人乘車池側忽大風飄之入水後乃獲

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泉流通注矣 北史云魏

孝武帝以金珠穿七魚于池濱後于桑乾得所穿之

魚又以金縷箭射池之巨鯨亦于桑乾獲之 蜀

江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脉與蜀江相通有老

僧洗鉢蜀江失之從此井浮出為寺僧所得凡數年

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 說畧

云昔郭緣生于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

源通生曰洛水浮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

猶鈔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流

入地伏行達榮陽而遂溢為榮耳今之歷下等處發

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

膠止湖主吐下膈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上清而下

重故治澇濁逆上之病耳 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

包山潛通 玉泉子云李德裕在中書常飲惠山泉

自毘陵至京置遞運舖有僧人請謁德裕好奇凡遊

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毘

盧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

有感也敢以上謁欲阻此可乎德裕曰大凡為人未

有無嗜者至于燒禾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

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毋乃虐乎

為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

所謂相公者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

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井在何坊曰吳

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巖昊天一巖雜以

八巖一類十巖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

山昊天餘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嘆當時停水遞人

不告焉浮議乃真 墨客揮犀云福州雪峰有應潮

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

無差然四旁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每潮上則涓

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為海眼但其處高當

山脊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 各勝志云博平

縣西有靈泉一名涵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竅以曳

...

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
 彼則在此 馬湖府有龍湖四圍皆峻崖長二十里
 廣七里中有堆如螺髻去大江二里其水與江水同
 消長日夕作潮相傳曾有龍馬見于湖因以名郡
 諸阜記云景公寺前街中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
 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
 就井承水誤墜椀經月餘出于渭河 趙杜成都記
 云嚴真觀漢嚴君平宅也內有井名曰通仙者舊傳
 云此井與漢州綿竹縣君平宅中井相通近歲有人
 淘井得銅錢三文僅可二寸因恍惚不安投錢井中
 立愈或曰此君平擲卦錢 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
 沙大飢人多死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
 如人四體鼻脚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沙暴起一洲
 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祀而掘之權乃密遣人祭以
 太牢斷其背候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 堯山
 堂外紀云蜀興元境內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
 山四面懸絕其上方于斗底故名上有唐公昉飲李
 八百仙酒全家寢宅之跡其 二畝許陷爲坑 益連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備湖小集

地而上升也王仁裕辛巳歲于此爲節度判官常以
 片板題詩于觀日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
 霄板宅只知鷄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廓拋
 塵夢八景雲朋事早朝爲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
 鎖金巖斗山一洞西去二十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
 與嚴真觀井水相通仁裕癸未歲入蜀因謁嚴真觀
 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當時無不
 異之 一統志浙江長興縣有青山上有石竇迺太
 湖及洞庭山冬夏常暖色光黛青 處州鼎湖石旁
 有軒轅洞卽黃帝飛昇之處洞內有軒轅像時聞潮
 聲相傳與錢塘江通故人不致深入 山堂肆考杭
 州北山有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地可通浙東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備湖小集

倘湖樵書二編卷之八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能修朝禮

諸物有光

雪蛆風蛤

地中藏金

活祠

蛇神

梓潼文昌神

物之應月者

自為化牲

帝王御用之器

神力

地中害氣

風雷虹霓之為物

活寶

河圖洛書

樵書二編

卷八目錄

倘湖小集

兵之先兆

求生西方

有喪不葬

物之方者

陵墓興廢之數

顛不刺

鳥獸率舞

各西湖

從張玉南先生所記而增葺之

藥寶採取之難

樵書二編

卷八目錄

二

倘湖小集

毒地

蝴蝶與喪祭之事異

子孫間有或肖其祖

儒家脫化

不可理解

神畫

能修朝禮

春秋倪黎來來朝胡康侯以為能修朝禮故書之曰朝然凡物之能修朝禮者多矣以春秋之筆為爾雅之疏則亦當書曰朝也 元仇遠釋史云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狝羣聚于祠旁以千百數跳跟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狝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狝狝朝廟 廣異記唐睢陽郡宋王家旁有玄豹每至朔日山中之虎悉往朝之豹坐冢上虎列其下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一

倘湖小錄

南史云高昌國有朝鳥者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各勝志大理府趙州赤水岸有鳳栖木二株俗傳鳳昔栖其上至今日哺時鷹隼朝之以千數 一統志鳳羽山在浪穹縣相傳蒙氏細奴羅興時有鳳翔于此故舊名羅浮山改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眾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于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寰宇記云交州有鳥王如鸚鵡頭上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黑色獠人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一

兩枝以膠插着取鳥王置其下鳥王嗚呼眾鳥聞聲皆爭集其處或啣果實或送蟲蟻諸鳥着膠獠人于其下取之也

鯉朝日鱣朝星本草綱目云烏鯉魚首有七星夜朝北斗 名山記云金山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陷大者如山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閩書云福寧州棲雲潭多生鮒魚其魚向日而朝 延平府大田縣有養池朔望則羣魚浮列朝向 關胡俗名彈塗以孟履活者數百于地發之皆駢首拱北頭上有星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十一

倘湖小錄

爾雅翼云蟹八腕而二螯入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螯兩鈴侏而容仰故謂之螯字從解者以從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淡臘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秋冬之交各出于穴執一種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傳世蟹譜引孟詵食料本草云蟹至八月銜稻芒兩莖長寸許東嚮至海輸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亦云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證予謂即陸魯望所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得自然之禮

周地圖記云晉原西五十六里慕願津山上有鹿市
百步平坦諸山之鹿日一聚于此其山有穴如墓之
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岩直峭而上有平地

詞林海錯云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領山谷
鄙人未嘗識郡朝吏民謂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
長殯不朝三日是也

天工開物記云蜂王之子世為王王生而不採花每
日羣蜂輪值分班採花供王春夏造窠事王每日出
遊兩度遊則八蜂輪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

樵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備湖小築

以頭頂腹四蜂傍翼飛翔而去遊數刻而反翼頂如
前凡人家殺一蜂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羣起整
人謂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無限
殺一蝙蝠懸于蜂前即不敢食俗謂之梟令然則其
出遊而羣蜂喧聚洞穴間或送或迎均有朝之之象
故稱蜜蜂朝王

玉匱經云青城山在成都黃帝封為五嶽丈人一月
之內羣岳再朝 楊升庵云武當山一名慕山又名
仙室極晴望之輕霄卷其上白雲帶其前日必西行

夕而東反謂之朝山言為衆山所朝也

岳陽風土記云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
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
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
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
而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又農圃春秋引陰陽變化論云蜂每歲三四月則生
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
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不能成蜜至七

樵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備湖小築

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不死則羣蜂飢俗謂相蜂過
冬蜂族必空蜂王夫如小指不整蜂無王則死有二
王則分分時多老王遜位而出羣輩其半未嘗多寡
從王出者不復回飛止必環衛其王昔有隊伍行列
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依次差巡採花少者更罰每一
日必三朝 蜂惟採得蘭花則拱之于背以入房他
七則否

諸物有光

沈存中嘗言海州人夜煮鹽鴨卵爛有光如玉瑩然
居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蕪
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萬曆二十九年四月
山陽庠生唐纘修寓北沙鎮李家四更寐覺滿室光
明秋毫可辨乃視光起處從床頭案上竹升內奕奕
吐出驗之乃夜寢時所置白布裹肚也取觀之表裏
洞徹如鎔銀炫目不可逼視達旦而止李氏概室觀
之 採蘭雜誌云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

樵書初編

卷之八

五

倘湖小集

三恒於暗中誦之言紙上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
著作郎每自見暗中筆端吐光 金壘子云山中夜
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爲
害濬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鷄見人揮霍鑽入
石壁中其石自合嘗聞外舅說頃歲在壁間熒熒光
尺餘衆謂之惟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乃就拔之
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 地鏡圖
云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 七修類稿云正
德庚辰回回新僑鄧副使竈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

如月之明照耀墻壁移至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

日方止後亦無他異 朝野紀畧云一貴宦自四川

入貴州界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

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里許山愈深心甚恐

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道近而人逐之

也既近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

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蓋山中之氣無時發洩則

光而爲火地中之氣無時發洩則溢而爲水水火一

氣人僅信泉而不信火何哉 園居手錄云橫海張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六

倘湖小集

澤夜自庄還月色昏暗見道旁木突然有光因折以
燭路抵家插壁間醉不復醒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
間一龍蛻大僅踰秋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
堅叩之清越如玉而質更光瑩奪目遇暗則光映一
室遂寶藏傳玩好事 嶺表錄異云黃蠟魚即江湖
之鱈魚頭嘴長鱗皆金色鱗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燂
乾夜即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
棄其頭于糞匡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
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各啓食奩窺

其餘鱗亦如螢光透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
 疑頓釋異魚圖讚云含光之魚臨海郡育南人鱗炙
 雖美而毒煎燂已乾耀夜如燭 西湖志餘云宋時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
 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
 稍淡雷電之時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蘓子瞻詩
 云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
 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
 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曰湖
 光豈即水燈之類與

雜書初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築

雪蛆風蛤

萬物以氣而生氣盡則絕然氣以成形氣即麗于形
 體之中因相生而成種類乃有隨氣成形即隨氣消
 化氣與形俱在有無之間使人莫得而測焉嘉祐雜
 志云蛾眉雪蛆大治內熟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
 州雪山雪山四時皆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
 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銷盡 蜀書
 云秦寧縣青簾山高廣十餘里宛如簾幙是有風蛤
 秋值薰風滿布地下可食氣化生滅倏焉而盡西陽

雜書上編

卷之八

八

倘湖小築

雜俎言仙藥有白水靈蛤豈此類與 名勝志云長
 沙府洗藥池在司空山南齊張岳洛丹之所中有鬚
 菜味甘可食日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于水中人
 潔心以往則隨采可得若混以葷腥苦澁不可下咽
 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以北及峨眉山北人謂之
 雪蛆二山積雪歷世不泮其中生此大如瓠味極甘
 美 陳藏器曰石蠶蠶一名石下新今伊洛間水底
 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奪夏羽化
 作小蛾水上飛 李時珍曰水母形渾然凝結其色

紅紫無口眼腹下有物如縣絮羣蝦附之晒其涎沫
浮沉如飛為潮頭樵則蝦去而蛇不得歸人因割取
之浸以石灰礬水去其血汁其色最白其形最厚者
謂蛇頭味更勝漁人云石灰礬水加之少遲則盡消
而為水性暖治魚腹之疾農田餘語云水母本陰海
凝結之物食而暖其性未詳 名勝志云湖廣黃安
縣有羅漢菜出三角山昔有異僧種之而去採宜淨
食雜以葷膩其味頓衰 與玄武山相近有一石堦
山一名華嶽地肺一名肺山福地其西北有大松樹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九 倘湖小築

樹下生草名救窮草冬夏不枯月食三寸絕穀不飢
一統志雲南點蒼山生高河菜于高河泉出莖紅
葉青味甚辛辣五六月採之若高聲則雲霧驟起風
雨卒至蓋高河乃龍湫也久雨不溢久旱不涸 天
中記僧頭居臨海山中山有蕈觸樹皆滿隨採隨出
供僧常調頭若他處蕈即不生 番禺記廣州邑容
道常有蝦蛤隨雨至謂之天蝦天蛤人取鹵之不取
亦化蓋為海風攝至者 本草綱目石帆紫色梗大
者如筋尾風漸硬色如漆人以飾作珊瑚班左思吳

郡賦草則石帆水松劉涓子註云石帆生海嶼石上
草類也無葉高尺許花則離樓相貫連若死則浮水
中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其生者入藥主治石淋及
婦人血結月閉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九 倘湖小築

地中藏金

近人訛傳劉文成先生有藏金瘞于各處或山石上
暗標誌號以遺其子孫此妄誕不根之說而愚人往
往信之至有偽造藏本以售人而得其酬價轉相煽
惑挖掘地土殊可笑也文成先生王佐之才聖賢之
品豈以是為子孫計哉且亦安得如許金而隨處埋
瘞也因考古來之以藏金見于諸書者列于後 名

勝志云湖州九龍山上有石城山下有晏子城吳地
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以居至今耕者每得黃金形

藏書

卷之八

十一

倘湖小築

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天中記云晏子鄉在
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 洛陽伽藍記云洛陽修
堯宇北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掘此地者輒得
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嘗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
曰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
年鸞遂卒 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
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
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
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按蘇秦時未有

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蹟也

南史蕭穎胄字雲長齊高祖從弟南豐伯赤斧之
子也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將起兵穎胄殺劉山陽以
應穎胄有器局既倡大事眾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
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
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輟耕錄云趙生者宋宗室
子也家苦貧居間之深山業薪以自給忽見巨蛇章
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因竊念曰白蛇白鼠豈
寶物變幻耶歸與妻謀而同再往蛇尚宿留未去見

藏書

卷之八

十一

倘湖小築

其夫婦來回首迴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
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
瘞治為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指取
時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隣家疑其
為盜其姊夫為吏者詢之不致隱愧白金五錠吏無
厭訟之官生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之巨室廣行賄
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
室私獻金甲具申白之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從至榻下一

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婦共取視鐫
鑄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 搜
神記云隗昭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
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
嘗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
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因憶夫
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妻遂賣板責之使者
執板不知所言曰我不負錢此何緣爾耶妻曰
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

樵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倘湖小築

而悟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隗生含名
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
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
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
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瓮
覆以銅柙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
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乃金
興定三年金臣朮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即汴京 金主
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 此正元強金弱之時 城雖完固能獨安

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璧
五千兩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于是平陽判官完顏
阿剌左麻議蔡霍定和發蔡京故若得二百萬有奇
准格遷賞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賜建碑書功于會朝
門 見綱目

樵書上編 卷之八 倘湖小築

洛祠

隋唐嘉話云秋內使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榮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然而古今之為洛祀流俗相傳不可得而究詰也 山堂肆考身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而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沉其主于江柳宗元作斥阜亭祠記而王陽明公又有象祠記云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蠻之居者咸神而祀之宣尉安君因諸苗民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此必丞又克諧之後父既免若而化為慈父象亦化于其兄而進于善故能安于其位澤加于民既死而人懷之也然則象祠雖毀于唐而復延祀以至于今亦與矣哉 廣東始興縣有鼻天子墓相傳昔有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槩笏對列器飾皆金俄問墓中擊鼓大呼懼勿敢取而遂間日重往掩封如故象之威靈于墓如此則安能終毀之乎 象乃有祠 三國誌

樵書上編

卷之人

十五

倚湖小集

注云會稽舊祀秦始皇與夏禹同廟王明為會稽太守以為無德之君不宜建祠以祀遂除之 秦始皇亦祠 南史孔靖字季恭吳興郡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季恭居之無疑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蕭惠明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常為此郡未常有災遂盛設延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生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為此郡有項王廟土人名為項王甚有靈驗于郡廳

樵書上編

卷之人

末

倚湖小集

事安床幕為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庭下再拜殺輓下牛以祀既祭而避居他室璞至着展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璞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于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 一統志楚霸王廟在含山縣宋紹興間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瓊不從亮怒欲焚廟俄有大蜂遶出至梁殿後林中鼓噪發聲如數千兵亮大驚左右駭散 山堂肆考云臨汝侯猷至任每享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面上亦色緒異苑云烏程卞山

1 186 子部 雜家類 4 一一一

本名土山有項籍廟稱號下王因名下山山足有一石賈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和州士人杜默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霸王之英靈如此宜乎仁傑欲毀而先以檄文施之也 宋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

樵書上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築

廟靈感王乃吳主孫皓祠汪大猷等使北庭還言其威靈故加封乃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孫皓亦有祠 宋史王旦之侄王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于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祀之 吳元濟亦有祠 北齊書魏蘭根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塋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柘以為榔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董卓亦有祠 陸長源辨疑志云吳閭門外有太伯廟往來舟船求饗者

常溢廟東又有一宅有塑像云是太伯三郎里人祭時巫祝云若得福請太伯買牛造華蓋其如太伯輕天下以讓之而適于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為人致福哉又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則太伯三郎不知出何據耶狄梁公毀江南洛祠而存太伯之祠則太伯三郎不可謂非洛祠之一也 太伯三郎亦有祠 關言長語云予過濟源有攝政廟鄉人饗之聞杭有秦檜祠朗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方回云馬伏波為其所傾理不當祀 梁松亦有祠 南史宗室南安王禎以

樵書上編 卷之八 六 倘湖小築

早祈雨于郡神鄴城有石虎廟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死 石虎亦有祠 夢林懸解云太和中萬安村李杰妻聶氏夢一女人高冠大髻緋衣鳳履如神女狀謂聶曰我則天后也所居久廢能為新之當結子母緣村民有所賽錫嗣之會士女畢集于泰安祠聶亦往路次見一野廟入玩之中有女人一如夢之所見垣宇傾圮凄楚不堪歸與夫言夫為小童其廟俄夢神女來謝曰當結百年緣未幾聶生女聰俊窈窕及長手有

父如武字年十六適國學士張世昌李夫婦將為終
身之倚乃婚方三月而女死杰夫婦悲悼過傷未幾

先後繼殞而嗣亦絕武則天后 亦有祠 稽神錄江南戎師

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

皆章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頽毀風雨

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章許諾及至鎮訪之乃

宋無忌廟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新其廟祠數有靈

驗宋無忌 亦有祠 耳談武廟時華容令楊公多善政故傷

水圍堤四十八皆公監築一日忽失公所在公私傍

樵書上編 卷之八 九 倚湖小菜

徑莫得其故眾夢神自稱朱太尉日能祠我當還公

眾在祀而得公于河北渡船底昏然不自省土人于

神前雨暘多應劉文宣公作廟記近廟為水毀忽緝

袍家簡見夢于孫給舍公鄉里人重為建祠給舍亦

有託謂是朱泚云朱泚亦 亦有祠 一統志魏武廟在無為

州祀曹操和州亦有魏武祠劉禹錫詩曹操祠猶在

濡須塢未平曹操亦 亦有祠 澧州有繫馬柱澧在隋為崇

州有崇驩兜廟祠堂石室存焉下有相公潭有立石

三皆數丈野人呼為相公繫馬柱驩兜亦 亦有祠

蛇神

杜牧之序昌谷集云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幻誕

也牛鬼則稍見于諸物皆有鬼一則中然而世則真

有蛇神為一一考列之名勝志云通江縣有二洞一

曰龍洞周圍二十餘丈高三丈七尺內有池殿清瑩

泓然一日蛇洞在治北四百里南壩寺唐建也每歲

端陽前後有蛇自柱礎間出沿堦滿室顏色大小非

一神然不為害昔人傳三萬四千尼不可數按此即

巴蛇洞云 曹能始云蒼梧縣有三界廟廟中小蛇

樵書上編 卷之八 十 倚湖小菜

無數背青腹赤目有火光嘗緣神身及蟠繞藤香土

人以手接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嚮有所願越

期未賽者蛇輒至其家人驚曰神索願也友人鄭紱

借予至梧渡江視之果然廟在火山之麓 各賢錄

云緇雲沈造字次仲初知漳浦後判潮州有韓山神

歲需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

廟後像得巨蛇殺而烹之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

之驅鱷云 聞見近錄云孔道輔祥符中為寧州軍

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每

祝之蛇自神中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為哉以笏擊蛇蛇死
遂揮衆壞其廟以去石介作擊蛇笏銘 異聞總錄
云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
整焉帝化形為蛇人目為小青大青小青極暴猛人
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為帥不肯致謁祭廟其請
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州霧冥晦咫尺不可見
柙與袂皆穿有小窾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為搜
求決旬不獲衆以為無靈而雷必神物所致知是二
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
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匣處遂絕
印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周輝清波雜誌
云輝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共載死生係于浮沉
之間每遇龍廟薰爐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禱
者致冥幣于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籠中
小青蛇蟠結舉首蛇髮者甚衆視者云神今在廟歆
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
活若川流倘不羣于魚腹然廟貌尚可薦于豚蹄

雜書二編

卷之人

圭

倘湖小築

一聯耳 宋史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登進士第歷官
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
民皆信奉之穎微僧歸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繭
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
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聚蛇爾遂殺之 梁史殷子
春為東莞太守時青州石廂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
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寶毀神形像壞屋舍當坐棟
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斷夜
子春夢見人通姓名來謂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
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之經二日而
知之甚驚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
衣人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
彌謹經月子春破魏寇授南青州刺史 西樵野記
云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
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
豚出入無憚人或遠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
故謂之蛇菩薩 幽明錄云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
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

雜書二編

卷之人

圭

倘湖小築

姓氏則皆昔友也自言我罪深能見濟脫否沙門即為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為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 夢

林懸解云晉司馬恬于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乃知鄧艾廟在京口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一女子會于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禱祀不解而死 搜神記晉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

樵書一編

卷之八

七

尚湖小築

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上敦之逆 一統志青蛇神祠在陝西環縣唐節度使楊朝晟下攻方渠之水有青蛇降陂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禦之遂為停淵士民仰足事聞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又江西南昌府有吳城山山上順濟廟世號小龍相傳即吳許二君所誅大蛇之子宋封順濟王有真宗御製成蛟石刻熙寧中遣大常林希逸致祭即有異蛇墮桌上翼日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巡几案俄循入

帳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舳艫送至彭蠡而沒後齒子瞻自儋耳北歸艤舟祠下忽得古石弩矢于岸側傳觀左右失手墮江中乃禱于神許留廟中使人汲水求之一換而獲因為之記 周南林纂要云青葛伯衡太平鄉人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履行泥塗中弗厭也遷隨州吏目有建峯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青蛇逐巫者民以不惑以春坊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擢陝西參議

樵書一編

卷之八

七

尚湖小築

梓潼文昌神

太平廣記云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昔雋州張翁往溪谷採薪刃傷其指血滴一石穴中以木葉塞之他日往視化為小蛇翁取至家啖以雜肉蛇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大而食二年後盜羊豕其後縣令失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日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湫渺瀰無際惟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為陷河縣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尚湖小築

祠蛇曰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憇于路旁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人將無主其處者君在君乎請其氏口古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勿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其神自廟十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効順指期賊平駕回廣贈珍玩人莫敢窮王鐸有詩刻石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風圖入九重城偽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平齒

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亮黑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文梓潼廟祝亟為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上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唯為廟蛇之精續搜

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又見于利州桔栢津封為濟順王解劍親幸其廟以贈焉郡國志云濟順王廟本張亞子戰死而存昔亞子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却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常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安南伐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逐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劍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為我設主客禮烹食而去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立為廟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為亂官軍追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為帝以上諸書所言梓潼神若以張翁之子化蛇而為神名之曰張惡子又降生為蜀王建之子克惡作逆則邪而非正也開元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尚湖小築

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立為廟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為亂官軍追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為帝以上諸書所言梓潼神若以張翁之子化蛇而為神名之曰張惡子又降生為蜀王建之子克惡作逆則邪而非正也開元

之封左丞相廣明之封為王咸平之封為帝皆以冥助武功而唐人詩曰文昌動將星又文昌六星中有上將次將貴相等則又武而非文也唐及後五代皆未有主文之說宋祥符中有舉子二人宿張惡子廟中見諸神會廟商作來歲狀元賦則為主文也明矣

三餘贅筆云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祀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上值參宿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溪厚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上有文昌六府上賞功進爵故授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為張

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言長語云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其神為周時賢士張仲死後為神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為吳會間張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二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上

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內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文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

程史吳曠叛逆時其家素事梓潼自玠時以來事

續書 卷之八

尚湖小集

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彼。褚玉謂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潛往漁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意在徐圖。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踰月而誅曠。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常正書見于闕武堂。逆黨恚憤。以迄天誅。據此二事。則與唐時主于兵事者為合。然而在宋時則顯驗于文場之事者屢屢矣。予按張惡子與文昌星君廟必是

兩廟以其俱在梓潼。故後人誤混為一耳。世但以所稱張惡子之名與所傳張惡子之事俱為不雅。遂改其名曰張亞。豈復悟文昌所降神與張惡子原是二廟而俱在梓潼哉。一為星之精。一為蛇之精。相隔天淵。安得誤認為一乎。考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遂分為五嶺。是知蜀蛇之為靈異也。久矣。後世編文昌化書者

續書 卷之八

尚湖小集

以此事靈異亦以為文昌所化而入為七十二化之一毋怪乎竟以張惡子之為蛇神混之而為一也

青藤路史引一統志梓潼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嶲人徙居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仁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此與世所傳帝君事甚異按文昌在北斗上故步天歌曰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個星而北斗名七曲星張亞子之神所居名七曲山亦其應也世俗稱文昌星日文曲星抑有出矣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孝

倘湖小集

物之應月者

雲麓漫抄引徐叔明高麗錄論潮云晝夜之昏繁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日臨于午則陰氣始升夜潮之期月皆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于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于月朔之晝潮日亦臨于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孝

倘湖小集

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沈存中云盧肇論海潮謂為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乎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于子則潮生候萬萬無差月正午而生者為潮則正子而生者為汝正子而生者為潮則正午而生者為汝唐新語云高宗乾封

初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向月
 則水生詔令試之取蛤蚌一尺三寸者摩拭令熱向
 月取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二三升周禮明珠承水
 于月陳饌為玄酒是也 桂花叢談云世鬼皆雌惟
 月兔雄耳故望月而孕 羅願云今世卜鬼之多寡
 者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人林中百千為列延首月
 影中月明則一歲兔多月暗則兔少是稟顧兔之氣
 以孕也 本草綱目曰螺蚌屬也其殼旋文其肉視
 焦書十編 卷之八 尚湖小集

月盈虧故王充云月毀于天螺消于淵 左思賦云
 蚌蛤珠胎與月盈虧故中秋無月則蚌無胎 蟹腹
 中黃亦與月盈虧然他物月滿則盈月虧則衰獨蟹
 月望時瘦月朔時肥蓋其性躁動月滿則愈動故瘦
 月暗則潛伏故肥也物類志云取漆盒置蟹其中則
 肥蓋盒既暗蟹又畏漆則伏而不敢動耳 蓬窓續
 錄云胸恩瓊州地名音肩忍或以為蚯蚓也瓊多此
 物故名或又曰蚌也音字皆為月是物者月之精也
 旁句忘者月如勾如刃環而是物生也 禽經云鶯

逆月本草言鶯依卵則逆月謂向月收氣助卵也
 月令廣義云浙山中有狗中秋望月而戲輒吐寶如
 團呵舞久而復吞之農父窺見月下有光不能攫取
 今藥中狗寶色狀不一難以辨真然羣狗皆戲月
 西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于中秋夜見月光屬于林
 間如匹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蟇耳疑即其身中者
 古詩云犀因望月紋生角凡虎交則月暈 蕎麥得
 月而秀中秋無月則蕎麥不實 扶支國有望舒草
 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北戶錄云張
 焦書十編 卷之八 尚湖小集

掖池中出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 槎菴小乘
 云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積雪
 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無 月上下弦
 之時觸醬敗壞里俗忌之 文獻通考于闐國有玉
 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人身之血其流行與
 月相應靈樞經言用針之法月滿無補月郭空無瀉
 言月滿則血盛月虧則血衰 漢書凡匈奴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唐裴灌詩忽聞窺月
 滿相聚忘雲中今邊人候賊以月如半規入則淺月

如全壁入則溪 說畧云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硯

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如月其月明時隨月盈虧

凝古錄云呂東萊蓄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

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太平清話云張景山于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紋黑而枝葉老

勁雖工于畫者不能為 西域風土記那羅稽羅州

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

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起照水懸流時有商侶飄至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倘湖小築

此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像頂

流水眾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極之停經數日

月隱高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吾曹而流水

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將非佛頂上有此

寶耶遂登崖果以月愛珠為像肉髻 天啓壬戌歲

予侍 先嚴讀書冠山西隱寺八月十六日予與昆

季數人奉題課文有數客過訪留飲至初更 先君

同數人送客下山山麓附一小山曰猫山時望其小

山之上忽見光明如燈月之燭即而視之平頂一石

星月朗入其中即此石之發光也予與昆季輩以課

文未竟不隨見急起視之則光已沉矣次月十四十

五兩夜仍同眾往候約二更初月正照其石上則發

光瑩亮約二更末月不正對其石則光沒其石上有

黑光數處光中則照見外物故對月而生光其應月

如此 珍珠船明月山在醴陵縣上有白石狀如明

月照人夜耕後有勅鑿下見在本州明月池上 羣

芳譜云薔薇之類另有月桂一種應月圓缺 纂要

云拘尼佗樹花見月即開又石髮乃南中水底草每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倘湖小築

月三四日生至八九日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

月盛衰也 淮南子曰晝盡灰而月暈缺許慎註曰

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為環如月狀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于上 墨客揮犀云慶曆中有宦者

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

鏡背鑄成兔形每至月滿夜持此鏡當月照之則兔

心即在鏡中人莫究其理

自為牝牡

獸之有牝牡猶人之有男女鳥之有雌雄此一成而不可易乃有自為牝牡之獸豈非異氣之所生乎

郭璞云獬豸即豪猪自為牝牡而孕贊曰剛鬣之族

號曰豪豨毛如橫鉗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牡

陳藏器曰靈貓生南陽山谷狀如狸自為牝牡異

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按段成式言

靈狸有四外腎則自為牝牡者或繇此也 南山經

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

牝列子所謂亶爰之獸有自孕而生者食者不茹讚

曰類之為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窮究自

佩不知如忌 山海經帶山有鵠鷄如鳥五采而赤

文自為牝在陽山有象蛇狀如雌雄而五采自為牝

牡 日詢于鏡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

為黃漬去其勢與囊即轉雄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

有總鎮府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為黃其勢與囊

漸皆漬去遂與黑者交橫州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

餘歲漸成黃而為雌又數百歲方變為白唐人嘗畜

一白猿

猿領白兒謬矣初生之猿豈有白者 輟耕錄云大

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言博又半釋迦謂半月能

男半月能女宋趙忠惠帥維揚日暮條趙參議有婢

強即之則男子也蓋身二形前後好狀不一遂真之

極刑近李安民于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

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晉五行

志謂之人痴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用兩

人道而性尤婦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

兩體主國媾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兩星

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褚氏遺書

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日感以婦人則男脉

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顯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博

物志云蒙雙氏者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

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

活同頸二頭四手足是為蒙雙氏 素問註心為牡

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為牝藏上焦以陰居陽腎

為牝藏下焦用為牡藏中焦脾為牝藏中焦然則人

身中之五藏其各為牝牡如此 說文獼狽似猿而

身中之五藏其各為牝牡如此

狗頭一名犛并莊子後編但以為犛言非類為牝牡也 丹鉛錄龍生三卵一為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木邊遺精過粘裹浮木枝如葡萄焉號紫梢花道樞所為龍墜有益帷簿者也 李時珍云獼猴無雌以猴為雌故云猴鳴而獼候 本草云阜螽蛭蚓二物異類同穴為雌雄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之詩疏廣要云熊大于熊而熊為熊之雄而稱熊猶殺為輪之牯而稱殺兒為犀之特而稱犀也蓋皆相類而為牝牡 莊子麋與鹿交鱣與魚游

標書一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集

帝王御用之器

拾遺記云顯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則飛指其方故戰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湧幢小品云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研北雜志云被祿城有祿祿廟殿祿疑是一兵器其秦禱兵之所乎 又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劍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傳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然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昂星精為輔佐以礪三猾上皇曰予此物名為七首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即解以投爐中烟焰冲天日為之晝晦及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于身以礪三猾 蕭何為昂星胡亥 陳勝項羽為三猾 刀劍錄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西京雜

標書一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集

記高皇斬白蛇劍以七采珠九華玉為飾雜用五色琉璃為劍匣其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嘗有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起光彩射人 刀劍錄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劍名曰定光武丁以戊午歲鑄一劍名曰照耀又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年鑄一劍藏之秦堊山上列二十八宿面背有文面記星辰背記山水 漢平帝掘得一劍上有帝名故佩之按平帝名衡 光武徵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 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于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二曰百鍊二曰青嶺三曰漏影 魏文帝造寶刀曰露陌銘曰於鍊良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巨刀曰陌露陌者精光射注也石勒發地得一劍銘曰石氏昌篆書 晉書劉曜弱冠遊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于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常夜閉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賦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

雜書上編

卷之八

美

倚湖小築

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五色元海世頗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內外諸軍事鎮長安及斬準殺劉聰子粲曜自長安赴之羣臣上尊號曜僭即皇帝位國號曰趙 李綽尚書故實云天冊府弧矢尺度蓋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為突厥所窘一將勇壯絕人首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冊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而斃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嘆服神勇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禮必陳于儀衛之前以耀武德酉陽雜俎云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掛矢好用四羽大箭長常箭一膚 隋唐嘉話云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于洛陽馳馬頓之城而去城中斃十人共拔之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而還迄今國家陳設必列于殿庭以旌異之蓋既陳列于殿庭則亦此之御用器械矣 鶴林玉露云孝廟常携一漆拍杖宦官宮妾莫之敢睨常遊後苑偶忘携馬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方曳以來蓋精緻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陳眉公見聞錄云 高皇

雜書上編

卷之八

甲

倚湖小築

帝御用鎗凡二大者幾盈丈修可丈六疑御用以
步戰者也小者修幾四之一圖殺亦如之所為馬備
也滌和之間無日不親御焉武昌以後不復自將矣
此鎗樹之御座後以示子孫無忘王業之艱難 文
皇帝御用鎗上有帶號在午門之五鳳樓上王介州
先生有歌其序云相傳 文皇御鎗在午門中樓
座之右甲戌仲夏六日世貞以朝退借其條得寫目
焉槍以漆橫竹為柄有黑纓懸黑旌若號帶者中緇
列星之屬槍柄為刃痕者三旌為矢穿者五按記稱
文皇每遇大敵輒率驍騎衝中堅繞出敵後舉旌颺
之士爭奮敵輒大潰此卽所執銳也

神力

凡人見人勇猛之極者必曰彼有神力不過謂其異
于常人耳然古今來果有神授之以力者不可謂虛
有其言也朝野僉載云北齊禪師鄒人也幼落髮
為沙彌時輩甚眾每休暇常角力騰越為戲禪師以
劣弱見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
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類輕侮為辱已
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開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
我方必死于此無還志約已畢因至心祈之至六日
將曙金剛形見手持大鉢滿中盛筋謂禪曰小子欲
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
禪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
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刺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
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
問曰整子頃何至禪不答須臾于堂中會食食畢諸
同列又戲毆禪師曰我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試引
其臂筋骨強勁豈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我為汝試
之因入殿中橫榻壁行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躍首

至于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
俯伏流汗莫敢仰視 閩書建安縣魏勝幼無賴臂
力絕人隸軍籍為市游徼常宿永安寺 步金門
神謂曰烏棲我耳為我去之當與爾一誓力覺從其
言勇力頓增靖康初從禁旅戍滑臺軍帥令軍中口
挽十石者補指揮使勝躍然應命帥請殺虜引試萬
眾聚觀且下令曰若挽不及格者死至勝試斷弩折
一軍皆驚 江西志永寧縣周侯廟周本里人壯時
勤畊夜溉田遇異人曰吾念汝勤無助吾有富有力
兼書上編 卷之八 聖 倘湖小集

二者何欲侯曰富多事不如得力以耕異人乃嚙指
血令飲力遂倍沒為神為周侯云 樂郊私語云德
藏寺深靜可憇國初有僧真諦性若愚騷而確守戒
律第為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蓮真御來寓寺
中嘗言欲發天女寺墓然古冢實無意開發意以雲
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天死間用
水銀製殮欲發尸溢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真
諦聞之怒形于色眾僧懼其惡致禍苦為陰勸五鼓
揚肩輿發衆出寺諦拍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捨之時

眾雖數百皆披髮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被
折臂者人見真諦于眾中超躍每踰尋丈若草履虎
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俱滅楊樹奔歸皆為
段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忙率眾
而去 幽明錄吳典錢乘孫權時曾晝臥久不覺兩
吻沫出者數升其母怖而呼之日適見一老公食以
筋恨不盡而呼之乘本疴瘳既爾之後遂以力開
官至無難監又角力記陶法通夢人遺二馱驢筋啖
一馱母呼覺事同 天中記績溪縣大嶽村西北五
里有汪節者其母避瘧于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
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石
獅子重千斤節指之日吾能提而擲之眾不信節遂
提獅子投之丈餘眾駭異數十人不能動遂略節提
致故地尋薦入禁軍為神策將軍帝對御身負一石
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上坐丘茲樂人
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異之累有
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焉 濯纓亭筆記沈
江宜典人居周孝侯廟廟入廟必致敬見神像剝落

兼書上編

卷之八

聖

倘湖小集

兼書上編

卷之八

聖

倘湖小集

輒謹護之一夕夢神張口噓氣與之江寐覺筋力異
常遂能徒手搏猛獸常運糧至京師與漕卒爭道眾
欲毆之江持小梃竿一揮數十人皆披靡墮水眾莫
敢近江居家富常牽犁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莫能
及

地中害氣

地中之氣不可見而墓經云墓乘生氣則是地中果
有氣可乘也往往見人家開舊墳而氤氳之氣冲人
而出別無水泉螻蟻之患其為吉壤可知顧地有生
氣即有害氣萬一遇其害氣則為人家之禍不淺矣
今將地中害氣之最甚者考列數條于後 江陰張
誼宦遊紀聞云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于山之
陽產石煤處掘窟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
日各携茅供許于穴口焚烟俟地交吸入以禁盜取
間有蒲姓者以厚薦一番溪入焚之其烟猛深入新
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
仆地不能起聲如胸吼次入者聞急回至穴口良久
始言穴中之氣如橐籥撲面如沙而麻木軟如椒而
脹滿如瘴氣然又三日烟始息索尸於穴色紫而腹
脹少頃色變而腹消矣 談苑云韶州岑水場往歲
銅發掘地數十餘丈即見銅今銅益小掘地益深至
七八十丈役人云地中變怪甚多烟氣中人即死掘
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置穴先試之如火焰青即冷

烟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急以面合地令火自背過乃免有臭氣至腥惡人間所無忽有異香芬郁亦人間所無 朝野僉載云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見聞錄云萬曆間河南採鑛泌陽縣南三十里高家洞邵家洞楊家洞前猶出砂些須忽于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將砂俱化為青泥又有白泥滲出如人腦

雜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倚湖小集

漿礦夫王得貴手握覺有油脂忽聞洞中有猪聲吼叫黑白二氣薰蒸而出入人鼻竅臭不可當眾人股栗一擁跑走 物理小識云采珠者入海底遇潮則水湧而下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采珠者中其氣輒死 各勝志雲南鶴慶軍府朝霞山每晨霞綉采其上山畔有小穴圍徑六寸有氣出入如嘘名風洞土人日皆者以夏至日羣聚穴口薰之 酉陽雜俎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鷄毛吹之直下無毒廻舞而下者不可化以

泔數斗洗之方可入 天中記引建康實錄云謝尚常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家庶可全汝宜修福建塔寺以禳之若未暇立寺塔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寤懼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若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回返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不遺遂捨宅為莊嚴寺宋路太后改為謝鎮西寺 馬氏日抄云正統己巳春北京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予一日早往觀之口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巳位即無明日復然本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隨後即有上木之禍

雜書二編

卷之八

八

倚湖小集

風雷虹霓之爲物

交州志風裡出九德縣似後見人若慙出頭打殺得風即活

國史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虺人取而食之 投荒雜錄云常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輒爲雷火所災其屋屢遷皆火雷民盡畫圖以祀 雷民于冬蟄時穴山取雷其狀如猪能使其穴忽合閉閉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完

倘湖小築

其民土中以死故取雷者必持鼓以往穴山而置鼓于其中山土若合則破其鼓以出昔人有宦于雷者有軍人家屬告落藉言是破雷穴而被合山閉死者也 昔雷民有畜獵犬有十二耳俱動及至山之濱海間有一山洞犬向洞鳴嗥就視獲十二雷卵至今雷民以得雷卵殺而藏之者以爲甲族焉 禹貢蔡註雷夏既澤澤中有神鼓其腹即雷鳴 書蕉云曹州東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澤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鳴故名曰雷澤史記舜漁于雷澤

成都記韋皇鎮蜀帝與客晏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霹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吸其飲食且盡身五色似霞首似驢四顧左右久而方去客懼罷晏皇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止吾晏怪之甚矣客曰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則爲戾降于正則爲祥公正人也敢以祥賀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

開山圖云霍山南有雲師兩虎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兔兩師似蝸長六七寸似蛭雨雲之時出在石上其肉甘可熟而食 霏雪錄云越中道士陸國賓曉乘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幸

倘湖小築

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搜神記晉扶風楊道和夏日于田中值雷雨避乘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酉陽雜俎云僧一行幼嘗有德于王妃王妃見一行下獄求救于一行一行乃徙大甕于渾天寺授僧徒二奴曰某坊廢園至昏常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西後果有七豕至奴悉獲之一行令置甕中而封之明皇急召一行問

日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
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今乃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
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明皇從之一行歸
放豕出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卷之八

壬

倚湖小集

活寶

凡寶玉珠砂琥珀之類刻琢為人物之形極其工巧
不過曰宛然生動而已乃亦有真能自生自動者倘
所謂活寶者非耶 山堂肆考云秦始皇命蒙騫伐
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
巧命刻玉以為虎虎即躍去遣邏候捕之竟不得至
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關人驚焉命
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為瑞遂
建白虎殿 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見白毛光潔
樵書十編 卷之八 壬 倚湖小集
繞宮而行闔宦見之以問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
異獸非祥也使宦者視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
候者以戈授之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血在地不復見
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
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
帝幸之枕常與姐已同枕之則殿時遺寶也 唐肅
宗賜李輔國辟邪二乃玉刻成者各高二尺五寸奇
巧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
側一日方巾飾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

下轉國惡其怪碎之如粉投廁中香聞不絕不周歲
輔國就誅 續已編唐昭陵在醴泉縣縣民逐一白
兔失足落隧道中頗暗黑油缸十數皆設關捩流注
最下一缸中磁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白兔
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兔一個回
視珠寶懷出路迷便捨之乃復有門及獲兔出隧門
遂閉 清波雜志元祐間季才元大臨知汝州時辰
州貢丹砂道經葉縣遺其二篋化爲二窟關山谷間
耕者獲之疑其盜將送州才元識其異試得實始免

續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倘湖小築

畊者 楊妃外傳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
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
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鑪人也步蓮人
也桃源人也拾翠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
爲雲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
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
自是不登樓未幾遂敗 宣室志宋順帝昇明中荆
州刺史沈攸之廡中羣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
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從外來問者

其言其狀攸之使人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
然復去視廡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
咸謂粧奩間物沈之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
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常夜有時失去至曉復
還試取視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杜
陽雜編云德宗時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紺色上刻
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間物帝賜獨孤妃子與帝
同泛舟于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中
帝由是命置于堂內以水噴之化爲二龍騰空去

續書上編 卷之八 三 倘湖小築

太平廣記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曆中村女爲皇太子
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香案牘樹君入
山得鳴石鷄春碎爲藥服之有聲氣鷄色赤大如燕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
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白澤圖玉之精名曰委
然狀如美女青衣 續博物志李德裕好餌雄朱有
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
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致
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

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二萬年以出
公好道因以奉借惟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
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
異乃于都下探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後
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瀾并作玉
象如團火飛出船德裕死于朱崖 聞奇錄沈傳師
為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深丈餘得一穴洞有玉
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仗馬聲前有金槽中碎綠
砂如綠豆而金色 晚唐時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

雜書上編

卷之八

妻

倚湖小集

其妻夜寢聞有啾啾鬪聲既覺于枕下攬之得二玉
猪大數升刻像妙甚置之枕中而寶之財貨日增
神異錄玉龍子者唐太宗于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
常置于衣袖中及大帝誕日以后以珠襪衣襪并玉龍
子賜焉其後常藏于內府雖廣不盈寸而溫潤精巧
的為國寶天后常召諸孫嬉戲出眾寶縱令爭取莫
不奔競玄宗時為嬰兒獨坐不動后撫其背曰此兒
當為太平天子因取玉龍賜之及即位開元中三輔
大旱帝密教于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

作及次西蜀駕次渭水左右侍御有臨流濯弄者忽
于沙中得之上視泫然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
自是每夜有光輝燭一室及上還京為小黃門竊以遺
李輔國輔國置櫃中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已亡
所在 玉南筆記云寧波豐南禹有別墅在月湖之
上忽漁人夜見光晃波際刺之得銅蟾蜍一隻南禹
公以斗米易之古青天然置案頭蟾夜每在地上異
之他日漁者又網得一隻色象如前又易之以米一
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門限不能度南禹方

雜書上編

卷之八

妻

倚湖小集

知其欲合也令兩戶皆啓是夜果聚一處始知為寶
以諸黃山人復初復初曰此磁石引針之類必映銅
所為也古人取青蚨汁鑄錢亦合 說聽集云湖廣
保靖宣慰司彭九霄之母有玉戒指中映一蟻閃動
其足歷歷可見錢幣金編修有一金鑲貓睛釵凡正
午時眠如線過則復圓 談林云嚴東樓盛時有人
獻一寶石內各有一鴛鴦飛躍上下嚴寶藏詩中京
師有能幻術者用紙剪鼠三五枚靜夜呪之即成真
鼠散走而去久之各歸物至如銀簪釵之類物重則

兩一見其機以來一夕二寶失去... 女環女出觀迎雷降者嚴僕察見之以告... 不得建民治以益并家屬皆遠徙 拾遺記始皇元
年塞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喬使合丹青澁地成魘
魘及鬼怪羣物象刻玉爲百獸形毛髮宛若真皆銘
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
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鸞
翥若飛皆不可點睛試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嘆曰刻
畫之形安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虎一睛旬日失
之山澤之人見二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異于常見
者明年西方獻二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
是前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
虎 異苑云弘農楊子開闢土中有聲掘得玉狇長
可尺許 錄異傳江巖常到吳採藥富春縣清泉水
南見二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過石之音巖往就之
未及數十步女輒隱不見惟見所踞石如此數回巖
乃破石得一紫玉簪長一尺又得浪子九田山見鳥
狀如鷄色赤鳴如笙箏射中之乃石穴浪遂鑿石得

樵書上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集

一赤玉如鳥形 古琴疏吳叔治修夏月納涼門外
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
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何忍伐之
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樹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
琴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斲磨光亮
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曰涼天月夜不鼓白
鳴請以一相報叔治拒而不受 一統志金鶯池在
丹陽縣治內宋夏竦爲主簿時一日侍母燕坐見黃
鸝雙舞俱沒于池發之得金鶯二其母命瘞之竦因
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成池 聞見錄周
長孺字士彥爲其城縣令獵于近郊有兔起草間自
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兔刻文曰士彥當都
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
外郎卒 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二神女留一玉釵
以與帝帝賜趙婕妤好至昭帝時宮人猶見此釵欲碎
之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燕釵
聞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連臂大呼旆蔽而
進未嘗中鋒鏑西人憚之常日每見青龍突陣而來

樵書上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集

兵刃所及若叩銅鐵咸謂神助將軍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王子喬墓在金陵盜發之見一劍停在空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 又唐明皇御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之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寶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雨破作三截有黑蛟踊出而去 唐樂工廉郊池上彈琵琶作裝寅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裝

寶鏡也 纂要門村朱家舊畜一銅盆盆中有鴨形隱然不以爲異後有農人墾田獲一銅鴨農人不識賤價售于朱家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白浮而浴 杜陽雜編開成中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以告上令遍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首上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領下有隋廢宇上驟然曰果不出朕所疑

續書上編 卷之八 李 倚湖小集

耳阿廢燭廣小字也上之精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繫于玉筴之前足以疑能啖蛇也其後更復見焉 寓簡云宜和間蔡州有一士人于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三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籠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存心錄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成都郫縣池出銅馬高三尺二寸工製甚精中宵風雨輒聞嘶聲 如臯縣志金孩兒池在如臯縣東北一十餘里昔人過池邊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爲怪物池水視獲金香童一對 彝堅志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常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于地疑其有異即呼童獻上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祝曰此天

續書上編 卷之八 李 倚湖小集

賜妾也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掩
之而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
直徽宗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 太平廣記虞鄉有
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唐太和中道士常一
夕獨登壇望見庭際忽有異光自井中發俄有一物
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壇壇久之復入
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以告人後因淘
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後與御
史李戎善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光縣令為忻州刺
史忽一夕金兔云去後月餘戎卒 夢溪筆談宋祥
符中方士王捷能作黃金其金以鐵為之凡百餘兩
為一餅初自治中出色尚黑每餅解鑿為八片謂之
鴉背金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
臣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
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
府軍監各一分謂之金寶牌是也洪州李簡大家有
一龜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其龜夜中
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匿藏

樵書十編

卷之八

奎

倘湖小集

河圖洛書

河出圖洛出書自古相傳人或疑之以為聖人神道
設教耳未必真有其事也然而後世往往有見之而
可証者要當信其事之實有焉 山堂肆考云典國
之儒林鄉有石圓如龜背項皆具人謂之龜背石彷彿
佛八卦形象逐月隨斗杓旋轉土人疑其性移置他
所翌日復歸故處人因祀之 偃曝餘談云晉孝武
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漢池縣舊有河
水周圍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
白一黑忽于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頗秦
書云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
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
書誠有之矣 廣輿記陝西秦州有畫卦臺相傳伏
羲畫八卦于此雪後猶見卦痕 酉陽雜俎云孝億
國界二千餘里舉俗事祇一不識佛法又銅馬俱在德
建國烏澗河中灘流中有火祇祠祠內無像于大屋
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
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視竟不

樵書十編

卷之八

奎

倘湖小集

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為歲首每歲自烏潯河中有馬

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然則馬

固有自水中出不獨漢之渥洼水也 湧幢小品云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為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

于滿月山常言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

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構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

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

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

遷不自居謹視芻牧後牧于山林竟失所在 圖書

續書上編 卷之八 李 倚湖小集

歸化縣瀚溪其澗中有大石紋如龜又有八小石如

龜四圍繞之如八卦名八卦石 宋明帝泰始二年

八月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卦爻太守劉勰以獻

晉書魏之初張掖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尋丈

中高一仍蒼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當

時稱為祥瑞處士張游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

蓋將來之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晉以司馬氏受

禪 唐書先天三年 狀龍鱗起尾拳毛肉鬣片帝關二十年遇亂帝西奔

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泳而去不知所終

兵之先兆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運數所臻天亦不能違之至其

兆往往有先見蓋示人以修德銷弭之方及為思患

預防之策庶幾不至于潰決而不可收拾耳 與已

篇云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

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百千

人自腰已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者皆花繒繳股

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

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

續書上編 卷之八 李 倚湖小集

諸衛討之歲餘乃罷官帑為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

也 元周密浩然齋視聽抄云癸酉十月李應山開

淮闕于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車馬旗幟無數

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

北軍至 史異云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方

圓五六百步從地屬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幕布滿七

八里許并有人往來檢束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

者千餘人 金史海陵天德六年八月臨潢府聞空

中有車馬聲仰見風雲杳藹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

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親征 輟耕錄云
 元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
 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
 人馬前後火光若燈燭繇西方而沒正淮斬徐黃蓋
 起之時也 朝野紀畧云弘治壬戌蕪郡醫生顧某
 見海濱浮氣宛成一室傍植竿木懸皂旛于上凡三
 日不見踰年有施鈕之冠 山海經歷石之山有獸
 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
 兵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鼯鼠白耳白喙名曰狙
 如見則其國有大兵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
 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其國有大兵 集異志漢
 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成臯陽武城郭路邊
 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草妖續漢志曰其狀
 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人形操持弓矢牛馬萬
 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
 何進棄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淮
 南子流星色青赤日地鴈其所墜主兵起流星有光
 青赤日天鴈軍甲之精華也 稽記室至治元年王

續書三編

卷之八

李

倘湖小集

案山產小赤犬占曰天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軍
 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諸俗號曰鐵雨

續書三編

卷之八

李

倘湖小集

求生西方

世人佞佛往往求生西方考之史傳西方未必遂勝于中國也常閱晉法顯傳唐三藏法師傳及所撰西域風土記所歷諸國止有盜賊竊發與中國同並無如小說家所演妖魔鬼魅怪怪奇奇者至于佛所留遺亦止名勝古蹟如中國之有杏壇洙泗勝蹟耳未見有歷世不朽巍巍丈六之金身在也讀書偶見云朱泰應嘗從事使于印度諸國泰應謂其國中實佳乃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大止存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出諸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人奉佛往往欲死後超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知考究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既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愚思所以為佛國者必其機械心忘故也 洛陽伽藍記宋雲至烏傷國國王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遣解魏語人問曰卿是日出處人也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又問彼國有

燕書

卷之八

七

備湖小築

聖人否雲貝說周孔老莊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又說管輅善卜華佗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言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 謫言長語云佛初入中國有四十二章經以生中國為難今人往往欲生西方何也按四十二章經內一章云佛言人離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根完具難六根既具生中國難既生中國值佛世難既值佛世遇道者難既得遇道生信心難既與信心發菩提心難既發菩提心無修無證難 李適菴記遊云小西天佛國屋宇以竹為之所居面雪山山長一千六百里皆雪四時不消惟摩尼佛打坐石廣數丈無雲以石旁草生為春枯為冬記年老幼男婦皆各佛衣皮食肉飲血晨起誦心經畢向南跪拜願生南方極樂世界予康熙壬寅度此男佛二千五百四十春女佛二千五百二十四春一佛死不拘男女以壽之長者稱佛老為國長晝夜不絕火所炊木有烟無烟有殺伐以中國茶為至寶 西域記云三藏法師至迦

燕書

卷之八

七

備湖小築

摩縵波國其王拘摩羅王謂之曰今印度諸國有歌
誦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豈大德之鄉國耶以
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常慕風化東
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繇自致曰我君聖德遠洽異域
拜闕稱臣者衆矣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遂與法
師同至戒日王所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九

倘湖小集

有喪不葬

昔伯葵叩武王之馬首言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夫人
既歸化以入土為安禮曰死有惡之道焉故葬者藏
也所以藏親鬼不令人之指日之也一日不葬則為
親者一日之體鬼不安而為人子顧能安其心乎每
見久喪不葬之家其受陰譴人非為最甚人奈何不
一做悟焉 道山清話云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
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 畫墁錄云
張璞者幽人少屢為盜貝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
為正使帶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
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魄殼如蟬竟三年
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
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式如手抄云太學羅輩以
前程祈禱于神神告之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于冥
可亟歸輩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為儒者明
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遂卒 通
志畧云晉山濤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
奏凡所公奏如終如其言嘗啓事曰臣欲以都詭為

溫令詔可尋又啓曰訪聞說喪母不塋遂于所居屋後假墓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三柳軒雜志云胡楷世行常言先世孫徽來嘗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故構堂一戶假臥如生觸之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後閱通典有假墓三年卽吉議却說母亡不致葬便于堂北壁外下卽謂假墓三年卽吉術確以其不應除服而議說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墓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

江隣幾雜志云王景芬職方邵氏婿常州人生小兒

雜書上編

卷之八

七

備湖小集

四五歲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長大必能墓翁婆景芬大駭始改墓其父母 孔氏談苑云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坐不塋父母當爲貴神今作賤鬼足歷皆生長毛 南史沈洙曰禮小記云久而不塋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已注云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云久喪不塋惟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 談苑又云陳靖爲吏部員外郎號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

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塋父母。乃被尅折。旣而泣下。危嶼漳州義阡記。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于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塋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于昔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而不知虛糜於燈之間。寒暄泣霜。弱影弔月。其望于子孫之一旦。與念猶未已也。

後魏宋世梁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塚。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爲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收瘞之。卽時澍雨。夫以瘞枯骨之感。應如此。則有喪不塋者。其罪何如。

雜書上編

卷之八

七

備湖小集

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爲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收瘞之。卽時澍雨。夫以瘞枯骨之感。應如此。則有喪不塋者。其罪何如。

物之方者

天學初編云凡天下之物無有不同者天開地方以言其理則可耳若言其形則亦同者天為鷄子之殼地為鷄子之黃日月星辰草木果實皆體圓水之滴而成珠漩而為窩亦無不同然則蓋物之本來面目而亦有不盡然者 雲林石譜台州黃巖縣有方山其山之巔狀如斗因此得名所產石不以巨細有數色率皆方形其質稍粗 本草方解石敲破塊塊方解故以為名別錄曰方解石生方山李時珍曰方解石與硬石膏皆光潔如白石英但以敲之段段片碎者為硬石膏塊塊方稜者為方解石 名山記云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其洞之旁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始不過是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此即雲林石譜所云耶 字中一覽云洞庭君山產方石不宜移植有江南人掘得一本種于園次年抽筍亦方然糾軟不堪為杖再年筍亦不方與他竹等耳昔李衛公常以方竹杖施金山寺僧越數年見僧詢方竹杖在否

樵書上編

卷之八

圭

倘湖小築

啓云已規圓漆之矣德裕悵然 寧波志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峯寺植竹筍化為竹而方又登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健勁可為杖不讓張騫筍竹也融州亦出大者數丈 陸璣疏云詩谷中有雅雅益母也方莖白華 本草牡荊其木心方枝對生按方竹其枝亦對生故方 本草魴魚李時珍曰魴方也其形方 山海經歷兒之山其上多樞多櫛木是木也方莖而圓葉黃花而毛其實如棟服之不忘 天中記云湖熟有山頂正上方有池水又云山形方如印故又

樵書上編

卷之八

圭

倘湖小築

陵墓輿廢之數

名勝志云殷湯陵在汾陰縣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其陵先有石碣以銅爲鎖盜開墜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墓物多是鐘磬及樂器投其銘于汾水後事泄爲有司所理乃于水次得其銘銘曰吾後二千年終困于恩繇是執事不復漢其罪又山西澤州有成湯池舊傳商王因旱禱于此鑿池者二元至正間重修湯廟工徒渴飲池水水暴湧作雷鳴聲衆因建亭其上名曰顯化池又江隴幾雜志云洛陽北有山泉卽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卽太乙之祠俗號爲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爲清淵侯失于考詳地誌致此謬夫商湯王能顯化于廟之中而不能顯化于墓之內能預知其數于二千年之前而不能彈救其變于二千年之後且同一廟也能顯化于衆工修廟之時而不能顯化于降封爲侯之日昔事理之不可解者也三代之時便有銘石耶便有設機伏弩耶皆難以測也 湧幢小品云劉太保秉忠神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

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 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李憲爲太守旣至命伐其樹吏人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去之旣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卽令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年郭璞爲王敦所害事在金陵不知何緣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卽五百歲矣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以壽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剗室盧潰丘墓甚多旣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前三五步工人以言于師度師度嘆息久之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十數郡明皇詔侍御史
 郭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而
 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于高原既發墓得石鑿
 而成文蓋誌其墓也後有銘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
 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考其
 年果千歲矣 又太和中柳光者常南遊行山道
 誤入山庵中日已晚見松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
 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榻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
 固非人境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啓之其
 蓋書二編 卷之八 一 倘湖小築

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厄以飲若甘醴盡
 十餘厄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回視石壁有
 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于神祠祠曰武之在卯
 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辰深深然宮高然人不吾
 知人不吾會繇今之後二百餘祀燭燭其光和其
 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
 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辨其
 東平子光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
 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

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
 德二年歲已卯武之在卯蓋武德二年也堯皇高祖
 之號神堯日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辰
 者言其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溪溪然高高然人
 不我知人不我會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繇今之後
 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值唐初至此二百餘矣燭燭
 其光和其始者謂歲在丁未南方丙丁火未亦火
 位也今天子建號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
 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兔者卯也卯以
 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
 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
 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
 而獨吾能辨之東平乃吾之邑也益又信矣此非得
 道者之遺記乎 西湖志行春橋有馬三寶墓不知
 何代人此地宋時為左軍教場三寶墓葬教場內常
 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
 月軍斲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
 墓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定數如此則行

春橋乃橫衝橋也 稽神錄能博者本建安津吏岸
崩出一古塚藤蔓縛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
藤縛欲落不落故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
寺僧為率錢墓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一統志高流
之為徐州刺史河決水絕城破一古墓銘曰死後三
百年背底生流泉賴有高流之還吾上高原流之為
造棺椰改墓焉 上虞縣琵琶圻水經圻有古塚墳
水甃上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宋謝
靈運取甃詣京咸傳觀焉 一統志云鐵棺在湖廣

無書三編 卷之八 尚湖小集

歸州白狗峽其地亦名鐵棺峽唐將軍王果為雅州
刺史舟經三峽望見縣岸間有物似棺令人視之果
棺也骸骨存焉旁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將及
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之愴然因為飲
祭而去 博物志漢夏侯嬰封滕公一日駕出東都
門外馬悲鳴踏地不進命左右搗馬蹄下得一石榔
有科斗書住城樓樓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
江南野史沈彬年將八十居阜上有大樹可數
其管小家人曰吾死可葬此既將墓穴其處乃古塚

見其間儼然一古燈臺上有燈一盞墻頭獲一銅
上有鐫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墓埋漆燈猶未蕪
留待沈彬來 隋唐嘉話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
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甓甃棺中有平上朱
衣銘云筮言君朝龜言君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
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莊子狶韋曰衛靈公死卜
墓于故墓不吉卜墓于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榔焉洗
而視之有銘曰不逢其子靈公奪吾里夫靈公之為
靈久矣 兩京記洛陽西市隋曰利入市而西北有

無書三編 卷之八 尚湖小集

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水安渠以注之以為放
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五百年為市而後為池自置
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異聞記云天寶中商洛隱
者任昇之自言五世祖仕梁為太常大司四年於鍾
山下獲古銘有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
啓靈止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
九九重三四百北錄示史官姚崇并諸學官詳議數
月無能知者因緘其銘誠其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
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雅聞鄭欽悅

之名卽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
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于長
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復
書曰屬在途路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贖者未知誰
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隗昭之酒
識葉使無以過也謹稽諸曆術測會徵旨當梁武大
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北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
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二月上
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也三月
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
巳是初北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漢辰十二也從
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
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漢辰交也二九爲十
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
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
二日巳巳初地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
重三四百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

倚湖小集 卷之八

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
會於六千三百漢辰交論日則十八萬六千四百會
于二九重三四百地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
之無所差也所言年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
矣李吉甫聞其事後貶明州長史得此書于隱者張
玄陽竹逾獲寶爲著論曰夫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
而地偶然也窮象者已懸定于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
前矧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妾
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風而旅人傳說夢達于巖野
子房神授于北土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
席墨不換黔其突何經營若彼孟去奔而接浙賈造
湘而授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于性命之
理將竟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與 開河記云麻
叔謀開河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
人如玉髮生過腹矣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
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階下有流泉
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後一千年
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于城西

倚湖小集 卷之八

十國春秋前蜀王承檢事高祖賜姓名與諸孫尚乾
 德時官常州節度使築防蕃城至上邳山下獲瓦棺
 內無尸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後有觸體
 一中古錢一枚有二蛇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
 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
 五嫁于崇五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
 印山之陽深深送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
 世變陵谷險列城隍乾德丙午壞者合郎是歲為乾
 德六年丙子合郎即承檢小字也 前定錄云延陵
 蘇書五編卷之八 李 尚湖小錄

包縣因遷沂舟于隋河時以迫遷限舟人寡而力殆
 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為之挽過符離縣之西
 有古樹樹下有穴根盤于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
 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
 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此樗枿成異之而莫知
 其所謂尋問墜穴者名榜栳也

顛不刺
 西廂詞用顛不刺三字解之者其說不一較耕錄云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
 中貴賣紅刺一塊于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鈔一
 十四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
 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
 其實淡紅色嬌 留青日札云祖母珠本綠寶石上
 者名助把避溪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刺明綠色下者
 名撒卜泥淺綠色帶石皆出于回回山坑中 金陵
 蘇書五編卷之八 李 尚湖小錄

瑣事云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時 太祖所藏南京
 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
 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也 李時珍曰寶石
 山西山回鶻地方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有紅
 綠碧紫色紅者名刺子 輟耕錄云典瑞院都事某
 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
 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
 面其三面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
 石

鳥獸率舞

虞書百獸率舞蓋言八音諧和而感動之也然鳥獸
 蟲魚固各自有能舞者類記之 竹書記年周宣王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
 國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詞林海錯陶詩精衛銜微
 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註刑天獸
 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 搜神記漢昭帝時燕有黃
 鼠銜其尾舞于王宮端門中王使吏飼以酒脯舞一
 日一夜不休即死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
 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 通考云大宛國
 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
 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 南史宋孝武時
 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謝莊所上甚美又使莊更
 作舞馬歌以令樂府歌之 梁史天監中襍飲于華
 光殿適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張率
 與劉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 梁武
 帝設無遮會舞象鸞排突陸衛王公皆散惟黃門侍
 郎裴之禮與鼓驢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為

燕書三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築

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 瑯瑘記云姑蘇城中皮日
 林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
 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化為鳳凰飛入
 雲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
 邊 荊州有鶴澤在府境晉羊祜鎮荊門澤中多鶴
 嘗取教舞以娛賓客 神仙傳葛公指蝦蟇舞皆應
 節使止乃止 曰氏集孤鸞見鏡暗其形謂為雌必
 悲鳴而舞 搜神記云葛玄常指蝦蟇及諸行蟲燕
 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 異苑云山鷄愛其羽毛映
 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繇公子
 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前舞不知止遂乏死
 韋仲將為之賦 羯鼓錄云宰相杜鴻漸能羯鼓永
 泰中為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
 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于衆曰此尤物也當
 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基于春游中養者十年及
 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突自蜀南來始
 臨嘉陵江有山水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
 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讌話曰今日出嶽危

燕書三編

卷之八

七

倘湖小築

脫猜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于微質安
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舄
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從事悉異之曰昔
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其于此稍
曾致功未臻玄妙尚能及此况至聖御天賢臣考樂
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
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于山下忽數
頭躑躅不已其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其復
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

雜書二編

卷之八

全

倘湖小築

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
首似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
率舞固不難矣 珍珠船云教舞鰲者燒地置鰲其
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間鼓掌亦跳梁
教龜鶴舞亦用此術 漢書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
舞于河 大曆十四年五月丁亥教舞象三十二于
劍山之陽 夔國為日南守有惠政 行而舞
東觀漢紀王阜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以
村中為公為宜為張雅樂中是垂 趙應樂聲而舞後
縣屋十餘日而去。

各西湖

從張玉南先生所記 附錄之

杭州西湖擅名天下晴好雨奇比于西子致令金亮
有立馬吳山之志斯亦可謂勝絕寰區矣然天下之
以西湖名者不一而足要必各有勝處茲臚而誌之
在浙江則杭州有西湖矣而湖州府長興縣亦有西
湖在縣西南五里一名吳越湖相傳吳王築吳城輦
土于此遂成湖溉田至三千頃後湮廢唐貞元中刺
史于頔復之 寧波府治西南有月湖亦名西湖有
十景曰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菊花洲月島松島
花嶼烟嶼竹嶼為四明遊觀勝槩宋時文人多有題
咏今湖存而洲島嶼廢 嚴州府城西南有西湖唐
刺史侯溫開 衢州龍游縣西南有西湖宋馬天驥
擬杭之西湖開此以備遊覽 溫州府城西有西湖
謝靈運詩側聽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仰視喬木杪俯
臨大壑淙 在順天元氏掖庭記燕京城北三十里
有玉泉山山半為呂公巖帝于夏月常避暑于北山
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為舟伽
南為栢刻飛鸞翔鶴飾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

小船縛綵爲棚本蘭爲漿命官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 在應天則潁州西北有西湖長十里廣二里景象甚佳宋晏殊歐陽修蘇軾相繼爲守皆常晏賞于此題咏甚富 在河南則開封府兩西湖一在許州週九里一在鄆陵週二里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其地導溪水滌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耳且西廣于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黃河春夫浚治

漁書三編

卷之八

全

倘湖小集

之始與西相通莒公嘗有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管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遇寒新樹便留烟使君真欲稱漁叟願賜開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大池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數瀾西邊終易涇塞數十年來公私規利者遂濶以爲田歲入纔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 河南歸德府之睢州亦有西湖河南汝寧府城西有西湖上有翠光亭待月臺舊志

云潁許陳蔡四州皆有西湖孔武仲詩亭下湖光凝不流及百尺樓臺蘸新綠之句皆咏汝寧府城西之西湖也又云汝州城西有西湖一名龍塘陂其水四時不竭灌田千餘頃 在湖廣則孝感縣有西湖村宋太祖徵時常索酒村姥姥持酒進言權禁甚嚴此私釀幸密之後登極弛西湖酒禁此縣又有東湖村徽宗時夜光燭天掘地得周九鼎貢于朝 濶廣所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西湖 又景陵縣有西湖唐陸羽傳云景陵縣西湖有鴻鴈集陂橋上而遷小

漁書三編

卷之八

全

倘湖小集

兒于下僧史積師得之至三歲以易占得鴻漸于陸之爻而定姓名也 在福建則福州府城西有西湖相傳湖上舊有山越王無諸時一夕飛往臨海郡漳州府城西有西湖泉極甘美可辟瘴厲上有綠蘿幽勝古諺云圓山嘯西湖平此時出公卿宋張成六詩水遶漳城湖已平向來有記出公卿白袍不倦三冬學錦綬行看四馬榮又長泰縣西有西湖池 在四川則成都府崇慶縣有西湖湖中亭館回環乃一州之勝 又成都漢川西湖有金龜亭爲蜀武成三

年庚午六月五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有金龜九寸遊于西湖荷葉之上繪圖以獻 叙州富順縣有西湖方廣二頃水冽多佳魚菱芡蒲荷充滿其中宋程驥詩飽看西湖似輞川有懷無處問長年四山攢翠爭為地一水涵空欲補天 范石湖吳船錄云孫青城縣二十里至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圍內西湖極廣蘆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為西川勝處湖中多小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之 在廣東則潮州府治西有西湖綿亘十餘里中有四亭曰倒影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嘯宋陳堯佐詩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治東又有東湖夏月荷花柳陰絕勝 瓊州府亦有東湖南湖與西湖東坡謫瓊州之僮耳此湖常為所遊玩 廉州府有五湖東西南北中各一湖也東湖岸上陶弼建五湖亭 惠州府城西有豐湖焉廣一十里中有激玉灘點翠洲明月灣披雲島諸勝此不名西湖而實在惠州城西亦東坡之所樂遊也湖上有平湖閣六如亭東坡之妾朝雲葬于亭下又云廉州府城西羅湖亦名西湖

上有平湖書院宋寇準種穀種轍相繼訥此東坡常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守陳太常因取其語作書院而名之邛州有西湖池在白鶴 在廣西則桂林府西有西湖環浸隱山六洞廣七十餘里按隱山在府城西本名盤龍崗唐李渤出領乃辟通石林磴道若天造然因名隱山范成大志云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運六曰白萑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西西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狹隘側身入有穴通嘉運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于東古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採取玩之或以竹盤相問遺南潛洞在西湖羅家山上 雲南府城西亦有西湖即滇池之上流蒲藻長清人多泛舟遊賞 交趾浪泊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藥寶採取之難

凡奇寶異藥。來自遠方。人第珍重之。展玩服食之。豈知人力採取。亦自有百方艱難焉。古聖王所以不貴異物也。如廣東採珠之人。繫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萃出之。莖于龜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蛋戶。又合浦海中有珠池。蛋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于外者。始可採。又或乘驪龍之睡。奪于頷下。稍逢其寤。輒為齧粉。雲南寶井。寶氣開。上中之輒死。須置水盤中。盤底多竅。水霏微四灑。久隨而下。寶氣始不上騰。推此而言。其類實多。西溪叢話云。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烟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着木底鞋。若皮為底者。即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云。李時珍云。鉛生山穴石間。人挾油燈入至數里。隨礦上下。曲折砍取之。其氣毒。

卷之八
空
倚湖小築

人若連月不出。則皮膚萎黃。腹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死。西溪叢話又云。昇立子伏承圖。有武烏塲消石。法云。其色取白石英。炙令熟。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烏塲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為水。而得長生矣。形如鴛管者良。

卷之八
空
倚湖小築

陳寔墨談。拂林國。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于近海十里許。掘坑井數十。乃使健夫駿馬。皆貼金箔。迤邐行近海邊。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其勢若粘。裝其人。即回馬疾馳。水銀隨。若行緩。則人馬俱撲滅也。人馬行速。則水銀勢緩。力。故遇坑壑。而溜積于其中。然後取之。與香草同煎。則成花銀。

毒地

地以生物為主然亦有毒地出于常理之外者周叙
 云嵩陽有郭汾陽廟金趙琢撰碑云汾陽領兵清河
 朔至是索芻粟里人皆言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為
 灾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
 之毒因以息里人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
 隆隆蓋毒霧所出處 曲江志云龍塘濛濛對過山
 中源自高州塘深且廣其田數十頃水有毒沾足即
 爛若人食其田禾不一二年即死今號毒田水多
 魚人不敢食 搜神記云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
 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
 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而
 似有聲如有所投擊而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人號
 為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李
 延壽曰吐谷渾部內有黃沙週圍數百里不生草木
 因號沙州 山堂肆考徼外火州地皆砂磧若遇大
 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徼外人呼為瀚海宋史云沙漠
 五尺不有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殺之以食

蝴蝶與喪祭之事

蝴蝶之為物甚微何與人間事而往往喪祭之間有
 見之者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大抵蝴蝶俱從頓
 動之蟲類蛻化而成頗有游魂之意故以氣相感召
 與 彙堅雜錄云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
 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微饌然後
 辭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至病常璩云益州刺
 史段蜀中山川神祠取其松柏為舟惟不敢毀武帝
 祠 畫樓錄云李鐸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白
 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
 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月方散
 癸辛雜識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連歲得子明
 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于江氏之旁
 竟日不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
 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愛于少艾稚子故化蝶
 以歸耳李商常記之以詩云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
 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
 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

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乃去 太平清話云
王雅宜病于壬辰卒于癸巳臨終夢蝴蝶入袖曰吾
其已矣 林和靖咏蝶詩情人歿久竟猶在做吏齊
水夢亦勞 珍珠船云黑蛺蝶大如蝙蝠橋蠹所化
北人或名玄武蟬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此二種蝶大有鬼神之意 太平廣記梓州有陽關
神卽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翼德飛也靈應嚴暴州
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姬霞卿甚
寵之携之赴官經陽神祠前過霞卿暴卒惟所生一

燕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倚湖小築

女非延鎬之息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爲陽關
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
于盥漱飲食皆如生焉乃曰俟我嫁女乃與君別延
鎬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
容列坐卽有一黑蝴蝶翩翩掠筵席而過率以爲常
延鎬爲延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蛺蝶
一名鬼車 河南通志汲郡人元翰林學士王惲母
先亡墓于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往 合之馬玄堂既
關六十二黃蝶飛
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 辨一棺角結若寶
幢纓絡之狀清香襲人移刻乃瞻觀之 天不異之

子孫間有肖其祖

父子祖孫一脉之所傳一氣之所通往往貌有肖似
宜其然矣乃有數傳之後而支裔仍復肖似其祖先
則深可異焉集異記曰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
南遊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問頷
曰此人甚有肖于都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都陽曾孫
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
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遽負擔去穎士必
謂非仙則神虔心齋囑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

燕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倚湖小築

胎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
于某處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
束縛甚固旅之于庭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縶
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
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
墓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
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
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
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

言我豈有他術哉常聞人之紹續其祖或三五世則必有一人肖其祖先之形狀斯其驗也 睽車志文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姑啓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眾皆驚異 堯山堂外紀云曾蔡字子蔡永豐人永樂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而追亦于成化戊戌探花及第鄭小同玄之曾孫以其手紋似已故名之小同英發不羣蠶積六經人師尊之 郭願世語魏黃初盜發吳芮塚見芮尸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若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汝先祖也長沙王至綱四百四十年如前蕭願王也 王亦二百八十年矣

續書三編 卷之八 雜 倚湖小錄

儒家晚化

去來倏然坦化無碍此其遊行自得僧禪家示之以為高然而理達則可前知心空則能無累吾儒往往有之顧不以駭俗驚人耳 孫公談圃云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口吾亦行矣即薰沐跌坐而化次尚官至屯田郎 夢溪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

續書三編 卷之八 雜 倚湖小錄

驗尹師魯自龍圖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候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殊死矣與炎談

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早已與君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又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 又吳人鄭彙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寺一

雜書

卷之八

七

倚湖小集

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彙甫聞之喟然太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叙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彙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

疏 國老談死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困甚召謂之曰得非售宅虧直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淮安志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于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預置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及期遍請羣僚舉拂示眾曰眾香國中來眾香國中去擲拂

雜書

卷之八

百

倚湖小集

合掌而去 玉壺清話云南唐先王李昇受吳主禪長子璉妃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為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為有情之物唐延和中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殮溫軟如生 眉公見聞錄吾鄉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故老人米不佳責舖禳送先

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即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啟 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明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為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悉如先生言先生乃蕭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湧幢小品云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窓少聰慧日記萬言為舉子業甚精以親老遂輟業治園圃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

藤書三編

卷之八

五

倚湖小集

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即閉戶走匿帷中戒家人無外窺俟其去乃聽出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十者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平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氣真人祠甚靈我夫妻朔望為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先生晚年結社談詩喜燕寢一日其子桂山問口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妄

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真漢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此過細數吾儕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但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年八十二 清波雜誌云葛謙問乃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溪契禪悅倅毘陵常語人曰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移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孽

藤書三編

卷之八

五

倚湖小集

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道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 珂雪齋外集云崑山王明佐其父與王太史同祖與袁元峰先生為密友明佐入都元峰念故人子厚遇之且為謀一官一日偶以手書遺明佐令代作古文詞三首明佐以小赫蹄題數字答曰足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烏知所為古文詞夫古文詞非深于六經子史諸大家安可望其津涯

也哉元峰嗚其狂後竟落魄歸詩甚佳書法尤工晚
年徵示疾自以所書金剛經置之於懷坐化而去
又淮張爲吳王時有金氏女十餘歲能前知張士誠
奉爲神明取之入室依其母既長絕美欲納爲后不
可將盡殺其家金氏許之曰太夫人實鞠養我辭太
夫人去至則拜士誠母於堂下化去矣士誠大驚乃
以簪沒嘗熟富民曹百萬貲財爲治塚墓今嘗熟猶
有金姬塚云 鎮江府志陽樂先生陳伯修以祠官
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所殿宇巍然中有冠服而
正坐者如天帝侍衛環列 具者引公拜受下殿傳命
升殿慰藉久之曰卿平生奏疏可悉錄以呈覽公對
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業事郡守賈倚搜取焚滅矣
帝曰擇能記者錄之卽有仙官導公至廉下幕中設
几席筆硯上置一青冊公沈吟問仙官曰不必追記
盡在是矣開冊前日草疏具在也帝喜曰已安排卿
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丞昇引手按其頂
則十字裂如小兒顛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詩刺數
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于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一頁 倘湖小集

謂夢與帝面此爲內語之兆公曰不然豐相之終亦
夢朝帝永歸之兆也時太守虞純臣告其子曰適尊
公有狀丐掛冠正康強何乃爾言未既傳呼陳殿院
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
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日置酒別家衆親戚
迨夜效逆不止諸子至則已跌坐而往矣七日有僧
來唁曰昔在瓜州夢一官人朱衣騎導從甚盛凌波
而北人馬不濡或指言陳殿院也故欲瞻其遺像
又蕪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方與客對奕有衣
禡者通謁羅浮山道人江觀湖既見日羅浮黃真人
以公不好世之所好氣母已成令其持丹度公袖中
出小盒藥黃色而膏融以置佛室後食密雪和以龍
腦一夕暴下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卽甦紹興
十七年歲旦與家人約別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
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 白樂天
志崔元亮墓云公晚年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易簪
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于遺疏之末手
華云暫榮暫悴石敲火 卽空卽色眼生花許時爲客
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一頁 倘湖小集

不可理解之事

李元陽記畧云雲南劍川州石寶山綠崖多石觀音諸菩薩羅漢像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知為天成者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反覆辨別莫究端倪 閩部疏云尤溪縣有山銅鐵出焉山珉鑿得鐵即渡水北鐵乃爐經宿不遷鐵不可煨此理之難辨者 名勝志云博羅縣有石鑑在石樓之南有一石光彩如鑑石下有黑白棋子十八枚往來相盪人拈之不起 隋唐嘉話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有聲 睽車志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老學庵筆記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眾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簌揚七社民家壓死幾萬人壤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旁草木廬舍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肅皇

樵書上編

卷之八

高

倚湖小築

大謨云陝西澄城山初為一山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此山分崩東西馳三四十里遺址平陷 宋史慶元二年台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淵潭 宋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蹊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南方草木狀云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眾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于此而香于此

彼豈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與 桂海器志竹筴稱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鑊鼎食物熟而竹不燬蓋物理自爾非異也浙江沿海等處以竹篾代鐵盤煮鹵其中火然于下鹽成而竹亦不焦同此理 後山談叢云秘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着襪褲紗綿相半 陳文燭嶺山記最上婆羅坪捫石穿林黯黯不見天日岩下礧礧甚多千年積雪冰氣皚皚射人已上天門石度仙人橋投光相寺宿老僧取米炊飯為言頂池水無泉脉可給

樵書上編

卷之八

高

倚湖小築

十人炊米數沸中食過百沸則心結粉散反不可食
大業拾遺云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
石者將船兵丁困敝于役嗟嘆聲聞于道路時運石
之人將船于江東岸山取石累構爲釣臺之基忽有
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
無所損 錄異記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
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
便成疾往往致死古老相傳若聚火燒此石吼卽罷
塘山吼而水沸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
橫書一編 卷之八 頁不 倘湖小築

成矣孔不復滴當手承處衣袂二寸不就 天中記
寶曆元年資陽縣山有大石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如
上坡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執鋤避至止
所其石高二丈 又李師誨兄弟于納僧處得落星
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見星墜于前遂掘之得一
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後觀之首亦如磬有孔
穿縑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而墮與此石流傳安
邑李吉甫宅中 北史隋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
以手撲書而知其字 南史梁陰子春雖無才術臨
樵書一編 卷之八 頁不 倘湖小築

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大其床倚爐桌皆從此
孔入堆登滿室人皆不解其異 涼州異物志有大
人生于北邊偃臥于野其高如山頂脚成谷橫身塞
川人若近視卽有尖銅雹擊之注曰惟可遙看不可
到下到則雷霆流銅鐵之丸以擊人 七修類稿
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門俗曰馬黑左轉數丈
將抵門座之角人或待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磚中
若鷄棲之聲予親試之果然 彭文憲筆記成化元
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雷
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拾而破之中有
硫黃氣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
農家誦經颯旛行者暑倦置牛皮于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
針萬計皆長三寸許彈丸皆如櫻桃竹針皆長三寸
是孰爲孰較量之

雜書二編 卷之八 奇 術測小集

神書

名畫錄云蜀王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命黃筮于
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五坊使于此殿
呈技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擊臂數
四蜀王嘆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畫壁奇
異記以旌之 蜀人蒲思訓所畫各陵廟鬼神蕃漢
人物旌幟兵仗王公車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靡不
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甲寅春末蜀王夜夢
一人破帽故襦眉眉大目方頤廣頰立于殿階跋一

雜書二編 卷之八 奇 術測小集

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
是前女所夢之神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思訓驗
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
夢祛疴疾者之神也因令重修此足呈進後蜀主復
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祟卽命焚之 魏武
帝游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曹弗
典圖之而帝自爲讚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
乃取弗典畫龍置于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經日霧霽
黃魯直云思訓李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

徂矣蓋神駿精鬼皆為伯時筆端掃之而去其迹賦
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死竟到紙氣方就豈
前代亦有此事 龍城錄云寧王善畫馬花鳥畫壁
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皇最眷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纖
悉皆備後壁上惟有五馬其 失去始信神妙特與
變化俱也 祖鑿成都僧于邛州鳳凰山畫觀音

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為作瑞像記 僧道

宏峨眉人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復巾冠

改號龍岩隱者每往人家畫上神其家必富畫儲則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草 倘湖小築

無見 益部談資云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

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為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

易以僧崔寧鎮蜀以異國夫人任氏本浣花遂繪夫

人真于中會昌間亦在毀例聞女啼泣之聲而止

宣和畫譜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

吳道子畫驢于僧房一夕而聞有踏徑迸裂之聲僧

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即騰驤而

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筆纔及二龍果雷電

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道子

畫龍則鱗甲能動每天雨則烟霧生或者謂道子與

僧繇後身焉 又唐韓幹善畫馬時陳闕方以畫馬

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

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嘗一日有朱衣玄冠

人叩門稱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疋幹

立圖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

來此所以為鬼使者也建中初有人牽一馬訪醫者

毛色骨相醫所未見忽值幹幹驚曰真是吾家所畫

馬遂摩挲久之怪其筆意冥會如此俄頃若蹶因損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草 倘湖小築

前足歸以視所畫馬本則前足有一點墨缺乃悟其

畫亦神矣米元章畫史載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

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過于是禱于中元水府祠是

夕夢神告以留馬當相濟遂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

止得渡畫今存廟中 天寶中明皇召李思訓畫大

同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 山堂肆考鎮江府城內

興國寺舊苦鳩鴿汚佛像張僧繇于東壁畫一鷹西

壁畫一鷄自是鳩鴿不敢入 葆光王耕善畫古

于牡丹最佳春日張于庭廡間則蜂蝶萃至 李嗣

真壽品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踞齧長鳴如
 索水草號為畫聖 湖海奇聞云汾州尤孔昭後圃
 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時閱之戲曰得伊一宿
 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美女捧酒榼進曰
 妾隣女也郎君賞月故送酒以助清宵之歡孔昭大
 悅與飲留宿自是日去暮來幾一月忽不復至其壁
 上畫亦亡 纂堅續志元澹善畫入神堂至僧寺畫
 一婦人乳一小兒子壁間後遇夜有兒啼聲僧怪之
 一日澹復至僧以為言澹笑曰若欲止其啼乃舉筆
 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洞天清錄何尊師作貓
 則鼠皆遠避又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瑯環記云思訓向一魚甫完未施藻芥之類有客叩
 門出看尋入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
 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
 畫者後思訓嘗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丹
 青志云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絲本求
 者鱗集沟內幾過晚年修道懶于舉筆人具絹素輒
 呼曰請龍來填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

畫書上編 卷之八 聖 尚湖小集

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 又南唐後主幸岩落宮
 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使促之
 延巳云有一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輕
 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入尺琉璃屏畫彝光獨立圖也
 問之則董源筆 又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
 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嘗之時景恩問獨坐注視作山
 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日大風雨
 中雷電交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
 軸乃知畫石飛去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
 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
 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
 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遍索海內藏之宮
 中地上俱洒鷄狗血以厭之恐飛去也 又張舜民
 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藏
 短鱗但未畫鱗甲耳芸叟試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
 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被腹無勝賣之買者命內人
 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即放去謂神
 魚云 各畫記曹不與同青溪龍張僧繇見而鄙之

畫書二編 卷之八 聖 尚湖小集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8

乃廣象于龍泉亭其畫留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
 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後魏元兆能
 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
 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
 治之乃廣化寺畫壁鬼魅 廉廣畫一龍方畢雲蒸
 霧起畫龍騰雲而上 楊子華圖龍于素卷舒之輒
 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 虞
 氏雜說明皇時元早一年將作少監馬紹正于屋壁
 畫四方龍繪事未甲覺黑雲生梁棟俄而龍拏覆穿
 屋飛去兩遂定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倘湖小築

倘湖樵書二編卷之九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仙神攷 附魁星

祀宣聖靈異

蘇州置獄

留氏子姓結狀

遷海

年號

樵書二編

卷之九目錄

倘湖小築

海中國知尊中國

黃魚船

海程

僧兵取勝異

任環禦作

大將偏將

外國詩文

美言

各種落花生異

候潮草

羅念庵先生

百衲琴

西南風雨

後唐小周后

代草狀元賦

洪武初待元紳士

忠義之人有後

金陀粹編

雜書一編

卷九目錄

二

後唐小周后

越王山

貢櫻桃

不對策不書史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禽言

漢壽亭侯考證

曹操不強孔明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子字魁字

世人奉張仙打彈圖以為宜子奉魁星踢斗圖以為宜科名夫張弓則發彈彈發而子見所謂張仙打彈者不過藏一子字以為見子之兆耳魁字乃鬼抱斗鬼之脚右轉如踢此斗然所謂魁星踢斗者不過藏一魁字以為得魁之兆耳而世以張仙或謂張仲或為張遠霄且以為花蓋夫人奉蜀主孟昶之像而証宋主以為此神名張仙宜子故奉之則蜀主入宋封爵秦國宋主豈不能見似而察之哉此所為不得其說從而為之辭也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世掌其職因以張為姓則張仙之立名可思已抑有見魁星之像而得高科者夢魁星之降而奪錦標者豈天上真有藍面赤髮之精而為文星哉陳公子奇督學于蜀蜀人臨科場必泥塑小魁星而賣之士奇呼各茂才而出一句曰賣魁星買魁星虧心不買虧心不賣諸生無對次日又呼諸生而對前句曰真麒麟假麒麟焉知是假焉知是真 又世本云揮子作弓彘則作矢弓之神名曲張矢之神名續長則其為神

雜書一編

卷之九

一

後唐小周后

而為張也不過以弓故也 詢芻錄云人以二郎挾
彈者即張仙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燕老泉所夢仙
挾二彈以為宜子之兆果得軼轍二子見集中 張
遠霄眉山一人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二
百千張無斬色老人日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
後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視舉首見其日中各
有兩瞳子後往垂釣西湖峯上有一老人日此乃四
目老翁君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鐵彈時耶此其挾
彈則似矣而于宜子之說何居 遠霄遊青城山
得道老泉有詩 名

樵書上編

卷之九

二

倘湖小築

勝志云鶴慶軍民府有峰頂山上翠嶽有佛祠郡人
以歲三月之望乞子投弓矢山中蠻俗亦知投弓矢
為乞子之義則張仙之說不可通之乎 閩書福寧
州霍童子那羅巖即華嚴經所云陀羅延窟者也有
石室數百丈可容數百人寺建石室之內頂石如彈
搖之則動祈嗣者祝彈為應莫不如響此亦可証以
彈為子之說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
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疏云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祠大祝

酌酒飲于高禘之前 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鞬授以
弓矢求男之祥也 王居明堂禮日帶以弓鞬禮之
禘下其子必得天材 疏云禮此所御之人于禘神之
前禘在壇上御者在 下故云禘下以祭神必福降故
日其子必得天材
金龍四大王傳是宋 處士謝緒宋亡赴水死不欲為
元臣且大有功于河 封為水神其生在金龍山故號
為金龍考之嘉靖乙丑會元陳棟作淮郡鎮海金神
廟記有云龍于五行屬乙洎冥風皆木也木畏金吾
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鎮海金神廟然則地四
生金所謂金龍四大王者或即其以金鎮海之義而
謝處士既為宋室忠臣且有功于河沒而為水神不
必拘拘于住金龍山而行四也 金臺記聞云江淮
間濱海多天妃宮其人為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
遂寔以為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次之故
製字者謂一大為天二小為地元故天稱皇地稱后
海次于地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
文蓋所祀者海神也由是推之黃河之水天上來終

樵書上編

卷之九

三

倘湖小築

歸于海則河者海之源也金能生水以河神而取像于金不亦宜乎海神之數以三而為女河神之行以四而為秀才亦見陰陽相生之意焉 奠堅志云黃

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為滯潦所敗每一

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

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撰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

晝夜遂命備牢禮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

日下有長蛟為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

劍乃濟蛟方熟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

惟書上編 卷之九 倚湖小集

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于岸許以相族至

于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

登舟洪流隄落即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

予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祀于其處請于朝封

為四將軍以為龍方三娘之子塑像立于旁靈應甚

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疑為神云然則宋

之河神已為四將軍矣自元至今又稱為四大王或

亦有因焉 湧幢小品云金龍大王洩謝各緒晉謝

安之裔金兵方燼神以威晚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

築望雲亭白蟻成淳中浙大仇損家貲倣倣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義不臣北庭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 大明兵起神示夢當祐

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

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兵大潰遂著靈應永樂

間整會通河舟楫過洪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隆

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為文責

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

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人何得無

惟書上編 卷之九 倚湖小集

禮河流塞亦天數豈吾為此屬民為語司空吾已得

請于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

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祇

事益虔 纂要云邳州崇真觀後昔仙人張遠霄者

往來于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此其故

居也

祀官聖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鳥拜先聖于廟門外竚立而望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又按歐陽器虛乃宋元之際莫月曲高足也善內煉精氣結為嬰兒從頂上出入冷然風御倏忽千里而本身儼然在靜室中若酣睡也器虛弟子馬月林嘗侍于浦城青華道院適值仲夏上丁縣大夫方祀宜聖月林問曰老釋修煉不以生死為變儒學不然未知仲尼之神果長在否器虛曰善哉問吾出神觀之

樞書

卷之九

本

倘湖小集

子仁宗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鐺入地尺許無不板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然則宜聖之靈仙與人所欽仰祭祀之際無不現其靈異彼刑餘之人寧不致其變做耶 陳天若闕里記事云某同學掌東甌縣事適營馬縱牧二騎攔入聖殿伏石桌下數十卒昇之莫能牽舉懼報營將叩頭願奏優馬伏如故某同學聞之束帶焚香再拜引過一門斗

樞書

卷之九

本

倘湖小集

于是入靜室坐月林穴壁窺之見其凝然不動少頃忽頂上出神浮空而往良久返舍若酣睡初醒揚眸噓氣啓戶而出語月林云初至文廟時見一人絳袍玉帶周歷堂廡自左門入向右門出進而問之曰文昌君也天帝命我為宜聖祭祭誠否言訖步虛而去良久主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時見一道太素之氣自天而垂貫入殿庭祭畢冉冉復上因歎古之真人飛神謁帝者未嘗獲睹其像惟見金光煜耀吾乃今知仲尼亦然也

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

孝廉作教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
秋丁祭則致齋禋祀凡籩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
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必空中伸一巨手
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 湧幢
小品云吳道子畫孔聖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
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得碑立土中
則聖像也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
設宣尼像以避火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蕪州置獄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為
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遽起
而武肅錢王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
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受命盡
籍土地府庫率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
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
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姓名書
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經為蔡京誣
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
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聒
囚鼓州民震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疇姚
失其名重按之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
識者已知非太平景象其後遂有建炎之禍方章氏
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道遙莫知
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按通鑑此為徽宗大觀元
年丁亥歲也時蔡京怨劉達會蕪州盜鑄錢獄起京
欲陷達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九

倘湖小集

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
史沈疇蕭殷往代疇至蕪卽日釋無左證者七百人
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
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九月貶疇監信州酒稅
服羈管虔州而艇竟竄海島

攷之太湖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于此嘗置男女
二獄楊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
鎖翠眉彷彿鄣都叢棘地嚴扉應是古園扉其地
有獄山故累朝皆與大獄于此地今順治末年亦

樵書上編

卷之九

十

倘湖小築

以三法司官親蒞姑蘇按殺諸生以錢糧事而
哭哀詔者也雖數百年其光景猶相符焉若沈疇
蕭服可謂真御史矣不殺人以苟富貴陰德莫大
焉然通鑑實無姚姓之御史紀聞或傳訛也

留氏子姓結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
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
南置吾輩十人于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
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
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
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
孫方許入試此抑 太祖之遺令或上臺明大義者
之著爲憲禁也宋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

樵書上編

卷之九

十一

倘湖小築

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亦此類考之福建泉州志
蒲壽庚其先西域人徙居泉景炎年授福建廣東招
撫使總海舶見宋事不可支因而降元宋幼主過泉
城宋宗室欲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
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
酒中盡殺之世傑攻城凡九十日不下遂解去元以
壽庚有功進昭勇大將軍官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
泉人避其薰灼者十餘年明 太祖有天下禁蒲姓
不得讀書人仕然則留氏子姓之結狀應亦朝廷之

功令也 姚涑曰 太祖禁蒲壽庚孫勝宗之子孫不得齒于士類 留夢炎字中齋與文文山俱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夢炎自北歸就養于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劫灰化塵縹緲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庚公空抱北風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老青衫留得裏遺尸

雜書二編

卷之九

十一

倚湖小築

遷海

康熙四年間以海波恒沸濱海居民多與私通遂下遷海之令凡海島中及近海居民皆為遷入內地其觀望不即遷者移兵剿誅之其遷海州縣所遷之民流離無歸顛踣于道者不可勝紀按海壇山屬福州有舊事私記曰海壇山周圍八百里計三千七百八萬四千餘口秋鹽魚課等米計五千餘石巡海四塞烟墩二十四所外隔小琉球三晝夜內通海口港一潮水居民依山佃種蓋海表名區也洪武中遣江夏

雜書初編

卷之九

十一

倚湖小築

侯視海防倭侯以轉委福州右衛李彛彛索賄無厭而有林揚者素任俠有氣率里人逐彛彛怒遂畫圖貼說本山畫作微小孤嶼外通琉球一晝夜內接鎮東城三晝夜巡司只畫一寨烟墩盡行株殺 太祖覽圖下旨曰天下孤山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友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住給官田與耕宮室與居于是東南至福建廣東北直活澎湖三十六嶼盡行調過下令三日為期後者死皆倉卒不得舟編門戶床簣為筏以度值赫風十九覆沒時海壇已墟而田

稅五千餘石錢三十餘萬及其他雜徭皆如故諸徒者既失業不任徭賦變督逮繫無虛日多鬻子女至有雉經者有司不敢問揚奮然曰傷我海頭民不死海且死賦乃詣關上書具狀有旨逮繫變併繫楊侯守臣還報疑懼投獄死閩中守臣遷延不即報至宣德初擬上詔釋楊復下旨凡自孤山調移者產業稅銀及遞年雜役俱免一半于是廣閩浙潮調移之人皆頌揚德揚子孫科第纍纍不絕云則是明之國初亦遷海也蓋無海警而以一夫索賄簧鼓以致如此

雜書補編

卷之九

十四

倘湖小築

按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擊其大族徙置漳泉間福州連江縣下竿塘山有白海鏡等七灣與上竿塘並峙大海中上並有民居洪武二十年内徙同安縣彭浪嶼在嘉禾海中民居之二十年興大壑小壑俱内徙成化間復舊 福寧州甯山在大海中有三十六灣昔有居人洪武中内徙又浮瀾山在大海中上有四灣控壓海道宋元間居民甚蕃亦洪武間内徙

年號

順治年間改浙江崇德縣為石門以其與年號相犯故諱之此建言之誤亦禮官之不深考也夫年號所以標年記事官民通行非若廟諱之當諱也唐德宗興元二年以梁州為興元府上元二年廢昇州府改為上元縣從年號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江南仍置太平軍改永興軍為興國軍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畿內改祥符縣高宗建炎四年避金寇自溫台回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官吏軍民上表乞府額帝曰唐德宗以興元元年幸梁州改梁州為興元府于是賜名紹興府升越州為紹興府孝宗隆興年間改洪州為隆興府不但不必諱而且賜之州縣以為佳名矣若明時隆慶之改為延慶及今崇德之改為石門蓋皆建言者之誤而禮官偶之不深考耳 朱平涵云隆慶年間改隆慶州為延慶州其衛亦如之承天有延慶殿改為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為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名勝志云陝西鎮安縣地唐之安業縣也唐之乾元五代之乾

雜書補編

卷之九

十五

倘湖小築

佑皆以年號名縣至元廢為乾佑巡檢司景泰二年仍置縣改今名河南通許縣本陳留扶溝二縣地宋初置通許鎮咸平間升為縣楊侃東京賦曰復有咸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于畿甸宋嘉定十年知蘄州事趙彥橐奏割崑山縣安亭等五鄉于練新市置嘉定縣以其年號為名宋嘉定未寧宗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尋承大統改元寶慶是為理宗遂陞邵州為寶慶府從建號名也宋慶元三年從吏部胡紘奏折龍泉縣松源鄉置慶元縣以紀年為名也閩永福縣唐永泰年間置初名永泰從年號名焉宋崇寧間避哲宗陵名改永福漢建安初分侯官之北鄉置建安縣亦從年號徽宗政和五年改開隸縣為政和縣又徽宗崇寧間改四川永昌縣為崇寧縣以從年號陝西仁壽縣舊名普寧隋文帝辛酉改元仁壽是歲邑人因獫狁避兵東嶠早苦無水禱泉騰湧事聞以年號改元命縣名仁壽而以東嶠山為飛泉山又蜀成都亦有仁壽縣亦隋仁壽年間所置

樵書一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築

海中國知尊中國

縉雲鄭公汝璧字邦章所著賸記云暹羅國海界有萬里沙東蠻牛國者沙外野種也隆慶元年求婚暹羅國王拒之峻東蠻牛大恚統沙外諸國兵由萬里入圍暹羅三年而城破王自到并席捲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事世子屢書令請印報仇次子遣使隨通事揭元禮具金葉表方物入貢請印時余在儀曹詰以請印何為答曰暹羅受貢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耳時予奏請檄廣東取舊文製都統制使印以予之揭通事江西豐城人歸此遂不同貢使往言其風俗甚悉大都是佛地代出一僧稱國師王視朝必在側有不度即糾正之國人向背王以國師為著蔡崑山鄭若曾記曰嘉靖丙辰四月十八日倭船七十餘至無錫槍邑人華重慶至舟皆真倭惟賊首寧波人稱四官不知其名舟連番十五日出海過劉家港羅參將帥舟師擊之沉五隻賊驚斷纜而逝各不相顧重慶舟為風所逐凡行二十八日至一山其大不盈數畝舟人登之伐木餘舟見草屨

樵書一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築

知爲高麗地俄高麗邊將遣三舟卒百人選視矢石交發賊逃匿山林財帛盡爲所取舟亦被焚二十九日又三十餘舟卒千人搜山勦賊無遺重慶等中國九人冒死號泣而訴生擒至國都凡歷二千里半途有光州牧者卽中國之布政司也先是邊將奏報國王遣通事百元至牧相遇審問見華姓無錫人卽問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得非汝族耶曰然蓋重慶之族祖名察者也元歸以告王八月王賜宴陪坐蓋重天朝亦推學士之餘敬也每人賞竹帽一頂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九 倘湖小築

白布衣一件裙二條青綿布絹一疋皂靴一雙綿布束腰一幅遣尚書都御史御史各一員太守太醫各二員知縣一十八員件送還朝仍遣軍五十人護送十月至遼東十一月至京禮兵刑三部會問明白次年二月抵家時年方弱冠高麗之臣以詩送行者二其一日錫山學士聞天下君是同枝共派人還鄉若問東方事仰戴皇恩億萬春前書 筵官吏曹佐郎兼監察御史朴啓賢贈啓賢字君沃 密陽府熊川縣人 癸卯進士壬子及第其一日異國逢秋早金風落井

相鄉關浙江外身世海天東阻折于戈地依稀竟夢中愁多宋玉恨誰慰遠人衷丙辰早秋雙溪書夫荒服之外正朔所不及而尺組乃制其軍典之命一華學士一介之使而餘芬庇其族人則知中朝之式靈遠耳 洪武初倭連年寇于瀕海郡縣三年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王曰我國未嘗不慕中國願蒙古泄華以小國視我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旣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飄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九 倘湖小築

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使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夫日本以趙良弼之後而幾于刃之高麗以華察之旅而委曲以生之宗族之係重天

黃魚船

承平時黃魚船每年四月出洋時寧紹溫大小以萬計蘓州沙船以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即散回矣淡旬之間浙人曝魚成齋蘇人冰魚鬻鮮每歲防春兵船避風泊于內港賊來多不知竟登岸而已魚船出海則遍海皆船人力整肅器械犀利賊望之而氣消勢阻自倭變後當道慮倭混入禁止採捕職方唐公順之捧勅視師毅然在日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

雜書上編

卷之九

辛

倘湖小築

水則歸滯也。羊山淡水乃倭人入寇必經之道。黃魚出時乃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天意假手于山沙荷悍之人。出捍吾邊鄙柔脆之民耳。此魚又有三水之分。頭水者魚多而味全。二水次之。三水又次之。蓋冬至一陽萌動。其魚乃生。前此但有子而已。無小魚也。時至小滿。則半年內所長大者。又復生子。頭水所捕者。其子在腹。先天之氣尚固。故味全。過二水後。子皆嚙矣。但為胞所裹。直俟冬至乃生耳。其時真氣已散。故味薄也。諸魚之尾皆與燕同。而黃魚尾獨總。稟天地之純陽也。烏魚之朝斗者。稟天地之純陰也。嘉靖四十四年。倭賊于三沙受困。遂出海由大衛南行者甚衆。由羊山西行者七十餘艘。蓋欲犯蘓浙也。適捕黃魚船數百在洋。協力與戰。賊懼而去。

雜書上編

卷之九

辛

倘湖小築

海程

海中行舟以望山為准使黑夜無星可辨及當晝而霧障則如之何曰老于海者其所憑在針舵更三者而已蓋火掌視針長年運舵香公計時三者缺一不可必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針相對隨風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飄逐故針經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切截之法耳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為十更以焚香幾枝為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尾視木片一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此風此潮如何方為一更必須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為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更或流過船腰則斷其為大半更或舟行如飛其風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而後復進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以坐而知凡精于其術者其于所過懸山孰為可泊孰為不可泊孰為有蛟龍潭不可以發銃砲而戰孰為可戰孰為風信將作孰為潮

樵書

卷之九

生

倘湖小築

勢急緩嘗水辨味可知舟至某處有無暗礁伏沙皆歷歷在其胸中一海外之國來貢者明時皆設市船司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羅諸處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設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船即有互市耳占城暹羅琉球等處未嘗寇邊其通貢不待言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為二百舟為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使高麗錄云行海舟人以風勢未定向候其熟蓋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不爾至洋中卒然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又行海當風急時則加野狐驅制風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驅于大驅之上使之提挈而行又云海行患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胸腹不可復辨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 海王宅在姑蘇東入海五六十程小島之前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夜中望之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

樵書

卷之九

生

倘湖小築

與月空日爾之之都院也宜述僧兵眾寡不敵之形
繳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爲
將見講楞嚴經于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
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
公館之于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
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
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
八僧自推入僧願與校技八人募以拳拳天員天員
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

樵書二傳

卷之九

七

倚湖小築

得上八僧走透殿後持刀從殿門出斫天員天員急
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
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伏蔡大奇之乃令月空
領杭僧兵十八名天員領蕪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勦
又遣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僱皮工造皮
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
二十四把鈎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靛青備諸
身畔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圍有
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鑽

木取火燒其三餘亦爲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
朱指揮議往八團迎賊留提督僧無極于六團下營
朱指揮先往八團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
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團賊
聞之卽走天員引兵至一團之翁家港遇敵已申時
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于後見賊下
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卽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
包爲入扛餌我兵天員令曰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
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七

倚湖小築

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于其內
稍退一步鈎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
方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含龍花一丸于口
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歸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
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于左右持兵仰天
而揖置衣包八扛于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騎兵左
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
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截
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箭

于發身鐵棍隨鈎鎗而進擊死鈎倒之棍刀手繼之
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鈎蛇循而至不能
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而賊見青臉紅布蒙頭
疑為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捨死潰圍騎兵開一角
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
離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
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現乃趙大王妻也僧某
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滿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
巡檢二弓兵即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

樵書一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集

共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兵亦至
相令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
凡翁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殲滅無遺矣計僧所
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為
伏牛伏牛亦學于少林者耳又為五臺五臺之傳本
于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
訪天員適與高僧翻閱經二年而過心閱氣足學
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 湖廣土兵承順為
上 彭真南 保其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其陣法每司

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在前其次三人橫列為第
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為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
為第四重又其次九人橫列為第五重若在前者敗
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
若五重皆敗則餘無望矣全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
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
照揀選宜慰顧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
今日多士中敢有死衝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
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標下十六人是

樵書一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集

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
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擾其鋒或憂其性難馴萬
一生變何以制之嘗聞二宣慰言曰吾祖宗相傳土
地官職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奕世守忠義故也若
恃兵勇謀為不軌朝廷下片紙令降人分取吾土朝
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聞其門帖云
心懸九重許步敢忘燕關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
天下又一帖云節愆可以延年何必遙天尋洞府守
身便是報國書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是蓋可

占矣此二種兵皆以倭倣而見其長所謂盤根錯節
別利器也隆萬之間四方無事未之講求矣 按朝
野紀畧云栢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
張經分遣叅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官
慰司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收之賊北走平
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官慰司官彭翼南兵邀擊
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敗共
擒斬首功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
自右倭患來得志未有如此者 考此時又徵田州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堯 倘湖小築

歸以其法授衆僧而隱。乃紫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
林以武勇聞。唐初王世克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
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本朝成化末。千斤劉石和
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
力禪不往。請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貳百于轅門。見
僧入。將奮刃亂砍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
吾不可不羅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
猴。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
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担夫二百挑米。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辛 倘湖小築

瓦氏兵亦精悍有功。按唐太宗討王世克。賜少林
寺劄云。王世克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
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
可思議。今東都危急。且夕殄除。並宜勉纓茂功。以垂
令範。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
將軍。其不願者。賜田四十頃。劄至今寶之。白醉瓊
寺云。少林寺當黃巾之亂。衆僧懼欲散。忽一火頭
老僧自庵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擊之。衆笑。其
妾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辟易。遂散。云僧

任環禦倭

嘉靖三十二年倭犯太倉操江蔡公克廉在城中卽
檄本府同知任環選各縣民兵三百應援任公握符
崑山見檄卽行移書府中戒其子曰我仗國威討賊
萬一不支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各處一個是而已
更周身書名以決一死衆爲感泣公雖敢任而民兵
不習戰左遇賊一衝無不星散公鐵衣單騎帶月獨
馳賊疑有伏不之敢逼兵亦稍稍復衆與同 吾遇
曠野則教以戰守之法時賊方橫行無人敢格而目
中常接在兵自後公懼失士而先登十懼失公而爭
進賊怒甚必欲殺之一日追急兵士踞而哀願賊大
呼曰吾所欲殺在耳誰是者庖人徐珮應之曰我是
也教殺則殺賊遂殺珮而去公收珮尸瘞而奠之先
是珮恐賊覓公以公所乘馬甲冑裝束行野戒左右
呼爲任爺身當賊衝置公生路當困危迫與公同匿
溪溝中賊夜過之不知也公嘗被流矢墮馬兵衆昇
之而馳又遇賊水濱被公過橋斷橋木賊不能及賊
知公德感人之深人皆樂于效死弗忍害且釋之每

精書上編

卷之九

三

備湖小集

遇輒大笑曰任拚命又來矣遠而去之民有賊中逃

歸者述賊疑公屢殺屢存殆天神非人也不可殺其

後公遂屢敗賊兵事聞轉爲僉事又轉副使焉 撫

林云捐生轉戰數合至使寇稱之爲任拚命者 兵

憲環之樹績爲奇徐珮以一庖人而身代任之 又

庶幾與紀信同傳矣此事正史失載王鳳洲 一館

人事而失徐珮之名予特表而出之 閩書晉江莊

用賓萬曆己未會狀元名際昌之曾祖以進士任浙

江僉事罷官時年方三十一嘉靖之季島倭內訌薄

精書上編

卷之九

三

備湖小集

郡城城門閉門擁不得入哭聲震野 用賓分守一門

請開而納之身與弟用晦募鄉兵三百後先殺賊賊

大恨剗用賓父塚剖屍去用賓用晦徑走賊壘奪父

屍出用晦死賊中樞臣以聞久不報用賓亦卒萬曆

甲申倭寇朝鮮去用賓殺倭時四十餘年子鳳章詣

闕言狀 上方欲風勵有勇以擊倭詔贈用賓太僕

寺少卿官用晦千百戶予世襲然則當時官不至開

府一何酌之薄也 平壤錄云倭卽日本在柯邪韓

國之東與倭 儲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總

之極大者二十六州其人兇狡無信貪鄙輕生好殺
人佩一刀黥面文身頭盡去髮頂上稍留少許並如
中國人而草履多圓僅蔽足指跟不着地以便跳躍
長于步戰怯于水鬪精于刀法鳥銃疎于鎗弓其鳥
銃實銅鑄成利錐研之成孔光潤不用木柄繫繫于
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竹弓長八尺以足踏
稍立發矢矢以海蘆為幹鐵鐵濶二寸燕尾重二三
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其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
人好鬪有白番鬼黑番鬼印古崑崙奴善鬪忘死倭
之取勝大都以此等人為前矛

檮書二編

卷之九

書

倘湖小築



大將偏將

昔王晉溪瓊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
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
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愚謂選大將
者當以晉溪為法仇咸寧之大父為百戶時邊外數
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
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
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暗掘地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
人登山瞭望以鏡為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鏡發
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
報中軍遣人馳劄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兵不在多
人遣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愚謂選
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為法 黃蘊生日漢淮南王
安將反馮憚大將軍衛青與汲黯而茂視丞相弘以
下大將印凡七擊匈奴斬捕首功五萬餘級一與單
于戰收河南地及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
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
騎少或千騎往無功聞為敵人所生得其才器

檮書二編

卷之九

書

倘湖小築

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為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
 而于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于壁壘行陣料敵
 出奇之法闕如也及觀青所以謝燕建者以為非避
 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與固結人主之心則是謹身媚
 上之人已耳于是併其戰陣方畧俱抑沒之而獨咨
 嗟嘆息于李廣然即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
 過翹關曲踴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眾而不亂則其
 為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掩也淮陰侯謂高帝陛下
 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
 衆書上編 卷之九 倚湖小築

多則亂矣 刻溪漫筆云山東趙任少習弓馬有聲
 力勇冠成進士授中書跡弛不羈衣緋馳馬試劍以
 浮躁出為縣丞縱其奪官及倭犯朝鮮糾少年三百
 謁經畧萬丘澤于遼陽時碧蹄新傳請兵一隊破倭
 自効萬公不肯嚮之謂戰守稟自廟堂不敢擅予人
 兵輕許人賊趙佛然辭去送出轅門長嘯一聲三百
 人同時上馬馳若飛電蓋豫約諸少年說萬公用舍
 以嘯為號也萬公悵然若失道之無及此亦不足當
 偏將之任而顧棄之耶

外國詩文

外國之詩文唐永徽初新羅國女王真德大破百濟
 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其詩頗有唐風五代至
 宋未占城國王楊普遣使上表詞亦可觀高麗國則
 本箕子之遺風詩書禮樂歷代不廢設科目以詩賦
 論取士朝鮮詩集傳之中國彬彬如也若日本國乃
 亦頗以詩文著見其得于何教耶宋端拱初日本僧
 齋然等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及本國職貢并年
 代記各一卷不通華言而解隸書有問則書以對其
 國有五經書及佛法白居易詩十七卷而中國典籍
 頗多後請詣五臺求印本大藏經許之齋然歸國奉
 表來謝有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
 亢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頃之波濤難
 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又云金闕曉
 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扇睛前拜聖燈于五臺之
 上蓮花迴文神筆出于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
 于東海之東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
 建明春初到舊邑其語皆倣策云所附貢有金銀時

繪硯鹿毛筆松烟墨螺鈿書案螺鈿書几等物觀其
 文房器具如此非深于詩書者不能而宋咸平五年
 海商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
 藤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倡和詩來上
 詞甚雕刻膚淺然而列朝詩選載日本詩僧五人一
 見于宋學士集三見于沐公滄海遺珠集蓋洪永間
 凡日本僧入貢者多謫居滇南故也正德七年日
 本貢船九隻使人千餘分發境清天寧各寺駐宿雖
 責其越例亦以遠人慕化優容之八年六月使回迷

權書五編 卷之九 毛 倘湖小築

失使頭普福二人在樂清河嵩滕嶺隨即護解遣回
 普福在途悲感有詩云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
 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為客路三千心懷北
 關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
 何日是歸年 萬曆三十九年海颶飛揚溫州叅將
 沈有容獲異船三隻皆交趾人中有一人名裴福寧
 自稱為校生通三場舉止迂濶大類老儒押韻吟詩
 有也知上國施仁義生養深恩荷九重之句 湯幢
 小品云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于守

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
 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跡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朝鮮
 詩選中有許景樊七歲能詩號女神童兒笄筠皆狀
 元策進士之妹故以妹氏稱適進士金誠立壬辰金
 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
 存其四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
 龍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君 又 冰屋珠扉鎖一春落
 花烟雨滿綸巾東皇近日無遊幸閒殺瑤池五色麟

權書二編 卷之九 天 倘湖小築

又 青花紅堂閒寂寂鶴眠丹竈夜迢迢仙翁曉起嗅
 明月微隔海霞聞洞簫 又 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
 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萬年 又 宮
 詞二首絳羅袂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
 泥書勅字內官分送五侯家 又 綠羅帷幄紫羅茵
 香麝霏微暗襲人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
 新行遊龍山呈吳子魚先生詩曰桃花開後杏花稀
 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峯
 圍風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計非遙憶故鄉歸

不得白雲春水掩柴扉 平壤錄云萬曆壬辰倭寇
朝鮮王京宮眷南轅官屬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
眾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
自號玉峯主人與許妹氏翰墨交最密今存四詩贈
郎云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
臨粧鏡試寫纖纖却月眉白適云虛簷殘漏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
簾秋思云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櫺涓涓
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七夕云無窮會合豈

蘇書上編

卷之九

五

倚湖小築

秋思不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
一年期 朝鮮孫谷詩不載姓氏毛帥文龍搜得者
曉行云水關西路聽鷄鳴嶺月初沈曉霧平人響聞
聞茅店語馬蹄連上板橋聲悠悠漸喜鄉山近瓊瑤
偏知旅態生更下長坡說徒侶天明須趁及先行
步虛詞青銅結伴婉凌華夜下三洲小玉家閒說紫
陽宮裏事玉階偷折碧桃花三壇中夜講真經大集
羣仙列盡庭惟有老君修別殿手書雲篆送玄冥

美言

禪僧言良田千頃日食二升廣厦千間夜照八尺此
見道語然吾儒先存之南宋周郎上書曰一體兼金
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韓詩外傳載北郭先
生妻曰結駟駟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
過一肉 隋韋世康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
常有止足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
滿有疾便辭 從政名言云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
時而用棄理背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張無垢曰

蘇書上編

卷之九

五

倚湖小築

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前輩言蒞官處
有三莫之說事未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逐魚
者濡逐獸者趨佐饗者嘗佐鬪者傷 孤憤觸乳驕
子言母 亂女憎黛巧子謂金 果虛失地不生魚
龍失水不靈 君子之交燠不增華寒不凋葉 愚
人多悔不肖自賢 蒼鷹擊而就轉鷄鷄慧而入籠
紫衣賤俗賤化青風長壽壽懷且移齊俗 天非人
不因人非天不成 宋行璣字元質通判宜州常曰
做床疏席總是在起櫛風沐雨反為美景

落花生

近時有一種名落花生者其莖葉俱類荳其花亦似
 荳花而色黃枝上不結實其花落地即結實于泥土
 中亦奇物也實亦似荳莢而稍堅硬炒熟食之作松
 子之味此種皆自閩中來然閩中又有一種花名滴
 滴金者秋開花黃如金色葉落滴地而生陶弼詩九
 秋珠露滴成芽 物理小識云番豆名落花生土露
 子二三月種之一畦不過數子行枝如壘菜虎耳藤
 橫枝取土壓之藤上開花花絲落土成寔冬後掘土
 取之殼有紋豆黃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孫愐曰
 蹲躩番豆也生啖有油亦致下泄 羣芳譜云滴滴
 全一名夏菊一名艾菊一名旋覆花莖青而香葉青
 而長尖而無極高僅二三尺花色金黃千瓣最細凡
 二三層明黃色心乃深黃中有一點微綠巧小如錢
 自六月開至八月苗初生自陳根出既則遍地生莖
 由花梢露滴入土即生新根嘗驗其根果無連屬
 酉陽雜俎菊蕚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夫
 花落地而成子固已異矣至葉露滴而成芽成苗不

樵書十編

卷之九

望

倘湖小築

尤異哉又有一種形如香芋蔓生藝者架小棚使蔓

之花開亦落土中結子如香芋亦名落花生 洞冥

記地花氣葛此葛于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

其根倒出亦名一虎鬚草因名紫鬚葛又烏衣園有

掌中芥寔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

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中不經掌中吹者

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離地亦名躡空草燕

昭王時有于莖穉穉于空 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

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此數種比落花之生更為奇

樵書十編

卷之九

望

倘湖小築

絕也 又漢武甘露池西有靈池中有浮根菱根出

水上葉沉波下名青冰菱拾遺記昭帝琳池中有倒

生菱菱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實沉泥中名紫菱

食之不老 羣芳譜云甘露子一名地環或云仰囊

荷根形長如聯珠色白味甘而脆葉上露滴地即滋

氣以有甘露之名 錢商榷云山中有名栢昔伐

其根用斧碎斷之如鱗皺然三年後木腐生草而不

盡在木凡霜霰所薄之地一散一草或在地或在葉

或殘于山阿高下數十丈俱成草矣夫風聞之生于

風襲荷滴滴金之生于露雷草之生于雷木草之生于霞然後知風雪露雷皆生物之具也 劉美之續竹譜云沙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擊一竿欲種則錫其苗截二尺許釘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荀不三載而成林此竹似石榴楊柳可挿而活亦生之奇者也 劉焜筆談云竹有三十九種惟慈竹為上慈竹者發育蕃茂有如慈母故名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 有一友遊跡半天下言邊海之地有一種桃名落地桃桃花開後花落土中結實其下至冬遇雪其有桃實處雪融不凝置標其處雪晴掘之則桃甚大而甘脆異于常桃

續書二編

卷之九

望

備湖小築

候潮草

守宮樹葉似槐而夜則葉相合晝則葉開候潮草草間有英如榆莢潮至則開退則合夫脩煉之士以月之圓缺驗氣之盈虛以潮之長落察血之盛衰故入藥鏡曰天應星地應潮不意草木無知而亦有然者若十洲記云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之則夢所思之人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望舒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魏文帝時有合歡草狀如蒼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述異記云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西陽雜俎蝸蚌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海物有數九者每九泥百而潮至異魚圖讚云物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

續書二編

卷之九

望

備湖小築

念庵先生

吉水羅念庵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嘉靖己丑廷試第一時年二十六官至贊善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恭近人皆言其已仙今方士往往自稱遇之錢牧齋曰達夫沒人言其仙去不死數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悞怪余遇之京口謂余曰念庵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于虞山得無相失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仗策叩門不告姓名而去考之徐存齋所作誌銘及王公時槐所作傳皆云先生以弘治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聖

倘湖小集

甲子生至嘉靖甲子八月十五卒于松原新第年六十一子世光等葬公于赤石潭山原方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如是則先生考終明明可據胡相傳仙去者紛紛也誌中又言公嘗遊衡嶽僧楚石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仙學招者作長書拒之今考念庵集中其拒友人書未見而異端論三篇專攻釋教而于道教則勿及夢中贈道士詩曰談

道人多知道少聞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

何事紛紛頭白早未易走今至難倒倒得未時歲至

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除夕云能持

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跌坐云息淡非一氣坐久只單

跌龍虎山云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入山云覆蟻

生白非初有懸風如輪奈久何次康節觀物吟云寬

到成時觀月窟子連申處起天根則于黃老家內養

之說似曾體而行之傳為仙去有由哉念庵先生

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

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于晚

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

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為証然以三者

皆其一端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

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

繼之孟子之意可見先生得孟子之意故不以良知

為足而以致知為功斯言出而陽明之學益顯是知

念庵先生真得陽明正傳者朱平涵曰軒江羅近

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亭為工部侍郎攝部事時

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忽一日曾以直洲為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日來就予談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為予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以實告曾遍詢皆如之溪以為異始知仙遊去也 野客叢書天寶初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自製序與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朝士自李適以下十七人餞別有作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卒年八十六予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泐者于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久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于台州上昇編于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此碑正元和所作相去未遠然觀李白憶賀監詩云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則知章寔死矣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詩之類虛實難以溪信如此

雜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倚湖小集

百衲琴

萬曆間衢州祝海岳置琴精妙其材以唐古殿之顏梁蓋唐時多以桐樹為佛殿梁也皆以方寸之塵漆綴成之各曰百衲琴到客嘉話錄云王嘗造于面琴散在人間王即南文之子楊秀也李沂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衲琴用蠟殼為灰其間三面尤絕異迥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乃知百衲之名所由始也 石和志有百衲琴見通考

東谷李之彥硯譜云石晉時有李處士能補碎硯百

雜書上編

卷之九

八

倚湖小集

碎者賣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其法此亦可謂之百衲硯矣 烟雲過眼錄云李公路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杭州瓷司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 吳越國王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西南風雨

大抵東北風發則天雨西南風發則天晴故俗諺有云雲過西水滿溪雲過南水沒潭言東北風也雲過北好晒穀雲過東晒煞老長工言西南風也獨黃梅之時以西南風謂之哭雨風此風急則雨驟至矣又諺云五月南風招大水此南風而得雨乃天氣使之然矣姚叔祥云余每憶長安有西風雨之說比至關中遇雨必驗風所從至大都西風十九也此西風而得雨乃地氣使之然矣方中履曰凡雨以西南東

卷之九

九

九

九

後唐小周后

姚叔祥見只編云余嘗見吾鹽名手張紀臨元人宋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至半脛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擁臂後身在空中太宗以身當后后閉目轉頭以手拒太宗頗有元人題上云江南刺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禁闥紅紫滿龍堆蓋以靖康為報也又有宋人嘗后圖一婦人裸跣為數人擡擗人皆甲冑帶刀有嚙唇與乳及臂與股者至有以口銜其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就有持足帛履襪相衣相追逐者計十有九人上有題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出鮮花紅董董發蝶攢蜂不珍重棄雪拚香無處着這面孔一綜兒是清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琪此指宋元滅金事也但琪不至穢褻至此曾讀大誥高帝自身歷戎陣以來未嘗污一婦人第納逆漢一妾耳比藍玉私元妃主大怒被責悉送出塞外玉封涼國公仍鑄其過于券其優遇亡國遠出宋元萬萬矣考之正

卷之九

九

九

九

史未見太宗幸小周后及孟珙亂金汴宮闈之事此
 二圖不知據何野史而作也馬金南唐書云大司徒
 周宗二女皆國色繼為國后後主繼室小周后乃昭
 惠周后之母弟也昭惠感疾后嘗出入臥內一日立
 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以寔告曰
 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后未勝禮
 服待年宮中後主樂府詞有祝禧下香階手提金縷
 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但成禮而已隨後主歸宋
 太平興國三年後主為隴西公薨周亦隨薨吟嘯集
 卷之九 李 倚湖小築

古圖蔡州孟珙始帥師會之蓋未嘗會破汴京也又
 姚叔祥云有天興墨淚一書乃托名亡金舊臣志宋
 元破金之事其記污辱宮闈事不忍讀蓋必宋人借
 此吐氣耳金人蓋遷宋宗室男女以行金之亡也元
 人亦盡遷其宗室男女以行 明太祖不犯元之宮
 闈及明之亡君后且同殉而闈又以敗遁無盡遷男
 女之慘豈非天道昭昭耶 前五代之君強詐取國
 又必誅滅其子孫殆盡繼而其身之子孫亦受其報
 宋帝優禮降王刺史又有牽機藥之說蓋降王多以
 卷之九 李 倚湖小築

所引龍哀江南錄云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
 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
 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此圖之所由作也昔孟
 珙本傳史氏稱其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
 絕滋味其于滅金之役必無妄舉也明矣且理宗紹
 定六年四月崔立降金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
 王荆王及金主諸妃嬪凡車二十七兩宗室男女五
 百餘人赴青城蒙古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
 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其年五月蒙

誕日薨受飲賜酒故也 洪武太祖獲元主嫡孫買
 的里八刺及次子地保奴俱遣官送歸北于古僅見
 往闕邸報見
 順治皇帝初親政有 旨云明季子孫以其事發覺
 後各處獲其宗室輒罹慘殺朕方在宥天下何獨朱
 氏不在涵育之中後凡遇鎮國將軍以上送京安插
 其餘隨地入籍又各陵皆遣人守護萬曆陵未有守
 衛特令置又入 崇禎帝之廟而揮淚嘆其有君無
 臣隨議修崇廟貌并陵墓此豈從來世主可及哉

代草元文字

古來相傳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試場中往往有神助矣蓼花洲間錄云祥符中蜀中二舉子赴試夜宿張惡子廟風雪夜深席地而寢忽見廟中燈燭如畫嶽瀆貴神相會商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為題諸神皆一韻各刪潤影改既畢朗誦一人私喜謂此為吾二人發也盡記其賦寫于書帙無一字忘至御試二人分坐東西廊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廊者懵然不復記憶前賦趨問西廊亦然遂各率筆草草完局及唱名狀元乃徐奭既見印賣賦與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 錢簡樸猗園所記云萬曆初年毛鳳起為茂才其父每晨入酒仙祠炷香默祝日祚兒成名重新此廟辛卯鳳起應薦得才難一節題原本生疎懵然若睡恍惚有青衣少年連呼日起起吾奉太上真命為卿代草文字今年作解頭誦聲如流鳳起寫畢遂絕聲響不敢增損一字榜發果領解頭然而往時固平平文人也其年溫陵李學士主文柄稱賞再三日為神助鹿鳴宴甲命續所補

樵書上編

卷之九

五

倘湖小築

黃金花賜之于是監臨提調諸公競割以遺解頭傳

為盛事云予嘗謂天子功名特達之人付之以錦繡

心腸足矣何為臨時處辦而勞于代筆乎予邑庚午

解元曹木上振龍于是年之元日其師陸夢鶴鳴勳

夢已為解元而題為博厚則高明借木上同課此題

夢鶴文先成木上讚不置口日已得驪珠矣弟子不

必作若場中只用先生此文而先生另作可也聞中

次題果然夢鶴果另作木上遂為解首若木上之才

學自足取元而天必假之手者以示功名之有定分

樵書上編

卷之九

五

倘湖小築

也此事較前二事更為自然巧幻

洪武初待元紳士

洪武開國之初所以待元紳士者極其優厚獎其忠義而抑其頑鈍無耻者皇明盛事云元楊維禎為浙江儒學提舉明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為武康尹入明五司浙閩文衡一考會試年九十三卒滕克恭為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年一百餘歲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者德最著云為元臣而元亡以後不肯仕明而猶召之修史典文衡則其于元臣也優之至矣乃亦有二事焉按閩書洪武三年庚

戊首開鄉試閩縣陳信元進士以淮安學中式林文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則是元進士明初不入于進士之列也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復中建文己卯舉人則是元時縉紳明時與諸生等而仍得入試闈中也姚叔祥云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醫訓富而好行其德時元之宗裔及大臣顯宦率安置瓊州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髡斲不免醫

訓公悉收而葬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格于上帝第汝老子幼貴汝孫矣比讀何叔丘

野家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冢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溪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皆焚而瘞之于此也洪武之初天下既定以中原士民有背中國而隨之北者既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蕃種族仕元為顯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于此未幾有上章造言遷人謀為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圖之亮至集選人于郡城之北悉坑之非高帝之意也此蓋奉行之過矣若九靈山人戴良于洪武十五

年召至京欲官之久而自裁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昇至軍前直言而死此又忠義者之果于自決非為上者之不優容也 七修類藁云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院山長教授溫州 太祖渡江御

史秦元薦之致書徵至與語大悅俾典戎務咨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 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晏澡浴病則賜醫沒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

爲公卿無此寵遇 玉堂漫筆云 太祖命以官皆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泳化篇云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官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亂遂棄官寓揚避地松江之海上張士誠遣人邀之不至吳元年 太祖定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棄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起之稱病不出 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聞

樵書上編

卷之九

毛

尚湖小築

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後裕伯拜書入朝命爲侍讀學士二年改侍制後出知隴

州莫知所終 野記云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

江南行臺侍御史避亂居鎮江王師至金陵命徐達

湯和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爲訪秦元之致予欲

見意旣而得之馳以報 上令某王以金幣聘從龍

與妻偕來上至龍灣迎候時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

同處日久共謀畫深見采納旣而上居元御史臺徙

從龍居西門外謨議益密稱先生而不名每以漆版

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求還鎮江上餞之郊

外握手爲別旣卒上適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

命營塋厚賻其家 湧幢小品明 太祖于福壽不

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以

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

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 纂要云蔡子英承寧

人元季進士累至顯官元軍敗單騎走關中入南山

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 帝釋之命授以官退

而上書言終身不二意 上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一

樵書上編

卷之九

毛

尚湖小築

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

忠義之後昌大

李祁字一初蘭陵人元統元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遷江浙副提舉解職歸隱洪武初力辭徵辟一初為左榜進士第二人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也嘗為廷心序青陽集自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為恨因兵入永新一初被傷儒衣冠僇仆道左總制新安余茂遣人昇歸辟正舍禮之歿而刻其遺文少師文正公東陽乃一初五世諸孫也楊士奇志贊善徐公墓銘云徐公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永樂甲申春詔簡

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

者兩人而好古時為博士陞左司直郎後十年陞左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詩文皆為改定及卒親為文祭之徐氏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趨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為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領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媪負所乳兒脫走得全仰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由二事觀之

則忠義之人豈不克昌厥後乎 玉海云中元元年

拜鮑昱司隸校尉詔昱請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使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曰吾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孫復為司隸耳 鮑宣子永 後漢書廉范字叔度趙將廉頗之後也受業事博士薛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椽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

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憊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袁臣之曾

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 廉哀成哀間為右將軍廉丹 張隨字子貞山西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 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春米甚嘉嘆後坐法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張巡芮城人有墓

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以巡爲南陽人蓋自芮而
遷者死節後士人憐之具衣冠以葬 夢溪筆談云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奕處慶曆中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
于殿中丞 一統志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來薄城
師旦且開門迎戰殺賊二驍將及數十人明日賊大
至遂戰死先是師旦藏其妻于山谷溪處一子始生
棄道上草中賊去後凡三日呱呱尚生人謂忠義之
感 朱平涵云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于
占城而其弟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
人及第而歸其兄耶然逃亦勝于降也自中有子萍
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達司經正字
辭官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國初被薦亦不應及病
却藥弗御而卒蓋亦賢者也 曹能始云宋將劉光
世之裔口濠者世居青田仕宋翰林掌書元初林融
起兵興復戰敗而死朝廷遣使至境糾察餘黨鄉豪
挾仇殺籍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謁閱籍歸會大
雪因具酒肉邀朝使飲晏至夜沉醉翼臥小樓探袖

倚湖小築

取籍錄其渠魁二百人懷之遂縱火樓下朝使脫走
乃出懷中二百人名授之朝使馳復命只戮二百人
存活以萬計濠曾孫卽誠意伯文成公墓也 宋末
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克而志
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
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窓子數號煦庵工醫
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壽考終孫卽禮
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宮僚皆學正公之報
也 袁柳庄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
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獲免又百
餘年而有柳庄云 丁鶴年贈相者姜奉先詩云德
祐忠臣好孫子爛爛目光嚴電紫蓋奉先乃宋忠臣
姜才之孫云

倚湖小築

金陀粹編

岳鄂王第三子名霖其子為所可著金陀粹編及續編所以辨之者極其精詳然有數事與近日所傳鄂王之事多不合如他書所載其背沒有盡忠報國四字中丞何鑄初亦劾武穆及鞠時飛裂裳以背示鑄見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遂明其無辜而編中無有也第二云刺繡為袍有誓作中與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又御賜札于旗曰精忠飛令行師必建之如是而已若此涅身四字果有之寧不誌之乎 編中稱布

樵書主編

卷之九

聖

倚湖小築

衣劉允升上疏訟鄂王之冤下棘寺以死今肖其像于朔忠祠中而續編乃不見允升之疏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之書其書亦擬筆豈允升上書而澄之又上此書耶此書既上澄之作何處分耶 滿江紅詞一闕送張紫巖五言律詩一首編中亦不載岳霖與珂父子搜訪至六七十方始成書豈有遺逸如此者而趙寬記畧曰武穆王送張紫巖北伐詩及所製滿江紅詞皆王手書也云手書則又確矣但不知出于何年得于何人之手耳紫巖即張魏公號

樵書主編

卷之九

聖

倚湖小築

云 今臬司印王之宅司治之左建有王之忠佑廟王卒時有女尚幼抱銀瓶赴井死附祭于此俗稱銀瓶娘子廟井在廟東北有西蜀劉公瑞為之銘曰天柱絕日為月禍忠烈奸險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覺憤如錢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考此編孝宗初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與錄用子孫禮祿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祥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不經御旨追贈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秦檜之欲殺武穆也万侯與武穆有怨遷為諫議大夫附檜意劾武穆淮西被誅而飛因稽巖詔至舒斬而還必謂飛偏見欲棄山陽章凡再上中丞羅汝楫劾武穆亦此二意反覆論之章凡六上此檜之真鷹犬也後張俊令王俊告訐岳雲張憲謀還飛兵柄引武穆質對云其書已焚實無佐證或告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可罪也尚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武

穆而武穆實無逗留之迹乃雜定之以附會其獄而以十二月二十九日冤死則是尙與汝楫附會黨惡之罪大矣而尙後以取相位汝楫竟三子羅頌羅頌羅頌皆以蔭補官豈非賞其贊成殺武穆之功耶然羅頌知郢州卒于官羅頌知郢州不敢入武穆之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遽卒于像前願之德政及民又妙著作實幹蠱之子而報應彰顯如是崇禎年間新安呈坎羅氏族中往往有文學高才而未得科第延道術清高者設醮告于上帝而道士伏

檮書上編

卷之九

李

倘湖小築

章後宣上帝之言曰爾羅氏之先附殺岳武穆安望其子孫之科第耶于是諸人又再醮請曰以言于汝楫之親枝則可已同族而非其一脉所衍安得旁及耶隔一年而羅公煥果以癸酉甲戌聯捷噫亦異矣然余考汝楫四子其三子皆以蔭補羅頌知郢州羅頌知鄂州羅頌朝散大夫皆有學有行長子頡反無蔭官應先物故耳頡子阜臣奉直大夫阜臣子棟知瑞州有善政頡子永臣昭慶僉幕陸臣承直郎南康軍錄事參軍永臣子梓江州察權以廉稱又兄頡子

北臣登第有文名任安慶教諭標孫鼎知海鹽縣士庶爲立生祠後倖隆興則汝楫之子若孫在當時固已奕代簪纓矣豈上蒼亦必久而論定迄今乃欲錮其子姓彼万侯氏又當何如耶秦檜妻妒悍嘗一妾有娠妻不容逐投莆田林氏及長曰林一飛檜旣取王氏之兄曰王暎之子而子之曰秦熺者是也檜客曹泳獻計于檜欲取一飛歸爲己子故泳稱爲說客在十客之數然其事未果而檜卒其黨又欲爲料理王氏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史又

檮書上編

卷之九

李

倘湖小築

載林一飛檜死爲檜子熺借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余按秦檜于武穆死後尙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以其與武穆同姓也設林一飛而果其子檜亦誅其與武穆同名而不願之歸矣 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及檜妻王氏万侯尙反接跪墓前嘉靖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沈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然後人仍鑄張王之像而跪之倪鴻寶先生有云岳武穆之廟泥塑岳王金鑄檜尙人之欲不朽檜尙甚于彼不朽岳

王也此即詩人懲創人之佚志之意而語亦奇丹陽有陳少陽先生祠祀太學陳東也鐵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入為南戶部舟泊祠下登堂瞻拜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頭抵階石石為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焉咸駭異之孰謂鐵像遂不知耻辱哉 錢公希言作剪頭仙人傳云陝西延安府葭州溪山中有剪頭

續書

卷之九

李

倚湖小集

仙人日止飲淨水三甕間用法水療疾其水止取一滴人淨甕確中携歸而確盈煮服之疾愈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敦請至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邊地且凍見其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貌五十六七歲許髮皆鬢黑髮起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便跣跌坐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偶論宋史及咸陽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日夜惟供水三甕他無所須軍民求法水者甚衆俄水不給以紅棗代之開府大帥

名送棗二石置于閣下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于袖中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私質其姓名年紀默然不應已而強應曰姓周晝夜百餘人環衛忽夕逸去不知所之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墜下各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考之通鑑則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先勘武穆為白其寃而檜乃改命方侯高等羅織之也應以此時棄官入山而得道耳乃金陀編額天辨誣錄叙中止云何鑄大理卿薛仁輔以不願推鞠而罷大理丞李若

續書

卷之九

李

倚湖小集

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宗正士優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最後劉允升以布衣叩關而坐極典矣亦竟遺周三畏之名與事又虞公集題武穆墨蹟云武寧湯盤藏其无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于紹興元年所著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併受害文丞相管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然而此文林君之名與字兩編俱不載則兩編之所遺亦多矣 湧幢小品又載武穆王之遺事二則云安陸州故有岳武穆廟為十八景之一後升州為承天府祠

遂潭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剝于城西關土下有積石取爲周垣之用得一石碑光澤可鑑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此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冠迓之而入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真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土錄之示余于南雍昧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我爲岳某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于此蓋再轉世矣杭州阜亭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住此亦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而伯顏曰此岳公護本國現靈也亟致祭祀之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歛兵北歸如只竭力謀和亦不能捨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宇皎潔宋無一

卷之五

七

七

尚湖小集

兵且納欵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觀此則王之靈爽耿耿長存天地間其在當時而汝楫之子猝死廟中在今時而汝楫之裔孫絕其科第豈不信哉又他書所錄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贈米錢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所給使盡殘年秦得其贖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動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紳之戒徐愚山懸榻篇云鄆城有岳武穆廟甚壯麗崇禎中金陵秦生某故檜裔流寓近鄉教授已十餘載矣一日入城過廟感而肅拜俯首至地雙睛忽自墮出若爲人所刮者不勝楚痛而返遂以瞽廢邑城張生目擊其異爲余述之羅汝楫之子去王死未遠忠憤方鬱殛之也宜秦生後王已數百年又其餘支遠裔而意外之誕乃至不可測權奸之餘毒流及數百年後之子孫是可畏也龐元英談數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

卷之五

七

七

尚湖小集

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之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竟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 說圖識餘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鄂王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至冢上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麾止之少頃復下終享乃凌風皆以爲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碑陰 江西通志華元龍字震甫高安人嘉泰初進士授湘陰簿時万侯崗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久而不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安敢與岳氏爭田田歸于岳時論避之 王文祿述畧錢寧死後竟到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罪在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前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世矣問汝是宋何人不肯言後召天壇道士遣去道士云天律尤重主使 續耳談秦檜墓在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法司未減其罪惡愴也

續書上編 卷之九 主 備湖小築

越王山

予家相去數里有山曰越王城山其山中甲四高城堞基址尚存邑誌云吳伐越次查浦勾踐保此拒吳各越王城又各越王臺又去予家三十里山陰縣地方有山曰越王崢亦相傳爲勾踐避吳之地大抵此兩處山皆止一徑可上而又最陡峻故可保守按福建廣東越王各山者甚多未必皆勾踐之遺也福州府城內有越王山閩越王無諸舊城處也浦城縣有越王山上有越王臺漢越王餘慶之塚臺也永福縣有越王山相傳越王無諸嘗遊此山沙縣有山俗呼越王寨山山頂有越王基延平府城北百丈山上有越王臺建寧府大潭山舊志越王無諸築城山上以拒漢史稱吳王六千戶屯大潭城此地也興化府莆田縣越王峰在故縣東南山巔築臺十餘層礎石儼然名越王臺漢書東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所歷地多有遺跡意此臺是也又蛇灣城在仙遊縣折桂里俗號爲越王城邵武府城西有越王臺爲越王遊獵之所嘗有牧童于土中得瓦有

續書上編 卷之九 主 備湖小築

羅紋雁翅之狀印之鏗然如金石聲宋黃希旦詩荒
 臺枕古丘伊昔越王遊輦路今何在凄凉草木秋建
 寧縣北有百丈嶺亦有越王臺越王無諸嘗獵于此
 泰寧縣有越王塚高踰十丈相傳觸之則有風雨之
 異廣東廣州府府城內稍北有越秀山上有越王臺
 越王井乃趙佗因山爲之府城北又有越王臺宋楊
 萬里詩榕樹稍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吳王歌
 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韶州府有越王山在府
 城北六里俗呼白虎山南越王劉鋹之墓在焉大抵
 福建多是闔越遊處之地而廣東則有趙佗遊處之
 地耳若四川涪州長寧縣有越王山相傳因有越王
 墓而名其墓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之古松合抱未
 知越王何人也或云唐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
 卒葬此山江西奉新縣西五十里有越王城相傳勾
 踐伐楚屯兵其地又安南又安府東岸縣有越王城
 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
 舊都越地故又名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又石頭城
 內有越王城越王臺斯則吳地矣何以亦有越臺哉

無書二編 卷之九 三 倘湖小築

相傳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
 此臺以居焉周紫芝邦彥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
 女自小嬌癡不肯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
 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
 地卑濕旋築高臺勾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
 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
 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
 有名要之此說亦齊東之言也越既併吳遂移都于
 吳此昔賢以爲范蠡之所營而名越城其中有臺遂
 名越臺斯爲可信耳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二府
 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
 甍照城廓 江西泰和縣有越王臺相傳越公楊素
 築故名 各勝志云湖廣雲夢縣有越王臺相傳楚
 昭王姬乃越王勾踐女女思鄉築之以望越王 福
 州南臺山崇阜屹立俯瞰大江臺上可坐千餘人舊
 記漢越王餘善于此釣得白龍以爲瑞于所坐處築
 爲壇名釣龍臺後人呼爲越王臺 長樂縣東北有
 越王山閩中記云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賊不

無書二編 卷之九 三 倘湖小築

利子弟散居南海上此其一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

今漳浦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為船其大千丈以

童男女三千人舉之既而人船俱墜于潭時聞附船

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而與船俱見一名

越王潭 齊書盧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嘗

隱蔽雲霧相傳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則清微無

隱蔽 廣西平樂府修仁縣有越王山 全州湘水

之南五十里有越王城卽水經注所云越城嶠也後

漢建安十六年吳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出零

陵憇于越城以却步隲者 建寧府伏獅巖相傳越

王嘗遊其地下有越王潭

越王魚大如小兒臂長四五寸有腹無口目有足三

十如筭簪之形臨海土物志越王魚形似城巖赤尾

如人爪形出惠州 北戶錄云巖州產越王竹根於

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

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為算筭凡欲採者須輕步從

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不可取異苑云晉安

有越王餘算越王將渡南海將黑角白骨算籌棄于

水中而生海藥其味鹹溫主治水 浮氣結聚宿滯

不消腹中虛鳴 交州志云鱖魚 卽越王之水鳥也

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餘 黃白黑色光瑩如

漆南人以爲飲器羅山疏云越王鳥狀如鳥喙足長

口勾未如冠受二升許爲酒器極堅緻不踐地不飲

江湖不啜百草不食魚惟啖木葉糞似薰陸香可入

樂用 北戶錄云歸化縣有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

言是越王弩弦所化 柳樹葉如栢欄高六七丈無

枝條其質大如寒瓜外有麤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

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

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俠客

刺得其首懸之于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

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

猶如酒云

貢櫻桃

邑誌蘄琳山東蒙陰人由進士御史正統八年出為
 蕭山令邑產櫻桃歲入貢比年遣中官摘取餽遺需
 索甚煩名曰索扛銀公抗不與中官故不時採之使
 易壞欲以罪公公往詰之中官詞屈怒以手格公公
 不讓肘之下水中官乃不採入朝奏之遣校尉試公
 至京問曰爾知縣何為手格吾內官對曰朝廷以口
 腹之欲殘害百姓內官以朝廷威勢打臣臣是朝廷
 臣子內官是朝廷奴僕奴僕打臣子甚壞朝廷體面
 臣不得不反之耳上乃嘆曰此山東人過直發打五
 棍放回做官公曰臣甘受責但使櫻桃復貢蕭民死
 過半矣自後免貢嘗讀寧國府誌有王完奏免貢梨
 疏云查得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斤進太廟薦
 新又用四千五百斤解赴禮部轉內府分賜嘗考之
 會典止開南京供薦未有進北亦之文聖祖定鼎金
 陵每歲僅擬四十斤不欲多取一時如直隸河間并
 山東等處有脆白等梨香美甲天下而不以紀貢
 者以地遠民勞而無益耳厥後都冀北于河間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九

三

尚湖小集

處最近亦猶宣城之于金陵矣又何舍近圖遠責貢
 於宣城之雪梨乎貢此梨者每二十斤計五隻一隻
 之費雖百錢未了也僱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
 官一員部給盤纏三十兩關戶四名盤纏百倍于官
 較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幸而抵京則內官生事需
 索解戶往往死于獄中伏乞永為蠲除予初以為櫻
 桃紅熟經一二日即糜爛不堪安能解至數千里之
 外及閱王完之疏乃知當時亦因建都應天而有此
 貢其後北平因之則民之受害甚矣唐開元時何益
 為益昌令焚茶詔書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遐
 哉古之直也乎 續博物志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上
 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轉送至有
 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 西湖志餘
 云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為浙江按察僉事
 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鱒魚
 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
 之詔錦衣校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為詩云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九

三

尚湖小集

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
 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
 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燕翼貽謀
 錄云承平時溫州廣州鼎州皆貢柑子上方多不過
 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包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
 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詔
 三州不得以貢餘為名餽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
 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上不
 能自節口腹之欲免煩百姓而區區禁其貢餘之饋
 則不本之務而務其末矣

續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集

不對策不書史

次辛雜識云金人天會中皇子耶君破真定拘境內
 進士試場楮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
 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策問大抵以
 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為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
 先詰主文劉侍中云言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耶即
 揖而出劉為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
 先堅不從是時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
 榜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觸

續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集

石礪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主文多茂先之誦薦
 知藁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後年七十餘謚為玄真先
 生金史傳之隱逸劉侍中名胥產遠咸雍中狀元怨
 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元遺山續纂堅志所載
 名賢錄云處州鄭陶孫與兄滌孫皆舉宋季進士
 至元間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纂修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實事宋宋是
 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歷陞
 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為江西儒學提舉隆福宮以其

前朝進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夫承亮業已
赴金人策問之場矣陶孫業已承金人修史之役矣
心有不忍遂明以告人兩人者真所謂不欺幽隱者
乎然承亮指出主文尚欲其附榜陶孫不書元祖反
爲之嘉陞此又見天良之無人不具也宋史劉宰
爲真州司法有詔至非僞學不讀周程書才得考試
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晦庵
答王直卿書云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又書舉狀說
不係僞學鄭明州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于章中
樵書一編 卷之九 全 倘湖小集

所守不變可罪之乎漢書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
項籍籍死屬漢漢高祖悉命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于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則高祖
之失也與處丁公季布之義異矣考唐世系鄭君名
榮堯山堂外紀云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
衍降唐主召蜀舊臣王錯等賦蜀主降唐詩錯等
咸譏其荒淫惟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
不覺降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
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
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
也賜之百段金壘子云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
安陷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士而樞遂脫復俘囚中欲
誘之北復乘間殺水爲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
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
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
不強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
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
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不忘故土以江漢自號

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閩書建安黃定宋未居六合為兵馬副都監與元戰敗走居處之龍泉峻都攻處復隨州兵戰亦敗峻都擒定將殺之定女叩峻都馬求解峻都義之釋其縛使從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命領兵擊沙縣定曰吾宋臣也

不能死類此矣奈何加兵向之引疾固辭曾孫仁洪武辛卯第四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倘湖小錄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古樂府有鳳凰一母將九雛之語而古來相傳有龍生九子皆不成龍之說豈俱以九為極數耶續漢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六月或作承安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南彭山北石聖臺鳳凰現眾鳥週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驟牛數十頭擊折促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雙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泉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紫九子差小或作大鳥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高四五尺翼其旁鳳為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饑死者不可勝數村民疑臺下有異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飛散而去歐陽修集古錄載張龍公碑云張路斯頴上人為宣城令生九子每夕出

自戊至丑歸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詢之公曰
吾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吾爭釣臺
寶殿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之繫鬚以青
絹者鄭也絳絹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絹者鄭怒投合
肥中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然則鳳雖暫飛亦同
九雛以行龍雖已化爲人亦生九子之數則鳳將九
雛龍生九子之說古人蓋亦有所據乎 宋志晉穆
帝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郎鄉之鄧城
飲于池中 一統志廣東始興縣天柱峰相傳梁天
監中九鳳翔集峰上又名九鳳山 江西通志豐城
縣東九十里相傳晉昇平中有鳳將九雛于此故其
苦竹村有九子池卽鳳之九雛飲于此池者也
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
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一統志福建漳州府有九龍
江在府城東北梁大同間九龍游戲于西江故名江
水深碧歷世見寶珠輝瑩其中宋時漁人網得之
汀州府清流縣亦有九龍灘焉 衢州府九龍山相
傳雷雨之夜有九龍自穴中飛出 湧幢小品云白

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爲九童子泉邊湧
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三國志魏明帝青龍
中帝建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然
此九龍非一處一時而並見者也 城固縣西有九
龍池 湖廣辰州府城西有九龍巖山形斗起奇石
錯立物象古怪常有熊者遇黃衣九子謂曰吾九龍
居此多年語訖不知所往 嘉治十二年巳未夏霪
雨不止城內行舟六日 呼公鑿禱于羣祀誓以三日
雨止時六月二十日密雲四布九龍並掛湖水沸騰
聲聞數里時有泰州漁人陸潮漁舟載水騰于半空
一女奴驚絕復甦舟亦破壞須臾而霽 鎮江府志
丁元吉其母葬黃山去京口五里山顛有石梯數丈
僅入鳥道又有石碁盤光瑩如玉古仙遺跡也其墓
坪時有羣鶴飛翔雲表盤旋不定而可數者九人皆
異之丁築廬其旁名曰九鶴山房志異耳李東陽聞
其事曰昔張九齡之生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陶侃喪
其母有二鶴來弔于庭今丁氏事與陶畧同而數適
與張合曲江風樂長沙勳業或有徵于後之人乎按
鶴乃仙禽亦如鳳之有靈故見亦九數耳

禽言

中朝故事灑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製下笛采
 其聲翻爲曲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
 吹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
 風俗灑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阿濫堆其聲不知何
 似意其近笛故以笛聲譜之耳嘗考諸禽言如姑惡
 喚起皆以其所呼名也洵河之呼提壺蘆杜鵑之呼
 歸去好竹鷄之呼泥滑滑則皆三字成句矣馬鳩曰
 家家布穀又曰脫却破袴鷓鴣鉤斨格磔而呼曰行
 不得也哥哥鵲鳴鳥即寒號蟲夏日毛采五色自鳴
 曰鳳凰不如我冬日毛落如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
 過此皆長言可句禽聲之異者也我眉山中有鳥如
 書眉凡佛光將現則先依人而鳴其聲曰施主佛現
 遂名曰佛現鳥九華山所誌數鳥尤異惜春鳥似燕
 而小春深見人啼曰莫摘花東人目之爲護山鳥春
 夏之間月夜獨鳴于深巖幽谷之中啼曰克了當人
 名之曰搗藥鳥又一種大不逾雀每春夏秋啼曰婆
 婆餅焦俗言胡鬚怪鳥此又其特異于他處者耳王

雜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倚湖小集

梅溪搗藥鳥詩云江南一秋占青陽多少神仙此地
 藏聞說仙翁搗藥處鳥聲依舊克了當僧希坦婆餅
 焦詩云綠柳含烟烟不消紅榴噴火火無燒如何焦
 却婆婆餅每對春風舌苦饒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
 鳥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三月四月鳴云春去也
 採茶者呼爲報春鳥一鳥而鳴聲或異必聽者之胸
 中先有異耳此或即喚起之一類與 鷓鴣即洵河
 也水鳥其聲自呼故咏者指之曰提壺蘆沽笑酒云
 耳其鳥頗大而九華志云狀類燕子色錯黃褐春日
 則呼曰提壺蘆沽笑酒此豈別是一種或爲志者好
 奇之過未之詳考與 大中末舒州奏有鳥人面綠
 毛鬚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此亦因其
 聲而名之者也 武當山有禽鳥自呼我師常棲止
 崖上

雜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倚湖小集

漢壽亭侯考證

程篁墩云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考之史漢壽亭亭名在健為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大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體其若以漢為國名則不當錯置于職名之下陳眉公書蕉云漢壽本蜀郡縣名雲長初為漢壽亭侯即亭長也後人不讀書遂

為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然予考之本傳曹操表封雲長為漢壽亭侯在刺顏良之後此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時也蜀之漢壽縣本廣漢郡之葭萌縣漢先主始改為漢壽縣照烈之稱帝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則雲長所封之漢壽豈即費禕大會諸將之漢壽耶篁墩執此之縣名以證漢壽則非矣意當時別有所為漢壽亭者遂舉以封而今不可考矣如先主封宜城亭侯張翼德封新亭侯必當時之定有其亭所在也 又宋許觀東齋記事

云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甚古紐有環四面相貫上總一大環所以佩也漁者謂金印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疑必關侯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皆回自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神祠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面而未發或光焰四起眾皆驚愕遂不復獻據此則乃壽亭侯印而非漢壽亭侯印也何以神之呵護而百世不忘耶洪容齋謂壽亭侯印乃後人鑄于廟中所見非止一處想當然矣宋大觀二年加封關公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考之泰二世三年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雲長公方一心漢室豈肯襲高祖之封號耶秦白起武安君生時所封也四川嘉定州榮縣建一祠祠蜀漢中郎將龐統名曰武安公廟此與雲長皆追稱者吾邑吳君振峯平時嘗夢為武安王捕官後謂遷得武安縣主簿典捕事予時在都門贈以詩云曾聞好夢成珠玉君已當年夢武安縣既有方心自定官無卑小慮須寬

餐天鑒日臨人日在莫將好夢等閒看吳晉至武安縣果有大關神廟甚靈應卽虔禱焉後土寇逼縣吳君率衆禦之竟死于難邑人遂立其祠于開廟之旁以祀以余詩刻于壁蓋其人好慈氏教善草書以長厚稱而數之前定如此 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爲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其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後漢地理志與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良吏傳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名勝志載荆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荆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羽處此爲近之但曹操何以知關公必著勳于荆襄間而預以名之則天寔爲之矣荆存而公與俱存公亡而荆與俱亡楊用修云漢爲代名加以壽延炎祚四十餘年或亦非偶耳 又有蚌城在江中曹尾洲上相傳歲饑人民結侶采蚌止忍于此蓋其城亦關公所築以防吳魏

雜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集

曹操不強孔明 劉先主爲呂布敗于下邳奔曹操程昱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關羽謂張遼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遠以羽言報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二事皆見本傳裴松之以

雜書上編

卷之九

七

備湖小集

操有王伯之度乃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刑法嚴峻果于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此事孔明傳不載惟川去魏未遙或當不妄操雖大好亦豈尋常盜竊者哉蓋劉關諸葛皆在所包容矣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世俗妄稱關雲長生時年月日時皆戊午此真齊東之談也以子平論火土燥烈之極安能立德功于不朽而享千古之名如此哉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為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也六月巳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巳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矣且劉先主為平原相關張為別部司馬在辛未歲自戊午至辛未止十四歲耳而又以張翼德公為

據書王編

卷之廿

奎

倘湖小築

四癸亥者豈其九齡而即為別部司馬耶以訛傳訛好奇者信之而不深考耳或又疑戊午月是雲長公被難之日然被難在十二月非五月也

宋羅壁識遺云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朔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巳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記

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五

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一月非庚戌朔即巳酉朔是月內無庚子朔明矣左傳書孔子壬戌夏四月巳丑卒杜預註是歲四月無巳丑有乙丑又孔子家語祖庭廣記俱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

據書王編

卷之九

奎

倘湖小築

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此事頗與四戊午之說相類故并及之 書傳正誤云孟氏謂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生即今之二月二日矣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誤也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而崩無三十七年若以定王二十七年生至赧王二十六年卒共計一百五十四歲無是理也則孟子生卒之日亦有不可詳者矣

倚湖樵書二編小之十目錄

蕭山

賢人隱士

至孝心動

三焦有狀

毒目毒口毒手

楚服吳言

娶婦容儀

樵書二編 卷十目錄

一月

湯餅索餅

宋與二偶與前代相合

以蔡為菜

棘園見怪

三到堂

河伯

太公室

孫子無名

浙江曲江

浙水

蕭山冠山

獸禽靈異

獸有節義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禽木魚各有介性

草木花實種異

舍儉受用之異

樵書二編 卷十目錄

好相身後亦有知己

木之先兆

火之先兆

滇蜀學宮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以人為射的

土香泉香異

黃為正色

工匠神手

異類與人爲偶

風水之說

附克擇

魚有丈夫婦人之號

石闢水闢

市

二親爲真佛

彩鳥爲文明之象

樵書二編

卷一目錄

三

倘湖小築

賢人隱士

賢人而稱隱士必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如朱桃
 椎置草履于路易米而不與人接韓康以女子知其
 名氏而避入霸陵山中此乃真隱耳然賢人固不易
 隱也老子未至函谷而紫氣先形于關吏嚴陵足加
 帝腹而客星已見于司天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
 僕役乃使子元方御車季方持杖從後孫長文尚少
 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時夜德星聚明且太史奏五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倘湖小築

百里有賢人聚則是賢人之動便有形現難乎其爲
 隱矣按說畧云西方畢宿有五車五星凡此五車各
 以五寅日候之金車庚寅木車甲寅火車丙寅土車
 戊寅水車壬寅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京
 房易傳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嘗有大雲五
 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曰青雲所覆下有賢
 人隱青雲潤蔽在西北爲舉賢良也雲仙雜記云吳
 興山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問陸
 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易曰天地變化草

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棲於深山窮谷。而星雲之氣。草木之英。輝映左右。不亦宜乎。山海經。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鴟。其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士。放逐也。陶淵明讀山海經第十二章曰。鴟鴞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遼東志云。陳宗。遼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池蓮開。黃花一莖。大如盤。一術者見之。異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能書。五歲善屬文。號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二

倚湖小築

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登進士。任刑部主事。宣廟奇其才。遷尚寶少卿。卒年二十七。歲遣官諭祭。此亦洛如花之類也。珍珠船。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山中。以待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

至孝心動

子之身。父母之身也。孝經云。至孝之極。通於神明。固矣。曾子之母。嚙指而曾子心痛。豈非至孝之所感。乃後世亦有似之者。不必盡衣冠讀書之人也。後漢書。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并枯槁朽在母生年。上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少孤養母。嘗山求薪。有客卒至。母乃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宋書。余齊民。晉陵人。為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築

人第以病報之。報未至。民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且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即束裝急歸。四百里。一日至。至則知父死。痛哭絕久之。復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恨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拊膺號叫。一慟而絕。梁書。庾黔婁。有至性。嘗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異。時易病。裁二日。耳聞醫云。嘗糞可知。差劇。為取嘗。知且劇。遂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徵君壽數。盡不復可延。以汝誠。至得申至。

月杪及晦而易亡居喪毀瘠過禮 又阮孝緒嘗往
鍾山聽講會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
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母病求藥須得生人獲舊傳
鍾山出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
隨其後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母遂起其恒所供
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一夕忽自完眾咸異之
唐語林云張志寬為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
骨立為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
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患苦

樵書

卷之十

四

倘湖小築

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
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然異之唐高祖聞
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又裴敬彙父智周為陳
國王典儀暴卒敬彙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
人必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
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後以孝
聞累遷吏部員外 名賢錄云西安鄭崇義為郡學
士讀書序中忽心痛不可忍日得無母有故乎奔歸
而母果病比卒結廬躬耕墓田郡境有蝗獨不食其

苗舍南木生連理後以明經中第謝而不仕 西安

楊錚兒戲即習為定省儀長事父母曲盡誠孝在官

監時忽心悸遊歸而父吳果疾越十日死 山陰周

廷瑞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而父疾正劇

遂侍湯藥晝夜不就寢 錢鼎翁浩性至孝出告反

面不以有急廢禮一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于

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居家感疾兩日愈

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即見母病狀驚寤

復少寐又夢見如初 海鹽朱陳範裔出紫陽性極

樵書

卷之十

五

倘湖小築

孝父雖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
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
以勞為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
顏舉于鄉當北上班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
安能去父左右為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
已挾子而北北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
策衛衝冰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範
歸即霍然人以為孝感學顏終成進士 東陽張大
輪為工部主事三年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

父果疾亟奔走醫藥卒不起得親視飯合棺殮悉如禮 紀略云明瑄四川江津禪居僧有戒行嘗夜臥心動謂其徒曰吾心未嘗動必吾親有他故遂夜馳二百里至家母果疾謂瑄曰病甚恐不得見汝因咬手指夢中恍惚有人曰瑄至矣今汝果來瑄剖股以進母遂愈 閩書云莆田方其義字同甫工詩文好關洛諸書嘗受業金壇王遂家一日心動裹裝徑歸未入門而母歿終從事郎 周書齊煬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建德三年册為齊

樵書十編

卷之十

六

倚湖小集

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周書劉璠隨蕭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邁疾璠弗之知常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復蘇當心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一年猶杖而後起 南史梁鄱陽王蕭恢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于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

至太妃已瘞 夢林懸解云高士廉家世顯赫少以孝聞大業中為治禮郎隋軍伐遼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為朱為主簿嶺南瘴癘不遑將母留妻解于氏侍養而去季被交趾太守丘和署為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顧念彌切常書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人謂孝感云 宋唐伯虎字長孺其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

樵書十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集

吾心動矣起裹糧走洪川冒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卒于家 搜神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嚙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命母嚙手暢即歸 南史宋尚書兵部郎戴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暴病盾左手手中指忽痛不得寢至旦果得函報 南陽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大痛小病小痛鄉里號曰宗曾子

三焦有狀

高陽子脉訣云三焦無狀空有名寄在胸中膈相應
難經亦云三焦有名無形予按靈樞經云腎應骨密
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
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
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
也夫三焦為右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觀經所言
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矣三因方亦言
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
中出挾腎而上貫於胸有形可見古人又云上焦如
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豈其形之發為氣而散布者
然與然曰如瀆則亦有形矣如霧如漚意即白脉而
上貫者也當與神明於醫者講求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八

倘湖小築

毒目毒口毒手

人之克惡蓋有形質賦定而性且隨之而用非學習
所能改者所謂下愚不移也抱朴子曰凡染彩者若
令惡目見之皆失美色是其心未嘗欲壞天下之美
色也而其目固已天定之矣靈樞經曰疾毒言語輕
人者可使唾癰疔病爪若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
積抑痺何以知其手毒使試按臆置龜於器下而按
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是其心未
嘗欲害天下之人與物而其口其手固已天定之矣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

倘湖小築

然則世之為惡目為毒口為毒手者往往而是為君
子者可不思洗心於密而藏身之固哉 按初虞世
古今錄驗五月五日前齋戒看桑下有菟葵至五日
午時至桑下咒曰繁黎乎俱當蕪婆訶咒畢以手摩
桑陰一遍口齧菟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指
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蟲蠍螫咬傷者此
手摩之即愈此人工所造成毒手與天生成毒手又
另一種矣 智度論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
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此乃物之具毒眼毒口者

楚服吳言

史記索隱云秦莊襄王本名異人後質於趙而還呂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而子字之乃更其名曰子楚史記又云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夫服猶是服也吾不知楚之服何以動人如是也魯哀公十二年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此出公報也子貢請束錦以請于吳太宰嚭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吳言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執焉而

又悅其言後出公輒果死于越晉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皆有歸思語林曰劉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世說云劉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間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吳人以冷為洵音杜甫云賀公惟吳語謂賀知章也唐德宗時王任寢陋能吳語上所褒仰按在蕪州人故吳語夫語猶是語也吾不知吳之語何以動人如是也按世說云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雜書一編

卷之十

倚湖小築

隋遺錄曰湯帝有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

不留儂自有留儂處之詩又贈羅羅詩有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之句蓋帝自達廣陵宮中多效吳言因有儂語按漢記高帝六年封王子肥為齊王人能齊言者悉隨則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在孟氏非寓言矣後漢書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纒為展簫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南冠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此亦楚服之重于後世如此文獻通考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雅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此亦吳言之重于後世者如此中吳紀聞吳人呼來為釐始於陸德明貽我來音來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言罷則以休繼吳王一日語孫武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予按急就章來士梁作釐士梁蓋皇象亦吳人耳

雜書一編

卷之十

倚湖小築

揚雄方言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芙蓉衫楚通語也然則楚人于服亦以麗艷爲名南史宋世東南賈逵者會稽孔季恭字靈符吳興烏程人江深之及吳郡吳人顧琛吳音不變

尚書

卷之十

三

尚書

娶婦容儀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于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爲此制以紗蒙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卺復垂簾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禁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李氏刊誤云婚期云本日拜舅姑夫謂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即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婦之法于親屬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隗言責以慢對其爲鄙賈不可思論或擊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筓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手流血踐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士人之所信誠宜正色矜而呵之何爲同其波瀾

長此弊俗乎近時亦有此俗考前二賢之所論可憫然思矣 芥隱筆記云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溪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檀褥錦繡一條斜 按段成式婚雜儀注云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豈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又云女嫁之日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又娶婦之家弄新婦 七修類藻云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娶婦欲矮善哺傭工也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

雜書彙編

卷之十

十

備湖小錄

大抵吳奢楚儉耳友人王崇戲作娶婦詞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哺兒春蠶擔水不知疲西家老人長吳塞吳人娶婦長者愛紗籠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十媒人尊金馬下東步搖轉春風裊裊花枝顛可憐吳楚地不同新人長短為枯榮

一月

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故中國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為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而彼此造曆者各有所據天行以日躔斗建相為轉移斗建于節氣上過宮日躔于中氣上過宮相去半月中國以斗建為主則宜以日月會為月初天竺以日躔為主則宜以日月望為月初並行而不相背也 溪蠻叢笑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人尤惡去來必有風雨一月之前眾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甲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則是以既望為正端節矣 真臘國亦能推算亦有閏法但只閏九月一夜只分四更 一統志廉州人以立冬後已酉為臘先祭其祖後集親故共飲焉或云路伏波闢九郡徐聞之人以已酉日遇害故定為臘而祭其先 福

雜書彙編

卷之十

十

備湖小錄

州志閩王審知以五日卒。是日罷節事。相沿至今。郡人猶用初四日爲節日。守溪筆記云。正統六年。行人吳惠使占城。其國夜鼓八更爲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末

尚湖小集

湯餅索餅

今俗以麥麩之線索而長者曰麩。其團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謂餅也。劉禹錫賜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辭添麒麟。湯餅而舉筋食之。馬永卿云。卽世之長命麩。此唐人以麩爲餅之一證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麩耳。此漢人以麩爲餅之一證也。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灸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巾拭之。標書二編 卷之十 七 尚湖小集 轉皎白。則漢謂之煮餅。晉謂之湯餅耳。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越人俗言冬至餛飩。夏至麩是也。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爲生日湯餅耶。湘素雜記。凡以麩爲食具。皆謂之餅。火燒而食呼爲燒餅。水淪而食呼爲湯餅。籠蒸而食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爲爐餅。則誤也。晉書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唐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宛委餘編云五代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即位同
號宋宋太祖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何其年
數同號之偶同耶予所尤異者自太公以六韜三畧
翼佐武王伐殷取天下而殷之後封于宋太公之後
封于齊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九年宋為齊湣
王所滅通鑑齊建元元年宋順帝丁而齊太祖蕭道
成代之及北宋之亡中原無稱帝號而劉豫受金之
命稱大齊皇帝齊宋相為仇讐歷世不朽其故何也

樵書三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宋劉裕以庚申即位代宋者齊也而齊太祖亦以庚
申即位止闕一庚申宋太祖趙匡胤以庚申即位代
宋者元也而元世祖亦以庚申即位則闕五庚申矣
所尤異者五代宋高祖丁亥生宋太祖亦丁亥生而
元世祖亦丁亥生耳 說苑孔子曰殷王帝辛之時
爵生烏于城之隅占者曰凡小以生巨家國必社王
名必倍帝辛喜爵之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
遂亡殷國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鵠占之曰小
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悅射天笞地為齊所滅又何

亡徵之相同也 七修類稿云史載宋以乙亥取江

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
南以己卯混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取天下于孤兒
寡婦亦亡天下于孤兒寡婦以為報應不特此也幹
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祖
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茂下臨安有識之
者後于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心之分毫無異此二
事報應不尤異耶 南史齊高帝將受禪時兼太史
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漢自建武至建安二

樵書三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
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
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
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古揆今若斯昭著
劉元城語錄昔高辛氏遷關伯于商丘壬辰今為應
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沉于大夏壬辰今為太
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
國家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
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尅之時宋興

已一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
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
天河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以重九日陷
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卽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
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辛

倘湖小築

以蔡爲菜

龍子猶云官厨中酒神祀杜康。茶神祀陸羽。至菜神
乃祀蔡伯喈。古今相傳以爲笑柄。然宋真宗臨軒策
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
卷乃蔡齊也。上見其容貌日得人矣。特詔金吾七人
清道。自齊始。真宗人間之帝。告夢者必天上之神。俱
以蔡爲菜。又安見蔡伯喈之必不爲菜主人耶。又江
西科解元蔡貴。瑞州府新昌縣人。是年貴于元
夕行鏡聽法。以卜秋開。值一人自省下歸。一人問曰
今年何物最貴。其人答曰。今年江西第一菜貴。貴聞
之喜。是年果鄉舉第一。南海解元袁公炳于嘉靖已
未上春官。其童子夢神曰。公是會元。第頭上壓菜一
窠。奈何榜發不中。而會元乃蔡茂春焉。此皆以蔡爲
菜之證也。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辛

倘湖小築

棘園見惟

農田餘語載云至正庚寅浙江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爲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蛇故賦場以角端爲題至冬方遇珍作亂江浙始用兵予于崇禎壬午分校南閩二場後外間喧傳棘場開一竇疑有關飾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省視則墻兩層外層墻有穴而內層墻無之遂室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竇監場御史葉瞻山于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竇而出兩眼如燈射人羣疑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築

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後不復爲明之南閩矣豈偶然哉

三到堂

宋晉江魏國夫人陳氏龍圖從易女內翰蕪紳妻承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題杭郡舍柱云吾少從父至此邦次與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盡閱江山之勝東坡挽詞鷄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寔爲朝廷生異人弘治間浙江山陰張景崧進士妻唐氏七歲時父彬爲廣東按察使隨任于衙前手植荔枝卽生長茂盛及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倚湖小築 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手澤流芳益遠較前事爲烈矣 青箱雜記宋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曆中其父邯鄲公淑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侍康靖題詩于州解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鑿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圭刻石記其事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 一統志宋晉紹堯知秦州有美政子易占嘗知如皋縣孫肇知秦州三世守官海陽有三至堂 記畧德清孫清簡

而揚州府學訓導孫子敏兵部尚書孫原貞孫登成
元壬辰進士循例省親時原貞尚在堂年八十有五
戲謂子敏曰古人謂吾兒不及汝兒以今觀之豈不
信然弘治庚申需為浙江左布政使初原貞亦居此
職敏携妾侍需實生于是歷五十年後官于此人
以為奇需後歷官南京吏部尚書按北史鄭述祖傳
初述祖父為兗州于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
祖時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
岳先生鄭道昭白雲亭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此
樵書上編 卷之十 尚湖小集

樵書上編

卷之十

尚

尚湖小集

皆世美之事 唐李昌武宗諤子昭邁十八歲領廳
及第昭邁子果鄉果鄉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
科凡三世俱曾為探花郎衣冠盛事 榜中近年少見
佳花圖會晏名
探花 郎 圖書方慎從慎言之弟歷知弋陽懷寧同安
淮安導江蘭溪六縣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守漳之
日適慎言守泉旌旄相望二州榮之曾孫蔚殿中侍
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留取清
陰待子孫至大觀中禧持節按蜀郡學父老稱詩為

安慶府志三至堂在府治東宋元豐間楊希元建希
元之祖淳化中為郡守父天聖中為通判至希元凡
三至郡故名 又考之要按鄭義字幼璘滎陽人
渾八世孫仕魏為中書令出為兗州刺史表薦士類
時論多之子道昭博覽羣書亦官兗州刺史孫述祖
文雅有風采北齊亦為兗州刺史兗人歌曰大鄭君
小鄭君相去五十載政治猶相同 陳眉公云孫北
野繇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于庭有小桃樹寸
許且曰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耶未幾北野遷去
樵書初編 卷之十 尚湖小集

樵書初編

卷之十

尚

尚湖小集

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為是官携家人署正
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累累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
此吾手植也一籠餽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已獲其
實

河伯

胡元瑞應麟筆叢云河伯非水神也乃當時諸侯耳
 竹書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夫
 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又泄十六
 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為諸侯而馮夷非鬼
 神昭昭矣予嘗心是其說及考趙德甫金石錄所載
 升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大室師
 下一字 父卽位井伯右內史册命錫赤帶對揚王休
 不可識 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左氏春秋傳
 有井伯觀此則有河伯又有井伯皆古國名也世既
 以河伯為河神何不并以井伯為井神乎 又金石
 錄載有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潼鄉華陰人按章華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塚
 墓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
 得水仙為河伯又引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
 夫人姓馮夷三說雖異然其為無所稽則同 夫河
 伯之辨胡元瑞引據甚明但不知何時加爵而侯耳
 余又考之博物志云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

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
 問于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
 于是費昌徙族歸殷則馮夷為諸侯之名此亦一証
 也 瑯環記云河伯晏伯禹于河上所獻奇寶不可
 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冊樹兩椽而行
 六國年表素靈公六年始以君主妻河則此也河
 國尚有豈二老為河伯娶婦之說哉 李薦師友談
 說引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出為患子儀禱河
 伯曰水患息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
 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埋之於廟至今祀之然則河
 伯之娶婦又至唐末未已耶

本言一系

卷之二

七

衛湖小築

太公望

金石錄載晉太公碑有云文王夢天帝服玄襪漢字

無以立于今狐之津帝曰曰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

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

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計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

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

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信有之心與之歸

以為卿士按碑文與史記異文王之遇太公也史記

以為兆之于卜碑文以為兆之于夢然史記載文王

之言曰自我先君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

耶吾太公望于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先君太公

之言何所授豈非即夢乎但史記以為先君之言而

碑文以為天帝之言耳 頁太傅新書云文王晝臥

夢人登城而呼之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

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

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

曰吾夢已許之矣奈何其背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

不以夢之故而背槁骨况于生人乎文王之夢靈異

如此又信夢而踐之如此此與夢太公望之事相合
禮記載文王謂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我與爾三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何恍惚怪誕也

樞

卷之十

七

倘湖小

孫子無名

宋葉水心云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閻廬時破楚人
 郢為大將軍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
 有然顏考叔曹劌燭之武鱗設諸之流微賤用事而
 左氏未嘗遺况武功名章灼如此乃史闕焉又同時
 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
 子六韜起語相出入春秋戰國間山林處士所為其
 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
 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于外者六國時此
 制始改以孫武為吳之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
 傳焉可乎其言閻廬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水
 心之辨証可為詳確矣乃予細參史記尤有疑焉其
 曰孫子武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閻廬曰子之十三
 篇吾盡觀之矣又曰孫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斬龐
 涓破魏軍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則是有兩孫
 子之兵法矣而世所傳止孫武子十三篇何也又臏
 刑口廣史記周世家記呂刑之言凡臏刑皆曰臏而
 太史公自序有云孫子臏脚兵法修列則是斬龐涓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

子

備湖小集

之孫子無名不過指其消所為刑黥兩足而名之耳
 况其名曰武者又豈非以其兵法之盡善盡美而字
 之耶然則兩孫子功名赫奕如此皆傳其事而不傳
 其名何哉 穀梁傳云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曰在
 大疾者不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纂楚
 謂之蹶衛謂之輒然則衛輒亦無名以其足疾而因
 稱之與孫臏頗同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

子

備湖小集

浙江曲江

錢牧齋列朝詩選云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為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得成名遂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桐川按枚叔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今揚州也又始興郡有曲江而韶州張九齡取此為號又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澄洲此即長安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故名唐進士晏遊曲江者是也虞喜志林注曰今錢塘江口浙江山正名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夫浙江雖以折曲得名然未聞有稱之為曲江者思復豈以引據七發指錢塘江為曲江而得中式與考之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剎之巨江今寔發源于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知羅剎為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姑娥眉柳妬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友人戲之曰此段家橋舖見却與羅剎江不

同也蓋西湖橋以居人詩斷橋荒蕪合得行亦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謂段家者瞿宗吉元末人故至正間事引之為真蓋錢塘江為羅剎江非以錢塘江為曲江也其號為曲江或別有意瞿宗吉又云思復號心白道人 郎瑛云錢塘江舊有數石橫截江處舟楫多為所壞因呼為羅剎石而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為湖沙漲沒今不知所在 今蕭邑誌列八景中有羅剎湖

倘湖樵書 二編 卷之十 三

浙水

浙水之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
 予嘗疑之凡大水經行千百里未有不曲折而流者
 黃河九曲不以曲名浙江三廻乃以浙著何哉河南
 南陽府有浙川縣卽漢之浙縣也宋俞允德螢雪叢
 說云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
 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惟浙湍同川而
 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如此則浙江之浙音
 爲曲折之折字從挑才浙川之浙音爲分析之析字
 從水旁挑才仲產南雍州記云析水卽水經之汭水
 也出析縣北南入于汭謂之汭口又云丹水合汭水
 卽浙川之爲析信矣獨是浙江之水自富春達于錢
 塘海窰龕楮兩山以入于海始名浙江其前此則流
 浦漁滄蘭谿桐谿不一其名也但浙江自富春而下
 其兩岸並流之水不可勝紀而皆不入于江浙之西
 若水滙爲霄溪入于具區浙之東剡溪合東小江
 東江爲曹娥之水達于海姚江東帶慈谿亂于鄞江
 傳丁大浹入于海鑑湖有八百里之廻環滙合西小

原缺

江繇三江所以入于海是皆與浙江之水同川異流本末不相犯者矣則浙江之浙豈亦不可謂之析與予嘗經行楊于江其支水入江可以鼓舟亂流而濟者凡數處浙江以一日兩湖泥沙澌漲支水不可入江則是四瀆之水古人命名以其獨入于海也千百年後下流皆已滙合浙江至下流他水不可滙合四瀆視諸侯浙江其當方伯之尊與丹水出上洛瀘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子考丹水抱朴子以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何之魚皆浮水赤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水經曰瀘水出鄆縣北芬山隋爲菊潭縣水旁生甘菊極馨有數十家惟飲此水壽至百歲之上二水並流而各著神功異哉



蕭山冠山

予邑以蕭山名而有蕭山亦曰蕭然山予里則有冠山蕭山有二義舊志晉許詢于此憑林築室有蕭然自適之趣故名或云勾踐與夫差戰敗餘兵棲此四顧蕭然故名冠山亦有二義天目飛舞至錢塘江有浮山在江濱面江屹立伏江暗渡至浙東則此山首出故名冠山又其山勢似眠牛正面望之前一層低後一層高似乎鳥紗帽之形故曰冠山顧予嘗考之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兄弟十六人皆封郡公梁武受禪降爵爲子弱冠授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嘗携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王笥初至清虛觀時杜元老已于清虛得道乃南齊故像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秘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壇壝藥日遺迹猶存會梁武璽書來召與子待委家入朝既至遷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于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募獲朝臣景慕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倘湖小築

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彩超邁恐不免禍遂急還
 蕭山後遷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
 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焉又沈在
 裏撰感應塔記曰梁武受圖蕭氏命族至嶽陽下會
 除會稽郡守將訪誌公決之休咎乃曰公之命蓋
 還舊居請詢曇彥上人在彼香巖精舍無何法眼早
 已驚心數日嶽陽適至曇師先伺門首乃謂曰許玄
 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嶽陽王曰弟子姓蕭名
 晉豈許玄度耶彥師于是延入虛室遠蒸名香定慧
 禪書上編 卷之十 嶽陽小集
 所加頓首前因俄命同載適彼蕭山爰止舊廬遂禮
 遺像巖中舍利騰光仍于龕室之間擬出斧鑿之類
 悲乎山二別營雁塔不日而就夫嶽陽王于此地名
 曰蕭山居之久矣廬陵之蕭山以蕭子雲所居而
 得名則會稽之蕭山寧非即以蕭晉所居而得名乎
 漢地理志云弘農有許縣後改屬南陽又三十里
 為蕭山因祀光武得名蓋世祖始封蕭云然則宇內
 又有蕭山一近浙江一近浙川亦巧合之至矣一
 統志云冠山在山西平定州西南八里金元好問鄉

釋雜詩五首之一云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迴遊
 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獻徵錄云
 楊公傑別號立齋世為平定州人成化戊子鄉試中
 式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
 讀書其中以餘暇為詩歌士多從遊戊戌禮部廷試
 俱高等為庶常官至洗馬若予里冠山佛廬靜深亦
 如之癸卯年甘露降于樹先叔祖相公路然先生登
 鄉書次年三月神燈照耀山頂如織而先生成進士
 列庶常卒至于大拜壬戌年予讀書其中而三月十
 五日山下有石發光如燈同讀書者共見視其石其
 黑瑩處如鑑無物不照然則予里之冠山其發祥讀
 書之人殆有加于平定州之冠山矣 各勝志萊蕪
 縣漢昭帝元鳳間山忽洶洶如千人聲有大石自立
 高丈五尺四十八圍三石為足一石居上其形如冠
 故名冠山 劉向傳曰冠石立于泰山注冠山下有
 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居上此則泰山中亦有名冠
 山者 四川巴縣治南六十里冠山多古寺有仙侶
 洞洞中石床傘儼如刻畫 江陰縣亦有蕭山山嶽

禪書上編

卷之十

長

嶽陽小集

于江河鮪鱗魚咸出其所。饒州志勝餘于黑冕白與冠山相對。隋末林士弘退保餘干。敵至。市民避居此山。因而得免。號曰免山。後乃作冕。冠山即羊角山也。峰多奇樹怪石。前瞰琵琶洲。冠山嶺有龍池。朝野紀畧。正德中黃岩縣冠山。常患虎。居民相率鳴鉦揚刃。搜逐虎懼而逸。有戴采者。自負其勇。躡而追焉。虎窮而反噬。力不能支。遂為所傷。虎乘怒。挈其股而顛。顛決裂之。眾皆驚潰。奔突。隣識郭表以素誼。徇往救之。手刃虎。虎釋采而向表。表以刃自護。不得近。眾復

燕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倘湖小築

集虎乃去。采弟雙平生游惰。為采所嫉。視采汪然出涕。躬負以歸。亟謂醫。醫曰。殆哉。惟所為爛屋蟲者。生嚼塗其傷。庶有瘳乎。此蟲出敗屋茅中。似蠶而大。且黑。雙旁皇。遍索得數枚。持歸細嚼之。膏溢唇齒。見者蹙額掩視。有致嘔者。雙獨無難色。若不知為穢物也。采雖竟不可為。而卒。雙一野人耳。視世之為朋友兄弟。遇小利害。輒反眼下石。斗粟尺帛。不能相容者。何如我。親此則黃岩亦有冠山。因并存其事。 閩書福建長樂縣有冠峯。山中有石如進賢冠也。江西餘干縣有冠山。因

又有冕山有龍池。在冠山巔。王安石詩。老龍天上回峯頂。石池開。爐浪亂。晴旭蟄沙驚。東雷墜羽于冠山。鑿石為甕。取越溪水煎茶。

燕書二編

卷之十

甲

倘湖小築

獸禽靈異

禽獸之中如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鳴虞食
自死之肉獬豸觸不直之人皆可以為朝廷施仁惠
而揚德威因讀馬端臨物異考而得數則焉唐長慶
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
獸而腰尾皆長色青甚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
漢人則否此獸之可為朝廷守邊圉者也又宋大中
祥符二年延州天建節道場有禽素質修毛赤味丹
趾集壇側槐樹離罷方去五年七月乙酉建安軍鑄
樵書二編 卷之十 星 倚湖小築

聖像所啓道場神爵五色修尾黃喙集塑像上九月
庚辰復有神雀丹味黃腹背翅青綠集玉皇殿幕馴
擾不驚此鳥之可為朝廷知禮儀者也大中祥符元
年五月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舊多虎自
興工以來雖屢見而未嘗傷人悉相率入徂徠山而
去又泰山興工有鳥類烏味趾皆赤役夫稍憩即飛
鳴作起之聲衆工見其來各插手進將捕而去日以
為常目為催工鳥 聞奇錄云僧子捷建靈隱高峯
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荷磚置丁塔所又寺人于

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溪可
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死此獸此鳥之可為朝廷知
工虞者也宋太宗閣太平御覽自已至申時始罷有
蒼鶴一作鶴自上始開卷飛止殿鵝尾速掩卷而去上
惟之以語近臣宰相宋琪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昔
楊震方講問有鶴雀啣三鱸魚墮于庭亦同其應此
鳥之堪為朝廷侍講讀者也 若夫符生既立猛獸
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及六畜
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

遂廢農桑內外恟懼建炎四年正月丁巳胡兵圍陝
為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胡將妻宿日城當
陷急攻之遂失守此獸則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則助
敵而不助宋乃禽獸中之禽獸與檮杌窮奇為類矣
湧幢小品云工部徐謚興化人蓄一天鴛徐有往
焉必從之或入朝則鴛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火
以鴛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鴛 又同縣鮑氏雁媒
飛去年許矣忽聞空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
頭來也舉網合之則見雁奴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

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李適庵自記自滇遊回有僕
染瘴而死僕携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焉亦
一奇也 南史陳司馬申歷事三主內掌機密頗作
威福性忍善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上遍罹其殃又
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年已者必以微言諫
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文武解體至于覆滅常晝
寢于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至地時論以為諫
賢之效也此烏不亦能請上方之劍者哉 蔡要揚
繼宗會郡城亂荒流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遂不行
關白司道竟自發倉賑之有仇家韓某補本省參議
陰拾其短劫敗之韓就任即以擅支行文按公及展
牘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擒臚碎之韓復自
巡撫兩院方下舟羣鳥復怒晴奮翅飛鳴若詈辱之
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有老鷹迅擲而下除韓紗帽
碎之韓方駭異返駕事因以寢 述異記宋元嘉初
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
擒歸獻王養之小者口為人所裂不能飲食大者含
粟哺之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

加精養大者羽翮先成每翥冲天小者未能飛大者
終不先出翮飲飼之又于庭中鸞躍教其飛颺六十
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隋書五行志煬帝大業
二年太府少卿何稠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
被水陸禽獸有堪斲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焉烏程有
樹高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不可上乃
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斲髦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
為瑞曰天子造羽蓋烏獸自獻毛羽 泰州志元祐
初張次山知泰州素多才辨常有鶴集戒石前若有
所訴次山諭鶴使先飛令兵官隨往鶴止一大木上
蓋隣側有烹其二雛食之者即以其人至鶴亦同至
次山為斷治鶴始飛去 淮安鹽城縣有和嶺者素
好生一日遇獵人得鶴雙隻將烹之嶺詢其所得乃
掩覆鵲而取諸巢中頸倍價取而放之鶴方復巢覆
于成羣數月後翎集嶺舍飛遠哀鳴去而復來若求
報之狀涉旬乃去其後家益餘裕 婺源人江壽以
醫名家理宗久不豫召壽至一再進藥上遂安先是
城東有古木鶴巢其顛壽見以綠木得所伏二卵而

下就買之。復歸于巢。微傷矣。越月而鵲生。忽二鵲俱飛至。藥局遺一草而去。嘉視之。有紅藤纏繞。根葉猶潤。乃栽于花盆中。寶祐間。公主得漏胎疾。喜以藤和劑進。果愈。命以官。受居京師十年。稱疾免歸。賜宅一區。此與耳談所載一僧見鍋中有童蒸熟鵲卵二枚。命仍置巢中。曰。吾但免其災。號越月鵲鵲生。升梯視之。有直木一條。而彩色甚香。取供佛前。一倭貢船過。視之。售價千金。曰。此返魂香也。鶴林王露。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探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覆探巢者之卒。以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窮神秘死云。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杯。乃武帝所賜。既薨。置梓宮後。更壘開墳。為陶人。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為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驚。詔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噉土以增其上。故名其湖為燕雀湖。即前湖也。

藥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尚湖小集

獸有節義

博物志。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真。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着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寰宇記云。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去。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雜俎云。象久識見其子皮必泣。明皇雜錄云。明皇每賜酺。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驅舞象。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出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熊書十編 卷之十 聖 尚湖小集

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睜目。憤怒。無拜舞者。麻山慙怒。盡坑殺之。七修類稿。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林卿子羽有義象之歌。內有云。誘之既渡。見天子拜。跪不與。象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備。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則此象豈供尋常。駕列之玩已哉。懸榻篇云。數年前。粵中獲一戰象。論之降。不許論之。死。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發射之。糜爛死。死猶屹立不仆。世說桓公入蜀。至

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鳴行百餘里
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胎者寸斷公
聞之怒命黜其人 南史南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
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
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 墨客揮犀云僧悟空
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
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拔箭墮地而死射者
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幕府燕間錄云唐昭宗播遷
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宋

倘湖小集

袍名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
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見全
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搜神記臨川東
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此人縛
猿子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搏頰向人作乞哀狀直
謂口不能言耳此人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
被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天中
記云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色蒼黑羣行老者在
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 國史補

云劍南人之采果然者得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
蓋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
之狀而人心也 蕭氏家語云魏程堅字謀甫南陽
人磨鏡養母母喪哀號樵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
誓報為草懸榻籍流賊破河內縣令丁運泰大罵被
磔所乘馬駿其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
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王行甫云劉劍鐵者衛人
蓄一犬出人必從劍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
犬忽獨歸向劍子國黜黑躍不已黜異之隨其所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宋

倘湖小集

見劉為盜所殺棄死石間取其馬去黜為營墓畢人
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坎
土及棺死棺旁 又錢良用亦遼人蓄一獵犬獵必
多獲忽一暗夜急躍起循良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
伏無聲已而胡騎至惟良用以匿免蓋胡騎氣動而
犬先覺也有蕭氏貧是大重貲購得之經年犬不為
用復返良用良用貧貲費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
犬始為蕭氏用常多獲焉 又浙西某子甲與某子
乙隣居甲權官勢張甚貧殘無已乙席父產稱饒而

甲常采頰黠會甲中盜盡其橐去因誣乙謂其
 上盜而指其所有皆為已駐悉乾沒而乙遂斃獄中
 先是乙有高大善鳴墜乙其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
 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
 詭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床犬忽跳躍
 上床噬其喉斷其頭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猶切切
 有聲 又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攜
 其貲重商又單弱乞施焉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
 土中越二日有貴客游賞過寺一犬噬鳴不已逐出
 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悲號發
 之二尸出尸下有呶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于朝
 諸僧皆斬是歲創當度僧以是罷不度 南史袁粲
 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
 兒方數歲乳母携投粲門生秋靈慶慶曰吾聞出耶
 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甘難歸汝
 若殺耶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
 兒存時嘗騎一大獒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
 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即袁郎向所騎狗也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仕宦為政惟其公而已然事有出于天理之正人心
 之公行之于盛世則上下坦然而不疑若概行之于
 未俗則人以為口實而窒礙不前矣華亭張莊簡悅
 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先是為浙江提學初校士命糊
 名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遂不彌封而請托覬覦
 皆不為動見聞錄云莊簡公督浙學漢得士心凡公
 卿子弟即學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
 而稟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 又陳恭愍公名選浙
 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元以監察御史提學南京試
 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
 信于人 激石開談云清江放方伯名英號東谷其
 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方其督學陝西時憶古者
 學校之設本為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與凡
 民之俊秀考試時查係縉紳子弟文理稍通即行送
 學陶錄或已故士大夫德業表表在人而家門凌替
 有子弟堪入學者即為收錄而奔競之途不啓 王
 忠肅公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訟事行贖罪法

一公... 12

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不輕于犯法

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

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于罪妻女死于夫非

殺也命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為將有名 眉公見

聞錄云少保胡公世寧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

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按其貌

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

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抑揚之當難矣上是其

樵書上編 卷之十 幸 倘湖小錄

言不禁 張湛生文輝崇禎甲戌進士任益都令有

異政崇禎末年流寇起境逐多盜文輝以書生親泣

戎馬賊剿殆盡凡三試士三名內九人皆登科第時

服其藻鑑考選得吏部主政凡入銓之後例必嚴鍵

其戶杜絕知交公乃延客如初或謂之曰銓體尊貴

不宜稍衰且嫌疑當避謝之日見知交即不尊貴不

見知交即尊貴耶且我不懷私雖把臂舊容何傷

止談風月古人有行之者矣遂延客如初而清白不

愧古人

禽木魚各有介性

凡禽鳥草木皆愛其類故禽經曰林鳥朝嘲水鳥夜

啜志草木者故亦曰草木蕃植曰庶草蕃蕪又曰獨

木不成林皆此義也然而亦有間出不盡然者 羅

願曰鷓鴣即戴勝即祝鳩也江東謂之烏曰音小干

烏能逐鳥三月即鳴農人以爲候五更輒鳴曰架架

格格至曙乃止能啄鷹鵠 烏鵲乃隼屬也古有催

明之鳥名喚起者即此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

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必相鬪不已

樵書上編 卷之十 幸 倘湖小錄

遜齋閒覽云斬州黃梅山有鳩巢于山岩大木中巢

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巖二

雌雄獨留 博物志云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

飼之 鷓鴣博勞易林曰鷓必單棲蓋此鳥好隻飛

未嘗雙 山鵲能效鷹鵠之聲而性惡其類相值則

搏 竹鷄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為城置

媒其間而隱身于後操網焉激媒使之鳴聞之隨聲

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網已起無脫者蓋日

既閉則不復見人 蟬史云易日離為雉離火也其

體文明性復次悍故為雉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周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陸佃曰雉死耿介如龍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鶴 輟築記云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雁與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惟白翎雀雖窮冬沮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詩經云雉鳴屬類江東人呼之為鴛陰陽變化論云雉鳩不再匹常立河洲之上為儔偶性好踣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鶴立俗云雉鳩交則雙翎

惟書一編 卷之十 雉 禽類小集

立則別而異處是謂鸞而有別

李時珍云桂爾雅謂之棖音能能侵害他木也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也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即死故云木得桂而枯江南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以桂屑鋪磚縫中宿草盡死蓋桂性辛整故也稽含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白為林更無別木 魏子才六書精蘊云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指蓋陰木而有貞德者故字從白白者西方也 諸榆樹性皆扇地故其下五

穀不植玉南子云凡草木皆畏香聞南方有一大林中如出一香樹諸木盡稿桂丁殺木非獨味辛亦氣香也 名勝志云黎山中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機警行商在內者解取之其法當七八月晴蒼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瘁其中必有香凝結乘夜月揚輝則香透林而起川草繁記取之大抵林木凋瘁以香觸之故耳

鱈魚赤日魚也孫炎云鱈好獨行尊而必者故字從尊從必 鱈魚一名鱈魚健而難取在陷同類力

惟書一編 卷之十 鱈 魚類小集

取而陷物者也其性獨行故曰鱈池中有此不能畜

草木花實種異

凡草木每年一花一實其常也若桂樹則一秋再花而又有四季開花之桂月季花則一月一花差為異矣若一年三花者則少見焉魏王花木志云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貝多子植于嵩之西峯下後樹高大有四樹樹一年三花 本草櫻柳一年三次作花謂之三眠柳 南方草木狀云海棠身無閒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栢欄五年一實實大如杯益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味極甘美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辛

倘湖小築

詩疏廣要石栗樹與栗同但生于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仁熟時或為羣鸚鵡啄之畧盡 述異記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為長春樹 說聽集浙江開化縣有銀杏一株巨甚其實從幹上墮雁處剖出不露枝生也取其旁被接他本仍實于枝上人目此為胎生銀杏 湧幢小品云蒲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為

仙人榔樹于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子枝節

惟于樹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四多至石餘形

視諸果差小味則同 蜀異志云晉太元中南郡所

一作 州字 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西

陽雜俎云胡榛子阿月生西國番人言兩物同樹一

年生胡榛子一年生阿月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

日本威南向枝曰橄欖 無石子出波斯國其樹三

月開花花微紅子圓如彈丸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

年生跋屨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粟黃可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壬

倘湖小築

橄 海槎餘錄云波羅蜜葉類冬青而黑潤倍之幹至斗大方結實多者十數少者五六顆皆生根幹之上狀類冬瓜外結厚皮若栗蓬多棘刺方熟時可重五六斤去外殼內實層層如橘囊以其甘如蜜故云 一統志台州府出金松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上綴于條上瓊錯相間 武功山圖坪庵一名小桃源有二杏過簷對峙各大丈餘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易向矣 淮南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

白冬黑以色應其正 廣州記檠多樹不花而結實

實從皮中出自黑著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熱自生

許蜜一樹皆有數十 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結實

又蜀中有木類柞眾木榮時如枯幹隆冬方萌芽

有陰眾人呼為楷木 天中記方丈山有恒春之樹

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 北戶錄印度出

即核實果大如冬瓜熟則果赤剖之中有十小果大

如雞卵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頭如眾

果結實或在樹根如茯苓在土 木饅頭即木蓮無

燕書上編 卷之十 美 倚湖小集

花而實如蓮蔓生緣大樹或牆屋 又無花果其條杆

插可活無花而子生枝間八九月可食 古度樹一

名那子南人號曰柁不花而實大如安石榴實中有

蒲藜取之為粽數日不煮化成蟲如蟻穿空飛出著

屋正黑似蚊子 見植物兼 動物中 耳談波羅蜜樹出百濟

波斯拂菻諸國實從樹莖出有刺殼裏之核大如棗

一殼數百枚仁如栗食甚美中國回無有明初始產

臨高邑歷五六十餘年始多有之南海亦間有宣德間

充貢正德初免

奢儉受用之異

儒林公議云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

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

白寢所見其敝氈縑被帳帟質素嗟矣久之亟令輦

帳具臥物以賜之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

謂貪權怙寵歛蓄無厭南遷日籍沒其 奇賂異玩

陳留下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天朝廷以其第

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後敗者皆以為誠 歸田錄

云鄧州花蠟燭名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燕書上編 卷之十 美 倚湖小集

萊公燭法公常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

好夜晏劇談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廁瀾間

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常燃官燭

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人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

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古萊公晚有

南遷之禍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漚

水燕談錄云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從少府

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

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

所稅駕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樂善錄云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
萬取鯉魚腮肉為雁坐客數十皆足困鹿數百庖人
不暇斷惟旋割取鮮腴以供膳一食突凡二十品設
十銀鑊篝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鱗十斤賜
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口聊以視
王壽及歸朝為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
臥內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繪
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桶貯
水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
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 唐餘紀傳云劉承勳以善
心計事南唐先主為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
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楊氏開國至今江淮久
不用兵視他國最為富饒先主有志四方專務節蓄
以備兵用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盡勾校承勳獨
任其開出納頓置于是公肆攘竊保大後貢奉事典
倉猝取辦愈肆奸利遂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于都
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統綺者數十輩每置一妓價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倘湖小集

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國亡歸宋久客無貴祿
祖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蒙齋筆談云文潞公洛陽
居第乃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
數畝為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親戚
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妓取管籍中十餘人月賦以
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公年已高捨家居
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
公謝政不造宅假館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于其中
余守宋時常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喬指廢屋
三間為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
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即靜坐不聞人
聲有矚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紙也潞公出
將入相窮極奉養而能安于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
祁公則尤人之所難 獨異志云李德裕奢侈每食
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
為之過三煎卽棄其滓愛飲惠山泉置水遞數千里
運後遷謫卒于崖州 閩書引宋名臣言行錄云舊
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高宗卽祚

樵書三編

卷之十

五

倘湖小集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其止一半不過數品駐蹕郡縣
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
嬪有各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有執掌者通不及
百人躬行儉節語筆執曰朕性不喜與人久處早晚
食只麪飯炊餅魚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
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詔有司毀棄
螺鈿椅桌等物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于國
帑乃厚自奉養侍妾僮僕服飲食極于美麗每享
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担其居廬州也

標書上編

卷之十

本

尚湖小集

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金盒以朱漆銀鍍柱色漆
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
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相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各
聞一時相死諸大將以厚賂娶呂用數千緡得一人
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
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歲矣趙鼎起于白屋
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縱為驕侈別起大堂奇花佳
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
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

艱難以來堂饌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
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
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
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
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謂鼎必辯而鼎不辯也
余按宋家此時正士大夫臥薪嘗膽之秋名賢士大
夫而尚為此何望其他哉三丞相不以功名終寧非
過奢之故而高宗享年八十一歲孝宗孝養極隆豈
非惜福有福哉 讀書鏡後五代漢史部侍郎張洎

標書上編

卷之十

李

尚湖小集

家貨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聚鑰于衣下如環
珮聲郭威入京師乞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
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蓄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
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于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
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
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啜之朝
士共哂其所為衆性狃急于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
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建康遂于吳中賜死
夫儉美德也為國家守分為子惜福此何不可若吝

齋傷雅道刻薄斷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獻徵錄云劉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凌目中已無天子李西涯公獨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尚書韓邦奇公門人也一旦侍坐有興化守亦公門下士以觀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日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

樵書上編

卷之十

李

樵湖小集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始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言勢利其文章正足領袖一時風流儒雅前代罕見其比歌子曰公仕宦五十餘柄國口十有八年矣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釀金錢賻之乃克葬常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一晏會之費焉 耳談張文忠公孚敬以議禮當上意五歲中立遷爲三公而孚敬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時人所指爲美庄肥庫絕不私黨華鎮守裁闢寺清政本日與天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卽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李蕭然無長物必中肯綮留遣使數回乃返曾不以遇合固寵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可謂社稷之臣張蘿峰退休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其卒也無羨肯足遺云 桂文襄公尊官爲大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餘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淡泊不異爲令尹時 夏文愍公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堯雕題廣圃曲池之勝滕侍便嬖及音聲人部皆選其最諸凡服御膳修如玉

樵書上編

卷之十

李

樵湖小集

公既而 上頗聞嚴嵩專特召言自家復任盡復其
勲階職秋時嵩已為少傅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
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
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問
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
庖甚豐亦不以食嵩也當嚴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
最重都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
巡按得盡收贖罰卿寺缺而給寺中獨不能也至吏
部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 籍嵩之家資
金可三十餘萬兩白金二百萬餘兩而他寶玉重器
服玩亦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逸不
少 孔氏雜說云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
可過享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
子邵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為限大官御膳
無以加之邵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
滅已無遺矣

奸相身後亦有知己

奸雄擅權誤國氣息已絕人所共快故秦檜一死計
報所及歡聲如雷顧尤恨其全身入地其墓在建康
後孟珙滅金回屯軍于墓遺穢其上時人謂之穢塚
此亦萬古人心之公也然天下事亦有不盡然者楊
林玉露云漳河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
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
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酋為封土世間隨事
有知音宋文憲公云賈似道三朝宰輔一旦敗亡朝
野輿勿之恤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體投其仲
子歸葬會稽之附子樹仁思斷江禪師經似道墓詩
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是僧彬之句按史異
云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為似道所
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
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日收取收取待買丞相德
祐元年似道謫死于漳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
殮是則似道終應林氏子弟之言而死于漳又幸遇
僧彬而返其骨于會稽也不謂之知己不可得已

羹堅志蔡京死四十年遷羶皮肉消化胸上隱起一
卮字高二分如鑄刻丁謂臨終神識不亂豈好雄固
有誓回頭耶如太平廣記載李林甫是仙官謫降頭
上常現青衣童子盧杞從葫蘆中登天不願爲天仙
願爲人間宰相是仙班中儘多穢雜而掌仙籍者頗
糊塗于人間不可解已 畫境錄云丁晉公南遷過
潭州雲仙海會寺供僧致齋樓臺數清山谷林木皆
折不可致詰東軒筆錄丁晉公流落貶竄十五年髮
髮無斑白者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
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時付囑後事
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 廬山有相辭潤初李
騰空事女冠蔡尋真入廬山學三洞法以丹藥符錄
救世道成告歸別于此嗣故名延真觀即女真李騰
空所居李白贈李騰空詩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
仙素手搗青霏羅衣躡紫烟一往屏風疊乘鸞着玉
鞭又贈內云若尋騰空去應到碧山家水春雲母雜
風掃石楠花若戀山居好相邀弄素霞騰空宰相林
甫女所居乃昭德皇后施建又名昭德里

水之先兆

凡黃河水有時洶湧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 治世
徐開云 戊午六月南京并蘓淞常鎮嘉湖杭徽
諸處河港潭池井沼水悉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
天亦無雨沿海去處約有四尺千里相應豈蛟龍妖
異所致抑水爲陰物過多失常爲災也 史異云徽
宗宣和六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
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
井皆渾宜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 閩書云泉州
清源山有清源泉深五六尺甘潔無比舊有靈物身
如魚耳如牛現則大水宋乾道壬辰歲是物常見身
正白頭如五斗栲栳吐舌聃然是歲大水撤州門扁
額投沒洪波厭之乃已 大田縣有蛟龍泉天將雨
則水先渾 七修類稿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
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小不一往來衝日且暮
人皆見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連雨西山
水發湧入都城數尺房多倒沒死無算直入皇城

鎮江府志云薛家井在西南五里薛家門外溪四十餘尺平日汲纒須三十餘天欲大雨前半月則水溢平井口鄉人以為驗日月生齒星芒角滿天星搖動天晦若低小星白如欲墜蟄蛭封魚浮水面池塘綠泐琴聲不清鼓音不亮日酷無風背心獨熱鳳仙芒種前花野薔薇立夏前花藕夏至前花荷透林柳魚脊骨曲皆主水蠟蚱之屬念皇羣飛穴處蟻蟲盡出于外日出時雲多破洞日光四射皆是雨徵 四時纂要云凡河水洶湧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檀樹

樵書

卷之十

卷

樵書

至夏有不生葉者忽然葉開當有大水 相雨書四方北斗無雲惟天河中有雲三梗相連如浴三日必大雨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連俗謂之黑猪渡河雨候也餘見農家測天中

火之先兆

避暑錄話云往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 剡溪漫筆云萬曆丁酉六月十九日三殿門樓災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燬過半其前十餘日羣鼠盡出縱橫滿堂層累如積更乃畧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乃是國初舊物前三日忽作風雨聲大以為怪既而火作并為煨燼火之先兆乃爾 文獻通考紹興二十年温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自焚此皆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為怪 圖書云正德二年福建寧德縣學古榕上各窠禽數百飛繞兩日至七夕夜火從鳳池境延燒廟及縣火尾飛過城墻城內外人家各燒三百餘家 宋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晝在廳事見天上有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災故不罪火主 唐大順二年七月癸

樵書

卷之十

卷

樵書

丑甲夜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暮微雨震雷
有亦地轉譙門藤網中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轉
佛閣藤網中亦周而火作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
數尺火益甚延及民居三日不滅 墨客揮犀云有
小兒夜戲溪旁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鷄卵因携
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士人所得經
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飛去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
人黃漉泉偶至郡泊舟橋下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

熊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倚欄小築

熾其物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漉泉歸數日家亦
失火蓋先兆云 宋馬純陶朱新錄紹興己酉永嘉
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滸躍入小舟渡至城
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
其伴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
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十七八獨州治存焉續文
獻通考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
謂當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日熊之爲兆旣當避
盜尤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火災禮部焚禁內亦火

乾清宮焚或問其故孟春日予不曉占書宋時永嘉
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言熊于字爲能火厥後果
然蓋憶此事而爲言耳不意竟驗 歐陽文忠歸田
錄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
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于洞
真洞真又火又遷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
遂遷于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
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于集禧宮迎祥池
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式如兄云萬曆

熊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倚欄小築

甲寅年予宗火禍作正月初八初十凡焚兩宅皆高
樓大廳聚慶數十家者須臾灰燼衆方請神祈禳敷
演梨園正陳設間而突見一紅雀飛入室隅衆駭逐
之穿房而去俄而火發一宅又燼矣予友樓吉寢云
烏傷李生兄弟皆列膠庠頗稱長厚已酉歲值督學
使者江右陳大綬險刻貪憚遣客賈序貢李長公序
在第十八功名心急而納賄焉已而前十七廩生或
黜或降竟序及長公爲薦焉次年長姆育蠶獨一蠶
苗大而赤色三眠之後愈大愈赤雄于諸蠶結一赤

蘭大如鷄卵持謂其奴曰如此佳雞焉存其種明年
 多育之不染而有天然之色相與稱嘆不已已而蘭
 裂火出焚蕩室虛為之一空蓋十七人遇抑其功名
 之報也為赤雀為赤蠶豈非火之先兆與左傳所載
 禘龜梓慎以融風為火之始烏鳴于宋社日出出嗜
 嗜皆是類也然則火之先兆亦多端矣耳漢云萬
 曆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驟治遂
 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烟所着處千八
 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
 檠書主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築
 頭又于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
 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
 岸舊嵌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何繇放光如炯竟
 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
 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為祥不測其故一又豫章
 鐵樹宮嘉靖末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
 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闔閭人無不見之數日火
 無故自發耳目記唐開元間衡州五月頻火時人
 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處皆火起人咸曰火殃

文獻通考云周威烈王冬十一月晉有火下于北方
 有聲如鼓未幾晉大火 開元五年十一月定陵殿
 殿火是歲洪州潭州火延燒州署人見有物赤而
 凡赤暎飛來旋即火發 唐昭宗天復三年有鳥如
 雉而大尾光如散星集于戟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燼
 惟兵械存

檠書主編

卷之十

主

倚湖小築

滇蜀學宮

四川文翁學堂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前代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至唐貞觀始從房玄齡議更祀孔子開元諡文宣王位南嚮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舊像猶存帥袁說反別為殿祀之 常璩曰元封元年使司馬相如南畧昆明二年使韓說開益州授經學故雲南有漢學基焉 華陽國志云章帝元和二年蜀郡王阜為益州郡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中甘露降白鳥見于是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許叔鄩單人以漢元和入中國受五經歸以教其郡人 張志誠鄩闖人以唐太和中入成都學義之書帖歸教國人 滇載記南詔晟羅皮以唐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 晉江陳奇為新泰教諭庠中有老叢像以孔子侍奇申毀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中命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大學衍義補云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為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缺典也宜為建廟于

倘湖小錄

魯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行于天下

庶于報祀之典為稱 嶺南異物志云自廣南近海數十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遇釋奠即署一胥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候于門外或少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 各勝志南寧有負金山石皆黑青其頂石有穴狀若馬蹄水溪尺餘郡中童子初學書必投肥穴中然後汲以研墨土人呼為右軍硯池也 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彝而夢見周公故勅所有祀周公 羣居解頤云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為容管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徘徊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未到而差遣偏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無不絕倒 廣川書跋云當三代時夔伯彘世為先聖祀于諸國至漢始以孔子祭于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唐貞觀中始以孔子為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

卷之十一

倘湖小錄

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
文宣王列戟而以門人為配 予族侄激江通判則
庵三教辯小序云滇俗奉三教像城郭村落所在多
有中為釋迦牟尼文佛跌坐青蓮花右則為柱下史
老聃跨青牛左則先師夫子跌坐控麟轡怪誕不經
駭人耳目司牧其地者不一建議以祛滇人士之惑
是亦吾鄙之責矣爰著辯以告同志焉 曹石霞云
滇素不知祀孔子以王逸少為師逮至元中慶路總
管張立道洩茲土乃始建學宮置孔廟勝象之設其
在末置學宮之前也如滇人所傳三聖人之像則若
近者楊道清火舌不爛當乘紅蓮花脫空塔草示異
當乘靈芝王逸少直當乘鸞耳 元賽典為雲南行
行省平章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錄是
文風稍興

續書王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相國郭侯家傳十卷
泌之子也太和中以罪繫獄當死恐先人功業不傳
乞廢紙粗筆于獄吏以成家傳戒其子求世間人潤
色之後竟不果陳氏曰繁常為通州文公贈諸葛覺
詩所為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其日行年餘
五十出守數以事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
于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
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忝其室殆非人類然則韓公
母乃溢美而繁所述其父事容可盡信乎 鶴林玉
露云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
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
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
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
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推沮覓亡見喪影
滅迹絕非閣下條理制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
此及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

續書王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市里驩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之君子單詞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權書三編 卷之十 案 倘湖小集 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効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寶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唾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使權之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耶 昌黎集有再上于襄陽書雜志云于頔在襄陽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嘗張燈宴客牡丹會暨集坐一虛亭寂無所有俄

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侍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列有女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綉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器皆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頓喜豪奢性尤嚴刻吏民憚之然觀雲溪友議所載于襄陽之豪邁如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傲睨自若無郡吏之禮求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權書三編 卷之十 案 倘湖小集 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匡廬山人符載遺三尺童子齋數幅紙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崔郊秀才所通之婢頔以錢四十萬得之寵盼彌深郊于寒食相見贈以一詩頔見其詩即以此婢及帷幌奩匣悉贈之又戎昱有善歌者頔使召焉及至所唱歌乃戎使伎之什也頔即多以緞帛贖行以書遜謝如此舉動亦足消受韓吏部之書爲千古佳話也 謫言長語云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

讀之則見愿之高不可及矣不知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弟屢為節度使皆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有觀翟玉妓詩最為淫褻 孔氏雜說云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既而更曰父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二病訖小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溢然夫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而自敗于女妓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愚觀昌黎文公原道關佛魏魏乎

焦書主編 卷之十 宋 倚湖小集

孟子之後一人矣文名既盛其為人所乞及上書乞人未免詞多假借不足為公譽也至悅聲妓而餌金石乃通人之一蔽骨力如公而不能自拔反以速殞其軀為可惜耳

以人為射的

攷儀禮註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然考工記載祝侯之詞曰惟若寧侯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魯孫諸侯百福則是真設不寧之侯以為之的而射之非僅日中之可以服諸侯也 史記荑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荑弘乃明鬼神

焦書主編 卷之十 宋 倚湖小集

事設射狸首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荑弘 戰國策蘇代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而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君自得之 史記邳都為鴈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邳都名居邊為引兵去竟邳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個人像邳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獨異志漢時苗為壽春令謂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射之

前漢書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隊侯
俞更舉兵相攻并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
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 後漢書公孫瓚
敗虜有功詔拜瓚降狄校尉封都亭侯統戎馬 瓚接
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
或繼之以夜戰狄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
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日馬長史乃書作瓚形馳騎
樵書上編 卷之十 倘湖小集

琬文襄第三子也以文襄世嫡驕於自負河間王之
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
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諧之云草人擬聖
躬也 北齊書高隆之于射棚上立三像人為壯勇
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日射棚上可作猛
獸以存古義何為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
以對 彙苑云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
木刻作亮身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出 書蕉云
王弼注易刻木偶為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樵書上編 卷之十 倘湖小集

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遠竄塞外 太公金匱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書丁侯于策三旬射之

丁侯病大劇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

詣武王請舉國為臣妾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

投其頭箭丙丁日投其目箭戊巳日投其腹箭庚辛

日投其股箭壬癸日投其足箭丁侯病稍愈四筵聞

之皆懼各以職來貢越裳氏貢白雉 黎床潘餘云

在沙苑詩午日年年射粉團憑誰中的得先餐昨朝

傳道邊情警旋取柔儼製可汗 北齊書河間王孝

南史齊高帝本記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帝 即蕭道成

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

王立帝于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

不變欲板日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

腹大是一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

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齎蒼梧投弓大笑曰

此手何如帝威名既重蒼梧淡相猜忌刻木為帝形

畫腹為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

中 異苑云河間沐堅于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

下苛虐百姓怨毒乃為堅形以矛刃所刺咒令倒斃
堅尋得病苦被極割于是遂殞

後魏書楊大眼為荊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
而射之召諸蠻渠指不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
相殺也 册府元龜宋葉延父吐延為昂城寇首姜聰
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
日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仇賊之
驅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
自勝對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問極之心不勝其痛

雜書上編 卷之十 全 備湖小錄

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 嘉靖中沈青霞鍊以疏
論嚴嵩謫遼東戍與諸秀才聚徒講學且習射縛草
為三人一盧杞一秦檜一嚴嵩撫道路楷楊順奏記
相嵩遂篡入叛逆籍中論斬天下寃之

土香泉

名勝志雲南建水州樂樂山山泥有香作餅炙之可
食焚婦嗜之以為美 香泉在武定軍民府城南三
里泉至春則生香土人每以二三月間具酒肴祭泉
然後汲之和酒而飲能愈眾疾又州西四十五里寶
縣南三里俱有香泉味皆芬冽土人汲去以酸棗蔗
漿鹽梅和飲之 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
之可以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
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雜書上編 卷之十 全 備湖小錄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土塵俗說魏武帝陵中
亦有泉謂之香水 曲江縣志云曹溪水在城南五
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二十五里合湑水昔西僧智
藥經溪口桐水飲之香美異之曰此水與西天之水
無異溪源上必有勝地 入蜀紀見云香露源山昭
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晶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佛
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
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太平清話
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厚流

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能者泉寡山香
秀者有神真源無味真水無香然則入功德水以香
居第三而此又云真水無香何也 夢林懸解云秦
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常役鬼移之山勢欲動有神
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被簪冠
跡以手摩拭作古桂香云 梁史大同十年三月甲
午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
散帝望陵流涕所霑草皆變色陵旁有枯泉至是而
流水香潔 岱史云香井在岳南古岳廟前伍緝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金 倘湖小集

從征記云泰山廟前有大井水極香冷異于凡水朱
曰籥詩曰廟前香井識投錢 一統志和州北三十
五里有平疇湯泉其水淡碧沸白香氣襲人有患瘡
疥者飲之輒愈 又陝西鳳縣有香泉自石中流出
清冽而甘宜釀酒 薊泉井在長沙湘鄉縣郭內水
香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時有
水貢民以為病罷之 玉香泉在金谿縣東其泉甘
香 郴州城南香山有香木并香泉味頗甘冽
太平清話陸魯望謂洞庭為碧玉北堂四公子傳云
卯公跳探此洞傍方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潤融
門闕皆龍所衛龍氣鬪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跳
在洞月餘飢食青泥如糠米憶歸訪舊而返 雲南
點蒼山有香巖在點蒼山中峯之半香從空來世傳
釋迦佛苦行處 天中記下山在湖山下有無價香
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采可玩偶墮火中異香聞于
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如初 列子云禹治
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各壺嶺頂有
石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瀣臭過椒蘭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金 倘湖小集

于常浴此呼為太子泉洪武間賜名香泉 五色線
云翁總曾過洛神女相見後至霞所逢雨認得香氣
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湖廣常陽縣紫蓋
山中分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石皆紺色下
出綵水甘馨異常

雜書上編

卷之十

全

備補小錄

黃為正色

黃者土之正色故五色以黃為最貴焉周禮保章氏
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鄧司農註以
一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
黃為豐是則雲色惟黃為上矣 楊升庵云海船候
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
黑氣則水也則地氣亦惟黃為上矣 海幢小品云
近日徽州有盜墓之賊以皮為帳鑽土入墓骨黃者
吉即易骸而莖白者凶黑大凶則莖骨亦惟黃為上

雜書上編

卷之十

全

備補小錄

矣 又云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生時胞衣色黃故
父命名黃罔後學使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以貢
授睢州訓導轉汝陽教諭仕終唐府教授德行甚高
睢汝兩地並祀之學宮則胎衣亦以黃為上矣 呂
氏春秋云尹鐸曰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齋而土色忍
醜註云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五行之主多
所載受故能忍辱醜也 珍珠船云屋柱木無故生
芝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善其形如人面者
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五色中惟黃

爲善也 宋志月若變色青爲饑赤爲旱黑爲水黃
爲喜爲德皆以其宿分占之是五色中亦惟黃爲喜
爲德也 仇池筆記云勃遷之洛人善接花歲出新
枝菊品尤多遜之日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

宋古今攷注黃帝素問凡病人色黃爲有穀氣無不
愈者青白赤黑皆爲殃占星命亦然故以黃氣爲喜
色册府元龜王橋東海人以卜學見知歷尚書左丞
竟陵王校試諸學士惟橋問無不對焉水明中天忽
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橋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樵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倘湖小築

工匠神手

閩昔羅拱辰馬平人隆慶中任漳南府同知時郡守
羅青霄議建敵臺以備敵即城垣造威鎮閣以興文
章知拱辰有精思悉委成焉閣剏城垣因濠爲基至
孤峻拱辰取纜綆縛臺式樓櫓雉堞儼然而具較量
木入地若干尺四維支柱層累爲臺銖量悉稱其後
郡每遭颶風地震之患所在傾圮而臺閣巍然漳人
皆稱羅公非獨廉且能也倭工般巧若天授焉

國志魏文帝黃初二年築凌雲臺七年三月築九華

樵書上編

卷之十

八

倘湖小築

臺樓觀精巧先秤平衆木輕重然後造無錙銖相舛
臺雖高峻常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之理明帝登臺
懼其勢危別以大木枝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
力偏故也 名勝志云福州烏石山唐名閩山山有
三十六竒曰鄰霄臺臺有不危亭初創之時四面材
瓦土墜工師皆拜而配合戒曰損必勿修修必壞于
是屹立霄漢之中後人不悟而修之曾不逾時而圮

異類與人為偶

廣異記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為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溪山石窟中本謂破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為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人

樵書上編

卷之十

九

尚湖小集

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也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溪而煥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于棄窰燃火于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為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復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常饒高以嚮于山中不乏蓄積餼糧生二子性俱猛虎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于浙省都督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塚曰虎塚云按廣異記所載利州婦人之配雌虎反不見生子此奉化男人之配雌虎反生而為人豈其稟母氣獨少而稟父氣獨多耶更足異也 稽神錄云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雷雨晦暝及霽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雷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取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眾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暫使歸寧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

樵書上編

卷之十

九

尚湖小集

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 唐張讀宣室志武陵郡
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
圖勢若搖動人無敢登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
無何失所在遍覓無踪已旬餘一日雨霽郡民望見
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文綵峴往視之望其衣
裝甚肖已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驚訊其故
女口向者獨處有一夜又長丈餘甚猥異自屋上躍
而下謂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旣而沉
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懼且甚其夜又幸
以將曉卽下視之見其行屢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
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
者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復
窮其故夜叉曰牛者畊田爲君民之大本不食其肉
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
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
終身戒食牛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
某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棄我使我再不得近汝從
此別去矣夜叉東向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

儂書生編

卷之十

十一

儂湖小築

圖中得以歸 說類云博士丘濬說汝州旁縣五十
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
條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
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
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窺
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
乃復爲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
夜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
豈有惡乎君旣異靈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
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
露任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
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
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
行人悉若不覺及歸女問之向見君在街中有敬之
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
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悞犯當爲
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授一
青石大如鷄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

儂書生編

卷之十

十一

儂湖小築

風雷其物遠持女日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
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
餘 嘉話錄云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常設大會百戲
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鶚掠之
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
上梯而取之則形神如凝久之方語云見嵩壁飛天
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
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
物如彌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獲一名化陽

雜類

卷之十

七

倚湖小集

雜類云名 或曰假獲侗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
獨一日馬化

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故
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為室家其年
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
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
養其子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
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皆假獲化之子
時時相有獲爪者也 黃衷海語云石妖出暹羅岷
岷山疑亦陰精漳人有販船者偕伴數十薪于山中

雜類

卷之十

七

倚湖小集

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船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即那
木榮落以記時歲漳人安之是生二子不自知其流
落海峽間也所闕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
身為設翼以免習見無怪亦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
無復寒暑漳人時從婦陟嶽求食每遭猛獸鬼物婦
乃導漳人茸茅以居繞舍蒔美竹踰時即長林蔚蔚
仇儂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皆甘脆遂已饑渴
身為設翼以免習見無怪亦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
木榮落以記時歲漳人安之是生二子不自知其流
落海峽間也所闕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
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船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即那
思油然向船人道所以請共載以歸乃匿之舟中婦
挾二雛追至沙淑侏儻之聲如怨如嗥擲二雛于水
號噉而去漳人登舟竟瘖不能語 怪錄云弘治間
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羣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
羣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菓為糧常盜得米粟周敲
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為
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盲
之乘羣猴出遂携子逃歸 瀛涯勝覽云爪哇國有
蘇魯馬益地其港口大洲林木蔚茂長尾猿數萬聚

于中狻者俗云胡孫也老狻爲曾掠老番婦與俱國人求嗣者必具酒餼祈于老狻狻食之餘縱羣競食盡少選狻雌雄交以此爲徵求嗣回卽有娠不然無應也 懸榻篇云予行脚過雍丘主僧爲述鄉先輩李公海舟筆記李蓋萬曆間以給諫使琉求者內云行過一島舟中人胥登岸散步少頃風發張帆去遺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身慰曰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龜勉隨去至一石岩甚深潔女進飯狀如黃粟香美特異又時雜採山樛書上編 卷之十 七 尚湖小集

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又陽縣地多女烏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李時珍曰覆老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善顧盼故謂之攫純牡無化故又名攫父亦曰攫攫善攝人婦女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獼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化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攫類而化牡相反者蓋攫能盜婦女以爲妻獼能牽男子以爲夫然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博物志則云攫生子爲人 一統志辰州府有承平洞在城西一百里林嶺深遠相傳中有野人宋咸平間有一雌者突入山中擒一少年負去置洞巖中與之臥起旣而逃歸 又吳元夫鄂州人寶慶乙酉四年漂海適遇風覆舟漂至一島見雌熊引至穴中聚毛爲巢與梨棗獸肉食之與交焉年餘熊生一子皆人像也但畧垂耳又年餘遇舟得歸 神異傳云廬陵巴丘人陳濟爲州吏其婦素在豕一丈夫長大端正

著絳碧花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于一山澗共
與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
止輒有虹見秦至木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
有身生子面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甕
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
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囊令裹之且云可時出
與乳下時風雨晦冥隣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
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
其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欄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

續書一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我無所畏從此乃絕 後周書突厥阿史那別為部
落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
其小不忍殺之乃用其足棄草中有牝狼以肉飼之
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
使者見狼在側併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
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圍數百里四面俱山
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托妻孥其後各有
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臣于茹茹居金山之
陽為茹茹鐵上金山形似堯整其俗乃謂堯整為突

厥遂因以為號 錢堅志宋時一士大夫自浙西赴
官湖外妻絕矣舟過揚子江大風覆舟于金山寺下
妻孥盡溺惟丈夫賴小艇得脫哀慟累日而去三年
後滿東還就金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以度幽冥
罷時已四更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淚如饑涎
裸跣抱柱如醉如痴喚之不應黎明眾僧聚觀大夫
細認之乃其妻也命加蒸療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
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言曰
我初沒時如被人抱脚引下俾數口水入水底為一

續書一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緣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
每夜袖糕餅之屬伺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云
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
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
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烟燭煒煌花旛間列及
聽疏文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
旋繞寺不肯返歸緣衣若見促我故遲留會罷燭灺
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被殿打天
靴始捨去身墮九泉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
大所致喜甚遂為夫婦如初蓋緣衣者水府判官也

風水之說 附魁釋

鶴林玉露云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常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刑戮而子孫衰微人奈何惑于其書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子孫必為侍從官以待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予以為祖父子孫原屬一體安及體鬼福及子孫理所必然即如周易一書雖曰辭象變占各有所取然而高下遠近愛惡攻取得之于象者為多况以先人體魄所藏而山之高水之深前後左右反無所取象乎每見墓之不慎至禍發而啓其封或水淹浸或蟻剝食慘不可言與委之于壑者何異顧求地則亦有方焉積德之家子孫雖遇平恒地師亦能指出佳穴若夫未有培積徒殷勤而延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倘湖小築

名手厚幣以聘尚術卒之當面錯過毫釐十里至于勢力攘據陰謀竊取或跨越他人之塋域或紊亂一家之昭穆不顧損人惟圖利已天且棄而去之何地之能福人哉 按孫公談圃云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隣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處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卜兆地無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日者求佳處數時無易路隅之吉遂為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別野紀畧云餘姚謝木齋遷初其父無子天順初葬祖父母值冰雪不能前進權厝中途吉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俾勿更易子孫當作相耳期月生遷中成化乙未狀元後為名相欽名營墓節此地也 蔡虛齋作何椒丘傳曰何椒丘先生喬新為其父吏部尚書東園公卜葬地有宋樞密陳文定公父葬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為不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也 程史云望江縣富翁陳國瑞以鐵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一 倘湖小築

冶起家為其母卜地建寧王生精青烏之術延之踰年得吉于近村有張翁之業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偽使其治之諫如張翁家議圖承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曰我治方之炭此可審以得貨張翁諾之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築繕數月而畢塋事次年清明拜墓上王生與偕翁問其子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為直當幾何口以時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歸治具邀張翁而館焉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張翁告歸復

張正堂讌之酒五行葦錢緡三百實繼于篚酌酒而告曰子塋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價不盈于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塋而買地宜也詭以為治則非也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請張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可強以非義之財耶詰曰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密召其子昇焉由吳待問謝木齋言之凡得地者聽于天可已由何椒丘望江翁言人之得地者必

續書上編

卷之十

直

備湖小乘

如是而人事始盡焉 予又考朝野紀畧云徐姚謝瑩性耿介宣德中從事藩司授福建布政司都事廉謹有守閩賊鄧茂七作亂徵育漳州民號于眾曰不從早晚且來屠城漳民畏死將應之兩司重臣怙懷逗遛不敢進乃以疲卒土兵委瑩蓋以事敗在瑩功成歸已時賊勢猖獗瑩兵寡不敵惟以忠義感激人心漳民聞瑩來皆喜曰謝都事良吏也今來吾屬生矣瑩至民擁馬首瑩曰朝廷大兵討賊汝輩良民無從賊自取勦滅民皆歡聲如雷不數日賊果就擒漳

州得免于難瑩之力也後以孫遷貴贈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人以為活多人之報云是則冰雪阻而塋之中途者應即瑩也有人事然後有天助人當返而求其本矣 閩書云永春縣錦繡山舊名鬼笑宋少師莊夏塋父處相傳舊有塋者若有鬼物三塋而三推之便作人言曰此莊其墓及莊塋鬼大柳榆即其人矣後于光宗時為少師更名錦繡御書賜之 見聞錄云大興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為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塋族人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

續書上編

卷之十

直

備湖小乘

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照故族
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
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
葬日吉凶何必拘靈多疑乎 王洙談錄云昔有一
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塏
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
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歲中輒遷官秩
後其家益盛以此視之真達者也 補筆記瀕海素
少相墓之士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親至一
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于此
山中梁以為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以觀
見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他所以龜
之所穴葬其親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
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常預薦推恩授假板立則連
典十餘郡為朝請大夫致仕立儀立賢皆朝散郎徙
居廣州鬱為仕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

雜書上編

卷之十

丘

尚湖小築

魚有丈夫婦人之號

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泉
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
海中化為此魚 烏賊魚一名滄伯白事小吏又名
河伯從事又名之曰明府 鱉一名河伯健兒 龜
一名黑衣督郵 方頭魚頭方味美福州人謂之國
公魚言其頭方如國公頭上冠也 神異經橫公魚
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
之不入煮之不死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

雜書上編

卷之十

魚

尚湖小築

嘉州有魚曰魚舅 爾雅翼云旁皮鯽又謂婢妾
無其形以三為率一頭在前兩頭從之若媵妾之狀
故以為名 鮪魚以其好交羣魚若媵然故名鮪
又曰魚遊羣鳥隨之食其涎沫有類于媵 鮪魚凡
魚欲產鮪魚輒舐其腹世謂眾魚之生母 鮪名水
母 海中蝦之小者名蝦姑 異魚圖讚云魚有婢
屣亦有奴屣其各雙偶其形兩背味皆堪噉出臨海
嶠 又云鯪惟妻魚厥形如爪亦名為鮪同彼狹邪
淫蟲相遇其味孔嘉 說文云魚部凡一
百三始鮪終鯪 淡菜名東海

夫人形雖不典而甚益人圖讚云形雖不典而益惟
循 一統志廉州文昌縣有魚命井水極清冽相傳
泉與海通中有一大魚頭白俗為魚命人呼魚命其
魚輒出 雲南江河出公魚似鱗細鱗長不盈尺大
小俱有子味極美 雲南激江府河易縣出鮓鮮魚
一名康郎魚

雜書二編

卷之十

五

雜書小集

石闢水閘

馬氏曰抄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
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闖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
損折門不可解至曉方息鄉人怪之以日沉汗池中
以軀沉溪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闖于池
邊地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急往觀之闖猶不輟乍
前乍却或磕或觸聲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
瑞日擊其事廷瑞予之交信實人也 通考後齊河
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齊王及侍人皆見而
驚之 又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
府將刮取金像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
縛着車壁又絕繩而下 又梁武帝太清二年送石
辟邪二千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于
車上振躍者三車輛輟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
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
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寸三寸 定海志嘉靖三十二
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刻而
止所城外東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

雜書二編

卷之十

五

雜書小集

石能此... 宋史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儂州樂

平縣何衝里田畝數千百頃當霽天無雲田中水如

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

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

聲如雷穿墻毀樓一水闕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

刻乃解各還故處 西樵野記貴州普定衛有二水

一曰滾塘寨一日闢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

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擊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闢戶視

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過坐以俟旦其水一涸一溢

樵書一編 卷之十 頁七 倘湖小集

市

貨殖傳行買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僥販脂辱處

也而雍伯千金賣藥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漢書王

君公遭亂不去儉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墻東玉君

公注云儉謂平兩家買賣之價 漢桑弘羊洛陽買

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故史記曰桑弘羊擢于

賈賈 漢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為業從高祖滅項羽

封穎陰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絳侯為丞相

楊州分野正值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

樵書一編 卷之十 頁七 倘湖小集

人始知為水關也 周靈王三十二年殺洛二水關

西征記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關而西流五行

中和三年汴水入于淮水關壞船數艘 文獻通考

唐明皇天寶十三年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關中有血

出數日不止 彙苑天寶中有術士孫甄生者以枝

聞能使石自開草為人騎馳走揚貴妃喜觀之數召

入禁中 夏神記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

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嘆相告曰石來

尋而石亦入連郡

日買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孔奮避兵
河西寶融請奮署議據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
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 三
輔黃圖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
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
持其郡邑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
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謂之槐市 又揚州人無貴
賤皆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 杭
州亦有花市乃宋時市花之地 高士傳毛公蔭公
樵書上編 卷之十 東 荷湖小集

隱于邯鄲市薛公隱為賣漿毛公隱為博徒楚國先
賢傳熊宜僚隱于市南 文昌雜錄世言市井市屬
未曉其義考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
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
九百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塵
師古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
言也 江南武寧縣有常州亥本市名嶺南謂市曰
虛以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瘞如瘞間而復作也
江南惡以疾稱故止名曰亥 天中記梓州易亥子

以九月九日昇今梓州每于初八夜于易玄池中買
藥謂之藥市成都于九日為藥市人盡入市吸藥氣
是日雨則有仙人在其中 三秦記云驪山始皇陵
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
皇死者凌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云秦地
市有懸馬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驟
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
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云六街鼓絕行人歇九
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
盡槐根高番禹海邊亦有鬼市 朝野僉載長安富
民羅會以別糞為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別
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
賜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家財巨萬入內梳洗被服
極鮮屏風瓊褥無所不美景賜曰主人即快活何為
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即死下牛馬
散失復業以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師
古曰儉者合會二家之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呂
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子夏 三輔皇圖

引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北
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漢開夾橫橋大道中市
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北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
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
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關帶闌旗亭重立俯察百
隧是也此語出于廟記是漢時之事則是明時至今
闌廟市非無所本矣 史記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 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
爲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
之鹿欄中之子也安得安載

尚湖小錄

二親爲真佛

人之生本于父母道家參証父母未生前先天則父
母豈非我之先天也釋氏証本來面目則父母豈非
我之本來面目也我儒則曰百行莫大乎孝通乎天
地塞乎四海故古聖王皆以孝治天下焉然二親有
的的爲真佛者如丁蘭之刻木象父母之形而祀之
而木人能變顏能隕淚豈非其彰彰者哉 陳眉公
教本篇云宋大木圓照禪師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
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
豈無望檀那之施當先爲其大者 楊貞復論讀孝
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今現今年歲回
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
呼母吸亦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
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
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杜鎬初應
舉將試有鼠銜孝經疏置榻前鎬取熟誦果試題出
其中遂與選兄爲法官有毀其父之畫象者疑不能
決鎬曰僧道毀佛老像此可比也衆服其審此亦可

卷之十

尚湖小錄

見父之即佛矣 李元陽曰楊黼先生家雖貧耕數畝竭力給親甘旨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辭親往訪之途遇一老僧問何所之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歸家但遇着某色衣披袈倒屣者即佛也遂回無所遇夜至家叩門其母聞子聲喜甚即披袈而出迎之乃向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必遠慕 纂要云黃葉運禪師遊方得道恩父母至家見一婆子問何處曰運江西婆曰我子出家江西多年不歸因情宿運足心

懺書工編 卷之十 重刊 倚湖小集

有大悲令妻為流足流淚妻說一見辭去曰老母不識山僧山僧一見母足家人報其母母是至福清渡運已登舟母一跌而死運不回但于隔岸舉火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請佛言即火燒燉人皆見其母于火燄中轉為男子乘光上升後收此渡為大義渡 琅環記云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皆觀像非活佛也無可奈何一日遇僧寂公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

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具相自今以後宜即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先公眉間有白毫光面如真金坐蓮花上其身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即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即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座蓮花與說法要有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為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人影跌坐蓮花呼某姓名某誦神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

懺書工編 卷之十 重刊 倚湖小集

不惜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焉馬異之亦譬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公此法不直能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 宋書劉歆傳 四月八日見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像不成因悲泣不自勝桓帝嘆息謂其父字之曰此兒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五代史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

一第... 寸黃參日車全書第 4 反E句

彩鳥為文明之象

舊唐書崔信明于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
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階
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
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奮翼而鳴
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位殆不
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
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根
其位不達耳拾遺記云吳張承家有鶴鸞飛入雲

樵書上編

卷之十

異

倘湖小築

古者曰鶴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甲升高之象當
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後承生昭王輔吳將世
唐年補錄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
簷戶及長駢脊屋居武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為留後
子孫相繼一百年丘濬記畧云正統壬戌秋八月
丁肄業學宮童子報日有鳥集于學宮池北觀觀而
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蹠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
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予偕二友往觀焉顧謂之日
此易所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隨

陽以居者乎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

南隔山越河胡為而至此乎後二年甲子游果首登
丁鄉又十年成進士入翰林累官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卒諡文莊禪寄筆談杭州吏部侍郎李子陽曼
號東崖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初一日李與
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諸生喧縱
聚觀竟棲止于梁間凡二日乃去眾以文明之兆東
崖賦詩云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應
覽德來千仞不為希思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

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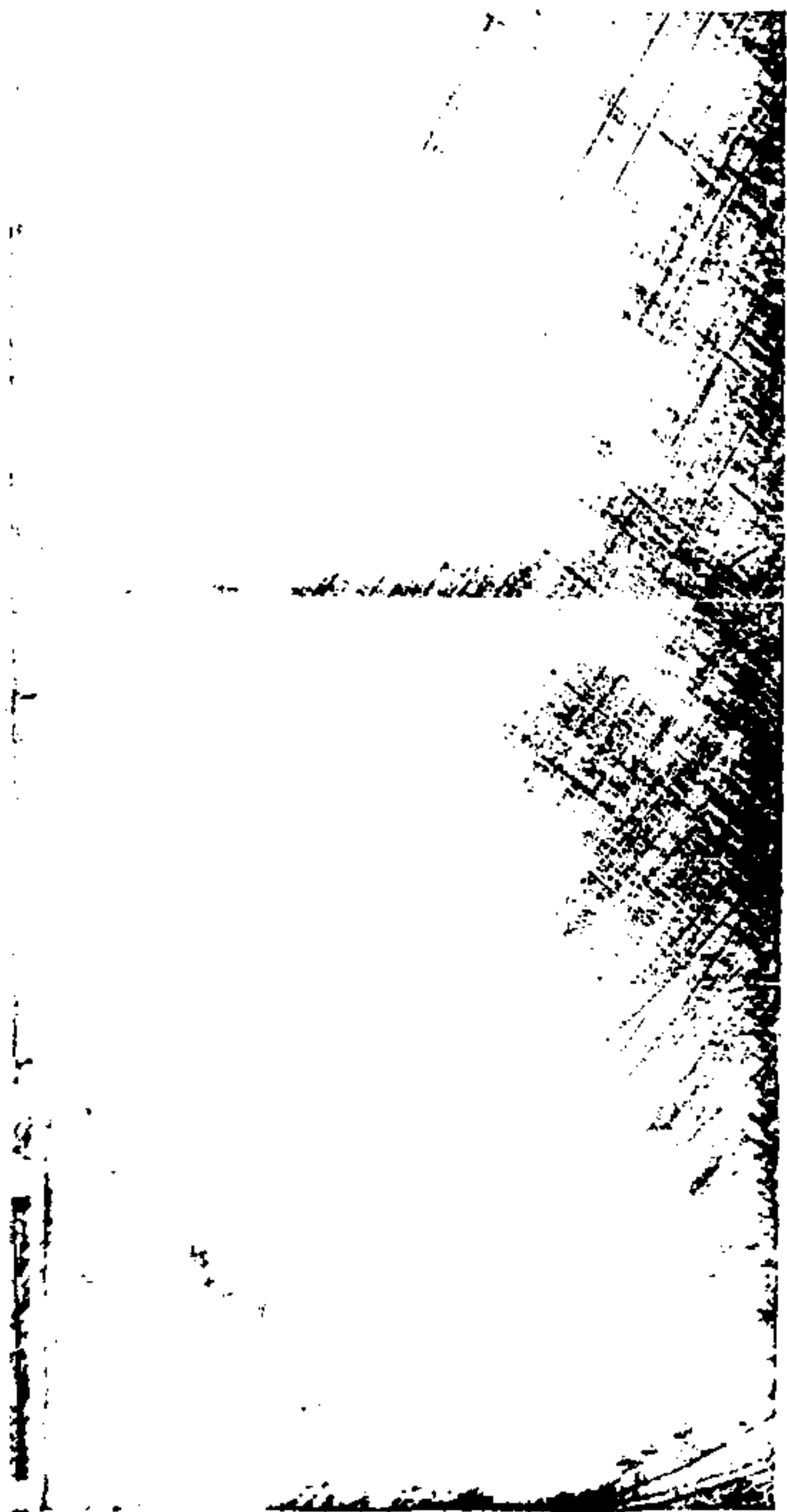
編

卷之十

異

倘湖小築

人同上鳳凰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魁天下第一



倚湖樵書二編卷之十一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孤經

菱花鏡七星劍

兩工似半

善哭其夫

螽斯

蜘蛛蚯蚓蝦蟇蟋蟀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目錄

倚湖小集

嬾婦

婦人之笑

社燕社魚

克明

髮

字義

多女少男

水之異候

冷暖泉

門生

秋

蟲名似人名

保叔塔

綠赤豆神奇

不畏強禦

龍鳳亦有凡近者

水火治病

動植之物報時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目錄

倚湖小集

諸葛武侯遺蹟

周禮有不可通行于今者

戰勝不用兵刃

月因地異

以少少許勝敵

孤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穀傳為小經此或以簡帙繁簡為次第也近人以禮記春秋為孤經蓋以誦習之者較少耳然孤亦有大之義與唐語暗合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明年京畿復鄉試尋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試者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場試四

書義

卷之十一

倘湖小集

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于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閱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朱平涵云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始天順年間浙江簡一十六股配題頭緒茫然至刻程文簡畧甚各

雖搭題實則射覆學者認題稍左即便黜落永嘉教諭雍懋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霍渭崖主會試止

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為苦嘗館某家見一老生施臣道每至挾一二新題索謝則俗所謂換比是也如舊為宰叵則易宰周公之類一時駭為奇老生尋以貢入京館于某給事所給事故春秋名家甚稱之其時復差京考競向給事乞題即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有通場不記所司聊且備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 春秋傳題以傳語而配

書義

卷之十一

倘湖小集

之以經以傳之年月為主不從經之年月也若位置一差則習經者無緣識認而難以行文矣天啓甲子春秋傳題錯于位置習春秋者聞稟監場御史御史云此時無啓簾請問題旨之理各以已意行文而命分閱者勿拘可耳崇禎己卯章給事正宸以鄉會廢經之魁出典湖廣試命春秋題亦錯如此其難也康熙庚戌蔣太史超具題革去傳題止存單合然後春秋之葛藤廓然一清

菱花鏡七星劍

古人以鏡為菱花或云鑄鏡為角者六以象菱花之形然何以鑄鏡獨象菱花之形乎且右軍所書扇名六角不問即名菱花扇也凡花向日獨菱花背日而開鏡之為物向日而照則不可以鑑物惟背日而照則明彩頓生所以取義于菱花也仇池筆記云菱花開背日菱花開向日故芙蓉而菱寒耳 凡鑄劍者多嵌其文為七星意謂取其借北斗之形以壯威耳然而亦有說焉斗杓之所指為建建之對為破凡行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集

雨工似羊

孔子辨兆雨之鳥曰商羊穿井而得土之怪曰獐羊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中見一羊將其鬚得珠而食之還問張華華曰羊乃擬龍也異聞錄云柳毅于涇陽見婦人牧羊道畔怪而問之曰洞庭龍君小女也問牧羊何用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也唐五行志云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為雨工也占曰當旱然則主雨者果多似羊者耶白澤圖曰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四

倚湖小集

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夫羊不見雨而雨工反多似羊又何解也

善哭其夫

左傳及檀弓齊莊公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植

即杞

華還周

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明日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

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植之有罪

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

與于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夫不受郊弔而返于室此

所為善哭其夫也哀公使人弔賁尚遇諸道辟于路

畫宮而受弔馮曾子曰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五

倚湖小築

也夫舉動合禮而感于人此所為變國俗也自孟子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之言一出紛紛附會列女傳齊

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

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投淄水而死

崔豹古今註曰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

植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

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

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經傳並不載

城崩之事即樂府諸書所云城崩亦止杞都城耳宋

吳邁遠杞梁妻詩所謂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

微貫穿吳高城為墮墳是也後世轉相傳說遂云哭

倒長城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

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

烏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

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覓飢鬼相逐喘陌上少年

莫相非趙武靈王築長城秦始皇大築長城皆與杞

梁之死後數百年豈相及哉 左傳齊莊公將伐衛

為車五乘之賓杞植華還不與植耻之歸而不食其

樵書一編

卷之十

六

倚湖小築

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美

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

食乃行觀此則杞梁之死義乃其母激而玉成之矣

杞梁妻既死之後其妹朝日復能寫之以新聲而傳

之久遠抑何閭淑之萃于一時耶人知杞梁之有妻

而不知杞梁之有母又不知杞梁之有妹也故表而

出之

蝨斯

蝨斯之咏止言后妃不如忌而子孫衆多乎推而廣之陳藏器云蝨斯與蚯蚓異類同穴為雌雄五月五日候交時收取夫婦佩之令相愛媚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可以補關雎之未及矣陸佃云草蟲鳴于上風蚯蚓鳴于下風因風而化則漢之廣江之永可以補汝墳之未及矣予觀詩人引物入咏但取一節之似而不深究其全體如麟趾麟定麟角以比公子公姓公族似也蝨乃蝗蠹之類春秋書以記災是天

下至不祥之物也但以生子衆多而况之后妃之不妬忌自後人觀之不幾擬非其倫乎青蠅以指讒人鵲以指哲婦似也若貝錦是亦天下利用之物也但以文采外炫而即况之以萋菲之罔極不亦過乎

狼之為物無一可取凡言所稱狼顧狼貪狼藉狼戾狼狽總其言之故胡適尾典周公之碩膚赤

寫以其相反者而相參也若後世咏及螭龍而欲以罪東坡又何為哉

蜘蛛蚯蚓蝦蟇蟋蟀

王荆公字說云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詩之知乎誅義者故曰蜘蛛李時珍云蚓之行也引而復申其螻如丘故曰蚯蚓字說又云蝦蟇懷土取置遠處一穴復還其所雖或還之常慕而返故名蝦蟇埤雅云蟋蟀陰物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蟹帥之為蟋蟀蟹帥陰陽之悉者也知而誅丘而引還而慕悉而帥四義似巧鑿寔出天然他如知君臣之義則蟻字從乎義調聲音之和則蚓字從乎調故小火之熒則螢字從乎熒皆堪深味者也予又推而廣之蜘蛛常能孕珠守而抱之不脫且其腹亦圓如珠知珠如知縣知府之義故名之蜘蛛蚯蚓其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諸熱疾下行故能利小便而通經絡其尿為六乙泥堆積如蚯蚓而性復引氣下行故名蚯蚓三足蝦蟇入月則還而慕之兩字亦可以概之月令夏至之後反舌無聲反舌蝦蟇也若反舌有聲則佞人在側蝦蟇蟄自其口中出比于佞人宜矣蝦蟇其聲蟬言其形佞人可惡亦如之蟋蟀率百物而入之

悉七月之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
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
薰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其身
漸漸自外入內不特帥百物而入之即人民婦子亦
悉帥而入之矣 又推而廣之李時珍云蛺蝶輕薄
夾翅而飛葉葉然也蛾美于眉蝶美于鬚俗謂鬚為
鬚故又為蝴蝶 蜂尾垂鋒故謂之蜂蜂有禮范故
謂之蜚蜂造蜜蠟而皆成鬚故謂之蠟 蟬蛸俗傳
齊人曹氏之子所化此妄言也蟬名齊女亦云是齊
王后怨王亦死故化 螳螂兩臂如斧當輒不避得
當郎之名其子輕飄如緇故名桑螵蛸 蜚音蟲在
窠鵲好食窠中之子故名鵲窠

樞書

卷之十

九

倘湖小築

懶婦

異物志云昔有婦懶織姑搗之死為懶婦獸其膏以
照讀書紡績則暗若晏會歌舞則明此獸名懶婦者
也酉陽雜俎奔鯨一名淵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
丈若鮎有兩孔在腹下如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
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懶
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
則暗照飲樂處則明此魚之名懶婦者也古今註蟋
蟀一名秋吟螿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懶
婦此蟲名懶婦者也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
人 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出南海也此草之名懶
婦者也是何世間懶婦之多或為獸或為魚或為蟲
或為草彼催耕之鳥絡緯之蟲守宮之規護門之草
謂去又何如哉予以為本草凡魚獸脂為燈皆損目
歌舞飲宴其用力者少故覺其明若誦讀則字字
關心紡績則絲絲經手則眼魔而燈暗矣范成大桂
海虞衡志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
維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是與此獸之惡力作者矣

樞書

卷之十

十

倘湖小築

此傳者之深文也段公路北戶錄云鱖魚如指長七
八寸但有脊骨眼作燭極有光明 北戶錄鱖菜五
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稍土人採根為鹽
菹或云食之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
亦名却睡草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倚湖小集

婦人之笑

唐人詩云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京白玉床言蔡
光好笑而麋鹿走于姑蘇也又云回頭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言楊妃好笑而聲鼓動于漁陽也
乃如已不好笑必見炮烙之刑而後笑褒姒不好笑
必見烽火之戲而後笑吾又安知不好笑之為是而
好笑之為非如息媯入楚不言何况于笑而唐人詩
曰細腰宮裏露桃新默默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
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蓋責備賢者之意也予謂詩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倚湖小集

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婦人之笑多在于笑也史
記箕子過殷墟欲哭則不敢欲泣為近于婦人是婦
人之性多善于泣也諸笑人一笑而傾人城杞梁
妻又以一哭而崩杞之城是婦人者笑又不得哭又
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諸婦人以長舌而喪
人之國而息媯又以不言而喪兩國是婦人者言又
不得不言又不得左氏云尤物移人又曰溪山大澤
實生龍蛇彼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汝則但問其尤
物何如耳不必問其笑不笑言不言也

一第 二九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3 頁 E 下

社燕社魚

陳藏器云嘉魚出于丙穴李善註魚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魚豈能擇日出入耶抱朴子云燕避戊巳鶴知夜半鵲知太歲蛇知巳日魚豈不知丙日乎予嘗考之燕春社來秋社去故名社燕而夔州志云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是燕與嘉魚皆能知社者矣按立春後第五戌為春社而稽含社賦序云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用丁未是取社之法各有不同以戊日為社故云燕知戊巳以丙日為社嘉魚知社豈

不可云嘉魚知丙哉戊可以兼巳故言戊遂可以不

言巳丙可以兼丁故言丙亦不必更言丁耳從而廣

之魚腸謂之乙燕呼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燕尾豈

不可謂之丙燕與魚其共渙于天干之學者哉 雷

敷云海竭江枯椽游波而立泛淮南子云燕入水為

蛟蜃陶弘景曰食燕肉者入水為蛟龍所吞李時珍

云燕或蟄于井底而祈禱家用燕召龍他如燕窩之

聚于海濱石燕之飛于雨候燕之與魚其相得而益

彰者乎 夏小正註云比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

樵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倘湖小築

氣在背故升陳眉公云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逆流秋

冬沒而順流益州記云嘉魚食乳泉出丙穴二三月

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嘉魚固與眾魚異趨哉

來子曰此嘉魚之所以為嘉也 燕知社魚亦知社

謂魚與燕類可也雁隨陽魚亦隨陽謂魚與雁類可

也 柳州有燕泉以燕來時泉生燕去泉涸則此泉

亦可名社泉也 說畧蛤有三皆生于海蛤蠟干歲

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

所化故梁元帝謝資蛤蚶啓曰雀文始化燕羽猶在

周吉甫云予市上見燕子魚與燕無異不敢買食

問之老漁曰每八月或網獲之不能多得其味甚美

則燕與魚果有合而為一者矣

樵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倘湖小築

克明

元以大明殿為正衙而代元者即大明 崇禎皇帝
 于崇禎十三年間自書克明峻德四字于扁懸之內
 殿一時制舉之家咸揣擬此語必當試闈出題不數
 年而明且受克矣懸此扁時蓋 清朝之崇德五年
 也夫崇德豈非峻德哉 說及五代陳宮中梳隨雲
 髻即暈粧隋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鬢髻異哉陳宮
 而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
 徵 懸榻篇云盧溝城崇禎中所建賜名拱極城其
 南門額曰永昌北門額曰順治後李賊破京師偽稱
 永昌元年而順治遂為 當今之年號兩皆恰合人
 以為前識又劉青田有廟祠在其邑之街衢丙戌丁
 亥間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拆毀甫墮一墻即
 于中得剃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帥見大駭乃止不毀

燕書上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倚湖小案

髮

爾毅清異錄云世有十樣物皆禿首者也一僧二尼
 三老翁四小兒五優伶六角觚七泗魚漢八打狐人
 九禿瘡十酒禿十樣禿首皆謂之佛不知何旨按葉
 臺山九邊考云土魯番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
 髮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又陝西通志云
 髮塔在山丹衛治東南隅洪武二十四年取土築城
 得鐵佛五石函函內藏髮又有石爐錫文曰髮塔因
 稱之以削髮之地而山留其形于髮剃之後而石函
 于塔孰謂釋氏輕視髮乎 昨夢錄云滑屋南沙嘴
 立一塔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為巨螺其大
 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
 色也髮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
 之人自其中往來無礙 異苑云月支國有佛髮盛
 以琉璃甕 酉陽雜俎云萬物無不化惟淤泥中漆
 筋及髮藥力不能使化又解州鹽池投之各物無不
 化為鹽即牛馬與人骸投入亦然惟人髮不化而本
 草又云人髮化鱗魚則髮又非不化之物矣 南史

燕書上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倚湖小案

梁大同五年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因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帝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致之先是三年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旋之則旋屈如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鵝莖絲又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北史于闐國王姓王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髮其年必儉 志怪錄云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

雜書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集

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聞奇錄云瑯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扇鑰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簾下有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乃作繩懸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字義

萬盈數也萬在下爲厲萬在上爲蕞無美辭焉是以君子貴乎持盈也一始數也一在下爲上一在上爲下無定詞焉是以君子貴乎慎始也 仁字從人故慈愛及人義字從我故裁斷在我董仲舒亦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 讀書偶見云金陵人喜解字以田爲冨分貝爲貧田家耕用亥口蓋亥日之地直土是天倉星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于辰位故農字從辰 維園鉛摘云說文直正見也從心從十從日徐曰心隱也令十日所見是直也說文眞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從目從乚音隱八者所乘載也徐曰眞者仙也化也匕者化也仄人爲匕從目鹵莽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也乘風雲也丹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卽象二器 宋景文祁筆記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三國志以天上

雜書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集

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刀為劾
 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亥有二首六身 古文
 卯本柳字後借為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為西北
 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為昧訓北曰比猶
 別也 蜀都雜鈔云正字以一止為文前代多諱如
 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嘆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
 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為一年而敗此亂亡
 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
 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
 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煬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
 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于至正豈盡偶然
 耶後世臨文亦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唐
 以廣明建號而或拆之曰唐去丑口而入黃遂兆黃
 巢之禍宋以宣和建號而或拆之曰一日宋亡遂有
 北狩之事李順反于蜀中而或拆順字曰居川之旁
 一百八日吳曦反于蜀中而或拆曦字曰八十二日
 我乃說戈其後皆如期而驗其偶然耶其天實為之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築

多女少男

周官職方云揚州之民二男而五女前漢書地理志
 云初淮南王取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
 故至今多女而少男近時天下之娶妾者皆歸之揚
 州豈揚州果多女乎漢書又云江南卑濕丈夫多天
 是又以多女少男之言而附益之者矣 異哉班孟
 堅序地理也曰鄭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
 故其俗淫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
 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曰趙中山地薄人衆猶
 有沙丘紂淫亂餘民大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
 椎刺擗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絃跕躑游
 媚徧諸侯之後宮曰燕太子丹喜兵養勇士不愛後
 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賓客相遇以婦侍宿嫁
 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燕丹遺風也曰齊襄公
 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嫁名曰
 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曰吳
 自淮南王好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
 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夫芍藥贈而伊相謔形管胎而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築

美且異風之所靡匪朝伊夕豈必大力者負之而趨哉若保逐牛飲下效于上行敵笱狐綏風移而草偃所謂從惡如崩下流衆歸者也乃燕丹忠憤養士豈易水之長虹爲蟬棘之莫指淮南好客昇仙豈雲中之鷄犬爲鶉奔之無良而顧以習俗之移人爲一人之作偏乎 後漢書倭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二三女不浴不妬 尋甸有野蠻以木皮蔽體形貌醜惡男女多一夫有數十妻持木弓以禦盜 抱朴子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倘湖小築

最天下女數多于男焉

彈雅云麋十百爲羣多牝少牡八言一牡交十餘牝

小史集雅云狐不二雄麋當十牝 象一牡管牝三

十餘牝者牙纔近尺供送牝者水草臥則環守牡象

死其穴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 李時珍曰鹿性淫

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抱朴子曰南山多鹿每一

雄遊牝百數麋鹿屬也海陵間最多千百爲羣多牝

少牡齊東野語云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

足儼然若一媼也羣雌無牝上下山谷如飛猿白腰

以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 異物志云

尚魚似鱗卽石斑魚有雌無雄而性姪春月與蛇醫

交化 本草云天下之兔皆雌惟月中兔爲雄故皆

中秋望月而孕 范蠡養魚經云以六畝地爲池池

中有九洲多蓄菱荇水草壘折爲之求懷子鱈魚長

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三月上庚

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 凡民家蓄鴨一二百

爲羣皆雌得一雄鴨游泳其間則皆孕而生卵凡犬

羊豕牛之類皆牝多而牡少鯉魚鯽魚皆雌多孕子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倘湖小築

若鱗魚至三四月間母魚皆孕子無一雄者江陰人

謂之子鱗而入貢天府焉可見陰之勝于陽也豈獨

楊州多女少男已哉

水之異候

天下之水有以冬夏分氣候者水經注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 寰宇記梁山縣多喜山有浴丹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各雌雄井各物雌雄 一統志知時泉在道州城望仙門內鑿石象龍以導其流夏至則盈冬至則涸 靖州有燕泉在州城西以燕來時泉出燕去時泉涸宋折彥質居柳時剪茅為亭曰燕泉亭 見社燕社魚則中 有以一月分

氣候者寰宇記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黃衷海語云占城國出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自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乃海中潮汐之變 華清宮下水左右四竅應朔望不爽 內江鐔影山在縣西二十九里有二泉更流迭至與晦朔之盈朔相應 有以一日而分或一潮兩潮 三潮四潮者 南漳縣西有潮水一日止一潮 蜀青城山有延慶宮西有嘗道觀其南有六時水于陽時則酒然而下陰時則無晝夜凡六時酒水雲笈七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備湖小集

錄云黃帝命甯君為五岳丈人獄神一月再朝虛中酒水以代刻漏一日六時酒水上無泉源下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香而酒可移數步之內 桂林府聖水巖側于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年有一大潮 吉安永豐縣有泉曰沙井一日三潮湧水移時復乾澆田可數畝號曰潮田 饒州鳳遊山麓有石竅可尺許日常兩潮其出洶湧其收盡涸 贛州府治興賢門崇真堂其水每日三潮滿溢井口 江西興國州有三潮泉

一日三湧 侯官縣應潮泉在雲峯寺廣一二尺水繞數寸進退淺淡與潮候無少差 京山縣有潮水泉隱于石一日兩潮潮則有聲如雷水即汎濫俄頃聲息水退 郴州浪井在黃岑山其水一日三潮 又潮泉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一日三湧三退若潮候然 湖廣寶慶府新化縣黎山有巖每日三潮高起數尺不爽 廣東連州城南有潮泉其泉晝夜消長與海潮相應 九華山有潮泉一日三至 廣西天河縣有三潮水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可以漚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備湖小集

田氏受其利因名聖水 巴東縣有三潮水石澗之中一日三次如潮湧者然 南川縣有三潮泉早晚應潮候者三每潮至響聲如雷春秋分其潮倍常

雅州北百四十里山谷中湧泉溪不可測一日三潮風浪如雷 綏縣有三漲水即羅甘溪也其源出于古井每日辰午申三潮不爽 武隆縣有信水在峽口其泉如沸水與江等日有三潮每至則高尺餘

雲南安寧州西羅青山上有海眼泉相去數百步一日三潮 張佳胤遊記云予遊滇安寧州溫泉聞西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倘湖小集

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時正午時亟渡溪而涉其所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澗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耳 廣西遷江縣有潮泉泉水湧出一日三潮 麻哈州西銅鼓山麓有水晝夜三溢不愆其候 馮鳴可云滇中曹溪寺有碧玉泉甚清一日三潮以辰午酉三時水必漲滿 鷄籠山下澗中數十處累石若人功朝湧泉如潮 廣東始興縣東有朔水月朔即即減 漢中府城固縣桃溪洞在縣治

西北水自洞出一日數潮其聲隱隱如雷 貴州婺川縣龍泉其泉或一日一漲或二日一漲消則澄清漲即渾濁人莫能測 廣西思恩軍民府有湧泉井

其水一日三湧 若福建遷安縣白鶴嶺有龜鏡井潮退則泉滿潮長則泉涸每以為驗此又應潮候而與潮正相反殊可怪 至于水經注涇水東流與斟水合水道源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盈十竭信若潮流即始興記所云斟溪也 貴縣有潮泉其水盈涸不時或遇祈賽一日至三四十潮漢冊其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倘湖小集

神為澄瀾公唐設湘水縣于此至宋廢 劉汝楫云聖泉在平壩衛西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五里許當登嶂巒阿中一泓自罅中迸出滙為方池每日潮汝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尺餘下至鼓之半而止通晝夜凡百次弁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名靈泉 貴州漏洩一曰百盈百竭應漏刻外有四川瀘州安樂山其泉有形無水遇旱祈禱則泉湧流或一壺或二壺得泉即雨 婆婆泉在思恩州北五十里其泉常隱不見行人渴呼婆婆則水湧出不更奇乎

袁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
穴名天井土人于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
見水溢以為吉其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
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
涼號為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貴陽山泉志甘梗泉
在平頭司石崖中一泓湧出清濁分流有似涇渭之
狀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冷暖泉

水經注含涇縣南湘陂村有圓水圓廣可二百步一
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
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溫涼亦異 南昌奉新縣九仙
山北有溫泉池池上有亭其湯一溫一沸湧出道間
往來皆得浴焉 寧縣黃龍山有冷暖水其泉其脉
一暖一冷相去數尺 廣博物志廣陵城中有一井
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而甚芬香
一云在吉 南雄府城北二井相連其泉一冷一溫
安府城中 蘇畫一編 卷之十 美 倚湖小築
一燕 南康建昌縣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數尺其
溫可以燂雞豚冷者常若冰壺流出數丈外始復為
一零都縣東紫陽觀內一泉間日甘酸甘日汲以釀
特美 大庾縣涼熱水同源而異性熱水池圍二丈
餘深尺餘流四步而合涼水東入章江 都穆云茅
山法堂東有陰陽井予往觀之井二穴而其一水以
其氣分寒燠故名 羅浮山過水北得白水山山有
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
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

之然後調適可浴 登州招遠縣治東二泉並發一
 寒一溫好事者斃石為池引二泉注焉以便潔浴構
 堂于上名曰德新又寧海州東四十里有龍泉文登
 縣西七里湯泉東北六十里有溫泉皆寒溫二泉
 並發者 句容縣有半湯湖其水同一壑而半冷半
 熱熱可淪鷄皆有魚魚交入輒死 崇寧一大井以
 片石開二竅其上一竅汲以造餒一竅汲以為染
 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 登州福山縣有奇泉
 從石孔湧出味甘美冬溫夏冷 平涼府保嵐山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倘湖小築

陰有溫冷泉半溫半冷有疾者洗滌即愈 清水縣
 東東山之麓有湧泉二脉其上泉甚溫下泉甚熱
 真定府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有湯池俗傳昔吳王經
 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兩
 泉一溫一冷 巢縣東北一十五里有二泉名半湯
 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
 冷觸熱則急回唐羅隱詩飲水魚心知冷暖濯纓人
 足識炎涼 丹陽縣東南二里有雙井最古相去數
 尺南者色赤北者色黑又有沸井共四井二清二濁

騰湧滾沸晝夜不絕 池外東流縣東歷山上有二
 池其一嘗乾雖久雨不停其一嘗溢雖久旱不涸
 撫州府城西三十里有池池中有伏石分為二流其
 陰水差寒其陽水常沸 衡州府桃源縣西北湯泉
 常如沸湯旁又有水泉人謂之陰陽泉 廉州感縣
 有溫泉夏月則冷冬月沸熱風疥瘡氣飲之者皆愈
 湖廣荊門州有二泉源山峽山之麓分為二派北
 曰蒙泉南曰惠泉蒙泉常寒晝夜兩湖水溢數寸惠
 泉水常溫 江西上猶縣溫冷泉泉自山溢達于江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倘湖小築

濱瀕而為二一溫一冷 圓泉在郴州永興縣半煖
 半冷冷處極清煖處極濁 四川開縣三湖溪水日
 常三湖冬熱夏涼頗為神異 攸縣東溫水泉其水
 冬溫夏涼 永陽縣湯井有二泉其水春夏溫而秋
 冬滾沸

門生

霍韜行實云霍渭崖韜初則不認毛滢李時為座主後已丑克會試考官亦不認三百人為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眾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 陳讓字以禮晉江人舉省試第一尋第進士推官紹興諸生素誦其文及至爭造門下時有禁有司不得私受門生讓嘆曰吾豈以是阻士子嚮往之心哉欣然延接躬訓勉之得其指授多成佳士讓後拜御史疏劾巨俠劉東山之奸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集

又諫阻獻陵遷葬直聲大震為時名臣 筆談云晉崔洪為司空薦郝詵以自代因事劾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詵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由霍渭崖陳以禮二人觀之一則不認門生一則直認門生而皆不害其為正誼也由郝詵荀爽二人觀之一則不認舉主一則厚認舉主而皆不害其為正誼也君子惟其正而已 薛方山云羅景明因李西澤處于劉瑾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生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 今言

云方遜志在翰林寵住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詆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喉人論西楊子殺人伏法芳洲力薦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獄嶺武功為石亨畫奪門之策亨又置武功于金甌近日永嘉貴溪亦類此王行甫云武功芳洲西楊皆以其自負者為人所負乃天道之好還也此無他故欲以垂戾自明其無德于斯人其視陳尸購之于魏無知何如 讀書鏡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已今來白首再陞堂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哀荊公詞云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南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七修類稿親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為門生故史記云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謂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秋

月令四月之第六候麥秋至杜子美云歸路翻蕭殿
 陂塘五月秋是以夏為秋也竹譜竹根曰竹鞭以鞭
 行時分芽露白月為春及于外苞內實冒土而生為
 秋故以鞭行時八月為春二三月為秋六月為臘李
 太白詩池花春映日窓竹夜鳴秋是以春為秋也
 橘錄云凍橘其類如常橘之半以歲八月八日為小
 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既而諸橘已黃千林已盡乃始
 傲然冰雪中着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此
 橘書一編 卷之五 詩 倚湖小築

亦以春為秋也歲中會計一年之禾黍大熟謂之有
 秋是以冬為秋也管子曰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農
 事且作請以十五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織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
 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
 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然則秋具四時古賢蓋先有
 言之者矣詩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是以日為秋
 也凡物始生為春成熟為秋故一年謂之一秋唐以
 太子生辰為千秋節是以歲為秋也而列子之荆南

冥靈以五百歲為秋莊子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為

秋焉詩含神霧曰秦地當仲秋之位是不特天有四

時而地亦有秋位矣 靈樞經岐伯曰百病皆以日

慧晝安夕加夜甚者四時之氣使然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

則為春日中則為夏日入則為秋夜半則為冬朝則

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日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

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臟邪

氣獨居于身故甚也此則人身一日而四時之氣具

橘書一編

卷之五

詩

倚湖小築

蟲名似人名

蕞一名杜伯廣雅毛詩疏 蟻謂之射工廣雅 蟻蟻謂之守宮

又謂之蛇醫漢書 伊威謂之鼠婦又謂之鼠姑詩 蟬

一名王女又謂之齊女古今註董仲舒曰齊王之 小

蟬謂之窈母本草 蜉蝣謂之慈母詩叔仲註 促織謂之

王孫毛詩 螟蛉謂之戎女郭 樛雞謂之紅娘子爾雅

蜎謂之歌女月令 蜚謂之賴婦古今 螂蛆謂之吳公

廣雅 竹蜂謂之留師方言又謂之箭師郭璞 蛇蟲謂之

紅姑娘本草 青蚨謂之魚父又謂之魚伯高誘註 蜻蛚

赤者謂之赤卒又謂之赤衣使者又謂之赤弁丈人

本 翰謂之紅娘爾雅 班蝥即芫青謂之青娘子別 又謂

之葛上亭長本草 蜘蛛謂之杜公方言 赤班者謂之絡

絲娘陶弘景 蟻蟻謂之蚨母唐書 螿謂之主簿開 蟻

謂之推車客又謂之黑牛兒又謂之鐵甲將軍又謂

之夜遊將軍別錄 蟻桑謂之八角兒一角者謂之獨角

仙綱目 螻蛄謂之仙姑古今 蜎蚪謂之活師小海 又謂

之水仙俗名 蝦蟇謂之田父宋

保叔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叔塔因錢王俶入朝作此以

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為保叔不知者有保叔

緣何不保夫之句予嘗疑之錢王俶入朝時尚有復

歸之望且國主何得遽以名稱塔即云尊天子豈有

非君前而即自名其主之理及考西湖志餘此塔名

寶所塔乃吳越王之臣吳延爽所建九級後崩咸平

中僧承保以目青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

有戒行呼師叔遂稱保叔塔也蓋原名寶所而以保

師叔重建寶保字音同而以叔加之耳 紀畧云吳

延爽建保所塔屢復屢燬弘治中僧可勝重建一夕

大雷擊死遊僧三人大蛇一條重五十斤腹中白子

數十枚

綠赤豆神奇

綠豆一物。載于本草。其性甘寒而解毒。一切瘡腫之類。傳之則有效。非有大神奇也。王蓋臣羣芳譜云。同年友唐公諱之。夔號抱一。西粵人也。言其地無綠豆。每承舍入京包中。止帶斗餘。多則至某江。轉遇風浪。不能渡。到彼中。比于藥物。凡患時疾者。用等秤買之。一家煮豆。氣味四達。兩隣對門。患病人間。其氣輒愈。此一綠豆耳。而何神異至此。拾遺記云。東極之東。有傾籬之豆。見日即傾。葉食之。歷歲不飢。豆莖皆大。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七

尚湖小集

指而綠色。爛熳數畝。此非又一種綠豆而神異者與。杜陽雜篇云。靈光豆。類中國之綠豆。其色殷紅。而有光。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鷺卵。其中純紫。重可盈觔。啗一九。甘香無比。數日不復言飢渴。此非其類。綠豆而神異者與。孫公談圃云。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則真菘豆而神奇者矣。晉史。郭璞行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豆三斗。

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慎毋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田家五行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夜。煮赤豆粥。大小人口皆食之。在外之人亦留分。以俟其歸。謂之口數粥。亦驅瘟鬼之意。歲時記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為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赤豆粥。厭之。龍魚河圖云。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七

尚湖小集

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咒勒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雜五行書。日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顆。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疠神驗。又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疫亦不染。夫豆既可驅之為鬼。又可食以祛鬼。則豆真神奇物哉。交州記。木豆出徐童間。子莢似烏頭葉。似柳。一年種數年採。清異錄。華山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骨如故。顏色反。

不畏強禦

西湖塵談錄云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其卒也為誌其墓 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見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畜德錄云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為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錄

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關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即調為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予師劉乾所先生鱗長以部官忤魏奄及中貴兩謫賜環後主楊州鈔關時謝青墩陸自南家宰持北冢宰氣焰甚赫其紀綱押行李到關開法必序舟先後之次紀綱欲稍先焉先生即朴責之既而予省浙江提學惟陞司官各舉其人陞曰浙江主學政須強幹有力者去手書先生名而定之蓋兩有古人之風云 又白恭敏公主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

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為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圭未嘗形于詞色 正德甲戌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吏部尚書楊一清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貶昂休寧縣丞到任未期月陞應天府推官時右都御史王雲鳳上一清書內言雲鳳在山中間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于人一等矣 郵縣屠大山知吉安府時王尚書在朝諸子稍橫于里中大山悉

標書初編

卷之十一

甲

倚湖小錄

收其蒼頭助虐者置之法諸子後亦折節改行為雅士尚書深德大山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于人數不蔑吾宗者若使君之教也人以是兩賢之大山為福建布政使時既寧家宰李默為祭酒買田將樂為將樂人通租過半默囑將樂令為治之而令故不為治默怒囑大山切責令令素以強直不阿雅為大山所知大山曰令賢奈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顧反益游揚之默亦服大山能守正不阿數薦大山人又重大山之誼而服默之器量 嘉靖間泉州林一新為

江西僉事分宜相當事家僮作犯一新直杖繫之及
入賀見相府中相飯一新且謝曰徵公孰為我家正
法者轉雲南參議 同安王三接以戶部主政推北
新關建安李肅愍家卒過檀開關門三接迫而窘其
奚奴肅愍因此益重之 湧幢小品云江陵柄國時
用朱正色為本縣令朱個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
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廷譽行取 滬水
燕談錄云樂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強禦故為櫟陽主
簿陳堯咨庄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
杖之堯咨聞而嘆曰張子一主簿而如此他日當薦
為御史使召之堯咨竟不見 先進遺風云劉莊襄
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侄
來在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偪管門役門役庸懇
于州守州守怒鎖其門薪米不供二孤令從者踰
垣乞食于知交徵行去州守授牒公所備陳從僕虐
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環公及夫人前泣訴途中為
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甚嗣後州守以事謁制府家
眾跂足側窺公必督過于守乃公故禮遇之有加

尚湖小集

復特薦其賢能于朝又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進
士尚德恒為麻邑令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
悅公在京日藩于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為解之以尚
為余同年故嫌于措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
知尚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
愆則不剛即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
操可知矣予嘆賞公明決而能自克如此 耳談桐
鄉龍翔寺古柏千霄時制梅林為督府方以軍興法
繩所諫其客某公談星者因請伐作棺具用移文下
縣某金公燕獨抗不聽久之樓船過河下尹上謂胡
公大怒庭折之尹不為動忽見請者撲首跪于簾內
尹大罵無耻貪夫敢擅乞官物吾秦汝胡公竟不能
有加 張相國請還江陵尹徵人魯公來謂歸上席
既出潘臬大僚皆會無敢上席者聞尹如此以為言
尹曰老大人呼知縣知縣跪拜分也相國呼父母而
父母側席乎後兩公皆首薦得高權

尚湖小集

龍鳳亦有凡近者

龍為鱗蟲之長鳳為羽蟲之長皆天上靈物希世禎祥然亦有凡而可作耳目狎玩者或亦其另一種與鐵圍山叢談云博白有遠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六七尺痴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鳳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鸞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欽翼俯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曩曰

續書一編

卷之十一

聖

備湖小集

此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為信 爾雅翼

云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竄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謂之鳳凰杯 桂林有鳥鳳如鶻而紺碧髮頭有鳳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江鄒洞中廣西又有山鳳狀如鸞而鳳喙巢兩江溪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留一竅取食子

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

羽音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野客叢書云漢宣帝記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翺翺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夫鳳所以為異者為其罕見且艱得故耳今其數出至于萬與燕雀何異安足貴耶 黃衷海語云山鳳出是羅喙首如鶴項足率七八尺翅翮過之能吞衆鳥敵人而啄其腦若刀斧然子大如柳隄 蕭東坡云羅浮有五色雀

續書一編

卷之十一

聖

備湖小集

以終羽為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請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請信耳亦常集于城南所居今日遂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為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西事耳云巖林在太平之模村 今廣西入巖二十步 幽暗如晦夕有野龍潛伏其中村婦每欲見之則盛飾唱上歌入巖龍乃出綉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

盤伏良久乃去問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爲獲神之
之貺若侮棄之雷雨驟至 伊川語錄云龍只是獸
茅山華陽洞嘗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五臺山
者則傷人矣 戎幕閒談云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
蜴而五色白若嚴奉貞觀中勅取龍子以觀御製歌
送歸黃冠之徒競詫其神李德裕恐其惑世嘗捕而
脯之亦竟不能神也 沈大初云龍池不甚廣小黑
龍十數遊其中長僅三寸日晴爛然腹有丹書而無
化牡蓋蜴蜥類也宋祥符間嘗遣使黜祭緘二龍于
器獻之闕下中道風雨僅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
宋史程顥調鄂上元主簿常補其龍而脯之洪武中
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 唐德宗貞元末資州得龍
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皋而獻之百姓縱觀三日
爲烟所薰而死 湧幢小品云葱嶺冬夏有雪又有
毒龍若夫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
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龍水深可駕舟其
水往往汎濫湯室廬壞禾稼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
護召吏訊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漂浪

尙湖小集

騰水望祀河滸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
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然升岸漸
近漸縮至于几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并集龍
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賜嵩子孫且承
襲沙州刺史 梅傳字元鼎邢臺人萬曆辛卯孝廉
知登州因大旱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詛
龍之法令力士繞潭呼噪罵潭漸有波浪以致雲
與雨霽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 湖海搜奇云
朱希召爲貴州經歷其地旱求雨必召師人覓龍或
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
一孕婦躑躅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
太守怒其妄言婦亦自辨我坊村小民某甲之妻嘗
得爲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于庭以籠
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龍自躍開婦已失矣
楊主事詢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掘得之而見雨
則立降 蕪東坡云羅浮有五色彩以絳羽爲長餘
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山余安道有詩云

尙湖小集

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
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
及謫儋耳亦常集于城南所居今日遊進士黎威家
又集庭下憮然和鳴迴翔久之余舉酒祝之汝若為
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陸璣詩疏云今并州
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獸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
脚麟謂此等麟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集

倚湖小集



水火治病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輝頃在泰州見有倭國一舟飄
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
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
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淋洗面四方呼
其神誠禱即愈近日邊外熟糞每病則牽人水邊以
桶水潑之即此意職方外紀云哥阿島曩國人盡患
疫內有名醫名依卜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舉
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蓋疫為邪氣所侵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集

倚湖小集

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邪盡而疾愈亦至理也昔先
君子有言醫亦有奇術但須曉得陰陽二字病有
陰陽脉有陰陽藥有陰陽知三者之陰陽思過半矣
如前此二術一則治之以水一則治之以火水火亦
陰陽之妙理也近有陳姓醫人不問何病專用石膏
時人呼為陳石膏此近於用水者也宋之石藏用專
用附子治病時人語曰藏用担頭三斗火此近於用
火者也然未免有偏焉六帖云石藏用劉寔俱善醫
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斛火

劉寅匣內一壺冰 建康實錄注云元帝渡江時有
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
于祖母王氏傳此火并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
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病皆愈轉相
妖惑官司不能禁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
所居為聖火巷又南齊志云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
流喪南國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齋火而至色赤于
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咸云聖火詔
禁之不止京師有人病瘦者以火灸數日瘥降人笑
曰病偶自瘳豈火能為此人便覺願問瘥病以凡火
灸之如前復以聖火灸之愈後梁以火德興 一統
志河南河南府永寧縣聖水井其水湛碧飲之可愈
疾漢中府洋縣治西有聖泉病者飲之輒愈又醴泉
在扶風縣唐貞觀中復出其味如醴飲之可以愈疾
慶陽府合水縣有聖公泉能愈百病又温涼泉在靈
臺縣東南保巖山之陰其水半温半冷有疾者洗之
即愈聖水聖火徒美其名稱耳華佗以冷水灌八十
斛氣乃蒸出驚鷲乃穴温床臥而冷汗出粉撲之而

卷之十一 尚湖小集

徐剛伯以水澆房伯玉百斛背上彭彭有氣吳中
名醫葛可久有人患傷寒疾不得藥比可久往視則
發狂循河而走可久就捧至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
出之裹以重繭得汗而解 桓談新論言漢元帝被
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
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衣裘寒戰而仲
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
環以十爐火亦不言熱此即莊子所云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者水火不得而侵
之矣 唐史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
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人率十戶僦一
人往汲若飲病者戒勿食葷血以是危老人率多死
而水斗三十千好 他汲以枯欺詠往者日數百
人德裕 津邏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
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
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 高昌即交河逢節日
以銀或鑰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空潑為戲
謂之壓陽氣去病

卷之十一 尚湖小集

動植之物報時

千歲日至可坐而定况一日之時刻其漏點分寸纖毫合度固有極人工之巧而天且勿能違者然而天地自然之節度有不假于人為者人亦不過因之耳

開元天寶遺事云裴耀卿勤于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餐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急鳴

耀卿目為知更雀又于廳前大桐樹一枝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為出聽之候故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又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

樵書

卷之十

辛

尚湖小集

三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猿考名勝志云值子午二時猿即鳴啼 洞冥記云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鷄在影娥池北 雲南南甸宣撫司產叫鷄晝夜應時鳴 張佳胤云予遊滇中太華山入聚星堂後為叢林香閣閣前老椿圍二丈蒼幹入雲蓋千餘年物是夕宿香閣上松濤四起宿鳥驚棲忽喧忽寂至一鼓滿

林大響如百萬楚師夜鳴刁斗聲撼巖壑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每鼓林鳥叫號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為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枕上日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鷄啼蓋謂是也

鳳尾十二翎遇閏生十三翎 空同子云雀乳雞

四月四子五月五子六月六子 猫咬鼠初一至十

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虎咬物亦然 虎每

月望前耳能聽而目不能視望後目能視而耳不能

聽 驢馬駒月初生者行在母前月半生者行與母

樵書

卷之十一

辛

尚湖小集

並月末生行居母後 象膽隨四時春在前膊左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鷄子日中則正日晏則偏 白毛烏骨鷄每日以子午卯酉四時其毛翻豎 戟立 猶日睛日暮圓其午豎欹如線鼻端嘗冷惟夏至一日煖 食物本草兔尾歲生一竅 蛤蚧之鳴大月三聲小月二聲 蝌蚪膽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 蝌蚪月大盡先生前足月小盡先生後足 人身諸蟲上半月頭向下半年月頭向上 金陵瑣事云索姓回回避雨人家見佛几淨水碗中

一石遂問賣否主人漫答之曰有價即賣回回次日
携銀往來兩三度輒增其價主人謂石久塵埋回回
尚與高價因磨洗一新數日回回又至見石磨過大
驚長嘆曰如何毀却至寶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
辰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
天然畧也今已磨損蜘蛛乃一片死石矣不顧而去
北戶錄云南中有十二時蟲亦蛤蚧之類大者三
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
思嘗獲一枚閑于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兼書上編 卷之十 至 倘湖小集

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
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
就寢更名曰待漏魚 香魚出雁山春初生月長一
寸至冬月盈尺則于潮際生子生已輒稿一名記月
魚雁山五珍此其一 續用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
葉月滿又退之 鰕魚鱗刺凡十二以應十二月每
月一骨有毒 鱸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
錄異記云六時水在蜀青城山宋元觀南二里對觀
有峭崖高五百餘尺崖上受道壇昔郭真君與軒轅
兼書上編 卷之十 至 倘湖小集

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
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
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
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夜又見夢曰埋此于山
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
胡掘得遂曾山人置酒食為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
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遂多猫睛而猫睛即一
名獅負仙女上明皇獅負二枚即此明皇藏于牡丹
鈿合中以驗時 泰西國人所製自鳴鐘以銅為之
中藏鐵輪盤若干時時轉動一小僧人在下至其時
則捧牌漸漸而出其一老僧人執椎在懸鐘之側凡
小和尚立起老和尚即擊鐘子時即一聲丑時即兩
聲至亥時則擊十二聲而止此其巧思非人可量矣

樵書上編

卷之七

幸

倚扇小錄

諸葛武侯遺蹟

諸葛武侯之事季漢忠之盡義之至宋賢亦許為王
佐之才而裨官小說敷衍或反失其真如借風錦囊
之類往往入于神怪非所以尊武侯也其遺蹟流於
後世余因歷考諸書之可驗者彙而存之焉語林云
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
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鶴勢聚列分布宛然尚存
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瀾湧混漾大樹十圍枯槎
百丈破碓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
及乎水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
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洶濤推激迨今不動
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昭烈効死况此法
出六箱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
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過此
布常山蛇陣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蹟恐君
遺事節聊下南山石郝郊入蜀記見云夔人重武侯
以歲首人日傾城出遊八陣上謂之踏碓婦人拾沙
中小石之可穿者貫以綉縷携之歸以為一歲之祥

樵書上編

卷之七

幸

倚扇小錄

慎蒙云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嶺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四方陣法也在牟嶺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楊升庵云嘗放舟過夔門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陣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溪淵水落後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右武侯八陣圖 紀畧云正德中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即白沸

焦書上編 卷之十一 **手** **備湖小集**

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四字鄉民以中有寶物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右諸葛釜 語林云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鐵既掘得箭鏃一斛右諸葛鏃 本草云諸葛武侯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日取其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即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致可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今三蜀之人呼蔓菁為諸葛菜右諸葛菜 劉燧筆談云會稽季彭山守長沙日有兄弟開田掘土獲一扛

竈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內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諸葛行軍竈幾字貯府庫尚存右諸葛竈 七修類稿云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于外手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右武侯兵書匣 金陵瑣事云四川趙雪岩先生曾任太守往瀘州江行阻風數日之薪令人上山樵採山頂險峻人跡所不到有鐵船一隻露其半中皆大錢有無字者有文日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羅回忽大響一聲山遂合船不見矣

焦書上編 卷之十一 **手** **備湖小集**

行一兩日岸邊人眾洶洶泊舟訊之乃鑄孔明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告成右諸葛錢 瑣事又云金陵裕民坊淘井得一瓦枕上有一符符下有驅瘴一象字相傳為諸葛武侯所製病瘴者枕之即愈彼此轉相借用久之遂失 紀畧云武侯初平南葵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眾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逃歸耶枕此而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今雲南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家也又天順中太倉州武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官囚監

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橋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不差既聞鷄鳴亦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以爲孔明鷄鳴枕也

右諸葛枕

續耳談云雲貴土官堂後中門

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焉又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服給云亦始武侯俾終歲勤勞弗敢居閒思叛也若春米則頭作痛云

右武侯遺法

湧幢小品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螭刻虬間綴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本

倚湖小築

蝦蟇其數皆四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響亮者爲上上男牛千頭大者七八百頭藏一二三面者即得借號爲寨主矣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伯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右諸葛銅鼓

雲南府宜良縣有諸葛洞武侯常列

營處嵩明州西南有漢人所築金城城南有諸葛亮與蠻人歃盟臺激江府河陽縣金山有諸葛營乃建興中丞相亮選拔酋長治兵之所曲靖軍民府南寧縣城東有八塔雙井皆諸葛武侯建鑿以厭勝也定

遠縣諸葛山一名獨立山世傳孔明過此令掘山岡左右以厭勝土人于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意總一事而分紀于南寧定遠 大理府有武侯祭天

畫卦之所名祭天臺又名畫卦臺趙州昆彌山兩崖間有古刻文印篆世傳爲諸葛孔明之印通志武侯既服孟獲回師至白崖立鐵柱紀功 天威逕自龍關以外皆得名之取孟獲公天威也之語而名之貴州亮寨長官可在黎平府北司治西有諸葛武侯古寨因以名之趙州有迷渡市設巡檢司昔武侯築城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本

倚湖小築

其處今呼諸葛城和曲州有諸葛故城丞相初過大雄河即駐節于此今遺址存姚安府大姚縣有武侯土城在縣左却江馬鞍麓上有鐵椿相傳侯開路時物又賓川州有諸葛城在虎踞山鄒應龍詩何人築此受降城營壘猶傳諸葛名 諸葛村在永昌城南七里舊記云孔明既擒孟獲移師永昌即金齒司也司城南西山之下侯嘗屯兵其間迄師還民相謂曰吾儕皆諸葛公遺民也乃構祠祀之雨暘疾疫皆雍其禱滇記云永昌城外七里有舊漢村其人言語

衣服皆類蜀蓋征南時留居者又其村前小海子內
 土阜一區周遭三十三丈墮水高下雖巨潦不能沒
 傳為孔明豎標臺鶴慶軍民府有諸葛泉在治南百
 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劍川州有諸葛池相傳丞相
 每飲馬其中滇畧云隴川麓川也有諸葛孔明寄箭
 山 諸葛草廬在南陽城西七里臥龍岡上即孔
 明所居舊為祠以奉蒸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
 而移之遂寢 諸葛井在草廬前青石為床有汲繩
 渠百十道數竟不能盡 武侯遺令墓定軍山因即
 地勢不起墳壘溪松茂柏橫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山之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
 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其表請近其墓立祠沔陽鍾士
 季征蜀枉駕設祀營東即入陣圖遺基畧存躬禱難
 識陰雨聞鼓角聲 右諸葛遺址 蜀記孔明征蠻中十里
 刻一石人今黎雋之路尚有存者健為縣存其一
右諸葛石人 寰宇記云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
 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今為乘烟觀杜光庭錄異
 記云成都讀書臺坊武侯宅內乘烟觀內有古井井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李

尚湖小錄

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湧相傳其井
 有龍 右諸葛讀書臺 滇考云隋遣太平公左領軍史萬歲
 為行軍總管帥眾南征爨氐從越雋進兵經馬湖番
 山自蜻蛉川過弄棟次小敦弄大敦弄至于南中賊
 前後據要害萬歲皆破之行十餘里見諸葛武侯紀
 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遂命左右作
 其碑碑下復有字云隋開皇十九年史萬歲過此為
 我立碑萬歲惶恐再拜重扶其碑立之 廣德初鳳
 迦異築拓東城孔明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什邛為漢奴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李 尚湖小錄
 南方民畏誓常以石指梧之 古蹟記云宋建隆二
 年曹彬為都諫伐蜀謂孔明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
 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
 復中原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頽敗拆去祇留其中
 以祠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
 土尺許彬遙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
 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
 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祀之而去 右諸葛碑名
 賢錄云崔與之帥成都授洪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李

尚湖小錄

府咨夔命蜀人毀鄧艾祠更祀諸葛亮告之日乃事
仇讐而忘父母永昌府志勝云永平縣打牛坪相

傳武侯南征駐師茲坪辰值立春鞭土牛以訓農畊

遂以名驛云右諸葛 故寔 宋書殷孝祖傳御仗有諸葛

亮箭袖燈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

祖右諸葛 鏡明 諸葛武侯征孟獲奏凱回日至瀘水風

濤不能渡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常例必殺四

十九人以祭之則怨鬼自散方可渡也武侯曰吾班

師回都安可妄殺一人吾自有主見乃雜用羊豕肉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尚湖小集

和麵為劑塑成假人頭名曰饅頭右諸葛 饅頭 通志藝

文畧載武侯著書數十種漢書音一卷六壬類死一

卷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

武侯誠一卷又有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貞潔記一 卷臥龍十

六策一卷大堂明鑑一卷郭冲撰又總 桂海虞衡

載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右武侯書 志云南方曰蠻亦曰西南番其蠻酋自謂大保大抵

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

尚為武侯制服右諸葛 遺愛 一統志云夔州府有石鼓

在八陣圖對面世傳武侯教陣法處右諸葛 石鼓 續

曰孔明廟中有大栢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
以作藥其味甘香異于常栢卽杜工部所咏孔明廟

前有古栢二柯如青銅根如石者也 式如手抄云此

栢圍數丈長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然無敢

伐者宋乾德五年枯樹再生人咸異之右諸葛 廟栢 夢

溪筆談云昔年在姑蘇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鈺刻

其底曰諸葛士全各鳴鈺答卽古落字此部落之落

士全部將名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

像今術士所畫符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尚湖小集

怪則鈺圖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右諸葛 銅鈺

緬甸國有孟獲城內有武侯祠又有雪山武侯征孟

獲到此名曰刺村石碑至今猶在 李邁庵記云過

金沙江則井中原有矣北渡金沙向木那國武侯設

碑路傍有異日皇帝過此句 永曆至此應其識後

征緬師旋雷已碎碑 研北雜誌云漢中之民當春

月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鼎錄

云諸葛孔明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于漢川其

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書

又于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孔明
行軍見山如力似有王氣故鎮之右諸葛鼎馬君輝征行

記畧云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兵收服騰越

州二十五里南甸追至孟州離騰越百有十里為雲

南逆西盡界外卽三宣六慰緬甸三十日班師距蒲

經數舍有深谷相傳武侯燒藤甲軍處次永昌過玳

瑤山踐路有聲過娘娘叫狗山以武侯迷路聞老嫗

叫狗得達故名蜀古蹟云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

以陰兵乃獨立廟在雅州治東夢林玄解云諸葛武

侯出師至蔡山夢見周公故名其山為周公山立文

憲廟于其上偃曝談餘云諸葛武侯手長八尺形

細面粗猶如松柏皮膚枯槁文理潤澤武侯定黔

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

測華陽國志亮以南蠻之俗難化乃畫蠻圖以賜蠻

蠻甚重之武侯子瞻字思遠善書畫見蜀志父子俱

載張彥遠名畫記中張岷峨云成都諸葛祠前有

古井常聞其內有鷄鳴聲適轉軒使者晏集其地令

卒廢池下窺之井上圓鏡而下方微盡數繩見洞壁

有鐫字皆諸葛公手書卽索楮墨摹勒以上復見日

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待者及鷄犬皆白重下摹

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得入矣陝西通志興勢山

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孔明

嘗戍兵于此後魏置興縣以此山名又定軍山是黃

忠斬夏侯淵之所有諸葛巖又諸葛壘在秦州東

俗謂下募城旁有司馬懿壘俗謂下募城魏大和中

亮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梓潼縣北有葛山

孔明常屯兵此山故名雲南永昌軍民府諸葛營

其東東嶽堰內一土墩週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

下雖盛潦不沒俗謂武侯旗臺碧里雜存云明

高帝削平羣雄兵器精利所謂襄陽砲者止攻姑蘇

一川餘不復事又有連子弩最為利器天下既定卽

收藏不以不民其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

上有鐵挽子挽匣使卻則弦隨之內墮一矢于弩面

乃機則發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

剎那間今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

易此諸弩武侯之遺按三國志孔明損益連弩謂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倚湖小築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倚湖小築

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通海縣東南有諸葛山孔明南征駐兵于此 永昌
 軍民府有大諸葛堰小諸葛堰 落星村在五丈原
 卽諸葛營處 沔縣北蓮池畔有武侯讀書臺每遇
 花時縣人遊賞 襄陽府城西諸葛亮宅有井名葛
 井 黎州安撫使武侯廟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
 鼎新榜曰天威廟又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武
 侯所築壕塹壁壘存焉又有武侯戰場在安靖新寨
 平茶洞長官司有諸葛洞在州治南石崖屹立旁
 有石洞數丈孔明征九溪蠻管過此留宿洞中 諸
 葛嶺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備收荊州遣孔明督零陵
 長沙桂陽三郡調賦屯駐于此 諸葛亮廟在襄陽
 府臥龍山唐封武靈王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 四
 川納谿縣有援旗山云孔明樹旗于此以誓蠻人故
 名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瀘峯每歲蠻人貢馬必
 相率拜于廟宋劉光祖詩蜀人所至祀遺像蠻徼猶
 知問舊碑 靖州城西有諸葛營孔明撫諸蠻駐軍
 于此 武侯塔在長寧縣孔明建以誓戎蠻故名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嶺南小集

成都府城西南五里有諸葛井相傳孔明欲通井終
 王氣故爲此井 七縱橋在雅州孟山下孔明擒孟
 獲而得名 山堂肆考云衡州耒陽縣有石碑乃是
 諸葛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又相
 傳武侯立石誓蠻口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于右
 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于右後爲雷所擊惟存
 斷碑 益州記諸葛峽有相思崖芳泉周濬俗謂之
 神窟 華陽國志孔明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關道
 卽古劍閣道也 萬花谷云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
 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
 笋曰蜀妃門曰沉犀石曰魚鳥仙窟曰西海之眼曰
 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時之遺址諸葛武
 侯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蕞叢氏有國誓蜀之渭以二
 石柱橫理連接貫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
 字濁歇蜀屬蜀時人莫曉後蜀伯范賢議曰亥子歲
 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歇字可記主飢饉巳午歲
 蜀字記主火災辰戌屬字記主兵災申酉歲濁字記
 主家禍富貴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講事堂在新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嶺南小集

野學內世傳昭烈與徐庶議訪孔明于此 天中記
隆中孔明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
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二云是孔
明避暑臺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為梁
父吟因名此為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
人不敢復憩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高一尺
三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

續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備湖小

周禮有不可通行于今者

周禮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
佚者取之不詰註不肯歛藏者聽人取以儆之按松
漠記聞言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
償惟正月十六日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
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
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
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
或偷者自言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 僕之類 次則携壺小

續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備湖小

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女願
留則聽之是則仲冬之與孟春金俗亦可謂有周禮
之遺意矣不大可嗚乎 黃東發云周禮秋官之屬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其曰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
之無罪既書于士矣士何不正其罪殺之而縱其人
自相仇殺耶金疊子云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肝江何氏註謂民有貨物
于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後服役
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為息所謂以國服為息也按王

充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畢竟
 是漢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 朝野紀畧正德中
 館閣諸臣論及引鄭玄註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
 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修
 撰楊慎曰此言何其迂且謫乎苟如此則皇后一月
 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耳 修養家言有晦
與朔御女之禁
 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乎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
 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
 聖王制禮本以防滯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
 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虛銷而速泐矣况古者
 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蒸嘗為禮
 至繁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乎是齊
 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為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
 經類多難信如此 文獻通考曰王莽興造必欲依
 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
 所為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借泉府之說立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尚湖小築

五均之官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績者以至醫巫
 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
 貢則是直攫取耳 胡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
 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此非武王周公之法也日用
 之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
 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珠襦玉食長夜之飲
 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楊
 升庵云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
 矢直也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鉤金束矢而
 後聽之黃東發云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武周酷
 吏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
 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
 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 周
 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註曰誅及三族古者罪人
 不孥豈有葬三族者之令典蓋漢人下蠶室類耳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
 二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
 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尚湖小築

戰勝不用兵刃

凡戰鬪以兵矢之犀利為上故曰兵甲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矢盡糧絕而張空拳冒白刃李陵所以興嘆
耳乃有氣蓋千人勇敵萬夫不待兵刃而出奇取勝
者此則孫吳之兵法所不及載也 太平御覽云武
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
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耨者是其矛
戟也登釜者是其兜鍪也鑿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
鷄狗者是其鉦鼓也 後漢書桓帝延熹二年燒當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築

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
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弓折矢
盡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
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并受降各萬
餘人會段熲坐事徵羌遂陸梁覆沒營焉寇患轉盛
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擊破之而寇不已復遣段熲
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
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于是弭定夫斬
級至于如是之多豈可謂之不用兵刃哉當其弓折

矢盡割肉食雪之時固已氣吞胡虜所恃不在兵刃

矣予序戰勝不用兵刃應推此為首也 三國志許
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十家共堅壁以
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
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
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偶與
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
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
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懼之 抱朴子云三國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築

吳賀齊討黠歙山賊賊固懸之林歷山山甚峻絕又
工禁五兵每交戰刀劍不能拔弓弩還自向齊曰吾
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者五千人先登捉楮擊賊
賊不知備所殺萬計 呂東萊云周世宗攻兩淮淮
人結集保伍截紙為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 晉書
劉琨在晉陽賊圍之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
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為奏胡笳賊流
涕歔歔不覺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遂棄圍走 晉

書云劉時常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賈胡後胡
笳而吹之爲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遁而
去 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初遷巴陵上衛軍司馬隨
鎮會稽時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遣臨川南史張淹
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帝討之時制延器甲皆
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宵
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北齊衛吏
傳郎基字世業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微率衆攻圍
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備湖小築

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耶
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篳 隋
書云達奚長孺擊突厥衆寡不敵長孺將兵二千突
厥十餘萬衆遇于周盤軍中大懼長孺神色慷慨且
戰且行轉鬪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
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俱焚屍慟哭而去 唐書
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使哥舒翰擊吐蕃吐蕃枝其軍
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披
靡于是名蓋軍中 朝野僉載云太宗時西國進一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備湖小築

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
之日卿木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
之思何以過此 周書王罷字熊罷齊神武遣韓軌
討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裝罷罷不覺比曉軌衆已乘
梯入城罷驚問木起聞關外洶洶有聲但袒身露髻
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罷當道臥貉子那
得過敵見驚退 北史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
吹篳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
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篳而乞諸羌聞

胡善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粗上每不欲番人勝
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徧而得謂
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
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
聞之降者數十國 玉堂閒話云蜀師戍固鎮有巨
帥曰費鐵嘴者本于綠林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
日劫村庄纔合夜羣盜至村四面壞壁而入民家燈
火尚熒煌丈夫悉遁去惟一婦人以杓揮釜湯潑之
一二十輩無措手爲害者皆狼狽奔散婦人但秉杓

據金畧無所損旬月後費部內猶有面如瘡癩者費
 終身耻之 獨異志云唐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
 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于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
 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首掩耳不
 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曰若中
 賞汝千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
 歡呼城上飛動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從唐應順末
 自河東改鎮常山承諾詣關會少帝失位與數百騎
 欲奔鄴夜與少帝相遇獲嘉東遂俱入衛郡泊郵舍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築

中時劉知遠從行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
 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于亭廡知遠遣御史石
 敢袖鎚立于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
 擁晉高帝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知遠乃解所佩刀隔窓授晉高祖既出有數卒逐知
 遠知遠時無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燃者奮而
 擊之人謂其短兵也遂敗走帝乃匿身長垣下隔垣
 間人相告云石太尉已死矣知遠審其語則帝所親
 騎將李洪信也知遠因呼而召之曰太尉無恙由是

坎垣求出其垣劃然顏落有神助焉 夢溪筆談云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
 塞圍之數重時塞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姥李氏得
 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
 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倚湖小築

月因地異

月照萬川處處皆同乃光之所射有因地而異者又有因中秋而更異者皆事理之未可易測者也朱平酒云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按志云馬陵井每中秋夜月輪正照井底陰晦之夕殊有月光若天時晴朗以幕蓋之光徹其下 七修類事云杭之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板地高數丈將顛有一窾尺餘名曰月巖惟中秋之月穿窾而出他月則斜出窾外 林泉隨筆云蒲江有月泉其水晦日即涸月生明則漸滿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故名曰月泉 一統志廣東始興縣有朔水月朔即漲至晦即減故名與月泉相類 名勝志云雲南永昌府永平縣花橋河水入于銀龍江去縣治東半里每歲十月天晴時輒有白氣橫江上下充滿月色相映蟠旋宛若銀龍有昌平橋跨之長四十二丈高二丈五尺廣二丈瓦亭十有二亦曰太平橋又龍泉在汝州城西南其水瑩潔中秋之夕陰雲蔽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尚湖小集

月俯觀泉內鬼形自若前人詩云我欲龍泉觀夜月

崆峒烟雨阻人行 山西澤州五門山形若城甯有

門凡五雙門之上中秋望月注射其間最為圓朗他

處所無 蓬州資聖寺有金錢井每月明輒有金錢

影浮水上 南溪縣桂輪山昔涪翁書大桂輪山四

字于其崖壁是山惟中秋見月故名 五臺山有明

月池人傳以紗帛障面目下視或見月在水中 荆

州興山縣有水月院有潭水每遇天陰月影常現故

名 西溪叢話云會稽天衣寺有半月泉泉隱岩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尚湖小集

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為佳處李紳題詩云

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紹興愚禿法聰鑿開沼名

滿月殊殺風景可惜也 咸价人嵩門山記云宿盧

巖寺曉過嵩門此門每至中秋則皓月當門駐少頃

門若半吞之如手摩圓鏡恰相受餘月望則否即多

斜掩門左右不全見故為特奇

以少許勝敵

衆寡之不相當勢也孟子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人如謝玄之破苻堅韓世忠之扼兀木虞允文之勝金師彼衆雖數十百相倍然在我猶以千計以萬計也若寥寥數人而頓成大功則誠古今所難焉 後漢書光武初拔邯鄲拜吳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勸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趨于路漢即搗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集

皆堅舊將慈便前闔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 三國志呂布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于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 魏將曹仁留屯江陵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造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集

仁意氣奮怒其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逕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嘆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 又三國蜀志云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

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
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蜀志關雲
長在曹操軍中袁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焉
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
良于萬眾中斬其首而還 五代時宋高祖伐堯假
胡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
輜重艦度北岸堯率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
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還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築

來並笑之藩素善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
退悉收所失而返 後周書云侯莫陳崇從賀拔岳
入關破赤水蜀時方侯醜奴圍岐州遣其將李尉遲
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
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
其餘眾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
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于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
眾悉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及岳為侯莫陳悅所
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于原州刺史史歸

猶為悅守太祖遣崇襲歸乃星夜往輕將七騎直到
城下餘眾皆伏于近處歸見騎少遂不設備崇即入
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于是中外鼓
噪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 宋書孫恩亂遣劉牢之
往討以劉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
遇賊眾數千與裕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
傷賊眾已而眾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 唐書
太宗為秦王時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觀
竇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于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築

道傍獲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
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去建德營二里
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
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
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于
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
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
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
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 隋唐嘉話云禦建

德之役... 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取之上曰輕敵者亡以一馬損公非我所願敬德自料致之萬人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子偽代王琬也帝旌其能將馬賜之 唐書史思明至偃師李光弼趨河身以五百騎殿已入三城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謂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

雜書上編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自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 乾符二年黃巢眾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時錢鏐為董昌偏將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

此可一用耳若大眾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眾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五代梁霍存初從黃巢巢破歸降太祖累立戰功蔡賊張郢在汴北存以三十人攻其營破之 周書劉亮以功拜大都督侯莫陳悅嘗賀拔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悅平悅之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諸州悉與定兒相應眾至數萬推定兒為首以拒義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集

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為備亮乃將二十騎先登纛于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眾皆駭愕莫知所為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城上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懼一時降服于是諸州羣賊皆即歸欬亮以勇敢見知為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本名道德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 達奚武委心事周太祖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

戰斬六級獲三人而返齊神武趨沙苑太祖復遣武
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
潛聽其軍號因上馬入營若燬夜者有不如法者往
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 楊
忠武藝絕倫從魏孝武為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襄
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
洛兒元長生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
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
長生乘城而入勢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
纂以獨城中備伏後從周太祖狩于龍門獨當一
猛獸左拔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
拊于因以字之 周書韓雄字木蘭為徐州刺史東
魏東雍州刺史郭長畧與雄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
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于
畧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畧
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畧首 後周書
天和元年陝州總管尉遲綱遣魏玄率儀同宇文能
趙乾等步騎五百于鹿盧郊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築

獨孤承業承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
之卒與之遇即使交戰殺傷數十人遂獲馬并甲楯
等承業遂退 南史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
寸便弓馬仕魏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奔宋孝建元
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
安都望見爽便躍馬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
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
反時人皆云關公斬顏良不過是也 蕭摩訶果毅
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授建業蔡路養起兵拒
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
養敗摩訶歸侯安都齊兵入寇武帝遣安都北拒安
都謂摩訶曰卿號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
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
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大建五年衆軍北
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
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
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
于弓矢法無虛發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殲此胡彼

樵書上編

卷之七

七

尚湖小築

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終衣棒皮裝于兩端骨彈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殺于未發摩訶遙擲銃鏡正中其額應手而倒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師退走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敵其衆 唐史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元和元年討蔡詔使當一面光顏壁潞水明年大破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身如蝟時光顏子攬馬鞍泣諫光顏挺劍叱之士爭奮擊賊乃潰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 南史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奔魏軍魏人莫不披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李光

備前小策

摩訶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矣盤龍不知乃東向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榮悅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高帝嘉盤龍功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柱 唐餘紀傳云鄭彥華福州人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中主出師虢福州主將遣卒李興登樓車馬弘義弘義不勝公興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絕出城外伏濠邊詰旦興登車指弘義樓馬彥華操長鈎鈎得興杖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 宋史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若人以武勇應募隸黑帥姚古會金入入侵懷澤遣德謀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遂呼德爲夜叉 青溪冠軌云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移師南下征方臘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溪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世忠時爲王淵裨將潛行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李

備前小策

蔡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殺數十擒臘以出并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 范公過庭錄云忠宣謫于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蜚擁眾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僅三十五里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僚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羅過尉欲假之眾秦曰無益也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晏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你為誰胡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尚湖小築

耳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惟爾首之得秦因坦膺謂賊曰爾敢射我乎賊彎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小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即鼓眾絕河掩其不備賊眾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竄走林谷一境獲安奏功于朝進數官 明之初花雲號黑面驍勇絕人已諺

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向無不克常遇盜數百獨戰三日乃擒殺之 永樂中盱眙端授金山衛指揮有倭寇至端與卻指揮分兵出戰卻全軍覆沒賊

入城斷橋兵不能渡端躍馬渡河入西門與戰被箭如蝟轉戰不休賊掠染家有橫于街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截之得馳出東門招散兵焚賊舟絕其歸路賊遂大敗 王閻祿庭聞述畧景泰己巳也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攀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在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騎引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砍落虜首攀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尚湖小築

判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瘦木乃堅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 我知子寇志云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為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獨犴華里眼等數禪之華賊大管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特勇深入墮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馬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為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

兵四起用撓鈞取得功奔回二將追近得功
回身一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奪得功鐵鞭打開提歸
二將之級以祭報國群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營
相傳須避黃岡矣 珍珠船云唐高祖以十二人破
草賊號無端兒數萬 山堂肆考唐肅宗時雍王适
為元帥討史朝儀僕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出賊柵
東表裏合擊大破之朝儀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
不能動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
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遂大敗

樵書一編

卷之七

七

倚湖小集



倚湖樵書一編卷之十二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取民之法流弊

尸諫

梅梁

農家測天

蜃樓之外另有虛市

天神現形

樵書一編

卷之十二目錄

倚湖小集

自然符印自然方藥

浮山浮墩浮田 附浮崖

化石

有志之士

投崖至孝

泉石草本公而不私

物有本小而特大者

物有本大而或小者

雷能生物

知道者不言命相

古今勝蹟尤可追尋

茶與韭墨相反

因敗為功

昔賢有當時無名而後世反得其名者

三十六七十二之數

以設官為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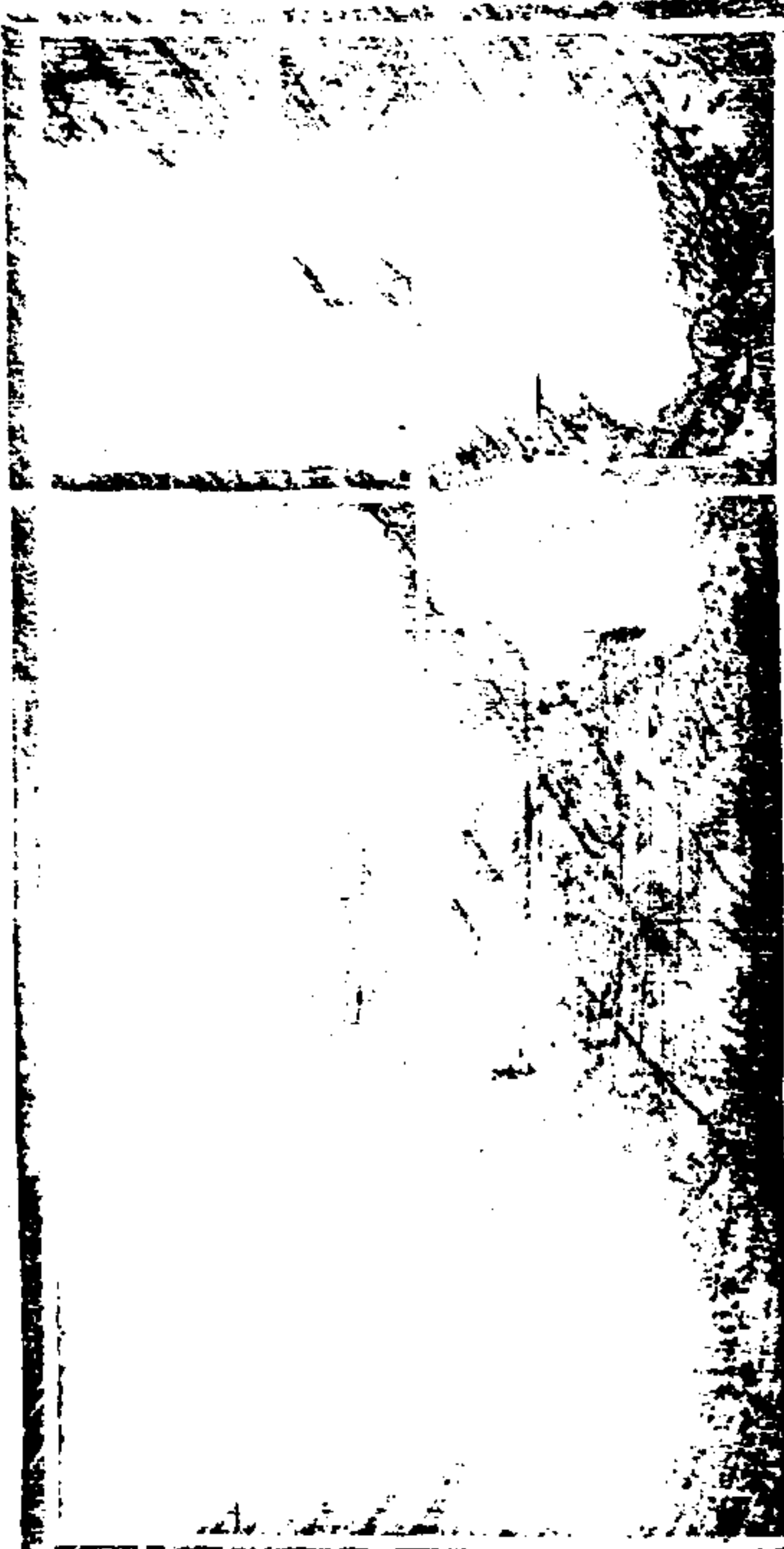
遺骨之異

人之元神

樵書二編

卷二目錄

一 倘湖小築



取民之法流弊

取民之法多端雖流弊于後代而實濫觴于古昔金
蟲子云周禮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
服為之息盱江何氏集註謂民有貸物于官者與有
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服役于國中各
有日數以為息所謂以國服為息也按王克云貧人
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畢竟是漢人之
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此法雖出于便民然而流
弊遂有宋人青苗矣 洪容齋云隋書志晉自渡江

樵書初編

卷之七

一 倘湖小築

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
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
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
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
寔利在侵削也今之牙辨稅正出于此田宅所係
者大奉行惟謹至于奴婢牛馬雖著于令甲民不復
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
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隱減價值除立
歲月坐是招激訐訴無已時矣此乃近日稅辨之濫

觴至有奸民生事所立文券未幾而即以匿稅投告
官或謂其有利已而行紛紛多事不堪言矣 通考
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
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效于周
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平糴曰和買皆以泉
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
十一所賦而有餘未曰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
則做于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
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二

備湖小集

尸諫

史魚尸諫古今流為美談漢武故事上常輕服微行
公孫弘數諫勿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
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况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
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及史魚冀萬一以屍諫因
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 嘉祐間殿中侍御史陳
洙字思道同知諫院司馬光上疏乞選宗室為皇嗣
仁宗令以所言送中書而光欲出自上意洙曰若俟
上自言當在何時遂上疏極陳東漢建儲不早之弊

樵書初編

卷之十一

三

備湖小集

杜喬李固徒取誅戮無益于事且曰陛下以臣懷異
日之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即仰藥死
以自明其無所冀奏下大計遂定司馬光疏陳其事
仁宗賜洙錢十萬元祐初光復言乞除其一子官以
旌忠義哲宗從之 永樂間董阜民字德之德興人
明經任工部主事實直方毅不為容悅時同官有被
譴繫獄者阜民疾篤恐其罹刑置諫疏于懷死都門
上憐其死諫命禮葬之遂赦被譴者夫明主不自開
悟而致其臣以死諫其情寔可憫若其事遂行則忠

覓猶瞋目于九幽耳余故列記數事以見千古原不
乏史魚也按裴晉公傳臨終自為銘志帝怪索之得
半稿以備貳為請則幾幾乎語不及私者矣若林逋
所詠茂陵他日求道稿尤喜曾無封禪書則又以不
諫為諫者焉

按韓詩外傳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
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
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
堂殯我于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

無書初編

卷之十一

四

倘湖小築

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于正堂成
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

三國吳郡疇字溫伯山陰人為郡功曹孫皓時太守
郭誕以不白妖言被收追遠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
在明府何憂遂詣吏上疇詞皓怒猶盛疇恐誕率不
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
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逾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
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說橫興于國亂紀疇以疇踏

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誦不足有嫌天下重器而
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
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
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寔由于疇謹不敢逃
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吏收疇喪得詞以聞誕遂獲
免皓嘉疇節義詔郡國圖形廟堂 後漢書靈帝光

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
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欽天下田每畝十錢以修宮

無書初編

卷之十一

五

倘湖小築

室又令西園驛分道督趣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
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
當之官皆迫遣之時北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
清名減責二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
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
書極諫當世之失書奏即吞藥自殺帝為驚絕修宮
錢 漢哀帝時丞相王嘉以薦梁祖又封還益董賢
尸事帝怒召詣廷尉嘉不肯咀藥自請廷尉吏詰問
嘉嘉對為國惜賢無所私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

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
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
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
死此乃真有史魚之風云

樵書初編

卷之十三

六

備湖小築

梅梁

霏雪錄云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
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爐
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
為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
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
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
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墮誤傷之
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

樵書初編

卷之十三

七

備湖小築

耳非舊物也 會稽志云梁季修廟忽風雨大至湖
中得一木取以為梁乃梅梁也 金陵覽古云晉孝
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
水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表瑞因名
梅梁殿蘇州記云淹梅溪昔有梅樹吳國采為姑蘇
臺後忽于此沉今湖州側猶有梅溪云名勝志太湖
夫椒山東有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至
春首則水面生花今之梅樹其可為梁者甚少而况
作太極殿之梁與姑蘇臺之梁乎若夫梅山之樹上

可作...之梁而下作他山堰之梁猶長三丈許固
是...不待其...龍出血而始為異也 按會稽志
漢武帝時民以愆旱灾蝗祈王雱山輒應乃相率至
觀既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風雷大作明日霽乃天降
白玉梁一于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至魏武遣
使取之去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為黃龍乘雲
而去則會稽勝蹟又不特梅梁也 湧幢小品云梅
灣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谿有古梅吳時作
姑種臺伐以為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木臥湖
心水潤不露人由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之根云秋
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鼙吼聞數里土人相傳梅
龍顧于十道志吳造建寧宮始取材至明堂谿見古
梅其林中梁取以還都梁已具無所用之一夕梅忽
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湖中隨水浮沉一云
會稽禹廟梁即此木 述異記會稽山夏禹廟中有
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樵書初編

卷之十二

八

倘湖小集

農家測天

風雨霜露之事老農諳習已久其所測天時比于保
章挈壺為尤確切蓋由來傳習而徵驗之故也 後
山談叢云春之風數為夏之雨數小大緩急亦如之
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 鷄肋篇云江南人謂社日
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濃毛次日果大雨 陸象
山云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
夏溪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徵動晚晚徵今
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 黃河隨時漲落自立春
後解凍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
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研北雜誌
云世謂正月三日為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
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為上則有年極驗
楊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水一瓶以秤水水
重則是年江水大輕則水小歲歲不差 湧幢小品
云春雪不宜過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
雪報最傷農 羣芳譜云霜降日見霜則清明日霜
止或前或後日數 同若霜降一日前見霜則知清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三

九

倘湖小集

明一日前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也田家出秧必待霜止甚驗 十月霧為沫露主來年水大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須看霧着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 朝野僉載春雷始鳴記其日數滿二百十日霜必降又曰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降 三月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 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兩則皆雨 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此古諺也又有云夏至西逢三伏熱重陽戊遇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倘湖小集

一冬晴康熙丙辰九月九為戊子是日又無雨故一冬皆晴 補筆談云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 研北雜誌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鶴林玉露載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轉眼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

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快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稀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蜥蜴脚冰雹蟬蛸若春并埤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鴛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如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予乃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蓋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有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召自下 夏雲起自西南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倘湖小集

者雨必多諺云西南陣過也落三寸 上風雲雖開下風雲不散主雨 初下霜一朝即止者謂之孤霜主來年旱連朝以上者豐上有鎗鏃者吉平者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二言此日宜晴也有穀無穀但看四月十六言此日宜雨也 伏裏西北風臘底無不通 六月一日一天雨夜夜風潮到立秋 頭等生子沒殺二等二等生子早殺三等

蜃樓之外另有虛市

沙門島相聯屬有鼉磯牽牛大竹小竹四島紫翠巖絕出沒於波濤之表真神仙所宅也蘇子瞻云海市現滅時在數島上吳興慎蒙曰海市春夏見秋冬少見大霧後天晴見天陰不見微風與無風不見大風不見風微急其見也速而巧風微緩其見也遲而拙蘇公見之于歲晚故長歌以志喜慎公見之于孟夏故窮奇盡變作為記而淋漓曲暢焉乃亦有不必于海不必于蜃而平野之中能成墟市亦學者之所當

樵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倘湖小築

溪考也 太史公天官書固云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歐陽公嘗言謫官彘陵時舟泊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歌嘯老幼男女其眾亦有交易評議及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翼日步于江汜曠無人跡但遙見一燕城基址詢舟人云古隋地也 汶上縣石門山在縣西南二十里周迴三十里每秋水泛漲一望無際遙觀村落如烟波杳靄中又常有蜃樓人馬之狀出于水上謂之水市洵奇觀也 闕亭在南旺

湖中高阜六七層自隱桓以下皆莖于此至今水際

時見烟雲樓臺之狀 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縣今為桃城鋪鋪旁一丘高可數仞每陰雨後隱隱有市井車馬形土人以為蜃市云 避暑漫抄云嶺表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夜半為市正可與日中為市相對 拂菻國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亦此類 廣西名勝志云瑞象山在來賓縣西瑤光臺記云郡之四山聳秀葱翠四時寒暑陰晴變態不一當其天宇澄霽倏

樵書

卷之十二

十二

倘湖小築

爾暝濛洪日朝暎遊雲間出悉為白象之形死若生成奔逐飄逸于西山上 說圖識餘徐中行翊叅政廣西出象洲計此必多象舟人云此絕無象及早行見山崖水次白象以千數或趨或臥其狀不一舟人曰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及日出象果散滅無一存者 七修類稿陝西郊外忽日起烟霧滿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松江春審時亦復有樹木屋舍 歐陽少師又言為河北都轉運使時冬月按部至滄景間于野亭夜半聞車馬聲幾達旦不絕彼處人云

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時有之 郎仁寶云毛翎登
州老醫言上人捕魚海中去遠見有城府便往藏舟
見城欲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字
猶可識水際腥膻膾無數見人亦不畏俯而擒之所
得甚多歸語人往杳不可尋 山西各勝志定襄縣
或云夏后氏所築又曰趙襄子所築俗傳朝霽時雲
霧之中呈現樓堞 繁峙縣東百里鹵城故福都也
周圍三百一十一步正東及西南東北呈現樓堞門
內似有人馬現則多兩人在西則現在東不見遠則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高

倚湖小築

分明近則隱沒近東五里有齊城其隱見亦同今不
復見見則函 名山記五臺山有乾闥婆城即化城
也每于日欲出時城乃現 自微篇云唐開元未登
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烟霧蒙籠人衆填雜若市
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欠伸悉無所
見拾得青黛數十枚升許大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
式如手抄云建昌府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時幻
出樓閣簾櫳種種諸狀中一少女橫榻而坐晝清人
俏羅幃半開丰姿妍冶代所未有或如足于膝以邪

幅纏之微作約縹緗絲之狀紅帶宛然人若迫視則
漸移身映入幃中久之漸隱少頃都無跡矣土人以
為妖竟錮其室後不知如何 五燈會元有無邊際
樓閣雲 湧幢小品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
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閩書福寧
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廿三日南海
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突兀上有草木人
馬往來貿易闔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
市現于登萊海中而偶見于寧州海中者如此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倚湖小築

閩書寧德縣隱仙嶺地名冲裏中有石室號鬼洞年
豐則鬼嘯景泰二年有彭翁者醉行過嶺睡臥亭中
羣鬼相語具燈燭送之扶翁以歸邑人會同令陳瑄
記予以嘉靖四十二年壬戌四月在筠竹棚蕪家夜
方就寢下床人曰今夜更鼓響亮予傾耳聽之正發
插定更也是夜心事凄涼亦不成寐聞其更更傳遞
甚明至五鼓悉插俱如誰樓然筠竹去冲裏十餘里
鼓聲在百步之內此予所親聞也非又一墟市與
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

安村風雪大作夜半若數百千人行聲語笑歌哭雜
擾匆遽而凝寒陰黑咫尺莫辨窺之無所觀聞且雪
溪有人畜鳥獸跡流血污染十餘里入山乃絕 後
漢書光武建武三十有二年封泰山封禪儀曰車駕
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北日山上雲氣
成宮闕百官並見之 月令通考汝南臨汝縣南十
八里廣成陂西垠有小山曰壑峒若九秋三春晴歷
必有毒霧起山崑彌亘數里樓殿鬱鬱花木爛然數
息而止時謂廣成子化城 槎庵小乘長沙益陽去
樵書一編 卷之三十一 七 倘湖小築

天神形現
帝王之道天監日臨陟降左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
顯思此其道也豈必空中真有其形像哉後世或矯
誣下民或神道設教靈通活現見諸史冊遂爾傳疑
讀之者亦在恍惚之間卽真有見亦在敬而遠之之
列不然姑存而不論可耳 天寶七載十一月十二
日餘杭郡慶雲見化樓閣勢兼有仙人形象十四載
三月南道觀察使源洧奏江陵郡古紀城東有紫氣
成雲中有一人衣白衣乘雲氣向上其時安南招討
使康令謙及同行軍將等同見 宋史宣和四年北
方用兵立武見于雄州正寢有龜大如錢蛇若殊漆
筋相逐而行宜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
死 金史天會九年太宗方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
貢白鵲音忽異常起視之見東樓外空中有像巍然
高五尺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上乃擊跪
修虔久之而沒 鐵圍山叢談宣和己亥夏都邑大
水幾冒入城隅高五七丈久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
士忽見于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雲中飄飄然

吹衣為勅旁侍惠岸木叉皆在有白衣髮跪于僧伽
前若授戒論狀莫識何人萬姓咸覩迨夕而沒白衣
者疑為龍神之徒為僧伽所降伏之意上意不樂

清波雜志龍圖閣直學士提舉禮泉觀兼侍讀編修
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玉輦禮制局詳議官
蔡攸奏臣伏承聖恩差冬祀大禮陛輅執綬十一月
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蒙宣
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復此是何處臣對以城外
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果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六

倘湖小築

見雲間樓臺閣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
即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
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聚約千餘
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
虎及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
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
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
杏黃淺碧翠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
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廻放于東方稍南人物異

常旌旗飛翻飄轉所持幢高數丈非人世所視移刻
或見或隱又頃乃隱此蓋陛下恪祇祀事神明昭格
示現伏望宣示史館布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

百僚稱慶隨降詔以其日為天應節時政和三年十
一月癸未也 都穆云予遊茅山沈靈官開宴言歲
庚戌三月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茅峰西足躡祥雲
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數百人或曰茅君現形其
衣皆雲氣所為無眉目也 曲江縣志錄吳云曲江
城西門樓有關帝廟其來舊矣歲在順治丙申五月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倘湖小築

二十日未申時分秀才黃忠德遊芙蓉山歸雜在渡
船中並隔岸居民見樓上毫光炫耀帝披金甲藍紗
巾立樓牖面北上頃面轉西而退見者且驚且拜至
二十一日二十四二十五三十日依時復現次年七月
初十十二十四依時或黃蓋或二將隨後見者不啻
千萬人夫自漢迄今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現身如帝
從古所未聞也 眉公見聞錄熊公尚書猶其先必
清常于城東見雲擁觀音深以為異感而結祠祀焉
公少業南壇從游者十人忽夕觀一絕色女立樓牖

上衆皆錯愕走公畧不爲意女滅焉遂以刀刮樹皮
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擊之
爲兵部左侍郎時一日奏事鼻帶液 孝廟曰鼻液
乃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公死之日童孺四人
與郡學郭生顧生立靈星門忽聞天鼓響見天門雲
光爛開有袍笏一人騰而上不移晷傳公逝 代辭
篇通鑑載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
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于正午時黑雲
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于殿下帝祝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辛

倘湖小集

香再拜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蛇龜不見
但見一巨足塞于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
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
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
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
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率醮謝祭京奏云竊
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
請降亦有書奉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乃宣
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帝愈悅 周書盧光字景

純博覽羣書好玄言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於太祖
狩于檀臺山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
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
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于沙門立處造一浮圖樹
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嘆因立寺焉 南
史南昌滕曇恭年五歲時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
俗所不產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一桑門曰我有兩
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不知所
在及父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辛

倘湖小集

蕪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門
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
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 開寶道中張開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
雨晦冥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鳴聲相次雲中有
雲霧數甲胄十數入開問故曰某州州內外所主神
神靈靈各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謝及建飾
廟貌自此政譽尤著

自然符印自然方藥

立方合藥以治病此岐黃之傳而醫者之常若夫道術胡僧符祝法水加之而痛者止臥者起則上古亦有祝由之科未足深訝至于不假人力而天成之符篆方藥皆具抑亦異哉所聞矣 吳船錄云自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設有符篆 名勝志云博羅縣雙髻峯有劉仙壇石壁高百丈許唐劉瞻修真處其旁生竹葉符鎮壓蛇虎 日華瑣碎錄云峽州玉泉鬼谷子洞前有叢竹葉有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 鬼谷先生傳云楚有清溪在遠安縣下溪千仞其水靈異即郭璞詩清溪千餘仞者溪旁有寺竹葉上多生符篆文俗名鬼谷符 名勝志又云雲南縣清湖之西官道中有石成文如古篆符色如丹砂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 丹鉛錄云莆田陳巖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摹形類禹篆 四川名勝志云廣安州篆水在州東北五里渠江曲尺灘下石磧平坦冬月水涸磧露伸春水生磧沒溪不盈尺日光照映金波透徹其年若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登則紋宛成篆縹澗波面其見不常邦人以之卜歲 丹霞子記湖廣天岳山有石壁篆文 近點蒼山有赤文島云是大士賣地券字如蟲篆不可辨 南溪縣平蓋山漢真人劉景鶴隱此至魏武時始跨鶴仙去有石洞深邃不測中有小穴圓如蓋有水出焉山上有木生葉其紋如篆名符葉 合江縣安樂山有天符葉樹一夕大風雨拔去後得於容子山葉如荔枝而長上有紋宛如蟲篆或以為劉真人仙跡 吳天璽神識碑東觀令華嚴文皇象書其畧云于臨平湖邊得石璽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四字于是改元天璽云然則璽亦有自然而成者豈特符哉 湖廣安化縣有印石方廣百十丈上有印文遇雨即現 湧幢小品邑宜以西南丹諸巖皆居窮崖絕壁間有獸曰野嶠黃髮椎髻跣足裸形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吻嘍神書鼠印合歡註云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印兩腎相對有符篆朱文九遍者尤佳以十一二月
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時而北向于位
刀剖取陰乾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
上人見之無不懽悅所求如心又治烏腋下有鏡印
迹異記城陽縣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
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海語云
印魚出南海中似青魚而修廣過之頭骨拆如解頰
之嬰腦後垂皮方徑三寸許若道巾之披餘然上有
黑文儼如篆籀島嶼間有獲者必珍藏之

燕書上編 卷之三十一 手四 倘湖小築

雲仙雜記幽燕思先驛後有五樹檜忽生藥園試摘
服之往往療疾有驗 名勝志云漢夏侯訪侍母疾
衣不解帶者二年徧覽藥方不得天降仙藥于其屋
後桑枝上按新河南寧陵縣人 扁鵲墓在湯陰縣
伏道村鵲秦人聖于醫為同輩所嫉刺殺于此祠堂
碑刻列于墓左墳上土可療疾禱而求之或得一小
丸如丹劑服之旋瘥揮塵新談又云扁鵲墓在任丘
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以攻卜
之許則其從某方取藥如言取出果得藥無勿愈者

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明日俱平壤矣
潞安府襄垣縣仙堂山上有龍洞及仙堂寺山岡有
琉璃巖巖中有石如人又有石九圈如車輪環水其
中雖旱不涸前有隙地生石子藥丸隨人採取去則
復生 將樂縣玉華洞石函有五色石光瑩圓淨
如梧桐子是赤松子採藥處遺藥救人旋取旋有
登真隱訣云委羽山天下第二洞天號大有空明之
天青童君之所治也地所產石無大小百碎皆方者
湯服之可以愈疾 文獻通考云勃泥國有藥樹取

燕書上編 卷之三十一 手五 倘湖小築

其根煎為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夢
溪筆談云國子博士李餘慶強于政事果于去惡死
墓于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其
墓土着床席間細差 談藪云大溪山在廣州境舊
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
見之土人預備紙墨刷帚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
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印模而出持所印紙視
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
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

浮山浮墩浮田 附浮屋

山靜物也而有浮山浮則動矣墩與田附地而靜者也乃有浮墩浮田浮則動矣世人知靜中之動然後知動中之靜也 名山志云浮山一名浮渡山在桐城縣東週迴五里高三里其西南獨峯直上千仞大江環繞其勢若浮故名按符音同涪浮亦音符與涪通用浮山者自地視之如畜自江視之若浮不峻不麗巖壑相屬其中石態屈曲殊觀有巖三百有五十七峰七十有二焉今屬安慶府桐城縣 水經注云鄖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水出浮岳山山躡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今在韶州府始興縣 名勝志云浮虛山在香山縣七十里海中隨波上下故名今在廣州香山縣舊經云羅山脈自大庾嶺來距番禺東二百里上有桂樹神湖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焉馬東即此浮山乃蓬萊之一島堯時自會稽浮海而至與羅山合而為一今在博羅增城之間吳元穎古跡記云浮丘山在海內西本羅山朱固之門戶浮在水中高痕宛然今去海四里 名山志云舒貽縣浮山在縣西一百

四十里北臨淮水一名盭淮山山下有穴去水一丈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其穴還低頂上有浮空亭蘇東坡詩人言此地是齋宮升降隨波與海同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 山堂肆考云浮槎山在廬州府城東相傳自海上浮來昔有梵僧過而指之曰此耆闍一峯也 此與桐城浮山當是一山 侯官縣更有浮峯山屬光裕里每潮盈則山浮 慎蒙名山記云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水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有一竿竹命工作笛吹此笛則兵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築

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歷代傳寶之至孝昭王加號萬萬波波息笛今亡 拾遺記云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徽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于水濱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令人難老雖咸池九招不得比焉 廣西賀縣浮山挺出江中雖洪濤泛漲此山不沒 一統志揚州府城西南隅有浮山高三尺長四丈五尺濶丈餘其狀似鐵不生草木以其浮于地上故名 又泰州西北五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有羅浮山在澤藪中不爲水所沒遠望如羅浮故名
又平陽府有浮山因置浮山縣相傳洪水時其山
隨水消長故名 荆州府境有地肺以荆州濱江西
岸洪濤常浮不沒故名地肺 湖廣府城南浮玉山
離城五里玉湖中巨石如積坡陀硯礪不以水盈縮
爲高卑故名

南康縣西有浮石形如覆鐘水環其外東坡詩浮石
已乾霜後水 湖廣橋洲在善化縣西四里上多美

橋湘江中有四洲夏月水泛漲惟橋洲不沒諺云湘

樵書二編

卷之三

五

尚湖小築

潭無底橋洲浮 江西上高縣蒙山洞有兩洞上洞
不可遊下洞可遊深不可究又有石立岩間上下無
所附謂之無根石 衢州浮石潭在府治北五里有
石高可丈餘水大漲亦不沒唐白居易詩浮石潭前
停五馬 臨海縣有飛霞石古老
相傳仙人上昇于此石累三層收葦葦于其上以手
轉之不

海幢小品云蘄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
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叅天建炎狄難

潰兵欲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亦靈境也 宋方勺泊

宅篇云河陽三城南北皆受水患惟中潭屹然如故

相傳此潭隨水高下如浮玉地肺之類楞嚴經以乾

爲洲潭濕爲巨海是也 慎蒙云雲南海海有四洲

其鶴洲隨水升沉 名山記云建安縣有浮石洞蓋

溪中小嶼遇泛則與之俱浮人未嘗見其沒相傳漢

梅福煉丹前山其徒陳先生者每竊食焉福怒拔劍

逐之遂逃入洞中福曰此吾丹之功也遂釋之故又

名逃奴洞 名勝志云靈洲在廣東封川縣廣一里

樵書二編

卷之三

五

尚湖小築

長五里江流四合雖洪水漲溢不沒古傳與水相浮
沉故以靈名上有荔枝庄

水經注云交趾有雜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

田因名爲雜田 閩書薤菜蔓生花白莖中虛摘其

苗土壓之輒活 各處菜遞齋閒覽本生東羹古倫

國蕃舶以薤盛之故名薤菜漳人編葦爲筏作小孔

浮水上如萍根浮水面莖葉皆出于葦筏孔南方奇

蔬也此亦浮田之類 玉堂閒話云廣州番禺縣常

有部民謀訴云前夜亡失荒圃今認得在于某處請

懸竿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因詰之民云海之淺
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
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夜或被
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浮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
海上往往有之

河南確山縣有確山世傳何曾見此山有日杵自動
有聲取之不出又謂之浮石嶺名勝志 湖廣黃岡縣

崎山有大小二崎小崎有飛來石其下石柱推之可
轉而不仆 餘杭徑山舊志有方僧與國一禪師說

法僧曰此有頑石汝能叱之使下乎師曰吾能使之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乃大聲喝之其石隨而上復喝

之石隨而下近年縣令王其以絲線徹底經之與石
座無毫髮沾染其神異如此 候官縣城門山有飛

來石其大可高數丈餘離地二三寸有數小石如鴨
卵支其下默而推之則動或預語往推離數十人共

力不動也 同安縣薛嶺臨海有動石在貧營港口
潮至則自動又有浮沉石潮漲其石不沒潮退則石

沉海底人以爲異 漳州雲溪龍洞山有風動石虛

出絕崖撼之即動剛風亦然正德志云山頂有風動
石高五丈濶一十八丈下有石盤閣之此石四面

均不偏倚其下適兩尖相當故風來則動
廣德州建平縣舊有浮城其城中有古樹莫能名斧
之則淋漓如血其地極窪每夏潦暴漲諸圩悉沒惟

此城巋然似浮在水
慎蒙名勝記朝鮮萬瀑洞上有峯曰獅子岩洞有普
德窟鑿絕壁架板立銅柱于外構小屋三楹于上名

觀音洞拘以鐵鎖釘于岩石浮于空中人登則搖中
置佛函外施鐵網以防手摸夫張志和所云浮家泛

宅浮于水上有水可憑此屋浮于空中斯爲異耳
耳談云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于仞漢武時于

壁上鑿孔橫攢巨木作基因而重叠架樓三座鉅麗
巍表上接于天下不着地所謂空中樓閣復在巖唇

半爲所覆雨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修真天下
大巧而奇觀也架棧曲屈爲道而上番騎至則去棧

故不經兵火 兼明書云蘋爲萍類根不植泥生于
水上今人呼爲浮菜

水

水

水

山堂肆考。鎮江金山在大江中。每大風起。勢若浮。初名浮玉。唐裴頭陀于此開山。得金表。賜名金山。桂林府東北有伏波山。突起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傳馬伏波試劍名。纂要云。張功甫是張循王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常于南湖園作駕。嘗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繩懸之空。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南漢志云。林楚材故番禺布衣也。大寶末。有稻田自海中浮來。上魚藻門外。民聚觀之。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兮。尚好。事或有記其語及宋樵書二編。卷之十二。三。倚湖小築。師至潘笑為都都督。方悟為潘字也。

化石

化書言有情之物能化無情。夫至于石則無情之極矣。顧徵于古則化石者甚多品類焉。儋州昌化縣峻靈山本名朝明。山上有二石如人相傳有兄弟向海捕魚。化為石。號兄弟石。又有石若冠帽。乃二兄弟所遺。及石池石船。皆其所乘遊者。滙水所經有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石。方輿勝覽云。三石在廣西永安州城南十里。偽漢時有兵入靖江。過此黎明。遇獵者牽黃犬逐一鹿。兵以鎗刺鹿。徐視之。石也已。而人犬與鹿皆化為石。鼎峙道旁。今一石尚有瘡痕。南甸宣撫使丙弄山有石和尚相傳。昔大理一僧來南甸。坐化于此。久乃變石。地圖記有夫婦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為三石。錄異記乾符中天台有僧與同侶從臨海縣得洞。穴行數十里。其俗素習。嚙氣同行者。飢甚。詣市肆乞食。人曰。若能忍飢。速還。無苦若啖此地。食必難出矣。

食畢其啖食者立化為石 一西委譚云甘州一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某母其旁有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見一女子買猪肝一二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為說法因各化石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令人手捫之竟不着地云

宋史紹熙元年崑山縣工採石而山壓二年六月他工採石隣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微噤

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 又金罍子云有遁者化白石羊題勝曰修羊公 十六國春秋云晉末雁門郡吏賈相八旬注西陲見一老人言四十年後聖人出于北方時當大樂老人隨化為石 東陽志云與三衢相近曰容車山上有石周三百步高三百丈有賣薪者每五鼓適市過之如聞梵唄聲後十年山俱破岡湧起一石僧踰跌而坐衆大驚異因建石僧院以祠之 慎蒙名山記云石婦山在廣德州衆山環繞中一峯獨高石高二丈許如婦人狀舊傳謝氏女

雜書上編 卷之三十一 奇蹟 荷湖小築

介潔有守登山化為石藤蘿薜荔繞其上如衣被之狀獨露其面樵者不敢採

豫章記云仙人王子喬駕白象遊于高安之荷山其象化為石 山川記異云河南府有象莊漢時西城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為石 湧幢小品云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為牛鑿鑿為羊羊牛來斯日驟而驟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見老姥問曰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為汝道破因忽不見惟

石存焉 普寧州西十里牛戀村相傳有異人牧牛瀛海邊牛夜入水戀草忽鷄報曉牛盡化為石水中石像若牛形 各勝志云雷州遂谿縣英靈下村有石牛南朝時客陳姓者驅牛過此土地堂前牛悉化為石石皆半為牛頭客因家于此即雷種之祖地 廣州城為五羊城裴淵記戰國高固相楚時有五仙人乘五羊各持穀穗一莖六出衣與羊色各如五方遺穗與州人勝空而去羊化為石至今猶存 神仙傳黃初平年 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

雜書上編 卷之三十一 奇蹟 荷湖小築

金華山居石室中四十餘年兄初起行索初平遇道人引至山與弟語問平何在平與兄往至山東見白石因此之石起成竿數萬頭其石至今存金華山中名勝志云石馬井在徐聞縣東五里相傳昔有馬常夜食人禾為人追急入此井只留石形似馬故名今有碑刻石馬之人四字 岳池縣老君山舊碑載唐天祐間有道士乘馬至此馬化為石道士亦不見漢志越雋郡遂久縣有石猪圻長谷中有石猪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昔牧猪于此一朝化為石迄

樵書上編

卷之三

美

倚湖小築

今彝人不敢往牧

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蜩常在地中食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蜩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雌雄其僕給北阪爲石秦祠之雄者飛至南陽後光武起于南陽

三秦記云太白山南有陳倉山山有石鷄與山鷄不別趙高燒山鷄飛去而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

三十里 又有鴨山昔人見雙鴨飛入池化為石唐乾元建鴨山寺

雲林石譜云通遠軍即古渭州水中有蟲類魚鳴或作覓覓之聲土人見者以鋸刃或堅物擊之多化為石或長尺餘價值數十千凡兵甲刃經此石磨治者青光而不斲 祁門縣西赤嶺其嶺下有溪溪中魚能飛相傳古有爲梁于溪以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嶺漁人乃張網山上待之魚飛不過皆化爲石遇雨則赤 廣輿記鯉石在巴山世傳琴高先生于此得

樵書上編

卷之三

美

倚湖小築

道所乘之鯉化而爲石 崖州臨川水源出黎山其水產石鱗只是常鱗以年久被水沫相滯因成石每遇海潮即飄出石鱗味鹹寒有毒主消眼翳 海槎餘錄云石鱗生于崖州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鱗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置之几案能明目

輿化名勝志云神僧智廣禪居仙遊九座山太平院有巨蟒廣至其所蟒口如屋廣柱錫坐其中蟒化爲石今院東三百步有石龕廣逾尋丈曰樓氣 名

蟒口巖者是也

名勝志云灑池縣北有雲門山其寺曰雲門寺西北有王喬洞山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產枝葉猶故其舊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 輿地紀勝云宋建炎間遂寧府轉運使衙內後園有松石外猶松樹而中化為石 重慶府永川縣有石松坪在來蘇鎮有松化石石質而松理或二二三尺許大可合抱然不過相望數山有之俗呼雷燒松

續神仙傳馬湘字自然唐建中元年至永康延真

觀前指松樹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松皆化為石盤根大柯文理曲折皆在 唐書僕骨東北千里有康干河投松入水三年化為石其色青有松紋名康干石 墨客揮犀云莆田壺公山有栢木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運至私第 夢溪筆談云延平永寧間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中得竹筍一林凡百莖根餘相連悉化為石 花史云南康五山上有石桃故老

云古有桃樹生于嶺巔。隱淪之士將大取其寔。因變成石。

宋宣和中東陽資福院燬于火。獨藏經皆變為石。卷軸宛然。叩之有聲。

傅大士名翕字元風。于義烏雙林寺行道山多猛獸。大士每齋竟。輒持餘飯飼之。自是伏匿。今名餒虎岩。餘飯化為石。可琢數珠。是時有陶氏子資給大士甚勤。因付囑之曰。此石他日贈汝子孫。今惟此一家能琢。他人效之。石乃穿裂。

樓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三九 倘湖小築

述異記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潰而為石。張侍郎追虎鞭之虎死化為石。昔有屋墮水化為石。當彭蠡湖中。俗呼落星石。

有志之士能瘳奇疾

人有奇病抱之終身而不可脫必能忍痛施療而後轉危為安更立功名垂于竹帛也三國志註云長山

即全 人留贊字正明少為郡吏與黃巾戰一足被刺

遂屈不伸久之謂其親屬曰英雄並起而我屈篋在

閭巷間與死何異今欲割引吾足死則已矣幸不死

而足伸庶幾可見用親屬難之贊乃引刀割其筋血

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怖甚曰業已爾其伸足遂伸

及創愈凌統奇之表薦為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

大敗魏師 晉書云魏詠之家貧嗜學生而免缺聞

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各醫謂家人曰殘醜如此

用活何為遂資數斛米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為召

醫醫曰可割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

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遂處別室

食薄粥閉口不語盡如醫言缺竟補始為仲堪客後

竟踐其位斯二人蓋所謂有志之士卒以愈疾而顯

其功名又名賢錄云浙新昌人吳希汴性柔順事父

宗信務得其歡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

卷之三十一

罕

倘湖小集

疾矢將指之半里正將捕之希汴憂形于色會有善

接者人弗之信希汴獨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

指彼此血出淋漓月餘瘡果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

指斷如故希汴頓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

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此則至孝之極通于神明

非特立志之謂也 宋僧癡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

性多騃故名癡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

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癡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

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禡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息不

卷之三十一

罕

倘湖小集

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癡海拜不已一日睡于蒲

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

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

儀文盛行于世永嘉江水寺碑其手筆也 纂要云

魏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瘰欲割之太祖借之曰千人

割千人死逵猶割之竟愈

投崖不死

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在兵法為制勝之計耳君子守正則不立巖墻之下若夫高岸懸崖投身其下自必死人亦信其竟死而全身無損此誠孝所感其中有天焉非可常情量測也 通志云楊氏女名細秀金谿人父宣邁危疾幾殆女年十四籲天求以身代或傳軍山懸崖千仞凡有疾捨身崖下則愈女偕祖

精書

卷之十一

聖

倚湖小集

聲曰我在此視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愈王僉事稽贈之詩有至今親老在高堂萬古鄉人傳孝烈之句 名賢錄云視崑麗水祝大昌之子也大昌隱居養親以孝稱母沒概在堂家人失火力不能採伏棺而號其火自滅復塑二親像于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崑之事大昌一如大昌之事母洪武初盜賊未靖崑奉母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大驚叫擲身赴救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避難者俱得脫母闔絕崖下崑掛樹枝得不死卒救母全活洪武七年舉孝廉擢潛山縣知縣未幾即陳情養母 祝枝

山野記云景泰初祥符民袁海從募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刲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于空祈立帝廟願進香武當以謝即夢神與母藥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巖宮徐始言向姑危時妾寔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旁投身萬仞之崖留鞋崖畔覓者見鞋大慟而已俄而姑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方捐軀而下忽若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

精書

卷之十一

聖

倚湖小集

李濂云予至王屋山訪李道人菴道人山西高平人以母病登天壇舍身崖舍身以祈其愈予諾之答云初墮時但如行清化鎮上 鎮在河內縣去山百五十里 忽有龜蛇左右相逼始知墮崖則已坐深谷中肢體無損凡四晝夜聞知飢渴天壇老道士聞其捨身覓而得之時隆寒俾之附火右足悉墮其指自是母病亦愈遂結菴山中 闔書吳景文妻鄭氏洪武元年木溪寨寇至舉邑驚走鄭及女伴十餘人避難山谷棄其週歲兒墜上草中寇進迫之自高崖投下衣絰于棘良

久復墜不死而右足折一女同投者衣無所縫蠶粉
 矣寇退瑾亦無恙人謂天相而邑人稱同投者曰投
 崖女子乃建寧府政和縣人也 又松溪縣李述之
 母黃妙銖至正丙申青川寇侵縣妙銖方盛年與羣
 婦逃出郭門被執據地哭拏不行驅迫之投高崖下
 寇舍去至暮述父跡得之而猶生也 徐仲光孝童
 記云童子姓孔曲阜至聖裔年十歲母病醫謂不可
 起童子日夜涕泣私祝泰山神願隕身以續母壽既
 而病愈童子告家人曰嘗許禮泰山必身往時母許
 樵書上編 卷之三十一 聖 倘湖小集

之山之絕頂舊有捨身巖高不可測童子呼從者導
 往臨崖頓顙奮身自擲而下從者無由持救且絕無
 根逕可尋覓是日泰安州守將有所適過山麓見空
 中片雲結集若有人影躡之搖颺上下守以為仙也
 嶺駭罕拜已而雲益近閃忽之際欻然墜地乃一童
 子詢之自言氏籍及捨身報母之意不知何自有雲
 杖擁至足守贊羨為給黃蓮吏送歸時癸巳初夏也
 按墨莊漫錄云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
 公在胞胎中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為廢人

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
 天雨新霽登滑危甚忽石墮馬蹶夫人已墮崖下矣
 眾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葛縈
 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應乃
 以衾憫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
 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于外百醫莫差一
 日有客云某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已
 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
 有之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以藥傳睛
 樵書上編 卷之三十一 聖 倘湖小集

上軟綿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已收
 入內眸子瞭矣又耳談載一女子隨父宦蜀墜棧道
 中無可為計三年宦歸投一近崖之寺將追薦亡者
 見佛案前一花非世所有僧云一仙女飛空至常以
 是花供佛于是候之至來則即前女也亦因藤蘿藉
 護而不死食藤花實久乃能飛與之歸復無異恒人
 焉此則無心而墮乃亦有緣而生俱非意料所及
 原化記京兆韋氏各家女適武昌孟氏唐大曆孟
 與妻弟韋生同遊韋生授尉于縣尉孟授闕中錄事

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
 馬從夫至路谷口忽然馬驚墜于巖下數百丈視之
 杳黑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墜
 下約數丈在枯葉之上體無所損悶絕而甦經一日
 飢甚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
 視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于巖谷中見光一點如
 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壁
 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
 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為龍所害
 應書上編 卷之十一 哭 倚湖小集

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
 空韋氏不敢下顧任其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
 里試開眼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
 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于溪草之上良久
 乃甦韋氏不食經三四日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過一
 漁翁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
 幾里曰約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飢渴漁翁取所
 中茶粥飲食之韋氏問曰少府到任未翁曰不知韋
 曰某即少府之姊也倘為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

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任數日矣韋至門遣報孟
 家十三姊欲入韋生不信曰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
 此韋氏今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
 姊號哭語其遭厄顏色痿痺殆不可言舍之將息尋
 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
 意乃豁然追酬漁父一十千遣人送姊入蜀

應書上編

卷之十一

哭

倚湖小集

泉石草木公而不私

孔子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予考泉石草木多有止給公用而不應私請者豈真各有神司之而造化土張之與 長興顧渚山產異茶採取克貢名勝志云其山有泉在沙中號金沙泉泉不常出惟將造茶太守具儀致祭頃即清溢供御者畢泉即微減供堂者畢泉即半減太守造畢即涸或還旆愆期則有風雷毒蛇之變故事湖州進紫筍茶以清明日至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按元史唐時用此水造茶宋末屢浚沼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所司以聞賜名瑞應泉 靈壁縣磬石山其石專給公家之用民間私採者則無復聲 搜神記漢武徙南嶽之祭于廬江濳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干寶晉記云空桑之地今名爲孔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

樵書上編

卷之三

泉

尚湖小集

泉自石間出足以周給事既已泉亦止 史記註霍

太山有岳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 水經注湘東陰山縣有侯曇山上有靈潭潭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 文獻通考宋顯靈廟在安陵東北先是陵城附山而高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灑涌濟用無缺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並在河南永安縣界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數壅而濁宋東封時先營頓置泉忽沸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條頓繼折詔易以玉石

樵書上編

卷之三

泉

尚湖小集

物有本小而特大者

史異云長人國人類長三丈鋸牙鈎爪黑尾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錮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 北史高昂傳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燻髀為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之

郭頌世語云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流 藝堅志云趙鼎貶珠崖

雜書

卷之十一

幸

倚湖小築

帥張淵道遣使致饋自雷州浮海風力甚勁願見波濤中紅旗相逐而下使者疑為海寇舟人搖手令勿語急入舟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股血滴水中凡經二時乃相呼曰更生因言此巨鱷也紅旗者鱷鬚耳使與吾舟相及一展轉舟則淪溺是時舟南去鱷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 宋紹興十八年漳浦崇照鹽場海岸邊有巨魚其一高數丈剖其肉數車不動及剗其目乃轉嘴震鬚旁船皆覆又其一漁人所獲長二丈餘重數千斤

剖之有人橫腹中膚髮如生 名勝志云南海多鯨鯢大者數千里小者千里漁人往往見之伐林邑時于海輿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圓頂頭上下孔大如甕俗以為珠穴 海槎餘錄云海槎秋晚巡行昌化屬邑俄海洋烟水騰沸競往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夾起烟波中約長數丈餘離而復合者數回每一跳躍聲振里許余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車魚也間歲一至此亦交感生育之意耳又海鱧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

雜書

卷之十一

幸

倚湖小築

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鱸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鱸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舢舨裝載藤絲綽如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遇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絲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即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索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聞置沙灘不能動一村分鬻其肉作煎油

用亦大矣哉 紀畧云正統十六年餘姚縣有魚涸于海際長千餘丈民采其肉餘萬斤越三日湖大至復去既而蝗食稻殆盡 後漢書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尺高三丈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為簪 洞冥記漢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 又按毛詩義疏蝦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實奇物也 兼明書云廣州獻蝦頭杯簡文將盛酒

無書上編 卷之十 季 倘湖小集

無故自躍故不復用 嶺表錄異云劉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樓忽見窓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粗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鉅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尋環尺餘何止于盃盃也 王隱交廣記三國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為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不信其人復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

又有巨龜其大不知幾千里昔有商者見海中育洲島上生樹木因依以採薪及作食不知為龜久在沙嶼泥土積其背而樹木生焉龜忽入海死者數人

洞冥記善苑國貢一蟹長九百尺足四螯因各百足蟹 汲冢周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 山海經云姑射國大蟹在海中郭璞註蓋千里之蟹也又云女丑有大蟹郭註廣千里也 元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螯加于山身故在海中 農田餘話云高郵湖大蚌珠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席珠

無書上編 卷之十 季 倘湖小集

大如拳 交州記云徐聞縣多大蜈蚣其皮可冒鼓取其肉暴為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長數丈能噉牛葛洪遐觀賦云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廂可畏惡越人臘之肉如瓠 天寶四載廣州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得肉一百三十斤 嶺南異物志云常有人遊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盡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蜈蚣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八十斤

噉之極肥美 堯山堂外紀云元王和卿滑稽說達
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蜘蛛其大異常王賦醉
中天小令云擘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
一採一個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
動賣花人扇過小橋東由是其各益著

杜陽雜篇云貞元八年吳明國貢有鸞蜂蜜云其蜂
之聲有如鸞鳳而身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
于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
二三合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誤整人則生瘡以石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五

備湖小錄

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于白玉枕表
裏瑩徹如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
應時而黑及沉痾跛眇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楚
詞云玄蜂若壺 抱朴子崑崙大峰一丈其毒殺象
續博物志云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
誇北人 楚詞赤蟻若象 東山記曰蟻有重四十
斤者 黃帝時大螻如羊大蟻如虹
七修類藁云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于夜隱隱見
前途一物如金鏡奕奕有光殆近馬首由山然未

也悉以為祟舉鞭擊之墮地視之一大螿耳

拾遺記員嶠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
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
濡投火不燎 說畧云園客與妻收蠶繭大如龜繖
一繭六十日始盡

酉陽雜俎云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
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
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海語云海蜘蛛巨
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山溪谷不伏也遊絲溢

標書上編

卷之十一

五

備湖小錄

中牟若緝鏡晨輝照耀光燄奕奕虎豹麀鹿間觸其
網蜘蛛益吐絲如縞霞繆糾卒不可脫俟其腐斃乃
就食之船人欲推蕪者率百十其徒束炬而往遇絲
輒燃紅遍山谷如設庭燎蜘蛛潛藏邃密惟恐其及
金文靖公北征錄中記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
述異記云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猪中者如兔小者如
常鼠頭悉白商賈經其國者若不祈祀則嚙人衣裳
物理小識云凡鼠食仁人目睛則為王劉敬叔亦
云釋道安常親至鼠王國鼠大如狗鼠母長三尺馬

蹄牛尾如猴有乳 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自
丈有磈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十斤
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八尺可以為褥臥之却寒
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
鼠聚 湖海搜奇云衍聖公庾廩中有巨鼠為暴狸
奴被陷者不可勝數一日西商携一猫至其形如常
索價五十金曰保為公殺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
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為猫入廩穴米自覆而
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猫躍起嚙其喉鼠哀鳴嚙
跳上下梁者數十度而猫持之愈力遂斷其喉猫亦
力盡明日驗視已雙斃其鼠重三十斤 陶弘景註
鼯鼠曰諸山林中有獸大如水牛形似猪灰赤色下
脚似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鈍亦名隱鼠人取食
之肉亦似牛多以作脯乃云是鼠王其精滑一滴落
地輒成一鼠灾年則多出也 頌曰鼯鼠出滄州及
胡中似牛而鼠首黑足大者千斤多伏于水 按異
物志云鼠母頭脚似鼠口銳蒼色大如水牛而畏狗
見主水災 晉書云宣城郡出隱鼠大如牛形

無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尚湖小集

金罍十云晉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鼠
斗時出山遊毛落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 梁書
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有大蛇能吞之 以上 海語
云海鼠大如豕重亦百斤目正赤 藝海淵酌云郭
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
牛灰色低脚脚類象背尾皆白使人取之令郭作卦
遇遜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
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
被一劍還其本土按而名之是為鼯鼠卜甫畢殷衛
士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祐在宣城有九尺
尾鵲集廳事前茲又見鼯鼠何此君之多逢怪也
郭璞曰合蜀山即岷山中有大牛重千斤曰夔牛
漢書蕭賓國出大狗郭義恭廣志云蕭賓大狗大如
驢赤色數里搖鞞以呼之
東藝之羊尾重七斤
康居之雞尾長五尺後漢書馬韓有長尾雞尾長五
尺
安息國有大馬爵廣志云頭及膺身似橐駝色蒼舉

無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尚湖小集

頭高大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

舒梓溪云承運庫有大鵬翮管其籍曰鵬翎可容粟五斗餘

墨莊謾錄云王黼搜求四方環奇之物以克玩好有

奴以桃核半枚來獻容米三四斗其間題咏字滿矣

李端叔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不亦信

平常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

舒梓溪云內承運庫有蟠桃半核可容粟五斗大司

馬林泉山作五石瓠文言弘治間常目擊之 南康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葵 倚湖小錄

建昌縣有大果寺寺有梨樹結子大如斗故以為名

洛陽伽藍記魏高祖孝文立報德寺其里內有園

珍果出焉有合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為水

錄異記云陝州山中有梨一株甚偉貞觀初有鳳止

此梨其後結實大如合掌狀團圓宛轉有赤黃異色

馨香脆美為諸果之王世名鳳接梨 白馬寺有大

桑林實重七斤 馬韓出大栗如梨 寰中記云天

下之高者扶桑無枝葉上至于天下通三泉 上洲

記云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天帝宮東王公所治樹長

數千丈兩兩同根更相依倚仙人食其根體作金色

山海經東北海外圓丘之南有三桑木長百仞無

枝 淮南子云扶桑在陽州日所拂 漢書地理書

志註敦煌即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

地今稱出大瓜長者瓜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廣東名勝志云羅陽溪在雙髻峯下羅浮諸峯之水

西滙于此溪旁產龍慈竹一名龍公竹徑七尺圍節

長一丈二尺唐永泰中有竹葉流出大如芭蕉隨水

流出 韻府云頓丘帝竹一節可為船 盛弘之荆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葵 倚湖小錄

州記云臨賀山中有二竹大數十圍有盤石徑四五

丈清滑如棋局二竹屈垂拂掃石上絕無塵穢未至

數十里風吹竹音如笙簫臨水出焉流合賀水 永

昌府志勝云永昌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

斛許 神異經云南方荒竹有箝竹長數百丈厚八

九寸可以為船其箝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癩 嶺表

錄異云有鹽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溪入第十二嶺遇

巨木萬千連直巖谷竹圍皆一丈餘有二十九節節

二丈許逃者遂斃竹一竿破以為篋會赦宥遂斃以

歸有人得一篋奇之獻于太守李復乃圖而紀之
隴川宣撫司蹲鴟有大者長一尺二三寸 水東日
記云嶺南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至數十斤
癸未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重皮青黃色多角頗類
刺蝟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皮漬之可調湯 精貝
經云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觀秦
穆公以遺燕噐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

海鏡

卷之五

本

倘湖小集

物有本大而或小者

名勝志云有交趾道士年近百歲渡海船壞結庵于
廣東海陽縣之金山養一鷄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
即睡覺又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
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盆中時出戲
衣褶間 海鏡一名海月廣人呼為膏葉兩片合以
成形殼甚瑩滑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蚌蛤腹中有
蟹子甚小頭黃螯足俱備蟹出拾食蟹飽滿腹海鏡
亦飽或迫以火蟹子即走出離腹腸立斃或生剖之

燕詩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倘湖小集

蟹子活在腹中遂巡亦斃 瓊山縣有蛤之屬曰刷
其腹有小蟹如榆莢刷開甲食則蟹亦出食刷甲合
蟹亦還 暖姝由筆云曹方湖為南豐知縣時其地
出小猿如小兒拳大人藏袖中為戲土人名栗子猿
崇安志云武夷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 庸與
齊言粵東見石猿如拳 張世南云龜老則神筆至
八百反小如錢夏則遊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其息
有黑氣如煤烟在荷心狀甚分明人見此氣勿輒驚
動但潛含油管嘆之即不能遁形 滇中錄谷粟長

官司產小鷄鷄形矮小鳴經晝夜與中國鷄聲異
 北戶錄云鷄毛挺出恩州鹽藏之其味絕美其細如
 針郭義恭云小魚一斤千頭未之過也 北史高句
 麗出三尺馬所謂累下馬也 宋紹興初朱勝非出
 守江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纜長數寸赤背綠腹白
 尾黑甲有光 史異云唐武德五年高昌國獻狗高
 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牛拂菻名拂菻狗
 黃越通云漢中洋縣出九兩鷄山各間百十為羣重
 者皆止于九兩

雜書上編

卷之十

李

倚湖小集

紀畧云嘉靖二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于餘
 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携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
 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
 東大洋中泊洋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
 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烏籠盛之承以木
 板以米水食之但聞作啾啾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
 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即浮人國人也
 柳子厚詩浮人長九寸 西陽雜俎云李章武有人
 腊三寸餘頭禪助成就眉目分明言是焦僂國人

博物志云西北荒有小人焉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
 乘輅車馬引為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
 辛終年不為蟲所作并識萬物名臣子又殺腹中三蟲
 楊升庵云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
 捏之不死 墨莊漫錄云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
 僅如拳破之黛色味甘如蜜頃歲入貢或以其子時
 他處輒變而稍大味亦頓減 襄邑今 姚令寬西溪 堆州
 叢話云許昌節度使小廳是魏景福殿基殿前有小
 李子色黃大如櫻桃俗謂之御李子即獻帝遷許時

雜書上編

卷之十

李

倚湖小集

所植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長州有一種小竹曰龍
 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
 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
 王麟洲二酉委譚云往聞邊城有小棺數十具啓之
 皆紗絹紅袍以為異近同僚徐方伯云修甘州城初
 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斲愈多棺皆長二三
 尺啓視鬚髮儼然老人也衣服不同大抵多紗絹紅
 袍者三慮數十眾喧然遂止不復發為祭文掩而葬
 之竟不知是何物何緣得葬土城之內張大恭亦云

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或云是妖狐所
化然妖能靈異于生時豈死而不復其本質則益不
可解 王行甫云南兗某村掘地得古隧曰姚氏之
門爲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尺許棺內男女枯
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覆瘞之 予家繼山憲副
在松潘後賊墮得人尸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
三代以下皆具

南聖間居錄云丁謂有小山高纔數寸蒼翠嵌空盛
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晏有客掬水洒之
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
線掛雲霧中已而散釋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
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雜書十一編

卷之十一

李

倘湖小築

雷之生物

雷爲天之號令其威赫然而其意實主于生物也故
曰帝出乎震 埤雅云孔雀聞雷而孕 十一月雷
在地中雉先知而鳴說文雉雌雉鳴也 雷始動雉
鳴而雉其頭豎鳴鶴以足相勾雉以頭相勾故鳴鶴
從句雉亦從句 南越志云象聞雷聲則牙花爆出
遂巡復沒釋氏書言象牙生理必因雷聲 法苑珠
林有七事受胎其六則聞聲受胎如白鷺鳥悉雌無
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 浮槩

雜書十一編

卷之十一

李

倘湖小築

經芭蕉故無心何以聞雷而長 集靈記云有僧在
蒙山頂見一老父云蒙山有五頂仙家所謂雷鳴茶
者候雷發聲并手于中頂採擷一兩祛宿疾二兩當
眼前無病三兩換骨四兩爲地仙矣蠻麗志云覺林
院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菴自奉以菅草帶
供佛以紫茸香蓋驚雷菴其中平者也 張七澤云
桃有各雷震紅者每雷雨過輒見一紅暈最爲難得
日詢手鏡云廣西橫州有雷菌味鮮美雷過則生
須疾採稍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雷菌菴菴菴 王

鴻漸云菜譜言雷聲苗春夏雷雨後生茂草
 菇味亦相似 酉陽錄引相感志今浙東生土芋狀
 磊塊自實若天雷頻則多生 椒園雜記云香草
 溪山至陰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單樛
 就溪山下砍倒仆地用斧斑駁剝木皮上候淹濕經
 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
 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 閩書建安縣武彝山御
 茶園種茶進御者也園中有臺名喊山臺上有亭亭
 旁有泉取以澆茶有異香每歲驚蟄日有司致祭祭
 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于是井泉既
 滿用以製茶上供其泉名石吼又名通仙又名喊泉
 又名呼來泉也此亦取雷生物之義 福安縣有雷
 驚竹 崔豹言蝦蟇聞雷則尾脫而脚生然皆脚具
 而尾始脫 埤雅神仙服食法云車前之實雷之精
 也善療婦人難產及令人有子 玉真先生曰陽氣
 為雷陰氣為霆雷有聲霆無聲雷性善霆性惡雷好
 生霆好殺如此則雷之生物昭昭矣 肅大享彙俗
 考云其俗最忌無過于痘瘡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李

倚湖小集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李

倚湖小集

身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痘者少豈以雷能生物
 而且辟不祥故患痘之後必備雷而後夫婦如初耶
 人則以食物付之他听令患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
 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
 身避匿不相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

知道者不言命相

命與相古今相傳有之然知道之士行素居易而已置而不言可也晉顏含為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苦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卒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問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九重之薦于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入然恐命薄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

卷之三

李 倘湖小集

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乎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 朱文公遊山寺逢僧談命詩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因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 楊敬仲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學問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不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 冷齋夜話徐師川曰陳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到日者說命此未免顛倒也 闕書宋廖德明字子晦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再遂受

業朱文公始德明諸生時乞夢大乾廟見懷刺候謁題曰宣教郎既舉乾道五年進士以宣教郎出蒲山樞然不欲赴文公曰成毀有數凡物則爾人則趨向不同禍福隨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吾子事也又何疑夢德明拜受教至縣有聲累知潯州遷廣東提舉刑獄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 見聞錄 帝德蔣正學先生諱信號道林王陽明先生赴詢龍場驛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氏杜仁夫携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

卷之三

李 倘湖小集

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倫生陽明先生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常語人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 北史魏耿玄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玄輒拒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欲望意外乎 又念賢袍罕人少時在學遇善相者眾競詣之賢笑曰男兒生死富貴在天何屬相為魏永熙間歷官都督秦河二州刺史 七修類稿柳庄袁珙字廷玉元菑庄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究覽常遇異僧別古崖于普陀

落伽山授以相術期琪必以術顯遇靖難再造拜太
常寺丞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壽七十六卒姚少師廣
孝常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昨相形何似相心優凌
烟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盡虎頭 孔氏雜說相之
不可憑也南史庾翼傳庾翼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
狀貌豐美願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寇江陵
翼以餓死時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縱理人口
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
賤出家可免死柳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

雜書二編

卷之五

子

尚湖小集

繇比之唐舉許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
六十二終于中領軍故吾以為相不可憑也 南史
徐陵入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長老每嗟
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
李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詡清韻遠可比
衛玠而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天而不壽李詡遂至
顯官則人遂以為風鑑可驗矣吾以此知風鑑之不
可憑也 清波雜志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
謂自然之分天命也 奉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
委命也何必道術不然也

雜書二編

卷之五

子

尚湖小集

聞書陳彥才字用中平陽人宣和進士秦檜寓永嘉
彥才與檜不謁也後檜再相彥才以年老註邑連江彥
才與檜生辰偶同戲作詩曰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
年月日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
歷徙知泉州 彙苑唐德宗曰建中之亂卿亦知桑
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曰夫命者已然之言君相
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又邵康
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
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為難也 晉穆
帝納后欲用九月是忌月王彪之云禮無忌月 七
修類稿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八月時皆同
而仕隱不同沈雖不仕而清名勝之吳寧議鼎與徐
憲之子應龍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貢而子亦登賢書
徐于二者皆無而亦未見有勝之者

古今勝蹟猶可追尋

劇談錄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此山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驥之也子驥其字耳傳子驥採藥衡山溪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圍一閉一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此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可得大類桃源事 宋鄭至道劉阮洞記云予求劉阮洞按圖而至護國寺僧介豐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隱于榛莽尺跡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常采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 各勝記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長老言常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如里人

樂書上編

卷之三

三

倘湖小集

門求水火里人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為怪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皆流離他處識者以為厭穢仙靈故也自是仙女不復出 常德府桃源縣蟠桃巷宋大中祥符間

邑人開地見土龕光色照耀得大果九枚識者引漢武內傳及博物志以為蟠桃 偃曝餘談云趙文鑑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遊見山中二玄鶴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啻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鶴也汝何幸見之 留青日札云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即唐所傳洞庭君女柳毅傳書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雙雙出遊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某與友人同遊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汲千尺轆轤懸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隔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

樂書上編

卷之三

三

倘湖小集

明欲關地祠之鋤下鏗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
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方輿勝覽閩縣東山有榴
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一石
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吾避秦人
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一枝而
別恍然若夢中再往不知所在此與桃源人又別是
一種人家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七

倘湖小築

茶與韭墨相反

舊傳茶有百損惟益于目韭有百益惟損于目予聞
二物同食可以損益相資而壺居士食忌云苦茶久
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則與韭之相反而不為
用者有如此溫公與子瞻論茶墨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子瞻云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
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好醜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溫
公以為然陳眉公云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七

倘湖小築

製墨欲精藏墨欲燥用墨欲潔茶見日而味奪墨見
日而色灰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口則香減是茶
與墨相反而又有相同者如此 茶譜云鄂州東山
茶黑色如韭食之已頭痛與韭相反而又似韭且有
功用如此 北戶錄水韭生池塘中葉似韭得非龍
爪韭乎字林云菘音嚴水中野韭也又字林吟音吟
似韭生水中 本草菘音育菘音織皆由韭名又有
孝文韭諸葛韭菘吟菘載四字他處所無 蕭大亨
羹俗考其俗食肉類皆半熟以半熟者耐久且養人

也肉之汁卽以煮粥又以烹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
忌得非以其一補一損相反而可以相資耶 蕪東
坡云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
茶而玩之品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暖
之此又用茶用墨者之相反也 按茶能損人固矣
唐新語綦母旻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
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
災蕪東坡亦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
損人殆爲不少顧歷考古來用茶不特愈病而且以
延年并鬼神亦欲其佳味者則又何哉 蠻旣志云
隋文帝微時夢神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云
山中茗茶可治帝服之有効于是天下始知有茶
茶譜云蜀之雅州有蒙山山上有五頂頂有茶園其
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
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搗人力俟雷之發
聲併手採摘以多爲貴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
水煎服卽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因以換
骨四兩卽爲地仙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期獲一

樵書二編

卷之三

圭

倘湖小築

兩餘服未竟而病瘥年至八十餘氣力不衰時到城
市人觀其容貌常若三十餘肩髮紺綠後入青城不
知所終今四頂茶園不廢惟中頂茶木繁茂重雲積
霧蔽虧日月鸞獸時出人跡罕到矣 神異記云餘
姚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
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
茗可以相給子他日有旣蟻之餘乞相遺也洪因設
奠祀之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清異錄沙門
福全能注湯幻茶成詩一句並點四旣共一絕句泛
乎湯表檀越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咏詩曰生成蓋裏
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却笑當年陸鴻漸煎茶贏
得好名聲 茶譜胡生者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
旁有古墳每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曰吾姓柳
平生苦爲詩而嗜茶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教
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爲之當
有致矣生後遂工詩時人謂之胡釘鉸詩 吳苑陳
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
祀之二子欲掘視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潛身

樵書二編

卷之三

圭

倘湖小築

朽壤豈忘蠶桑之報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惟貫新耳 廣陵耆舊傳晉元帝時有老嫗每日擊一器若往市鬻之市人競買其器不減所得錢盡散路旁孤貧乞人人或繫而繫之于獄夜擊賣茗器自墮飛去 李太白云予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採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香清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令人壽也予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耑 倚湖小集

十片狀如手掌號仙人掌茶蓋新出于玉泉之山曠古未覲因特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以上數則合觀為仙為鬼皆好飲茶未可盡謂其能損人也 按本草韭之為物生則辛而散痰散血熟則甘而補中補腎然則生韭頗與茶之功用相同 天台記云丹丘出大茗服之能生羽翼陶弘景雜錄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若服之 纂要云蜀雅州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其生最晚當在春夏之交方茶生時常有雲氣覆其上若神物護持之李德裕入蜀得蒙

餅以沃于湯瓶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蒙頂又有五花茶其片作五出 又山韭生大石山石罅中可療心疾 瑯環記云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中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常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蔬服之不飢謝幼貞曰摘寶文之初蓋拾穆陀之墜葉 南部新書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王問服何藥而致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惟茶是求或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耑 倚湖小集

一日過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五十斤令居保壽寺 水經注交州平樂山多龍穴旁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拔不得過越不偃而拔輒凶也茶有神靈豈韭亦有神靈耶 諸葛孔明教張君弼曰去婦不顧門葵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葵韭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茶不再移移他所輒萎而韭亦有同耶

因敗為功

古來名將因兵敗之後反成大功者後世多置不講其氣復一敗則不可收拾亦暗于兵機不能料敵故也近時頗講求其事惟行師之久而諸練精透故耳蓋勝則驕驕則必怠敗則憤憤則必銳惟淡于兵機者可與言之 左傳成公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伐宋宋將鉏樂罷敗諸洧坡宋師舍于夫渠不做喜覆而敗之于洧陵獲將鉏樂罷宋恃勝故也 三國志魏賈詡常歸張繡會曹操征繡未幾忽引退繡自追之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曰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往必利繡乃急收散卒復追遂大勝繡還問曰吾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後以敗兵擊勝兵而公曰必勝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兵雖精非曹公敵也曹公雖退必自斷後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既破將軍速進留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必勝也繡乃服 晉史盧志為成都王穎謀士趙王倫反穎起義兵而前鋒為倫所敗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七

倘湖小集

士眾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獨曰。敵兵新勝。必有輕我之心。今宜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穎從其言。遂破倫。 王銍然記云。宋太祖為檢點時。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戰于滁州。清流湖隘路。周師大敗。村中有鎮州趙學究者。教學多智。太祖徵服往。迂之。學究曰。我有奇計。可以因敗為功。關下有運路。人無行者。乃山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湖。水大漲。彼戰勝而驕。必謂我不敢躡其後。慢不為備。可以得志。太祖即帥師夜出小路。浮西欄。以逼城。暉果不備。奪門而入。暉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 宋史。姚平仲謀劫金人之寨。欽廟以詢種夔叔。夔叔持不可甚堅。平仲敗夔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為金人所笑。奈何再擊。夔叔曰。此其所以必勝也。 五代梁史。晉戰五柳坡。晉兵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即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失之時。莊宗曰。微公幾敗吾事。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八

倘湖小集

昔賢有當時無名而後世反得其名者

古賢之以事功德行傳而其名反泯沒無聞者不可勝數孔子曰作者七人而陽子註之曰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此則絕大感見而可與考古者乃有當時無名而後人往往著見其姓氏謂之何哉其間未必無訛然亦因而存之矣 梁伍安貧武陵記云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與泛舟自沅溯流而入道真既出白太守劉歆遣人書往則已迷路與陶記畧同但陶止稱漁人而不言其名稱菴漫筆云史止稱

樵書三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築

楊王孫耳西京雜記云楊真字王孫史止稱文翁耳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史止稱壺關三老耳荀悅漢記云壺關三老令狐茂 高似孫緯畧云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瑯環記引玄虛子仙志云臨邛道士為明皇致楊太真者其人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而長恨歌註中失載其名 古今考云後漢章帝祀祠太上皇于萬年縣注太上皇各端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亦未可信也 廣川書跋云歐陽

公嘗言固始孫叔敖碑言叔敖名饒非此碑人幾不知叔敖名饒矣余求于書自漢安順後諸書竟為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如伏生為勝毛公為長子賤為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 吳匏菴詩云西飛孤鶴記

柯詳有客吹簫揚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不刻舊曾藏楊世昌者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按玉局文云元符二年十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

樵書三編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築

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然則吹洞簫者又另一人也 書蕉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云云名鄭字少通用里先生姓周各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為四皓 孔氏叢說云鄭子真名樸 莊周字子休 嚴君平名尊 杜康字仲宜 伯夔名墨信字公允叔齊名墨智字公達出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左傳第言介子推而纂要云王光號介子推 青藤路史云毀仰墨及譽阿大夫者其人名周破胡

子英乘鯉魚有翅翼角見事文類聚子英上無姓是一國君見路史子卽姓耶湯之姓爲子 徐偃王名誕見嘉興志 巨靈劈華山自古傳之矣而法苑珠林云雍州郿縣南紫頭山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太乙未分山海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于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俱海者思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踏中條太乙爲之裂河迴地出山遂高顯非法苑珠林則不知巨靈之爲秦俱海矣

樵書十編

卷之十一

全

尙湖小築

三十六七十二之數

週天三百六十五度故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此大三十六之數也一年有十二月十二節氣十二中氣此三十六之數而又有七十二之候焉三十六倍之而爲七十二又倍之而爲一百八矣八卦成而共爲三十六畫重卦錯綜反覆之而六十四亦成三十六是云三十六宮都是春也萬物及人事多有不能離乎三十六之數者 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五十里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

樵書十編

卷之十一

全

尙湖小築

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天下共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峨眉山有七十二穴雷神居之時出雲雨 戴延之西征記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 邛州大邑縣鳴鶴山亦有七十二穴 武彘山峯巒大者三十六 新安黃山有三十六峯 陝西鳳縣紫柏山上有七十二洞異人多隱此 江西廣信府城西北有靈山山有七十二峯郡之鎮山道書第三十三福地 湖廣司空山在攸縣東四十五里南接雲陽

連山峻拔左右三十六峯舊名麒麟山亦名溫泉山
 南齊司空張岳隱此改今名 陝西仇池山在鞏昌
 府成縣西北一百里四面壁立峭絕險固自然有樓
 櫓却敵狀上有平地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廻
 有豐水煮土成鹽 湖廣太嶽太和山在均州南山
 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洞 江西金谿縣雲
 林山翠嶺數百仞界撫信建昌三郡其形勢爲金谿
 之巨鎮山上有三十六尖故曰三十六峯 浙江長
 興縣浮雲山山上有七十二墩久旱山頂生浮雲卽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金 倚湖小集

兩 浦江縣東三十五里有三十六岡其山重巒複
 峯高低不齊前後相屬者三十有六 洞庭山蘓舜
 欽水月院記中有山七十二惟洞庭稱雄 彭湖嶼
 在泉州府城東出海舟行三日在巨浸中環島二十
 六 湖廣二十六灣水在湘鄉縣南本湘江北流至
 縣門逕江口乃分一派東流爲三十六折唐許渾詩
 縹緲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
 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名勝志廣東龍川縣北百里
 有霍山舊經云高七十餘丈周圍三百六十里峰有

三百六十可居者七十二其最著者曰太乙巖 廣
 西賀縣北二十里有七十二峯攢奇競秀其中多橋
 是曰橋山 袁宏後漢記李催郭汜繞營叫呼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
 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知自此以往有三十六灘非
 至尊所宜登 吳江東門外長橋有七十二洞舊志
 垂虹橋東西千餘尺橫跨淞江前臨太湖乃吳江絕
 景也

李石續博物志云孔安國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劉
 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
 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後漢書徐偃王好
 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 後漢英雄記曰漢陽
 王國等起兵劫故信都今 主統三十六部號
 車騎將軍 漢書景帝時步楚七國反書問天子遣
 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軍往擊吳楚 後漢書
 班超以假司馬使西域與其吏士三十六人縱火圍
 匈奴使者超手格殺二人其吏斬其使及從士三十
 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帝遂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金

倚湖小集

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金

倚湖小集

前功超受使寶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後果威震絕域按超所率吏士三十六人其後所通者亦三十六國 又耿恭守疏勒孤城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之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酋長望見號哭而去朝廷從司徒鮑昱之議遣王蒙等救之蒙已勝車師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迎兵士寒服范因隨王蒙等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出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畏為匈奴兵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呼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相隨俱歸匈奴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三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關惟餘十三人 徐溫傳楊行密起合肥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後都揚州 宋史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七郡官軍莫敢犯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全

倘湖小集

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此宣和三年事也 則小說家演之以三十六為天罡星七十二為地煞星共一百三十六人名號而各為一贊乃龔聖俞作又龔天啓語言宋江潛至李斯家題詞于壁有六六雁行連八九則似真又有此七十二人者矣宋嘉定八年淮浙江東西飢都昌飢民聚為盜者二十六黨 元史至正七年集慶路沿江盜起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成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急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財賦恐非國家所有也 輟錄云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健聚茅山一宮縱橫出沒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兵無數朝廷召募鹽徒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後此天下之人視官兵為無用 四友齋叢說云嘉靖乙卯倭賊從浙江繇嚴衢過杭州歷徽寧太平而至金陵繼七十二人耳南兵與之對陣殺二把總指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全

倘湖小集

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後漢書明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
 將軍部帥有數千餘萬皆著黃巾分為三十六方大
 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同日反叛 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敬仲所記者十有二焉
 蘇東坡詩云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
 誰能識其全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好
 心知口難傳 各勝志興化南木蘭山下其水自泉
 州西南而下合澗谷之水三百六十會流于此宋李
 長蘆跋澆田千餘頃莆人賴之 鯉魚無論大小皆
 三十六鱗 天中記天有九天每一天俱列置三天
 合為三十六天玉樞經曰玉霄一府所統三十六天
 長沙志衡山軒翺聳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
 峯 天中記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
 萬里有三千六百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又天日山有洞三十六每秋有一月風雨晦冥土
 俗云是山與江神會也 麻姑紫壇歌女媧鍊得五
 方石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

雜書一編

卷之五

宋

嶺湖小集

雜書一編

卷之五

宋

嶺湖小集

處其位 天中記神農嘗百草一日百死百生其所
 得二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 秦始皇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 柳子厚遺何蕃書曾參徒七十二人致
 禍負芻然則曾子之徒亦七十二人耶 人有三百
 六十骨節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
 果賦云三十六園之李 安慶府志浮山在懷寧縣
 東九十里一名浮渡山有三十六巖七十二峯可居
 可遊

1. 1186 丹 黃 日 長 入 5 5 0 2. 2. 1

以設官為戲

設官分職無非代君理民觀周禮一書設其官而命之名皆有深意非偶然者後代多有隨意命官而近于戲者夫天子無戲言而况于設官乎因彙而考之
曹操時置發丘中郎將 南齊書虞愿先事宋明帝帝體肥憎風夏月嘗着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每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愿為其官 南史牟玄保為黃門侍郎善奕棋品第三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齊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李

倘湖小集

李涪云則天寵侍御者張景宗其官號曰控鶴監吳志孫皓天紀二年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絲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 嶺南異物志交趾橘多置長官一人秩三百石至歲貢御橘三國典畧云齊高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道遙郡君以梁肉食縣邑常于馬上設登褥以抱之其御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李

倘湖小集

馬皆籍以瓊屬被以金玉食物有十餘種號為駁龍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盧繡帳牢甚過于諸王婚禮齊主常親視焉又以鷹為凌霄郡君 五代史劉晏據太原與契丹約為兄弟契丹以黃驢馬為聘後與周世宗戰高平敗獨乘黃驢以歸遂與黃驢治旆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於號自在將軍 金主亮常所御小驢號小將軍

遺骨之異

人之精氣既化而遺骨未即速朽淺識者以為冥漠無知之物然亦有不可變視者成化間宦官來定飯于海子口楊樹之下見樹邊一骷髏以生薑一片置骷髏口中開口辣舌隨聞應聲曰辣定驚疑尋馬即歸隨問辣之聲入耳不已臥病數日而卒凡江浙沙渚有骷髏暴露于地者牧豎虐戲溺小水于其口中為之作禮則骷髏隨其身而滾行以石擊碎乃已則安可以其無知而欺之耶夫掩骼埋胔見于月令

歷書上編 卷之十一 奎 尚湖小集

古之仁王于鳥獸之遺骸尚收掩之况人為同類漫不經意其可哉 鈞玄云秘書郎喬中山言至元十年自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樹于道旁有人骨一具跌坐若自生成與石立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然何據而稱為杜少陵之骨乎 尚書故實云公常于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于常然何據而稱為昭明太子之骨乎 文昌雜錄華岳山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屍齒髮皆完

有時遊人多以酒酒口中呼為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首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褻慢耶 明道雜誌長安有安姓者家得明皇髑髏光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甲于長安遂為巨族後其家析居爭鬪髑髏遂分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一統志武彘山有巖巖中半壁有石室室前有黃心木如橋上列置蛻面中藏仙蛻皆赤小而紅色世傳方外之士得

歷書上編 卷之十一 奎 尚湖小集

道尸解悉于此蛻骨 山堂肆考云武彘山神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在崇安其山即人所宅峰巒巖壑秀拔奇偉兩岸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槎挿石罅間以皮舟舩棺柩之屬柩中有遺骸外列陶器皆未壞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蠻彝所居而漢所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為衆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 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塚人共見其塚中有一髑髏極大疑即蒙髑髏也 永嘉五年張瑒為高平戍邏主時值曹爽篡位亂見山中火

起人馬鏡甲聲謂疑賊上巖出欲擊之到山無人胡
日往視惟見爛骸百頭布散山中 東觀漢記陳寵
字昭公爲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常有鬼哭聲寵
使吏案行還言昔歲舍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
縣收葬由是遂絕 鐵圍山叢談云蔡京于崇寧未
以使相就第賜第闔闔門外俗號梁門 修築之際往
往得唐人舊塚誌文又多得婦人脛骨率長于今時
男子長大幾寸焉或謂常觀陝晉間古長平爲秦白
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大異隋唐時知今人
骸書二編 卷之十一 齋 倘湖小築

凌小短釋氏之語或不妄 述異記陳留周氏婢名
興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爲拔
之當有厚報乃見朽棺爛骸草生眼中便爲拔草卽
于其處得一雙金指環 伽藍記那迦羅阿國有佛
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
蜂窠玄奘傳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廣尺二寸其相仰
平形如天蓋佛體蓋如荷 槃佛眼圓睛狀如柰許
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
紫相爲飾此五聖迹同在一城 天中記會稽有訪

風鬼屢見城邑常跋雷門上脚垂至地音橫湯合賀
韜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夫吳王發地而得
專車之骨以問孔子孔子對之以爲此防風之骨矣
乃得有鼓雷門上而脚垂至地者又是防風氏何哉
天中記嵇叔夜康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
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爲人發露如爲葬
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餘遂收
葬之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
聲其妙都不遺忘 幽怪錄 和初建陽縣界山中
骸書二編 卷之十一 齋 倘湖小築

墜仙人棺棺中脛長六尺青如玉 上清宮雜記
云龍虎山東偏岩罅舊有三棺 巖壁峭立深溪中非
人跡可到往記爲仙蛻墓此或壞因風雨雷電則復
如初或云堯時民避水遺跡 元至正間居民繫
長繩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岩前以長鈎
鈎斷二棺皆柁木所製一棺中有玉連環見宋洪芻
明危素諸記至今一棺猶存製若床厨以有門可開
闔色若淡黃檀香或方如木匣長如木屑坐落各岩
隙 繪園云武彝山接筍峯下有怪朝以來斃仙共

一十四軀居民供養藏諸石龕 歲遇大旱迎歸其
家禱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其 靈鼓送還故處則虬
仙夜中自歸焉中石龕不失位 天其靈異如此又武
義山有水簾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折而上如在半空
透逸又過水涯道院見一龕石罅中訊之道士云此
嘉靖十年廣信府虬仙也俗呼虬仙甚清灑汎如腊
日如電皮毛爪髮宛若生有御史某來易其處號曰
昇仙

標書二編

卷之三

七

仙術小集

人之元神

仙傳拾遺云馬周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
太上勅之下佐于國而沉溺于酒汨沒風塵間二十
年袁天綱相其將死教之隨騎牛老叟入山變顏見
之謂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召汝即引入
宮闕至簾前有官言責之者使人送之別院中觀其
門則姓名在焉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立于前日我
輩皆先生五藏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于身我等
久歸此矣但閉日將復于神室也周瞑日久之忽覺

標書二編

卷之三

七

仙術小集

心智明悟并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貞觀
中累居大任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
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翼日無疾而終 洛中記異
云唐高祖起兵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
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
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 南部新書河東裴章者其
父曹常鎮荊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
為照所重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章弱冠父為娶妻
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臘太原竟棄妻于洛中過門

不入。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命。常禱髮髻。三頭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白。荆州移鎮太原。雲照隨之。章因見照。叙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即君必貴。今則不然。何也。章因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愬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其下以刃割腹。于浴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生魂能愬上帝。此亦前。所未聞。生魂。登即元神耶。廣五行記。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于其身中。謂廣曰。我心神也。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桓譚新論。揚。子雲于成帝時。上幸甘泉宮。召使作賦。子雲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太少氣。病。一歲卒。珍珠船云。江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謂。卽五臟神。眉公見聞錄。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童子曰。吾乃汝之五臟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飯。強之食。始破。輩血。未幾。遂以論奏。逮下獄。又是文公晚年。常日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年後。每在眉睫之間。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李

倘湖小集

鳳麟有種

人家有令子。則稱之曰鳳毛。而毛詩云。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角。振振。公族。麟之定。振振。公姓。則是鳳麟。未嘗無種也。抱朴子曰。麟鳳以形狀爲別。聖人以心。神爲異。太平之世。鳳凰常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凰去之。此則鳳有種明矣。鎮江府志云。萬曆二十一年。丹徒唐里灣民朱旺一家牛產麟。先。是旺一家。每夜有赤光上騰。如火。麟產後。其光不見。其狀。遍體鱗紋。色青黑。玉頂光潤。氤氳若雲。氣然。口。紅色。領下有髯。項皆細鱗。具九孔。臍以後。具六孔。一字排列。背腹皆巨鱗。橫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近尾處。一巨鱗。上有橫紋五。豎一如王字。形尾皆。細鱗。尾稍一全鱗。鬃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直紋二三。見而已。甫生。聲如洪鐘。衆咸指爲怪。驚。而瘞之。越日。鄉人殷士望等。聞知。往啓而灌之。傷悼。良久。繪爲圖。郡侯龍溪王公。應麟命。葬于北岡山。二。賢祠左。又二十五年。春。旺之族家牛復產一麟。其牛。卽前產麟者之子也。麟狀大如前。麟後有毛。目赤。若。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矣

倘湖小集

流丹額有紋如王字近蹄細鱗尤整密餘皆同前生
數日死亦葬北固山為雙麟塚五歲再育麟亦近古
未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三

雜

尚明

以蠶為冷

陸璣廣要云。蠶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又
謂南人照蟬取而食之。冀越通云。雲南廣南順城諸
府俗好食蠶。漢書尉佗獻文帝紫貝五百。桂蠶一
器注桂樹中。蠶潰以蜜而食之。蕪林曰。漢嘗以獻。陵
廟載以赤轂小車。老學庵筆記。廣人于山間掘取
大蟻卵為醬。名蟻公醬。此即禮所謂蚘醢。三代以來
固以為食矣。然則漢人以蠶祭宗廟。曷足怪哉。朝
野食載嶺南苗彝好食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三

雜

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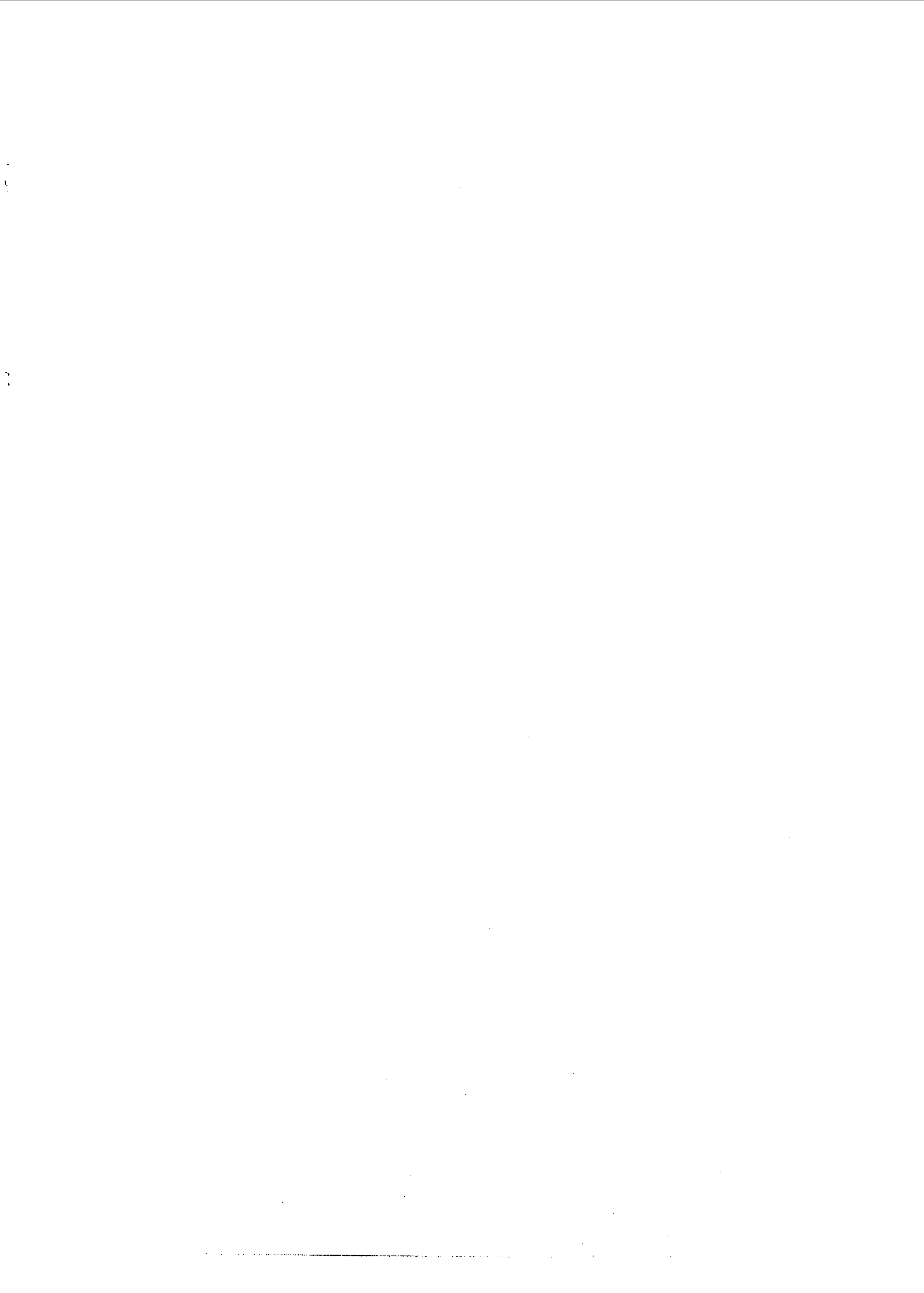
者。飼以蜜釘之筵上。瞬瞬而行。以筋夾取。啖之唧唧
作聲。故曰蜜唧。可談云。瓊管彝人食動物。凡蠅蚋
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乾膜
子云。劍南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
之蟠蟲。每令人散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
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甚
佳。詞林海錯云。曹大家東征賦。登巢椽蠶。胡人燥
蠶。中國亦有取蜂。蠶為醢者。即古人登巢椽蠶之遺
意。陸璣疏云。蜉蝣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

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中陰雨時地中出今人
燒炙噉之焚光曰是糞中蠹蟲隨雨而出朝生而暮
死 前蜀志云劉隱者成都人也少時常賣西川監
軍使書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荆
棘貴賤皆杖策而行將至南州州官致書迎之有一
人背籠而來將隱入籠內掉手前往凡登山谷俱絕
高深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至則謂諸大校逢迎意
良厚于是烹一犢兒先取犢兒結腸細煮置盤器間
徐以醬調入醢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葢非
他風俗多與蜀中殊 袁中郎醉叟傳云楚西荆澧
之間有一異人着七梁冠身衣錦繡狀甚奇古腹如
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爲醉叟隨行惟
一弟子手携黃竹籃籃中盡貯乾蜈蚣蜘蛛癩蝦蟇
及一切蟲蠹之屬人或窺之無不駭走問其所自諸
毒何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非可卒致也市
中童兒爭覓毒蟲數十種見異人飲時悉以供與皆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直 倘湖小集

孽而生嚼之如得未嘗若噉其蟲之極細小者輒浸
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
栢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掙掙蛇涎鬚鬚之際
觀者股慄威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者異人恣意飲
陷似有盈味嘗曰蠹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
味又次于蜘蛛則以小者爲貴諸蟲中惟蠹不可
多食多食闕人一日之間嘗過十餘家飲更不殺食
盡日沈酣而已或于古廟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宿人
家屋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八字行住
坐臥斯須不忘言人往事率多奇中人以苛禮相苦
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欣然乞一醉然後去也

雜書上編 卷之十一 直 倘湖小集



叙



乙亥之秋吾遊家弟怕夫寄園

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

乎園又將焉寄怕夫無以應乃

出所輯寄園寄所寄示予請敘

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信杖

寄撫鬚寄滅燭寄焚塵寄

獺祭寄灰渡寄裂眦寄驅睡

寄泛葉寄插菊寄為卷十有

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徽章之縷

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自

我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繇

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

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

而知鼻口寄於額而辨味使非

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十年其

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

上脣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

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

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

序三

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

於人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

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暴吾

園而吾園焦風暴吾園而吾園折

兩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

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

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

使非寄焉將為流為峙者殺野

序四

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

也如是則知岱之為嶽寄於青齊

鄒魯之間衡之為嶽寄於沅濱

瀟湘之徽華之為嶽寄於嶠閩

陰晉之交恒之為嶽寄於雲中雁
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瀍澗
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
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兗州之民
寄於河濟渤海青州之民寄於臨
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
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遙荆
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豫州之

序五

寄園寄所寄

民寄於棗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
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
渭洛灃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
寄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
音寄於嶧桐鸞聲寄於簫管
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
宮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
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

序六

寄園寄所寄

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

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皋夔稷契

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

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於

序七

新編詩所

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

典謨訓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

之什寄於詩文象占變之數寄

於易三百三千八百九變之繁寄

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

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聲歌

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

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

序八

新編詩所

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

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

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

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

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
性初外為臣寄於君子寄於夫妻寄
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
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
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天貧
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
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
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

序九

寄園寄所寄

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
衣服之為寄何慕錦繡知飲食
之為寄何羨珍饈知妻室之為寄
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為寄何必極
歡歎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
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
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遇用吾
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為狀則

序十

寄園寄所寄

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

戒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閩風化英

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綱常名教

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為無搃儒

序十一

寄園新序

人仙釋之著并已治亂寇盜之氛

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而寄

此寄之妙也吾詢怕夫園何寄怕

夫未有答今知怕夫意即寄於

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仙湖思兄士麟頓首拜撰



序十二

寄園新序

清寄園寄所寄誌略

有若秦火燒不及者有若娜嬛偶偷閱者有若帳中枕中竊見者有若鐵函出井底者都為一書名之曰寄所寄主人性嗜古多異聞仕隱京師宣武門之西偏顏其園曰寄其隨手編輯則曰寄所寄也主人酒酣耳熱談舊事娓娓不少息滿四下輒索燈檢陳帙紫滄作客居寄園從主人得與校對焉亥豕之未計是書寄凡十有二目凡五十有九附見者三蒐採古今書籍約一千七百三十餘條自註九十有七從鈔撮付梓人凡四百有二十日主人之用心良亦苦矣主人好著述吟詠所作林臥遙集詩彙韻至一千五百律懷金山詩至二百寄園寄所寄誌略

四十韻紫滄既盡評騰之萬青閣尺牘權楊告文寄園集字諸詩萬青閣詩餘紫滄皆有題詞以質當世若萬青閣全集時菀詩古文賦奏疏記序論說以及公移雜體凡二十四卷則主人自訂主人與紫滄同生紫陽夫子之鄉嘗欲續成新安文獻一書以上繼篁墩學士顧志焉而未遂茲寄所寄一編雖採掇類殊于人心世教必拳拳焉其亦續成文獻之志也夫至于鉅細兼該莊諧互見讀之者或曰為經史羽翼或等為覺世津梁或上于夢花小錄剪燈新聞主人一聽之焉耳紫滄川述其大略以證諸世之讀寄所寄者新安受業汪灝紫滄拜識

寄園寄所寄 誌略 凡例

寄園寄所寄凡例

一予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輒筆之於冊積之既久分類成帙用作座側之玩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嗣因竹垞太史採十餘條入日下舊聞知不能久藏笥篋遂爾付梓

一是書分十二寄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輒附于末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至于作令晉中平交山寇夏君宛來叙其本未行世亦節取數條以相印証

一囊底寄凡智囊已載者槩不復採非好用機械也有才不措諸實行讀書不能致用只希上空譚耳

凡例

一鏡中寄忠孝故事多不勝採世所赫赫共傳者不必錄錄其幽僻而聳聽者借鑑古人以自敦本行亦聖人論士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謂也

一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則端為一卷以故鄉從詳也人生如電光石火予于山水因緣不淺况濟勝有具何可刻置耶

一撚鬚寄近來進退兩忘時與良朋篝燈抵掌非詩無以過日其林卧遙集偶然次韻遂疊至千五百律吟雖甚苦心竊樂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一滅燭寄坡公夏日愛人說鬼恠猶屬嬉戲神禹鑄鼎象物凡愚賤細民亦令知警而預避防之命意何厚

若言鬼恠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發物類之駭觀以及人妖之譎誕頗有相類因以編入

一焚麈寄飽食終日祇聞清譚於身心何益一言一事

皆足令人鼓舞與發斯有濟耳遺聞以資見聞座箴談屑以正人心術助淹博科名以勸子弟壽考神童皆可類推

一獺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一豕渡寄則不致引典訛誤

一裂皆寄觀勝朝之政事錯雜盜賊紛紜益知生太平世者為大幸而防河洩者當先杜蟻漏矣事屬近代尤不敢漫加已見悉本成書細加抄錄中間或有是非未確處觀者目能從原書正之

一驅睡寄仙卜醫藥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一泛葉寄故鄉事不無瑣細然事屬桑梓不厭詳也至

黔兵一勦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屢奉旨意又經史閣部與馬貴陽幾番辨折要為吾鄉存其略以見金公功在扮榆

一插菊寄可以不錄然借胡盧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母貽笑柄雖屬笑談未必無補丙子夏五識于燕邸寄園之見心軒



寄園寄所寄總目

湖岸趙吉士恒夫著

卷之一

囊底寄

經濟

習術

警敏

技巧

卷之二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寄園寄所寄總目

寬厚

見色不亂

卷之三

倚杖寄

襟瀆

名勝

大好山水

卷之四

撫鬚寄

詩原

詩話

此詩

卷之五

滅燭寄

風

怪

異

人妖

虎

雷

續

卷之六

焚塵寄

座簾

壽考

譚屑

卷之七

懶祭寄

天時

物理

禽獸

寄園寄所寄總目

卷之八

豕渡寄

物類悞

卷之九

裂背寄

流冠項間

普吾沙

卷之十

驅睡寄

狂士

報施

二氏

卷十一

泛葉寄

新安理學

卷十二

掃菊寄

笑柄

笑談

笑談

笑談

寄園寄所寄總目

寄園寄所寄總目

寄園寄所寄卷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囊底寄

受業

馮雲驥懿生 全男 道敬 校訂
錢晉錫再亭 孫繼林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寄園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與言猶有假而托之
寄園寄所寄卷一

者赫赫天壤措諸事業亘千秋而莫之泯滅厥惟
功哉名臣匡濟固自天成亦須借資學問大疑大
務遇智士而立決豈無本而然歟余吏隱寄園上
自朝廟下暨街巷瑣屑凡足徵才幹者輯而存之
以徵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補於倉卒若謂扣囊
底智足以集事則非余意矣

囊底寄

經濟

五車萬卷何一非經濟哉顧熟之紙上而空於
臨機如君國何成庸不勝記抑暮齡得之祖父
所傳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懸舉數則以該餘

正德允泰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
上不聽楊廷和蔣冕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孰與
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
土不昇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
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
朕念親親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
行開寄所寄卷一

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
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
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通記
此真不諫之諫猶兵機也先曾祖光祿公切官高祖
弱冠同梁公周旋常與諸孫道其事余閱明史恍如
高曾面命也識之

郎中李夢陽勸尚書韓文劾劉瑾文令夢陽具草既成
讀而艾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覽弗竟
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之貞勝稿
嚴世蕃既敗復為御史林潤所劾捕世蕃羅龍文獄詔
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燬原火自有倒海水已

而聚其黨竊議。自謂納賄。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眾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與楊繼盛沈練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詣徐相國階議之。階固已預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譴。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特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

寄園寄所寄卷一

嚴公事

數語。速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俱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愁者。盛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乎。快心錄

是類皆世所其悉。華亭亦勢逼騎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王。遺憾千古矣。取以舒公忿。

余令交城時。交山賊謀攻城。撫院舍人田福。久橫三晉。與賊通。家僮田自友。以次應守堞。城總啓煥促之。不應。反恨煥。福佯為好語。召入。扃戶捶之。幾死。且曰。城破在日內。何守為。子捕福下獄。詳申各憲。有韓魚頑者。康熙元年為福毆死。遺言妻子無釘棺。此冤終得白。迨九年。啓其棺。面如生。復詳撫院批訊。重責數次。福自知罪大。自縊獄中。家屬領屍出獄。乃不期而與魚頑同日出城葬。自是賊內謀攻城之謀漸寢。

周延儒票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體。上嘗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鏞。又以士鏞指楊嗣昌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為四凶。大嫌之。延儒云。竟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擬救。極口詆斥。官未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大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

寄園寄所寄卷一

嚴公事

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為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將德璋曰。道周永成。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吳姓輩復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微笑。既退。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黃道周清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上御筆也。道周奏。楊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筆記黃論。德道周。以直諫下獄。思宗怒莫能回。後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黃道周在

四

官。即傳旨復官。通誌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採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輔臣懇請數四。不許。閣學蔣德璟而奏曰。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開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曰。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口。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意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禎雜錄

劉公應愚令承寧。會靈寶民苦鄉貴。焦行豐。凌鏢。憤憤

不平。遂闕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携僕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伙南樓。從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眾曰。爾等聚眾立寨。報仇耶。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勦之。若仇。則衍豐一村夫耳。為爾請命上官。一宰斃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眾雜拜。陳衍豐罪。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赴承寧降。已而公請當事。削衍豐籍。擬鬼薪。遠近快之。劉巡撫傳

梅公之煩將勒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潰者。殺一參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眾悉定。仍整旅而前。崇禎野乘

沈文學自徵。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張椿聞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為計復遵承。事定後。封

寄園寄所寄卷一

張椿聞公知

五

筓鑰。長揖策蹇去。之京師。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下。疑其有外心。大司馬募士能入袁營探實者。予上賞。公慨然應募。司馬欲與騎三百。公曰。不可。崇煥無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騎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煥敢殺某。則反狀明白。公即知所備矣。某又何惜一死報君父。司馬乃授以令箭。夜縋城出。至袁營。勵聲呼曰。大司馬有語致督師。諸軍注方執矢欲射視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說曰。天子新踐祚。即不次擢公。可謂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臺省令泐。明主投杆。公

族無噍類矣。且公往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與公立功名。自贖稍不盡節。天下且爭鬻公。可不畏歟。崇煥改容謝。請即日入朝。公曰。誤矣。城中人情洶洶。苟驟焉入朝。此盧杞所以阻懷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後進。則羣疑盡釋矣。煥唯唯。命公具道。所以于大司馬。于是天子始召見煥。賜貂裘玉帶。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煥獄。

沈文學傳

奸徒李璉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富民。報名輪官行首。實籍沒之法。閩學銓公士升林然曰。此亂本也。擬刑部提問。思宗意益不愜。命改稟。公具疏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天下皆為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請告歸。

錢臨學傳

弘光初。東陽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時出劫掠。大司馬張國維。邑人也。知盛公玉瓚宰蘭谿。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以撫綏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維時亂民叛黨。林立道左。或恐不測。謂宜陳兵備變。公曰。是不過欲識新官。無他慮也。去蓋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視囚簿。凡以許都事株連者。悉慰遣之。餘黨感公恩。皆散去。

盛東陽傳

文震孟以疏論時事。作瑯欲杖之。葉公向高力爭。語忠

賢曰。此上首科狀元。荷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能。蓋燕俗敬事信國。瑯性畏鬼神。因以獲濟。啟。顧野乘

崇禎末年。闖賊勢亟。總憲李公邦華。密疏請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壯藩翰。思廟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時巡撫馮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云京師單虛。職守一無所備。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于。身抵通郊。候駕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析沉沉。閣門盡扃。愷章徬徨七日。飲泣出關。四日而京城陷。牧齋集

福清葉公向高。當國時。鄭貴妃專寵。羣臣咸慮福王奪宗。公時加調護。請福王之國。其力。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為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為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越此寵眷時。啟行資贈倍厚。官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王一之國。百口冰解。更待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制。王之國。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公密啟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恭拜福王。因辭。乃立受。共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

與貴妃皆大喜。初續表忠記

泰昌不豫。南昌劉文端公一燭預頽命。駕崩。以君夢哭臨。舉哀畢。公即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禁燬閣中。要封皇貴妃。公大言。誰敢匿天子者。安趨而入。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即還。選侍初頽之。既而悔。隨上。襪不釋手。安在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趣呼皇長子還閣。公不可。請暫居慈寧。上喜。顧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閣下伴我。乃無恐。公髯修。故云。全上

神宗晏駕。瑞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威。晚絕庄。左忠毅奇園寄所寄卷一。表忠記

公光斗還封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進奉乎。全上

光廟賓天。年號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啟存泰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議始定。全上

常熟顧祿愍公大章。為部郎日。兵尚張鶴鳴行邊。奏獲杜茂係奸細。與知縣某同謀。遣官索三人交通叛族。事甚具。王尚書紀問諸司。皆唯唯。公獨曰。謀叛大事也。兩人同謀三月。其相與親密。必非尋常可比。豈有官家姓名尚不知者。杜茂已審過五六次。夾過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况往返數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問姓名。若

不可解。王大笑。蓋杜茂實附登撫。先標員領。餉募兵餉費而兵不集。懼罪走匿山寺中。為番役所誣也。審畢。王問當坐何罪。諸司不能對。公曰。某雖非奸細。然與叛者同族。按律擬流三千里可也。後王蒙譴。侍郎楊東明署事。欲定讞結案。曰。叛者既以謀反論。則于某乃反族。當論斬。公立前曰。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期親。公曰。某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讞乃定。全上

苗賊奢崇明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參議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綏城。徒跣走石碛。司秦良玉乞兵援成都。目把紛囂不肯應。平表慷慨號泣。不飲食者五日。良玉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勸。措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四川撫按授之監軍。兼副總兵職銜。平表得以統束易置諸將。自市驛之戰。俘斬千餘。馬廐之戰。俘斬萬餘。占據兩嶺。酣戰一日。斬首千餘。奪據二郎關。擒黑蓬頭。追降樊龍。復重慶。奢寅糾土府水西復集十萬。我五路應之。四路皆敗。總兵楊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入蒙米五升。截苗鐵賊無不一當百。十萬眾潰敗如掃。生擒偽元帥巨賊四十餘人。獲其偽印勅。偽號錦冊。及各縣印五顆。救出被擄生靈數萬。崇禎長編

兵部尚書呂維祺。當崇禎初年。為南戶部侍郎。督糧諸

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公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窟穴最深。州縣催徵。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派之宦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檄行州縣提解。率以公文具覆。甚有卧批不掣。遷擱至十餘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那移別款。不復補額者。官軍先已呼噪。傷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刷。又請開爐鑄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必三篩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塲給軍者免。謂之水兌。公燭其弊。乃收倉爲塲。聽運軍就便交納。卽以支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白置一簿。而自銷之。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頓清。續表忠記

寄園寄所寄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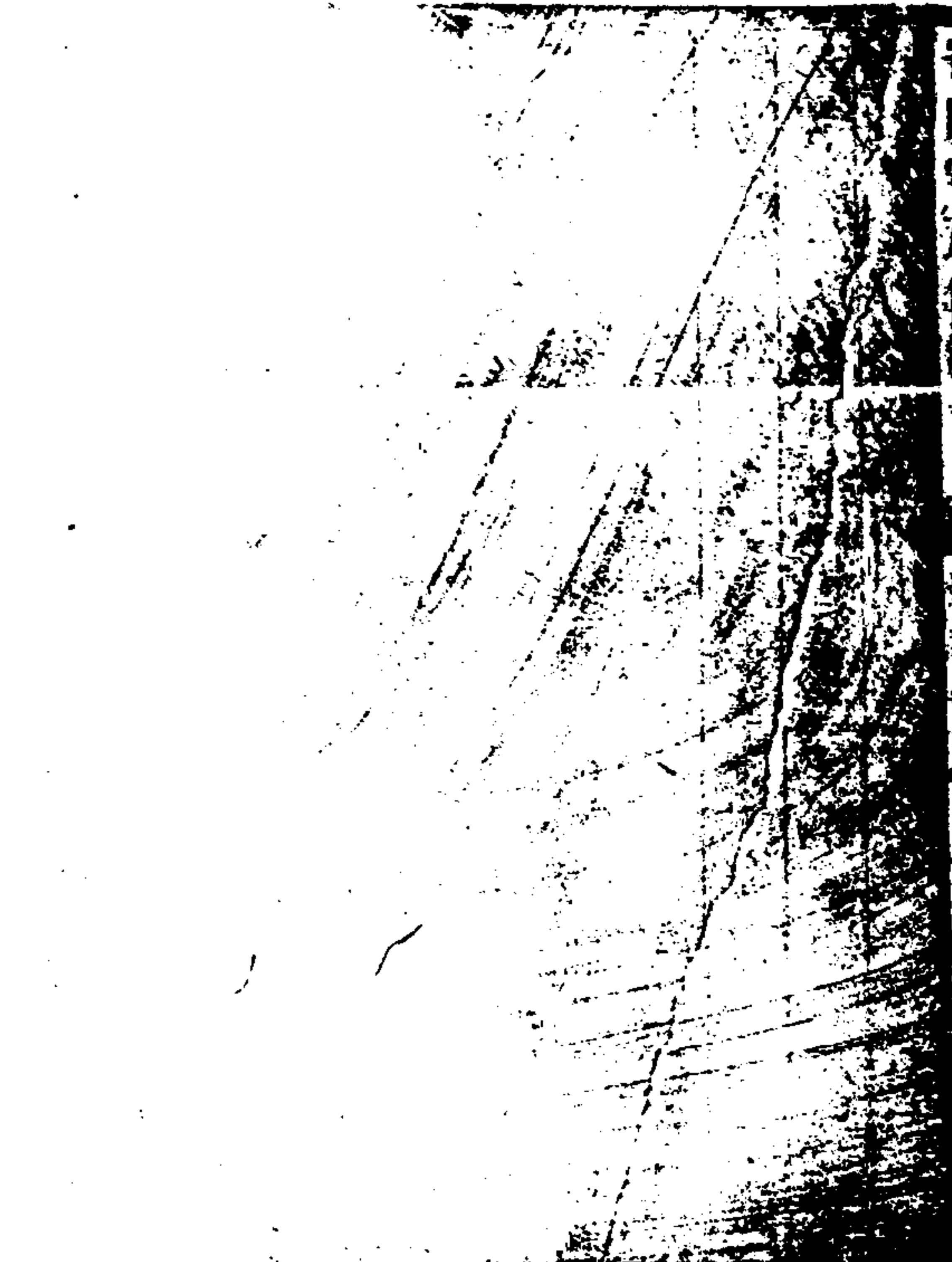
康熙甲子。裁浙閩總督爲閩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十亦裁。兵乏食。譁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時家玉峰兄士麟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作。爲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于衢設一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舊克伍。僉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大貧。給之曰。吾家素豐。貽萬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卽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餉給汝等。不過半年。卽盡補營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請。兵民懽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杭城苦火災。蓋人居稠密。衢巷聯

絡。簷舍鱗次。栢北。鮮磚石垣墻。每一延燒。輒以千百間計。男號女啼。寒巷填街。搶火克徒。咆哮挺擊。甚于強劫。公初蒞。卽約寮屬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于折近火房屋以斷火路。公于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悉遊統之。行藩司于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守領官統之。製給每名長二尺白布號掛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鑊。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柳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聲

寄園寄所寄卷一

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著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于四旁稍遠隙處。折之。鈎以鈎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櫛以敲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息。○杭兵印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寮中有人告曰。容城債債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吾蒞容城小邑。民借旂債不過數千。今聞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我何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喜曰。母携金至。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已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關。請母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綵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請公衙門閱稅。呀曰。真瘼物也。公旣如此爲兵民。我輩當值

公及會議曰既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為容城令曾代民還債彼庄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况列公大人乎難之請再四將軍等共諭兵曰此案不結久矣民實難完今撫院代償衆心肯讓乎皆曰既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于民負也公曰恐携物不足則失言每兩讓六完四可乎衆叩首流涕曰唯於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委四章京盡取原券清筭約三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在省之鹽使尚衣滄泉學使鹽司通捐以足葛藤未斷兵民祠祝



襄底寄

智術

智係以術維繫矣老子曰大德盛容貌若愚於以善身有餘其於應世何有奇才不才果足濟危難定禍亂判覆盆破奸宄弭禍患者均歸之曰智術焉

承樂間張洪使緬甸召通事訪問通事曰緬緬其倂傲則朝廷使臣來別御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閉其從人於外使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語率以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者居半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洪入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緬甸寄書卷一 襄底寄 北至之樓且告以中國禮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策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道策也乃選敢死士二十人携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此緬人關門不聽遂籠之排其門入至宜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鼻勾縮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宜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擄殺鄰境宜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諸就館明日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磨出命易生牢來饋舊間緬有木曰企剛象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到以漬水暴牛羊渴其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蘇然後烹用掃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

外百步許為厠。滿則實之以土。更為別厠。三日無瘕。人心始安。彼常以瘵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較。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游行。必防其毒。緬人嘗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眾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瘵。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二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沒於彼。即命官旗焚收骨直。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為神明。深化績編。

寄園寄所寄卷一

宣德末。永豐賊既平。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布政陳智方賑饑。乃下令曰。苟無實。宜自棄。眾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鞠訊。倘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可轉禍為福。眾積糶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全活甚眾。貞勝編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為民犬。昨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釋史

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營鎧家。謂

不誣。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香姚明。雲霽乃集群香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取於蘇。獨吾候之。刈其貨。故殺之耳。全上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去。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奔獲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蠻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膂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即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揮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駭縮。公笑曰。公譚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斬數人頭。眾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哀談

寄園寄所寄卷一

山東滕家庄。三兄弟為響馬魁。遠近州邑。嘗被賊。南人入而。此為畏途。順治丁酉秋。余以計偕同徐新子。徐次鏗。聯舟北上。道臨清。將至泊頭。二徐舟為水破。行李盡移岸。則下瓜舟不便行。遣家人負車從陸。未至有小剽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嘆息聲。余疑之。下舟一舍為香儀。詰其隱。僧附耳曰。滕家庄。適有馬

珠現。今夜諸公行李多應不保。恐見累。是用不敢納。
 徐色變。子曰。易耳。急至泊頭雇三小驢。問何往。子
 曰。前至勝家莊。驢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子笑。命
 家人押車運行李後至。即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
 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庄。主人肅衣冠。出大門迎。曰。
 早知佳賓至。特相候。主賓禮畢。子呼曰。飯甚。何不連
 飯吾飽餐再談。主人掀髯笑曰。已備矣。出二席肴饌。
 極豐潔。皆南味也。食已畢。安置臥具於書房。二徐不
 敢合眼。子酣寢。辰興至午。行李尚未至。二徐憂甚。子
 置不問。少頃家人押載三大車至。曰。泊頭車不敢來。
 業勝家庄發車到舟破處遠迎。故運至遲耳。莊三兄
 弟各居大厦。環以高垣。驢馬盈谷。器械射人目。廝役
 不計。各具優賜。次日宰猪羊。設香案。欲替為兄
 弟好。當是時。余默揣稍有難色。即生彼疑心矣。日授
 意二徐。各親書生身年月於黃單。二徐皺眉。于宮顏
 甲。即取黃單。同香紙俱焚。曰。我輩盟心。俾神鑒耳。勝
 氏三兄弟俱悅。二徐乃釋然。越三日。各贖白金六。遣
 役送于三人。及隨從各乘驢馬。行李車載俱備。至七
 十餘里。役云。已近武邑東門。小人應歸復家主矣。二
 徐得脫險。方有喜色。子遣伴投刺武邑。而城守戒嚴
 如禦敵。手揮持刺。伴人曰。速去。遲即縛汝。伴倉皇
 還。蓋令偵察。刺痛賊。疑車騎從勝庄來者。為攻城故

也。余測其意。露屯行李草間。復具書詳述來狀。另遣
 家人。克郡胥。抵南門城下。呼曰。理刑公支到。是時胡
 道南司理其定。故假其名。武邑聞上司人來。然猶不
 放伴進城。總書入。少頃典史繆心鏡出城迎曰。幸勿
 以閉關見罪。三君子從豺狼穴中來。安得不戈矛相
 向耶。後數年勝終服法。庄為墟。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恐遲
 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
 法當斬。乃具聞請釋。一郡守治酒具進。用金納妓於內。
 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
 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言德錄
 王陽明為知州時。賊首王和尚叛出同夥。有多應亭多
 邦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格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母於兵
 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為證。意此必王和
 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
 子。喚二盜至案前。復審。預誠皂隸報實。賓館有客。公即
 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
 且忍兩夾棍。候為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
 言。唯叩頭請死。遺慈集
 巡撫王守仁。討南贛賊。橫水桶岡等處俱平。獨潯頭賊
 未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潯頭賊乘虛出擾
 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賢不從。守仁計

兵力未暇。竊磨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眾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橫水破。大鬣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降。即愿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為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洞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兵眾。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鬣益懼。守仁遣使至洞頭賜諸賊牛酒。賊嚴為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慮珂。欲擊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慮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鬣除道。候運兵討之。大鬣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慮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眾。時守仁聞客所寄卷一

守仁無所入。大鬣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鬣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洞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資一檄為捕慮。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大鬣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報歸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備大鬣綏綏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備於庭。先伏甲士。引大鬣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令水徑直搗下洞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洞。賊池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為三衝犄角進。指揮魚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遷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洞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眾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累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

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開。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頓自此無警矣。通鑑

步山賊為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從省旋。執張

清源汝瑚手曰。山賊披猖。吾備之甚嚴。君屬民情太

懈可慮。汝瑚曰。吾邑貧。靡無分文。山賊不在意也。子

曰。夜夜防盜。尚存意外。况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

補行鄉飲酒禮。其夜三更。謀者密報清源失事。殺死

教官李開秀。縣官易服逃免。子傳密令。練總馬與率

鄉兵。起賊歸路。再出公庭解餉五千兩赴省。戒曰。速

有異。聞毋返。返且亮。銀已出郭。子至儒學行。鄉飲酒

禮。復遣師生登卦山。酒數巡。邑中方傳清源殺官。報

齊國寄所寄卷一

到山。同坐大驚。子曰。君輩無恐。賊且就縛。其日。詹詹

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慄不前。既念子臨行。諒語。率赴

省無虞。馬與密報群盜已困馬鞍山。子急致書汝瑚

索捕賊關文。汝瑚諱之。謂教官墮馬死。非賊也。子不

得已。密令與等放開一路。繼賊歸。若依余行。賊盡被

縛矣。

王晉溪與在木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

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

是也。未幾而拒疏至。人咸稱服。遣大將者。當以晉溪為

法。仇成寧之大父為百戶時。邊外數萬騎突至。都御史

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

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掘

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聚山腹。望以銃為號。來

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目相蹂

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剖首級。遂成奇

勲。選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為法。彙書

陽明既擒宸濠。囚於浙省。時武宗南幸。住蹕雷都。中官

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聖駕親征。差二中黃至

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潘重

伍文定討宸濠。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軍王已擒。我

軍駐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臣要錄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

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見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

反。遂伴狂。宸濠遣人饋物。則僕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

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唐伯虎紀

事

陰元記云。蘭陽處士丘城。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

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曉識其狀。盜

也。伴落簪弁。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

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

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

人曰。吾幾悞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寧邵大維嘗索

通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親其
不良。邵懣亦用此術。伴以失物。呼舟子乘燭。盡檢箱篋。
遂得無恙。嘯虹筆記

孔侍郎公鋪。知田州口。尚僚倉卒犯城。公蒞任甫三日。
郡兵先已調發。眾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手。祇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太守書生
迂諉耳。公曰。然則束手待盡乎。眾曰。即爾誰當往。公曰。
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猶諫沮。公印命騎令開門去。眾
請從以少土兵。公笑却之。眾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
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絙而已。門復隨閉。賊
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尚寨有所言。爾當導我。
寄園寄所寄卷一
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
賊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罾裸人於樹者。遂
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
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尚賊露刃出迎。
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
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
呼眾前。眾不覺相顧而集。渠所問公為誰。公曰。我太守
也。賊曰。豈聖人見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
石曹木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死耳。前官不知此。
勅以兵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
汝如子孫。不忍便殺汝。汝如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

我歸府。我以數帛賫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汝。
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眾錯愕。爭曰。誠如公言。
公誠能相卹。終公在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
必多疑。眾復拜。公曰。我餓矣。取食來。眾殺牛馬為麥飯。
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
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
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
矣。爾等能從往。取殺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積
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
縛。還其中襦。群生奔走。公按轡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
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
寄園寄所寄卷一
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眾
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
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殺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
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釋史

交山盤結千餘里。通數省。賊自明末踞其中。數十年。
官吏從無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觀賊形勢。康熙九年
二月九日。以勅農往住交山之麓。明日至長斜。又明
日至戴家片。巨魁惠崇德馬前投首。釋之。改名重生。
後三日。至惠家庄。即寓其家。密擒大盜楊芳林楊芳
清兄弟於趙家漢。先令差役于提徑押送縣。度行二
十餘里。于始整部伍行。賊首任國鈺統眾千餘來覓

子縛營兵鍾明節。加刀於頸曰。賊至先砍汝頭。即率
兵役二百餘逆之。驅明節衝鋒。以明節雖係營兵。實
為山賊頭目。賊因此不敢迫。子始整旅而還。明節亦
即入山為賊。

汪應軫為翰林官。武宗南巡。抗疏諫。奉旨廷杖瀕死。出
知泗州。車駕既發。郡邑徬徨。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
汪獨凝然不動。或詢其故。汪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
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倘費集而駕不至。將奈何。時
中使絡繹道路。恣需索。汪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
震地。中使沮喪。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
境。後有至者。欲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
寄園寄所寄卷一

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汪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
流凶。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能納之宮中。
俾受蠶事。實裨治化。事遂寢。世宗立。召復舊職。臣鑒錄
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
奇白岩患之。乃命於江南岑林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
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提督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
跳趨如飛。北人笨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
倒地僵臥。彬氣阻。異謀潛折。自是不敢復橫。遺事
嘉興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差藕曆日。內
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即
出牒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復索金錢。公又出牒

取庫金錢入債。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以便
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而去。後渠雜談

大同猶兒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
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為禮部。奏請筵
宴賞賜。一切殺減。其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
迤北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
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其使不
復有言。人以爲得馭遠之體。國朝雜記

胡廷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
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
受責。以私醋律笞之。臣鑒錄

奇聞寄所寄卷一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斥辱。
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為意。大用喝問
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
大用一笑而罷。令出。眾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
作威矣。眾嘆服。珊瑚網

屠論德應。欲治一僕。怒甚。僕求解于夫人。夫人謂置
一大魚來。莫測其旨也。應埃嗜魚。見而誌其肥。夫人從
旁微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平湖縣志

同年胡道南以巡鹽御史內陞歸里。子寓京都。峨眉
宇。二更有胡又申。敲門見子。謂道南有隱事。來日某
人決出。身家不保。已與某訂定酬儀。若卡急同過

見。成可釋也。予曰。差甚差甚。科道參人。先來通知。是明明嚇詐。你須直為我致意。來日某果有參疏。第卽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悔口。請別請別。胡某大窘而歸。事遂寢。

劉公存義。令平湖時。倭寇城急。計城上懸燈。難禦風雨。且苦燭寡。令鐵工作薄鐵板。斫薪木灌以瀝膏。上置木板。遮覆。瀝膏遇風雨益熾。不添燭而火光亘長夜。置長鈎。隱城腰。城上望城下如畫。城下望城上如漆。平湖志明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若不蚤圖。區處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中。每歲查舉勇

力智謀者數十人。月給食米一石。俟其殺賊有功。請量授官職。不惟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詐令歸降。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滋蔓難撲滅矣。報可。貞勝編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緹騎陸公金壺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謂之。公曰。無憂。益獲矣。因自坐門屏。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各盡。益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益還宮。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宋韻。藏城外某塔頂上。而言京中苦其益久矣。卽卽有

青矜子。日夜讀書其序。書聲恒至旦。忽以大盜密捕去。率師大志。曰。是足不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臣聞床中。藉以重德。飲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群盜編為耳目。而以青矜子為嚆。當其昔。聲息時。卽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為閉戶先生也。益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耳談

王世貞為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言。逆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寃。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覩之。因密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卽指絲履者。卽貞大笑曰。爾以吾皂為盜耶。遂命釋之。遺愁集

私溪胡大司空松。號永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倭寇至。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聞月城成。權奇之妙。乃爾。然非索得民心。卽殺十萬軍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栢泉。亦名松官太宰。博雅小品

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守監軍。威福自恣。胡迎拜。借重。趙領之。暨胡張筵宴。趙愈有傲容。胡微詬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連曰。吾奉天子命臨爾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衛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七省。不知大

命何領監軍。若無旗牌耶。為胡爺者聲豈特起。其聲震地。趙眾為之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為主。縱不為監軍。寧不為尊賓。胡曰。胡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寄之。二千金耳。趙聞而趣謂曰。汝饋二千。我倍責於汝。胡復笑曰。即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監我軍。不過資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孤其來意。必與怨謗。與之則不甘。吾故暫而賞之。嘗以洩吾氣。賞以慰其私。彼求賞而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是服胡之量。且足以覆趙之魄。且史

胡總兵茂貞鎮徽時。余村南去五里為古樓。有金西。白盾庫在金陵。其門下人將胡總兵所質以年滿不與贖。胡怒。遣兵來圍金宅。欲繫其從弟。是簡家婦女辱之。是簡先覺。携眷屬夜奔舊野。余藏之後屋。胡兵至古樓無所得。訊知迹余家。殺馬余門。圖頓。先是胡播虐邑里。凡紳士謁見。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體不肯往。反為胡所重。時以此事不能解。往語之曰。將軍素以威鎮地方。豈與賈人爭金而損名乎。胡轉怒為喜。訴其被金家質庫所誑。恨之甚。余曰。易易耳。五日內當囑其照數償還。胡酌酒訂交。已命是簡借貨還之。事遂釋。後胡移雲南。派六邑富戶贖金。謂余附近村有獻者。當贖余。余曰。若肯見免。公之惠也。若剝

桑梓以肥吾家。豈丈夫所為耶。胡領之。余近村遂獲。他不派。兩白名。早實。因是憤發出。歷官至陝西。汪浪叅議。

陳副使子文。字在中。閩人。嘉靖八年進士。除麻城知縣。歷戶部郎。出知長沙府。土賊尹大憲。阻水寨自固。歷數守。真能捕。子文故緩之。盜畜積甚多。竊出貿易。乃伏壯士數十人於水次。而遣一人微服買犢往誘之。伏兵卒發。生擒其渠魁。列朝詩集

張江陵欲甘心高。新鄭。在都葛守禮與冢宰楊博力爭之。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版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事。中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居正忿之。守禮識其字。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為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收府耶。吾二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無虞。貞勝編

王齊字象乾。鎮宜府。日知粟價將踊。先借帑金二萬兩。雜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兩。美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無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帑金五千兩。得息如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皆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寃哉。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齊字八十四尚在鎮。青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蘇譚

姜襄變亂。山右各縣預備積貯殆盡。事平。藩司籍其

事報部。朝命給銀買補。已丑後二十餘年。皆係提
糧。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並無倉。予力陳顛末于遠
方伯。蒙達公案訊。從前經承。如數追補。出買于特建
頭備倉於舊址。米七百餘石。粟五百餘石。豆三百餘
石。草一萬三千束。俱全。因為出陳易新。交民賴之。沁
州知州汪宗魯叙其事。立有碑。

戶部侍郎勒公為遠中丞胞兄。予晉謁之。問曰。聞滎
府為賊破。今赴補必窘。兄昔宰交城。貯千金。何不取
用。予茫然無以對。公笑曰。兄捐千金。鑿山引水。離任
後。交令同紳士申詳中止。竟將兄捐者用去。舍弟批
詳云。鑿山引水。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為之。前令豈

無確見。而棄千金如敝屣也。爾等庸人不足語此。速
將前令捐資。追出貯庫。取具遵依繳。兄可寫收字。我
給爾領回。當時手無分文。借貸無路。得此足供都中
燕桂吹瓊之川。

楊璉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
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遣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者老衣冠。
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
之。二人即躍於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
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
禮謝而去。庶右編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

時制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爾館。
故事。一省未有盡畱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闈
學。夙蒙愛之。蓋其時有忌馮謂之於當路者。因盡畱三
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
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狀。江
陵權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為馮子
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
出。次日入朝補館。得不他補。湧幢小品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為譚城縣丞。有
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
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詰館人。皆驚以
為不祥。遂去。全上

萬曆間海鹽令王際亨。治獄多精察。有一婦早孀。隨母
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冒婦之叔。一偽為夫。
一偽為公夫之兒。詭詞訟縣。已而佯以和請。月餘。偽夫
訟婦之母。兄掠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訝其貌狠。鞠之
則前案悉偽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
不許。詎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與語。已
而遽問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記左手右手。少年愕然
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亡。弟貧有女。嫁褚升。兄
之妻。常虞其欺。其貨俄被盜。賄隣人誣升。言從屋上來。
士所遺鞋是也。公曰。婿而盜。何必登屋。故方六月。何必

衣鞋。并得白。物。應。縣。同。經。

李保家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圍上李公以大砲攻之楊裸諸婦向砲砲竟不然此受厭也崇禎乙亥流賊圍桐城上架砲賊亦逼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羊角烟以解之砲竟發矣故鑄劍鑄鐘合煉丹藥皆忌裙釵之厭物理小議

沈參將希儀屯柳州左右皆徭謀而無謀徭者沈以為使官府人為謀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詞賊眾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離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剗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而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唐荆川文集

沈公始至即令諸徭得出人償買游嬉城中無禁諸徭

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詞賊後賊發其夥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徭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徭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徭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引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既多得貨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徭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為夫人愛已諸徭婦皆快快心美嘆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徭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徭不肯言則徭婦啖之使言或諸徭竟不肯言者則諸徭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全上

沈公所獲劇賊多不殺剗兩目明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屢誑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

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剽目者。剽目者每
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
利。在柳州所剽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
為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全上

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
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
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蔽。率走
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
巢嚇之。則又走。躄血瘡以死。或餒病崖谷。全上

沈公每以甚雨。凄凍風真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
人齋以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孛妻子裸而蒲伏上

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
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謂之
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遺衣毯者四散。
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謂者。亦同會於城傍。
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
人口。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謂之城
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
誰耶。鬼耶。諸緝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
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緝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
半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討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緝家

以劫。或索鷄酒於緝。緝不敢不與。全上

幸扶諫者。馬平四都緝賊。中知府。勝者也。兇狎甚。嘗
七捕之。不能得。至沈公亦七捕之。終不能得。會有報狀
諫。逃歸巢三。府賊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
與三府賊往劫他所。而三府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
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
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
百人。怒而挺刀。狎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
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
諸婦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緝謂諸緝之。以妻者曰。
吾不害汝。但得輩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緝人四五人

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
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誓
曰。唯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緝心割而
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緝曰。扶諫已逃他巢。圖
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
緩圖之。公曰諾。因令殺牛犒諸緝而去之。諸緝踪跡扶
諫所在。遂往以言。悔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緝
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
緝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
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
蓋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

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獠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
 巖洞中。使熟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
 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獠且以為吾怯。於
 是鎖諸獠妻。及扶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獠曰。
 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公曰。吾
 獻扶諫。懼營。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獠
 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
 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
 而質熟獠妻子。曰。十五人者。振一人。汝妻子。蓋粉矣。至
 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
 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
 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子四五人。往言乃扶諫
 婦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
 歸。刺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全上
 交城營。半以本縣山民充兵。遣盜長子孫備伍。交山
 盜風愈熾。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子移汛地。換營
 兵。嚴防守。具詳兩院咨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
 咨覆到營。將交城經制之兵。更換太原經制之兵。一
 子一換。著為例。山中巨盜耳日方絕。庶可施吾勳撫
 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家居給事中武攀龍宴
 三更歸。交山群盜數十相隨入署。子馳馬於馬廐左

疾上城。諭守城瑛者。加嚴。群盜由北門踰墻出。子縱
 其逃。止擒獲殿後者二名。閉內署鞫之。許以不死。因
 得諸賊實情。蓋無日不以殺縣官為急。盜首傅青山
 謂賊黨曰。趙縣官內謀深。而外若不經意。我輩不殺
 縣官。將來必為縣官擒。渠官做得好。於我輩不利。換
 一個來。又作商量。子夜獲殿後兩賊。得山中實情。釋
 之入山。寃為吾用。侵晨獲本地方作賊居停者四人。
 立斃之。即進省。以實密聞於達撫公。
 趙應龍壯健。力敵十夫。交城原瓶都賊首。與李宗盛
 交結。劫附近州邑。嘗破清源殺教官李開秀者。久之
 余密探兩葫蘆川踪跡。知靜樂李宗盛招趙應龍行
 劫。子密召降賊惠重生授意而行。山賊任國鉉惠孝
 文為子用。以計給應龍。折其兩臂。縛以付重生獻出。
 應龍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縛。同汝俱死。子械應龍
 赴省。應龍沿途據鞍高唱。洋洋去。無怖容。
 李宗盛者。巨盜李黃毛子。黃毛自明季為盜。後降。隨
 任標營久。積資饒富。山中築堡如城。廣畜驛馬。積芻
 糧。藏鎧甲兵器甚備。黃毛死。宗盛即小黃毛。時時出
 入太原各屬。黨羽甚盛。殺人視為常。凡避罪道糧者
 一入山。官即不敢問。宗盛屢捕不獲。康熙九年四月
 初。巡撫達公給示撫賊。子止之曰。縣官方布官發兵
 會勦。以振脇餘黨。撫之則機敗。誠假便宜。發軍武蕩

兵自北入太原協兵自東入宗盛必南引兩葫蘆
賊以自救縣官密用間使兩葫蘆賊不與之合則宗
盛勢孤必踰劉王嶺以入黃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
日擒宗盛必矣達公曰汝等畧鑿得無爲趙括乎
子曰熟悉在胸故能言之達公曰吾知爾不托空言
今晉中兵悉聽汝調度但云奉吾面諭行之不拘爾
以文法也子用印文四發調兵俱云奉憲密諭宗盛
聞風乃與心腹十數騎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
鵬窠就食劉振家食方備蘇防守郭典史伏兵起愈
集鄉民圍之數十師宗盛呼曰吾李黃毛也在縛我
去驍賊弓進單騎出戰射之暗餘黨逸去宗盛狀貌
魁梧卽被擒氣勃勃未及郭數里觀者萬計坡野爲
滿雖婦女亦上垣簷縱目指顧笑語交山賊破州縣
殺掠惡不忍言如惠岐山鍾牛尤淫惡岐山居惠家
庄遇群盜他出卽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劫輒倒裸
婦人油漬化火燃之或刀穿其牝兩輔鎖鎖之而去
其惡如此後皆被擒

十里未曉至水泉灘飲犒諸軍謂順等曰此行奉
勅進屯靜安爲急敵計耳順等驚愕子偕諸弁兵
聲言赴塞出賊不意直襲葫蘆屯駐東坡底日暮安
營畢語姚順曰此地爲吾據則兩葫蘆聲勢絕矣是
夜大雪山降盡白諭山民寧家毋從賊凍死次早諭
兩葫蘆居民許其拿賊贖罪強盜亦拿賊立功統計
入山二十六日節擒賊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縊二
名餘俱押解又投首賊首三十六名新撫山民一千
四百三十七家山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冊呈
報其真正良民不爲賊煽誘者止三十七人賞羊酒
及扁額產表或十里或數里或百里就地遠近立爲
約正以勸率各村落初三日振旅還縣汾文清太諸
給紳士庶盡衆而迎者不絕婦孺俱在門內羅拜歡
呼載道藩司在肖聞捷官廳中語科學謝觀曰爾江
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經宛來綱有交山平寇本末行
世

吉稱操舟者為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膽勇。為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為賊得，扶入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眾。賊舟數百艘，同日揚帆汎海去。長年既被執，時時賜為好語，媚賊首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遠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候枕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為媚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盡一賊首。長年故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刺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充而黃鬚，類倭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並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咤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長年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吹乘馬，繞示諸營三匝。

子金帛遺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年益赤貧甚。猶操舟漁。勇婦小品

烏程縣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虐訊。婢山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得知，盜賊奔之，皆悉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家盡尤之曰：「汝必盡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議盜二人皆隣近某某，即劫去，猶我囊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取捕之耳。」亟捕人，贖皆得。而財益於所失數。蓋盜往所藏也。婢智矣哉。耳語

劉滋漢陽人，少為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為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銀，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人，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錠，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於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携數錠遠遁去。既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攜耳。勇婦小品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將賊擊破頭面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

上到部同事愕然書國新事

浙西大盜屠阿丑聯衆數十出入湖加開與海寇割香
合謀叵測汎兵不能制擬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剿
時蔡忠襄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與師乃
力行鄉約保甲盡得賊勾引窩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
汝罪應死吾姑寬汝凡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
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
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發數
其勇將沈千劬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菊泉集

寧武總兵王忠領兵援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日潰
散渡河歸吳姓恐沿途搶掠遣患地方乃遣官招撫之
青田縣志卷一

曰邊備急本院原疏請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令領兵
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餉毋得擅掠取罪各兵
初謀入山為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姓復差官請以
羊酒令領兵官入見責之曰主帥即病爾等非領兵頭
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其隊某某原係降丁不過
十餘人且謀入山為盜各官訓停諭以本院德意乃止
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手書撤付之曰爾可擒解此
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也領兵官果擒獲解院疏請
倡逃者已獲宜正法餘令歸伍上從之德記

崇禎九年正月間王闖場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
數十萬攻滁州急太僕寺卿李覺斯同知州率士民固

守賊百計攻之不克賊掠郡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
香淫之已盡斷其頭環縛環瑱其附而側埋之露其下
初血穢淋漓以厭諸敵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
而城上燃燄敵皆泣哭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
命取民間圓輪亦數百枚如其數懸環外牆以厭勝之
然敵皆發賊大創未幾援兵至遂還南知冠子

儀真南門橋五月烈燄燒燬橋在橋東衆皆趨觀於東
左重右輕橋欹而陷觀者百許人一時深淵河流湍激
倉卒不能施救橋側有一茶軒遂將椽檼亂投於河人
得拔緣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南知冠子

深陽裴公襄善斷獄無錫有叔與姪贖屋者歷年長叔
出首甚少短欺之賺叔白金三百屋不肯還訟之無
錫令不能直反與叔以杖叔負屈控於裴裴置之獄中
月餘忽以劫江竊家牒無錫拘其姪姪辨非竊裴曰盜
某時劫銀三百兩汝家非竊乎姪曰此乃叔贖屋者
是叔竊也裴既令供明遂杖姪四十罰百金與叔百金
販深陽餓餘百金贖無錫命而斷還叔屋懷秋集

余今交城以廉能為道撫軍爾布薦方在署一日沁
州知州汪竹巖宗魯迂道來謁余訝其無故遊辱竹
巖曰第心大有所不服將此來請余詢其由竹巖曰
余旋就某業為今十三載得陞知州又旋業五載甫
得達撫軍勳刻兒作令甫二載薦與余同兒密理大

守賊百計攻之不克賊掠郡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

案有如神之稱。何採聽之妙耶。予曰。無訪。竹巖曰。欺我哉。子每事細訪。尙有差謬。安能無訪而得。予曰。不敢欺。訪即弊生矣。訪及原告之人。必袒原告。訪及被告亦然。訪及原被告証見俱然。大足亂吾是非之真。庭訊原有真情。但恐問官不聽耳。吾虛心勘審。原被告証見必無不盡之詞。然後斟酌其中。自無遁形。有兩造所不能知者。止問官獨知耳。竹巖曰。誠然。若果當時訪。即吾子吾婿皆可疑也。從今心服矣。大笑而去。有矣。鴨數十者。控於保寧。廖令騰。廖曰。近有來求。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來。踪跡之。鴨具在。金強辨不服。廖悉取兩家鴨。雜於堂。命各呼之。金呼之不應。夫鴨者以竹竿呼。果成群而走。且曰。吾鴨有火烙印左掌。驗之果然。其中一鴨不應呼。且無掌印。金執以狡辨。廖曰。爾積病也。懼人覺。故買一他鴨雜其中耳。金服服。黃而還之。海陽紀略

囊底奇

警傲

君子一言以爲智。仲氏子片言折獄。言可忽乎哉。即不易博採奇聞。廣古語之科。孰謂是編不可小試。

明初郊祝文。有子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得釋。玉堂叢語

雲尙書船。嘗欲營寺基爲宅。浼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學士家移和尙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靈愧而止。笑林

無芳入閣。仍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來。與李關老談。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尙書。時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

義爲吏部尙書。與戶部尙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

令無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

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

部知道者。卽當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

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割脣。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玉堂叢語

尙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上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嘗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對食能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懈。責人。座右編

余官山右。初謁遠撫公。口諭鄧知府貪庸應參。子曰。鄧知府所處甚難。遠公變色曰。本院與屬吏水米無交。貴縣言作郡難。有說乎。子曰。有說。秦守天下之至清者也。周守天子之至有才者也。鄧守無周之才。而又不不及秦之清。所以爲難。遠公笑曰。此平情之論。姑免以待其改。秦守宗堯。號明宇。遼東義州人。貢生。康熙七年九月任。周守令樹。號計伯。河南延津人。壬辰進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鄧守會。號肅菴。福建閩縣人。貢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歸。時謂余一言能解。

鄧守於巡撫。
某市政請按臺河。坐間布政以多子爲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何云。谷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其汲引

之。中開集

之。中開集

王。文恪公整。修蘇州志。衆欲請楊君謙。文恪以君謙諒不暇抽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使者還述其語。文恪以爲狂。愠甚。一日晤楊。問前語。君謙曰。然。今府志修於本朝。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楊之精識。臣鑒錄

都指揮使王佐死。後指揮陸炳將其子欲殺之。而盡取其產。子其寤。子之母名亦在捕。既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脇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耳。尙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復奚言。僚佐皆驚嘆。炳頰不覺發赤汗下。僞爲旁視。輒遣之出。其事遂寢。道慈集

鄧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第。論一日呼妻。不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呼。梅谷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彼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中洲野錄

日彼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中洲野錄

藝文寄

技巧

與巧也。母寧拙君子何取焉。獨怪兩大一巧之區也。巧之日新如泉斯湧。雖不窮如花斯發。紅紫萬狀豈以小而忽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釋史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察碑之與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於負重之上。一巧者曰。碑不見龜。龜不見碑。則廢矣。衆悟。填土與負重。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平。碑遂立。續虹華記

鴻書云。金中都被圍。完顏承暉遣人以攀寫奏告急。今人用攀及膠。以鐵釘其煮。用其水寫白帛上。視之無迹。以墨塗帛背。則其字畢現矣。古人兵中傳密信。三發一知。願為費力。何如此之省事。全上

開濟館其尚書家。上郊祀。素白染圖鐘三百。尚書寮迫莫應。濟教裁矮桌脚。鑿圓孔。白紙糊之。取鐵鍋為爐。如數進。上喜。詰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於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燈迎駕。遂命捲簾為燎。得如數進。上伏其才。王文森集

葉博陽與嚴嵩同朝。分道高。帷用赤金鏤姓名。縫紅綾

作東。昔以為尊敬之也。別人利其金。每一傳報。即取金去。後嵩敗。葉獨免交通律。續虹華記

私鑄者匿於湖中。人猶聞其鑄銖之聲。乃以麩為墊。累而鑄之。其口向外。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為壑所收也。或曰。廣孝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燒空瓦枕。就地枕之。可聞數十里軍馬聲。物理小識

猿山家謂之懶猴。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菘菹蔬果竹萌之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為細繩。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猿喜得脫逃。跳趨其群。群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百里。其苦稍息。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勇獻小品

熊公廷弼督學南畿。每試輒以帛三條封諸生頭巾。不令交頭耳語。一生悞斷其帛。懼其責也。忽大聲擊案。通場皆舉首驚顧。帛盡斷。生遂得免。懷秋集

明時有內監懸一珠燈於長竹竿之頂。令於市曰。能不拔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數日無有應者。忽一人舉其竿直走至有井處。以竿插井中。取燈去。內監大笑。續虹華記

尹見心為縣令。縣之河中。生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識水性者一人。往其長短。作一杉木桶。空其兩頭。

從樹梢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盪濁其水。入而飲之。木遂斷。

金山瓌缺處為波阻不能達。有石橋一洞接焉。相傳有僧廣募市金。云楊子江心造石橋。人爭佈之。費不多而得募金無數。又有一僧行脚屨甚。無人與齋供。遂號於路云。二十個饑頭兩口吞。有好事者詰其不能。則云出家人不作誑語。遂買巨餅二十與之。欲觀其吞法。僧張二袖口。各納十餅而去。菊泉集

金山郭墓下江心泉為天下第一。然有龍窠洞流甚急。相傳泉為龍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峯閣。命寺僧舁四舟相連若井。抵洞流。用繩

沉錫桶。桶上開五眼。線繫木屑塞之。無令濁水入。下沉十數丈到底。方拔線提起木屑。則真泉入矣。三沉其桶。江波大作。于急回岸。烹泉與僧共飲。清香透骨。非復人間味。試以松蘿。較惠泉色更不變。僧曰。衲等老死此山。未獲嘗江心真泉。再取山中井水較之。味迥別。越數日。復舁舟繫墓畔。意欲取水。風濤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竟如海上三山。舟至輒引去。謂之龍禁誠然。

艾司寇方宴客。寄園中。盛夏新鑿一池。客贊曰。待來年好種荷也。艾曰。何待來年。客以為戲。比半酣。起行池上。則綠雲千朵。清香搖曳。六郎面灼灼迎人矣。客怪問之。

艾曰。為佳寶。姑借備花檄也。蓋園中盆荷甚多。艾密令人帶盆沉水。博一笑耳。聊亭新記

近時邑無賴子。邀百人作百子會。人出銀一兩。搖骰子。點多者先收。每日一應。八九斗乃畢。冀其不能終局。先收會者得圖賴之耳。然猶未為巧。江西有一僧。剝千佛會。人出銀一錢投木櫃。搖點多者得百金歸。不必復應。往來行人圖僥倖。不過二三日。即聚千人。僧則利其每一會。得扣分數金耳。後令開之。懼惑眾。杖僧乃止。屬升

漸岸趙吉士恒夫樞

受業

丁廷捷駿公 全男 景從 全訂
于漢翔章雲 孫繼棟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寄園主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必聖人哉
賤士一念所結亦可感風雨召鬼神但有純與不
純之別耳載籍文史何一非為人振勵綱常述傳
而不墮于腐談傳新而不落乎習見居今之世引
古之道所以自鏡也烏能緩耶

鏡中寄

忠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鞠躬盡瘁僅完
得吾性分固有耳徒為富貴利達謀必為身後
聲名計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蘇人范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
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
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
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與
賢者遺澤之遠。朝野紀畧

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
文昂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
胸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
就擒繫於軍其日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
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若鎗及膚則
無今日矣平對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
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全上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詩寧侯事下獄賴上恩
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
隨其由侯志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
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堯山堂外紀

子頃所夢靈異，人人能言。蓋忠烈之氣千古如新也。陶
 大倉王相公錫爵，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
 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為朝事，余一生不作虧心事。
 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
 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浙商
 深至，巡兵執以為盜，衆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
 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
 死。太倉矜名節，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寃，終不為救。然力
 可為而不為，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湯懷小品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懷敏
 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
 夫，鍊金為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
 盡，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
 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
 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詠與傍
 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應本籍

嘉靖初，因賊亂，割滄之半為峽江。練子寧舊居三州，實
 隸峽。峽人請祀之，滄人與之爭。知府劉琦許兩祀俱存。
 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述史

御史馮恩，以劾江鉉，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乞
 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鉉等恨之入骨，朝審定
 獄，論斬。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

不報。甲申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請
 開。號號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上動容曰：
 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貴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遺卷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
 為承天府，營造官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
 興岳廟，取為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關土，下多積石，
 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多，
 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為武穆
 靈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
 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衣冕迓之而入。
 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手，
 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
 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
 武穆已轉世為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
 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
 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
 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湯懷小品

天啓中，魏忠賢弄權，假旨遣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
 門，吏部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詞激烈，因以其
 女許字其孫允柁，事聞於忠賢，亦遣緹騎逮之。順昌居
 官廉介，言笑不苟，素為士民所重。及聞問，讀觀者數萬
 人。群謂緹騎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過作

魏太監耳。如何被逮。緹騎叱衆人曰。速刺若舌。即魏上公逮人。汝將奈何。百姓憤然群起曰。吾謂天子詔耳。若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群起擊緹騎。斃二人焉。時往浙逮黃尊素者。舟泊胥門。勢張甚。百姓并擊之。遂遁去。巡撫毛一鷲。魏黨也。幾與大獄。幸按臣疏稍和。得邀寬貸。捕顏佩章等五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立。諡吏部為忠介。救坊為清忠風世。改葬五人於半塘。吳太僕默題曰。五人之墓。塚木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敬歎焉。道慈集

江蘇巡撫湯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蒞任。未期年。蘇城之業馬弔紙牌者。甘心改業。曰。巡撫禁賭。人人革心。誰復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聖廟。素靈異。男女奔走如狂。公命沉之於湖。疏奏盡毀天下五聖廟。內召同京父老塞兩岸。聲震天。夫人山署時。有破被絮墮地。滿司某公偶見。為之涕泗。嘯軒筆記



寄園寄所寄 卷二

鏡中寄

孝

百行莫先於孝。本源固則掀天揭地。可次第舉矣。若割肝剝股。固不在旌列。然亦必聽其自為。嗚呼。誰非毛裏。能不惕然。

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獄論死。琬年十六。叩關請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為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顏色自若。乃宥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為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臣鑒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為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兼弘。王堂叢語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嘗卜日。整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葬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其葬所。鄰人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比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稱父墳。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神學叢書

慈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勝衣曰
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臣鑿錄

顧薇字子芳事父倫母李以孝稱李歿刻一木母奉之

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豈如其母之乎院錄休時一

夕木母忽作聲呼顧薇家人盡聞之相傳驚哭母棺在

室隣火延燒將不救薇伏棺大慟火忽飛越免後事繼

母盛如其母海鹽縣志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七八歲入鄉校歲冠自唐虞三代

以降漢唐宋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

氏陰陽曆數山海圖經兵政刑律與稗史小說之書該

覽貫穿問無不知於醫學尤精不肯與富貴人醫里巷

貧窶及方外士求醫者趣往診視施與藥餌貌甚癯又

以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髮兩角短布衣芒屨竹杖

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露兩肘股爬癢時人見而惡之

縉紳知其賢亦莫敢引薦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

母極孝郡守姚善賢而造之隔門語曰勿驚老母踰牆

逸出他日却騎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拜若師翁

子守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

不舍死半响復甦連呼孃孃方絕葬後夜二鼓室中曳

履拄杖連聲呼孃孃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孃兒舍

孃孃不得母痛哭既久乃息列朝詩集
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壽於心求

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見

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

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涼告面一如

事生里人嘉其孝誠自有司旌獎之學業書

趙某無子止生三女及笄因親老俱不肯適人朝夕奉

侍親終三女躬胼胝築墳丘高三十尺周圍二畝餘女

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間夜有盜樹者樹將斷斧聲徹

村墟二十里聞之入以為異今祇存一株園境以孝女

墳呼之平遙縣志

新安烈節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而休寧孝女胡壽

英因兄凶乃孝養父母終身不嫁至六十而卒堊二

親側尤稱奇女焉

臨潼醫生張應佩父母相繼歿廬墓六年夜有盜呼曰

張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贈及旦視之綿布一束應佩

白於官不受長安馮恭定公為立傳陝西通志

安吉嚴姓者以罪戾遠陽去後產遺腹子年十六矣居

常滄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遠陽不在天上兒

願徬徨尋覓母從之為具行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

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奸與語而急發其袴聞得利刃

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遠

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憐之有丐者過門

飯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

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跪抱泣。舌詆其垢。扶將上堂。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席蔽體。即役於官。洗沐着縞。觴豆進。親奉七箸。窺者盈戶。皆為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眾悅其孝。爭為代備。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為久計。眾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之。眾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為。歸家雙白偕老。至大憲。耳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終夜飲酒歸。其翁僮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曠必先告歸。菽園雜記

諸大殺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金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地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經疏水。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為請於上。凡為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若為令嗣。是廷臣得地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錫類云。玉堂叢話

沈青霞君鍊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為供具。長跪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慟。亟命歸。翁相敬如初。徐文長集

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割其肝。愈母疾。無何天祿亦隨其

母逝。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割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整飾甚具。民間有歎。罔不報聞。於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閭井間。割編籍之。美金以餼之。曹能始集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敵以謝。則愛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鑊曰報仇。自佩矣。其給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闕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憐悼。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道邑庭。求受去耳。但

母恩未斷，新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慙慙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堦死矣。兩尹皆為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於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能為節婦。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畏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室，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耳談

寄園寄所寄卷二 饒中寄孝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於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俄且死，妻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麵食魚肉，乘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 應石編

崇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南昌萬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爾嘉，泣謂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索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脇之。公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公子死，賊以為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遺集 明人李揚晚，海豐人，事母孝。春日為村裝綉母夫人，負

之背，迤邐花叢，歌娛竟日。母終年一百四歲。長山大司寇李化熙亦以老母在告，嘗侍世祖於便殿。上以孝諭羣臣，化熙趨進泣奏曰：臣有母老，願乞終養。上不能屈，遂允歸。康熙壬寅，太夫人九袞，親友拜祝。太夫人答拜，無衰容。又八年己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薨。壽年一百一歲，嗚呼！司寇以母老歸養，乃不能葬，親而反為親塋，終養之私，亦鬱鬱地下矣。上賜建百歲坊，標曰一品百齡。那里榮之，前有楊母，後有李母。 嶺應小史

寄園寄所寄卷二 世喬年十五，獨行尋父。歷楚及秦，數瀕危殆。先是楚有楊某者，德神谷療其疾，思報之。及見世喬，亟欲妻以女。世喬泣辭曰：父尚未見，敢言妻哉。遂辭去。而秦西山高地寒，值嚴冬，數寒無完膚，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於葦昌西和縣，父子相抱而泣，觀者咸為酸感。奉父至高陵，始卜室焉。世喬雖在窮途孤旅，讀書不輟，遷入寶官。後以選貢授南康通判，佐郡有聲，移家隸籍咸寧。 陝西通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藥，如珩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母曰：此藥有味，再持來。而如珩已昏暈，不能舉手。妹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其暈矣。母曰：有味，再持來。妻楊氏割股如其夫，以進。母曰

只此足矣。病即愈。吳夢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為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為。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斷其妾。且實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復得子。庄右編

汪存。歙東關人。事父極孝。常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陬。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遂去。續耳談

尹童。四孝。歙上。尹氏子也。長夢炎。次夢昌。次夢呂。最少者曰夢友。俱為童子。母病瘵。四子哀號累日夜。炎昌乃謀藏小刀。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圖之。友不可。謂兄公先我割。我乃無號。遂伸臂交割。夜寂無聲。凌晨炊一糜。投臂肉其中。母飲而甘之。父旋覺。加詈焉。路人皆為流涕。耳史

高起鳳。陝西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禎五年二月。流賊至。擄其繼母秦氏。並妹荆媪。以去。生即馳赴賊營。曰。吾

父年高。倘必奪吾母與妹。則吾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竭蹶求得一馬。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聞之。遂遮道不放。欲并留為書記。且曰。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生大罵不從。賊擲刀挫殺之。於是百計誘脅荆媪。媪義不受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媪略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屍瘞之。巡按吳姓疏請表揚。崇禎長編

鏡中奇

情

花底啼鶯天邊分雁雖賢者亦復不免古人謂

孝衰妻子於親且然况手足乎最下免關墻進

而推產進而同居至數世十餘世斯為得之

齊建元中旌表武慶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張闔延安人

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婦女各聚一室

為女工工畢飲一酌無私藏幼穉啼泣諸婦見者即

抱哺不知其孰為已兒兒亦不知其孰為已母也蘇

花綱十一世同居傳至花時發克其家旌為教授莊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子二人從

寄園寄所寄卷十

年十一人以其資產均分余上

余兄端率撫寧時有楊氏三兄弟長年九十二次八

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氣和睦未嘗分爨兄嘉其義延

之賓筵一時傳為盛事休邑明經汪紫洽暨弟汪晨

俱到雙臂調父藥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日昂復

割股肉烹藥進晨無効時治楷車八弟日昇即以

人巨斧斫中指烹藥服晨終不治里人咸謂以弟救

兄血性真摯前人所無

洪武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

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

今日故願以二人囑兄命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

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赦之二人歎然延頸待死

既而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

竟死焉案書

明初休寧汪彥光彥禮兄弟翁睦光五男禮僅二男父

遺囑將析箸禮曰吾兄弟平分吾兒信有餘五侄辨

矣請七分之里人高其義居宗金鏡

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唯謹世共居

不別籍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

下第一家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即位聞其名召至京

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

世本府知府以為可以激勵風俗遂建造牌坊而賜以

扁名然實非臣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若干人對曰一

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

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陛下

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濂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

顧不易耶上驚悔即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族亦

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道河南

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

一校尉酬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叩首謝恩分食

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復有人怨其家與權臣通上曰

竊門無是也誣之耳案華志

弘治中吏部尚書王與奏臣例當廢子然長子沂叨中

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稟。勝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文獻通考

沈奎子騰蛟。能孝友。奎晚生子騰龍。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海鹽志

畢樹為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樹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出。臣鑒錄

上海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

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為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為鬼。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王子袞。汀州通判。袞子兆元。懷慶推官。勇懷小品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韓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相哺其子。初年七十餘日。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異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他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為福寧地。王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

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齋。武歎美而去。全上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培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全上

余幼時。一遊方道人。跌坐館門化齋。呼余曰。汝來。汝富貴壽考都有。但聯肩。兄弟不和耳。歸按之。旬餘復長如初。子因拜首誓天曰。兄弟不和由我。我終生敬愛推讓。安有乖戾。跪泣再拔。此後眉永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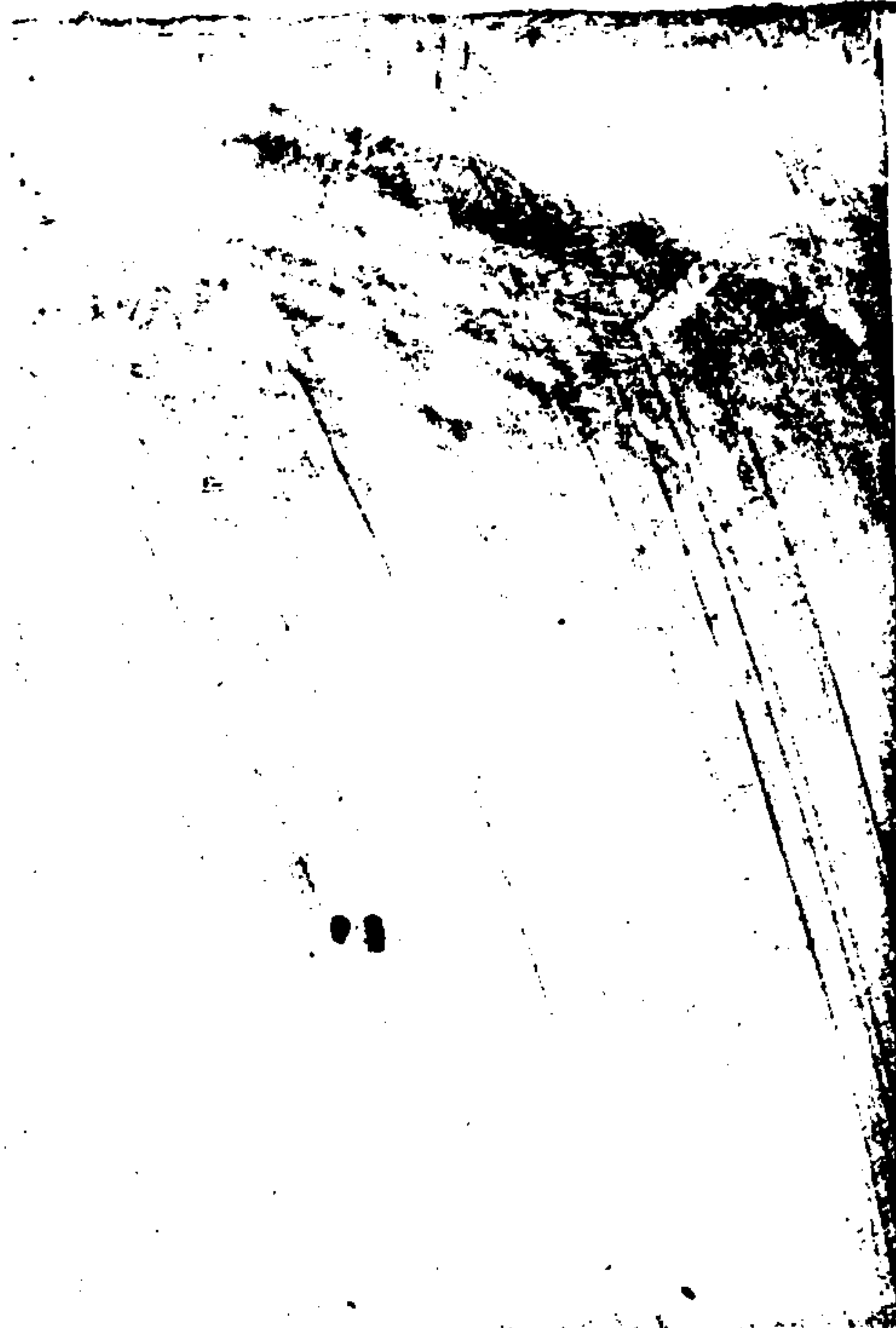
水部張克文。隆慶丁卯。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爾。水部因昇弟屍。徙置野廟中。走禱關公祠。五日。屍尚不變。凡十有八日。復甦。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新治縣志

嘉興殷原善。兄參政近仁。夫婦卒廣西。所遺三男一女。原善至壯不娶。以身撫諸孤。親友問之。原善曰。娶為後也。有諸孤在。娶復何益。彭比部集

河北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條擊虎。虎遠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

寄園寄所寄卷二

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蜀地小品



鏡中寄

義

匹夫匹婦一節可傳君子多之為其足風世也
古道日遠誰為中流砥乎雖解髮傾貨好行其
德要亦未可矧而輕之

方孝孺在宋濂門為高弟子。濂後貶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囊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郵之。其在楚，每舟次，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玉堂叢書

天順八年，流賊攻城，教諭鄭厥訓導陳普家屬為賊所擄。諸生溫亮泣謂同列曰：平日所讀何書，忍令二師全家被擄乎？同儕陳敬慨然，罄家資得二十餘兩付之。亮誓獨行，四晝夜方達賊所，賊脅以危言，亮不為動，竟得二師家屬而歸。清遠縣志

夏相國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事公有孕，而公被禍，初公出幣，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一笏，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十君子風，遂錄於門。令司公服，崔夫人將就館，移計曰：相國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為眾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綫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者，爾其慎為之，持金去。金五本

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

具為保育計。及孤兒生於忠禮書院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携入城中行館。以糝末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益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給曰死矣。私置僻處。以米汁飼之。又以棉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妒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趙氏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必殺兒為約。責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二趙亦來。五人相向泣。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誠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濛信。寄園寄所寄卷二

寄園寄所寄卷二

鏡中寄

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也。因問子何名。曰尚未名。親公曰。即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保孤記。王環者。曾石塘統之僕也。銑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為百年計。晁錯翻羅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嘗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為溝中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內。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問道去。環日。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寄園寄所寄卷二

寄園寄所寄卷二

鏡中寄

觀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
至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
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尋簿
錄養正家。禮願從。火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吾家人安
得去。徒跣京師。愧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歲
輒上冢。哭而祀之。全上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親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
沒時。眷屬閉一空室中。橐篋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
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
耳。是時眾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道慈集

明吳寬為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質。託
寄園寄所寄卷二

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衣
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
而有疾不起。為棺殮。及殮。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
家。公為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又尚書徐瑜。少為工筆
吏。縣有卒伍補謫。誤勾攝。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以
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留。明日抱
案已脫。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
服之。後為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於吏必慢罵。遇宿署
待公不為意。其人卒於官。親為殮。且厚賻之。數年因其
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廢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致
通顯。卷中附集

涇陽王者佐。中萬曆癸卯鄉試。任高陽知縣。曾遇福建
人黃胤。被盜劫。哭泣欲死。者佐凄然憫之。則銀二百
兩。國初。黃胤卿為遊擊。鎮守江口。而涇陽陝西商人四
百名。時以為賊。命胤卿殺之。胤卿感者空之。不忍殺
其同鄉。盡釋之。後四百家俱登門謝。又有韓霖。貸銀伍
百兩。因霖死。遠鄉。輓歸。焚其券。柩前。陝西通志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孟昭熟視。令人引進。
語友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即持其手曰。
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其飲食者旬餘。友感
謝。辭去。孟昭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器用俱備。
又米十石。金十兩。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臣鑿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閩象南為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江西暨浙江。遭變
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聞丙辰秋。有山
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募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
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眾。眾得百餘金。卒事
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已君雲。扶於浴堂。
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其八十餘
人。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
金陵江某。養豪俠。不擇交游。忽為叛案所供。被捕獲。武
進許新宇。頰長。上元諸生也。素與江善。欲救之。曰。子所
犯。非凌遲。即斬。吾不忍子。吾弟保子不入縲。縲。子欲逃。
吾即坐罪。亦不身首異處也。江果逃。後追保人入官。苗

曰。生員不知其謀叛。一時誤耳。官亦義之。果得不死。事解見江無德色。榜鄉集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交友最歡。嘗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即置孫室。吾臥不穩矣。耳談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事斬西市。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徃村姐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閉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為邑庠生。明以老壽終。湧幢小品

丹陽李某。市販人也。與生員賀某交。賀有僕素無賴。俱罪走投閩藩旗下。潘移檄江南。廡院追僕妻并誣以附寄財貨若干。實無有。賀驚惶無措。平日知交不一。視李獨往省慰。且為賀決策曰。聞閩藩朝覲回。道京口。須覩察之。乃解耳。賀書生素懼。辭以不能。李慨然自任。

曰。我當代君。遂具呈以油紙束于腦。伺江口。藩巨艦過。令人呼冤者三。不之采。遽躍洪濤。藩命撈起。知其訴冤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鑽之後艘中。李素工琵琶。善小曲。適藩下侍衛羣聚酣飲。挾箏琵琶以侑觴。李曰。我頗能此。何不解我縛。為諸君奏一曲。從之。音調凄澀。可代白之藩。藩曰。易易。當與僕來正之耳。李哭訴曰。今事在撫院。差役臨門。奈何。藩憫其情。遂作檄付之撫院。事得解。絕口不言勞。榜鄉集

鏡中寄

正氣

宇宙人類所以不絕者正氣在耳依阿取容奸
慝騰起遂使日月蝕星辰晦誰之屬歟氣之正
者片言可以扶坤維一往可以迴造化噫嘻卓
哉

明初劉長史璵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卿獨
不少讓我也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璵何敢
讓應右編

况鍾在蘇州與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
獻詩郭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有以匿
書圖寄所寄卷二

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
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慈奇遺探

湖州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則有蚌浮水面吐珠人
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乘樂中夏中靖治水至
湖宿寺中夜有神照衣白襲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為動

徐訴曰久宿於此歲被隣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
字為鎮即彼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
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
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交川
公飛目視之金甲神甚悔冉冉而退公因語曰是矣

辰蚌珠之仇也。嫁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
於錢溪之北。補小品

鄰莖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致至。嘗
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沈
寃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汙我邪。即封還。以書責之。莖
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
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莖捧書跪讀。惶
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尚書。卒。死土木
之難。應右編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
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
皆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

以守業為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仰山陸錄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冠姓者。密以
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
以見蓋狐於地下。玉堂叢語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
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
僅得張淮一閣。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全上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
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海。差有
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

之不得蘇石編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開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後梁雜識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史吉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薛文清為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為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玉堂叢語

子由交城令。以平寇功。陞部屬。服闋。赴補。寓家掌科。兄爾公邸中。未出門投刺。魏少司農象樞。過兄邸。關者辭曰。家主衙門未回。魏公曰。我非拜爾主人。我欲識我司官面耳。步入門。直進後閣。子衣冠出見。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為做首建不朽功業。學生以為年大矣。今見丰采。深為朝廷得人喜。茶未獻。即別。絕無一語寒溫。及補戶曹九卿會議時。堂官派予與余公。國柱主稿。未上。陳少宰致承忽高聲曰。誰為子由

起。天羽者。梁大農清樞笑。托于曰。此君是。少宰欲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識荆也。李相國蔚謂大農曰。天羽老成練達。浮沉郎署。我輩不能辭貴。大農致其語。予對曰。司官練而不達。老而無成。得半止耳。

張昂。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治鉛山。邑有父子訟者。繫於獄。諭以天性。旬日出之。父子相持大哭。抱頭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祭大樹杪。鴉群噪盤旋其上。因以為神。一時趨者成市。侯伐樹乃止。有妖巫換魔魁之術。壓殺多人。公鞠之。得其情。撲殺。投諸河。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山中有寡婦。子以採薪為虎所傷。公以朱書尺一齋戒。約城隍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廟當毀。果有二虎如約來。侯曰。無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於庭。侯善射。引滿三中其首。殺之。有民白晝忽為雷所擊。乃紅悅其婦。利夫之死。偽為雷神。公廉其實。置之法。後以治行。徵南臺御史。民戶祝之。聞其子孫代有興者。西日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孫繼先。孟州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頓瘥。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通志小 羅念菴父諱循。字道善。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放舍。

有來奔者。伴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娉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覺語。起問之。已為鬼所侵。返視戶。戶固扁也。明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全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群兒之。堪莊。獲蟾。掣鬚良久。釋之。卒不為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

奇聞奇事卷之二

續修四庫全書

五

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雖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疏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全上
王海日華。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為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紫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歌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

皆波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伴謂曰。此豈吾寺中。以過諸師兄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全上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遭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劫。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自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

奇聞奇事卷之二

續修四庫全書

六

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下日之至。李得書淚下。王堂叢語
許穀。字仲貽。上元人。嘉靖乙未會元。歷任南京。臨何寶卿。以人言罷歸。仲貽負時名。盛年廢居。三十年不通一

字於政府、縉紳至汴京、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
諷帶里居之法、不敢變也、日以賦詠自娛、所得賣文錢
投竹筒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飲、窮日月不倦、年八十
有三、自為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列朝詩集
先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訊、曰神在御園為祟、上歷舉
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非非庵
錄
魏忠賢欲招仕籍姓和者為宗譜、人爭以翁姪之分事
之、惟給事魏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教魏浣初不通名、
帝遂除令曹、非非庵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七

鏡中寄

廉介

貪夫徇財廉者貴焉廉美德也顧廉則必刻刻
則使萬物無所容漸入刑名之學潔以處已稱
物平施君子哉

吉水羅汝敬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
趾會一僕死交趾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畧等用以償公
公拒不納永化續編

吳思恭為御史時巡歷貴州四三司遣人賞饋黃金百
兩追至夔州思恭却不受就題其封上曰蕭蕭行李向
東還要過前途畏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
青園寄所寄卷二
波間克山堂外紀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
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篋澤銀魚乾一裹新
嘆息鵝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
醉出三品饌仗導之歸宗行醉不許曰此位可至矣辭
歸時呼錢塘一葉清非非庵錄

宣宗幸史館撤金鏡於地命眾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
不動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王堂叢語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監甲袍帶裕陵追悔奈絃籍其家
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之鑑主上也魏驥見王振
惟此一疋振不之較張泰遺劉瑾止土等惟仰之而不

此清之魁首人也。

旋尚書那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待坐。有典化守者亦公門下。以觀事至京。絨兩帕。四騎令從吏魏公。公曰。弱以染翰固可。但多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啓絨取弱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遠巷楊開老載酒。曾過慎齋堂。為齋。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遠巷有慚色。玉堂叢書

東山劉公為廣東方伯時。度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白來不上。兩簿舊任者皆取去。以克斐篋。相襲為固然。公初至。發庫。庫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時。誠愧古人。奇聞寄所寄卷二

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毫無取。全上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磨麵去矣。乃竟趨入。徧視家中所有。遂詣寢室。見床上惟蒲席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撻者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甚少卿也。其為人高脫。中復有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遺慈集

史秉直承清人。築室發土。得銀數萬兩。嘆曰。財者人之命也。何可芻豢。遂遍同貧乏。後遇盜凶。出粟八萬石。賑饑。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設防禦。鄉里得全。有司上

聞賜官立坊。壽九十四。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清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開雁齋筆談

萬公士和知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罍。曰。夫饒非之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玉堂叢語嘉靖時。括天下廢寺田。盡為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官饒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要取一錢。豈因里僧破戒耶。奇聞寄所寄卷二

乃訓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為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為。又曰。吾老不及見。汝弟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今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布編

軒輒為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告陸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頓首謝。遺慈集

海瑞晉南家宰。以幣物為賀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而見之者曰。如此方是。之。過數日。置酒酬。惟餉

四五。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地吉錄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白贖。江水之外。無關淳安者。初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海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臣案錄

樊知縣殺曰。吾歸囊貨僅五千耳。金給不及一千。王司訓輔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萬。樊意恨六千為少。而王且喜六百為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餘藏。輒不顧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殺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墓不寄園。寄所寄卷二。地吉錄

成禮。諸孫皆變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憊。暮年惟花竹為樂。客至留飲。盡惟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文峰格言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儂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庄右編李遠。卷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卷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

一布鞵在袖。逡巡不敢出。遠卷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去子手製一布鞵。送老師。遠卷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臣案錄

王九臯自遼東還朝。餽送一無所受。內官與同事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內官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不受。有死而已。九臯不得已受之。密緘衣領間。人無知者。居數年。內官死。其猶子不敢見。使人召之來。曰。何不買第宅。對以貧。遂解珠與之。曰。值千金。饒置地也。全上王恕巡撫雲南。不犒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絛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土家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值隨行。恐致子民嗾行。問寄所寄卷二。地吉錄

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後巡撫雲南。回錢塘。吳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曩。亮曰。能問這巡撫比玉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棟官兒。只好與他提草鞋。秋山偶筆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古狀。概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

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僕。我負汗馮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處右

吳相國姓云。袁繼成。抄悉。携一僕赴京。予揭俸贈之路。費。曰。敢以清俸。用佐廉儉。繼成辭不受。諸生泣送於途。汾州孝廉曹良直。為執鞭。送至京邸。范廷輔語子云。袁舍事臨行。簡囊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五二器。舊貝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販食生。及置買學田。其清如此。憶記

徐幸祥。吳江人。隱居好學。後園見樹根。一次塌陷。諦視之。下有石。斃。啓之。皆白金也。迺亟掩之。一毫勿取。人無

知者。幾二十年。值弘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題啓其穴。物皆如故。曰。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

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纖銖無犯。奉氣錄

張獻忠殺城再叛。口雷書於壁。以告楚人。白已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而之。月日多。亦於其下。且曰。襄陽道王瑞。旗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問者愧焉。

鏡中奇

寬厚

人有市鑿者。其廣闊同。而一則千金。一則五百。以其厚倍也。矯人情。而過為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為繩。終身當以之矣。

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郡翁飯。或怪之。英曰。郡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臣要錄

或問夏原吉公。豈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熱。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處右編

楊公肅有厚德。為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驅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滴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為。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王堂業語

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起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悞。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事。名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

曰：老犬有不是處，當為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俾賜
許無地。史補

維泰字世隆，為宜府巡撫。歸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
棄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維泰乃不念貧賤之交乎。倘
不棄子，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毳毳，背隻鷄，持瓢酒至。
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臣鑒錄

岳正字子方，為翰林修撰。英宗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
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
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
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奇志錄

陸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
老矣，胡不自休，食位固飽，阻塞賢路。五台不怒，第
曰：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概。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
錄

魏尚書驥，致仕時，往于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
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
蕭山魏驥，御史惶惑謝罪。奇錄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葉子。葉子曰：天方助桀，
胡可與爭。犬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
浪之權，徐以制焉。在渠自有鳥江之劍。况彼之時跳，有
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問，無知者亦服其辱，使丙夜

而深思乎，彼之令羞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乎。我之
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
平之氣。書肆說鈴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
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
此有兵尚書，其家何在。公歛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
重之，復召為原官。座右編

福建參政吳昂，海鹽人。少時聞海寧祝先生萃履方篤
行，以員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負書往從，就河濱
濯足而進，祝先生許其人，欲試之。曰：生來晚，書舍滿，無
所置生，惟一牛屋，幸無牛，生寧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
習。奇志錄

先生家人掃除，受祝先生書，坐小屋中，日夜誦不輟。冬
夜一敗絮袍，時解與所從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
踴却寒。歲暮歸，祝先生贈米布，要明年復來。除夕上母
壽，訖即走百里詣祝先生所，元日方啟門，吳生儼然進
謁，拜罷復請受書矣。後昂既貴，聞祝先生死，奔赴喪次，
哭踊執心喪三年如子。海鹽縣志

曾文恪公鐸，為孝廉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
憐其僕寒苦，呼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
馬前怎得浪驅馳。凡山父母均為子，小異間聞我却誰。
事在世情皆易忽，思從吾幼未離推。泥途還借來朝力，
出縮相加莫莫疑。今人於此僕，鞭撻罵詈不啻馬，何

能恤其饑寒勞苦

沁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迭屨布衣。以貴備態。一日散步道周。適負販者。賦歸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為助臂而出。詣海。行數步。方知為公。亟回謝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愁門巷。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掌家何在。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公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止。携兩僕。跨一蹇。旅舍陵份之。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為妖人。執詣豐令。僕始吐實。令為負荆。謝飾與馬。麾不受。仍策蹇而行。全上

蘇州寄所寄卷二 蘇州寄所寄卷二 蘇州寄所寄卷二

數人先在焉。從吏與爭。怒為杖其吏。且慰撫之。吏退。話曰。有官如此。何以仕為。想亦不介意。及曉。商來謝曰。某等竊疎。感公弘量。夜半倘有少喧。官且安寢。想唯唯。比夜半喧甚。想戒僕堅扇以待。俄而寂然。起燭之。殺人縱橫。乃強寇也。想以罪掩血。潛出。逆行十餘里。不明。乃回故處。官吏捕益方急。是夕脫命。毫髮人謂寬厚之報。客中別集

宋采庵。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驢子官兒。宋至部。語同。條笑曰。官亦不嫌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軍州。

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矣。座右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時絕無而僅有者。全上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參夏模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朴巷公。名松及竹澗潘八。希曾俱守此禮。吾安敢違。

會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會為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會遜謝不知。眾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會偶然呼之。既而眾俱下第。會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嘉山堂外紀

羅念庵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澄心小錄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

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借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全上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或起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凶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尚書者。謂文毅也。釋史

徐存濟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

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賞。但此語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道慈集

唐一庵與眾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眾曰無。一庵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尙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此。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白處富貴。可不念人饑寒勞苦哉。右編
叅政吳昂家居。嘗駕舫入郡城。遇兩措大舟適相觸。齋怒遂昂止。昂布衣短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他供具。

逆揣為農庄人。要挾之。欲令出錢償禮。其過謝乞至西門湯別駕家行貸。至則別駕大驚。顧兩生何得辱前輩。乃爾。兩生慚沮。昂貸錢固償。兩生謝之愈恭。徑歸。海豐縣圖經

尚書與一孝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尚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稊事今非昔。桃洞仙人昔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尚書慚甚。亟返其券。蘇誦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為常。春氣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江右萬拙菴。越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上。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即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為官。稱其父為老爹。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然其人發黃極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為成罪。今羅比。不滋重耶。蓋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遂去。左編
王元美為北都郎。嘗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

謝茂秦飲。謝時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優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請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解。解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解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請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堯山堂外紀

相國朱國植。萬曆戊戌主會闈。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國楨字棄去。太史陳如岡房一卷。亦以如岡如陵句犯其名兒棄。識者每嗤其刻。野乘

順治乙未。余會試已備。以文中有而不子人以可托。句犯房官于可托。見則已酉。余分校山右。首題先有司三句。有吉士疑征語。因犯余名。房考棄之。余曰。勿疑也。果通關節。何以名為第皇堂。余當力爭之。因獲第二。登榜為文水關朝鼎。聯捷去。夫傲憲雪案。決科三場。乃以無心之語。避嫌而棄人才。念及昔年辛苦。能不汗淚。衡文者念之哉。

歸德侯司成格。以忤魏璫罷歸。里人鄧生者。妻人也。攜小孀詣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容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為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

徐飲以酒一無所問。壯悔堂集

李象山先生柱明。漢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京倉度支。普名聲賂魏璫。負官。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遂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幕。居常必糲食。薦草則安。若冬着綿。米稍白。則病。囊具蕭然。破帽短衣。哇棄金陵。漢西門。值左轄山東孫肇興。是其年友。騶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座右編

江夏賀對揚先生為廣文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論以從厚。語人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

諸生時所服役者。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全上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毋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念。此日兒孫勿忘恩。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氈。先恭人讓居於媵。周旋於几。甌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床前。烟薰眼淚。遂聖

頃病不能言。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
 戊戌館於鍾祥。已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
 薦草。癸卯曉擢。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
 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
 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
 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
 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
 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字
 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
 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
 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
 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逐聖何臚列乃爾。先正
 有言。孝子一步不忌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
 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
 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
 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悔其始也。非非



鏡中寄

見色不亂

色之移人甚矣。哉。隸屬國苦節十九年。不能不
 生子異地。况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為
 傑士。青娥紅粉。安在不可以試人品。

王敏。字進德。定海人。嘗與友人讀書空舍中。夜半。鄰女
 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曰。吾在此。誰敢
 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媿。不敢出聲。遂去。鎮將州
 其清介。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幃婦人於偏室。酒酣。以
 之。鎗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脫。為乘之。逃
 還。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積人鏡陽矣。

寄園寄所寄卷二

曹文忠公。魏為泰安典史。因捕盜獲一女於驛庭。色甚
 艷。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魏不可
 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頭去。後大廷對策。忽
 飄一紙。有曹魏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臣鑒

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執友鄧君。載酒祖餞。既而昇一
 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
 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
 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
 從命。迤迤至臨清。天漸暝。夜多蚊蚋。內之帳中。同寢。直
 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

谷來耶。曰無有。至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報。計鄧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不可不錄。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七克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察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國傾城。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負。汝

奇圖等所寄卷二
心亦爾矣。遂遣之。全上

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容寢。容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遠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

沈特。既幼。州。一幼。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安父母。使婢其女。仍是處子。有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其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誰未識。春愁。神人尚自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

流。這那風流。全州李文。其方。正。自。湘。江。買。月。歸。有。妾

女子來附舟。不能却。舟窄。天昏。同宿帳中。女竊逾失伴。自度不能免也。而李毫不動念。行三日。旁晚。將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圖速返。促其夜行。舟忽破。眾急登岸。謀投近山寺中暫宿。且燦衣。比紆折至寺。隔牆有婦人喊。聲。眾碎戶入救。則李妻也。詰其故。李妻聞母病。同女婢往視。因晚為姦僧掠入。欲行強姦也。稍遲一刻。則必被污矣。孫心集

鎮江斬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為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為妾。或可延新門之嗣。翁頰亦倪首。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扇

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聽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捉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姦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為賢宰相。座石編

廣東張連寇亂。書生汪一清被掠。見獲一婦。至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污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前矣。賊因同閉之一室。晨昏相對。既月始得贖回。曾未及亂。地吉錄

南京某生赴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父

笄。見生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令婢授意

於生言父已他往。期於是夕相會。生懼損陰德。不敢誌。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偽爲生赴約。其婢指其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倦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曰。使我若輕狂。已登鬼錄矣。不可不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值科明。不肯入場。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隙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瞠然不見。出則如舊。詎

寄園寄所寄卷三

漸芹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陸肯堂澹成 全 男 景行 校訂
黃夢麟硯芝 孫 授

倚杖寄

嶽瀆

名勝

大好山水

寄園主人曰。天地靈區。神仙與府所在。都有人無。雙翼安能遍歷哉。寰宇內莫過于岳瀆。故首及焉。

寄園寄所寄卷三

若名勝之地。亦記其舊聞。并足跡所至。及有志未逮者。新安大好山水。梁帝言之矣。且余產也。古人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附其末。以爲好遊者增一

寤思

倚杖寄

嶽瀆

寒兩大者唯山與水而岳瀆為最擾擾風塵動
曰將追蹤向禽易言哉山靈相期如水可誓姑
臥遊焉為他日嚙矢

泰山五嶽之東嶽也考博物志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
也。王召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五經通
義云。一曰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
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言為群嶽之長。白虎通云。王者
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
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尊泰
山。高以報天。禪梁甫之趾以報地。漢官儀。及泰
山紀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
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應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
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間。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曰
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
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
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北。山
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小
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俞肇白臥遊
出州城北望。輕烟薄霧。橫帶山腰。北行二里。過白鶴泉。
泉出石罅。淙淙鼎沸。久旱則涸。距西百餘步。曰梳洗

樓。不知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
泉石清冽。不竭不溢。鄉人取水祈雨頗驗。又北五十餘
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宋時建樓閣壅地。獨荒基破礎
存。今圍以石垣。其中深林茂草。森布蒙密。芫芫倚倚。頗
有佳致。明李裕登泰山記節文

出泰安可二里所。即入山。皆詰曲逶迤而上。峰勢巖巖
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礫礫。間作悲鳴。至迴馬嶺。乃
却肩輿。改腰筇。四里抵御障巖。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
封止仗衛處。其前為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
陡。上廟其巔。頗寬。樹陰好鳥啾啾可愛。又三里抵黃現。
黃現者。不知其所由名。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者也。以
寺圍寄所寄來三。倚杖寄

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以
何為百丈崖。崖凹澗如屋。傍有石洞。槎口而下。其究
巨測。已度石壁。崿為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
上。罡風蓬蓬然。吹哨欲墜。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沒雲
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
所由始。或曰即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焉。
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類。其
右為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
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
上。里許曰嶽帝祠。隨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為
開元帝紀。泰山銘。唐隸徑可二十而巖。勢若飛動。惜其

下三尺許。爲搗碑者。冬月搗火蝕之。遂不全。右爲蘇頌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辨。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首。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爲絕頂。曰玉皇祠。祠前有石柱。方面色黃。埋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肩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爲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搗。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黧色石蓋方丈。奇園寄所寄卷三

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所謂野馬糞。信也。玉皇祠南柏樹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力六圍。今不十之一而小。疑卽其孫枝也。明王世貞遊泰山記節文

有客登岱岳絕頂。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升起數十丈。至明處全無光。其下亦尚暗。客中開集

余以康熙庚申十一月廿三。次泰安州。州守李元雅至耶。送十小舉。次早漏四下。月朗甚。予藍輿登山。張奇園寄所寄卷三

火乞錢者。孩而赤身受凍以求食者。沿路。過紅門行二十里至朝陽洞。李州守授餐。并命同里徐巡檢引路。再數里。見五大夫松。虛存名耳。直上路稍平。俗稱快活三。將至天門十八盤。另開新嶺。高峻盡天。俯視戰慄。道士贊典等跪迎。祭碧霞元君畢。州守預置席。浮白焉。予登絕頂。閱摩崖碑。至無字碑。口觀等處。午後下山。輿行甚疾。予閉目斂心魂。成遊歷五古六首。同遊劉樵夫嘆服。未能和也。門人萊蕪李令君欽式。爲予勸石山巔。回至紅門。州守醉以優觴。同入城遊泰廟。廟記金天少昊氏四女。俗稱泰山娘娘。爲碧霞元君。東岳青帝神。黃姓。廟貌弘敞。日中僅見。

周官荆州其山鎮曰衡山。衡山者南嶽也。軒轅以濔霍之山為其副。故爾雅以霍山為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嵩山。蓋皆承軒轅為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宸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距踞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將。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蓋。天景明微。有一隻白鶴迴翔其上。一峰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奇園寄所寄卷三

一幅練山游經云。衡山一名响嘯山。其土多青藤。鳥多鷓鴣。命自以遊

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盤曲。夾以虬松老桂。鬱鬱蔥蔥。已不類人世矣。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假勞躡。十步九折。氣填胸臆。半山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烟霞。石稟天柱諸峰。皆摩霄插雲。森如戟列。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顛在履底。若揖若退。若頰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傍觀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埏六合。無所遺蓋

下視連巒別嶽。悉如蟻垤。不足復人目中矣。觀音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祝天坦諸宿。大者或如盤盂。不類平時所見也。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爐。旋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心恆神惛。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重巖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弦。幽草珍卉。夾徑窈窕。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磴道險絕。巖壑幽邃。人罕至焉。謂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霧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奇園寄所寄卷三

世中人矣。止三日。衡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霄。巖正豁然中間。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於雲際。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冲退石。大可逕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舞雩沂水之樂也。明張居正遊衡嶽記節文

衡陽祠。其徑縹緲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仙境。宜其靈安神安。永久無虞。更聞天童寺。俗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客座新開

按華山西嶽也。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山海經曰。一名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薛宗註西京賦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其指掌之形。在華山上。而脚跡在首陽山下。今皆可睹。郭緣生述征記。及華山記云。山下自華嶽廟。刻柏南行十里。又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纒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窻矣。去東南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兵者就險。疊石爲關。行四里爲希夷峽。山勢壁立。澗水經其中。漚作小池。從石室傍下之。如琴如筑。希夷蛇骨於此。或云卽張超臥仙坪也。半壁有穴。飛石掩之。又里許。至梭羅菴。步菴外。東面石壁。數十丈。鳴瀑掛壁而下。有坎兩兩直上。可足並通。上方峰石。鍊爲西玄門。唐金仙公主修真於此。駕鶴飛去。白雲曰。細辛坪在焉。每歲三月。香火輻湊。華州道士來。始回峰頭。斯荆棘開徑。懸鐵鎖而上之。不似三峰時。迎人跡也。北望山頭。有石如柱。爲繫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鍊盛開。不知絕壁何緣着種。或云風吹花片粘之。帆生。山山有之。雅淡不似人間穠艷也。望頂。花間似有物去來。云是山羊。善走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橫之以承足。枝枝相離尺許，比千尺云。西折七百尺，峽
 以撞而裂在峽之內，出峽登望仙臺。方丈平石，可佇
 立遠眺。忽而峯片雲欲墮不墮，作顛態。風吹漸之，如人
 乘鶴背來者。度二仙橋，石梁跨壑，草樹清幽。過車箱崖，
 崖如車箱，人緣輪以行。乃至老君離垢絕壁，有坎如西
 玄。上之如撞如峽，而險更甚。謂老君登華，從此離氛若
 云。過擦耳崖，崖峭立，躡處僅容足。又下臨深壑，復至一
 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穴以上。有鐵猿蹠蹠，日
 徇猴愁。所謂猿猴欲度愁板，援者歟。過此忽開朗，則白
 雲峰也。至險際，則闕王邊也。謂隣於鬼矣。至日月崖，兩
 崖高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之。當是可觀。歷金天洞，洞
 奇。寄所寄卷三

最宏敞。地震時，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山之四周下
 陷盈尺。山足上痕，至今存也。又經三元洞，蒼龍嶺在其
 前。嶺中起傍殺，蜿蜒入雲。人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
 轉墮千仞。石平處暫得休，伏視下方松頂，皆蓬蘽在蒼
 烟中。濤聲萬壑，疑泛巨海。剛風時捲人衣，覆而嶺可
 百丈。負能褫魄。兩傍穴石拖鐵柱，有仆有立。舊常有欄
 漢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嶺望見雙松，盤山空際。曰：此將
 軍樹矣。樹多枝幹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有石曰：上
 馬石者。余曰：卽渥注龍種。何緣上此。蓋有風道人不知
 姓名，遊行山頭。一日天馬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空
 而去。故名。石傍有老松倒掛，若此龍下雲端。忽昂首攬

峯。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坐石觀盼，忽西峯雲來。迷
 漫澗壑，恐雨至，亟趨雲山崖。崖有宗土地祠，謂華為祥
 山之宗也。已頽圯。有四仙菴，為譚紫霄、馮丹陽、劉海蟾、
 丘長春、脩煉之所。雲入菴，沾人衣皆濕。雲過乃復步。凡
 歷數險，則玉女峰矣。大石如龜，殿立龜背。甃瓦皆鐵，陶
 瓦則山風能颺去之也。前一圓坎，水紺碧，為玉女洗頭
 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頃有聲。或云
 下通黃河。唐玄宗禱雨進簡於此。刻龜腹為石室，舊有
 揚妓師事韓姑姑於此。又南為三清洞。王道人結菴其
 左。余過之。王出松子為供，味鮮美，甘香溢口。右偏新架
 板屋，屋角松房成積，其長尺，皆風落而收之者。陟岡上
 寄所寄卷三

東峯，岡石斜削可數十丈，稍鑿足跡，無草樹枝蔓可攀
 躡。從者手接而上之。遂達於巔，有三茅洞，前為小殿。殿
 左有巖，五峰道人居之。依巖置扉，當其缺處，稍亦架椽
 為屋，可坐客。可爨。臨崖遠眺，當東峰盡處，東南北三面
 無他峰碍蔽。道人指點中條首陽諸山，疑隔數里。黃河
 如綫，則近紫山足矣。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
 某。千里之內，可俯而視也。忽雲生首陽，英英欲起。道人
 因言雲彌布峰巒，卽數日下方不雨。一流動則下方雨
 矣。有持晴雲冉冉，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步前
 岡，老君菴所。基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為之，重不可
 舉。風色寒，天漸曠，還入崖下。道人請就其寢室，室人巖

之幽。蓋一火坑。可容三四人。余與道人洞道士相與笑。歸而語。忽聞鼓聲。頂之如雷。余訝焉。道人曰。風入巖坎耳。問有神異。曰。夜靜時。屏外有足聲。令弟子無窺屏。一任之。恐變幻能動人。青柯坪道士某。爲其師守舍。見緋衣方山冠者甚偉。長可十餘丈。坐山腰。垂其足。呼曰。爾師山口失足。往携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携師以歸。蓋山神也。問有猿鳥。曰。青柯坪以上無鳥。山頭有一青雀。時來乞食。一老猿。猜疑不近人。每危坐前岡。視衆。後探核。輒又去之。語久。念倦。擁衾啜茶。乃就枕。俄而東壁有隙光。余曰。曙色耶。啓牖。片月方起。光上射巖端。白雲纖潔如素錦。月漸高。浮雲破之。擬觀日出狀。及旦。雲竟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林隨山麓起伏。翠濤彌望。實所棲室。憑千安巖。妙竈猶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遙覆其室。朱書全真巖三大字。亦神奇矣。還出石穴。復經閭王邊。西折以上。爲避詔巖。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蓋此巖上。覆如屋。多怪狀。與分寧之清水巖畧等。西上爲嶽殿。下有希夷。經旬。鍾離雲房過焉。候其息。以紙墨作黑白圈。圖之。授純陽子。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爲老君鍊丹之所。石爐徑丈餘。高可六尺。蓋托崑以增靈。勝云耳。北行爲西峯。石罅二尺直下。相傳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靈足也。又北上爲西嶽大殿。殿之北爲捨身崖。古之有道者。皆於此仙去。崖之東稍折而下。爲鎮嶽宮。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圓徑半之。記云。池生千葉白蓮。服之羽化。或謂開花十丈。藕如船。豈人所不到。易爲怪誕耶。又北上爲蓮花峯。視諸峯。不知更高幾許。覺得身在太清中。吞吐靈氣。皮毛心膈。灑灑如濯。昔李白僅登落雁峰。便謂呼吸之氣。上通帝座。不知上此。更作何語。峯之下有石室。如白。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經其中。由崖端挂下山腹。水簾洞洩之。道人爲余指點。雲臺白雲。白羊松。桂。朝來玉掛。玉秀。毛女。諸峯。張超。白羊。黃神。藏馬。諸谷。歷歷詳說。余恨無羽翰。橫飛。又恨不遂巖巖。結廬。避世。以老。天漸晦。道人曰。雨至。宜且歸。乃與道人別。取故道下山。下山較易。若流黃。過山。漸漸灑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而避之三元洞。雨止復行。下離垢。如初上時。則先一人納余足坎中。而上繩余者。徐釋其手。乃以身下。下峽下。撞如之。抵青柯坪。令僕夫倒輿而肩之。峯巒層疊。隱見如拱如揖。追隨送余。余亦如去知已。又如劉郎之失天台。漁郎桃源。仿其遺也。明陳以忠華山遊記

按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釋名云嵩松字或為終。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嶽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漢武帝登中嶽。間有呼嵩歲終。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後漢靈帝。復改崇高為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

寄園寄所寄卷三

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次。雜道書云。自嶽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帝巡過此山。見學仙女。遂以名焉。南有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頽水。即堯曠許由處。猶有墟。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西麓植之。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俞曠

自歐遊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至偃師縣。三日自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虛陵

王墓。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葛嶺口。兩山對峙。巖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有碑。後魏孝文為嵩僧政陀建者。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克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且夕殄除。命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為講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摩。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

寄園寄所寄卷三

為二祖山。西廊百步為甘露臺。胡僧政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摩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柏。又上一室。門外石刻達摩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卞書。室中塑達摩像。案前石高僅二尺。廣半之。達摩之形。宛然其上。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摩洞。茲石乃其九年所面者。古謂精神可通金石。諒哉。回至方丈。寺僧文哉言。經閣後有古槐。往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哉復讀文路公游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破屋三楹。中四碑。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榜。字徑四寸。道偉可愛。又傍有唐大曆二

年較或增... 寺碑後刻云... 東偏有泉... 伏而不流... 人來聽... 有飛雪... 日雪蒙... 畫者如... 上蓋嵩... 類兒曹... 東南盡... 寄園寄... 憚於入... 或俯或... 蓋之張... 壁繪古... 代碑刻... 唐盧鴻... 飛瀑數... 三里至... 堂記... 舊有石... 云此大...

寄園寄所寄 卷三

七百年... 三國子... 木亦奇... 山昔漢... 觀唐更... 祝釐中... 道士引... 下山東... 不存按... 之明都... 按恒山... 寄園寄... 通曰恒... 山謂之... 三十里... 處世管... 而晚殺... 廟於其... 巡視禮... 北嶽在... 所為恒... 其周圍... 距嶽五...

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嶽... 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 於天縱盤於地其胸蓋高雲其嶺徑赤日... 歛色猶坡東迤嶺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 芳李葩映帶左右山半稍憩俯視窺高如... 七甲是為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柏狀如... 皆四衍懔懔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 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 三里始至嶽廟額楹古像余肅顏再拜... 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于曲陽... 峙故歷代快升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為... 齊圖寄所寄卷三 嶽神所寓也

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 於西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 於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許為聚... 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 以南介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 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青錦封龍諸山... 其下因想有處君臣會朝之事不覺... 時常夢登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 然者明喬宇遊恒山記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 元世祖始知其源出於星宿海也招討... 使都實受命行

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 甘肅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 道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 群流奔騰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 東連屬成川號赤濱河又合亦里赤忽... 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 山名騰乞里塢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 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 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 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 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 齊圖寄所寄卷三 嶽神所寓也

簡少而山背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 彼地有二折焉古今原始

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 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 門以殺水勢西因其迴流性而導之又... 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 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 各府瀋縣臨河之山北過澤水真定冀... 于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濠三州... 播分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逆... 漾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 流也徒駭等河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反內

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卽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寄園寄所寄卷三

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于淮。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溢滑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寧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

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爲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嘉靖間。河爲充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溢于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始復。孫承澤輯河紀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嶓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徽州而馬湖江會之。又三百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摠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地圖修要

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濶一百四五十里，為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而濶一百二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

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為第三重門戶。今上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得瀨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泗水注之，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壑水，淮水又東北，中陂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水又東，逕長陵城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淮水又東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

縣北，淮水又東北，溠水注之，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水從北來注之，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淮水又東北，左會澗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又北，逕山嶽中，謂之峽石，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汝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

歷澗水注之，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淮水又東，斬水注之，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賁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水經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沆水所出，澗沆聲相近，蓋一水也。沆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沆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於汶，入于海，夫濟之為水，滎潔如玉，性下勁疾，質大河而不滯，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池上有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

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透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俯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峰。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曰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寄園。寄所寄卷三。寄園寄所寄卷三

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鶻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櫺。欄檻之外。奇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淡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于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而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李賢西苑記

西山出都城西北行二十里。至清龍橋。北折八里。經回

龍潭。復折而西。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蒲藻。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翔泳于水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沿河行二里。達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有古臺三。相傳金元氏主遊樂更衣之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寺極壯麗。中立二穹碑。其一明宣宗建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番刻。莫能讀。出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西南一洞。不甚深廣。山之北麓。鑿石為螭頭口。出泉。潄而為池。即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澈深靚。掬飲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為京師八景之一。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呂公洞。廣僅丈許。濼倍之。寺之右。躋石級上。望湖亭。峰巒圍拱。湖水亘其前。儼如匹練。都雅西山記

寄園寄所寄卷三。寄園寄所寄卷三

降化寺可十餘里。路漸高。望有若石闕者。至即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步。古柏夾之。外不見林。上不見巖。枝幹交蔭。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如蒼藻凌亂。可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十有一。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絕壁。壁皆甃石為之。歲久若天造。相從石罅出。初登一二盤。望相稍上。諸山如螺髻。至七八盤。山盡在下。稍盡名墅。其布繡錯金碧。耀盤為山門。甚精麗。又進為圓殿。後為方丈。東西偏為僧寮。洪光為香山支院。不復由十一盤。穿柏中小徑數十步。即香山藏

經殿步而下。即後殿。從兩廊逶迤行。至正殿。歷級從東。行至方丈。自迴廊復東。為來青軒。羣山拱揖。蒼蒨刺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樹可十萬株。此香山第一勝處也。
沈守正香山記

余遊香山二律。幾曾姓玉列西封。荒隧殘垣綠蘚濃。半徑鐘魚傳梵唄。孤僧杖鉢踏雲松。弁泉落響尋丹井。積翠凝光簇乳峰。石磴直躋王奈苑。浮空烟靄變山容。喬松夾路覆流泉。香界盤虛一徑穿。貝葉曇花傳白馬。慈雲法雨覆青蓮。風幡自動空壇淨。瓢笠長隨香嶂遷。跌坐溪陰翠靄裏。脫然世網得枯禪。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號奇勝。錢習禮玉泉山記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甕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龜庵在焉。倪岳遊甕山記
下。壽山形勝。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岳。連亘數千里。於西山海以遠。醫無閭。逶迤千里于東。惟此天壽山。本同一脉。迺莫居至北。正中之處。此固第一大形勝。為天下之主山也。葉盛天壽山記

余往者過昌平。出城北不十里。前代諸陵。纍纍天半。極望平壤粉堞。遠映蒼岑碧落間。石馬銅駝。至今未埋凋棘。益順治初年。設陵戶以時掃除。浚仁厚澤。史冊所無。曾有詩云。整步紅門百丈隄。黃沙衰草臥文

犀九龍水落千山暗。五鳳雲濛一徑迷。路東西時樹盡。寶城朝夕野烏啼。諸陵環列長陵下。瞻拜穹碑上玉梯。北風昨夜鏤木紋。駐馬寒山細路分。止見茂陵多古木。尚留康老一孤墳。岫崖遠濕橫霜月。石洞飛濤渡隴雲。內侍萬餘零落盡。宮中軼事向誰聞。峭壁寒風湧翠濤。石門半塌沒蓬蒿。幽宮永闕龍長臥。華表空留虎夜嘯。薦食尚流中使淚。遺弓誰傍小臣號。當年正氣今消歇。憑弔低徊山月高。停驂日午鳥關關。怪石層巖未易攀。百尺丹墀橫碧瓦。九重黃屋仿青山。殘丁散落存三戶。廢監荒涼剩數間。只有坊前翁仲石。終年執笏尚分班。堪與勝氣半容騰。天外雲霞大壑蒸。銀嶂虛明撐鐵壁。玉魚永夜伴金燈。行厨野爨烟千縷。老衲危樵翠幾層。太息定陵遭劫火。十三陵雜詩。留斷碣臥荒藤。山迴水繞塚纍纍。陰殿草靈儼在茲。赤腳園公懷處曆。白頭宮監說光熹。曾探石厓來三浙。似向蒼梧弔九疑。碣署龜趺無一字。千秋金鑑景綸絲。直北雲山十六州。尚昌清望冠諸侯。先公密奏存遺祀。勝國兩陵守一抔。誰禁鴿鳩巢寢殿。自然龍虎抱明樓。可憐南渡冬青樹。朽骨何曾瘞故丘。淡淡陰鳩半蒙茸。石徑烟村過虎踪。夜半紅燈朝一井。月中紫極削三峯。誰攀列帝龍髯墮。正製前朝馬鬣封。傳說錦屏常駐蹕。

荒陵酌酒泣懷宗。○高峯落影暮雲橫。玉鶴南來集北平。破屋何勞賢守駕。曉崖又畏廣文迎。長陵近接黃花鎮。遠隧幽通白玉京。坐到三更乘月去。空山一片馬蹄聲。

鳳凰山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乃至其地。蓋去朝鮮境尚百有餘里。上人稱爲間州。其地蒼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似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開隙也。王慎中鳳凰山記

上方山白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毗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巖際。菴寺奇圍。寄所寄卷三。清秋寄名錄

復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徐滯上方山記

雲水洞橫竅一山。洞口啓巖下。洞外一小丁。爲游人息足處。初進頗闊敞。如三楹巖屋。再入洞門。一束俯而行。可二十步。人俱偃偻。又二十步。則屈趾匍伏。再二十步。則蛇蚓蜿蜒。火光中望石竇。僅容身焉。越此忽寬。澗石乳所結。茁象羅日。左行過仙人橋。有老龍潭。石壁有二龍。鱗甲生動。他如幢幡寶塔。花卉鳳凰。珍珠米雪之山。皆玲瓏神肖。一里許。忽躋而上。又復入一洞。似行夾壁中。簷蔭而巖者。十餘武。更斜側而下。復平廣高遠。再入。有入士講法臺。臺高十數尺。旁有木魚鐘鼓雲板。玉磬擊之音清辨。各如其響。再入。則十八羅漢修短不

一。而形態宛然。入洞來已五里。折而右。景象變幻如左。吳啓元上方山雲水洞記

塞外霧靈山。在曹家寨路之東。墻子嶺路之北。直上四十里。一名孟廣礪。其下爲廣礪水。東入湖湖。山頂舊多奇花。故又名萬花臺。朱長春霧靈山記

寒溪山在江原道麟蹄縣東五十里。山上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卽成瀑布。而下懸流數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自圓通驛而東。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遠。溪水縱橫而渡者三十六。樹木如簣。上竦雲霄。旁無橫枝。松栢尤高。不見其巔。又其南峰作絕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狀。禽鳥不能飛度。其下清泉。屬岩成潭。盤石平行可坐。又東數里。洞口甚狹。細徑緣崖。窺穴哈呀。峰巒峭拔。如龍拏虎攫。如果層臺者無數。其形勝甲於嶺西。王維翰寒溪山記

石門兩山巖業。正鎖鑿道。二十里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羨四溢。厥將軍繼光始斃石爲池。池正歷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丈。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適。卽而俯之。靜若金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於下。大小蠶蠶。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蚊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王衡湯泉記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蓄。蓋此地最窪。

受諸泉之委，滙為巨浸。土名大泊湖，環湖十里，倚荷蒹葭，莫夫沙禽水鳥，出沒隱見於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蕭一秦燕京西湖

昔有贈坡公詩者曰：我公到處有西湖，蓋杭州穎州惠州皆有西湖也。而此西湖獨不傳，豈非不得其人哉？子蓼庄在渾河之傍，彼放後常徜徉其間，有太古之風，子其樂焉。不識後有傳之者，不與此西湖同源，及否與。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

寄園寄所寄卷三

娛遊人。袁宏道燕遊記

涿州多燕古跡，西南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卽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燕丹使荆軻資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華陽臺記

鷄鳴山之西，三十里為上花園，又三十里為鎮城，上花園相望，有下花園，並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尚存。涿人頗長史鏡詩，嶺雲沉日暝烟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前人上花園記

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云：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為渾河，渾河下流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本一水也。王世貞渾河記

余于癸酉夏五，出西巖，次渾河，有詩云：縣樓騎嶠翠，空瀑濯椒丘。峰巖疑山立，水渾似土流。石林聲澗澗，烟哲徑幽幽。轟飲成行事，橫題掌石榴。

河因桑乾山名，一名漯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尼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卽此。渡桑乾，卽朔風凜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蕭一秦桑乾河

寄園寄所寄卷三

記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鼯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為糧，于穴中作穴貯之，若倉困然，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好，價倍于人所得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食，牝牡皆笮脰，樹枝懸死若縊，鎮將聞之，為禁甚厲，然不能止。前人黃花鎮記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卽今居庸關。按圖經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脈不斷，自麗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相通微徑，名之曰陘。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一陘也。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數倍，岡坡漫衍。

石山注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

唐志稱東南名山衡廬茅蔣金陵有二焉蔣山故名鍾山實都邑之鎮武侯所謂鍾山龍盤是也宋周應合山川序云鍾山之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以達于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以達于東南又南為土山張

寄園寄所寄卷三

山青龍石峴天印彭城雁門竹堂以達于南又南為聚寶城家梓桐紫崖夏侯天關以達于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所謂龍蟠之勢也鍾山之右近之為覆舟

鷄籠在宮城之後又北為直賣大壯觀四望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為幕府虛龍馬鞍以達于西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所謂虎踞之形也

牛首山形兩峰相峙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關從山背東折而南始見寺之浮圖與虛閣據峰之高處從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內石磴百級而上古杉連抱

夾磴而植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列木而上石檻環陞中有銀杏一株枝覆數遍乃經僧居之修廊緣石而登

至浮圖躡其顛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音閣閣之後有臺臺之上有佛足跡俯視平臨若在半空閣之下如石壁豁舒如覆曰兜率崖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後有石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登二峰下至碎支洞乃還

余丁巳秋遊牛首時仙湖家玉峰選君與試南關李子介蕃以上谷名宿從遊適四孝廉招飲牛首于始識李子於雙峰高處各賦古詩紀事李子更出七言

二律同人喜其格調高渾予復次韻請質。鑿石酬遊興未央又携竹杖過山梁鼓雲直作優曇現

雲閣直對 倒影橫看舍利光

寄園寄所寄卷三

之後有臺臺之上有佛足跡俯視平臨若在半空閣之下如石壁豁舒如覆曰兜率崖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

後有石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登二峰下至碎支洞乃還

余丁巳秋遊牛首時仙湖家玉峰選君與試南關李子介蕃以上谷名宿從遊適四孝廉招飲牛首于始

識李子於雙峰高處各賦古詩紀事李子更出七言二律同人喜其格調高渾予復次韻請質。鑿石酬

遊興未央又携竹杖過山梁鼓雲直作優曇現雲閣直對 倒影橫看舍利光

寄園寄所寄卷三

乃西奔馳之果然

瀾烟開佛窟蒼蕪從今解得支公法實地時聞勝水音。何年來此戴山麓終古空翻萬頃濤羣指爐

孟遺舊洞

也久遺松栢作征屨

供。迦葉猶傳老衲袍呼嘯東西峰頂上楚雲遙接蜀

孟谷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寶誌塔明初以塔逼宮遷于此錫以金額書第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

天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前有萬工池

相傳鑿池時嘗役萬夫故名入門歷琵琶街人鼓掌相

應有聲若彈絲然已而開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記謂
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廿六淨七不體八除疴都魯

盧龍山在儀鳳門內與獅子山相連蜿蜒而東故名盧

龍山山阿有道觀因山之名山憑城瞰大江抱都邑崔

鬼元起實據龍江之險山臺宇旁一徑叢樹環遶而上

至其巔則平春迴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愛

明高祖嘗登其上建閣江樓前人有記

石城門內之北二里有山環遶經石梁人徑至清涼寺

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處故名清涼至今多竹相傳其

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石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

寄園寄所寄卷三

登眺則都城宮闕軍廩官府居民街巷遠而長江列嶽

皆歷歷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盡登覽之勝者無如此

山前人金陵遊記

治城乃吳冶鑄之地晉元帝移于石頭城東高阜唐韓

浼築五城此其一也謂之冶城宋置天慶觀其上即今

朝天宮也宮之制外門弘敞內立建置碑又入大門從

修廊九曲而入臺殿崇峻俊麗諸司習儀之所殿宇後

有亭黃其垣棟高阜之巔云明高祖嘗于此更衣西下

有西山道院門徑幽隱高臺短垣可以遠眺又從迂徑

而出據山之西一亭林木扶疏岡巒起伏不見城市亦

佳處也又西下乃晉下忠貞堂前有祠亦堂于宮之對

士前入治城山記

金陵之泉惟祈澤最清冽有惠山之味前入祈澤山記

攝山出金陵城北經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

山後有田疇野度石橋而東復入山古檜長松連抱

夾路至棲霞寺前入攝山記

弘濟寺自龍江獅子山連亘而東皆唯壁峻峭五里至

幕府十里至弘濟又從南而東連亘不絕二十餘里至

攝山而弘濟之形起上覆出如兜率俗名觀音山山下

臨大江麓有一徑石梁而上入弘濟寺寺之殿宇廊舍

負山橫起短垣長檻接連而去有閣自麓至梯絕處凡

數十丈簷阿峻起復繫鐵索于山前置木檻使可凭以

寄園寄所寄卷三

瞰江上陰風怒濤勢欲飛動晴江淨練可以坐閱夜當

明月橫江尤可愛也前入弘濟山記

從寺西南緣山徑紆曲經數峯約五里至西風嶺東行

有石窟如屋題曰獻花巖前入獻花巖記

莫愁湖古樂府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

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

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

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

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竟散石城荒江人

復舊棹舫舫江畔還飛雙鴛鴦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

編人歌是些下頰水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憐金堂

是地 見其卷

湖出太平門行可七八里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且

橋場文漪肆興其巖幾雲縹之表王氣鬱葱而峙于東

南者鍾山也竟連如屏如幃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巒嶺

偃蹇盤仗于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西出

城頭殿閣參差浮閣聳空者雞鳴山也山東西一帶列

如懸榜者世傳臺城也嶮巖冒水而出者烏嶼也傍視

三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瀾重閣疊亭遙連于其外歸

然而鸞鳳峙騰然而龍走矣其中遠近芴洲相聚如

五星紅紫烟花華綺如匹錦計宗道後湖記

金陵東北有燕子磯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樹曰俯江

寄園寄所寄卷三有花亭

附遊燕子磯詩烟浪半空白浦帆落未收山依城影

盡雲逐水聲流小艇磯邊月長蘆江上洲雙眸今夕

豁浩蕩楚天浮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臨長江元和郡縣志謂其勢險

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嘗幸此山易名北顧予舊

讀謝靈運遊山詩及世說所載苟令則登山望海雲雖

未視三山使人有凌雲之意未嘗不賞嘆其勝都穆北

固山記

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妓高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

却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為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

窟盤據所謂萬山東海一島中吃者也焦山或名譙山

有羅漢崖有煉丹臺有桃花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

石齋齋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

龍之雙闕山旁二島即江漢朝宗于海水道也合而觀

之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相距甚遙氣勢相抗世以

並稱高身金焦兩山記

練湖即古曲阿後湖雲陽之巨浸也湖所名練由孔子

登泰山觀吳門若疋練然而謝宣城亦稱澄江淨如練

以水容日之耳或言昔問氏有道者居之而况其宅數

產靈物濟人每于百年見之稔則否其產或以魚或以

寄園寄所寄卷三有花亭

菱以芡以芻或茹蘆或蒜歲食其利而邑不害潘之恒

練湖記

惠泉出惠山昔陸羽好飲泉能為泉木月旦以金山泉

為第一而惠山二之虎丘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

自江心去曠里遠莫得其處即云郭璞墓側要屬想像

而虎丘近且濁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為漚

池僅表丈而大浸無加燦石不滅因淪鮮泥沿漚凜冽

注瓶尚益色味累月方鴨千里貧士醵錢以輸官家置

郵而遞舫輪任載道路絡繹即風晨雨夕炎天雪候朱

絕輓轡聲札札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

池上有亭亭焉。亭外為群川。澗布石。石面堅密。無非注
穢於池。而泉甚潔。鄒雅光惠泉記

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

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于遊人雜沓之時。蓋不幸

與城。市。密。邇。遊。者。皆。以。附。麗。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

者也。李流芳題江面詩遊冊

靈巖為僧姓舊址。響螺廊。采香徑。琴臺。皆在其上。前人

題靈巖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

嶽帶三州。蘇州。常州。湖州也。東南之水皆歸焉。其最人者二。一自寧

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

寄園寄所寄卷三

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一。自宜欽天

曰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

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游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

也。王恭遺玉湖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

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

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

望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林平野。闕巷井舍。仙宮梵宇。

星布其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

洞庭之東北渡。渚遙山。橫山。陰山。秦餘長沙山為大。長

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

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

若沉。隱見出沒于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

曰錢堆。稍東。曰大毗小毗。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

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峯。稍南

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所。范蠡所

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

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菲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

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

卽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千山。紹山。曰

噴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

寄園寄所寄卷三

為弔山。云吳王何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柞。曰柞

山。曰大竹。曰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而可見者。曰長

浮。輒頭浮。殿前浮。與鼉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

女媧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截薛王柱。稍却金庭。其

南為峽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曠首若逝者。石

蛇。有若老人立石上。掣蛇。石公石最奇。與鼉山龜山南

北相對。曰鼉山。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

隱若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未岐者。曰箭浮。若

崖欹者。曰王舍浮。學浮。又南為白浮。澤陂之間。有若笠

浮水而者。曰蕩州。有逸于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

洞庭也。前人七十二峯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盡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前人卷其巖峯記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干步。為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為東南前峯。又若干步。為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香嶺。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巖。然後漸趨于平壤焉。且長江大河。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蓋與羅浮匡廬相為髣髴。張著虞山遊詠序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滂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

寄所寄卷三

寄所寄卷三

寄所寄卷三

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塘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輪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宛壘東來。凌波接噴。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塘。而嶒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為龍井。為大慈。為玉岑。為積慶。為南屏。為龍。為鳳。為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為靈隱。為仙姑。為履泰。為寶雲。為巨石。皆謂之北山。飛來峯。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俯從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莖。蒙

羣翁。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西湖志

附遊西湖詩。長堤迤邐岸。淡瀟百遍看。山倚樹吟。幾

項煙嵐浮拾頂。一聲欸乃破湖心。綺筵畫舫來青嶼。

紺宇朱欄俯碧潯。只恐春波重繫纜。眼前楊柳蔽高

峯。此余髫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採乳石者

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橋聲聒耳。壁間有蔣之奇篆書。賈

似道摩瑩中等題名。宋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

居洞中。讀書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屨缶斤。斷

陵峻如飛。嘗月下登巖鼓瑟。流淙協奏。天籟淒冷。往往

致鸞鶴之翔集。全上

寄所寄卷三

寄所寄卷三

寄所寄卷三

靈隱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靈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欽出睦。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塘。如引兩臂。南垂。臙脂嶺。北垂。駝現嶺。其北起者曰高峯。高峯之東曰屏風嶺。又東曰駝峴嶺。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曰石筭。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謂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與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水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臙脂嶺。白猿之西曰獅子峯。又西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無碍。又前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

稽留俗稱鷓鴣者訛也稽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玉女
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曰
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
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迴流至白雲峰之下凡八迴橋
北澗自蓮香橋迴流至西源峰之下凡七迴橋南澗之
源出自白雲峰而東注會他支澗迨第八橋之西會吳
家澗入新移澗出開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
白西源峰而東注過騰雲焉偏楓樹塢第下第五橋下
浸飛來峰趾匯于西塢漾滯于洗耳潭瀦于渴渚東與
亦曰暖泉激澗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潛激于龍
春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入西
寄園寄所寄卷三

別去往事夢中矣今戊午中秋同李子分虎登荆光
觀月忽聞念佛聲爲憶此北高峰也質明走問桂峰
則年且八十咨嗟道故者久之予既登絕頂復下山
巖寺五松精舍見桂峰方俯窗下視念佛數聲送我
響振林谷若蕪門嘯焉因賦長句用李吧留題靈隱
寺七虞韻分虎和之明日擇工鏤板懸桂峰所居之
室○崎嶇千盤路曲紆憑凌雲海天爲衢龍鳳飛舞
不模糊留下西溪作陪都石骨玲瓏鬼斧割駭豹蹲
獅誰刻鏤萬嶺迴伏少樵蕪北阜高處失浮屠華光
廟下走現巫歲歲祈籤集蕊蕪宿雲瓊躑躅鋪白
天蒼狗未可摹巖花峰葉化魚鳧半空碧浪翻來無
寄園寄所寄卷三

一絲。復從龍脊上騎過。取車曰。垂竿百尺。附車一
手。與陡削。是眺。一石笋橫起。幽澗。寒仰恣傲。頗似先生
手足。磴道中。俱老松古木。風冷骨脾。此兩臺者。或當日
振衣之所。空鈎意釣。何必魴鯉。吾不以滄桑泥高下也。
王思任遊釣事記

余遊釣臺詩。盤旋上山椒。立壁攬空翠。掃苔得清陰。
衆鳥靜不避。羈何千丈松。狂奴儼相值。朗朗客星懸。
豈復櫻世界。物色備安車。三反乃一至。公孤且不棄。
葉備笑益字。千秋一釣竿。烟波愜所寄。笑彼徂來旅。
紛紛競名利。

東湖在明州東二十五里。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五

灝灝滙蓄。足以祀鄞七鄉之田。舊名萬金湖。昭利澤也。
祠宇邃密。卉木芬郁。堪杭西湖之盛。故並稱東湖云。
李
天童山記

循白雲山而南。過小白嶺。東行至天童山寺。予聞晉僧
義興嘗住是山。篤戒律。有童子日給薪水。居無何。辭去。
曰。吾太白辰也。奄忽不見。宋孝宗書應夢名山四字。賜
之。人寺路徑如斗形。雙池並流。跨池而橋。築七塔。以象
斗。外池有水確磴。內池曰萬工池。木葉彫落。不入其中。
即入焉。經宿。輒不見。全上

松陵集云。謝道暕者。有道之士也。嘗隱十四明之南。垂
一山。訪龜蒙陸子。語以山中之奇。品為九題。末詩曰。石

窗過雲。雲南。雲北。鹿亭。焚樹。潺湲。澗。青。樵。子。物。族。皮。肉。
休和之。詩各因題。附見。宋施宿乃云。謝道暕所稱。及陸
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
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
問而不可仰者也。沈明臣四明山記

雪竇山在奉化縣治西。登日嶺。夫人廟。嶺巔有石特立。
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北皆平原。有地瀆。
湖。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西。至。山。麓。綠。麓。西。南。數。十。折。
始。觀。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蓋。五。十。里。矣。迤。北。折。西。有
亭。在。井。旁。為。名。其。亭。曰。寒。碧。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寄園寄所寄卷三

五

路皆險隘。蒙蔚。至此。則巒閣林豁。曠視無際。僧候官。必
于此乎望之。故名。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
字。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云。
北。教。步。即。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曲。
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既
入。山。門。馬。道。更。寬。曠。可。四。三。頃。疏。松。不。殊。平。野。殿。閣。僅
在。危。坡。意。其。為。萬。山。之。絕。頂。也。殿。前。數。十。步。有。阜。森。森。
名。含。珠。林。東。西。兩。澗。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以。道。名。曰。
觀。淵。閣。古。漱。玉。亭。或。在。茲。與。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蓋
即。錦。鐘。池。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湮。為。田
矣。又。南。亦。作。閣。以。道。名。曰。聽。泉。亭。旁。有。峻。徑。曲。折。而。向。

觀瀑布。蓋雨澗合流之泉。垂瀉千丈崖。漚為隱潭。奇麗甚。然臨絕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龍王祠。古飛雪亭也。間有妙高徐鳧崖。桃花坑。皆勝景。楊守陳雪寶山記。

招寶山。臨大海。四望浩渺。與天無際。海中諸島。隱隱如鳧鴨拍浪。時時飛聳欲墜。曰本琉球。諸番異域。遐眺亦歷歷可指數。誠天地一奇觀也。沈懋德招寶山記。

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為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犬如鴨。類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寄園寄所寄卷三。

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鼓。數百而鼓。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若離身現像于其中。張邦基普陀山記。

世傳海市。不常見。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童走報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以為甚異。予駭而出。會穎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轟如奇峰。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欻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差幾。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旗。旛之旒。奕奕之器。詭異萬

千日。近浦山。再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林林

大龍湫瀑。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崩注。而此瀑獨委蛇縹緲。大有昵人媚人之意。然或久聞不下。一下而憤懣。億億盛氣以赴。則飛電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知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雜沓。一時齊。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堵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為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箏。如篳。而其紛輪沓瀾。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轟鼓。如鐘。如鏞。如鐃。如錘。其奏也。蓋物響者其常。而研礪者其變也。少選五絲。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燿不定。白者白。青者青。連綠者綠。瑤寄園寄所寄卷三。

紅者紅。紫者紫。麻。如遊光。大龍湫記。

雁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白樂清道。白河芳林。逾窰嶼。過長嶺原。經古塔木。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白黃岩。由白岩嶺。入石梁。過靈岩。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嶺。抵窰嶼。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岩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為勝。有潭七。而沐浴為大池。一湖。曰筋竹。壘一曰經行。門一。即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姑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為會。有嶺七。而丹芳為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為華。有橋二。有嶼二。有閣二。即南北也。有庵三。而八翁為八。有

亭四。而石不足為奇。堂一曰資溪。游人之所有事也。陸

天台山以上應台足得名。山有八重。如張大帆而華頂居其上。桐栢赤城瀑布佛隴東滄翠峯環列于下。如華之有辨。有鬚。儼若芙蓉。一朶簇擁水面。佛之暉。天台山

金華洞為初平叱石處。余嘗而問之。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即皇氏兄弟。是其處也。石放在山之巔。變怪抵牾。宛然如羊。謝開金華記

近輝有黃花山。為太行異境。元人詩曰黃花白鹿知名寺。荆浩關同得意山。即此地也。此即所謂林慮山也。林慮山記

土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折城。至于玉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王屋山記

其城西北七里。有蘓門山。一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巖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前人百泉山記

嘯臺迤邐西轉。約里半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康節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遂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居曰安樂窩。全上

懸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于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于世。全上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為名丘。妥為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趣韻之誤耳。顧起元太行考

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雁出其門。故名。各雁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登拔雄壯。則雁門為最。喬宇晉陽游記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勢甲于海內。呂柟晉遊雜記

砥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荆駱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全上

砥柱山有人門。神門。鬼門。在黃河中。最為險峻。渡者殺牛。剝去肉骨。亂其皮以貨物實其中。連一二十隻。上橫以木板。乃得渡。入人門者安然無恙。如悞入鬼門。則棺工死而貨在。如入神門。則人貨俱無矣。

傳巖在平陸縣東二十里。里曰商賢。有水曰聖人洞。為說。販築之所。全上

巫臺山本名清涼山。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

門郡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名
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延一五臺山志

萬卦山在交城縣西北五里羣峯峙立斷續開合如萬
卦然天寧禪寺在山之趾為十景之一曰卦岳又峯巒
盧閣在寺後而勢嚴正簷阿圍欄崇高爽朗環山松栢
蒼翠可挹下視雲林遠觀汾水宛若天台靈泉交城志
鄆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南半里即抵其麓都穆鄆山記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王思任游歷下
諸勝記

孔林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
奇園寄所寄卷三
數千頃翁翳叢鬱至聖林由輦路過洙水橋存石人二
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
植楷先為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前人孔
林記

齊世九月交城東岱因謁孔林有詩曰西周懸狐盡
丁內艱歸路絕伏義少吳陵
東家萬古存義吳陵雖遠曾無一子孫俱在曲阜
嶧山千仞高洙水見真源松栢夾道立孤直不可捫
其下絕寸棘神著蟠靈根蒼檜無生死秦火安能燔
淡林蔽白日避巢鳥不喧小子瞻拜晚俯仰肅心魂
淵芷一照忠頌聖歸無言曲阜世令尹肅我奠宮
崎宰牲列桂醕尊葵報古光趨踏雲初胃古壁響絲

黃敝裘慚執轡陪祭儼冠裳哲配左右列哀紳坐
王顧瞻東西廡諸儒首左首既拜聖人墓又登聖人
堂欣展還蹀躞對越轉徬徨

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闕常登望
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
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陸游登南樓
記

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
魚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乃吳破曹之赤
壁也唐屈蒲所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
枋得獨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蕪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
赤壁也顧起元未
壁考

臨阜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栽帽雪水蘓軾
臨阜亭題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
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蓋堯女湘君始居于此故名晉文相君山記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路皆相
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慎蒙九疑
山記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即昔人避秦處也踰

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卽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口。四舍許爲大酉山卽道書第二十六大酉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于大酉山小酉山之中者是已。王世隆大酉洞記

白鹿洞書院之脉。自五老峯來。絕壁懸天。一峯南下。如頭萬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爲後屏山。山之陽卽今白鹿書院也。背嶺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水自犀牛塘聖澤源經鹿眠釣臺貫道澗中。異石峻峭。盛有先賢刻刻。至勘書臺。則危崖飛湍。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砥。遙對五老。獨對亭作焉。臺左卽左翼山。山有起亭。又稍折寄園寄所寄卷三

而南。名迴流山。其嶺空闊可四望。舊有六合亭。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相映。又前平疇數十畝。隔溪層巒百似。曰羅漢嶺。爲書院外案。去迴流東二里許。爲書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陽儲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遙。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文公所謂新瀑是也。他若樓賢爲唐李渤讀書處。臥龍岡爲考亭卜隱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白鹿志

匡廬山記云。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于仙人。卽巖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五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蓮社高賢傳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噴出。萬仞直落。勢安得不森。登巖舞。故飛瀑多。間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瀝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嚙而關不勝。久乃歛。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廬山觀瀑記

黃巖寺。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浪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奉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東披西帶。全上。

嶺南觀音山。在會城隅之三里許。路不甚峻。茶不甚繁。然壁表逼側之狀。格險松翠之幽。不減廬岳也。郭昭觀音山記

七星巖。在肇慶府城之北五六里許。翠螺拱立如斗。故名。而玉皇閣。水目洞。爲尤勝。兩峯草堂集

羅浮。本兩山也。烟霧迷合若一。故稱羅浮。並無虎豹蛇虺之害。人遊其中。迷道。必有神人爲之指引。不必裹糧。持長鏡食鍋。沿道掘山藥茯苓煮食之。可以療饑。奇物甚多。不可名狀。而蝴蝶甚大。其翅如車輪。五色燦爛。不可畜。畜輒飛歸。間有人取其繭而育之者。雖千里亦去。蓋仙種也。行笈聞見錄

清遠。一名中宿。舊傳黃帝二少子隱此。因號二禺山。梁時有二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黃俊禪師曰。峽墟清

遠上游欲建道場。師許之乎。後譜中夜風雨大作。遲明
佛殿寶像已成。師曰此殿飛來。何不回去。空中語曰。動
不如爭。勢頭飛來寺。地圖考



倚杖寄

大好山水

新安名賢輩出。無論忠臣義士。卽閭閻節烈。一
邑當大省之半。豈非山峭厲。水清激。使之然哉。
靈奇秀拔。在在而有。黃海白嶽。其最焉者耳。三
復梁祖之言。固不獨爲徐士秀作慰藉語。

白嶽山。在休寧城西三十里。高三百仞。周三十五里。奇
峰四起。絕壁斷崖。遊齊雲者。必先登焉。齊雲巖在白嶽
西北。高三百五十仞。周廻數十里。縣西行。峰皆平。至白
嶽嶺。峰始奇。石路盤迴如線。遊人緣梯而升。自白嶽西
南行五里。至桃源嶽。巖巖夾峙。結小屋曰中和亭。亭下
寄園寄所寄卷三

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質。成突晴。曰石簷塢。塢旁
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潺潺。出草樹間。曰桃花壩。
渡壩。近西。乃有石簷。方廣若門。曰入門。門下舊有石楠
一株。大數十圍。門下諸石。如伏犀駟象。入門東南行。聯
巖如城。其第一曰彌陀巖。卽密多巖也。今有密多院。詳
符經云。木辨中出蜜。長吏嘗遣取之。梁任昉爲太守。遂
止。皆誤傳也。乃僧取梵書波羅密多義耳。第二曰觀音
巖。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綠。昂喙而顰尾。曰鸚鵡石。
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
隱。蹴之疑爲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結。復意其爲真
龍也。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劣。巖上飛泉灑灑。落巖

下如雨。曰珍珠殿。殿前有池。池水嘗溢。亦未嘗涸。曰碧蓮池。諸水沸散於西。曰龍池。泉。西嶽有虎跡。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嶺。畢。虎。行。折南里餘。至車洪嶺。其峻視白岳倍之。車洪南二里。至真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所謂齊雲巖也。雲巖二字。宋內翰程秘所題。明嘉靖丙辰。世宗以祈禱有應。曰齊雲山。敕建太素宮。左一峰曰石鼓。右一峰曰石鐘。夾屏兩峰。曰盤龍。觀前水如帶。委蛇而東。為石橋以渡。南有觀門。數百步。一峰挺然。拔出蒼莽中。不與群山相屬。曰香爐峰。左右兩崖之門。有巨石特起。又謂之凌虛崖。橋西高崖中斷。一小峰。離巖下。曰捨身巖。巖西行。上浮雲嶺。南下數十步。仰觀樓。巖洞。其頂橫臥一石。如蟠螭。曰鵲橋。下有洗藥池。左嶺起。曰紫霄。一石。如尾封脊。引勁欲鳴。曰靈駝。西北人立數峯。有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有嬌嬌類力士之舉。金牛者。曰五丁。又有類有道者。比肩垂紳而來。曰五老。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險不可即。別一徑通獨聳巖。一欄自西北逶迤而來。散而為井者九。北三里。一石洞。屏榻整然。殆異人隱處。又北一里。五峰並峙。而中稍高。曰五鳳樓。上有石人。呼之隱隱。若有聲。應。西北有。凡香閣。草木蒙茸。如虎潛中。不能往也。玄殿初創。自朱寶慶。真武像相傳。百鳥啣泥所塑。然兩經火。一髮不燬。其異如此。獨聳巖高三百仞。周十五里。頂有池水。清激可

鑑。崇崖凡數曲。里人鑿渠引水下山。溉田千畝。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遊人好題。亦是一碎。什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解脫集

附銷夏齊雲山嶽牛山房作。穿林陟丹崖。蒼翠滴人袖。夾路響清湍。幽篁暗白壺。雲凝助石頑。泉咽添松瘦。引領望天門。濃綠接烟岫。橫眸嘯孫登。時聞鈞天奏。

黃山去鄆郡百二十里。羣巖層巒。冠絕江左。而徑與雲伍。遊者罕焉。康熙丁未春。家犬入出守茲郡。余登暑中。紫翠樓。見雙嶺對峙。識即雲門峰。心忤忤為所動。欲游不果。戊申秋。兩至。俱為雨苦。雖往返雲影烟蘿中者旬有九日。而山水奇奧。未之見也。已酉九月。治苕履竹杖。偕胡霖野歐陽磐士諸子。及冲谷翁往焉。斯游也。出之朝河門而北。十里許。抵潭渡。又十里許。抵懸口。紫巖山在焉。又十里。抵佛子嶺。則黃山趾也。黃山高四千仞。天目高一萬八千丈。而天目反出黃山下。蓋勢處卑下。其巔僅與此趾平也。又五里。抵楊下寺。水色山光。冷然善也。又十里許。為容溪。係容成子仙處。夾徑叢篁。可以蔽日。山梁村石壁山。狹嶺。抵山口。幾二十里。蒼翠之色。滴人衣袂。遂止焉。明晨。越石碛嶺。霧氣瀰漫。十步之外。

借以聲達下嶽。霧開。同諸子坐溪石看婦子曝曬。又十里。抵湯口。則天都雲門入望矣。又八里。抵湯院。即古祥符寺。外有泉。溫冽可浴。海內湯泉不一。獨此甲天下。他或足跡襍沓。汚濁隨之。不則氣帶硫磺。開鑿牛假人。力茲生削壁下。片石凸出。以障風雨。若為浴者。作天然室也。沿泉而上。可六十武。抵桃花源。俯水琳出巖。余獨覽前導。明日坐飛白亭觀瀑布。隨往龍潭。四面洞可三丈。清煙翳眉。沿潭西為虎頭巖。巖外巨碧橫溪。一窟凹入。澗不盈尺。而瀉以丈計。礎石覆之。形同舌墜。僧云。雨後水射窟中。石子互擊。如聞鐘磬絲竹音。是為丹井也。背丹井而上。為蓮花巷。傳為總元則所建。尚餘數椽。科時寺。由菴而南。捫蘿而上。山有一罅。則軒轅黃帝築城也。墟遊坐可六七十人。望諸峰最清。憩息良久。復尋舊徑。回桃源登峰造極。期於明日。夜將半。枕上忽若雷轟。僧云。必峰頭有雨。龍潭蓋諸水門戶也。晨起。果陰黑。龍潭溢數尺矣。須臾大雨若瀑。潭勢溢猛。飛越沸騰之狀。若龍馳若虎躍。若珠濺若雪舞。一刻千變。目不暇給。兩四日。同人。有歸志。余曰。遊佳山水。如讀好書。展卷了了。意味反覺索然。何妨從稍處食蔗也。况風聲樹聲。雨聲。詩聲。不啻鼓吹。遙見黛色隱隱出沒。已坐我來襄陽畫圖中矣。次日雨止。路尚濕。即同諸子由兜率庵之慈光寺。升四面佛像莊古。縹碧峯金凡七級。級萬像。高四丈許。若浮

居然殿宇雄麗。規模類金陵之報恩。而潤過之。黃子于升新建也。去慈光寺而北。望紫石青鸞。擲山雲表。而徑曲遠。不三十武一憩。約五十憩。抵觀音巖。石黛暗古。朴與殊。破洞相對。又五里許。登老人峰。仰瞻穹窿。非斷自削。而俯盼青鸞。紫石。逸乎小矣。下老人峰。入天門。羅漢洞。為蛟龍所敗。徑已塞。兩山岫立。虛懸百尺。諸子股慄。却步。余令從者橫木於上。踞而度。再以餘力。揆諸子。始從焉。又里許。抵小心坡。有根緣石起。枝葉交結。若揖若讓。者則迎送於也。又六十武。松以臥龍名。頗肖之。而徑益狹。臂不得縱。導者曰。此猶澗處也。又五十武。石壁刻東。徑由中裂。夫可尺較。是為小一線天云。出小一線天。登峭壁。磨背者可二十武。沿而北。度木橋。入洞。高二丈許。一隙透天。緣梯直上。人從隙出。不七十武。抵文殊院。僧壁立。注入。飯畢。登文殊座。指點三十六峰位置。但可遠望。莫辨文理。惟天都洞門可視。蜂房蟻穴。斷續宛如村落。而瞻老人峰。又拳石矣。下而北。登立雪臺。望後海。愈奇。有平地蘆起。直聳天半者。余曰。塔也。僧曰。峰也。有蹲踞懸崖。如躍如舞者。余曰。獸也。僧曰。石也。有綠成團。而烟成縷者。余曰。舍也。僧曰。松也。至紅紫萬狀。森森林列。微茫若雲。浩渺若水者。余莫辨。僧亦莫辨也。返而飲。飲而臥。渾忘人間事矣。晨起。復往立雪臺看雲。而雲氣半山。登文殊。坐看山。而山體半雲。僅立曰。宿雲曉合。半

山常態。今日不雨也。俄頃雲果散。遂之遊華峰。峰在支
殊右。由立雪背而下。石磴齒齒凌而若躡懸梯。身虛其
半。同人懼而返者五六人。霖野磐士差壯。循級而上。筠
不克異者。以布曳之。自立雪抵峰下。約五百折。得平石
圍坐。東望天都。一隙若月。導者曰。即昨所見洞門也。又
三十武。虬龍懸綴。根縷縷上指。一線中壁竇。而蒼翠自
若。是為何州松云。又二十武折而東。峰之背也。沿背而
折者凡八。抵元白窟室。故址猶存。左右截怪石。徑不可
轉。人皆禹步。又十武許。石崩裂。木橋澗數寸。度者危之。
又十武折而西。石夾若巷。高與肩讓。出巷。偃而入者為
洞。風蕭蕭挾兩腋。三折而出。復之北。度附崖者可十武。
寺園寄所寄卷三

今日之游快乎。吾固知不雨也。携而入。次孫之後海。泉
婉詞乞憐。期於桃源以俟。惟霖野不屈。仍偕往。舊徑積
滑。曉風刺骨。足力遜昨日。將午始抵峰下。余仍欲登峰。
導者云。舍臥雲無宿處。遂造峰而西。將二十武。徑忽斷。
碑兀憑淵。鑿壁為磴。衆大懼。余審顧久之。循序傳繩。後
之殿。及前之肩。磴之受身處不二尺。受足處不一尺。李
曰。雲梯。信不誣也。下雲梯折而東。徑少平。行大壑中。可
三里。甫躡而上。隨山肢轉者五六折。礧石若屏。徑以穴
通。可容廿人。數隙滙天。亦不苦晦。三折約七十級。達巔。
曠然一望。目不可繩。西為丹霞。又西為芙蓉。南為華嚴。
北為石柱。俱遜天都。惟蓮華差堪與金。至是霖野不能
支。枕石臥。壁上松甚奇。獨往觀之。而徑不逾躡。余亦心
愕也。下壁入大一線天。仰瞻太虛。渾如曳帛。較小一線
天。遠可三十武。出而下。境衍曠。林烟交錯。遠近相連。漸
見沁土。穿林約百武。抵丹臺。腹汨汨訴饑。遙見茅舍。陰
喜之。及至。僧耳納慧。大呼絕不聞。導者張以手喻。乃供
薄粥。遂得接力上丹臺矣。臺敞不容千人。俯視大壑。深
駭測。奇峰環抱。對臺一峰特起。端方秀削。色肖栴檀。怪
松如髮。披覆其上。則紫玉屏也。余依依不忍去。霖野指
夕陽在樹。導者復托虎駭。緩步下。去臺北里許。坐蒲團。
松本高。亦三尺。皮若龜甲。枝葉平密。匝圍數丈。根盤屈。
悉貫石罅間。不知何代物也。去松而北。二里許。抵光明

頂前後海門可望。而始信諸峯。又若招我往也。下光明頂。半行草中。約百武。遇吼堂上人來。同坐松林。移時。乘野乃至。稠一蒼頭。比及菴。星光射戶牖矣。吼堂詢游狀。余曰。登老人山在天上。登文殊山在面上。登蓮花山在肩上。登丹臺山在脚下。吼堂曰。黃山最奇在海。明晨登獅子峯。鋪海或不果。日之初升可觀也。余竟夕不能寐。時聞霖野從夢中說倦。質明整衣出。而吼堂已候戶外。霖野適與夢戰。余舍之。同吼堂往。不八百武。抵峯下。天光熒然。雲冉冉自山脚起。吼堂曰。今日海矣。東方漸白。雲族四出。雖匪匠中。往來有序。諸峰盡沒。惟天都蓮華鍊丹不為掩。余謂吼堂曰。三峰真仙島矣。爾我寧不可寄園寄所寄卷三

千仞而東北諸峰。五者伏者。屹者拔者。或者結者。崩者。懸者。而墜者。眠而昂者。可以萬計。余躍然起曰。峰耶。幻耶。夢耶。真耶。人爲之耶。造物爲之耶。立雪之望而莫辨者。其此也耶。藉非身到。烏知天地間有此奇境也。故去峰而東。可二百武爲散花塢。勢之濶大。不及始信而靈奇無二。余不意既有始信。復有此也。吼堂別去。余繞而東。折而下。幽壑茂林。約二十武。得擲鉢庵。止焉。日未晚。菴前竹可人意。同霖野坐其下。不見天影。乃入次日。去擲鉢而東。五里許。止於亭。看九龍潭。瀑布瀑凡九折。遠可五六里。疾若電。回聲若雷。謂舊云。黃山無險。謬矣。去亭十里。抵湯口。又八里。抵桃源。諸子迎入。爭詢後海况。余倦甚。出袖詩答之。少憩。復浴溫泉。乃令從者覓村膠酬導者。并酬余兩足。諸子曰。讀吾子詩。江南之奇。信在黃山。黃山之奇。信在諸峰。諸峰之奇。信在松石。松石之奇。信在拙古。雲霧之奇。信在鋪海。惜窮荒絕。淡即生長其側者。亦不克多邀一盼也。余曰。黃山若不生窮荒絕。車馬及之矣。峰不生。天牛塗污及之矣。松不生。奇峯斧斤及之矣。而松石非餐雲吸霧。又烏能斐壘可愛若斯也。彼蒼之位置黃山。正厚也。諸子嘆服。各引滿就寢。晨起。別水琳山。徑猶昨也。霜風灑灑。木不在野。竹幾何時。序令已更。意劉阮初歸時。亦猶是也。歸以

述之家大人。大人曰。余夢想黃山。欲往不克者屢矣。不意小子先我游也。雖然。游亦豈易言哉。胸有壅滯。與必不暢。足無全力。覽必不同。筆墨無靈氣。不能為山水寫照。性情不與山水相近。不能收之胸中。放之紙上。與人共見。汝曷誌之。我且作臥游也。鈔唯唯。因追憶時日。約畧步武。舉似情狀。走筆而為之記。漁陽曹鈔及記

黃山三十六峰。遊者踵接。名人題詠。筆不勝書。顧予酷愛茲記。瀟灑閑適。足以慰我山靈。每讀一過。如遊舊國。惜其遊展所至。僅得其半。然必慮其缺畧。則有黃山全志在。

附黃山詩。楊子寺題壁。有序。為先慈卜地步出。

里門。人莫知予投足何所。偶遇羅景明。王守之。兩老人。及僧普聞。繡白。恒學。輩。坦步寺後。見程子非二題壁感懷一首。三春無刻是晴天。蔬食苾蕞到處眠。曲曲溪流蒼玉碎。離離麥秀碧珠圓。添燈未盡佳城閉。巖腹將傾石柳懸。偶過精廬題壁處。四山烟樹恨無邊。波石壁冷洽川橋。萬仞凌霄翠色連。中通碧水聽濺濺。田家麥怨三春雨。茶市人忙四月天。野渡舟橫淡柳岸。小洲冰接斷橋烟。花時行客無停屐。如殺驚鷺港水眠。慈光寺。客到山門噪白鴉。凡客至鷺鳴向禪堂佛光四面現曇華。鐘魚隱隱傳天梵。至鷺鳴向禪堂佛光四面現曇華。鐘魚隱隱傳天梵。巖巖層層簇石霞。百轉時聞山樂鳥。一株獨放木蓮花。

惟黃山有長空碧落流丹液。好向雲中泛月槎。文殊院。曲磴天邊路百回。此身長傍白雲隈。看山有膽雙眸豁。鋪海無聲萬象來。夜放佛光人指日。上。旭日下鳴雷。文殊座出懸崖頂。跌坐忘年長綠苔。蓮花峰。一望空蒼未有涯。海雲千頃泛蓮花。落落練影橫三折。點點烟光簇九華。崖隙尚留春藥水。峰尖長掛鍊丹霞。懸松臥石皆成象。半壁晴光半雨遮。隨石各成一象。物形畢具。松石之奇。世間少有。

附懷黃詩。子甲寅春暮。入黃山。擬糧作半月遊。以月朔。宿文殊院。更盡。忽放白光。置身銀世界中。山鳥齊鳴。諸峰了了。生平得未曾有。發時一無所見。今十年矣。近友人以黃山記遊寄正。夫茲山巖壑松石之奇。朝夕變色。今昔異狀。出人意表。雖善繪。妙處不傳也。予聞山記。發矣。誰盡其勝者。既未能盡其勝。又烏乎記。山有舊題額曰。到者方知。又曰。豈有此理。又曰。不可思議。得此十二字。千百篇遊記。可相也。偶觸予心。用疊舊韻懷之。要不過憶當年。吾目之所及。吾足之所到。以志昔遊而已。亦安能盡茲山之萬一哉。

摩雲直躡谷中樓。珠閣瓊臺得縱遊。紫石文虹窺洞飲。青鸞翠鶴逐巖流。山瀾溟渤空濤湧。僧學猿狙絕壁留。一杖擬開瑤草徑。涼生三伏已深秋。古壁苔封玉簡塵。丹山碧水好尋真。名都定鼎來天子。元

石拖紳拜聖人。石拖紳，晉書：石拖紳，字子真，自號曰子真，子真其下。巖變玲
 瑞時萬變，松虬蟠結老無伸。書堂倚寺清潭近，舊日
 逃名說鄭綸。鄭師山先生，却聘隱此，紫雲。○虛空敏
 染半留餘。雲帆霞標擁梵居。遠洞不知秦歲月，空門
 安事漢詩書。泉根藏佛塵心淨，山骨蒼寒世味疎。茶
 甲茶槍僧共好。六時清響吼鐘魚。天工巧琢破庸
 論。白龍長閉藥不存。蓮母婆娑榜九子。蓮峰中立，為
 如前首。日九子也。石人偃僕弄諸孫。石人峰，即老人
 十。清泉直瀉千秋谷。丹液遙傾五斗樽。憑仗鞋尖難
 通路。雲深空盼錦霞墩。山中錦霞洞，有石一
 再懷黃叟韻。○可見崑崙十二樓。攢峰疊嶂舊曾遊
 後踣岫頂呼松渡。雲過山椒學水流。菱豨多年紅木
 出。採樵無路紫芝圃。半空笙竽喧天樂。六月平添萬
 頃秋。○寺門誰掃落花塵。松谷雲深認不真。山錫黃
 名聞帝跡。我吟白句向仙人。黃山題詩。自翻開峭壁
 丹砂瀉界破空巖。素練伸猿接蛇盤陰洞合。羅傘香
 紫展烟綸。○峻嶒玉立百千餘。洗竹剝桑隱者居。掛
 瀑有聲皆薄激。薄而為雷。○雷而為雷。○雷而為雷。國屏無石不圖書。仙燈晃
 朗迎還送。蓮瓣芬葩密復疎。隔絕巖巖難棧皮。穆穆
 松檜蔭龜魚。龜魚石，距蓮花峰數十。烟封苔鎖靜
 推論。畱得仙棋一局存。棋石峰，有棋方。天半松林
 遙馬鬣。洪中石筍長龍孫。洪中石筍，有物象。松石無不備其

流來香髓分金液。持去瓊漿飲玉樽。軒殿至湯池。見
 出。○我亦暮年思屏跡。疑嵐積翠潤雲墩。
 三懷黃有序。○于子章雲曰。綸仲孫墩韻之最枯者。
 盞至五百八章。古今倡和所少。茲懷黃八律。自然渾
 合。足為山靈寫照。且無一重意複句。正如黃河水從
 天注。浩乎莫知其所止。韻盡矣乎。未也。子曰。黃山以
 峰名者三十六。析之為三百六十。再析之三千六百。
 三萬六千。無一松一石。不耐人思。思無窮。詩亦無窮。
 安有盡乎。因登前韻。復作懷黃八章。○四圍青翠骨
 丹樓。壁立千尋浙上遊。無火寒泉長鼎沸。不花雜樹
 盡絕流。淡松驚石聲聲轉。松谷驚石。曲澗鳴絃。泉
 雷。○縹緲紅泉隔世塵。何須遠慕穎陽真。天都石
 室高千仞。帝子仙踪止一人。滄內無山觀已止。徐霞
 歷遍天下。對人云。登黃山。空中布海志方伸。子遊黃山
 山天下無山。觀此矣。○空中布海志方伸。子遊黃山
 未見鋪海。柳宗元有吾聞九疑好。風志。雙溪齒齒傳
 今欲伸之。子又何時得伸此志也。○雙溪齒齒傳
 曹阮。咫尺烟波獨繭綸。○經幢寺鼓放參條。百級砂
 巖架樹居。禽樂分迎前後游。苔花半蝕古今書。凌雲
 古檜盤雕健。絕壁溫樨捲木疎。樨木對之可卷。俯仰
 陰晴山鶴巧。石中長水養巢魚。山鶴有長水石。○呼
 絕高空未易論。心眸了了夢魂存。盪胸雲涌蓮中蕊。
 槐藤峰羅孔下孫。願挹仙瓢分玉液。不搥土鼓飲存

樽天然石琢留泉。稀髮皺肌沐煥墩。

四懷黃盃韻。峰羅嶽峙拱僧樓。可記蒼茫夢裏遊。

石腹松穿山骨斲。樹頭瀑瀉練光流。龍髯織就織纖

長馬跡印波瀾韻。中道山游黑江黃雙到眼。木

蓮開落自春秋。樹大如棋花葉皆。鍊塊蒸砂久去

塵。往來多半是羣仙。仙源曲徑通香谷。石丈長年作

老人。鐵笛橫吹三弄去。銀罌斜壓一肩伸。道人共石

呼之同飲。如夢中事矣。無凹投足憑空度。挽葛攀

茆若轉輪。寒骨悽神股慄餘。一僧掛衲老巢居。丹

粉古蘇封遺篆。玉笈真言秘素書。爛日掀霞峰覆

耕烟織翠樹森疎。鏘鏘暗響流何處。亂石騰空駭

壽園寄所寄卷三

魚。掀眉躡坐口難論。瀟水疑膏玉髓存。三竺五臺

稱仲氏。九華雙目作曾孫。蟾頭長傍呼龍石。山有

首是龍也。苦脈遙分引液。有苦脈出清泉。一

日引。蒼豹斑龍空壁噴。懸藤垂葛曳危墩。

松蘿山。高一百六十仞。周十五里。山半石壁插天。峰巒

攢簇。松蘿交映。有禪菴焉。創於唐。遷於元。新有大悲殿

奇蘿菴。金勝槩也。山蜿蜒數里。如列屏障。於縣治之北

左。幹騰躍東下。則入歛諸高峰。乃旋面而西。為邑巨鎮。

出北郭。從東行。為入山徑。崎嶇幽絕。不納輪蹄。石嶂峽

流。人穿鳥道。歷山隈。踰峻嶺。復坦夷而岡阜。別一洞天

再入。即危石泉。潺湲迸玉。復數里而層巒迴合。鬱蔥

吞吐。俗呼為金佛山。蓋未有金佛菴。實為松蘿山也。

松蘿茶。名天下。實則唯山頂一片。香甘異他產。餘

皆北源茶。冒名松蘿者也。松蘿產茶。不過數觔。而官

司採取。山民病之。并將絕其種類。噫。天下之名非其

實者。又豈獨一松蘿茶哉。

古城巖。在縣東七里。上有歙州治舊基。下有巨石。高丈

餘。宋邑宰鄒補之手書。兌卦為磨崖碑。山麓兩巨石。夾

立如門。前門而上。有兩石如鷲。兩鷲入洞。各見後半體。

崖巖為汪王故宮。宣和間。改為萬安山。相傳明太祖

徵州。會駐蹕占籤。後收祀榜文云。神兵助順。復名萬

壽園寄所寄卷三

山。宮外有禪庵。萬曆間。祝令世祚。建還古書院。後建中

台閣。又東障建文筆峰。西建文昌閣。東之下流。有高公

橋。依山為柵。稱名勝焉。

休之奇峰巖岫。如古城者多矣。而余獨依依焉者。則

以余世居其下也。昔越國公汪華。王六州。起兵於此。

巖山之下。碧流如帶。余與村人約。倡放生池。遊鱗萬

計。不避遊人。樂矣哉。斯丘乎。前後記見萬書閣集。

巖山前晚眺。宿雨捲晴空。松巖沁心耳。石門隔塵

氛。谷聲起杖履。白浪翻長江。蒼翠擁舊市。魴鯉振水

鱗。溪光盪羅綺。雲幔覆霞城。儼然新壁壘。小小丘壑

奇。曷覽時徒倚。迴景嵐烟沉。天白翔陽紫。菴蘿水

路溪。清聲泛俗耳。伸脚絕束襪。誰度彭澤履。急溜激
高春。稼稱成小市。古墟摩層穹。半空散霞綺。石梁
迴紫。列岫排軍壘。苦辭猶荒屨。翠屏恣攀倚。虛烟出
水南。曠色變蒼紫。

鳳凰山。一名鳳山。又名靈鳥山。在縣西二里。自白雲峰
翼然而來。盡於夾溪。二水之會。下臨孔道。此方真平。爲
海陽舊治。旁有小池。曰鳳池。金太史聲讀書處也。登山
遠眺。東有古城。蔚然踞立。南則落石。兀然兀兀。西則蒼
雲。翠嶺。皆謂北則黃海天。都千朶芙蓉。灑灑雲表。全上
落石臺。在縣西南二里。舊嘗斷石山。宋邑令呂大防題
明。暖令汝懋題云。海陽多佳山水。如落石臺。更爲奇勝。
歸同部所部卷三
當溪流環繞開。快寄巨石。若從天墮。落石之名。志有自
平。全上

袁中郎詩。所云。雙溪分燕尾。卽此處也。廣輿記舊云。
舟經此必祭。有二舟同泊。一祭一不祭。神夜吹祭者
北岸。巖崩壓不祭之舟。其傳已久。然屬荒唐。

石橋巖。在白嶽山西。原名岐山。石壁千尺。有天成石梁。
一山上坦而下闊。圓如月。上坦如梁。長十餘丈。廣三
丈。可供登覽。當關半里。特峙一峰。曰通霄。形如立兔。搗
月宮。皆天巧也。全上

張公山。卽占率山。由五嶽西北。重岡大嶺。源深根盤。周
百餘里。昔有張公懸此采藥煉丹。數十年忽不知所之。

故名。山居發休之間。實爲鄱浙二江之大源。山海經云。
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鄆道元所稱三天子都。在燕
南巒山中。卽其地也。其陽西流入彭蠡。其陰則東流百
七十里。北合吉陽之水爲漸江。全上

漸水出一源。而東西分流。東行三百六十灘。達巖州。
下三浙。卽所謂新安江也。西行亦三百六十灘。下淨
梁。入鄱湖。巖郡形勢。可謂最高。

漢志云。漸江水出黟縣南。今浙嶺屬婺源。溪屬休寧。自
此兩溪合水。港益大。渚清沙白。岸澗墅溪。映日成藍。拱
陰聚碧。千條萬派。自上溪口至率口。東來百餘里矣。穀
紋錦浪。可數遊鱗。下見白石屋。歷如在鏡中。泝流而上
則川巖參差。崗岫縈繞。一線水道。皆自矜研怪石中百
折而進。灣曲險伏。萬山俯瞰。顧太史瑞屏。謂處處皆惠
泉。在在皆龍井。有以也。又流四十里。至浦口。嶽郡歙浦
之水。方合流而爲新安江。袁中郎記曰。新安江清澈見
底。峰巒疊翠。隱隱見水中。時有突出水面者。嵌空如湖
石。江行之一快也。江爲山所夾。東流千里。石湍迅速。目
所注視。輒不能了。而山喜爲廻合。數步一轉。前舟莽莽
忽如入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爲竇也。新安江徑嚴州。至
錢塘入海。自張公山至錢塘。共三百六十灘。諺曰。一灘
高一丈。巖州在天上。李供奉詩云。聞說京華渡。東連五
子灘。他年一携手。搖艇入新安。全上

寄園寄所寄 卷三

問政山為縣治屏障。宛若舞鳳翔鸞。游龍伏虎。一名率屏。叢篠干霄。溫翠霏人。山椒有高眉峯。唐有于方外者。自荆南掌書記。棄妻學道。其從弟德晦。刺史歙州。來訪之。德晦為築室山上。號問政山房。錄縣志

龍井山。一名鶴頂山。橫截練江。雄挾漁梁。澎蟲之音。驚川。聒谷。相傳宣州刺史訪仙待渡于此。俗所謂訪仙橋也。上建禹廟。祖道巍樓。嶺白綺分。上有文昌閣。登望見練江如帶。馳波跳沫。舟楫鱗次。魚鳥上下。最為遐曠。全上

冬山屹立中流。石勢礪礪。水聲澗澗。蚪松挿天。蒼蘚蒼蔚。瀉入碧潭。嶽平夷。唐大祐間。建寺曰周流。元鄭玉書齊國書所寄卷三

結屋其上。名讀書樓。因更山曰小焦山。下為鄭公釣臺。全上

豐樂溪出黃山湯溪。其自白雲溪松谷澗九龍潭消搖。溪者皆趨太平。其左支經柔嶺。會文溪。經海陽縣治。入于漸江。惟浮溪經雲門峰下。會曹溪阮溪容溪。入于豐樂。而支于汪溪深溪。眾水會之。溪流始大。又五里為龍擺溪。虬龍蜿蜒。過筮溪琴溪。四合于仙人臺。折入谷口。引溪流入澗。名曰閭闔溪。有菴曰圓通。臨于北阜。虬松翠壁。居然有石峽想。稍下為鶴林菴。潘之恒有詩云。徑僻狹如線。攢峰密似雲。蓋幽絕之嶠也。又行二里許。有潭登清而波濤砰擊。俱以狀元名。以與舒雅之居近也。

中多飛鳧泛渚。昔人呼為雪鳧焉。又折而東。長林叢薄。旌亭榭舍。溪行至此。漸覺魚鳥依人。堪作濠濮間想。又十里經嚴嶺。繞蔭山之下。頽水會之。趨于潛虬山。鳴球發籟。淵無潛鱗。飛虹翼之。如在蓬島。又折而東南二十里。與富資水合流。入于練江。全上

龍潭在婺源城東百里。山澗僻處。頗稱靈異。夾澗石為巖。嘒。風景忽殊。左唯間時見瀑布奇甚。比垂如簾者一。為三折。及直而懸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聞寂。摸打蘿葛揭厲連漪。蓋濼涉于虎豹蛇虺之域。已逼靈境。又前及里許。踰澗。循其石唯青壁。逕崩唯裂石。下復踰澗。左入潭。在大石峰。距絕壁下。石掬兩股為壑。瀑自其後。寄圓書所寄卷三。

乘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電狂雨狼。淙淙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潭研而吸之。周迴可二百餘步。掃光蕩綠。莫測其深。自是始流平地。為澗。澗上陰幽黯黑。風雨水氣。合而為清。竦人肌骨。聞其上復有小潭。亦龍所窟。水自石門入而注焉。逕迂險不可。正古遊遊龍潭記。

葉村之山。最秀拔者為飛來峰。攢奇巖翠。非雲御風。踴躍奮迅。自天而下。其旁諸山。羽翼茲峰。亦皆搜奇抉怪。以自納無隱焉。程巖南山雨樓記

由屯溪迤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滙。

為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潭。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于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束于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瀉。聲震天地。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淡若歸虛。汨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淡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于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魚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為清絕。此月潭之大都也。東山公月潭八景記

橫溪之東。涉瀟瀟。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唯谷間。巉而高。整然而明。光洞然。鑿人毛髮為一邑勝。縣道原石照記



寄園寄所寄卷四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陳黃永叔嗣全 任 景徹 孫繼檢 校訂

撚鬚寄

詩原

詩話

此詩

寄園主人曰：天地非塊然者也。雷激風號，水喧谷響，凡物皆然。况人有靈氣，其口與舌豈能默然哉。

柳雲復且始于中古而後，踵事增華，日趨月盛，勢自使之然也。溯其原根，亦可以概詩之大凡矣。唐人以後，詩話頗多，而迄今缺如，輯而補之，自不可少。此詩雖涉怪誕，當其揮灑錯落，頗有出人意表者，并錄其尤可信不可信一聽之，人余無容心焉。

然發寄

詩原

山林廊廟莫不有抒發性情之具詩也者天地自然之奇也風雨雷電日月星辰孰非天地之詩哉顧吾獨不解夫世之師心自詡者遂謂短笛無腔不妨信口是何可不溯夫根源

五言詩始於李陵蕭武河梁之吟而五律之制又推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園臨春風秋至愁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詩言數其

七言詩肇於柏梁盛於建安然三百篇中七字句甚多

楚狂接輿歌其成扣牛歌項籍垓下歌漢高大風歌皆

七字濫觴楊升菴千里面談引梁簡文帝春情一首陳後主應第一首溫子昇掃衣一首隋王勃北山一首為

七律濫觴然八句中皆雜五言二句每首只五十二字

垂鈎掛絲樹誠知其水露濕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

雁相連秦盤本自楊家解吳歎那知謝傳憐只愁芳夜

黃香杆紋砧知近近傳聲遠響何凄凉七夕長河爛中

秋月月光蟬吟寒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北山詩知山裡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澗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然文選注引董仲舒參差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盤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六朝沈君攸有桂枝沈中河詩雄渾工緻是七言排律仍先於七言律也若初唐則有蔡孚打毬篇云德勝

北苑東顧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鑰玉鑰千金地寶樹

絳七寶瓊寶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從

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虜俱能走

馬入長秋紅鬃錦鬣風驟驟黃駱青絲電紫駟奔星龍

下花塲裡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

足滿先籌曹王漫說彈基妙劇孟休矜六博投薄莫漢

官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全上

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也或以為淵明詩非也杜詩兩個黃鸝鳴翠柳實祖之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栢稍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鏡子榴葉初齊養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基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皆此體也樂府有打

起黃鸝兒一首。意連句圓。未嘗間斷。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全上。

黃帝雅歌。斷竹。爪木。飛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詩頌。振振

鷩鷩於飛。鼓咽咽。醉言歸。三言之始也。藝陶乎予心。頗

厚有忸怩。五言之始也。詩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李長

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八言之始也。杜詩。男兒生不成

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

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也。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

招我歸來篇。十一言也。全上。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言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

折中林稍。渡口小艇渡。入沙灘。野樹古梅獨卧寒。風

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散。落。欲。開

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

把新詩。嘲。後楊慎作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

蕊。蚤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頭去。相思忽到。盧仝

窗下來。歌。琴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卷

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盧詩示

瞻。蘇花詩云。天將花王。國。麗。殿。春色。瞻。蘇。洗。粧。素。顏。相

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攬。先。粉。瑤

池。並。雙。成。浴。香。肌。露。竹。林。積。夜。醉。玉。山。頰。風。流。何。事

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九字律也。現明。編

作九言詩。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余曾有咏竹句

題於齊雲山岳半云。祇覺清於孤山處。正梅胡然。若彭澤先生柳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中。最為難

工。琴之敬當。墟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墟十五晚。雷

質。問。昨。百。萬。橫。自。陳。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裏。最

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下。條。入。宋。謝。舉。羽

守。鄧。收。心。云。杜。鵬。花。開。系。葉。齊。戴。勝。手。生。藥。苗。肥。九。錢

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臞。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

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又古。唐。盧

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賜。雲。語。吟。風。飄。颻。吹

玉。羊。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

寄園寄所寄卷四。雲。枝。紅。鴨。鷓。升。鷲。外。集

漁隱叢話。日。雪。浪。春。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

之。新。所。開。闢。予。觀。謝。宜。城。有。聯。句。七。篇。同。清。節。有。聯。句

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退之亦是

沿襲。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寔。起。於。漢。柏。梁

王。非。始。於。清。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

亦不待宣城工部而已。東齋記事

歐陽文忠守穎。且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詩。約不得用

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鷓。鴒。等。字。歐。公。一。篇。云。脫。遺。前。言

笑。塵。誰。搜。索。高。家。窺。真。漢。自。後。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元

祐。六。年。東。坡。在。穎。因。禱。雪。於。張。龍。公。獲。應。遂。復。舉。前。韻

其末云。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君聽取。自駭不許持寸鐵。從史詩話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鄒陽客。江阜歲暮相逐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全玉詩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娥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定何人。又云。去年來來去。為他人作嫁衣。續四庫所書卷四

裝。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變。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彌衡拋漁陽慘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動搖。方朔為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蔡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予乃顯言之。已落第二義矣。全上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陰。連手蹈躑舞春心。舞春心。隔歲時。中人望。獨踟躕。此辭絕妙。真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美人聯

錦江南雅女諸篇。皆是樂府其數不盡錄也。升格詩話古詩皆評之。然後以聲依之。詠以成曲。謂之協律。詩外有和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為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為。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詞笑。樂天有謝秋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傳一闕云。李白製。即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劉府青瑣集隋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世已有其事矣。草談

家語。舜作南風之詩。此則御製之始。釋典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効丘也。亦瀟灑可喜。焦氏筆乘

漢宮一百四十五。冬下珠簾閉。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樹語雙雙。此杜牧燕于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堆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香煙閣詩話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為煩。摺段成式。廬陵官下記。載取斑竹以遮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

1 第 118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卷 子部

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哩哩。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升菴外集

陳后山詩。吳吟未至慢。楚語不假些。任淵注云。慢謂南朝慢体。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瀟湘逢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謂之噴曲。噴與駢同。雜亂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中入破。義亦如此。全上

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輝於幕下。影權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鷄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野有蔓草。推之防露之意可知。稗史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云。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呀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千戈起。惆悵能舟去不回。後白居易。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當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飽。乃作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裡。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

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枝。柔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株。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株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劉禹錫等和其題。自是為白氏楊柳枝。今人渾為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詞。則似近於唐人意矣。全上

悉上解一柱馬也。全上

梁武帝宴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韵已盡。沈約與以所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去時兒女悲。歸來第鼓鏡。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韵的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宜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鈞賦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進格白易。夕鄰斥折惜字。其詩用的與所得韵次。前後正同。曾不挽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詩韵為鈞。坐客探鈞。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鈞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

次之韵。以探鈞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

後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篋下蠶。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以謝。止次用絲時二韻。則亦以倡和為次矣。全上

少陵飲中八仙歌。分八篇。人人各異。本非重韻。全王詩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蘇李。或云。起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寄園寄所寄卷四

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魏。曹子建。父。子。郭。中。七。才。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魏。與。建。安。一。也。

正始體。魏。年。魏。始。脫。

太康體。晉。年。魏。在。思。潘。岳。二。

元嘉體。宋。年。魏。顏。鮑。

永明體。齊。年。魏。齊。

齊梁體。通。南。朝。之。詩。

南北朝體。通。南。朝。之。詩。

唐初體。唐。年。魏。齊。

盛唐體。唐。年。魏。齊。

大曆體。唐。年。魏。齊。

元和體。唐。年。魏。齊。

晚唐體。唐。年。魏。齊。

本朝體。通。前。後。之。詩。

元祐體。宋。年。魏。齊。

江西宗派體。宋。年。魏。齊。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蘇。武。李。陵。

曹劉體。子。建。公。幹。

陶謝體。明。運。

謝體。明。運。

徐庾體。庾。信。徐。陵。

沈宋體。宋。年。魏。齊。

寄園寄所寄卷四

陳拾遺體。陳。子。昂。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

少陵體。公。九。齡。

太白體。公。九。齡。

高適夫體。高。適。夫。

孟浩然體。孟。浩。然。

岑嘉州體。岑。嘉。州。

王右丞體。王。右。丞。

韋蕪州體。韋。蕪。州。

韓昌黎體。韓。昌。黎。

柳子厚體

韋柳體蘇州與僕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即西崑體。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青桐會所著卷四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荆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著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陳去非與黃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嘉慶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

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要隨異今人選詩或與古詩為選體非也。

栢梁體漢武帝與群臣共作七言詩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栢梁體。

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魏晉者為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魏之詩皆從徐集。

宮體梁簡文帝於輕靡時號宮體其體製不一大槩不出此。

有近體即律詩也。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為二浙觀

祭往來置郵簡偈和始倣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

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

使君與操耳于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倒愛矜誇耶

安知後世士有異論珊瑚鈞詩話

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修厥德令終有

言青桐會所著卷四

叔勉爾道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

有視而日此乃集句詩之始神史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為之

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痛而哀感而哀悲而

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雖一事而七者

具也南濠詩話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類

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滸匪方與時進止

出寺迤張公饒釣關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

是正直安固子城海外有截平道虜場六羽不奮羽儀

木影龍蛇之螫比他可忌致成隱曜美玉斷光無名無

舉放言激發。按詩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韓國孔融
文舉六字。徐考之。詩二十四句。每章四句。離合一字如
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滸匿方。與時進止。由寺疏張。第一
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把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
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
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下四章倣此。殆
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石林詩話
揚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
崑體。識者病之。臨漢詩話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
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茫學也。自也聲韻日盛。
寄園寄所寄卷四
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
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
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
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本朝真
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成論條。重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
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
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之。禮部韻畧。頒
行。初崇政殿說書。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
聲與重疊字。不請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
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
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

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東晉修韻畧事。既不得其始
迹。論於張希文。謂天休。修書先後之辨。而予因嘆近時
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據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
得以攷云。東晉書
唐詩廢。而有次韻。無易有依韻。一韻有用韻。不必次
郭和章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題於旅
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
飛。渡口月初上。隴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
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
上。江靜聞鷓鴣。夜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
又臨滄碑云。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五文詩話
寄園寄所寄卷四
劉伯溫忠美人三字詩曰。雨欲來。風蕭蕭。披棹枝。拂陵
蒼。繁英隕。綠葉凋。揚燭埃。靡招搖。激房帷。發綺綃。中庭
俯。俯寂寂。思美人。隔青霏。水泚荒。山嶢峩。雲中鳥。何俯
俯。欲寄書。天路遙。東地川。不可遊。芳蘭花。日夜凋。掩瑞
琴。聞玉簫。魂費哀。心搖搖。望明月。歌且謠。叩遊遙。承今
宵。客中問集
蕭梁將出鎮雅黎。其妻流寓楚維。問本朝兵至。泣將七
娘子托於家丁。手及幼女。取問舊句。驛柳驚別意。堪
柳暗離愁。十字離合成詩。馬車何人能裝屍。四離不振
笑男兒。幸聞碩果存。幽閣驛使無。自到雅黎。木偶同朝
止。素餐人。清說到。死真難。母幸幼女。齊含笑。粉骨投殘

傲雪寒。荷合如何決意休。文姬回漢總堪羞。馬嘶芳草
香魂斷。驚醒人間節婦流。口中節義是誰無。力挽江河
總是虛。刀鋸不移巾幗志。別無沾滯是吾徒。立也悲傷
坐也傷。日沉誰與起殘陽。心憐夫婿兒還幼。意慘蠅汚
女伴娘。土兵劫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兀練有緣
紅粉斷。晁遯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為。夕陽古道
冷蕭蕭。耳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為招。日前送別
囑陽關。立意當如張別山。音信須憑隗外寄。暗傳夫信
已投繯。凶英凶分國喪亡。凶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
成何用。離却塵囂骨也香。不忝離離最可憐。火焚誰與
救。眉然心灰猶念舊夫子。愁殺妻孥盼杜鵑。題畢自益
死。將為已亥之春。續人鏡陽秋

自杜工部秋興詩。一時與會。恰成八律。後人漫不論章
法。每奏八首。輒謂摹杜。豈知詩寫性情。興盡即止。獨不
可減而為四。為六。為七。增而為九。為十乎。要須加一分
嫌長。減一分嫌短。乃為妙耳。嘴虹筆記

自宋員外題。以瀟湘風景。寫平遠山水八幅。一時觀
者留題。目為瀟湘八景。南渡詩人。若陳允平。衡仲。張
槃叔。安。周密。公誠。奚漢。倬然。皆有西湖十景詞。而北
平舊市。此金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為古
風。或演為小曲。所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
液秋風。瓊島春陰。前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日。金

臺夕照是已。至永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倡和。更前門
飛雨為前門烟樹。或又增益二題為十景。和者相屬
因而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畝之園。以及琳宮梵宇
靡不有八景十景詩。可憎甚矣。

鮑泉和春日詩。新鶯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
新日麗新暉。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綠浮。新
禽新聽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振。新枝新可結。新愁
詎解顏。新詩獨氣氣。新知不可開。新扇如新月。新葢學
新雲。新落連珠泪。新點石榴裙。全上

蚤字詞頗有。蚤字詩不多見。嘉靖間。倭子從紹興。雨中
往曹娥江。賦詩曰。渺渺茫茫浪濤天。霏霏拂拂雨和煙。
奇聞奇所寄卷四

蒼蒼翠翠山遮寺。白白紅紅花滿川。整整齊齊沙上雁。
來來往往渡頭船。行行坐坐看無盡。世世生生作話傳。
天連泗水水連天。煙鎖孤村村鎖煙。樹繞藤蘿蘿繞樹。
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
此會應難難會此。傳今話古古今傳。亦甚有味。克山堂
外記

藥名詩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
霜前半夏枝。之類是也。近世有禽言詩甚有巧趣。然論
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極當。
無與尋常詩。乃為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
一溪甘遂心。遠志其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前

晴借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

舒狀元春遊用重疊意作詩曰春風春日競春華春水

春山春景佳新柳戀鶯鶯戀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尋芳

子入遊芳伴買酒人批賣酒家去是路分歸是路馬頭

相對口頭斜又用曲牌名作詩云惟愛宜春令去遊風

光猶勝小州黃鸝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牽舊日愁三

棒鼓灘花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子沉醉東風裏笑

剔銀燈上小樓全上

甲戌秋日毛子行九寄我叠字詩因廣其體一句三

用叠字解所至山二四五叠三叠十二字為一句有

夜夜夜淡看夜月山山山外訪山人句又以曲牌名

寄園寄所寄卷四

入詩近俱改用詞名藥名各成四律即用林卧遊集

韻

唐伯虎花月吟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卧轉遲月

落漫憑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

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

中問集

余效子畏體有花月吟四律云花輝玉步月凌樓問

月評花徹夜游花霧朦朧幾月度日波蕩漾落花流

多情月妙花容瘦解語花始月佩留想月長歌花鏡

秀月臨花喚賜行秋花枝拂月襲香塵月色花姿共

一真探月花驚宿鳥看花月陽旅行人月邀花步

尋難過花簇月窟曲不伸避谷誰為花月主花洲月

渡夜投綸狄老花殘菊月餘月初纔別流花居曾緝

月樣花王譜新檢花叢月老書衰草殘花沙月白曉

風斜月野花疎練光紫月花溪碎春月啣花踐刺魚

開盡心花對月論花身月魄兩溫存花明月夜餐雲

母月窟花房繞竹孫急擊花鈴催月御高磨月鏡印

花梅然花弄月憐尤惜重疊花陰翠月墩

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為主聘詩人為考

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秘試開

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畧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

吳氏月泉吟社謝翺為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取

寄園寄所寄卷四

公福為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為主無甚警拔而卷

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為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扇

西涯即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國

基出端觀二韻即曰勝與負相為端我因君得大觀全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首監有游徽漢書張敞

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草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

射官寺後漢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

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常玄成諫議大夫章維試

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

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融傳言武帝去樂府。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數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溫飛卿。買和章故居。韓韻作絕句云。廢砌翳薜荔。枯
 湖無菰葑。老媪實藁草。愚儒輸道租。又雨中與李先生
 明垂釣。先後相失。因作疊韻絕句云。隔石覓履跡。西溪
 迷雜啼。小鳥擾曉沼。犁泥齊低畦。晚唐詩
 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共在一部。孟子內為燈謎開一先。
 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共在一部。孟子內為燈謎開一先。

寄國寄所寄卷四

太平樂。虎放歸來已罷兵。平關梁無禁任遙征。行
 九重天子稱仁聖。王異獸趨朝負犇行。象春闈。
 春日問花。花解語。桃兒家庭樹綠楊多。子東隣相對
 憐嬌小。西爭比椒房絕艷何。奇之。贈友。綠柳陰
 中照絳紅。朱楊夏材勝任棟方隆。和少年意氣皆堪托
 一諾何妨。綺綺通。友歸田樂。垂楊枝上漏春
 光。柳歸去來辭。獨擅場。友從此塵勞皆頓歇。息素絲
 良馬為誰忙。駒凱歌。節扇陽和萬葉薰。春降藩
 歸化效前馳。而北門鐵鑰推良佐。司城絕域從今按
 版圖。輪朝一家棋。滿院棋聲暑氣收。爽乃翁
 局敗少機謀。公輪君家季父還。猶憶。子叔為誰兒童

寄國寄所寄卷四

且自休。子王會圖。美玉無瑕。轉瑞同。岐豐佳
 氣慶雲中。周從天降下。鱗鱗長。子雨道祥光一色紅。
 朱丹。少年行。廣夏華堂。俠少遊。廣更偕同輩結
 網繆。曹端居忽覺。離心起。非反哺慈禽一網收。鳥
 宮怨。夜永鷄鳴。漏未收。丑官家沉醉百無憂。王
 眉一色誰相讓。般南院北輝對院幽。北宮。湯餅會
 將逢。彌月祝無災。浩生繡袂。殷勤擁抱來。子諸子
 兒孫皆長大。公孫。合始最喜是初孩。曾感舊。結
 管聲調。約袖鮮。樂正當年。道蹟幾推遷。陳南樓清興
 原如此。公却喜塵勞已久捐。幸春怨。欲就良
 緣美目窺。成權郎年少好丰姿。子為伊消瘦腸迴轉
 鬚眉。高俯首長如持滿時。戴村塾全然無約束。師
 任兒携幼浴清池。子灌。村居。中男馳犢向前村。
 須避南山百獸尊。陽更與諸兒相共語。古年來商
 落復生根。牙客况。蒼蒼西嶽接西京。華天際冥
 鴻物外清。廉莫道途遙。頻顧僕。百里。衰年負荷托勞
 生。戴不家慶。舊事追思。陔鼎台。相長男濟困散
 家財。孟更傳遲暮添丁好。子疑是錢鏐。改姓來。彭
 詩牌集字。詳于吳興王良樞一譜。其式用牙牌六百扇。
 廣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日。其字聲平仄。以
 殊異別之。棊牌二局。長半詩牌二刻。曰詩伯。凡易牌。均

爲四分。每一百篇。以一人爲詩伯。執棒牌內取一扇以
 字書數到其人。次第取用。以紙筆令詩伯掌之。聽各人
 自取韻。自製題。詩成。細評優劣。分牌式之外。又有分韻
 式。立題式。用字式。借字式。較勝式。品第式。慶奇式。翻新
 式。和韻式。收殘式。洗荒式。疊錦式。聯珠式。合璧式。煥彩
 式。其跋云。予得是譜。藏之舊矣。小峯先生一見而奇之。
 先生性不飲。然多飲典。謂近世觴政繁俗。宜歸于雅。乃
 刻而傳焉。夫嘉賓式譏。導樂宣和。卽不如唐人擅場。而
 適趣遠矣。詩評譜

寄園寄所寄

卷四

三

然發寄

詩話

放翁云六十年間萬首詩又云三日無詩便覺
 衰詩可須臾離耶况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
 傳千古人品心術符於是乎在子林以遙集愛
 千五百律意不可盡益知詩學無窮移情風雅
 者當有同心

詩非苦吟不工。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
 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存餘堂詩話

韓詩多悲。韓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百首。白詩多樂。
 白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詩本性情。多悲多樂。

不免性情之偏。說儲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乃別取婦。孟
 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
 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
 歸。南溪詩話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何暇擇視。
 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見白初疑雪。
 日映欄珊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嶼。柳絲如織映人家。
 又云。菅茅作屋幾家居。雲作風帘路不紆。波側杏花溪
 畔柳。分明摩詰剡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
 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外集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盃中滷。與老杜所謂摩霄溢層雲。决肯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神史

米元章書法固精。詩律更妙。予愛其望海樓云。雲間鏡影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依然。又詠湖云。怒氣城聲近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朝昏。吳山越嶺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南。月。卷。外。集。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划看晚濤。接離拋下激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勝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吧吹火荻花中。江陰下戶部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魚如舞。只為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木滿簷。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船檣。唐子畏云。米門公子饌鮮鱗。

爭說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深溪。狼虎裝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蓑不去身。三尺銀編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烏衣佳話

明太祖題隱者詩云。固潔精魂欲上天。幽居深處水雲邊。烟封遠浦沙鷗盡。樹鎖前山草鹿眠。書假管城應復路。精生墨客未回川。逢人更祝堅清志。那必雲衢足蹀躞。其早行云。低着征衣快着鞭。回頭月掛柳梢邊。兩三點露不為雨。七八箇星尙在天。茅店鷄鳴人過語。竹簾大吹客驚眠。等閒攤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其咏新月云。誰將玉爪指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鉤魚性鉤。脚山無箭鳥疑弓。清光未放雲霄外。素影遙分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照無窮。其咏接樹云。老幹將柯仗去燒。從新接起舊枝條。雖然未歷風霜苦。自是先知雨露饒。四五畝泥半護足。二三皮篋緊纏腰。東君看顧歸家后。分付兒童莫去搖。餘多見小說不具載。御製文集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為中貴題畫婦圖云。盤未成絲菜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官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召除掌禮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仰山勝錄

劉基初見明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帝擊筴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爾侯一借間。帝大悅。恨相見晚。袁山堂外紀

劉基病足詩。夏天容我作支離。病瘡才除足就癩。跣步不妨猶似驚。踣行那得更憐。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收龍亦未遲。寒曳於今知匪禍。周維從此免為犧。卷中

太祖嘗微行入酒坊。遇一監生。時坐客滿案。乃移土地神几。與生對席。問其里居。則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句。寄園寄所寄卷四

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嬰兒小木命生賦詩。應曰。寸木元從斧削成。鈔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喜。翌日召生。命為按察使。今人家供土神於地。始此。袁山堂外紀

明兵圍集慶路。真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父當此役已故。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喜。綱其役。今上新印錄云。金兵南下。宋室播遷。金沙潘武。目擊中原之萃。而為四會言詩以寓慨焉。辭意婉切。因錄之。交

乘危。交交乘危。乘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幽。今午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携傾色。一身不蠶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昨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春來皆冠髻。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班夫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斫殺。鴉鵲鳴。鴉鵲鳴。帳房遍野仍前呼。阿妙合羞對阿林。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新安黃黃生道。寄園寄所寄卷四

京官之苦。亦作五禽言云。泥滑滑。我欲舉步。前頭後蹶。宦途此日泥沒腰。草鞋索斷足無襪。泥滑滑。前路漫漫何時達。提壺盧。客來置酒問中廚。僧坊昨日索酒債。僮僕空手難為沽。提壺盧。主人無錢空嗟吁。不如歸去。淵明有辭。平子有賦。月俸但勾充馬料。京城冷宦實難措。不如歸去。三平兩滿隨分度。姑姑姑。中夜太息掃語夫。良人為官安不樂。面無粉黛衣無襦。姑姑姑。不如商婦多金珠。得過且過。外官原是京官作。州府司道缺。如林。官囊有口裏然。人得過且過。爾我耐心守窮餓。噫。嗚呼。嗚呼。明高帝在軍中。喜得經史。操筆成文。征偽漢。瀟湘賦詩。

云馬渡溪頭首著香片雲片雨滿瀟湘東風吹醒英雄

夢不是咸陽是洛陽說海

洪武間張彥倫咏愁詩求何容易去何遲半在胸中半

在眉門掩落花春去後應含殘月酒醒時濃如野外連

天陣亂似空中惹地絲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間無處不

相隨老山堂外記

毗陵李氏年十六咏破鏡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

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被時賈盡人間不平事釋史

高身誅蕭王籍其家隻字神火皆建非孫黃與題一

書故殺之臨刑口占云冠鼓三聲近西向日又斜黃泉

無容舍今夜宿誰家高身門監殺指揮孫黃死時何極

以此詩升高身怒曰有此好詩何不早奏竟殺指揮荆

荆詩集

虎丘劍池云是幽閨埋玉處一潭清冷淚不可測宋庚

子歲忽乾曠中見石扉遊人競下探之見石扉上題二

絕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

携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

危懼千年水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畫編

明太祖初渡江時潛行至太平府不惹菴因宿焉僧異

之苦詢其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江南百萬兵

塵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喚喚問姓名

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

僅有臣匹師一侶在焉問偶云何即前云御筆題詩不

敢爾爾時深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

斗牛上笑而釋之龍典記

楊按察基字孟載少負詩名會稽楊廉夫來吳下於坐

上屬賦鐵笛歌即倣鐵體廉夫驚喜與俱東謂從游者

曰吾在東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矣與高啟張羽徐賁

為詩友人稱國初吳中四傑列朝詩集

吳人張習曰國初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

惟文才之似而其終局亦不相遠眉菴盈川令終如一

太史之斃同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

丘按察投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全上

唐子儀名文風以字行欽人山長仲實次子生而穎悟

過人以文見重當世知名之士得從諸故老遊經史百

氏無不精究善真草篆隸書辟教紫陽書院以文學徵

於朝授知興國縣擢趙王府紀善以禮義導翼數有諫

諍卒年八十六歲子儀與祖元父仲實俱以文學擅名

時號小三蘇為詩文豐縟閑深有梧岡集全上

明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

倭國風俗如何嗜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

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芻新酒金刀鱸

錦鱗年年三二月羨李一般春遵聞錄

明初詩僧柳宗泐同時有德祥者亦上於詩其送僧東

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貂名並出黃雀思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南濠詩話

錢唐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問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翫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扣應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浮沉宦海者念此詩能不踈然非非菴集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材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為僧改今名云來復其長後為僧而髻如故尤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為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宸得

賦閑居聽雨浮羅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後曉臨荷葉酒醒初打聽聲稱江海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憶侯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水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高侯氣騰狂校詩多在白雲廳秋來椰子甘如蜜寄我須臾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潭水滿他家錦袍西客倦存燕開遍東園豈惹花胸次清澗出塵溢為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為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

寄園寄所寄 卷四

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名儒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為添心觀書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為僧然爾豈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謂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晚吹香手挽髮波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鷄動龍光企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王

筋雙並圓寂於丹墀之下或曰見心之從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世孫樹哀談明初一僧鼓鉢賣詩聲絕詩就有以雞卵命之賦僧應聲曰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莫氏八林

蘇景元名大休寧人貫穿祥經通趙東山春秋屬辭之學教授弟子嘗輯新安文粹撰國朝人歌詩為皇明正音成化中年七十自為墓志而卒列朝詩集周子羽名顯號懋齋有題鴈來紅一絕云翔鴈南來塞草秋未霜紅葉已先愁綠珠冥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鴈來紅草名堯山堂外紀

瞿宗吉賦斗詩。有柄何曾拋酒漿。隨時用舍屬閑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釧。金箭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願何時肘後黃。

雜編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其葉可以染指甲為紅色。元人瞿宗吉詩。金盆玉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插花枝鑲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又玉簪花詩。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移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髮

善傍。全上

詩圖所寄卷四

續修四庫全書

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警聯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又咏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收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隋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咏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迢。沉湘已沒鷓鴣邊。滄浦猶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桡。

建文初。若大方權右副都御史。聞靖難兵起。以詩寄淮

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

有人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悲歌。問者壯之。

方正學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己。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文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

吳人書

柳意小史云。有御史登臺弔古。欲出題。見輿夫沉吟問之。曰。小人有詩。好箇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肯釣臺。光武無寸土。御史驚奇。擲筆去。臺上題石甚多。中有一絕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

詩圖所寄卷四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詩非不佳。不若輿夫。是英雄本色。余往武林。每過嚴灘。必縮絳臺下。擬蘋野薦。三兒景行。呈登釣壇詩。有故人止剩先生。在。容宿還從帝座說之句。予心有所觸。因次林臥韻。懷桐洲石瀨。三先生。以代奠。其一有聯曰。鱗帛盈輪空物色。鈎絲尺獨臨流。二有聯曰。披裘傲睨無天子。撫腹溫存有故人。三有聯曰。狂奴北舍方塘日。庭漢西臺。四起結曰。寇賈馮吳未足論。雲臺。五有聯曰。高風正有先生獨。蓋過嚴陵百仞墩。頗為作家見許。今勒之石。

交趾使遊西湖絕句。一株楊柳幾枝花。醉飲西湖賣酒

家我國繁華不如此。春來遍地是春麻。

練公子寧嘗過安慶。獨余忠宣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

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

猶香。凌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白夕陽。我亦有懷追

國士。為君感慨食椒漿。識者知其必以忠顯。王氣記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

云。水軍東下木犀岡。千里長江隘舳舻。諸葛心中空有

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

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鷓鴣鳥滿烟蕪。一時人傳誦。稱

曰杜赤壁。文據

興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

寄園寄所寄卷四

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淡處盡情啼。座右編

一尼僧題一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人語。雪

一全真題詩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

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似不

大食人語。全上

蘇城游川張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

此。列妓女於上。使唱詩香採方曲。高太史啟詩云。水繞

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

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潭。今府治西夜帶水是

也。吳起魏中

解學士縉。生而穎絕。未能言。即知人教讀。夢五色筆。每

有花如滿背。五歲時。族祖抱置膝上。戲之曰。小兒何所

愛。應聲作四絕句。其一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

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挽筠澗先生。逐鹿兵還郊鼎

移。故家風節似君稀。山河百二還真主。泉石東南隱少

微。黃菊花香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九原若遇秦幽

國。猶話孤城未解圍。列朝詩集

蜀中一耆儒。贊張果老倒騎驢。曰。舉世多少人。誰似

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雪齋詩話

明仁宗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曹子榮應制

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馳

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坡下。漢將旌旗遍

楚城。典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帝和云。二國

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

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

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又漢楚爭雄動戰征。不

勞金鼓便興兵。馬行二步鴻溝渡。將守三宮細柳營。擺

陣出車當要路。隔河飛砲破重城。帳幃士相多機變。一

卒功成見太平。莫氏八林

後山詩話云。呂某公歸老於洛。常遊龍門。闕者執筆

歷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輿看山回。鳥鳴鈴巾入

帝察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明黃州郡守
夜巡獲一犯禁者。供狀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
飲金卮。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
原有禁。江南士子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
在鳳池。禮而去之。識者謂為解春市。嘯虹筆記

林清元人高尚不仕。隱居寺中。府公來寺檢冊。詰問。且
口能詩乎。對曰。頗能。即以冊號八音。命為詩。應聲云。金
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荊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
杖挑雲嶺上來。抱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草
除一草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為友。
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
寄園寄所寄卷四

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府公曰。
君始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
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去。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
物色。終不得見矣。客中閒集

楊光溥有詠梅集句百首。又有香奩集句云。垂柳陰陰
畫掩扉。流鶯百轉最高枝。春闌幾許關心事。夫婿多情
亦未知。宿雨厭厭睡起遲。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
限風流事。盡在停針不語時。紅芳落盡井邊桃。病酒
懶歡日正高。白尺朱樓閒倚遍。靜看燕子壘新巢。細
柳春莎沒繡鞋。問尋女伴過西家。春風不管人憔悴。開
遍蘼蕪樹花。水雪肌膚力不勝。酷憐風月為多情。

自慙不及鴛鴦侶。雙宿雙飛過一生。倚闌無語倍傷
情。夜合花開香滿庭。羌管一聲何處笛。細風斜雨不堪
聽。郎上孤舟妾上樓。感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與西
江水。流到瓜洲古渡頭。曉角昏鐘為底恨。怕黃昏後
又昏黃。近來欲睡兼難睡。半是思郎半恨郎。盡日無
人獨倚樓。愁來對鏡懶梳頭。深知身在情長在。嫁得蕭
郎愛遠遊。堯山堂外紀

題焚書坑絕句。焚書坑是聖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
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不知何人所作。陸式
齋常誦之。全上

舒州下寨驛中詩。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
寄園寄所寄卷四

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侯翰錄
朱權。明高皇之十六子也。神姿朗秀。始能言。自稱大明
奇士。好學博古。旁通釋老。尤精於史。洪武二十四年。冊
封之大寧。文皇踐祚。改封南昌。恃靖難功。頗驕恣。多怨
望。不遜。晚年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搆精廬
一區。時花叢竹。鼓琴著書。晚節益慕冲舉。自號臞仙。有
日。他詩云。光浴咸池正皎然。忽如投暮落虞淵。青天俄
有星千點。白晝爭看月一弦。蜀鳥亂啼疑入夜。杞人狂
走怨無天。舉頭不見長安日。世事分明在眼前。詩真怨
望不遜矣。客中閒集

周憲王。朱敬明高皇之孫。周定王長子。勤學好古。關心

翰墨集古名蹟十卷。手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歷代重之。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王有誠齋錄新錄諸集傳於世。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樓風靜落花閒。春夜云。彩檻露華正。柳濕珠簾風靜。落花香。秋夜云。梧桐露滴鴛鴦瓦。楊柳風寒翡翠堂。牡丹亭言景云。鶯歸小院穿青柳。燕蹴飛花過粉牆。日暮云。林鳩喚友常知雨。海燕將雛不避人。雲林清趣云。采藥一僧雲外去。巢松雙鶴雨中還。送人云。南浦斷虹收雨去。西風新雁帶霜來。漫興云。南園音書歸雁盡。西園風雨落花愁。和王長史云。採得藥苗遺竹徑。著殘棋子坐花陰。紅心驛云。枕上夢回鶯語滑。意前風定柳陰涼。橫堤晚望云。神如秋水十分淨。心似中原萬里平。皆風華和婉。盛世之音也。又作柳枝歌三首。序云。白居易楊柳枝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朝樂工唱此詞。遂令中使取二株植於苑中。予於洪武年間。至長安。尋訪永豐坊。乃在陝西城內東西兩街。尚有垂楊。柔枝拂地。愛而賦之。歌云。蘇小門前萬縷垂。白家園內兩三枝。聽歌看舞人何在。惟自東風展翠眉。三月風和散麴塵。枝枝垂地每傷神。爲君繫得春心住。忍折長條送遠人。宛轉千條冒暖風。拖

寄園寄所寄 卷四

烟帶雨。渭城東。征衫點得輕輕絮。寄入陽關曲調中。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峰見之。范云。笠澤研池小。寫隆梁。百我神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澄波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全上。夏忠靖公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熊。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廡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與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屬願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驗云。堯山堂外紀。寄園寄所寄卷四。蘇平咏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席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全上。凌雲翰。字彥紳。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荊。秋來尚芳。奈牝鷄晨語。鶉鴉憐悴。妖狐畫媚。鴛雁分行。仁智非周。喜憂非舜。一旦天倫忍遂。愈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猶然。况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剛腸。樹大枝分。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聊書此。要懲心鑑戒。不在文章。全上。

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婦。翁周仲達有疾季迪往省之。周出簾鴈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澗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仲達笑曰。是子求室也。即擇吉以女妻焉。全上

天順朝。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開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語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雨遙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玑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鑰半墮羅裳綉。荒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幸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

寄園寄所寄卷四
有銀盃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糶。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嘆。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隨軒外集

正統間。處州葉宗留謀逆。杭點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點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為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蓋俗云公無用也。府主聞其言。疑以惡語相嘲。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瓊環杖。一襟鸞破楚。夫秋千絲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江蓼岸。鷺鷥齊

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鈞。守遂除之。御史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有古長將風。已已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破。一發五百步。顧又嫻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鳴咽。戰馬無聲。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燐燐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看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登以勇將而風流儒雅若此。然

金陵詞。是崇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屐碧窗泣。唯有虹梁春燕。猶傍珠簾玉鈞立。全上

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燕榜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掛席商吟。笑之曰。此豈禪子語。曰。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堯山堂外記

林廷玉挑燈杖詩云。菜碗常存竹木葱。餘功時或賴扶傾。却憐形體纖還短。能使光芒暗復明。天上長庚原有相。人關太乙又騰精。心燈剛說無明滅。何用區區得擅

名全上

成化初。張方洲忤權要。出為汀州知府。無何。引疾歸。其雅好山水。歲率一再至杭州。至。輒携親朋出遊西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絲舟蠟屐。隨意所之。與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題蘇堤春曉云。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壽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靜片雲消。寒波浸涼月。疑有夜吟人。推蓬落楓葉。花港觀魚云。罔罔復洋洋。菱青露藻香。前湖張水戲。誰解步滄梁。柳浪聞鶯云。藜杖憇蘇灣。風温翠漲閒。驚聞雙語鳥。如在壽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曉鐘云。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晚妝人。兩峰出雲云。南峰雲乍晴。北峰雲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兩峰裏。雷峰夕照云。爽朗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梵院風荷云。涼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逼溪梅。寒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全上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人問之。題詩云。花如木樨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西華雜記

張給事寧。字靜之。成化中奉使朝鮮。陪臣朴元亨為館伴。從游太平館。靜之賦百韻。朴隨手和之。殊不相上下。靜

寄園寄所寄 卷四

之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平風之句。朴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列朝詩集

陳士英。夾紙剪梅花一枝。照之。宛然可見。題詩。多不稱意。歸安陳大祐題曰。露下銀河月上遲。梨花雪裏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何由會玉肌。時號絕唱。全上

弘治間。人稱何李。謂信陽何人。復景明。慶陽李空同。夢陽。何十三舉於鄉。十七成進士。慷慨負義。終提學副使。年僅三十有九。李數以危言構禍。剛毅不撓。未免有尙氣傲物之誚。官亦提學副使。詩學杜子美。詩五十八。亦與子美同。雖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逾於子美。與大復論詩不合。竟絕交。亦其尙氣之過。蘇譚

寄園寄所寄卷四

蘇譚詩話

全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年五十。忽欲讀書。半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雙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甚佳。堯山堂外紀

蘇州張尚書濂。為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衝雨邪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端肅以燕子單學士稱之。柳潭詩話

此與作紅梅詩限牛字曰。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花誤放牛相全。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草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

連歲中以為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
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為贈。汪石潭後詩先成。
其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諸人傳
翫以為絕佳。呈稿西涯。西涯抹後一句。令石潭重改。眾
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復。眾以請於西涯曰。吾
輩以為抑之此詩絕好。不知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歸
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
枯。且又近於合。眾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曰。五色
宮袍當舞衣。眾始歎服。玉堂叢書

李兆先。曾見西涯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
句。問曰。是為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西涯曰。然。曰。然
則愁字恐對不過。西涯曰。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請用
迴字如何。蓋謂為夜虎所迴而迴也。西涯曰。善。遂用之。
全上

李西涯次張亨父韻。題醉楊妃菊云。誰采繁花席上題。
偶將名姓託唐妃。日烘花蕊醺時面。雨換華清浴後衣。
隔坐似邀秦國語。揮毫不放謫仙歸。欲從顏色窺生相。
已落詩家第二機。堯山堂外紀

黃巖王山人佐。字仁甫。自號古直老人。旅遊京師。客公
卿間。三十年不置。釜甑無餘。僕事西涯。賦詩曰。長安信
脚自來往。醉醒不信東君誰。實錄也。古直題巖陵曰。天
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游西山曰。書時付去

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選拙事
不縈心夢亦清。列朝詩集
周詩字以言。嘗之京師。以詩文遊公卿間。少試方藝。皆
神驗。欲以尚醫官之。拂袖而去。游武林。敝衣匿僧寺中。
提學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岳鄂王廟題壁詩
曰。何事疥吾壁也。命隸人簪墨掃之。至以言詩。乃大驚。
立命駕往謁。與定交。其詩云。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
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橫
斷封丘艸。蒼蒼落照中。全上

楊文理。統綺子也。善吟。後廢以至於貧。與杜公序善。杜
以進士出為攸令。楊欲往謁。闕道里費。趨久之。楚有
商於吳者。難楊曰。為我作行舟八詠。即載以往。題曰。蓬
檣驚櫓。猶纏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驚
載之往。且厚贈焉。其詠蓬曰。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

稱木蘭舟。纜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飽
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
當作勝游。橋曰。誰侍公輪巧。斷成。翩翩渾訝逐風鷹。分
開水面秋烟冷。研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
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裏聞來倍慘情。餘
不能全記。橋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隈欲礙雲。
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詩曰。誰剪瀟湘玉
一枝。柳郎常向手中持。撐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洞

口詞猶曰一銀似月分中墜四齒如雉向一擊繼曰秋
風在柳孤篷外。夜月長維古渡邊。鮑曰不入紅塵芳草
路。慣依疎雨落花津。跳口踏破曉霜還有跡。酒殘春雨
不生苔。如此等句。何可多得。惜不見其全集。其氏八林
明朝欲征安南國。作一萍詩。當檄文。曰。穿田渡水。月秋
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
心。但知聚處馬知散。祇識浮時不識沉。大抵中天風勢
惡。掃歸湖海竟難尋。安南得檄。卽次韻一律云。錦鱗寄
寄莫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
月墜波心。千條雨線穿羅破。萬頃風濤滾不沉。多少魚
龍藏水底。漁郎無計把釣尋。明遂罷兵。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四

劉欽讓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礙者。
湯東谷從劉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
黃封在。何勞市上沽。劉悉其所藏與之。堯山堂外紀
汪應軫由諫垣出僉江右。巡歷郡縣。名山勝跡。多有題
詠。登餘干東山書院。題云。趙相空懷汗馬勞。紫陽曾此
弔英豪。乾坤何地忘淵聖。日月中天讀楚騷。江水帶雲
來晚棹。山風吹雨濕春袍。前途疑是楊花泊。錯認鄱湖
雪浪高。考之趙汝愚罷相。請晦翁訓其子崇憲。因註楚
辭。人皆服其用事切實。餘干志
汝愚讀書邑西之藏山。理宗賜梅巖二字。鐫之石。今
猶存。邑感雲堂爲朱子手跡。嘉靖間收東山書院。汝

寄園寄所寄 卷四

愚宋宗室。孝宗乾道丙戌狀元。後封沂國公。父善應
封慶國公。祖不求。贈申國公。理宗時。汝愚又贈福王。
有投刺稱詩伯者。主人訝之。偶見地上沙。而試以詩。其
人應聲賦曰。平平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
迴日射星。主人遂歎服。榜鄉集

邊尚書貢。癖於求書。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
仰天大哭曰。嗟乎。其於喪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有
華泉詩集八卷。流傳。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北都
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鄆杜王九思。吳郡徐禎
卿。侯封王廷相。濟南邊貢也。吳人袁泰曰。李何徐邊。世
稱四傑。邊稍不逮。祇堪鼓吹三家耳。列朝詩集

寄園寄所寄卷四

寧庶人既就擒。拘留公館。以銅盃與盥洗。仍責取銀者。
其習於奢侈如此。嘗作二律。貽巡撫王守仁。一曰。可憐
輕棄牡丹臺。細掩重門畫不開。楊柳宮中和淚舞。芙蓉
雨上帶愁回。痛思狗監真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金馬
玉堂歸去路。等閒惟有庶人來。二曰。懶與乾坤擔此憂。
我今隨步過瀛州。清風明月入三箇。荒草斜陽土一丘。
夢去夢來俱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許多心事憑誰訴。
滿目黃花別樣秋。狗監指劉養正。李士實。狡童。蓋自謂
也。堯山堂外紀
初宸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風問
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安紀探知其意。皆泣諫之。不聽。

因作早行詩見意曰雞聲忽叫五更月馬足先追十里風欲買三杯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後宸濠兵敗成擒祥小皆鼠竄獨妻如投水死全上

武宗幸薊之湯泉官女王氏隨行題詩賜之云滄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自煖如湯溶溶一脉流今古不為人間洗令賜全上

鄭少谷初不識王浚川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齊諸生後鄭卒王始知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說統

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着工待圖寄所寄卷四

文待詔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川尚書李克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而受拜而却其贊曰此國體也其乞猶詩甚趣珍重從君乞小

書遺聘自將照裏箬策勲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列朝詩集

衡山有病起遣懷二律詞婉而峻蓋不就寧藩之徵所作也詩曰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

梨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蘇詩臥病斷經過自撥開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忠名多千金返鬢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寧藩敗凡應醉者崎嶇高狀公獨宴然玉堂叢語

文徵明詠蛙詩云青燈照壁睡微落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下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初日錄

胡賓客儼南昌人有續十二辰詩應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待圖寄所寄卷四

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為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羊觸滿徒念憶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鷄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列朝詩集

彭華長於絕句詠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守童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魏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來難說統

越僧某索書於石田翁寄一絕云寄將一紙刻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書其詩意答之余讀僧詩畫矣何以圖為蘇詩

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

梨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蘇詩臥病斷經過自撥開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忠名多千金返鬢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寧藩敗凡應醉者崎嶇高狀公獨宴然玉堂叢語

文徵明詠蛙詩云青燈照壁睡微落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下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初日錄

集唐黃鶴樓詩昔人已乘白雲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
 艸連天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雁無消息。萬
 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
 此地空餘黃鶴樓。仙人去後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
 葉落枝殘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烟踪跡似東周。
 此時恨。恨人多少。仙鶴空成萬古愁。黃鶴一去不復
 返。白雲長在水邊游。如何一詠神仙事。却望千門艸色
 閒。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嘲山。征帆去棹殘春
 爽。飛鳥空愁倦未還。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
 度秋。縱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
 千里。天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
 奇園寄所寄卷四

登樓。又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烟。樓上北風
 斜捲席。洞庭秋色遠連天。公連未結王生襪。壯志仍輸
 祖述鞭。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烟淡落花前。又芳草凄
 凄鷓鴣洲。謝公此地昔曾遊。鳥啼花落人何在。仙去臺
 空跡尚留。知愛尊連歸海上。共差王粲滯荆州。高樓惆
 悵凭欄久。惟見長江天際流。又日暮鄉關何處是。杜陵
 遠客不勝悲。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
 朝廷終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番興念。黃鶴
 樓前吹笛時。又烟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
 界三千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綺黃鶴。身
 外無緣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滯歸舟。客

寄園寄所寄 卷四

都西。小詩學詩於沈石田。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
 渡以節婦詩首聯為對曰。白髮貞心女。青燈淚眼枯。石
 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渡。南渡。南渡。請教。石
 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改
 春字。南渡不覺嘆服。竟山堂外紀

朱少宰。與鳴。與衛。桐陽。司馬。交厚。司馬官雷都。少宰迎
 之。喜曰。余與公性情相近。官轍亦安得相遠。在南中候
 車騎久矣。因以風箏詩呈司馬曰。自負雲霄早致身。安
 掛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暫
 登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埃。塵。捧。來。曳。去。成。何。用。驟
 寄園寄所寄卷四

雨淋頭。斷送春。司馬亦和一首曰。柳。腰。駕。篋。鼓。高。危。笑
 笑。人。間。關。小。兒。無。樣。蟬。蛸。驕。燕。雀。幾。番。刺。棘。入。棠。梨。飽
 看。殿。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
 風。亦。有。下。場。時。二。詩。皆。可。警。世。蘇。談

劉。郎。彥。有。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
 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未。合
 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收。重。城。少。年。結。伴。嬉。遊
 去。遮。莫。鷓。鴣。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人。海
 魚。龍。混。莽。潮。月。照。梅。花。青。瑣。闥。烟。籠。楊。柳。赤。闌。橋。鉤。車
 過。去。地。球。果。實。騎。重。來。聽。玉。笛。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
 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更。春。律。送。管。送。九。衢。燈。燭。上

天風回驚背星毬亂雲散魚鱗碧月圓
 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
 手寬遺得與墜鉤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
 舊傳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
 兔魄還如昨夜圓向覺繁華誇樂土何
 須廣樂聽鈞天道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
 花憶往年十
 春曉
 雲沉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鏡還家去誰
 抱龍香隔院輝試看燭燒如白日蒼山無
 影海漫漫全上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
 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
 世詩奚必以律為哉

徐階應制賦嘉靖二字曰士本原來大丈夫
 口稱萬歲與山呼一橫直過乾坤大兩豎斜
 飛社稷扶加官加祿加爵位立綱立紀立皇
 圖主人自有千秋福月正當天照五湖上大
 悅堯山堂外紀
 下戶部未第時一日過常熟問錢允暉暉詩
 名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下及門與閣者曰
 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
 適讌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君賦贈妓
 詩一絕方接見仍以艸降湘為韻下不措思
 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餘艸貌與荷花
 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階明月照瀟湘
 允暉見詩嘆服不已倒屣迎入遂定交焉堯山堂外紀

張以寧題爛柯山圖詩云人說仙家日月遲
 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
 中一局棋全上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義詩其跋語云假太原
 少傅秘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
 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
 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
 似海詩勝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
 相逢不多合類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全上
 雲間府汝詢字仲言五歲而警父兄抱膝上
 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為
 諸體詩箋注唐詩接據該博子虛上林諸賦
 杜白諸長篇鏘金戛玉琅琅不遺一字校杜
 詩時有新義如解游整疎放之句云出於向
 秀賦繼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
 及也列朝詩集

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
 牀書籍足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
 無限花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
 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烟雨
 裏輕寒猶作養花天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
 云騎馬出門三月莫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
 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
 然皆不著名姓香中雜錄
 味料絲燈罕佳者薛郎中憲字君采有排律
 云淮南玉為盤內草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擅
 巧昆明池霏微狀蟬

丹黃參日車全書第 9 頁

製連娟伴網絲。烟空不礙視。霧弱未勝持。碧水點愁。彩石染凌。霞疊有無色。雲橫深淺姿。芙蓉發香氣。對燭映紅滋。明月詎須侈。夜光方可嗤。列朝詩集

曹南宮學佳。詠墨紗燈詩。玉質裂橫疑。水光生薄似。若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鳥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畏曉風催。全上

王守仁嘗登廬山。一至天池。峯月不出。有句云。昨夜片明峰頂宿。雷聲隱隱在山麓。醒來却問山下八風雨。三更捲前屋。親書四幅畱寺。後奉命討宸濠。勒功於開先之石壁。廬山通志

莊景壽為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見之曰。可泣鬼神矣。景不以爲然。惟乾坤鷺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爲佳云。堯山堂外紀

陸靜逸嘗對景試張滄洲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滾將春去。滄洲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秋來。全上

祝京兆允明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少年習歌曲。問傅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贊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游使女伎掩之。皆稱載以去。爲家未嘗問有無。俸錢及四方餉遺。皆所善。客噪飲歌呼。費亦乃已。或分與持去。不

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適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怵笑資。其歿也。幾無以斂云。列朝詩集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卽黎母山。瓊崖之望也。丘文莊公少時詠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盤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堯山堂外紀

縫衣詩。鮮佳者。近惟謝幼府一首。字字精工。詩曰。懶向粧臺理曉妝。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床。少散詩話

放翁詩。跋于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戲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格高。放翁詩集不載此。故錄之。後有明初高僧洽南州一跋。頗佳。亦不可不爲傳之也。寓蓬萊館絕句二首。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窓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傍。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吹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二首。樓上寒蟬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屐聲。關關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剩買官醅樂太平。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會蹴連雲棧。海道新窺浴

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會蹴連雲棧。海道新窺浴

寄園寄所寄 卷四

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揮江崖石竟須磨。跋曰。吾祖放翁老人以詩文鳴於宋。雖不以書學顯。觀其手澤。跌蕩蒼古。無一筆不合古人遺法。而此詞章字畫。發乎忠肝義膽者哉。此軸詩四首。題由劍南歸越之作。耿介之懷。益愈可見。長洲靜中山首座。裝潢成軸卷。要余跋其尾。嗚呼。吾為公遠孫。不能光昭先德。迺形空虛。尚敢贅言於其間哉。尚觀南渡名公鉅儒。多為權幸所忌。抑雖若考亭之賢。當時稱為第一人。卒不見用。時事亦可知矣。然權倖敗績。夸毗荷進之士。同為漸盡。而公之片善隻字。散落人間。歷千百祀。而知秘惜之。以彼視此。不亦大有徑庭也歟。中山其襲藏之時。洪武辛未二月望月。

寄園寄所寄卷四

雪濤詩評云

應卷

天竺靈山講寺住山沙門會稽溥洽識

雪濤詩評云。初月新月詩甚多。余獨愛一閨秀絕句尾語云。天邊怕看如鉤月。釣起新愁與舊愁。下字最巧。

有一僕新婚甚昵。其主命之隨往武林。僕在舟日夜思妻。吟云。相思恰似船頭水。兩槳平分劈不開。主側然。令之歸。

劉章子克明。江右人。妻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窓離玉指。便隨羅襪上香塵。石櫛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驚起上。不知拋擲是何人。

沈愚為人風流瀟灑。有續香奩四卷。蓋效韓致堯之作。

繡鞋一首曰。幾日深閨繡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一灣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曉向窓前趁曉晴。

王元美十五時。受易山陰路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分韻。元美得淡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奇之曰。此子異日必以文鳴世。全

崑山王逢年。字舜華。往謁袁文榮公於政府。文榮以故人子厚遇之。令草應制文字。有所更竄。退而上書。閣下以時文取科。以詩詞拜相。惡知天下有古文哉。不辭而

寄園寄所寄卷四

雪濤詩評云

應卷

去。文榮遣騎追之不得。嘗作五敵詩。謂慢世敵嵇康。滅文敵馬遷。賦詩敵阮籍。述職敵屈宋。書法敵二王。著書一編曰天祿閣外史。安男子輯東漢文談。人之益自喜。以為當吾世。得追配古人也。列朝詩集

一驛丞題壁云。碌碌庸庸馬蹄間。朝來直到睡時閒。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今之薄宦遠途者亦可悲矣。

天台朱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陸。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疲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非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

袁介踏災行。有一老農如病起。被衲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予時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木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納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似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涓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溝用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後糧吃官棒。相隨

寄園寄所寄卷四
陸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庄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四鄉百姓都首伏。只因嘆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嗟嗟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賄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嫁。賣向湖州山裏去。我老今年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偷田吏。日知錄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嘗以非罪謫戍遠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不與其。一日盛席

寄園寄所寄 卷四

以邀先生。俯躬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見得詩為之墮淚而罷宴。遺別錄鄭宜述。名作。敏人。讀書方山上。自號方山子。已棄去為商。往來宋梁間。時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破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為詩放絕。一揮數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射。過從無虛日。其宅雖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餘。病瘵。別空同南歸。沒於豐沛舟中。方山初見空同。空同規其詩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復放筆。塗抹詩數千百篇。空同

寄園寄所寄卷四
選得二百餘。序而傳之。然方山詩如寒燈坐念親。寒葉動秋聲之類。空同集中。正未易有此佳句也。列朝詩集欲程上事。烈字惟光。博學苦吟。若朔風如有鏗。寒日欲無光。山形關塞北。日影樹林西。孤舟不同載。行露有深悲。皆奇句可咏。全十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以畫工喻典試者。詩評
近日雷峰下有虎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山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齋禪。則不如孤山之率真也。

所吟

白雲先生陳昂。不知何許人。莆田城破。奔豫章。繼中。歷
 為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已入楚。由江陵
 入蜀。附僧舟。備費以往。至亦。既備於僧。遂徧歷三峽。劍
 門之勝。登蛾眉焉。所備僧。既死。反自蜀。出江陵。松滋公
 女。巴陵。請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容之。給居食。久之。姚太
 守亦死。無所依。賣卜。秦淮。或自勝。片紙於扉。為人備作
 詩文。世中人有小小慶事。持百錢。斗米與之。隨所求。以
 應。無則又賣卜。或襍以織履。而林古度。與其兄。楸者。聞
 人。寓居金陵。一日過其門。見所勝。片紙於扉。突入其室。
 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伍竈。敗紙
 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
 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嗚咽。至於失
 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
 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
 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列朝詩集

沈石田。初未知名。嘗與諸詩人集。一貴官宅。其人出。禿
 嫗。牧牛圖。索諸公詩。並不愜意。石田題云。貴妃血。灑馬
 鬼。或出。索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
 平歌。諸公。妍服。由是以詩。名海內。而其詠物尤妙。如
 詠錢云。有堪使。見原非終。無即呼兒。亦不來。門神云。檢
 爾功名。惟故紙。傍人門戶。有長情。詠簾云。外而令人倍

惆悵裏邊。容服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
 隨波。借象同。真山堂外紀

匪夢堂。貌寢有學。一日於五雲門外。覓舟。遇詞客。坐久
 諸客分韻賦詩。夢堂預坐。乃起告曰。諸公間有落韻。母
 吝見施。一客云。小郎也能詩耶。遂以燕字與之。頃間夢
 堂告曰。我詩就矣。促誦之。云。平明飲罷。促促高標。擲出五
 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湖。白。雪
 楊花落。綠。弄晚風。蒲葉搖。南北沉沉。天作雨。臥聽蓬
 韻。學芭蕉。於是眾客悚服。因嘆曰。不可謂素無人也。全

破瓢道人吳孺子。字少君。南谿人。棄產。購古法書名畫。
 游江湖間。遇一木一石。有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遊雁

蕩。絕糧。取啖。蘆服。四十日不返。踰天台石梁。採萬歲藤。
 屢犯虎豹。製為曲機。可憑而寐。以數縑市一大瓢。摩挲
 鑄。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
 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傲居僧寺。自炊一銅
 甕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剩。餘葉為齋羹。語人
 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梁肉耳。好潔。不畏寒。遇泉水
 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護香
 氣。有索看者。意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篋中藏一劍。自
 言得煉劍秘法。戒人勿令觸近。丁犯光怪。酒半。撫。鐵如
 意。欲盡碎天下負心人首。或聞人誇。若為不聞而去。

之白言曾得落葉識心酸一語三年不得上句春春州
寒甚得寒風知絮改足成之列朝詩集

荷珠詩胡來毛女出那郵手撒珍珠葉葉寒金谷三車

風裏碎江妃一斛雨中圓露丹涼滴青銅爵鏡淚香凝

古玉盤持贈蘇公須仔細休將遺水誤相看茶中開集

陳仲醇嘗過一山隣老而嗜花紅紫暎戶弄孫食日使

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闌因贈以詩云有個小門松

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

雨來巖樓幽事

稗史彙編云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

士女畫船笙歌日費千金侈靡極矣時人目為銷金銀

奇園寄所寄卷四

无入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一首云銷金鍋邊瑪瑙

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

羅寶叔山天然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公一聯深愜子意

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湖心亭舊

有一聯云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全無

隙地種桑麻更關國計民生又藉藉可玩六橋柳及坡

公所種老梅皆為牧豎斬伐識者謂西湖無柳如美人

無眉無名了改舊作題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

一時休馬通燕得遊人與直把杭州作懷秋集 洲

癸亥家少幸玉峯撫浙司外西湖遍植花柳甲子而

巡當事更加培植倍盛於昔矣

奇園寄所寄 卷四

劉師阜雅負知人一日見米僧兒于草奇其才授詩得
賦以箋之盧鴈為題華曰七八葉蘆秋水裏兩三箇鴈
夕陽邊筆頭到處渾無礙掃破寒潭萬頃烟劉遂以其
子妻之師阜死華已典郡徒跣奔訃報其受知于未遇
也茶中開集

峴山碑碣預慮滄桑余每笑古人好名乃余壬辰在

衢州弔趙姬詩門孫鹿祐宰西安鏡之石戊戌金山

詩明經范良勅碣已已金焦二十律丹徒令受業朱

城鐫壁間癸丑曲阜謁林廟詩充守家蕙芽立碑孔

林庚申遊泰山八首及門萊蕪令李欽式勒碑山頂

平山堂次先東山韻太史許承家作跋初石壁間嚴

奇園寄所寄卷四

陵釣臺詩第賃錫碣子陵祠當余與至成詩偶勞求

管如雪中鴻爪不意數十年後皆災金石殊屬意外

吳江葉氏現章月府侍書女也卒後從泐師授記師曰

既願皈依必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仙子身三惡業曾

犯殺否對云曾呼小玉除花氣嘗遣輕絛壞蝶衣曾犯

盜否對云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

否對云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新繡鳥雙雙口四惡業

曾妄言否對云白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世辨才天曾

綺語否對云團香製就夫人字錢雪裁成幼婦詩曾兩

舌否對云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詩評出短長謔曾惡口

不對云生怕簾外識燕子為憐花謝點東風意三惡業

會犯食否對云。經營縹帙成干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與否對云。怪他道蘊敲枯石。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痴否對云。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泐師遂授記。弘雅堂外集。

邵飛飛。福州府人。色藝俱絕。康熙中。耿精忠反。有旗下羅御史者。隨王師入閩。羅兄而說之。賄媒氏伴為欲娶。繼室其父母。得下金許之。既嫁。隨羅北歸。其大婦妬。以飛飛配一奴。飛飛作薄命詞三十首。流傳京師。有謀欲娶之者。飛飛旋死。廣中集

附詩口。草雜仍是紫囊官。馬上琵琶曲未終。嫁得貧夫雙足健。報人佳婿好乘龍。烟村關山幾萬重。殘粧

零落為誰容。如何的的親生女。只愛金錢不愛儂。疎風冷雨對銀缸。心自酸辛淚自雙。高皇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秋簾日影上遲遲。亂緒烏雲不盡眉。美殺隔隣誰氏女。金錢開擲買胭脂。鸚鵡比翼兩相依。文彩踰躔世所稀。不料風濤生洛浦。綬翎又逐野雞飛。自傷薄命更誰知。蘭蕙當年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風流好似夢華胥。無端遊婿慕金珠。堪憐雙親一樣愚。寄語故園諸姊妹。荆釵裙布好歡娛。自雲飄渺望中迷。獨倚南窓掩面啼。萬里飄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凰棲。積雨污泥已沒階。行行濕透小弓鞋。遙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驟車陣陣響

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春蔥織似玉。自生爐火簇煙煤。土屋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晨化。端坐華軒常帶嗔。炎天斗室穢難聞。蒜蒜葱葱盡日薰。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紗視石榴裙。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奴去嫁司閻。兒郎薄倖真堪恨。不記添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欄。名花曾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如秋葉。忍把琵琶別調彈。嗚言信語訪多般。翻道奴儂缺舌巒。悵望夕陽芳樹外。嬌聲嘹喨語家山。挑燈含淚盪雲箋。萬里函封報可憐。為問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淡淡春山楚楚腰。菱花自對亦現消。如何願食鴛鴦婦。相見誰憐竟不饒。奈

兩鳴鳩居鵲巢。啄將紅燕出枝梢。堪嗟薄命愁如織。却與詩人作解嘲。自悔當初望太高。今成明月水中撈。風箏本是無情物。莫怪絲絲綫不牢。鮫鮪染血感雙蛾。搔手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燈前只管唱燕歌。想後思前恨轉加。悞人多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良宵無奈酒人狂。兩怨雲愁總斷腸。一枕難成鄉國夢。凄其殘月照空梁。丰韻全消病已生。人人猶道妾傾城。郎心何似春江水。一任桃花逐浪行。蜀魄啼殘不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紅顏千古同悽惻。我又如斯慟小青。豕鬪雞棲豈風蒸。嗚呼滿屋聞蒼蠅。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說今朝

燕不勝。十里湖西憶舊遊。而今無復泛蒲舟。孤山會
弔真靈。此日相思泣素秋。不須更賦白頭吟。入骨
憂煎死。贏得芳魂歸去好。一丘黃土百年心。柳
色依依逐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輪他隣婦無思處
碗大葵花滿鬢簪。北地玄冥風太嚴。滿衣飛雪壓
簷。炕頭不是金爐火。馬糞如香細細添。御袍郎褶短
短衫金縮頭髻更巉巖。教奴依樣更粧束。滿漢平分
道不凡。

詩貴確切。如路德延詠孩兒詩。最為不可移動。絕唱也
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
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纒覆額。分角漸垂肩。
寄園寄所寄卷四

散誕無塵慮。逍遙古地仙。徘徊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
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
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鸞雛金鏡繫。獅子彩絲牽。揮霍歸
晴鳥。驅鶩入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鈔鏡嘗胸
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若鶴裏。袖學拓枝擅。酒掃丹砂爨
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鍼穿。寶匣翠紅豆。粧
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瓊。展書趨三聖。開屏
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鶯滴沾鞋淚。嬌流污
錦涎。倦書餽姪姪。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余鳳結
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筆垂雁柱偏
碁圍添路畫。管吹聲。客初甜。鶯竹半入禪。尋

寄園寄所寄 卷四

林窮屋瓦。按雀遍樓椽。拋果齊開口。藏鈎亂山峯。夜分
圍楸枰。朝聚戲鞦韆。折竹裝泥鷺。添絲放紙鸞。五跨輪
水碓。相效打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被碧氈。遠鋪張鶴
網。低控射蠅絃。古語時時道。諳歌處處傳。匿窓眉乍曲
遮路臂相連。圍草當春徑。爭球出晚川。柳旁慵獨坐。花
底困橫眠。等鶻潛籬畔。聽蚤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
捉鳴蟬。平鳥跨跨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
痕全。鏡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斷。蜂穴避墻
填。樵唱迴溪嶺。笙歌下遠川。墨材爲屋木。和上作盤筵
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隣舍樹。旋上後池船。項
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效狂顛。又

張師錫。次路德延韻。作老兒詩。亦妙。詩曰。鬢髮蕭蕭
眉分白雪鮮。週遭延客話。僂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
寒亦衣綿。假溫推捧背。借力仗撐肩。貌比三峯客。年過
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餓
石蓮。耳聾如塞纒。眼暗似籠烟。冥坐羸兒几。乘騎用蹇
鞭。頭搖如旋轉。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囊索尚食錢。膠脛乾膠綴。枯髭冷滯懸。披
裘屢嫩紫。濯手袖慵攢。搥與衣頻換。扶持藥屨前。坐多
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嘆妻買粉鈿。房教淺
下幕。床造厚鋪綿。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
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美流袂。杯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

醫到久相延。衰帽縱橫掠。粉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
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
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甕壁。晒艾懸
檐椽。怒僕空睜眼。嗔兒漫搥拳。心驚嫌蹴踘。足軟怕鞦韆。
羸局繡同寒。秋推雁似飽。鸞觀瞻多目眩。牽動即頭旋。
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箋。已聞捐几杖。寧更佩韋絃。貧
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扉作伴。如意拂相連。火藥
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癩來
床畔。看書就枕邊。令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
分。交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絲老讓行先。拘急將廢夜
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旋清。頰齒食頻痕。每憶居煎餅。常
寄團膏所。壽卷四。口說詩。詩注。

思釣渭川。喜逢迦佛會。羞赴賞花筵。徑欲容移檻。增危
索減磚。好生焚鳥網。惡殺打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
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勝狂顛。詩選

然鬚齊

此詩

扶鶴頗類鬼怪。何以不列之滅燭。顧余少壯以
來。所日擊虬仙。咸工於吟咏。為騷壇所不及。而
烟霞隱者尤異。特列之詩話後。

洪武辛酉。林鴻子羽。為將樂縣訓導。與客遊玉華洞。酒
酣藉草而臥。夢入瑤華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
入天葩軒。案有詩集。題曰霞光。女郎曰。嚴君階列地仙。
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上帝御覽。
妾見君詩數十首。至一烏鏡天淨。萬花潭雨香。與檄兩
古壇。曠禮星寒殿。開之句。尤嚴君所稱賞也。因揮翰賦
寄團膏所壽卷四。口說詩。詩注。

詩。雷連而覺。翌日。避客獨游。夢徑宛然。石壁阻絕。潭深
莫測。鴻書一詩。投之。如炊黍許。見蠟箋浮。詩云。天葩小
院敲銀屏。鵲散天河迥。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長
想黛眉青。覽畢。視所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隨滅矣。列朝
詩集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
春陰。符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飲拜深。繡幕偷迴雙
舞袖。靈閣整小喬心。秋來幾度挑羅襪。只為相思放
足鍼。詩甚清婉。鴻書
叔論劉固字永貞。陝真寧人。其弟國。娶景都御史清之
姐。因與國依景。壬午六月。燕兵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

困曰。母老幼幼。况曾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
 潛寄揚於王氏。及賊陷。固兀坐。又恐驚老母。已而清以
 林劍被族。罪連姻。固與弟國母哀妻張。同日受僇於
 寶門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見父母將刑。
 惻然憤怒。髮上指。繩縛俱斷。遂躍起。奪刑人刀。連砍十
 餘人。事聞。詔凌遲。固年三十六。按幽忠仙蹟云。近有降
 於凡者。曰。我劉永貞也。題詩曰。一門都受戮。獨有外甥
 存。傷僅離娘乳。言之聲亦吞。又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
 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人間先生今何仙。且
 財入童初宮。踰年又有降於凡者。詩云。短劍光飛雪。還
 疑練帶鋪。龍吟豐邑獄。鬼笑蜀王都。燕客窮圖見。秦宮
 新。劉永貞。白虹徒。日。回看繼人無。靖難。臣劉國書。又
 詩曰。鳥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
 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鴉那。紛蘭。椒。葉。心。熟。
 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鳥啼。幽人未能寢。空
 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善法
 道。宿侍郎徐良彥。大學士錢士升記之。正氣紀
 嘗有一此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其人口。要白
 者。即承云。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
 帶一頭霜。堯山堂外記
 伯虎嘗見降僊。令對云。雪消獅子瘦。此即書云。月滿兔
 兒肥。又令對云。七甲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此即書云。

五。登靈洞。經過中洞五。筌中。嘉興有一捨寺。有人作對
 云。西浙浙西。三捨寺前三座捨。時降凡者。批云。吾遊道
 天下。乃能對。對云。北京京北。五臺山下五層臺。唐伯虎
 紀事
 甲午余偶與桐城方爾止聯舟。月夜各坐舟首。爾止
 咏離騷。終其篇不訛一字。歿已多年。忽見於此。題詩
 云。從來詩酒是冤家。賜斷西風又日斜。初到黃泉無
 所見。開土依舊戴烏紗。
 辛丑夏。余客胡澹院道南署中。時杭州顧觀甫善扶
 鸞。夜飲畢。予問凡仙。明日三人何事。凡仙云。胡老樹
 老。又胡老。惟長奠而已。不解其故。次早。道南退署。相
 見。嘆聲不絕。問之。曰。一敝同宗。來遊客死。我殯後。將
 應歸其柩。乃胡太乙。自南而北。胡太翁。送山陰相國
 柩。自北而南。即午齊至河下。叫我如何支撐。所以嘆
 也。予曰。不必嘆。凡仙昨夜所批如此。滿堂聞然。
 烟霞隱者詩小引
 順治庚子。予寓都城峨眉古寺。西陵顧子覆甫。每行
 必以此鷺隨。偶焚其符。有青老人降焉。懸筆畫沙云。
 梁上君子。來窺公室。子急返書齋。偷見踰牆走。棄所
 竊於路。未失一物。當時同程子爽先。徐子敬菴。與老
 人倡和。有詩成映。今三十餘年矣。康熙癸酉秋。候補
 守園。皆郎。烏程夏西山。鈔。王充先。休寧汪紫。三

丁巳為政日偶與子斯戴子嘉猷偶火前符此輒
自署烟霞隱者。積日夜所著詩文富甚。問青老人何
在。竟不知所向矣。子懇作寄園十二月詩并贈予一
序。隱者。胡子鹿亭代書於壁。字字鮮新。絕無烟火
氣。固知靈性長存。不共朝市磨滅也。詢姓氏。言而復
止者再三。胡子處求。復書者何二字。與西山鄉情。頗
為。印為若溪凌忠愍公也。公甲申殉難。服紼正笏。觸
柱流血。其生平著述。繁帛絕吭而死。子生也晚。未
識公而邂逅。辨香杯茗開。前賢典型不遠。安可無詩
記之。因述以六律。另列萬壽閣集中。先生。蘇桓。果月
吟咏無虛日。余命汪子崇洽。撮其尤者於左。

寄園寄卷四

木落草枯風蕭蕭。天將欲雪幽香透。可知山裏梅花發。
只恐嚴寒凍未消。

六言詩

夜寒風急如何。烏啼霜冷疎柯。雪若欲來。這底梅花何
處山河。

銀燭欲殘夜半。鐘聲數里人家。月到疎林鳥靜。石牀冷
透霜花。

香消多恨綿綿。偶到名園情然。聽得竹爐聲細。松枝透
出茶烟。

落霜滿屋蕭條。睡鳥驚風墮橋。小犬噉噉不已。莫非山

別道遙

塞外觀獵作

將軍出獵陰山下。氍毹旌旗蔽曠野。萬馬奔騰如錦雲。
威靈一聲號掩襲。上窮飛鳥下窮獸。百發百中任左右。
貫睛及項無遁逃。虎叫猿啼聲號啣。天風捲沙如飛雪。
將軍殺渴還飲血。壯士放草野燒紅。火燒生肉嚼喉嚨。
落日卸山天無色。且請將軍少休息。唱凱如同戰勝回。
馬馳絡繹肉山堆。皓月一升千里白。琵琶絃索無停歇。
歸來再拜賀萬年。預貯丹書國交册。

香奩詩五十首之十

百花釀酒醉春風。蜂蝶誰家鬧落紅。隔院鞦韆人影亂。
帶圍寄所寄卷四

鶯聲燕語在牆東。

百和香溫銀蠟殘。合歡帳裏避風酸。呼奴喂飽饑鸚鵡。
莫使凌宵喚未餐。

芭蕉淡綠映紗牕。折學名書美女腔。寫到鴛鴦頭住筆。
倩郎合寫奏成雙。

十二樓中玉笛橫。朝隨新鏡兩傾城。兒郎怪道逢奴笑。
秋水芙蓉一樣清。

茉莉花開似素馨。空階流螢撲扇聲。夜長撒下水綃帳。
擬當半生織女星。

杏花似昨春濃。華院深沈柳萬重。欲打秋千忽又住。
恐郎頭道養春風。

爲看金魚臨小池。萍開湊巧見奴姿。微風忽起春波暖。誰教郎來若樣遲。

上元十五競繁華。打謎從來數慣家。故把紅絲綰串字。會心正是在猜差。

塔下亭亭吐素葩。臨風搖曳競爭誇。兒郎故意來相問。可是人間夜合花。

剪盡燕子任飛來。剪落梨花滿綠苔。好夢驟驚成未半。補全應否待郎回。

拜問姓名作。生平餘恨在秋山。號泣清風碧落間。惆悵信公身後事。一腔熱血點花斑。

寄園寄所寄卷四。中戊帝京元旦。句淡春方至。搖光昏指東。此朝誰得百。久歷漸成翁。青

帝參寥廓。若龍馭溟濛。析津星奕奕。若木景朧朧。氣貫

蒸勾甲。陽回閃蝶蝶。晴光散宿霧。霽靄解陰風。曆換梅

偏逸時更竹亦忠。雪消山意復。寒退物生蒙。黃葉初榮

砌。椒芬乍洩倚。六花衣獻瑞。五色賦稱工。鶴老新添歲

松貞久耐窮。土牛將賽社。紙燕盡朝宮。百務從寬限。千

愁未利爽。按方圖旺相。對軸念宗功。開口嵌詞吉。逢人

祝貨充。枕邊剩亦橘。楸上插青蔥。守歲圍坐催粧火。映籠。敝衣燒炭爨。跪服着香蟻。防嬰遺兒果。修容戒婢

寄園寄所寄 卷四

泥金書箴。裂彩貼興隆。龍下安欣婦。堂前樂掃僮。香

海神降界。馬化佛騰空。邀福推堂酒。守慙愛臭銅。蓮心

聽刺啄。着力小喉嚨。禱祝支相似。寒喧套畧同。錦聯攢

巧語。妙書笈。龍。難卜祈年稔。雲占識歲豐。搖錢人語

亂念。呢。盤。洪。禮。能。藏。僕。器。多。不。嚇。聲。神。換。槍。積

靈。祈。獻。厥。履。旛。掛。鈴。霄。碎。燭。燒。紗。畫。籠。僧。魚。敲。木。樵。道

物。仰。蒼。穹。開。闢。陳。雙。象。康。衢。襍。五。曜。庭。燎。齊。頌。壽。萱。漏

亂。鳴。鳴。埤。陞。添。騰。火。班。行。重。虎。熊。社。壇。散。種。穀。飼。宰。豢

綴。撞。烟。禁。九。嚴。祭。祭。閉。僅。及。朦。內。朝。捐。翟。第。恩。宴。藉。毛

絨。搜。辟。猗。騎。馬。彎。腰。只。學。弓。女。莊。行。轎。裏。人。向。冶。場。中

鬼。臉。紛。無。隊。至。腔。疎。滿。叢。伏。魔。金。判。魄。捕。鼠。放。猫。蝶。拔

拔。憑。誰。轉。讓。讓。欲。上。掛。廠。門。吹。喇。叭。燈。市。競。玲。瓏。婦。醉

嫌。嗔。倦。奴。家。仗。玉。維。比。丘。尊。賜。緒。優。寵。貴。乘。賊。妓。館。偏

有臺有亭有橋有池有山有林有竹有石裴晉公之
綠野李文饒之平泉不是過也四時之興不窮九州
之客常集看花玩月飲酒賦詩琴尊不輟嘯咏繼之
知皇都宮闕之外別有清涼閑曠之地祇覺蓬萊左
丈夫人不遠而一時從遊者亦胥忘其爲何處也夫
居山林之下者不問功名之事而處朝廷之上者又
少煙霞之趣於是或仕或隱各不相侔而兼之者爲
難惟公以特達之姿超時獨立退無長往之譏進無
沉溺之戀故束髮立朝名動當世而沉抑恬恒悠遊
數載門無榮戟車少八駟不幾令鄧禹笑人哉大方
共爲公惜而公淡如也乃於園中蒔花疊石編竹籬

寄園寄所寄卷四

引清泉補前人所未備日與賓客詞人吟咏其中正

孔北海所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者也余山水
雲遊未嘗親登公之堂覩公之面茲以扶乩之戲偶
爾周旋因辱公命不敢以不文辭爰次第之聊以塞
責而已

東風昨夜歸來了樹上交交啼好鳥試把梅花移向竹
清香滿座知春曉 正月

中和節過水方津草透平臯迷曲岸燕子飛來梁棟間
喃喃喚道春將半 二月

遲遲春暖時方暮夜靜梨花逢小雨曲水流觴好賦詩
問人可是蘭亭數 三月

牡丹花謝遂新夏時雨成泉竹而瀉綠柳沒陰晴庭
相簾高捲人滿酒 四月

五月榴花紅似火萬蒲如筆錦葵吐主人愛咏陶潛詩
跂足南窗日未午 五月

濃陰覆地疑秋早吞影金魚依荇藻高咏坡公水調詞
人間何必非瑤島 六月

梧桐葉下涼颼至蟋蟀空階勢寤寐曉起臨池漱水清
長空忽落一行字 七月

槐花黃落秋猶未零露瀼瀼掩庭丹墻外搗衣誰送聲
令人長嘯增豪氣 八月

落木蕭蕭繞石屋平童起掃聲簌簌乍風乍雨到重陽
寄園寄所寄卷四 九月

只苦東籬猶未菊 九月
霜濃泉石寒應怯早已陰山幾次獵未見江南二月花
園林飽看紅楓葉 十月

霏霏寒雪亭華晚古樹枯林入畫苑包竹裏花底樣忙
水仙也要同人暖 十一月

朔風獵獵年將盡淡酌醇醪常酪酏紅青閣上看西山
萬里遙天杳冥冥 十二月

已往之氣假生者之靈以發舒苟非生者之靈則感
通路絕何所發舒乎而諸子以非意之所及者來相

賈問吾不復道也今日寫字甚妙借光多矣
庭梅花詩聯句

夢想羅浮花盛開。清芬繚繞撲人懷。並亭滿山蝴蝶
 添紅紫。亂疎籬繁英任參差。而人林下高風人不見。此
 天涯寄得南枝梅。章雲孤山處士尚高眠。恒夫酒債還
 須千疋絹。紫滄冷顏倚石見仙姿。此鐵笛一聲弄月明。
 西山國色絕無脂粉態。恒夫婆娑清影澹無聲。克先蔣
 家三徑餘二友。此呼鶴携琴得未有。應亭舍煙洗露見
 孤真。此香中逸韻別趣。恒夫林英已粲首重搔。此靜
 影瘦橫空想勞。恒夫半清淺處絕塵俗。章雲最愁雪虐
 與風寒。此疎星亂點橫空黛。此隔籬彷彿瓊花碎。此
 山癡娟似傅宋廣平。此鐵石剛腸年年在。恒夫一片寒
 雲壓塞垣。此催花風信幾回翻。應亭瓊田萬頃浮光法。
寄園書承寄奉因
 克先 款款霜花踏破痕。恒夫携向南窗待春暖。此淺淺
 香魂籠不捲。章雲霜前雪後峭寒枝。此移上闌干共繾綣。
紫滄玉蕊檀心不可求。此遠憶煙菲簇一丘。西山梅
 花不發雪花發。此雪碍梅花何處搜。克先
 夜寒風緊酒散人閑。諸子不棄陳人羣。相酬倡無以
 寄遺。乃以憶梅花為題。相次聯句。得成九韻。但思路
 不一。血脉不貫。未甚快心。然亦見一時相與之樂。時
 同事者。胡子鹿亭。于子章雲。王子紫滄。夏子西山。王
 子克先。及寄園主人也。癸酉長至前十有七日。煙霞
 隱者跋

蕭蕭霜落不聞聲。斷盡樓烏樹上驚。賓客散來參紫掛
 無人知道此時情。
 座客有問當年殉難事。賦此以答
 龍髯攀墮鼎湖弓。羿落猶聞長樂鐘。臣罪當誅慚八地
 比來不復覲歡容。
 和道給諫贈詩原韻六首有序
 杜鵑夜怨。知為望帝之魂。燕子春歸。乃是靈皇之魄。
 出天祥。心有所感。言以舒情。况乎僕本恨人。久有寒
 蛩之泣。遺時多難。能無窮鳥之思哉。舊事不可告人。
 我懷豈能忘本。為人為鬼。靜聽鳴黃。或古或今。悲誰
 能白。乃者寄園主人索我陳言。贈之佳什。曲終不見。
寄園書承寄奉因
 空行峯青。夢醒求之。惟餘月。自然西風葉捲。誰非清
 嘯之聲。北郭鐘鳴。聊作遊仙之會。隱几。則燈炮欲謝
 入幕。則香燭將殘。新句時成。舊狂復發。承君不棄。願
 從世外之交。為日無多。幸有知人之論。投桃不可無
 報。製錦姑且學裁。依聲而和。刻燭以成。問我何人。已
 化遼東之鶴。豈云復作。終成榆上之鳩。
 比來正苦憶從前。暫爾清宵一响緣。月掛枯林隨雁至。
 風吹霜葉候鐘旋。白虹未散人何在。碧血長埋意惘然。
 猶記舊遊零落甚。莫將山鬼喚成仙。
 清風明月夜窗前。不信生平有夙緣。老淚竟如花露滴。
 傷心猶比指紋旋。魂飛白草驚沙走。血化丹楓照雪然。

殊愧長源當日事。册册任自號神仙。

枯林露冷小臺前。點點鐘聲悟昔緣。白苧欲成歌石爛。

絳桃已謝羽人旋。井中心史憑誰出。閣上青藜仗火然。

幸有茗香志往復。閑情試一賦遊仙。

蘭膏欲盡小燈前。一刻清談一刻緣。茶沸竹爐如瀑瀉。

煙生磁鼎似風旋。千年未老廣成子。絕代高才孟浩然。

無意往來飄忽甚。遼陽丁令已昇仙。

我輩無因一至前。問君可是有情緣。身如蠟鳳隨膏製。

心結爐煙似縷旋。翠栢霜凌猶未改。梅花寒噤尚飄然。

生平道恨滄桑外。枉作人間選過仙。

無端身世在君前。偶假靈鷲一結緣。海水未枯何日至。

寄園寄所寄卷四

十四

馬頭不角幾時旋。上林神樹從新萎。長樂疏鐘記昔然。

醉酒敢同天地夢。道遙強作地行仙。

寄園寄所寄卷五

漸岸趙吉士恒夫斬



受業 張會裕 昆貽 全 姪 道元 校訂

江 闈辰六 孫繼拔

滅燭寄

鬼

恠

異

人妖

虎

寄園寄所寄卷五

滅燭寄 目錄

雷

墳

寄園主人曰天地間理之所無事之所有可勝道哉神禹鑄鼎象物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立意何遠也抵掌開談似乎極不着已矣而倉卒相遭用能預為之地即或不然寧滅吾燭羞與魘魅爭光庶不致為中散所啗

流烟奇

見

長日喜聽鄉人說鬼坡仙逸致耳未能事人先
畏冥漠不可憑之事吾未見有當也然必曰當
續千里無鬼論不亦執歟

余大節者海鹽人。洪武初為鄉老人。例隨計吏入覲。侵
曉出門。欲登厠。有鬼自厠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個金
肚皮。忽不見。時功令甚嚴。大節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
入朝。應對稱旨。擢知府。果腰金。碧里雜存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有一鐵匠役罷歸
過嶽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
相撲。忽公前驅至。鬼視之。同匿河濱。卒不可脫。曰。吾何
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
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
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
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即應聲而滅。匠焚鑑
以酬。已而平安。汝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
田於江。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眾。沈默數而目
識之。既而失其一。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未一人蓬頭跣
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小
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
見。急索之不得。沈大駭。流汗。縣吏交作。縣官問疾。沈語

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翁所殺。非及其子。景字
下為小祥。字幼為羊。殆為是耶。沈執其弟。一訊即服。乃
知小羊。即景祥乳名也。案書初編

于肅愍公為諸生時。忽聽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
中即揮筆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公若自誌其生
平者。鬼悲躍而去。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堯山堂外紀

始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景泰初。鄧茂七反於台州。從
征。賊敗。積屍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
官也。據部點名。驗屍。至婚曰。此人乃板閘數內。不應死
此。遂去。天明逃回。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
案書初編

海鹽翁學訓嚴之。壽昌人。官貧齋冷。首肯自甘。未嘗與
寒士計束修。一日獨坐。忽怪風起。牖下。出步庭外。則階
草不動。入室復然。心怪之。疑牖下有異。是夜夢一婦人
自稱前訓樊某妾。為悍妻所殺。葬此。今已訟之冥司。冤
白矣。乞為我改葬。明日命僮僕向風所起牖下。持鋤鏝
穿砌土三尺許。得兩缸。合一婦人屍。顏色如生。因詢齋
役。皆說果有殺妾事。當捶扑時。號楚聲達外。人盡聞。第
未知埋處爾。翁遂具棺殮葬之郊外。夜復夢此婦來謝。
未幾聞樊死。其子某新舉。孝廉亦死。而悍妻窮老無所
倚亦死。見只編

弘治癸未春。錫山民蔣容。往惠山焚香。還半途。會大風

雨晦黑咫尺莫辨。容度不能前。拊堯墓。寄宿焉。忽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施斛可借往乎。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塚而去。賢諸左右。是塚即吳照所瘞也。野記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不答。鬼復笑曰。我替先生對。月明無伴路休行。公不顧。鬼亦不見。堯山堂外紀

湯胤績為參軍守邊戰死。後數月。口外某驛。天色將曉。忽有兵官至。騎從甚眾。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視燈。獨閉戶而寢。明早驛卒俟其起。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兩詩。末有血汚遊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始知為胤績云。堯山堂外紀

朝邑嚴御史天祥。令絳縣時。道經傳說祠。嘗入瞻拜。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雲。傅丞相邀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然不敢詰。漫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

二青衣還報傅公。笑我異日為御史乃往。言訖而寢。頃之寤驚。告左右以為夢。左右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嘉靖己酉。徵拜御史。病卒。陝西通志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搆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者。題林村曰。我

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何用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步異志

逾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者。今沁橋門外官人斜。即群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遇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踏月。迷入空宮。經素香亭下。睹一美人霓裳練袂。倚闌而歌曰。明月滿空。堦梧桐落如雨。涼颼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不見。哀黍雜編

順治七年。蘭州徇賊反。浮橋被焚。總督孟喬芳勦之。敗死於河者無算。橋尋修成。夜有群鬼從河中出。援鐵鎖上橋。守兵射之。不能退。鎖轟然中斷。橋乘流而下。鎖有

飛十餘里者。追二十里。止於中灘。旋搜還故處。鬼爭如前。芳以河燈五千盞祭之。乃止。陝西通志

有人泊舟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沙際吟曰。墮江三十年。浪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遂失所在。志怪錄

陸侍御龍其龍官後。授徒於洞庭席氏。一日方午假寢。傳椒山公來拜。賓主禮畢。言一事煩至。敝衙門對理。竟而訝之。次早吏又來促。侍御隨之往。殿宇鬼祟。扈從森列。立侍御於堂曰。馬某告公得財十二金。有乎。侍御曰。有之。若紫線。因問世父子。為之保出。因問若甘。酬

滅燭奇

忙

怪聖人所不語也何錄焉然而石言於晉有聲如牛左氏不云乎魃魃魃之於鼎獨何忘歟剪燭傾觴請以眼見耳聞為君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姑蘇劉昌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寄回省所寄卷五

之始滅人皆言龍鬪云愚竊數疑

天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前神王俱倒明發入朝遇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眾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後發解時嘗聽譽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十謙望刀眼後皆驗四本堂座右編

成化間清河築隄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寸餘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珍藏焉菽園雜記

原缺

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碡。皆相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以白沉於汚池中。以碌碡墜。沒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碡與臼復鬪於池邊。池上麥苗俱壞。鬪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經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馬氏口鈔

總兵石亨嘗西征。振旅還京。舟次綏德河中。天晚。聞一女子。泝流啼哭呼救。軍士拯之。容貌妍麗。詢姓名。桂芳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衰替。父母逼改醮。不從。赴水。亨曰。欲歸寧乎。欲為吾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燂。無不妙絕。亨甚愛幸。凡

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一日兵部尚書子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欲出。亨命侍婢督行。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怒拔劍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云。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古桂。竊日月精華。得成人類耳。于公棟梁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野記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蕭婦人。空轎也。婿家疑為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眾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入門。時吾以昏惰。且有蔽而

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莽中耳。古人有胭脂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妄。後國雜記

白神禹導淮。鑽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弘治間。壽春荆塗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穎間。田廬多浸。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視。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潁河中。迨已已歲。渡潁水。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墨談

馮漢居開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牕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欽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視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川僧云。蕉嘗為怪。感死數僧矣。庚巳譜

嘉靖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三舟俱溺。博學彙編

嘉靖四十二年。海鹽縣有海馬萬數。其一大如樓。沿石塘羣行。二十餘里。復入海。響震非常。海鹽縣圖經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領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道。勇婦小語

江西南豐縣。一佛閣有鬼。人不敢登。徐生素不檢。朋輩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罰。及暮。生醉而登。一更後。果有數鬼人。廣方上。衆皆圍寄所寄卷五。誠齋詩話

生大呼擊之。鬼出。生現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驟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無鬼矣。稽記室

萬曆十六年。平湖旱。餓死無算。秋有白龍騰海上。紅光半天。空中遙見龍首下垂。鱗甲奮張。晃晃若磨銀兩角。間有金冠紫衣。仗劍立者。其神長尺許。雲水騰沸。咫尺晦冥。龍忽戲吐。頷下珠。光芒團團。人如十。粲粲一似中秋月。頃之遂收。約在菴院前水中央。東湖水盡涸。儒學前樓屋石坊俱壞。空中搜人舟而騰。有不知去向者。平

深冰縣土名白龍塘。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有龍在塘中吸水。全身皆現。傍有瓦屋一所。本日被風揭去。無踪。又有一小舟。從空而墜。傷死二命。先會祖日記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爲天狗星見。掃民間地。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人多餓死。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算。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灌莽極目。劉臬司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皆衰經。驛路頻看長薛蘿。讀之傷心隕淚。崇禎庚辰正月十四日。下雪七晝夜。博學彙編

溪二尺餘。是年嶽郡大饑。葵山忽產石屑。軟而黃。土人掘以爲羹。名曰觀音粉。食而斃者十之二三。然賴以存活甚衆。秋成後。石屑亦化烏有。神史

萬曆戊戌。副將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故屍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四本

占曰。鼠無故皆夜去。則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嘉靖時。有羣鼠銜渡。萬曆戊午巳未。江北有方鼠千萬。銜尾渡江南。蘆麥盡。

為所咋。其鼠頭方尾長。天啓時。口鼠糾結如桴。蔽江入蘆葦。根苗立盡。張養默言短尾方喙。小於鼠而足方長。崇禎壬午鼠渡江。物理小識

天啓六年五月朔。人見都城隍廟唱名。後宰門火神廟。紅毬滾出。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巳時。王恭厥災。震初作。乾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瓦殺人。御史何廷樞。潘雲翌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順城門街北至刑部街。盡為塵粉。有女人衣飾盡而身存。有同伴頭去。比肩無恙。有從空墜人頭。及鬚髮耳鼻。大木遠落。密雲石獅擲出城外。衣服掛於西山樹杪。銀錢器皿。飄至昌平閱武場中。殺史

天啓六年。欽天監周司曆奏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雷。從東北艮位上行。至西南有雲氣障天。占曰。地鳴。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地中洶洶有聲。凶邑之凶象也。魏忠賢聞知。以為妖言惑眾。傳旨杖一百。立刻打死。初六日後宰門火神廟。天未明。聞殿內吹打粗細樂。三疊畢。火毬從殿中出。騰空而上。又海岱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颺颺行動。若將下殿。忙拈香跪告。火神竟走。廟祝抱住不覺失手。火神走去。此時巳已牌。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遠遠從東北漸至京城西南角。戾氣湧起。屋宇動宕。忽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物平沉。僵尸層疊。穢氣薰天。顧必大開學。師徒三十餘人。一响後。踪

跡俱無。顧閣老小夫人單。行走出街心。顧從閣裏出。親自扶回。宜府楊總兵。行至弘寺街。隨從一共七人。連人和馬俱陷入地。跡影俱無。承恩寺街。有女轎八乘。經過震後。轎俱打壞。女子轎六都不見。有州吏目弟在街。與相識六人拜揖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竟無恙。時天啓在乾清宮進膳。殿震。奔交泰殿。內官死者死。走者走。只一近侍扶行。為建極殿飛瓦。打得腦漿迸出。縉紳傷者甚多。歷死家眷。不記其數。卷中開集

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大踉蹌走。無何寇至。崇禎九年。曲阜縣孔子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崇禎十四年。嘉興城聲振如裂。時稱城愁。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隴鎮地。藏目出淚。一縷循鼻而下。拭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十六年癸未。黃州城南門哭。五日止。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殺史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恭盤街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以吾土地。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五鼓前。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蹴暹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及汝首。言畢不見。暹者懼。奔歸。告家人

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作

壬午閏耶報奉先殿賜吻忽落地作披髮鬼哭出宮羣

臣共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因其袍笏伺之見幽

簿嚴肅及近前乃一老年女人舊閣云此李太后也為

神宗生母良久寂然庄右編

元史於燕都建宮殿時掘地見赤頭蟲無萬數術者曰

將來代國家者此物也崇禎壬午年皇極賜吻出烟近

祭之乃細赤蠟如是飛者三日癸未孟冬享太廟術士

夜驚有黑物如牛高數丈自午門奔端門出此是黑骨

而赤蟲則從古未有也物理小識

崇禎戊辰夏陽城縣西隅民家見一龍頭面如羊俯其

庭甕中飲水飲訖乘霧上升形漸長大將近屋脊偶隣

居一婦登樓眺之時婦新產龍見其婦蜿蜒不能去垂

首簷際者數刻忽大雷一聲火光耀耀始入雲際語云

龍忌產婦信然錄

江夏悟真寺僧元仁秋夕月朗開步山門聞誦華嚴經

聲不絕元仁聽之未得所在悵然歸次日令諸徒復詣

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即以曳杖書記翌旦啓壤乃一

石體皮肉悉腐獨唇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

護蒙積置於廡廊至夜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

月為客僧竊之去西樵野記

方武棟伐陽羨善卷洞前木一夕道人夢七男子言詎
 方公倘緩至某日緣盡當徙方公不肯促工人斫之血
 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撫軍檄至戒
 勿伐善卷樹已晚矣方君驚悸病作數日卒又順治初
 浙閩新設總督遂陽陳公錦赴任擬駐衢州府無署有
 司改舊署為之旁有廟樹併毀以拓其基既而總督蒞
 任方小操觀射而廳側幸不壓死又明年有祟忽然而
 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椽俄而又如故有女年十五
 祟曰吾覩其魂女果凶總督驚怖遂移署後提師入閩
 為部卒所刺救賜贈兵部尚書建祠於京東門外舊志
 小史

青園寺所寄卷五
 汝陽有異物據鐵墟村民家二少婦始來欲淫其長婦
 長婦不從即縊婦死故二少婦懼從焉凡二少婦所欲
 咄咄可辦其家以聞其令樂公公遣卒往捕而異物亦
 為賓至禮延款贈金羣卒急起持之加縛忽躍入壁內
 公又為之密走人天師府屬以除滌至半道文失焉往
 者返而文反在婦家竟無如之何其物巾服如儒者輕
 財樂施談辨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以遊
 為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也而怪
 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見豈以腕有毛為猿精乎
 耳談

麻城民李承周女聘劉氏子矣為狐所據其家莫能制

一第 96 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0 版正內

比敬載。劉氏為期迎女。狐語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
嫁為。視之形。與男矣。遂着中服。有名字。游行市里。
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借謝太和山。冀有神譴。往返無
異。萬曆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明府文公。逮至時。
觀者蔚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為誰。尚從容談笑。入
庭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遂
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
而翻諸繫囚。及司圖扉者。無賴。竟得釋出。女後改適山
中民。狐復斃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全上
宣德甲。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吟。其
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鷲鳳一去無
消息。獨坐空塔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即苦
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沒入地。循跡掘之。
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湧幢小品
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
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嶽甚靈。乃侵
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已若拋縛於背者。回頭視之。狐
亦拜禱在後。大笑。汝禱吾亦禱。東嶽神安能制我。遂不
得已。任其居處。問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
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
為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
空擊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耳談

寄園寄所寄 卷五

房山縣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遠。上院封鐘多
年。有二惡少。強僧開視之。一無異也。僧曰。是上代相傳。
豈無故歟。惡少曰。不過托以惑人耳。余兩人今夕當醉
眠其間。是夜果携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門有
聲。兩人以為僧也。不之理。少頃。其聲剝啄及牕戶。牕戶
碎。有黑手大如傘。自外入。兩人奮劍砍之。哀帝聲如山
巖崩裂。兩人懼。急奔下院。絨僧深房。僧曰。悞我矣。達天
昭。上院雷震鎗刀聲甫息。登山視之。上院片瓦不存。宿
海手抄
宣與沈生耕且讀於所居三里外。傍山起灰窰為射利
計。一夕乘月色。携橫笛往窰邊鬧眾工。既至。曰。汝儕良
苦。蓋少歸謀醉。余在此吹笛候也。眾工欣然去。沈吹數
弄。笛音清亮。林鳥齊鳴。忽一怪長數丈。自山下驟至窰
前。沈陡驚。笛墜地。怪從地拾笛與之。沈稍定。知其欲聞
笛也。加意吹新曲。怪之。怪如人坐。至音節轉換處。亦數
點頭。作按拍狀。沈且吹且忖。終防其啖已也。睨窰火正
熾。以足撥鐵鉗向火中。故數墜笛於地。怪數為拾之。乘
其懈。急以火中鐵刺其足。怪聲震巖谷而去。沈奔歸。將
及舍。則遇眾工來矣。沈述其故。眾阻眾勿往。次日。至其
地。蕩為丘墟。廬舍樹木無一存者。全上

滅燭寄

吳

異有別於怪歟曰然草木蟲魚凡反乎常者皆異也豈必殍瘁兇惡為民害哉然既反乎常矣即謂之無別於怪也亦宜

自孔子過泰山聞有母哭其子被虎食者以後千餘年未聞有虎至順治十一年州東轉山有虎嗣後恒有虎跡出入無常泰安州志

發源古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昇歸舍尚有微息不敢飲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見十人遙自西來皆道服資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為梓着地上加

奇聞寄所寄卷五

滅燭寄

毆擊驅令負擔行至縣五侯廟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尋引官傳旨問來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許趣令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呼怒聲遂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折嶽過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復遭叱逐出徽州徇亦三廟皆不許十人皆慘沮不樂迤邐至宣州入一大祠纓及門數人出迎大喜許諾仍救急足備報所屬土地以一鬼為導自北門詣邸家始既至以所貨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棚於外若今營壘然連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惟其厥即仆地次遇婢僕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仆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舉火所

來燄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燭天既登陴則火已滅焚其棚立盡各遂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罪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慶新調廣德軍僉判訪共事孟氏乃營者七月間合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孟氏集一戒帥巫併力禳禱始愈是歲浙西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夏堅志

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如小兒者宋呂紹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滋令有視直物皆曲子絃界尺之類盡如鈎者宋時一設逢盧扁不知何以療之說諸

奇聞寄所寄卷五

滅燭寄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臨蓐三日既鳴後長為理宗相山東成昭其同守少時既鳴戊子巳丑聯捷梅應小史甲辰三弟靖士武會試介社堂既鳴三日後開報乙丑中秋都中寄園既鳴厨人驚異破其既四份俊士武殿試報擬鼎元傳臚二甲第二既鳴大是瑞徵朱子廬山北紀行詩自注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今茅山亦然不但請燈則見且隨請者多少之數或僅一盞或後滿山應卷隨錄鬼火見博物志者曰燐戰死凶處人馬血積年久化為燐燐者着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者着

體有光。拂拭之。旋即分散無數。有細吐絲如蠟豆。靜坐良久。尋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寤。休與欽皆古新安地。欽之北鄉有靈金山。自明初相國李善長為文錄之版。每年七月刷焚之。火忽一點自山頭起。至千萬點。須臾遍山谷。後版模糊。刊一新者。火不復現。人以舊版刷焚之。火如故。至今土人挈伴往觀焉。余祖居休寧之舊墅。夜出溪干祠前。嘗見燐光。現桑園朱長芳住屋前後。熒熒火焰不定。一夕與三弟靖士今武進士為納京祠外。遙見朱屋周圍叢光。燐而且暗。余曰。此燐也。試喝之。當滅。三弟厲聲叱之。如故。余繼之。曰。咄。光遂滅。不二年。朱氏一門盡登鬼錄。

奇園寄所寄卷五

今成空地。嘗見幻術孔姓。尚之室內。壁外一呼。應聲而至。其室封鍵如故。赤身獨立。兩手擲土。初小漸大。須臾山積。不知土從何來。又一人劉姓。令人鐵椎擊其腹與腎囊。了不煩。或數人持兵刺之。終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汝楮筆几上。屏圍障之。外焚符陳請。即聞內筆視聲。泊啓屏帷。雲烟滿紙。寂然無人。俗皆神之。三人者。皆素狡黠無賴。特借小術。擾人財物。蘇談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

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應。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龍興慈記

明侍郎卓敬。微時讀書山中。夜歸。遇暴風雨。迷路。遙見林中火。自小院出。敬扣門。一童子曰。師使我候郎君久矣。門額有體玄字。入見老翁坐長明燈下。起相勞苦。敬乞一燭尋歸路。翁笑曰。山中那得燭。有小枯葉。郎君且燎濕衣。敬暗問童子。知其自稱道遙翁。童子名少孤。敬

奇園寄所寄卷五

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謙進問。翁曰。昔體玄先生居道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聞陶隱居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庵。今亦將還矣。燎衣訖。乞還。翁命少孤牽一牛出。命騎歸。又呼一童少逸曰。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取一僧帽為贈。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敬却之。翁但嘆息而已。敬遂窺籠中諸物。悉籠桶具。及僧家衣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而牛甚駛。須臾及門。呼其家人。舉火牽牛。忽咆哮化虎而去。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

得。數日後。過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有古廟。彷彿雨夜所經行者。壁有滂閣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氣記

閩為宋太宗時人。四百年後。猶現仙蹤。余丙戌讀書靈隱山。山頂有菴。菴有柱峰。夜擊板念佛警眾。每夜燐樓隙。嘗見燈光數點。僧人指為虎精。余夜讀聲高。與虎聲念佛聲相答。柱峰所擊板盡蝕。予易以銅板。論夜聲寂然。詢之云。一黑虎開銅聲。驚其腥血溢而仆。又有黃虎若答黑者。擠之去。得不死。戊午中秋。同李分虎登韶光。玩月桂峰。尚有

新詩寄所寄林莊。賦詞清麗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溪林處。大相木中出。乃伐為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補錄餘功

海寧胡奎字虛白。寧府教授。嘗歸自江西。泊舟番郡之望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黑雲推雨未遮山一絕。次韻和之。書之於壁。忽見一叟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耶。乃為長揖舉手。不知所在。因以斗南老人自號。列朝詩集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謫為陝西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問貓何異而上貢。使臣云。

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於鐵籠。納著空房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貓王也。續已編
張王基。吳郡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為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為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散。二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為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華典慈記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眾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蝮皮肉紅腫。方知其適不能答者。以蝮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波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且御批。史為侍郎。不知當時乃為蜈蚣噬也。均為蟲。噉。而遇不遇。史。

成化丙戌。姑蘇劉昌。自西華抵扶溝。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井草。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與息。此何物。曰。樹架也。因檢玉箱集。有云。水凌木架。達官怕。既而問河南李少保賢。有疾。竟卒。應荷

余戊申蒞任管地。季冬二十六日。嘗中晨起。見林木

皆白枝柯雕鏤。仰視太空及地。絕無所睹。詢之土人曰。此樹架也。因作樹架記。

成化間。邵陽民王典。手指甲內見紅紋。如線紆曲。每雷雨。輒旋動小苦。典欲自剔去之。後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典曰。余廼龍也。請托君體。三日後當去。幸勿訝。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龍裂甲飛去。陝西統志

成化中。星殞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續已編

金華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悞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如水中。隨亦化為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齊園寄所寄卷五
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置之以旌異物。錄異記

按唐馬自然居延真觀。一夕大雨。颶風。松忽化為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尺。尚存松節脂脉。土人運為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間。余門人王宛先孝廉。曾於遼東見木化石。其半仍木云。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曆間。令張文龍。莫而遷之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博戲。誤擊鐘。有聲。自此大鳴。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益壯。勢欲躍起。總兵陳統即平江伯。祭之。一鐘遂令懸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則上。東書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使府家人。數易手。亦數易名。

惟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

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藥水中。

少頃自其袖中山。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遞舉。拔得見上。歲辛丑。上命宦官王敬同往採藥。

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務攫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江陰諸大家。以舊恨

更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為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以齊園寄所寄卷五

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

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談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

奏諸生抗命。監司官府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

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遍塗狗血。復囊狗血。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雜記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手背相粘著。兩面相外。其首

如雀其陰皆雄州長山等

正德中韓恭簡寢疾甚篤久之夢一黃衣道士來視以藥數丸嚼之曰從此即愈因贈詩一絕且期十年來視詩曰霸越平吳一盞灰是誰強我下漁磯黃金消盡陶朱象夢繞寒山不得歸自是病漸愈其後復大病自疑前夢為凶兆促家人為大歸計一日又夢前道人曰公病尚凶恙再與藥九贈一詩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為蒼生十年戎馬鬢江外墮淚碑高百崦城臨別仍期十年外重來病尋愈恭簡於宦微所經意遇所礙百崦城者迄不得後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謂必不起俄復夢前道人其慰言受藥不異數時又贈一詩曰

雲濛處小蓬萊言別而去無復重來之約後病良已至

乙卯遭地震而幾竟不知詩所謂

松江楊扇湖地煖不成冰萬曆三十年冬大風嗽之若

沒大雪多紅燈蠕蠕以視之則水山也高五丈許又武

宗時霸州文安縣一丈人視河水忽然僂立高起者二

丈餘凍成水柱中多空隙闊數尺以至於數十丈者沿

河七十里皆然凶何流寇至男婦數十萬盡匿其中

竟以免難

正德間上元縣錢臣醉與妻李氏交媾為妹所窺次早

陰相合將夫遺精流入小姑陰經閉腹高遂成胎姑之舅交銑疑有私情告官鞠之得其實議得李氏錢臣錢氏等所犯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合依律的決照律取贖錢氏仍候所孕身輕給與錢臣收養照舊配與銑銑次男為妻兩家毋得復生異議卷照開卷一

江西寧藩宸濠父康王初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返王寤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之宮中人環跪而請曰向憂無子今有子而又垂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其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幸樂妓微服而遊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劔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為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執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為民父母從此而已弊患無德隨俗可耻鐘今鐘兮尚鑒於此比重

光去。王... 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炎徽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達往相之。欲搃取其銅。以造軍器。將近鐘數百步仆地死。彙書初編

正德丙子。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其後嘉靖由藩封入繼大統。全上

嘉靖壬子。馬少保文莊。率門人數輩。卒業太華青柯坪。寄園寄所寄卷五

一日有戲殿同舍家人。絕於洞上。衆惶惑無措。文莊禱於神。夜見火光如籠燈。冉冉從山腰入洞。其人魁言白衣人令伊起。其時門人有盛少宰訥。鄭運使札。在焉。師弟後多貴。庶。陝西通志

嘉靖末。有方士馮尤太。走懋孝家。以一木神。稱卓少仙。長二尺許。紫袍冠帶。綽有威儀。倚小棹椅。坐臺上。揖讓言笑如生。談詩論文。亶亶可聽。能知未來事。時懋孝未第。方與談諱間。忽指門外曰。貴同年至矣。則馮敏功也。後果同榜。平湖縣志

嘉靖甲辰。張子微。有外弟趙生。其生前為大同趙某子。列本學。曾廣生。暑日迎督學。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

水澆之。遂氣絕。魂游水邊。見犬來。畏為所嗜。適有婦在傍。挺身婦邊。不覺入其婦房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生為嬰兒。即悟託生在此。北地貧者生子。不坐月。即往餉田。間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近牀。婦人大駭。以為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改醮也。座右編

夏少師嘗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舟淮上。與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子詩云。向... 問舟子。前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此風波。畏然不樂。罷酒而別。列朝詩集

寄園寄所寄卷五

湖州尚書海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沉隙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石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其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已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即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為上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照合完好。益足珍貴。珊瑚網

福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海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突兀。上有草木

人馬往來貿易。闔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
市現於登萊海中。而偶見於福寧州海中者如此。明書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叅議王喬齡。奏獻皇始封之
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
學副使李夢陽。恭述於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
館。彙書二編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
死。旬日乃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
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擊其腰間者。座右編

嘉靖間。桃源令甘勳。履任三日。媼庶爭寵。爪破其面。公
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
新刻奇書卷五

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聯。
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冰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
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夢固
先告我矣。全上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產一女。生便
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
僕。遽呼名曰。汝輩來何用。請至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
更命二婢往。亦然。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前生事。胡即
抱女於懷。女附耳戚戚。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
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
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

呼之為前世娘。女言前生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
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犬過。踏而失湯。遂不飲而
過。是以記臆了了。全上

萬曆二十七年。於皖寄鹽課銀八百五十兩。為船戶龔
四盜去。瓜分。正月初五日。巴河地方緝獲。先是龔四盜
銀在家。每夜門壁盡響。舉不得安枕。及拿獲。將銀送巡
司封貯。又復響。巡司驚懼。通知原主領回方靜。先會福
日記

休寧萬安街民家。常日空中拋瓦礫。其家心驚。延法
師厭禁。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必有伏屍。因人
居其上。而襲其陽氣。致有此祟。乃令人發之。果有木椁
新刻奇書卷五

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奠之。投擲始息。湖州閔公霖官
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
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其
陰氣已散也。釋史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水匠持斧往役於人。憩樹
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舉
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祈進來矣。匠亦重加斧。乃
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各自作樂
數聲。時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地。眾以問官。耳談
萬曆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卵。破之。中有珠。此與萬曆戊
子。郡中大瓦橋。監生卵同。全上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
三丰又自詭爲越王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
陳肅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木活西遊記笑史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先
生任南小司寇以人司馬李克齋公薦至居衙中談人
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柳神焉
神僅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出躍至几上飲水歷歷
有聲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爲儒生死而陳制取之然
相道不久亦當去矣并錄

河南某邑皂隸得一小木偶於道旁置帽中將歸爲兜
戲也忽聞帽中入語曰今日回官府話有二十板之厄

皂心異之比至令果怒抽籤將責皂大笑令詰其故曰
先聞木偶言事係前定今收其木入免皂責嗣後凡
審判先置木人紗帽中聽其語折獄如神因國報失囚
衆方駭令曰速趨某渡頭穿白者是也跡之果得三年
後不復靈令亦內召矣嶺南筆記

萬曆初姑蘇許墅關王序三家豕一猪已二載一日啣
其豕衣裙行與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取
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潔以淨泉衣綿藉毯
十一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爲猪金
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黃州府開江有一家父以而猪
生夜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

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死

柳道彥談其家莊容壯子病瘡死二日矣容自往城中
市棺爲債家所困撻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
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爭而屍仆其家堂上
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又有士人獨處一齋中忽有好
女子踰殿垣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以已門前男女
數輩急趨過曰死尚走去况生耶士呼至以榻屍示之
乃其家死女驚暴雷走失昇歸殮之全上

萬曆間尚書潘季馴治河築高家堰屢潰一夕夢赤面
長髯者告曰吾漢壽亭侯也河有毒龍是祟吾念公勤
於王事當爲公斬之翌旦白晝昏晦風雷交作河浪掀

天少頃風雷息波而盡赤得斷蛟二而堤以就尚書
表其事於廟天子勅建祠淮上尚書幼時晚步龍溪渡
口聞水底二人語明午替死者至矣知其鬼也翌午命
人守之果一人墮水救之尚書誓得大志必造一橋後
果以十萬金起橋渡口名潘公橋湖州府志

吳相國姓自言六歲出就外傳從師館於西禪林之殿
左每晨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土塑也
後稍長入寺乃不復見憶記

順治戊子余讀書靈隱寺五松房山竺甚盛余挖二
根植廳前僧大笑曰笋那得活今竟成林矣
汝南人鄭奇道過一端正婦乞得寄載車上從之詣師

卒樓夜共樓宿。明日婦死。卒驚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
盧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殞。滅火
火至失之。即持去。後奇亦尋卒。風俗通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裸體臥瓜棚下納涼。夫來與淫而
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始捫以手。識
為蛇。大呼夫至。尚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續夷堅

滇南蒙岫山。有人見蛇白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
片視之。則諸片復合。嚙人即死。耳談

蜀烏撒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泉流其上。曰聖人泉。其
下行者呼曰。婆娑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即飛下。百人一
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即止。公上

恭興劉大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
為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糞以飼之。其奴作之不
潔。鷹攫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
人。撞橋。委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全上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禮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門外。
東响開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關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
赤。溪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陽門
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路喪師之候。程卷

萬曆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編鬪於市。忽不見。繼而

都人身。凡泡瘡漸大。痛死者甚眾。瘡內惟有羊毛。有道
人傳一方。以黑豆豉麥為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
名醫類案

衍聖公庾廩中。有巨鼠為暴。狸奴被啗者不可勝數。一
日西商携一猫至。其形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為公殺
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
為。猫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猫躍
起。齧其喉。鼠哀鳴。踉跳上下。梁者數十度。而猫持之愈
力。遂斷其喉。猫亦力盡。明旦驗視。已雙斃。其鼠重三十
斤。浙海樓奇

萬曆戊午。馬湖青羊二江合湧。道上岷江水立數十丈。
萬曆時所非來五。續夷堅

載後孝云。楊子江曾斷流一時許。沈天士云。甲午年。窳
婦磯下有渡船過江。見江中心乾到底。久而後合。中通
曰。此或江驅洲沙擁起。繼則推去耳。壬寅年七月。新城
鄉。忽從地湧出崩山。凡數十里。紅黃如脂。癸卯年九月。
江漢水漲。自楚達金陵。始至。色黑如醬。三旬退。物理小
議。

榕城紀異云。康熙辛未閏七月四日。颶風壞衙舍舟
楫。二十九日。海溢。傷人更甚。沿海一帶。千百年安堵
之區。頃刻蕩然。

韓公雅。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眾。
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衣人。

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衣人。

公特命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矣。後問諸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歟。西德野記

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初更。在儀真春字旗飲酒。忽中天有一紅物如鯉。又形頭大尾小。約三尺長。外有紅暈。未幾。豐家巷失火。燒去百餘家。其物即散。先會編日記

萬曆庚寅。長洲縣民呂氏。雜產一人。形數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無錫縣羊。一兇。形如猴面。作兇啼。二月。河南八十二縣大飢。父子相食。神史

虞長孺祖母年三十時。秋夜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視。出門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快雪堂漫錄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木幾繼喪右目。驟然一瞥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晝夜納涼。仰臥。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鉉性醇真。雖樵子母。若貧不能償。往往焚券。客中閒集

杭城牙僧父死。停柩於庭。有客夜宿樓上。以小木棍防身。三鼓。忽聞梯聲。疑必賊也。黑影中。果見一人上樓。時眾挑夫。臥樓板。軒聲如雷。其人以臂偏坐其首。聲皆息。復近牀揭帳。容舉棍奮力擊之。踉蹌倒。呼燈至。乃僧父屍也。棺蓋大開。復納之棺。瘞焉。嘯虹筆記

太倉八佃武孟。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插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雞鳴枕也。客座新聞

萬曆丁酉。黃鶴樓重災。颶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頭。又於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嵌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何緣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

開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波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為祥。不測其故。東書

萬曆乙巳。妖書變作。內外如沸。第戮噉生光。以伸二尺。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墻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移時漸滅。四五日絕踪。繪圖

萬曆四十四年冬。山東臨邑縣紀家窰。忽夜見火光如燈。隨烟而出。二月初四日。申府隨委典史張鳳。帶領百。人四散埋伏。二更。遙見火光。發出。其大如斗。明亮直上。約高二三丈。復墮下地。散漫。三夜皆同。有人遇見。火趕近一二丈。即上。不傷人。不損物。巡按畢懋康奏聞。考傳

史有云乾旱者有云刀兵者先曾祖日記

康熙甲寅子同羅景明王守之遊黃山次桃花巷浴湯池四月一日宿文殊院更深夜放白光盪身銀世界中山鳥齊鳴諸峯了了神像巋巋畢照子驚起咄咄稱奇羅子曰好月好月夫朔安有月語未終黑暗如舊佛燈熒然詢之老僧曰此佛光也非有大緣不得見次日登蓮花峰海黑江黃極其分明縱遊六日未能盡其勝時子茹素餐山中珍珠菜色味佳絕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月一見嘗於霧中見城闕旌旗開絃吹聲最奇張瑤星曰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即海也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必由於此每春秋之際

齊國寄所寄卷五

海島奇異

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其可百餘間文牕雕闌無相類者文中島化為蓮座左島立竿懸幡右島化為平臺稍焉三島連為城堞而幡為赤幟惟鳴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簾幢數十揚幡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也齊開覽曰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物影著壁上林景熙屢說曰漢志載海傍蜃氣象樓臺初未信也避寇海濱僮報海中忽湧數山于登聚遠樓見奇峯巖巖城郭臺榭中有浮圖老子宮詭異千狀近哺而滅筆談所紀往往類此物

理小叢

天啓三年九月鳳凰至河南禹州身長丈餘百鳥相從不計其數內有鳥如馬之大本處官以麵飯設祭廟三里之遙往七日去踴死之鳥不計其數地上榛松梧子厚尺餘先曾祖日記

天啓二年山東一帶人家藏倉小黑馬料豆盡飛不見適儀真人於清明日男婦上墳北門外小坡於田間各檢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全上

天啓七年鎮江東百里徐山因蝗蟲無收米貴有鄉老夫婦難以度日二人思自盡忽來一老人勸云無自盡跟我來有物與你食至一山叫帶鋤挖土貧老曰土豈能食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依將土挖開果見有白粉石貧老口喻如粉即言曰爾非神仙乎老人回云我非是仙那前來者是仙回頭已不見鄉人爭取救活萬人全上

齊國寄所寄卷五

海島奇異

天啓七年四月十一日霍山縣路旁洪水冲出劉伯溫碑記生出西山馬卸却貴州鞍殺盡五溪苗踏破大元關天啓命逢下甲子黎民塗炭飢荒死奴輩道從民大亂定國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鋼鐵是是非非方信武全上

天啓七年二月鎮江地名戴港它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反洪州人間若問消磨事只在龍

盤然上頭。三十八歲算八字。江上東邊黑水流。寅卯起辰已止。淡淡水不用米。還在常不在揚。星在日邊出。搖在五年頭。碑出千戈動。東邊血水流。寅卯辰巳午。人難過。鬼神愁。公上。

周太守令樹。有劉僕之妻。六十產一兒。無異他人子。但無齒。獨樹屋稿。

一才偷家嘗請客。剩肴品用竹籃掛簷下。每至次日。一無所有。疑諸婢僕偷食也。一客在湖中買包為業。偶宿其家。與弔掛竹籃處相對。至更深。見門外有移竹聲。客起視。一大頭頂一棹。至弔籃處。跳桌上。前足豎起。將籃取下。盡食完復掛起。將桌頂在原處。客即將門掩上。忽

推門聲。客驚怖。不聞。次早客下湖收包。其犬竟入客房。將行李咬碎。及客回家。見物破壞。向牙僧說其顛末。索犬已逃去矣。一日。客同眾客往鄉收包。見當路中心有一大坑。及至。見前犬從中跳出。幾被其傷。幸眾客有傘。救護趕走。竟不知其終云。先會祖日記。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狀如人馬形。皆苦披甲持矛。馳驅糾結。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葡萄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為龍鳳。為龜麟。為雀魚。蛇鼠。為蟬。為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而施粉黛。以苞羽五采。鸚鵡栖於架。架上有蓋。蓋中有葉。點染

生動。昔書不及也。其連而王氏党氏。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塋外者。即與此草無異。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賈。如人首然。耳目鼻咸具。十七年。太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古語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既而采亦幾及於難。

康熙庚申年。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消。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主吳逆速滅之兆。無何而滇黔平。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裝小面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視皇城各官推究。利臣奏。此必妖人所為。一加推究。必有造訛立異。簧鼓聖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殺寇紀略。

崇禎辛巳。姜如須過後湖。人一菴。後殿封鋪。具題乃開。皆裸佛交媾形。比數百尊。守者曰。前年大內發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頭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累人背而疊之。考元成宗大德九年。天寧寺有祕密佛。即言此像。圖殿舊帽已兆演揲。鄭所南久居寺。亦言觀裸佛與妖女合是也。其言邪教淫殺。尤甚。又以外之西番僧。猶有食肉近女。如此等者。但不取童男女血。生刺孕乳血。以點佛唇為供養耳。然往往有異術。如斷肢復續之

事無乃如北史之謂不虛乎。其自漢時即有西域人
易牛馬首指端出浮圖者矣。香山喚為船口。呂宋人常
往來。有三巴寺喚為至寺。待內謂之懺悔。又何疑其臘
之障。毘乎。昔荷蘭國浮屠。有渴肌者。亦娶如奇。居房
千里。投荒。稜錄曰。南方蠻。以女配僧。曰師郎天。雷苗中
有師娘者。方許住。令人摩阿濕。其之腹。祈子。則其俗
然也。物理小議

義犬庵。在葑育署。萬曆中。庵中犬搏隣雞。隣以詬至僧
宗住。宗住執犬佛前。遂之。他日復犯。宗住縛之。將以就
屠。犬據住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俊。尚可宥也。因架石
作弁。高不踰尺。置犬其中。自是蟬剔。罪中。不出。食避葷
菜。圖青。所書卷五

腥。一日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其且化
去。為誦涅槃經送之。始化。庵以此得名。耳談

崇禎八年元旦日。黃梅縣小南門外。天落黑子。周圍十
餘里。鄉民在地上檢來如綠豆。垂粟子大。炒食內仁如
核桃肉味。窮人可以充飢。富家食之腹脹。一合可炒一
升。有檢二三升者。有檢上斗者。盡落泥內。名為烏谷。殼
黑色。又如垂粟。傳言崇禎六年撫州被流賊之亂。人民
逃竄。賊平復業。無食。民仰天哭。忽地亦落此烏谷。民活。
先會祖日記

崇禎九年。鳳翔學前烏集地。數萬為陣。方能應。十年。
秋。蝗飛蔽天。食禾無遺。十一年。蝗生。食麥。及秋成。蝗食

禾。人大飢。十二年。夏。有星隕於鳳翔。其家不及地。
旋轉如冶金。良久漸高。飛去。照數十里。又大隕成。食
牛。人人腹食。嬰兒見骨。陝西通志

錢塘黃相國機。諸生時。杭帥欲伐其靈隱祖塋木。相國
夜夢金甲神求救。覺而額之郡邑當事。莫為理。方窘甚。
帥忽忠心痛曰。神射我。遂死。木得不伐。後相國謝世。木
亦為枯。休寧方口。為吳相國正治湖塋。有松若繡。綴。纓
絡下垂。相國官日起。松枝漸至地。蔥翠交接處。洞開八
門。游宴其中。儼然廣廈。相國沒。今松亦漸枯。蔭木關命
脈。而子孫每自戕之何歟。甯江草

都城奇聞梨一株。踰常味。先是李相國蔚。過艾司寇
元徵。食而甘之。司寇每當梨熟。輒摘以饒。因傳徐總
漕。旭齡。迄余。三十年。儼以為常。癸亥。梨大熟。倍於前。
甲子。相國薨。梨樹隨枯。是年。天安門外天柱折。人皆
謂關相國云。

崇禎壬午。南關。二場後。外開噴。傳棟塋。開一竅。疑有
節。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省視。則牆兩層。外層
有穴。而內層牆無之。遂窒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竅。
監場御史葉嶺山。於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竅而出。
兩眼如燈。射人。羣疑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移。不
復為明之南關矣。誌異

是科。上考將至。僊訛傳曰。壬午不開場矣。亦成讖語。

黃州師巫寧均。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上篆扶鸞王印。用者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珊瑚網

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素白起妻字。京口鄒汝翼。於萬曆丙子。遊於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盡。指腹丹書數字。曰素槍十世身。白坑趙卒四十萬。身賜杜郵劍。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素槍誤國戮忠。即免業術。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家戮。陽罪止於一睛。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歟。耳談

海鹽有宋姓者。嘗適宦錢。困鎗楚。貸朱玘金。貧無償。臨死泣曰。吾負公。死當作大債耳。踰年。玘忽夢宋至。曰。昔寄園寄所寄卷五。蘇州府志

欠公恩債。明日公家火子。生有純白左股橫黑點者。即我也。且起視。果如夢中所說。一夕。賊二十餘。來劫其家。方抵門。此犬先繞室嗥。人得驚覺。復嘯。玘寢室扉。悲鳴若哭。玘知有異。急開戶。携妻孥走。呼僮奴伏屋外。遂賊殺一人。生擒其一。將訊。得餘黨。盡伏辜。明日。此犬長嗥不食。數日死。爲文祭之。其孫茂才學章作義犬記。蘇州府志

蘇州府沙良著。以旅賁候選都門。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聞無人焉。時以爲致誠所格。御

史某爲撰記於學津

朱元芳族人。家閩邵汀山嶠中。得窖金銀器歸。忽忽被其不可禁。且小口時有惡厭。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約之曰。爲我守窖否。其人應許。復苦之。如是數四。應許。閉之窖中。遇金者祭度而後可。朱氏如教。上章曰。汝爲賊守久。當我得此金。度汝命。已而穢淨。病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遇此。度之緣不能得也。反其金窖中。昔聞虎假。茲爲作銀假詩。死仇爲仇守。俟爾何其愚。試誦穴金人。此術定何如。玉茗堂詩集

北京城南二十里。有園曰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壘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群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代金。金軍沒此。骨不歸矣。魂無至者。故化爲蟲沙。帝京景物異

漳州潘尚書榮。爲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集舟上。形似鸚鵡。稍摩其掌。海舟四五丈。爲之搖擺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捲海波。舟纜爲斷。幾欲隨流而去。遙見海濱有赤燈數百。明滅而東。舟人云。此蝦目也。蓋海蝦成羣而過去云。謝太守說

休寧板橋。有人伐竹。遇一竹甚堅。再三砍之。方倒。竹凡十三節。節節之中。皆有觀音大士像。今供奉木村巷中。吳卷偶筆

落石臺在休寧小南門外。懸崖峭壁，前臨深溪，巨石似水中可坐百人。有石雲頭石，為下流藩蔽。崩騰驚濤，散中供奉銅鑄觀音，天啓壬戌，有盜利其銅，梓楫而取之。碎其法身，唯頭獨存，藏於袴。遂迷不識路，於稻田中往復數四，行人覺其異，詰之，應答支離。搜得神頭，送縣柳黃山，村奉其頭，抄募復鑄聖像。全上

休寧崇禎觀，奉玄帝，有人盜神前銅劍，吳匹如適以難事宿觀中。夜半，夢有人促之起云：神前劍被人盜去，吳不以為意，復臥如故。而夢中人復促之，於是喚道士求劍，劍果失矣。追出觀門，見一人疑立道左，如醉如癡，急叱之曰：汝奈何盜劍，其人不認，而神色甚沮，欲共執之。齊國書所傳卷五

始徐言曰：劍在田畔泥中，尋之果獲。劉子昭有僕，行經觀前，忽塘中有鬼出魅之，神為驅逐其鬼，而獲劉僕歸家。比僕醒，詢之，則云：行到塘前，一怪物突來祟我，先飲以茶，後食以餅，我皆不受。漸覺昏迷，忽見觀中有金甲神仗劍出，叱而驅之，亦不自知何以候到家中也。翌日到觀謝，見逐鬼者乃高元帥也。又康熙初年，修觀時，瓦匠上屋作春，抱鯊魚，長四五尺，重數十斤，失足連魚墜下，眾皆大驚，以為死矣。而匠與魚皆絲毫無恙。全上

休寧城東華光廟，奉五顯神明，代邑中殷阜，香火甚盛。國變後，廟漸替，有偷兒無賴，忽開一神之背，而盜取其臟。偷兒隣家怪其有金珠出，亦不識所從來，俄而偷

兒於大東門外出淨，忽賊頭努山寸餘，傍有一犬，啣之而走。偷兒負痛，賊逐而犬走愈遠，抽山大腸數尺死。全上

馬當鎮在東流縣江濱，江流洶急，所謂水莫險於馬當是也。休寧程姓者，乘舟過此，失足落水，大江淼茫，莫可撈救。次日起錨開船，而程客端坐船窗上，身體柔軟，類醉人。蓋湯灌之，復活云。恍惚間見三白衣人立我前，初不知在水國也。知為三官救護，乃立廟江上。全上

四明倪公棟，為南兵部，過景州，與中假寐，見萬隊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為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即亞夫廟也。與中拈一舊帙，復得齊國書所傳卷五

亞夫傳，心異之。復小寢，則見夢且掛曰：吾室苦為牧豎所竊，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縣，為邑令，趙完壁言之。明日詢之，有古徐地，則周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三懸扁，祭樵採，趙後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易錄小品

武昌縣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姑蘇有直指使，請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見蘇州府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沈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命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眾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已按雲者，鯨魚翅也。兩日

口也。見使虎球錄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二尺二寸。符堅時河中得一大殿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陪京庫關中曾墜一大鵬鳥毛。馮左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其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邊人家忽為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鰓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莊生之言。袁盎無極其曰任公釣鯨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類似皆是實耳。

崇禎甲申漳泉鎮海衛學文廟孔聖像首忽墮地人人駭異未幾大學士黃公道周楚憲司陳公瓊蜀撫陳公奇園寄所寄卷五

士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以之兆豈不信乎。陳公字弓甫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凡映海月吟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少糾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焦者為佳乃充川賊果不能當。庶右編

順治三年丙戌黃公道周以相國募兵給空劄百函號召得百餘人由關中出關化馬金嶺至休寧界時張提督天祿標下許弁昔曾從事黃公假意出迎遂執入囚車經過舊市于童年見之緣袍方巾手一卷坐車內于尾車後至長充舖相國日子曰小子何戀戀耶張公械送江寧相國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

寄園寄所寄 卷五

丙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能屈予聞相國畢命為之淚落。

湖州烏程縣士人莊姓者其室有娠及期腹痛不可忍迫產忽得一蛇方駭甚腹仍痛復有一蛇在腹中不能產出遂至于斃一時傳以為異。近世產子日生于頭有日無鼻者往往多有或由其父母交合時值疾風狂雨得天地之偏氣耶殆不易解。隨月錄

杭郡臬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右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肖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姓曰我會稽張洽也遂大喜後果同登榜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

年二人皆死於官。今上濟寧紙坊街有文昌閣地改關帝廟繪舊址十之四廟後清真寺回子教門也崇禎癸未諸生王道新等議新之復其故址回子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寺糾黨數百毀垣攫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嚴理即模稜具覆工竟輟陳生益修者憤甚爭於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中以重賄不許復托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生花大憾以數百人截益修於天井間得之殘其皮體殛其鬚髮刀割其雙目碎之以灰曳過其家肆掠焉益修絕家人昇至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夢中見有綠緝衣丈夫手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強咽喉

問本客有聲。家人駭視。補衣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盆。胸腹稍適。次夜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趨益修起。曰。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胸中血瘀。必出之。已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嫗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流。又以羊眼盈掬。授之。搽接之。次二時。欬然而墮。嫗趨益修。吸之。未幾。張目視物。忽漸有光。雙睛如故。生花間。益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年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樸乘亂狂逞。為衆襲殺。亦刺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陞名賢。善矣。已而果然。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聲義者也。王道新姪去。亦登是科甲榜。奇報記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旅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邸報

湖州城東金婆樓側。迎真道觀。有黃鷹甚巨。壘巢樹頂。栖息久。安康熙甲子秋。不知何來雙白鳥。比翼翔翔。據其巢。而撫其卵。鷹不敢與爭。薄暮。几城之內外。鳥雀等類。皆止宿其傍。亦不聞有嘯鳴上下者。宰牧咸為驚異。

飛仙觀。人里人。環瞻童稚。裝鳥俯視。無懼意。無何飛去。不知棲所。論者謂為白鳳云。西華外集

成都武侯祠廟。祀觀察使朱可。發艾石修之。收池上築。將得石一方。如古甕。廣徑俱二尺。中橫列三言四句。有云。水月呈。庚不大。蓋十八。龍復臥。中心上。書武侯諱。一。下。下。直書千。一出三字。隸法道勁。觀察築一亭以石嵌壁下。復勒一石。自記始末。大約上三句。隱清康宋三字。蓋武侯預知千餘年後。修其廟者。為宋公也。萬玉山房

景陵麻洋潭。有女轉男身者。康熙己巳。予往鄖湖流上。舍舟走就訪之。至其家。華門土寶。此子出指客。宛然妓。童子也。詢其姓黃。名天泰。小字喜生。其父綺文。年七十。二。母六十九。家甚貧。領下有頰骨。聲音泉止。居然男子矣。但細觀眉嫵。猶有閨秀氣。綺文出小引。畧曰。予家世業儒。八代矣。爰及我躬。艱於時命。屢試不能采。一芹。初婚馬氏。賢而無子。復娶沔屬李氏女為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歲。殤。長女歸馬。次歸梁。季女各辭姑。許字。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貧。今乙丑歲。辭姑十四。矣。意欲於冬歸。三月。日。女忽身熱。骨痛。夜夢神人曰。女不久將作男。晨告余。余以為夢。漫不記憶。不意是月。盡。徹天之靈。女果突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其婚成。已令審驗。及太守各憲。與某觀察。賜名易。

第一冊 卷二 反之內

不氣。月日。媿媿甚。悉。予心異之。遊黃老。與其子。豎角小。參時。此子。已十八。誦毛詩矣。更探驗之。果男子也。乃作。短章贈之。其辭曰。幼讀山海篇。往往愛神異。寡見復。嗒。翻笑齊諧記。放船漢水清。歌雨篷烟細。人傳德祖家。咄咄多怪事。沿柳轉花籬。披香過荷葉。令子出揖客。自遠清麗。昔爲明月珠。今作珪璋器。德厚形亦化。誠動。福自至。乃知天地心。樞紐易移易。握手細端栢。殷勤。名字落日照蒼波。一葉前林翠。沙頭更解纜。悵悵如有。失。世間何事無。可以發神智。遂字其子曰仙根。後數月。子復下方。漢過之。仙根謂子所書扇。來訪者爭錄去。予亦大快。然事所或有。理所必無。而聞人所未聞。見人所。未見。每一念及。猶恍惚至今疑也。全上。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其族有登科爲州守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學百工之技。久之不樂也。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莫遇神仙者流。無所遇。乃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碎穀久矣。士慶跪且拜於洞。口。老人問曰。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洞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遍體皆凡濁。對神仙中人耶。去。毋測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餉

食之。氣蒸蒸滿。遂不復。士慶愈益守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拔百金以歸。嘗是時。流寇起關陝。禍且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荒。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州守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其末四頁而已。是有頃。賊破鄧州。

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軍中。取其書試之。糞水成膏。有說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始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克殘。每以大槌捷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魁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娶。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即至。獻忠怒。而持刀自往刺之。搗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割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賞而死。士慶曰。烏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昇一木扉。以

老脚其上。納肺肝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屏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侍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傅以藥。以余暴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然左右不吾諫也。吾烏能無傷。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來。將余出美人。即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真神仙也。寄園寄所寄卷五

也。軍中有驍將祁某。臨陣而為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為斷一脛之頰車以合其頰。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某。與敵戰而敵中其脛。負痛馳歸。濱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某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為許之。士慶曰。其人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某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備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白某馳騎入敵陣。斬發敵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遊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既反正。久之。賊敗。入嶺。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曰。能飲酒數斗。御

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為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為汝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人持一兒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累几為臺。高且。日。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而之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左右皆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軍中皆稱為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隱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寄園寄所寄卷五

緬甸時。蜀人劉滄與之善。許為士慶作傳。乃為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李定國死。士慶隨其養子白某。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戴子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技有異術如此。而為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老神仙取藥矣。見其聚羣婦人。而剝取其陰上肉方寸。置壺中。雜以藥。熬之。須臾而壺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而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為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而活人。其術又烏足尚哉。陳士慶傳

滅燭寄

人妖

物怪人妖不敢現於太平之世而說者乃謂十日
日出堯年虫尤生上古亦獨何歟曷見舊聞請
為窮姦先誌疑獄者告

天順中楊升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
者母亦無恙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巡撫畢公崇蒞蘇
州決其事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諸
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
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

是人益重之有晉州潘村生員高宣慕寡婦必欲與私
乃以其妻給為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
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遠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

吭強犯之則男子也脫明繫送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猗
年纔二十四自幼即縛足極小圖富貴家女與之私法
司上其獄案以為人妖實極典案詳別記

弘治末隨州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於邸報鄭
陽一婦美色頰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
為三鬚娘云及已編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歸遇
大風飄至島嶼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然而

猙醜異常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
眾極力斫之而竄始放舟長人追上以手攀舷舟中一
勇士急掣刀斫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
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今貯藏中西
樵野紀

明成化辛丑宿州有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先是母娠特
脇腫如癰就禱母亦昏暈不知此甦視脇已平斑疔甫
合乃知脇下生也誌異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共持舞襖
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囊歌喉宛轉腔調琅然適余憲
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欣悅以為奇過搬作雜劇連
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給眾曰今夕改作雜劇

手眼以新說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
金彩服乃令本地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倦忽隱几
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

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陳列諸物俱化烏有
此即遁身掩形之法官遊紀聞

彭節齋為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綉
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以
鹽肉水漬其陰令大砥之已而陰中果露陽彭判妖物

雜拘常律奏聞斬之神史
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怒之

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馬不勝潘怒。掣斷韉物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墻壁。悉被蹋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智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囓死。秋木集

萬曆丙戌年。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為醫治。幸不死。旬餘化為女。事上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為夫婦。釋史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苗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之類。噉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宜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齋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羊踏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執而擊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情人往報其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死。出白金三百兩為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

人生瘞。問旁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說海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為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微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挈挾兒。又有幼男詐為女子。縛纏其足。情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監

生者。適無異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它。併其媒罪之。釋史

明張昂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誘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蒜醋穢物潑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喚。竟死杖下。歸書集

一茂才身不滿三尺。頭半其身。鬚長過膝。陰莖不及半寸。細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險詭善訟。心力過於恒人。又一娼家劉姓。生一子。蠢陋不慧。兩股之間皮肉壅腫。糝糊如莖如囊。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莖。因令之牧羊。日與諸僮遊。已而腹漸大。或謔之曰。將母抱妊乎。羣

啟股視之。儼然一女身也。蓋始與牧童偶戲。觸其囊上之孔。兩股間潰爛成瘡。如掌大。忍痛不敢語。已而瘡愈。痂落。乃成女身。後產一男。雄壯慧穎。能延其姓。釋史

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泊石城。其人身長二尺。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戴方帽。有大晨鷄。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貢象。以小御大。見者駭之。說海

黃谷蠱毒。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為最。其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蟇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於前。雌雄遂出於水中。交則毒浮其上。乃以針眼刺取。必於

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服他親。蘇堅志

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鷄卵。插銀釵於內。併舍之。約一食頃。取出鷄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艸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沙瓶內。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蠟皮為熱。絹漉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頭高。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此出以桶盛之。如魚鱗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解毒丸三兩。寄園所寄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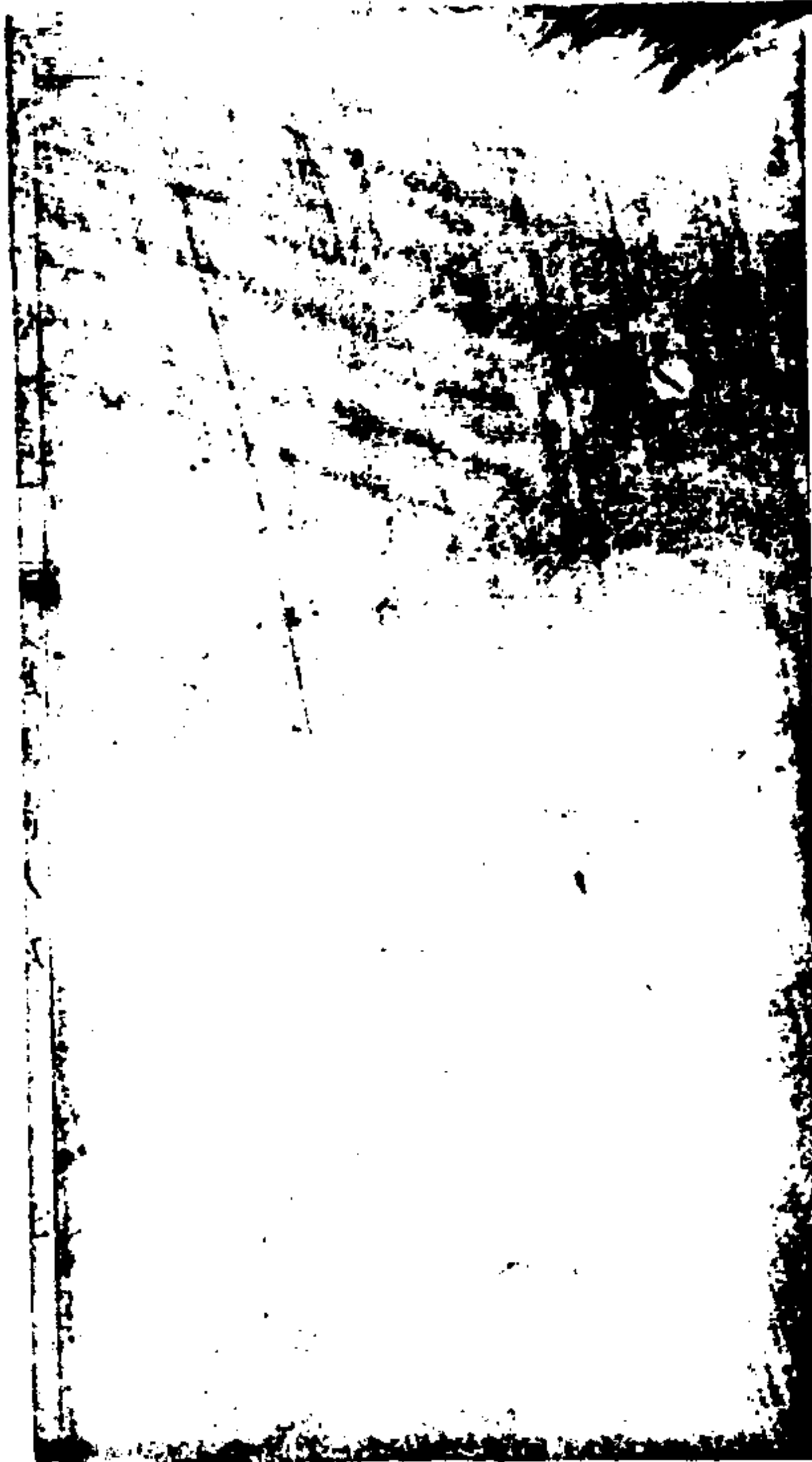
左慈入羊羣。冷謙藏麴中。何妨遊戲鋒鏑之世。萬曆末。妖書一事。忽一夕。黏宮中。與城坊皆遍。後緝獲一。生光以當之。適僞刻各衙門印者。彭又朔有容成黃冶之術。能推案入壁。凡數易其形。楊大洪左蒼嶼遇之。皆言其不免。左公神易一卷。即此人所受也。物理小識。沅江土司。世傳蠱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即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為藍。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則閻門并命矣。南中雜說。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於四十九日呪

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梨頭銀亦大如芥子。號曰梨頭蠱。下蠱之法。但藏芥子於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漢人中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騰越所屬二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振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藥物。遂加於彼人也。全上

滇俗重財。而於養女。女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親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之。能變蕩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又有戀藥婿。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唯貨本巨萬。治裝客游。不出二站。即磨然而還。號曰留人洞。寄園所寄卷五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歪嘴者。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則密與歪嘴計之。豫定一僧舍。給狂人入其中。約數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藥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即羸瘦異常。口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藥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聞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蕭歪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為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治。血氣既衰。不任吐藥也。全上。順治間。金壇有少尼。往來人家。講經。避男人甚謹。某

以為是善禪修者也。有周生獨不信。伺其至某家。命童子窺之。川立而滿。如男人。率眾擒之。果非尼。邑令素風力。立斃仗下。抄鄉集



滅燭寄

虎

讀眉公虎僧有不為之色變者。幾人雖然何地無虎。必溪山故談虎於山。亦曰姑論夫世之虎其形者。

虎不行曲徑。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苑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童年資性聰警。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命名。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守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守督之。更命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入山焚牒。火息而虎至。耳青圍青所寄卷五。
帖尾。隨行入城。虎至庭下。伏不動。守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殊為部民告訐。以為妖術惑眾。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為誰。答是梓人。驚為鬼。曰。吾實逃去。死者詐也。家人不信。剖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聊。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怨家也。執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詣闕告。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梓人自是亦不復見。梓人就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已錄

包實夫。滿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也。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於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後嶸。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歸。實夫亦對而踣。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瘞於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於汝。虎乃起。曳其衣。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陳太史善

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為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入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為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已是其家新婦。諸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為虎所取。眾方信之。隣人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老憫而收之。婦人亦愁慙乏精神。恒為往來之所狎。廣異紀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至人李七。船造滬中。至海傍渡舟山。遂厲將死。眾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

忽一虎來。耽耽咆哮。欲噴而不吐。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吐。沾沾可觀。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皮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於山穴深而奧。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子棄窰。燃火於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為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燕純矣。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夫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以饒。高謝於山中。不之蓄積。俄生二子。性俱猛。越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都胡公。捧檄招來。破後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寄園寄所寄卷五。陳太史善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生一虎。棄之。門盡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耳談

黃州陳京之兒。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於萬庚鋪。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臥。無以為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卸帽簷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為帽簷刺其脣。不能合也。耳談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龜。閉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食。其地有虎。往已。虎咆其。其夜來。以為猪也。伸足爪入搏之。龜齧其足。虎吼。龜縮首益堅。至明。人羣來殺虎。因念為民除害。實龜之功。遂縱龜浮江上。耳談

休寧西五里。過魯公堤。有楊山寺。丁令應泰時。老農夫婦刈草堤上。日方午。虎攫農於地。村民鳴鑼爭逐虎。虎躍入寺中。悞以泥塑判官為人。嚙其足。像倒壓虎死。後重新泥像。并於足下塑虎云。嶺南雜記

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於西山。探奇迤邐。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車門大厦。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人昇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枉臨山中。卒不能授。發奈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托宿於華居。足矣。於是宿客堂上。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復昇前婦人出。作嗔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挂樹梢。鮮血淋漓。皆股栗膽落。痛哭而返。竟亦莫知其故。肥大婦人。其虎鬼耶。耳談

嘉靖戊申。海鹽有虎從海上來。匿劉侍御墓草間。數日。城中人聞而往觀者無慮數百。虎亦堅臥不妄傷人。衆方以為可狎也。拾瓦礫擲之。有陸堯者。擊中虎目。虎怒

奮而起。獨爪斃於觀人中。傷其胸脰。流血數斗。餘人披靡竄。自相踐傷者不勝計。虎遂東走海上。揭竿相逐者數百人。虎亦失勢。窘迫赴海。浪湧不得前。返而登岸。倉惶以頭觸石。陷石罅中。不得出。有褚姓者。乘勢鞭之。數百。虎亦狼狽。垂尾不動。褚意其已死。利其皮。欲全而取之。舉杖轉石。石罅開。虎固無恙也。忽躍出。大吼噬褚。鄰地。兩脇間如斬。立死。衆踉蹌奔命。虎亦不顧。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衆以為神虎。海鹽圖經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徽府治內。有虎自東城墻缺入。行至府城邊。聞更夫鳴鑼。驚跳入通判衙園內。次早。夫人同小僕取菜。遇見。喊叫。衙役殺死。當時被傷七人。幸未死。太守同知通判。皆告疾乞休。以虎入城。非吉兆也。祁門縣是月亦一虎入城。人不敢近。數日後方殺死。先會和日記

天啓丙寅。潯城路從廣任臨清州判。嘗於關帝廟壁間畫虎。崇禎間。道士諷經。至夜三鼓時。見虎雙眸炯然。從壁而下。抖擻跳躍。若將及人。道士錯愕。不知所措。急取斧格之。虎上壁。忽不見。陝西通志

咸陽多虎患。白晝攫人。日向酉。居民不敢出戶外半武。有某氏者。夕大醉。輒啓戶如東廁。婦強爭不可得。執持以尾其後。時屏月朦朧。蕭蕭索索。見一虎張口厲齒。離數十尋。躡躡以俟其定也。而撲之。庶無不計當也。婦還

遠不慮其他。挺鎗直入。貫腮及胸。鋒刃從左脇而山。虎負痛狂奔及其夫之側也。而死之。而婦猶以為虎未遽死也。狂奔及其夫之側。奮空拳捶數十下。視其夫已奄奄震驚以死。遽負之亟歸。掩戶隣里震驚咸乘燭持湯糜呼救。漸乃氣蘇。不暇顧其婦也。而婦以力盡竟沒。持湯糜呼救之。卒不可得。古處集

偶宿民家。犬為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以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著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醫虎。皆平

原曠野。菲草蕪蕪中。止有棘枝葦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為蠹損。又可証也。釋史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眾。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為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為馬糞。雖劣者可御。全上。

虎畏尖。不越籬。虎畏日。與泉同。畏火。愛毛也。不棲高林。畏枝上雀。畏爛其毛也。離山必一吼。雖有飛虎。畏尾。

奮翅。虎來其氣不可當。蟲鳥皆伏地。虎盜犬豕。悉吞空確數十。得有以碎塞窻門者。有以木製節掩確。虎則齒酸。得犬豕不能食。今野人有怒虎。奔虎氣者。虎置叩物而去。蓋虎饑則難犯。飽則易制。行人張蓋而虎不犯者。蓋虎疑也。又有設襁膠布制虎法。中惡曰。屈木而藏。械發之曰襁膠布。虎踏則燥而困。喧曰。虎聞人呵喝聲。則伏匿不動。守虎待張。及溪山樵採行旅過者。恒用此法。其食物也。依月食首尾中。餘以柴掩之。物類小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生角。釋史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吼。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見癡。不知虎之可懼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為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首而嚙其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腹不敢躍也。人山勿鳴鑼鼓。虎反跡聲而至。無益也。惟以火器及織。人以織張向之。不敢犯。虎所至。畏鬼為

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地。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鵲噪。或有腥風襲人。義與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化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為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類者。見則擒。能化形為虎。凡虎視。則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日黑。掘之尺餘。乃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至療小兒驚痢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牙。無復疼痛。凡月就。虎必交。升卷外集

滅烟寄

雷

聖人且必變矣。霹靂一聲。人皆悚然。何怪乎然。不知雷鼓有靈。胡不擊李林甫。章惇。于生前而必俟之為妓為畜時也。

萬曆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圖澤居民馬若虛家。有布裙在庭中。見紅印數十。字畫俱天文。不可識。舉家惶懼。請道士以符水經懺禱之。投裙於火。火燄騰光中。見佛壽二字。佛壽。渠家僮名也。又見雷神露一手。手執鼓。光怪變異。究莫測其故。平湖縣志

元儀野航史語曰。南唐陸昭符。刺常州。雷雨暴至。電擊圓寺所寄卷五。雷寄

光如金蛇。繞案。昭符叱之。雷雨遂收。惟得鐵索。老父曰。余遊陵雲寺。雷電中忽飛一石。長七尺。乃信火氣騰迅。常遇物與挾而來。或曰。怪乎。曰。宋五石。巖六。巖飛而內。史叔與以為非吉凶所在。管輅為王基筮曰。君家有三怪。而非所愛。基家卒無患。君子信其常而已。物理小識姑蘇一富人韓某。晝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其人驚死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博學叢書

世傳雹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澤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鱗甲珊珊聲。有雙蟲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蠶。四足如虬。盤行至樹顛。昂首張

口氣出物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俯對下入土而去有頃虹始漸散蓋虹蜺蜺蜺字皆從蟲而狀又復冬蟄有吐之者似乎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則謂之震肉且曰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

客中別集

滇江有渡船人已滿矣忽雷電繞船轟擊電光中隱隱見一金字船上大呼曰何人姓金速請登岸免累我輩姓金者自度不免泣滂上坡步履驚惶雷電稍息船乃開行比到江心遭風而覆人盡溺死惟金姓者獨全

寄園寄所寄卷五

卷五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為所厭欽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視其翅羽其家又為作法事一且風雨飛騰而此婦自為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全上

蘇之婁門內有曹參將白晝雷擊其門遣一楠木上有珠籀無識者時張天師寓元妙觀携往辨之云前造孽今種德劈門墻須警醒曹弁昔為無賴疏徒拒捕傷人甚眾後投誠革面有地名顯山里人皆私通海線提督設天祿欲屠之曹弁奉牌行力請戮其首餘悉縱免此

亦德之所種

丹徒縣一田婦新產雷神把扇外為所厭不能升百里內外觀者潮湧見雷神長丈許雞形人手觀其執斧鑿處則火光迷離三日後一震而升

移部與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死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將銀買債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汝識其人否曰實猪人雖認得不識其住處而裝猪之船現在耶家橋於是押同船戶踪跡其人果獲之縣官府責加示

故卷別並



滅燭奇

墳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宜其於萬斯年。安枕廣野也。金椁銀雁。亦何益於化者。而必為盜招乎。然卜吉以安宿窆。曩自明徵矣。而世乃有不信者。抑又何也。

周末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刺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堯上記。

王子喬墓。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睹無所見。惟有一劍在穴中。欲進取之。劍飛上天。全上。

齊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溫泉。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者。張善素稱博識。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為塚。飲天下奇材異木為宮。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為江海川

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為舟楫。金銀為鳧雁。以琉璃雜寶為龜魚。設機舟自運動。盤旋其中。鳧雁龜魚時出沒隱見。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如皎日。項羽入關。掘開塚。見先時所埋工匠在塚內者。皆久而不死。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多悲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

碑。陝西通志

廣川王去疾好聚。少壯遊獵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中尉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魏襄王塚。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二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鎗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倚。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屏有闕。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砍不入。燒鎗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屏。開鎗。得石牀方

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潔切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臄臄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倚。或有執巾。櫛鏡。鑲之像。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魏王子且渠家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束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鬚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袁盎塚。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晉靈公塚。

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覆。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香滴。幽王塚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壁。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蹤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樂書塚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西京雜記

寄園寄所寄卷五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所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纏。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避熊博。墓上記。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誌云。我死一千

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全上

梁昭明墓。爲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杯。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全上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全上

政和間。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儒。提點茶場。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鏡二尺。及白

玉四十三片。其長三寸。厚一半指。上圓而銳。下方而潤。玉色明瑩。程李留玉於秦州。軍資庫。而以共盜賊。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而反其盜。其州六合縣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右多古丘。紹興十三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餘枚。皆長二寸。潤一指。上有小竅。大抵與比干墓物同。爲運使一屬官所得。携過天長。以示縣尉魏生。魏求其一。屬官不可。識者謂此古王公歛屍玉押也。襄堅志

寄園寄所寄卷五

陳莽塚。昔值軍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側。雷雨晦冥。竟不得發。墓上記

安塞馬懋才爲諸生時。隣村友人招之飲。既夜。醉而獨歸。見傍谿燈火。就之。有女子高髻雲鬟。形容秀麗。迎馬

生至其家。列酒榼對飲。大暢。臨行贈詩一律。末句云。得意須逢張子撰。沒時竹葉遮槐陰。馬生固知近村無是

居也。疑之。斷所佩帶置之道上。明日至其地。見古墓。紫

紫。前所遺帶在荆棘叢中。後馬生舉進士。歷官副憲。登

岳陽樓。讀壁間詩。有張子撰名。喟然曰。吾止此矣。既而

果免官。其所謂竹葉槐陰。後亦歷歷皆驗。陝西通志

魏郭后。范明友禮九奴遊走民間。皆自塚中出。縷指漢官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于寶感父妾而記樓神。良不虛耳。說備

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本曰。此阮咸所器也。命易以木絃。其聲響雅。樂家遂謂之阮咸。禮上記

有盜發蜀先王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水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全上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其陵。見明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殷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禮上記

宋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璋侄也。顯德中入京為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烏之兆。得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之巔。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坐。炳不從。督役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板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逾丈。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錯。皆青花。西畔一古劍。已碎。餘大玉環在。靶亦玉。刻為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彼入。自醉而下。忽一黑蜂大如球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肩螫之。炳便悶到。頭大如斗。輿還而卒。常泰拚之。全上

昔波斯人來問相古墓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至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舍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開觀之。有佳山青碧如畫。旁有一女。觀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青氣。故能融結如此。禮上記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買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僧揚建真加發其墓。惟端硯一方。玉簪一枝。西湖便覽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子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塘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僧為掩覆。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為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帶貂蟬。今則獨健亦不復見矣。畫堂錄

行春橋。宋時為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所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錢券一。題曰。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狗兒壞我屋。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也。西湖便覽

明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塚。視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塚。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柳。因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2 反E句

而其得發求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面上。覆以無梁
輒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
周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蹟。俄霹靂震其碑。再耐
再擊。上曰。誌不欲謂吾蹟耳。乃寢不樹。齊記

十將墓。金匠門城東數里。有人耕墓旁。忽青蛇上其足。
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
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中吳紀

蕭中有甲科嚴姓者。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會
任江右廉憲。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

閩關。卽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扞葬畢。將復度
關。復夢二鬼持去原罩。顧公方悟向所扞者爲凶壤。返

奇園寄所寄卷五

而勸嚴改之。嚴以謂禮薄故誑也。軍謝辭之。非卷集

江右有大姓鄧某。好延接青烏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

吉。乃在象家地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往寓

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詣象家乞地。晒布。復謂不

可往。屬斬財之。久不往。而象家漸貧。布皆耗盡。度其盡

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爲灌圃資。券成。輒

斟水掘數尺。見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爲掘者折

足。卽埋匣中。實土成墳。象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代

有跛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耳談

順問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懸一棺。去地四
三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眼。民

懼。急趨出。沙已沒鐵索。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
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高陽雜錄

嚴分宜在位時。集天下堪輿家。遍邑訪求吉壤。一人獨
指一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啓之。

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崖右編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爲官家某卜牛眠。絕世。其

家以葬母開墳。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

木上炯炯。蓋亦婦墓。而其夫所爲文。仁卿尚能記憶。謂

子稍爲次。弟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

孝始聘其姊。姊爲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續盟。英貌莊

性慧。事舅極體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

書。夜必刺繡。夫婦偕隨。未嘗離捨。偶得脾瀉。而前勢力

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地風波。英憤志火鬱暴死。

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

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

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書工不如。金其

平生玩好。悉以歸葬。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宦家

知地吉。因以母棺累其上。而仁卿名益彰。耳談

孝葬其公妻。而未必累世顯赫。徵諸子孫也。而宦家

以爲吉。可笑矣。假令卽吉。亦不當加棺其上。余休寧

有汪姓男墳。葬有年矣。其子姪客外。有富人陳某貪
其穴。加棺於上。汪屢訟。陳行賄。不肯舉也。邑令梁

批狀云汪男陳女豈可同穴斷令遷去為趙亦為楚也陳慚甚即行起舉

吾郡朱夫子官闔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為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執理每有貧而左富者有貧民為富人造葬地埋機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勑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地名四至造偽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為果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冤而貧者詐地得葬焉公夷然命引至其所爭處詳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遂終不顯達吾郡父老嘗以為言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參夜夢一官裝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為公詞已而少參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非非卷集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全上

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穎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其父曰吾欲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葬於此

即應在兜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非非卷集

閩中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夫婦哭聲問故曰吾子不肖爾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吾為汝謀勿戚也旦視其處乃一荒塚大驚日午果見衣繒袍者持香鋪至詰之曰貧甚將遷祖墓嚙地以度活耳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前夫婦拜曰厚恩莫報今獲二鳳雛相謝後果生二子先後登第臣鑒錄

莆田林觀字用賓常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慮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嘆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楊廷機元孫燦皆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善德後編

宗諫議弘暹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為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即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爾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中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倖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於此斬矣宗不然之竟於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

宗諫議弘暹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為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即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爾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中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倖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於此斬矣宗不然之竟於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

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爲瑣闕。肱間物。而亦
有爲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小司馬。自謂印章虛耶。何
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
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旋卒於家。竟
無嗣耳談

新鄭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塚。塚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
歟。東蕭司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
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葬。豈碧化
長弘之血義耶。全上

李公本寧。父力農。嘗供田于役使。一日代其開葬地。於
山。忽倦寐。神來斥之曰。此新車娘子葬所也。何人大膽
開青塚。陳書卷五

遂開此穴。覺而視之。穴中水溢矣。田主嫌其地有水。棄
之。後半載。本寧生。庄戶生子。例携酒蛋奉田主。求其取
名。是年寧父造一新水車。田主曰。即取名新車兒。未數
月。產婦病竟死。偶憶前夢。問田主求所開地。田主曰。爾
尚有子。何可葬水中。曰。我貧家。得省開穴力。足矣。田主
遂立券與之。比葬。水已乾。本寧登甲科。官顯。父尚逮養。
肅紅筆記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
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
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珊瑚網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誌。題云。姚氏之門。爲棺幾萬幾。下

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
何物。仍瘞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關中時。實見其事。而
朱秉器中丞已紀載之。則在川中者也。耳談

湖州西門外十里。烏程嚴尚書祖墓也。最高處有娘娘
廟。廟前野人父子鋤地。至蔞石下。礮然有聲。若中空者
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懸焉。棺前几筵。爐
餅盆盞之類。皆是金銀。恣取以出。數人暴富。語漸洩。因
集衆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長丈餘。滿半之。鋸截其
一。奇香噴鼻。仍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
成。將出人世間矣。若所有。任爾取也。衆從隙窺之。見
好女子。披霞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益異之。棺
寄園寄所寄卷五

開。女以纖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
肉香。遂仆。棺中珍玩金玉充牣。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曆
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光守。微測之。往跡其地。猶見
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遺衆至。皆出實如前語。而遺
時。懼以所取爲嫌。爭棄水中。有二字硯。今屬袁令。碼碯
簪。長五六寸。爲女縮髮者。今屬某孝廉。轉售今御史大
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
子。未婚殞命。以王妃禮葬。而休文無子。獨此女才貌絕
世。甚憐之。故厚葬。傾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嚴氏猶
爭。謂其先墓。見牌。遂慚阻。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凶
無存者。耳談

李東陽父名淳。金吾衛軍。微時為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見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為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即佳瘞也。汝可潛昇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熟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即其穴葬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侯狐自起。乃為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三公。後西。派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無嗣。堯山堂外紀

紀

寄園寄所寄卷五

寄園寄所寄卷五

柴墟儲文懿公。為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塗登櫓於墓舍。一年矣。啓而塋。棺上變生黧墨如鐵。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條。莖葉成條。左則梅株天矯。稍綴叢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就。殆有鬼神為之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沒入木理。湧幢小品

瑞木賦

周樸園侍郎葬母。棺上亦生異紋。陳檢討其年為作。曹某者。繫龍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

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項即滅曹驚訝。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覺之者。曹懼。碎其石。全上

舒梓溪微時。館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子為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給。賣其妻。舒方歲暮解館。即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舒既貧甚。內子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舒歸。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舒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需妻。故。即問鬻值幾何。何不即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舒掛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了。不知朝夕乏生計也。內子持篋。出屋傍澗中。寄園寄所寄卷五。虞博詩集

流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生酌。時已夜。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盃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踏鬼即於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簾捲玉鈎鈎。夫婦錯愕。明日。雪甚。出賃親知。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憐其匱乏。問舒有先人未塋否。曰。正急此。乃指其近郊某所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為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若乘急。為君家卜之。乃為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舒暗喜。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為畫策。且出囊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舒延其弟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全上

劉太保秉忠。祖康公。秉忠。俱在那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盜者李準。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全上

四川南充縣。有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而後。縣中頗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為姪所殺。疑是其子。笞而斃之。遂被劾去。全上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道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椎擊。百不損。鼓鑄鎔之。不液乃止。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五

郵有得盜。倉棟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為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包有剛介聲。歷官稱閻羅包老云。全上

休寧汪季闈。偶觸傷足大指。痛苦十餘年。百藥不效。後移其父柩營墓。棺久厝淺土。底已壞爛。見一足指在棺外。乃易新棺。納指於內。以綿裹束。葬甫半月。而季闈之足指不治自愈。認卷偶筆

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門內。有內監治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甕一。瓦罍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一寸。一刻下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題

曰。大唐故濮陽王墓誌銘。文曰。貞元十五年。歲次乙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薊北方。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認小錄

思陵在昌平州。應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下地於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率錢。葬之。田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為司禮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葬焉。認矣武昌平山水記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趙一桂。為開城捐。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畢職於崇禎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際都城陷。故

寄園寄所寄卷五

主縉州。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紙票為開城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墳。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墓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墓主限迫。亦再三躊躇。畢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啟開。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墳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綉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燈之東間。石寢床一座。鋪設

裁絨氈。上疊被褥。龍枕等物。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
 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
 槨。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即停於祭棚內。
 陳設猪羊金銀紙紮祭品。同眾舉哀。祭奠下墓。畢。職親
 領夫役。入墳宮內。將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將周后安
 於石床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正中。田妃墓於
 無事之時。棺槨俱備。臨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槨。遂將田
 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畢職親
 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
 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指墓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
 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撥夫百名。各備掘筐。掘土
 築完。畢。職同生員孫繁社亦捐金五兩。買磚修築。周圍
 牆高五尺有餘。幸大海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
 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牆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沉
 淪如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
 逾是也。地官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
 時倉卒不及。釐石。以磚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
 鈴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奠祭器俱備。香
 案。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
 恩陵周后田妃謚。石牌題莊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
 雲副將張城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書於城中。於是
 生員孫繁社同鄉官王廷授舉人楊春茂等。倡義殺賊。

不賊。乘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奠。磔之。又以偽官劉
 物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
 焉。譚吉德肅錄

續修四庫全書

寄園寄所寄卷六



新莽題苦士恒夫輯

受業 李欽式 景御 校訂
閻若璩 百詩 全 孫繼抗

焚廬寄

座箴

勝國遺聞

科名

壽考

壽考

閩中異人

壽考

寄園主人曰終日清談而子事一無所濟博奕不

矣玉塵高揮不如付之一炬大快也若夫一言

之善終身改行追談近事默奉典刑後口科名使

子弟益知勤學勞謙壽考便後生感念養身屬對

果心則助并表作賦之用巾幗亦及足懶鬚眉男

子之類要皆有益之言不當因清談概棄之也寄

焚廬

焚廬寄

座箴

諄諄終日而漠然無與身心雖正襟莊色亦僅
僅與誰浪等談言微中可以銘座可以銘心可
以資學必首錄之以當書紳

遇美色於密室逢千金於曠野臨大敵於猝然遇仇人
於垂斃好一塊試命石某根語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敢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
之力求利不肯輕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財貨以媚權貴
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連右賢

一手誦論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吝生一面懲奸

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所有屬屢獲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屬視多則鏡昏聽衆則屬閉面
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滅則髮素精者

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極則明消此可作
衛生經說

少飲酒多假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

少流涕少羸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取厚

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屢獲自事

招師教子弟正其成人勿見富貴者席龍姬辨首飾

則其易降辱幣延名師則其難滿房川度必是局級書

院欽典實之不問宜乎願師去而廉師來廉師固棲身

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好遊之。問遊之益。曰。嘗說一日。

近俗尚信二教。匹夫愚婦。每月齋素求福。甚有無為之

教。其說更不足污。夫聖人存心誠事。致敬神明。蓋尊

神以師心也。安有不修人德。而徒爭口腹以祈福。所謂

本生現果之報。信有準哉。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

其簡傲。不可使與外事。不可使與內事。全上

呂叔簡刑戒。一曰五。不打。老不。幼不。病不。衣食

不。不。人打我不打。二曰八。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

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童

生莫輕打。舊族名門子弟莫輕打。援例等項生員莫輕

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

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

不。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抄

莫又打。已抄莫又打。要柳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

莫又打。已抄莫又打。要柳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

刑打。九曰五。禁甚於打。小事用夾棍甚於打。夜間用刑
甚於打。夾責不如法甚於打。濫禁淹禁甚於打。重罰甚
於打。存心錄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官
門不習舉業。貧者晏用。而富者節儉。貧食者憂慮。而內
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女為新
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為新婦。反不識好惡。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崖轉封羊之經。
未得獸者。惟恐其刺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
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
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晉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
涉於彼我者。類然。
鄉有仕而歸里。餽者逐者。往來觀者。關路駢陌。既而族
姻交賀。即贊者亦茹耻愧謝。獨隣居一室。局鎖遠引。若
避寇然。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族者。謂其得時行道。庇
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
高。官愈奇。而用心愈謀。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
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盛。吾
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為。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磨養深岸。天道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和鼎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

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吃虧。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全上

總與邑解。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賈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時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

麻麥偏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緝新衣。秋

米白飯。田事既了。官稅早辦。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

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我儂有糧。我渴有

水。百里之官。操人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着縣門。

冤者得理。上官不噴。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

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婆娑。易東易西。父母之鄉。天子

賜帝。金石錄

十年後。眼晴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草草作

文章。將百年後公論。預助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草草

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教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

錢萬貫。還更不覺。以此知自心難料。人只道人心不平。

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

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

自心不平。道前錄

松封五大夫。始相封五品大夫。武石封盤固侯。五和鶴

乘軒。衛公。蝦蟇得厚。晉惠。鷄鷹食縣幹。大馬乃有赤彪

儀。同。道。道。郡。君。凌。霄。郡。君。之。封。號。北齊。大。水。石。鳥。獸

皆可以得爵祿。然則爵祿何足以榮士人。說者

楊石齋當國日。一第為京卿。二第為方而。諸子姓布列

中外。其眾。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曰。君

知為傀儡者。子方奏。仗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

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為。公以議禮不合去。

煥。滿。皮。漁。南。而。金。車。前。以。致。人。抵。大。辟。家。聲。頓。衰。玉堂

富貴。考。人。情。愈。得。愈。無。厭。心。聞。中。林。太。守。春。澤。壽。一

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佛然

怒且笑曰。不會要君。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

故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人

館其入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子告。而說前夢

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應石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才婆。媒婆。師婆。度婆。

乘婆。穩婆也。今則又有賭婆。蒸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

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

蛇蝎。庶乎淨宅之法。在古

汪少寧問齊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

培植。為來春膏液。恐為凋謝之漸。奈何不加滋灌。而自

成之斤斧乎。魏紫姚黃，忽然獲土，誰之過歟。林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成登高第。公山家
宰歸家養，庭訓甚嚴。仲子調選乞書帖賞路，圖仕南方，
以便省門。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不
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並右編

康熙辛酉，予山西木易馮雲，賦試江南，時余督
權揚關，遣伴要於路，論之曰：子努力拔真才。予家
子姪五人，應科舉者，莫不令入關，勿縈心曲也。馮
子喜甚，對天拜祝而南行。

詞訟到官，類是增損，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
侵界謂發屍。一人証詞，必牽引其父兄子翁，甚至無涉
帶用字所寄來本。續修四庫全書

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辯是非，且得進呼一
聲，其其錢物，辱其婦女，以洩憤耳。不知公門一人，吏卒
禁呵，管押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遂有畏懼刑繫，親欲
早出而後自誣伏者，有更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認
者，有長官自恃已見，發行虛度，更敢承順旨意，不容不
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號啼，一罪爰成，妻孥與
需，要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非非集

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必可給衣食，不必過豐。
疾心迎醫，勿事禱祀。夜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
傳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所存編

一段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學吃虧。五輕

財護產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權勢。八自尊大。八不文
表飲客。不狎優妓。不寵僮僕。九不尚才華伎藝工巧。十
不殺生。十一不妄語自欺。十二學黃老守唯。古德力學
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
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
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貸八也。收過九也。不逐酒食殺
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
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睡，睡著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
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譁亂十六也。不譁鬧鬧事十七
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念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
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
青團膏所膏卷六。續修四庫全書

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念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眾用
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
慙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
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
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
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三十六也。在中

幾心稍潘不自珍重。審若拘囚，無瀟灑之趣。怨天
尤人，實生煩惱。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耐百年。室
人。胡耳目盡荆棘。聽信師巫禱賽，行殺戮以重業
緣。與不適飲食無度。諱疾思醫，使虛費毒熱矣。

13 反反小

投 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以死為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不治十病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賦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簡。刑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投思思宜預防。各宜十節

卯辰飲酒。未脫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渡。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政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

掛。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為。不可行之事。十二節

教子九則。曰勤學。曰擇友。曰戒多言。曰習應對。曰知禮。曰進退威儀。曰不事嬉遊。曰有守。曰遇事有知。

識。教女九則。曰習女工。曰謹酒食。曰學書學算。曰小心。軟語。曰閑房貞潔。曰不唱詞曲。曰閑事不傳。曰善事。

尊長曰戒懶。離明綱。不可不戒者十。偷婦人。好賭。從酒。交匪類。

刀筆。打紙牌馬吊。傳是非。凡欲舉輕易者。押有事信口答人問。足恭。修業補

不可不效者七。結交有智人。家事不語婦人。酒後不多語。勿聽妻言。疎兄弟。博古知今。不妄信。

奴僕。入境問風俗。金上。重富輕貧。馬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然積慶光前。

開。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逢人禍。知己。即深交。宛寬平常。樂處生愁。一生辛苦。怒時反笑。至老如邪。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好亦行之。心相摘要

艾慶奇

勝國遺聞

國有簡編矣何遺乎爾曰事瑣屑未必悉紀董
狐也父老之術談豈盡同湘山野錄隨採所聞
亦以佐得火之林

洪武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
姓朱者為典史問果文公後子其人對非也於是頓悟
竟却眾議世史

自敘世德碑曰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

德郡世服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

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

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

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誰世珍元初籍

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

棄田盛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

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

由是五一公遷涼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

性淳良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五

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

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其其

季也生鍾離長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

相繼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

重七俱缺嗣曩者父母因其自幼多疾舍入皇覺寺中

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其北

跡細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

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和龍鳳三年

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為朱巷人宗

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

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

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暱之

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自仲八公

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

寄園書所寄卷六

先考鍾離勇野野聞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卷中謂案

洪武年擢解額內倚異者俾肄業翰林院中張惟等凡

十有七人實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惟等

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朱濂太子正字桂

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亦其勉

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

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造為之主唯等待食左右冬夏

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玉堂叢語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

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偽僞全

高皇微時過刺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而缺樹列。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置腹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爾爾為凌霜侯。在川錄。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客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開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從間響而驚。嘆曰。膽怯。往海昌賈路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汚之。銘山見令拭去。奇園寄所寄卷六。炎皇寄遺詞。三。

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屏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而餽。仰大碑一塊。與之。尊多王侯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矣。耶。既得聖祖。遂深結納之。薛定大計。龍興燕記。

太祖始造鉞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瘡思之不得。高后曰。上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即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學值課。薄搗而為之。果成。初政錄。太祖初下建康。聞士人奉原之。周長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為南臺侍御史。即舊陳遇中行於太祖。遂三顧聘之。為帷幄計。歷代錄。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瑄。太祖懷朝。怡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白徒。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方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而大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何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欲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而世乃傳。太祖慘刻甚。中山疽發背。命內官賜之熟鵝。中山知疽食鵝必死。遣醫生速去。從容食鵝。果薨。比太祖欲殺醫為解。已遠遁矣。萬壽閣偶談。

孫州陽炎。字伯融。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長于歌詩。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劇。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常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輒拊案大呼。聲撼四鄰。在處時。以上命招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為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遂過就見。今其詩具集中。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古雪。為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為寶錦為帶。三尺枯蛟出水游。自從虎革異干戈。飛入苕陽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瘦。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

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

歲大旱為霖雨。列朝詩集

忠勤伯江廣洋。字朝宗。為詩清越。其送俞院判子茂征

鄱陽詩曰。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將收

七十城。烟花催鼎鼓。雲騎擁連營。山越人爭喜。殊方自

此清。全上

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高皇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

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欲樂其。即以是第賜之。中山

拜謝而出。上乃夜命工作。刻舊內之門四字。厥引。拜

征。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上覽。勢至。極亦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聲。驚

案。問曰。此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

天祥耳。危惶頓首。汗流浹背。鴻書

明兵之入燕也。危學士素。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

祥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兵盡

及。史庫。言於主帥。擊而出之。果朝實錄得無恙。列朝詩

嚴德明。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

丹充軍。而刺四子。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

橋。淡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翁存。西軍之過。暴苦

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

紫。上。公。陳。云。老子。出。曾。在。都察院。司。常。來。是。誠。法。度

的。得。許。如。此。李。司。云。何。句。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

為。都。察。院。掌。印。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李。大

驚。急。扶。起。廷。之。後。堂。請。問。情。事。散。治。竟。日。而。罷。後。御。史

糾。正。李。大。驚。教。授。李。縉。上。來。請。公。作。陪。時。貧。甚。頭。戴

一。明。已。破。用。雜。布。而。之。綺。易。其。人。見。公。而。上。刺。字。憐。而

問。之。云。老。人。家。為。何。事。刺。此。四。字。公。答。曰。自。述。老。子。是

洪。武。時。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冷。老

而。歸。且。曰。死。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

而。請。罪。因。退。下。坐。耳。談

江。陰。某。者。太。祖。故。人。也。思。見。之。屢。命。不。起。太。祖。使。人

搜。索。之。一。日。焦。忽。荷。雞。酒。由。御。街。直。入。太。祖。喜。其。至。真

命。以。其。物。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

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危。授。以。千。戶。數。日。遷。出。高。橋。門

掛。冠。帶。於。桑。樹。而。歸。涿。化。叢。書

高。皇。嘗。選。蘇。杭。民。閨。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

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謂。者。纔。十。四。人。賜。金

其。家。餘。悉。遣。歸。承。樂。問。又。選。天。下。貧。婦。無。子。而。守。節。者

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繡。縫。紉。及。有。諸。王。之。國。分。隸

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贖。所。初。約。以。無。子。者。其

後。有。子。而。幼。且。貧。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馬

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

子。已。長。往。來。一。游。間。屢。請。求。見。母。雖。不。允。迨。正。統。丁。丑

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與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帛，勞遣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墓，人爲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尚書。野記

金陵帝王廟，正殿所祀歷代帝王十六位，位次：太昊

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

虞氏、夏大禹王、商成湯王、周武王、西漢高祖

皇帝、東漢世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

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

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

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

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

李華黎、轉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右位

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趙普安童，無陳平馮異潘美，後

增陳平馮異，以爲君臣有同德之休。進潘美以節義，有

終始之善。夫趙普以爲負藝祖，爲不忠。祀李華黎，而推

安童，以爲祀厥祖而推命，既祀伯顏，亦罷阿木，全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寢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

明初總計天下糧餉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

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常天下九分之一。蘇廬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總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也。本朝康熙初分華亭爲婁縣。真州廣注

洪武甲戌錢宰以唐鐸薦，詔遣行人乘傳徵入。定蔡氏書傳，書成復欲歸，因微吟云：四鼓紫裝起，蒼牛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聞之，召燕於文華殿。論曰：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大悚惶謝罪。未幾太祖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諸儒有年老願歸者，錢宰最有年，遂賜宴及鈔，仍馳驛歸。洪武庚午也。又三年卒，壽九十六。承化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爲孟子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應

黃巖陶宗儀，字九成，山陰進士。一不中，即去。後占吳山遊浙東，師張翥，李孝光，杜本，抵湖，教授弟子。至正間，累辭辟舉，張氏開書院，事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缺，人才不至，京以病回，命放歸。遺亂，橋道必以卷帙自隨，有田一廛，家於松白，有芳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時破齋，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益至十數，編大成，其書甚富。明

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縣官及鄰之十人。明諭其罪而笞之。仍搜檢其家藏所著書。悉焚於市。諭曰。兇惡不可不盡也。永化如命

近有周翰林某好詆朱子。一夕夢金甲神曰。汝何與詆先賢也。射之中心。因驚寤。思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西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后宮密寶以出。人不知也。况疑為僧。居某寺。幾十秋矣。吾於代革之際。深自避藏。故人無聞我坐者。且皇祖尚有密教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祇欲還家。乃自己土上。他口史官亦知我。不自創也。於是奏聞。敕老臣往視之。至。則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為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少帝舊容。遂訪問焉。小帝視老宦。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乃云。吾於七夕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謂皆下。食其一。以懷其二。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求欲懷此以獻。吾乃嘉爾孝。復賜五枚。爾頗記此否。老宦不覺失聲大哭。既而吏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猶在。皆來訪遺事。歷歷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時故臣皆來。探食以實。聞詔。養於二館中。未幾暴卒。命以公禮葬郊外。不化如命

建文至此。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曰。我殺善狀時。擲下金鎗尚在手。蓋建文高命。曹國公中。原為梁師。曹國公敗歸。建文鎮

景隆於太廟。謂之曰。國若亡。爾必先死於此。及城破。下及殺景隆而遁去。永化如命

建文破國時。削髮披緇。騎而逃。其後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有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問。既入。從中道行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答曰。事不答。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與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為。曰。吾老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亦不過欲歸體父母創耳。幸為聽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敕送京師。至禮部。駁往視。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為問吳誠在否。眾以白。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始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鱸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撓。吾歸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也。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敕迎入大內佛堂。養之。未幾殂云。東

金川門之變。建文帝聞宮自焚。實錄謂中使出其口。於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遺官致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謂松陽王。請葬之以天子之禮。若然。豈有不為留廢守家。卒之而。言者。是則備禮云者。特之臣。狀世之辭。

爾至於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傳有天下大帥之墓。好事者實之以為建文帝墳。然訪之士人。莫辨其處。遜國之事。野史紛紛。以思恩所獲。付賜應祥。謫為楊應能。或又以太監吳誠。謫為吳亮。且隱應祥之楚獄。而云老佛取入西內。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指不知何人之墓。以為帝墳。考應祥之獲。在正統五年。上官岑瑛。執送總兵柳浦。械至京師。綱之錦衣衛獄。是年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利。弗救。法司論辟。宥死。崇禎中。帶都尉亦回。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葬。於是言者謂當移西山。不封不樹之說。而考諫成祖葬之蹟。是亦癡人說夢矣。南京未嘗無

正統中。宗伯胡濙。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於。之。而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平。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寐。竟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令已奉。自行灑出班。奏。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使一新狀。元被執如囚。斯文不雅。上是之。遊集

鄒幹在母妊時。父濟為春坊庶子。英宗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問羣臣。濟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歷宗伯。年。七十五。歸田。月給米二石。自懸弧。以至易。始終祿養。父諡文敏。幹諡康靖。卷十開集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錦衣指揮彭德清。在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權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喉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踴倒。因曰。如此無禮。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並從旁匿其血囊。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囊為觀。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諡忠愍。始鍾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為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同謀及妻。擊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每就。曰。早知。楊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時同年尚書習問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後。易儲杖死。入祀部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王。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下。以保。時。祭酒。翰林。徐。貞欲之。以門。少保內。少保。四。少保。由。

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14 反反內

從之一日退朝。直少保。文粹殿。於在清之。其雖有詞。然其存心。豈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心術。謀無所。惟叩頭。退則汗出。決背。左右逢。祭酒之說。而未。有貞。不得知。遂銜少保。全上。

于肅。怒。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劫。道。更無。重於腰。金帶者。必。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盜入其。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追。辜。負。勞。心。此。一。道。只。有。破。書。三。五。册。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後。更。少。保。既。殺。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於。帝。次。日。夫。人。忽。喪。眼。

已而奉天門災。英宗臨視。見公於火光中。隱隱閃閃。時夫人方貶。次山游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於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有。子康。將以公。歸。非。徒。荷。東。市。見。書。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蓋。大。順。初。盧。太。監。亦。以。查。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丞。故。云。明。朝。有。三。謙。高。廟。時。余。謙。在。翰。林。宣。廟。時。虞。謙。都。御。史。皆。名。人。竟。山。堂。外。紀。

章綸為儀制司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虱生於首。奇瘡殊不可耐。思欲以櫛治之。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雀其啣一物。自庭中墜下。取視之。乃新置一牙邊篦子也。公感荷神呪。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

雖一林之地。磚壁森然倒矣。臣等州。

于壬午夏。先恭人。携兒避兵瑯琊山。臥吳氏山樓。使辰。忽一蟻。從空落席上。子驚起。走。數步。屋梁。墜。枕。問。免。於。於。先。恭。人。喜。曰。兒。亦。何。幸。遇。難。不。死。也。

景泰間。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臺。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滋。鐵。上。怒。為。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請。成。鐵。鎖。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悻。其。便。溺。皆。責。人。謂。其。驚。破。膽。也。別。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微。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憐。其。復。位。後。下。御。史。獄。詔。杖。殺。之。處。右。給。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公曰。若欲名。當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計。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克。秀。才。其。文。足。傳。世。者。豈。往。求。之。王。堂。堂。語。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滄。紅。左。純。白。右。淡。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筵。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緞。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淡。紅。者。曰。官。錦。紅。滄。紅。者。曰。醉。仙。顏。惟。淡。淡。紅。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眾。謂。諫。足。宮。之。賢。賦。詩。此。藝。宮。事。六。丁。全。上。

徐鼎既貴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出科目俱恥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出句云學破石爛且門中許多酸子命諸生對久不能屬時代答云咬開銀杏白衣裏一箇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卷山金外集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早逝母陳氏改贊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可成樹之祖京後子理謫死遼東文貞甫十二歲即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累贈一品夫人復為乞恩除免京成藉回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即改嫁於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授封大夫

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母而歸受封者僅此兩見唐書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中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王堂叢語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因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備加考驗輒誣服及索瓶無以應遂之涉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子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

竊瓶者不帶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幾矣香齋談叢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極諫下錦衣衛褫治究所至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仇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翁能於禁中搜銅缸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習舉子業能詩文壯始

弘治間京師熊入西直門馬文升奏蔡守衛因乞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災禮部焚蔡中乾衛官焚或問之孟春曰宋人

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云耳續文獻通考

軍古在東宮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別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官守專權憲國之弊時孝宗賜東宮五莊書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為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書讀不驚曰老伴來矣慈易孝經誦之書讀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慈宗有易儲之意遂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寧恩之力也林俊劾繼陛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求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者慈宗怒以御視卿之恩

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泣不起。憲宗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請事梁方。合謀以殺後。若等不得獨生。恩宗不得已。解後獄。劉瑾以資石。如土。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宗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書。臣安能。恩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賢哉。二涓人。而可以闕寺。

與論平 此部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師毛倫謂公舟中拜起。涕泗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積弗用。後果附逆。成肅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躬。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王堂

錄胡龍。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階旁。以上講論。時諸僚咸噴噴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其所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益紀實也。全上

正德大益。趙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歸於明倫堂。講書及易。走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趙原是河南增廣生。趙劉六。劉七。皆盜於水中。以物豐。賊聚其妻去。大怒。出

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獲返。擊盜壯之。重得之。知為趙。素有英聲。因擁為帥。以是多奇。兵益強。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午。盜固不足道。而其訴亦有刺。近代紀聞

長蘆鹽運司。斗山劉公。經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劉公初擅權政。急於食。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郡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柳號示眾。時柳重法。校。籌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柳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數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柳時。有黃冠者。隨公歸。家。人。一。九。初。日。刻。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

公夢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藥納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偶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西苑張太宰。乘此異言之。公得釋為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理。敗。朝野稱。為。鐵。漢。見開錄

康對山以救李。崧。明。見。劉。瑾。遂。蒙。請。議。瑾。敗。坐。落。職。為。民。既。罷。免。以。山。水。滄。江。自。號。開。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以。竹。鶴。西。分。吳。獄。北。臨。九。嶼。南。訪。經。臺。紫。關。東。至。太。華。中。餘。餘。餘。餘。命。酒。歌。其。所。製。感。既。之。詞。賦。然。欲。仙。居。恒。後。歌。選。妓。窮。日。落。月。常。生。日。邀。名。妓。百。人。為。百年會。酒。關。各。書。小。令。一。副。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吹。錦。

夫因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活，蕩恩也。若曹乃取以祭，豈是率獸食人食也？群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祭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輒燈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為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宜朝廷之德意，下矜以囚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非在

王文成既平宸濠，奸黨嫉其功，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賜明受命巡撫江西，許泰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嶺、御史章綸、隨驛

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且暮呼守仁名，殺馬或斷道，磨斲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婦應門，始欲竊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陽明給示內外。述北軍雖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勿出過北軍。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觀，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督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下，時新經濠亂，民間哭內，調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今日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應之。乃三發三中，勿一中。北軍在旁，同聲喝譟，泰不樂而罷。且曰：吾軍亦皆附彼耶？

遂班師

與獻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肅宗已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毛以手撫弄，肅宗首與頷，且曰：相貌良雅秀。時年十一。退屏後，憤然不平。北正位，嘗以問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為職，故敢為傲。肆上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為念。龜山堂外紀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皇朝盛事，夏言用事久，家富厚，高麗羅羅，廣開曲池之勝，勝侍便，皆及言聲，人節皆送，服御器器，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滿會食，言與滿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餽甚豐，飲什器皆用金，與滿日對案，滿自食大官饌，寥寥草具，各自為饌。玉堂叢書

許九祀名相卿，海內人為神，垣以故諫，肥遯，故為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經嘉禾，以書後九祀，與次進止。於時藩臬郡縣，觥角祇候，道相亭也。九祀為中荔帶，如一小舫，詣夏，夏問九祀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長源亦少觀察，判官夏公正，許起謝曰：便當就辭，以奉明教。須臾，歸鼓，魁帆，頃諸祇候，一時星散去，真慷慨，遂不果辭。卒及於難。龜山堂外紀

七州刻繪字了素，在岩頭，流論貴溪，用事上是之。貴溪度無以難，乃遣官李實以書表說了素，怒，梓實柱

下。已而從給舍壽貴溪。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其碗碎地。客盡驚出。明日。致言十罪。不報。六月。朔。書海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子素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察天怒。明日。遂還貴溪。列朝詩集

嚴相謂華亭公。吾平生為貴溪所狼藉。不可勝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間許。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狼。狗。消熊。狻。麋。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候出直。乃敢啓齒。又次於諸城。為從史。則曰。吾以某日赴。自閣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為先。想西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他姬所。薄暮始至。就坐。進酒。貴溪所寄卷六。續修四庫全書

三勺。一湯。界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與。諸城亦不敢後。三人竟不交一言。玉堂叢書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野編

嚴嵩嘗國時。朝貴相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瞪目。周視。復入。曰。開門。其時門即下。餘几。堂中諸有悉徹。如掃。諸公無可為計。據地達旦。一日。蕃謂其尚書曰。某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代在馬。因某因。遂而乘之。行數步。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敏。請燕國朝典故。遊幸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處分。莫當上

旨。亦實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為重。能口盛而勢益張。耳

聞老嚴嵩。得痔疾。肅宗賜紅柿燈之。其謝啓有曰。草木何知。九執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於萬斯年。比蟠桃而獻瑞。克昌厥後。金瓜。飛以直異。不有也記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鍍。人而空其中。粉面線衣。以陰受溺。笑史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盂。全上

嚴氏籍沒。郡司奉憲使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為淫濫焉。全上

尚書王天華。取射世蕃。川錦扇織成點位。曰雙陸圖。別備美人三十三。衣裝繡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每對打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燈站之。全上

沈鍊。字純甫。與陳鳴鶴。徐文長為意氣交。以劾嚴嵩為揚。順。純甫。與陳鳴鶴。徐文長。下筆。極。萬言。存。辭。邊。賦。吊。死。戰。諸將文。及紀事。諸詩。尤。憤。懣。順。既。殺。純甫。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致純甫遺。有。將焚之。忽中。忽仆地。恍忽。見純甫。與。短。緋。衣。劍。叱。之。懼。而。來。之後。聞。事。自。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傳。鳴。劍。

而。來。之後。聞。事。自。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傳。鳴。劍。

集兵書亦廣諸編也。列朝詩集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亦為世蕃。過終。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益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總帥。死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殺。一坐斬。餘不數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

隨象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關門。劉公

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問道。過其

私居。兩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

辛。正當降赫。烏用垂目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

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城。城死。劉公適守袁州。

辛方以賊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日憫其知幾。為減去

賊若干。始得出獄。從成。

丹徒斯文儂。今時嚴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孫

為嚴氏家。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禮書吳山曰。婦人

節旌制也。第今甲州嚴諸旌典。原為匹夫匹婦發潛德

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文儂公身

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

執喪之。大學士徐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

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

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燭者。始應之曰。俟他日。老父

自言之。玉堂叢語

徐文長入京師。館張宮諭元柅舍。宮諭俊俊引禮法。久

之。心不樂。時大喜曰。吾殺人當死。頭一茹刃耳。今乃碎

碎吾肉。遂病發。棄歸。鏡戶不見一人。換一犬與居。絕穀

食者十年。人問之曰。吾噉之久。鶴厭不食。無他也。官諭

死。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爰

而拜諸塗。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裁此一出耳。列

朝詩集

袁中郎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謝編

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

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問編何人作者。今耶古

耶。周望曰。此吾鄉徐文長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

叫。叫復讀。童僕睡者皆驚起。益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

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

人士者。畧為次第。為徐文長傳。載其言。肅宗聞海忠介端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

嚴納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蓐，停刑。至冬，宴駕，忠介得免。林居履錄

忠介在獄，自分必死。肅宗宴駕，提牢主事某設供，炊之。

海食飲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歡之甚？」游曰：「人知獄中例，將死必饑，欲醉飽而死焉。」主事曰：「莫誤莫誤。」官中昨日

云云。海聞之，即痛哭，辟踊，飲食盡吐。蘇談

李綱初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絳州，益奪其饒，問謀

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飯而去。」巨野錄

張居正喪父，巡撫縻服待弔，自途中號哭抵夜次。曰：「死

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涕淚沾衣。」展分宜當朝，附

認爲乾兒，每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厨，至被世恭拊膺

呼嫂，亦不爲羞。虛右錄

居正奔喪歸，所坐步輦，則真定守錢會，創以供奉者，前

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內童子左右侍

爲揮筴，杜香，凡用卒三十二兒之，始所過州邑，郊牙，

上食，水陸過白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真守無錫

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

此語，則於地吳中之善爲廡者，召募殆盡。」野編

居正本自歸禁，所經由藩臬守，迎而跪者，十之五六。

居正意未慷慨，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

者，豈使越以趨迎耶？即身爲前驅，約束吏卒，下阪，飭厨

傳。王章叢書

居正亦怯渡江，花撫于其歸，先排列膠船，十艘以板往來，若平地，雨飭栽參天桃柳，月下燈照前後，居正母與中，竟不知爲渡江也。明紀

湖廣巡按朱謙，吾爲居正建三詔亭，居正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謂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况欲後恩錫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益衰榮，悼理之常也。時與鈔錄，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驛耳。烏將所爲三詔者乎？此書有才，有識，故能擔荷宇宙，勿徒以權臣相擬。蘇談

居正方專國，從容問其叔，公車中頗知有確駿君子，是

賈其人者乎？口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居正將以鼎甲

界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命諸郎因其叔廷致兩生，

易義仍獨謝勿往，而沈君典遂與居正子然修偕，及第

又六年，公未湯與吳門蒲州一相了同舉進士，相使其

子召至門下，亦謝弗往也。除南大常博士，後以劾政庶

論典史。列朝詩集

居正本第詩極爲誇王所容，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優，嘗飲酒次，更表，居正緝傲，晏然久之，私戒尚衣宮監，程其短長，出給錦製袍二襲，緝緝是

簪燈夜成，日走騎奴遺之，居正酒醒，衣至，試之不夾，尺寸驚，尚過，遂止，即頭首謝，王曰：「曠項何類？」王曰：「未幾

而居正學國。反日夜思。訖王。而未有聞。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荆國子終不可謂尋常。此邪。

嘉隆間。講學盛行。楚人顏山農。謂貪財好色。皆性生。天機所發。不可關之。第弗留滯。習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

進士。戒其弗延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答之十五。挾以遊。羅唯唯。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羅亦官

不巳。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羅亦唯唯。劉野異

可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

殺機也。素不能殺。豈不能殺。故以天下讓。湯武能

殺桀紂。故得天下。少嘗而事山農。山農有劍。而事之者

必先殿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

悔。一自值山農之淫人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

亦殿三拳。使拜。削第了籍。顏滿成歸。八十餘。尚無恙。何

竟為張居正所殺。居正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竣。而

去。何從屏後窺見。便謂此人能殺我。辨學遺編

劉味學士。以避難。隱居龍江。數載。從學者日衆。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宣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姓

之子。女事針。以提學至。造其婦。拜之。執子弟禮甚恭。至

今山上祭忠臺在焉。幸野集引

萬曆中。楚宗人許泰。其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

因謝當事者。宗人欲申前說。三十二年。閏九月三日。相

率過漢陽府公館。奔其私。解京銀四。扛搜。本府

閉城。黃典史走。報分。巡道分。巡副使周應治。鄧人也。倉

惶請於趙。巡撫可。懷。帶領軍人。捕獲其書。捉獲宗人三

十餘人。視其體。加。極。而。鳴。金。鼓。以。人。於。會。城。諸。宗。人

見之。憤甚。初五日。梟。至。撫院。遇。應。治。併。學。院。賓。某。其。擊

之。應。治。伏。趙。內。衙。之。神。獅。趙。出。論。語。復。不。倫。登。時。打

死。碎。屍。應。治。乘。間。乘。救。印。逃。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五

人。餘。禁。錮。太。白。劍

是年七月。布政使門首桃樹開花。閏九月初三。地震

如我長班轎上門土。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我嘗行體訪。定人品高下。漢書小記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旱。西門外。見監殿山銅殿一座。詢之云。是陳太后救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南海。三送五臺。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裝至京。被御史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聞風。窺伺難防。徐議請者。分送句容華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闊各一丈二尺。周圍皆裝花櫺格。秀麗可愛。又於木殿內起爐鑄一。送五臺。各料將完。匠工俱是川人。問每座價值若干。云三座約費十五萬。崇禎末。有打大佛數座入京者。至彭義門。門軍阻之。檢驗。每佛身中藏一大銅炮。先會軍田記。

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曠貴。請乞解厭。一日慈聖賜一篋。封識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後欽哉。覽書錄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天祥出。復就召江南。置吾輩十人於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龍曰。兩亦有夢炎。兩浙之遊也。慈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是者。責令書一。結曰。命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集

王支成之曾孫王化進。翼得。後無子。應立其次弟先達。

之子業弘。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鼎元華之後也。至其職。另推先通為嗣。恭文成長子正億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業浩說稱先達為乞養。非王氏。故業弘不得立。又備賄五府諸公侯。竟以先通嗣。業弘不平。上書愈爭。下獄。後國變。先通被殺。業弘乃以兔。續紀

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營建棟宇。即大匠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用。朝夕修製。不殫頌勞。當造作得意時。解衣盤礴。非素寵倖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錄

天啓六年。南京太監二十四衛門。與北京太監魏忠賢立有生祠。在於率門典善寺傍。其祠大三間。有魏當其容三幅。正間一幅。書朝衣端坐。兩傍小內監。執扇扇牙笏。又木刻魏璫一像。坐正間。其左間一幅。書金盔金甲。端坐。兩旁皆武將。執鎗劍侍立。其右間書方巾行衣。端坐。兩旁皆小內官恭候。其丹墀之左。立一大石碑。道魏璫出身入宮始末。丹墀之右。立一大石碑。述魏璫扶幼主功業。節省南京進貢解物錢糧若干。其文乃杭州一廩生撰書。外有儀門頭門仍未造完。所費何止以萬計。

天啓四年創立。至是年尚未完工。先會編日記

萬曆成成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為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

走入軍懸衙內府縣官出示安民後許志吉代任更歸於下問志吉文穆孫至今有餘愧云全一

楊述入獄時度不免嚙指血草章千言冀以尸諫埋以所為許願純所發付之火天大尾集

顧裕愍公大章以璫禍與楊忠烈公連同下鎮撫獄每被拷掠裕愍切齒不發聲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撈

輒一呼裕愍未死前數日右手大指食指尚存握筆作書曰吾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

翁勝死牖下而無聞者吾詩有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為吾祠堂中對既被難以血布

彩綬投落八指寄歸裕愍與弟大節學生晚相肖父母

不能辨既長一成進士官部曹一不第窮經著書木齋新編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為劉焯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火炕

怒營之逸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為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

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術術有強盜小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

脫者下法司供服而朱國臣云我無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開矣且吾告若儿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

皇親之殺乃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

究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為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為民請耶中徐一忠於外云誠小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既葬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為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鞭笞將斃復置水上

凍一夕乃死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從其官太白劍

績溪民李世選韓國善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射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臨安公主出也貶績溪為民定號游上前上賜以手書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

見至復其故爵故世選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給以赦中胡惟庸為容李祺為棋且善長死于二十三年

五月乙卯此赦云仲春與憲錄及奸黨錄事迹不合世選下獄論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乃釋按其龍封

紙采鉗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為豈高皇耶察主請故為錯誤以開疑案其真偽卒莫能辨也司寇鄭

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利臣請

取其言為至當初以此獄者援吳假校書律世選長繫

論死無論功臣將相公主肺腑之謂何嗚呼過矣宋刻

劉鼎心埋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為內當選者所恃扑

五板扑李十五板李歸衝忿極遂絕時省元陳相

聞計行張之歸而亦絕李歸衝忿極遂絕時省元陳相

中官擅政本亂天下者無甚於王振劉瑾魏忠賢其事

權絕相類振在極苑故久其橫惡至乙丑丙寅以後而

都巳巳所變於土木遂以丙寅流毒庚午崩於燕市

族皆誅夷猶沒忠賢肆兇亦乙丑丙寅為極而即伏誅

自縊於丁卯仍戮屍猶沒相去一甲子忠賢之去遂

則再甲子也貞節編

崇禎年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濼諫相構不休其不得

與會推者凶造為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其曰二

十四氣者殺氣吳姓棍氣孫首辰氣金光度陰氣陳

震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哀時氣黃景

履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恚氣王十谿霸氣倪仁植

氣周仲連黃氣房之麒痰氣沈維炳莽氣姚思孝逆氣

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慶濁氣袁

愷油氣徐汧穢氣羅式邦尸氣錢元慈各有譴號中聞

賢不肯泰雜其指為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

國難南朝識小錄

良王夜大醉失四金危且日謁司徒公部郎司徒公曰

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

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

見司徒公曰大凌河天下勁兵處固不易解世威當行

今既以獲彼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

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

曰獨良王可耳願良王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

曰良王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王乎即夜遣世威前諭

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王邸舍請焉良王初聞

世威往以為捕之總牀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牀

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

而諭以故良王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

且跪且被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且會轅門大

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王行賜之酒三令箭一曰

三應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今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

聽左將軍令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

疏夜即發矣良王既出而以首叩轅門拜下曰此行倘

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

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王自起論殺至總兵首尾僅歲餘

年三月

弘光三月甲申太下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聞

者于起明日有旨禁私謁中使移入內已丑乃命會審

者于起

人。屬府則以金玉珠寶。繫上空一穴。以四時耗轉之。其獻如如是。前朝小節。

天啓丁卯鄉闈。闈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二十

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堪人教。惜其違式。命止錄易經

義以進。吾鄉和世培。彭任取中。迨舉卷入對。始知其兼

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

命特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於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

闈。於未之會闈。嘉興譚築巖。貞良。慈縣馮周仙。元慶。皆

以兼五經具題。表旨一。諸校閱。各與中式焉。子考之。其

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實。晚號。遜。史。穎。悟。博。通。洪

武。上。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

會試。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免

俠之父母。同五經出身。夫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

賜五經及第。又孫興中九經狀元。其宗朝蔡齊字子思

亦中九經狀元。兼書。

國朝浙江香湖韓。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闈五經

兼作。題准。辰會試。以八史館。後不為例。

崇禎朝所有五。十相。卽位初。勸進者多結。京議。既下者

或濫。廷推。諸。定國。是而幹。零無間。高陽。宗。當。嚴

關。而密勿。莫。預。君心之所向。本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

與。係。烏。程。仁。之。慶。起。宜。與。初。望。止。於。一。推。君。子。持

之太過。體仁在上。前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

各爭奏。俾體仁與錢謙益俱罷。至上未必不悟。乃家臣

王永光權。兩端。輔臣李標。錢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

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

天下亂。未必。蓋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為人。才

而疎。其才也可以有為。疎也。亦易於。體仁腹心。險

沉。大有以過人。跡其所為。宜與此而體仁未嘗不私。武

陵。欺而體仁未嘗不詐。韓。營而體仁險惡

過之。用事八年。致。難。口。淡。動。無。機。宜。盡。失。其。後。之。人

雖得罪而已。獨免。身操何說而得此。彼益挾其。上

以。彌。縫。手。心。中。以。護。避。事。任。下。以。彌。遇。言。路。幸。使。名。位

全。身。家。固。而。萬。古。遺。決。不。可。收。矣。語。曰。日。中。必。燒。操。刀

必。割。人。主。之。芒。刃。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祖。不。視。朝。二

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官。寺。秉

之以。馴。致。後。親。之。禍。迨。懷。宗。誅。劄。大。奸。虛。懷。側。廣。不。幸

老。成。忠。厚。今。磨。滅。於。逆。奄。之。手。新。進。繼。起。頗。欲。借。正。論

以。挾。持。人。主。而。自。謝。功。名。體。仁。乘。帝。之。疑。持。私。說。以。險

誠。惑。亂。天。下。雖。然。起。與。之。爭。帝。既。信。其。孤。立。又。恐。難。於

獨。任。則。縱。言。者。博。擊。以。觀。之。冀。得。中。收。其。用。而。黨。禍。遂

不。可。解。舉。軍。兩。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間。取。得。失

功。罪。機。而。入。於。恩。仇。之。中。俾。上。為。之。務。得。鮮。災。莫。適

所。從。兼。以。任。事。者。之。心。而。抵。於。敗。故。曰。國。家。之。禍。半

可激味。不得已。漢山沃波來事。訪通州以激。城皆為目前支吾苟且。其經久遠謀。非不深領其言。願以無可如何。拂於心。而逆於耳。噫嘻。孰非時局之哉。君子不特不致恨於如用事之人也。蘇林本刻編

高皇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祭前湖。為正殿基業。已植憐水中。上嫌其過少。徙于必。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製。時金陵城告完。高皇與誠意視之。曰。誠若此。誰能論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謂燕王也。高皇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終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恭昌萬曆子。天啟崇禎弘光。皆萬曆孫也。果符其說。蘇林本刻編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國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象獨仰大內。淚如泉注。四真館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之垂碎。使者曰。吾若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來朝。則舞而何。無君命。故不敢。賊終不能用。續表忠

焚虛奇

科名

士患不聖賢豪傑耳。必科名。或雖然重科名。則科名中未必絕聖賢豪傑也。姑畧其遠。請以所聞於近者。錄焉。後起者可以興。

隋始設進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呼之面試。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試詩賦。并雜文。賦。經。為三場。宋太祖賜屢試不第舉人出身。始放進士榜。太宗始分進士為三甲。進士分甲。次自賜新及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瓊林院。太宗始置武學。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點落。哲宗詔進士專習經義。從此廢詞賦。古今原始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

續表忠

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龍章。殊異。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不知能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繁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繁縣尉。五經出身。授繁縣尉。判

入第三等。按後漢制。選士與四經同。實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編縣尉。至勝朝。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二甲之除。猶爲郡屬。其長情職此之縣。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自始錄

洪武間。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立三場試格。始此。後有增損。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舉試。等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

書。國朝所寄卷六。洪武初年

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

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

於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闕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蔡書

明初三科有四書疑問。做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書名曰制義。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兩

鄉會試。革去頭場。止用論策取士。論題仍用四書。已酉復八股制。藝至今遵行。應奉 隆慶

近代取士法。首重科目。然宋明試錄存二本。以其有朱

文公文文山名在也。科目重人。乎人重科目乎。晉州志試官不刊實錄。而台作文。則誤閱文。出策宴。出題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益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日始騰進第一場文。十二日第二場出題。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騰進。二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益草榜已定於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是以真才多遺。必減飲宴。寬以月日。乃可求者。

科第至三元。世必號稱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應。並首捷京兆。解頭。禮狀頭。宏詞。教頭。寄園寄所寄卷六。宋 蔡書 科名

制科三等。教頭。說儲

北京解元。其初不盡北直隸人。如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宙。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昭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梅天順。壬午。鄭宏。弘治戊午。孫尚。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傑。己酉。孫錕。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也。江西人。宣德壬子。宋克隆。慶庚子。李廷機。萬曆癸酉。柯樵。俱

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澤。山東人。宣德乙卯。鄒冕。河南人。嘉靖乙酉。馬謙。四川人。自萬曆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隸人居首矣。南京解元。其初亦不盡南直隸人。如正德庚午。許繼先。嘉靖戊子。許仁。俱浙

江人。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永樂辛卯徐則寧。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忠。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夫科場取士。期於得人。莫非王臣。議者必欲區別之。各從公而實私也。南京求傳錄

明鄉試直隸取百名。加國學三十名。又隸行五名。故曹魏以典史解赴京。中北直隸鄉試。而廷試為狀元。今無不有應試者矣。耳

曹龍為典史。日夕讀書不輟。邑令戲之曰。將欲中狀元乎。龍曰。誠如尊諭。明朝狀元譜

明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二人。胡廣曹瓚。馬愉陳循。商辂。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周延儒。國朝

傳以漸。呂宮。徐元文。王堂叢書

明解元登狀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潘時中。陳循。商辂。柯潛。彭敷。謝遷。李旻。楊維聰。國朝解元登狀元者胡任與。全上

明會元登狀元者八人。商輅。吳寬。錢福。倫文叙。楊守勳。韓敬。周延儒。國朝會元登狀元者。韓茨。彭定求。陸肯堂。全上

康熙己酉。余分校晉闈。所得士馮雲。龔等。而陸肯堂。胡任與。俱出雲。龔。晉。南。榜。

明狀元以直隸而被請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資。舒情。趙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

人者。真可謂不負大利矣。三人皆江西人。各中則集前朝少年解元。廣西蕭冕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廣東馬拯俱十七歲。真創盛事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清。中鄉試。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十六歲。王庚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冕。正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傅。王守郡。廷幹。舉進士。馬工部。拯。余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食都督。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清。王侍

奇。國。寺。所。奇。參。六。真創盛事講洪。王參政。慎。中。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卒。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儻。中鄉魁。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折。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耀。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郭司

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中。會。元。與。戴。編。修。大。寶。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寶。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大。宰。用。寶。方。少。保。逢。時。俱。登。第。二十八歲。沐定遠。屢封。贈。國。公。全上

胡忠安公。濬。為。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為。會。試。知。貢。舉。官。全上

一府七會元常無施顯太倉吳欽

王鑿吳江趙寬常熟豐景淳太倉王錫

中進士而祖孫父子相見老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

澤正德甲戌進士為進昌太守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

為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提學副使

浙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為禮部尚書子道醇

萬曆癸未進士為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為禮

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

日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

明三元者二人其一商公幹其一黃公觀正氣紀云黃

觀黃池人字伯瀾一字尚賓洪武甲子應貢入太學發

奇園寄所寄卷六

解南畿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太祖嘉之擢狀元

除翰林修撰後殉建文難池州學宮中三元扁尚存

三跡卷冢宰有識鑿一日在高平劉尹一相座劉出其

子鳴訓及同窗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課藝請政疎

菴覽之驚曰皆卿輔才也安得萃處一室館師文雖工

福遠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子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

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即金銘庚戌進士官

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其館師王家

疏亦壬辰進士選溧陽知縣未任卒於途疎菴之言竟

不爽

不爽

不爽

明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曾見新

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

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奏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

式的國子監生為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

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

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川強

謝文正選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不復以解元會魁

及第倫諭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泰以諫復

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黃行

人乾亨子御史如余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

奇園寄所寄卷六

大傑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

齡孫追費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聖俱進

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鉅鄉薦第一縣會試第一

兒堪武會試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

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

保守禮與其孫曠俱山東解元若兒第高科如承樂甲

中周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

時中狀元文思華中會元然是從兒弟耳楊文憲守陳

尚書守陞劉文簡春孫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

解元而守陞春復及第其三兒俱謚文楊光祿惟聰已

那解元辛巳狀元而兒慶子惟傑丙戌及第王太史錫

那解元辛巳狀元而兒慶子惟傑丙戌及第王太史錫

那解元辛巳狀元而兒慶子惟傑丙戌及第王太史錫

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人

洪武間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入

直文華殿侍講學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疾疢等事聞

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宣德七

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

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

則命工部設座禮部叙次位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

學士上五堂書語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詔許歸娶練子寧送以詩云三

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况擬供調膳張

敞仍須弄書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

香閣香所香本木漢書詩列名

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名山堂外紀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貴

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宋塔皆

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第二名

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

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

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內閣學士讀卷七

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濙金幼孜皆江西其

三人皆吉安府皇朝盛事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

前太宗時弟述不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

也五堂書語

狀元任亨泰襄陽人永樂龍運特降命有司建狀元坊

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今上

曾榮字子榮五城盡識象鼓事稱江西才子永樂中甲

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十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

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兩名追成化戊

戌追亦探花及弟名山堂外紀

永樂初曾榮赴會試同鄉有劉子欽者由省元至會元

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問縉之曰狀元屬于矣子欽自

負畧不少避避縉少之家以題意示榮明日廷對榮策

最詳殆及萬言遂擢第一殿試罷作詩有曰鹿闌三殿

降絲綸交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

玉盞春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

宣聖德願歌棧橫皇仁今上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永樂嘉其命禮部與行三加禮

畢赴翰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五堂

皇朝盛事云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會元楊相泰

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王

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本朝康熙丁卯江甯解元張

兆鵬吉邑方干人也父仍休寧庠庚午浙江解元吳筠

歙溪南人辛未狀元戴有祺吉邑瑛溪人會元張瓊祁

歙溪南人辛未狀元戴有祺吉邑瑛溪人會元張瓊祁

門人亦一科同郡兩元矣。萬壽園偶談

永樂中各省鄉試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會試莆田林文俊撰也而為主考吉水劉燾侍講也而為同考當日重在斷文故不序爵於閣記

永樂十六年戊戌會試金谿王英為總裁至八年庚子二十一年癸卯復主順天鄉試永樂十九年辛丑會試吉水周述為總裁至宣德七年壬子復主順天鄉試宣德五年庚戌會試吉水錢習禮總裁至七年壬子正統六年辛酉復主順天鄉試皆先主會試而復主鄉試後此刻未聞矣全上

章孟端宜德間為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寄園寄所寄卷六

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庠子方夫圖一身輕以紫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皆春題於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歸人多羨之名山堂外紀

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擊禮部尚書胡濙出功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什錦衣衛尋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為儒釋道狀元彭時備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

最少者河南李泰父承昌見為太監通紀補遺

正德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二甲第一名莫震六江人皆蘇州府朝盛事

劉學士儂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元泰本富族有欲更為親厚薦者泰傲與泰有私儂欲扣關力辨禮部請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闈老某某取次折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為解元時日為欽賜舉人西華外紀

景泰丙子鄉舉吳啓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公餘日錄

寄園寄所寄卷六

彭華安瀾人景泰五年會元是科狀元孫賢河南人榜眼徐溥宜興人探花徐鏞武進人賢而黑溥而白鏞而黃時為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狀元譜

天順癸未貢院火甲中又火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四錄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遠種丹桂翻從火裏開寒氣滿場爭吐氣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鶴江新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陷人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

因書一絕於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漢書初編

未希周弘治丙辰狀元。年八十四。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歿。玉堂叢語

又無錫某科進士。花甲一週。與某科新進士會同年。令其子輩俱拜為年伯。余於甲子年會辛卯同年在

仕。詹者於寄。胡又弓。李九。鄭山公。王龍洲。岳鎮九。王涓來。成恩。崑。王阮亭。張蓮峯。田子肩。鄭方且。蔣

飛占。任介石。梁翼宸。郝颺嘉。胡二齋。吳曉岳。李遜五。沈維菴。杜讓水。張羽京。王爾成。陸會菴。陸節菴。主人

沈釋堂。姚陟山。李奉倩。尹瀾柱。及子。共二十九位。今甲戌年。止鄭山公。王涓來。王阮亭。三位尚列朝端。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敬公。以太子少保。為吏部

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為乙丑會狀。姚公以辛酉解元。為壬戌會元。二甲傳臚。商公自脩撰。超人內閣。姚自

給事中。超拜侍郎。皇朝盛事

吳文定公。寬少就塾。偶借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

告曰。今徒見。隨大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為我釋之。請且。師訪諸徒得之。乃命文定為洗滌之。文定復如初。書

免貶二字去。成化壬辰。文定廷試首冠。位至少半掌銓事。野紀

錢唐李子陽。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

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二日。眾以為此文明之兆。子陽為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

定。因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雁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是歲子陽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第一。竟山堂外記

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既中會試。於禮部領卷時。自言於塲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

許之。然真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跪久。李年漸高。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

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冀。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式。全上

唐阜字守之。徽州歙縣人。嘗參與鄧佐同榜。時阜年已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阜兩榜皆同榜。全上

唐阜在歙。日勿以魁。自擬難累。而志不怠。鄉人謂之曰。徽州好箇唐阜。一氣。走十科。經魁

解元。荷包裏。爭於京城。終多。唐問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阜具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由。何。又借見人所持便面。書一。淵翁網魚。題曰。一

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矣。殺無網人。歸淵空曠。自正

德。癸酉甲戌。果連捷。經魁狀元及第。全上。

倫文叙。廣東南海縣人。出儒士中。會元狀元。予以諒。由

儒士中正。憲丙子解元。以訓。由儒士中正。德丁丑。會元

考。取父子三人。各占一元。且父子會元。又兩中鼎甲。皆

由儒士。夫豈偶然。論元小錄。

弘治。南。京。龍。寬。精。於。文。義。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

御史。澤。子。遂。入。試。浙。場。中。第。八。又。與。同。中。甲。科。人。有。詩

湖。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

子。孫。劣。龍。寬。家。窮。手。兒。長。有。錢。使。得。兒。推。磨。無。學。却。將

人。頂。戴。寄。與。兩。京。言。路。者。好。排。閭。閻。說。彈。章。其。詩。盛。傳

寄。園。寄。所。寄。卷。六。其。詩。寄。所。寄。名。古。

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

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

此。始。兼。山。堂。外。紀。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最強悍。其可恨處不少。却有

一最得意處。永嘉典嘉靖乙丑試。會元唐荆川順之。狀

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會元鄧定宇以諫

狀元張陽和元。計。門。人。何。處。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主

不阿附。赤不抗。作長為得。論元小錄。

海鹽倪政。字拱德。以鄉舉訓興化學。終於溪論。初與化

生王魯者。政才之。故規。不。少。借。秋。試。譽。禱。步。九。鯉。神

曰。嘗。問。倪。先。生。譽。以。先。生。必。無。好。言。勉。往。一。請。政。怒。應

曰。去中解元來。譽喜甚。疾趨出。果發解歸。海鹽縣志

科場。夢兆。應否。萬有不齊。偶采一二。則以該其餘。

畢瑜為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瑜贈之詩

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籌。荆棘豈能留彩

鳳。鹽車未必困驂駟。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

酬。脫却樊籠人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兼山堂外記

萬曆十三年。詔起侍郎王錫爵。為文淵閣大學士。時首

相。中。時。行。吳。縣。人。次。相。許。國。歙。縣。人。三。相。同。出。南。省。二

相。同。一。府。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

三。相。各。占。一。元。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七。中

鄉。舉。次。弟。庭。讓。年。十。六。繼。中。幼。弟。庭。諭。年。十。五。亦。中。三

寄。園。寄。所。寄。卷。六。其。詩。寄。所。寄。名。古。

人皆早發。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說雅

許相國。金陵鄉試。與王中二公。偶同坐。有相士過指之

曰。元元。元。首。許。終。中。果。不。爽。許。貧。時。歲。除。袖。修。金。歸。憫

投。木。婦。贈。之。方。患。無。以。卒。歲。非。細。河。西。橋。休。寧。程。爵。遇

之。高。其。美。厚。贈。口。結。姻。焉。次。年。詐。即。發。解。兼。山。堂。外。記

袁了凡。初名表。萬曆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

黃。比。下。科。登。第。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了。凡。少。時

遇。異。人。知。數。前。定。不。復。營。求。而。改。名。以。希。遇。於。不。可。悉

隱。之。意。其。於。前。定。尚。在。疑。似。間。蘇。譯

順治己亥秋八月。兩行會試。子與同年朱若臣士綬

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傍。左

選不甚了了。予笑曰：年兄未必便中會元，得無為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銘，榜發會元朱錦。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懸情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補元小錄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之，入術為太夫人具述。且哂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泫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於薦，貴志汝故，綱而悲耳。令隨取其卷閱之，大為嘆賞，取冠多士。送

府太守亦訝其年，令乃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軍，遂入泮。未幾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令以親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庶右編

熊公廷弼已中武解元，因事為當道呵責，大以為辱。折節為帖括，遊庠。及赴省試，未獲錄利，路號於督學，請收遺才。督學為無錫鄒公，以錄遺已過，不免。熊力大，持其

典與夫俱倒，督學怒立畫三十板出題，命作文，意欲照之。熊立就不加點文，又大佳。督學喜，送入闈，遂發解。後熊督南畿學，見鄒鄒踉蹌若悔，公曰：雷霆雨露皆佩教誨，歡然無復遺憾。卷止集

蔡公懋德視學江西，是時崇慎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

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謁。榜發，揭公重熙第一，陳公隆泰次之。際泰為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與重熙皆舉進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國難焉。先是蔡公素耳，大士名，欲

首拔之，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經文呈者，以為大士也，屬之，乃揭耳。少頃，大士果以卷來。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書一藝，稍弱，意欲為首陳地也。拊應聲，即於案頭復

補二藝，公遂首揭。初集 侯執滿，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飲魁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滿果以成

侯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執滿座主也。執滿既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僮，僮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執滿乃求應震為文三，騰芳三稱善，既而嘆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壯悔堂集

正德崩，大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蕪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卷山旁外紀

中州士人周昂，屢舉不第，一友有神見夢曰：汝須行魏尚倫，同中周昂而求諸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

自尚倫入學，問其果業，愕然。其年周君不錄科舉，魏

同告考。周代魏作。兩人俱入試。三場同號。房亦然。周中本房第一。魏亦登科。周至縣令云。升卷外集。明朝制藝。確有分兩。作文者閱文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關得意甚。自以為會元矣。偶夜散步。聞有悞墮泥中者。大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閱文。果高一籌。曰。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董宗伯思白。將赴南宮。往辭其尊公。公歎曰。兒入場須加意。我向央汝為元。今不穩矣。以吾前閱陶孝廉文。出汝上也。宗伯謙受教。高馬乘題。聚欵句。已重頓矣。億其尊公言。欲駕閣上。復改之。已而場中定元。以蓋平登。不及腹。遂置第二。馮公夢麟會試年。有貴介子弟。預購關題。閱其公與某公議。但曰。斗符字要之何用。貴介子遂知為行。已有聊三節矣。馮知之。邀一弊友入西山。靜養半月。得一破曰。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會元矣。已而出關。徧訊同袍文。但聞其破曰。不及我也。榜發。果魁多士。湯宣城賓尹。讀書山寺。上科某會元來訪。傅衣鉢者。偶過其地。見湯徘徊於寺廊下。忽疾走狂笑。太擊。立歸。無教某公問之。則曰。我作一文。樂其也。索觀之。曰。是矣。但仍未盡善。因指其隙。湯大服。請教。遂授以元脉焉。世和筆記

寄園寄所寄 卷六

於口。自是不啻揚州曹進士守真云。雖已乃其父之相識。因天嗣服一拜。而遂有音聲。萬壽閣書

國朝徐相國元文。遊試金陵。一船家啞子。忍迎曰。狀元來矣。後魁天下。遣一船與之。俸溫飽終身。

正統元年。南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勛永登人。陞南直隸。於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或以為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榜出。錢游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鑿如此。此後由嚴督學。嚴督者毋若衙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鏡。楊振鼎。趙振申。許王三。相國。錢以愈都卒於家。三。相方在朝。分作某誌傳表。亦盛事也。揚至寄園寄所寄卷六。世和筆記

總督侍郎。兩端小鳥。

馬狀元。母馬氏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驥。越三日。賊傳。七三。唱。無應者曰。即李馬也。駢乃受詔。每殺刺駢字。黑書馬。朱書驥。吳史

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携杖往視子舍。時陸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洟交下。次糾陸山亦第。全上

李千鱗子駒。敏慧能文。有聲歷下。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

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於棚下。舉士中。七作皆佳。駒未幾病歿。無子。子驥之白雲樓。竟屬他人。蘇養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比以奉祈者。應如響。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辭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東三。人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於河。問之曰。秦東三。誰人者為誰。其婦張目。曰。汝奚問為。蓋此婦與邑少年秦東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笑

胡任與為諸生時。必入贈二香園。云。手持雙圓小天下。辛酉江南發解。五上公車。甲戌以孔子登東山題奇圖寄所寄卷六。笑

提會榜第七。謂于某。謂于某。子曰。君今其得狀頭乎。任與謙讓未遑。嗚。竟驗。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阿。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汗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故罪除名。吳為水國。遂應其占。亦一應運也。蘇州人為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久紀六。蓋名大適應其數云。趙某有子情。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代筆者杜姓有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末減。笑

江西吉安府。自開科至嘉靖三十八年。已未六十餘年。

式者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內閣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得謚者二十五人。耳談

壬戌前一歲。武昌府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牛。同此名姓。屠物色待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念。生才下中。大悅。遂猛進學。適當榜發。乃姑蘇申相國時行。始猶徐姓。而生以病。進學。血卒。先伯氏為相國。同榜進士。皆向相國言。為

姑蘇有儒童許潤。常。尚。未。採。其。偶。作。某。公。子。計。借。入。都。公。子。死。一。伎。其。狎。無。心。入。場。屋。戲。謂。許。曰。代。我。會。試。何。如。許。懼。獲。謫。曰。無。傷。也。白。臨。臨。及。內。外。簾。皆。親。放。開。唱。我。名。必。代。此。獲。耳。既。入。乃。坐。天。字。二。號。誰。垂。簾。不。敢。出。頭。恐。人。覺。其。替。身。也。天。字。三。號。亦。蘇。州。孝。廉。子。入。場。先。一。夕。夢。人。告。曰。汝。若。坐。天。字。二。號。必。中。既。微。差。甚。提。提。試。識。認。坐。二。號。者。何。人。驗。其。應。否。既。揭。簾。認。其。為。許。潤。驚。大。駭。許。急。以。實。告。且。請。言。求。之。隔。號。生。曰。若。欲。不。張。揚。請。換。二。號。與。我。坐。未。得。已。從。之。已。而。至。晚。竟。不。能。成。一。字。又。來。問。許。許。七。號。已。草。完。矣。隔。號。生。曰。與。我。七。草。方。不。叫。破。又。從。之。然。許。終。恐。負。公。子。托。也。更。草。七。草。為。之。末。黃。榜。發。公。子。與。隔。號。生。俱。提。南。宮。共。謀。所以。報。許。許。曰。大。福。不。再。功。名。非。所。願。也。任。我。意。飽。腹。了。二。

家可耳。知其事者。謂一童生中兩進士。

古今名爵之盛。王謝尚矣。唐如張說三世宰相。明如...

進者。父子尚書。王崇簡。王熙。宛平人。兄弟總憲。徐元文...

徐乾學。崑山人。父子同時總督。白色純。白秉貞。遼東人...

一榜三鼎甲。馮世俊。狀元。鮑亦祥。榜眼。葉方苞。探花。俱...

江蘇丁酉科。方月江。猶所取也。一門三鼎甲。徐元文。狀...

元徐求。義徐乾學。俱探花。同榜。一縣兩宰。補山東益都...

孫廷銓。馮海。俱已卯科。洪承疇。以內閣經界五省。吳興...

許由。知縣三年。陞總督。皆異數。物窗小史。

子本籍休寧人。寄錢塘。同時兩相國。黃次辰。錢塘...

人。吳廣。恭正治。休寧人。俱與子鄉誼甚篤。

金進士。居敬未遇時。所鑄于少保墳。夢語之云。對陸生...

寄園寄所寄 卷六

二月初六將進闈矣。道南晚作此題文。上三百餘字。

予為評騰訖。語曰。予一時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與...

兄再作同門也。及至小寓。將進場時。同在炕上。予偶...

云。道南昨作參乎。章好甚。同人取閱。而馮玉注目多...

時。子誦之曰。君欲披其文耶。何閱之久也。予與道南...

出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內。道南中式。批子落卷。有...

人患才少。君患才多。再一整鍊。自扳前茅。語禹玉已...

得復失。閱其落卷。即次題參乎。今批道南新作。因雷...

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場中兩卷俱好。惜二題...

直復。鄰房李公目云。既抄時文。何不兩奏。王公云。必...

中其一。心乃安。李為拈鬚。乃得胡而棄沈。予曰。此有...

天道存焉。喜以文請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當以是...

壬午十月二十二日。蔭阜戴應昌字孟全中式歸邑。借子思德聚堂。侯縣官迎出東門十里。再赴本宴。相傳昔年程尊墩鄉居。值本縣宴科舉。程公陪席。因斟滿一爵云。諸兄能決科者飲此。正循應聲起。程公曰。兄果爾。爾老夫當出郭迎十里也。注公中式。歸坐漲山舖。不北。宴為致此意。程公曰。我幾忘之矣。急出迎本縣隨行。今相沿為例。然亦陋矣。

天啓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作教。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禮。祀。比邊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寄國書所寄卷六。黃憲書姓名。

吳。次年公遂及第。錄。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吳司掾某為汝座師。醒大不樂。曰。欲何與吳司。且掾何為者。此不捷兆也。入省。訪吳司。果有是掾。因與往還。致然。掾亦不省。夢。謂。揚曉前一日。監臨以兼司掾。榜恐。忽。司此掾入其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掾遂。一曰。其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莫非天定。遂。恭掾因往。遊。其見。也有故。不。其言。而已。耳。可。按。未。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

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試官折卷到。姓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聞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與此事類。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榜發。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為黃鶯兒歌之者。其詞曰。命意在題中。輕貪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往來。其斯之謂。方能中。吉。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貧。家風。上。開。北。皆。處。分。錄。會。刺。事。

寄州葉甲。丁酉中式第七。後。事。改名。漢。入。學。補。廩。照。戊。午。金。陵。鄉。試。語。同。寓。休。寧。戴。錫。菴。曰。吾。夢。場。中。首。題。青。山。寄。所。寄。卷。六。黃。憲。書。姓。名。

題。是。點。爾。何。如。一。節。併。囑。其。從。遊。王。宅。三。王。鑑。各。作。一。藝。戴。以。舊。題。熟。擬。未。必。出。置。之。是。科。首。題。抑。為。之。不。厭。三。句。夢。弗。驗。也。越。三。年。辛。酉。二。王。復。科。舉。戴。又。與。同。寓。因。問。其。師。葉。則。去。年。七。月。作。古。矣。是。科。首。題。果。點。爾。何。如。一。節。出。場。時。二。王。相。告。以。為。異。是。科。戴。中。副。車。懷。秋。楚。士。某。常。夢。人。謂。曰。就。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科。無。居。左。者。及。尚。長。途。窮。破。釜。猶。進。而。夢。不。已。再。入。棘。門。居。左。者。文。苑。昏。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重。作。七。就。胎。居。左。者。是。人。尚。謂。苦。已。妨。其。與。白。出。而。亦。為。驚。焉。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榜。出。果。回。中。

而士解元中後是人發憤讀書名與士軌可談

順治丁酉科豫章一士子入關中作文雜寫已畢甚覺

味意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狀元也可書狀元

二字于我掌上士子大喜捉筆縱書一狀字魁星倏以

手反撲印於卷而去此卷因是不得騰進蓋士子頗

習吏筆也

嘉靖間有南人劉勝義者設帳永平濼州人籍中北直

鄉試以目籍被攻除革隨入南籍中南直鄉試以在外

年久又被攻除革乃自四州請首准在何處考試隨蒙

奉旨批云狀元天下有兩舉世間無准為進上

附筆

寄園寄所寄卷六

奕慶考

壽考

富貴我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壽耳壽誰主之得

壽則得天矣若夫坐享大年而名不傳於後世

焉又當別論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卒於仲丁之世見竹書紀年周太

公壽百有十歲卒於康王六年見金石錄漢賈公本魏

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復瓊書斷魏

結壽百三十歲趙逸五百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

十六歲見白樂天集尚范長生生事劉玄德至李特時

一百三十餘年嶺南雜案老翁年二百餘宋燕定百三

寄園寄所寄卷六

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然則彭祖之壽豈誕哉

卷外集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勸禾秀在

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

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寐臥不覆首首後三

叟言所以壽長久客中開集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詎居首年一百十三

歲賜宴及鉞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

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建其

第禮之成化中韓江奏擊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

歲而終年一百二歲父齡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

雨。收錄。其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雲
 地。東。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
 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死。火
 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舟
 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為
 霹靂。震。死。因。驚。死。論。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
 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宗。朝。贈
 秩。至。太。師。年。百。七。歲。卒。或。云。年。九。十。四。七。修。類。纂。
 范。蜀。公。將。薨。數。日。髮。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元。君
 兩。淮。公。自。解。組。以。來。多。講。出。世。之。術。迄。年。眼。目。昏。花。
 不。能。見。物。康。熙。壬。寅。年。八。十。二。歲。將。易。質。神。彩。精。爽。兩
 奇。園。寄。所。寄。卷。六。
 目。炯。炯。遍。呼。子。姪。輩。矚。視。之。乃。嘉。此。事。與。范。蜀。公。同。東
 坡。嘗。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
 外。如。是。耳。梅。壩。小。吏。
 明。山。東。掖。縣。人。趙。燿。官。吏。部。尚。書。胞。弟。燧。左。都。御。史。弟
 某。孝。廉。門。顯。赫。燿。歸。省。時。父。母。皆。八。十。餘。人。咸。以。為
 榮。國。朝。刑。部。尚。書。李。化。熙。長。山。縣。人。燿。弟。李。文。熙。掌
 河。南。道。御。史。以。其。母。一。百。零。一。歲。請。假。歸。坊。杭州
 黃。州。國。機。司。亦。百。歲。餘。建。坊。于。門。曰。百。歲。壽。母。之。門。貴
 而。且。壽。真。為。難。得。應。亭。亭。集。
 家。上。卷。少。宰。太。夫。人。萬。氏。年。將。百。齡。尚。視。聽。無。缺。都
 西。城。以。為。人。瑞。

天。聰。三。年。車。駕。至。海。州。開。觀。城。垣。命。葺。其。傾。頹。者。海。州
 有。一。漢。人。年。一。百。三。歲。妻。一。百。五。歲。子。七。十。三。歲。其。族
 皆。持。齋。上。聞。之。令。其。父。子。來。見。謂。海。州。守。臣。曰。此。老
 人。可。令。在。廟。中。奉。祀。以。終。餘。年。勿。得。擾。害。仍。賜。之。牛。種。
 應。亭。亭。集。

艾慶奇

神童

小時了了豈堪皓首無成即曰後生可畏然蒙以養正當有司其責者矣若夫終身榮枯往往定於片言對雖小技又可忽乎哉

顧瑣十歲而為少昊相帝學十五而為顯頊相唐堯十五而為帝擊相甘羅十二而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為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為郡丞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為侍奏諫議大夫子奇十八而為齊東阿守張緇十八為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為博士終軍二十為講者宛委餘編

方孝孺

雙眸炯炯如電

讀書十行俱下

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雉子玉堂叢書

對偶之作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恣臣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平生能著幾幅紙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以神為師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

風吹竹一枝花影月移來細絲卓榭東風吹花壓欄

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弟子白髮新

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

屐簷下天燈樓板土地舖丈夫不學曹孟德生

子奇如孫仲謀。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老鼠上果樹。樊

子房中抱繡裁。和尚臨頭進酒必是私沽。道童鍋裏

燒茶。何須確煮。吳先生飲酒。倒口便吞。謝書辦與錢

抽身即討。棋客着棋。着着出好着。藥工員藥。員員

真神能貴。龍虹筆記

解學士籍。少年發解。及第後。皆許至妓館。妓知其才名。

乃論。茶止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元

之為。解應聲曰。一朝朝能。行行行院之家。吳氏

解學士七歲時。一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圖畫舍

歌。友甚不樂。於是續云。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中之鳳

歌中之麟。友笑而奇之。堯山堂外記

解學士幼。母孀居。苦里荷催徵。具訴縣宰。併係以詩。有

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知半頭之句。邑宰印指堂

邊小松為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

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春天仰面難。宰奇之

遂編其說。全上

傅黃門凱。出使外國。道經仙遊縣。九仙祠。黃門慶壽。夢

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及入界。燕亭殊際。國王

令至客者。請同黃河漚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黃

門應以夢中句。因上題。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然

門應以夢中句。因上題。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然

華有九曲，而彼國亦有三十六灣也。蘇東坡

永樂中，江南一太學生，需選京師。見邸間題云：客服孤

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閨中傳旨云：人立斷橋，形影

不隨流水去。生以壁間句奏對，得旨。堯山堂外紀

都憲韓公，巡江西日，方物馳獻，忽聞可云：水上凍水

水積，雪上加霜。一囚曰：本中務務成雲，雲開見日，

公稱善，為減死。窮陰元記

于肅，八歲時，衣紅衣，騎馬，有隣人呼其名，戲之曰：紅

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詩

于肅，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僧人蘭古春見之，戲

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即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公回

對母曰：今後不可梳雙角矣。他日古春過學館，見公梳

成三角髮，又戲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對曰：一禿似搗棗。

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三異人書

徐輪為郡吏，偶隨守步庭中，見一鹿伏地，守云：屋北

鹿，猶宿瑞應，曰：漢西雜齊啼，守遂不以常禮過之。韻

儲嶧初游州序，不備禮度，學官示以句云：晴窗美酒

更銀，三者備矣。嶧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

已而嶧應天，嶧第一，甲辰會試第一，比廷對，嶧

以三元自期，內閣問其自負，乃抑置二甲第一。自後勵

行檢，務文章，至為全數。山

楊文舉八歲時，以奇童薦。太宗伯姚楚獨器之，疏請翰

林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

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

之風焉。玉堂叢書

林舉人章，字初文，福清人。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舉

祭而就，落句云：曾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

題壁文公像云：歌立藍關雪，回看秦嶺雲。非千馬不進

步，步趨明君。塾師笑曰：此子他日必忠而苦節者。詞朝

袁相國履善，六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

見之，出對云：願為小相，袁即答云：痛比老彭，厥後相國

奇園寄所寄卷六。詩

年登耄耋，童言遂成讖語。新明詞

翰林舊有句云：實之。李西訪東之。江胡東之賓之，適陳

啓東謁選至，吳文定以扣之，答曰：同也。待由也。由也同

也。西涯為之擊節。詩

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

李西涯與程篋，篋過采石，西涯曰：五風十雨梅黃節，篋

敬曰：二水三山李白詩。神童集

林莊敬公九歲時，邑宰謁其尊人梅所先生，公侍側，有

白犬在門，顧梅所，守出，白犬當門，兩眼睜睜，惟顧

至。公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案笑曰：公輔之器

△

紹興董元，雲南太守復次子也。八歲詠胡桃曰：形非如
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那是一團仁。梅月曰：夢
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圓。玉人不學桃花面，淨
洗紅粧鏡裏看。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無不
精妙。弘治乙卯，張御史請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
鐘事，例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如式，命還籍。充
合稽縣學生，更名玘。乙丑會元。山堂外紀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書。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者，公

援筆書云：扇作帆，今劍作舟。雖然直渡海洋秋，儘他弱

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神童集

王陽明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詩未

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

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使賦破月

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連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

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圓。山堂外紀

楊公繼感，鄉塾讀書。師出，羣童為迷藏戲。師歸怒曰：藏

非此能屬對者，免責。公曰：願姓湯名。師許字以女。

嚴嵩十二歲游郡學，有提學為句曰：玉關千里，鄉心一

片雨絲絲。嵩曰：全關九重，聖壽萬年春蕩蕩。籍自眉漢

施榮年幼而貧，鄉里都驚。張曰：卷戶如弓，卷弓如弓。上
弦弓，下弦弓，樂應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
錦。張即招與子同學。山堂外紀

陸貞山聚，有對云：東棟為荷，破甗勞開成四東。閭門起
屋，移多補少作雙間。聚見，亦為對。某郊巡按蘇松
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宋私封云：冬
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一對云：呵現作書，口內風
雲生黑雨。宋亦屬云：銷牌得快，掌中天地現金星。香對

李公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前，出一對
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各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應曰：魏無
忌，長孫無忌，汝無忌，我也無忌。香山堂外紀

坡公曰：眾破風風見，佛印對曰：爐新鷲鷲飛。佛印曰：無
山得似巫山好，坡公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
若何水能如河水清。香山堂外紀

戲齋賣茶棚下，溪西俞老人作聯云：足同任勞，胡不令
腰一息。服宜縱飽，亦當為腹三思。其自詩六十一云：非無
意於求安，胎投已定。何以知其必壽，瞻未全嘗。茶足
句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無父母日方知世間最難得
者。弟兄有弟兄時不覺。香山堂外紀

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應以響馬能
空冀北羣。人嘲江西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應以響馬能

所籍為戲賈飯編

陳啓東震長洲人善屬對人以句頭菊蘆四字命對未就方沐浴偶得空心蘿瀟對之喜躍益為暇啓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喫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諒參政浙藩與啓東飲見其寒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鬚何須如此陸公太賞嘆釋史

一審官怒生員詞突出對云兩猿截木山中小樹樵焉能作對應聲曰匹馬陷身泥內老畜生怎得出蹄對聯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鉅鹿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

寄園寄所寄卷六

吞炭終為山下之灰關字多未為佳句不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茶囊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字難定兩家婚配已酉一日為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佛女早為婢女又可以為奴全上

小字始於漢盛於晉如犬子對狗奴又如桐君姓父皆由人名自足三尺皆為名姑慈子規皆鳥名于林臥于律中曾以鳥名作對如慈古人表字朱翁子對蔡翁孫胡仁祖孫孫孫

王公世內幼見醫者命作詩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載乳黃池漢子幼以儒童應試時度經歷以貢

途攝縣命予對八歲兒童豈有登科之志予應云三年經歷科無報國之心子怒其詞嫚故借音以誚之又一日遇子於途復召試對雞鳴犬吠占荆窰予對曰鳳舞龍飛歲太平郡守蕭公知之方入試公問曰童子能對抑亦能詩乎曰能曰汝詠童子手中筆予應聲曰筆與大人同今日能揮墨他年定著紅蕭公大賞即以予文薦之學使列名座榜彭止節集

李膺召入內庭過門高門貴曰神童脚短李膺言天子門高蓬萊案翰林孫公承恩五歲吳一齋公指紅燭試我即答云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歎曰此華國之器洪舍人鍾四歲善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捉筆

寄園寄所寄卷六

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頓首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於地下書耳即令內侍昇几一揮而就全上王侍郎道亨年十二咏古槍云浮屠何代建晴披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冠萊公舉頭紅日句或不過是全上

有才士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見侯氏讀春秋傳久未看對者後請亂他以此問之方對曰東門樓上南京人唱此西風

英廉奇

詞中異人

女主乎內以聲不越閭為賢豈尚異哉獨自矜

天補石來異者多矣吾摘其近以媿鬚眉

漢曹大家班昭續成漢書崔蒙母師氏封義成夫人秦

寶滔妻蘓若蘭齊劉孝綽三妹陳女學士袁大捨等秦

韋遂母文君唐女學士宋若華若昭若倫若華若憲

閔圖南妹為不栢進士婦人能文者類不勝舉要當以

蘓若蘭為冠 蕭虹筆記

唐三原孟媼號張大夫夫死續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

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

齊女子婁還仕至揚州魏曹從事 全上

隋室既受周禪極成遜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夫身於

僻儒之朝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

誠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

守志終身曹不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甄氏軒涕泣橫

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諳

魏其女為太子妃聞呼公上則涕泣而辭司馬炎

篡魏其諸姬安王太子自稱有親貞士不預廢立之謀

武曌篡唐其妹安王王敏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

朱溫篡唐其兒重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

禍此三男三女婦人者不唯其親可見天理人心之不

長矣 明倫彙編

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

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

周鼎摩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皆徒畏服摩欲妻

以女假作詩辭之曰一從拾翠碧江濱貧守蓬茅但賦

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

操經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

兒序人驚其述本末乃嫁之傳奇女狀元春桃記 燕黃

事也 升卷外集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附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

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獨異志

齊王李克用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取

女子為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叉妻胡氏齊高岳母山

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慶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

女子為女學士宋孝武朝端蘭英為女博士女子為男

官者女將軍晉王廙起兵顧淑母孔氏年百餘以為軍

司馬威復以己女為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

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

義秦授為果毅陳女白頭鴉為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敏

十人女子既受封者齊陸太姬司綸絳者唐上官婕妤

女子詳為男子而在官位者不於前錄事黃崇嘏薛

氏

濤林奴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充委

女子善將兵者。趙陀同時有保寧沈氏陳氏。又有馮寶

妻沈氏。封石龍夫人。明石龍司上官秦良玉。作賊者。漢

交趾女徵貳徵側。以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

須真。反賊。唐寶兒反。難畜判言

王級女為正烈將軍。朱序母守襄陽。築夫人城。唐鄒

淑。女為誠節夫人。王氏女殺賊為奇義夫人。荀雍女

拔關請兵。古立應妻高守城。封狗忠縣君。平陽公主起

兵。流娘子軍。唐如義記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王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

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

異。乃携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焦氏筆乘

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

線香為活。善聰孤幼無依。詭為男子。裝携之遊廬鳳

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

亦眼昏。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

年。恒稱有疾。不離衣。夜乃悲。治辛亥。正月與英偕

返金陵。年已二十。父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

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語其故。姊怒。且誓之曰。男

女亂羣。辱我。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

勝憤。適泣且誓曰。妹此身荷。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

表此心。其隣有穩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

為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為女子矣。

英大駭。問知其故。快快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

英猶未室。即為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

乎。交親隣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

為奇事。嚴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全上

節孝婦宋氏。洪武初。生戍金嶺。奉姑。偕行。過盤江。守滄

題高郵亭壁上。訴其流離困路之情。今雲南永昌城西

有碑。謝祠。傍御史黃中題其碑陰。焉。祠則御史陰汝登

建。其詩云。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慰茅屋。批薪就

地旋鋪攤。步隨相向不聲哭。傍人問我來何方。俯首哀

哀訴。乘曲。妾家前居金華府。海道曾為上千戶。舉鞭運

粟大都而。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勝迹在山林。立志從

文不從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

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婦驢子史遍搜覽。志欲出

仕。魁蒼生。前春郡邑忽交罷。辭親千里去神京。丹墀對

策中。殿舉。馳書飛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開州守。飄然蕭

蕭。西。南。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好。頭。盡。除。掃。日。則。升

堂。治。公。務。夜。則。理。婦。事。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致

遭。僚。佐。怒。府。第。獲。罪。苦。相。舉。察。院。來。提。有。誰。訊。臨。行。裝

囊。無。錙。銖。惟有。舊。書。一。箱。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聞

者。咸。嗟。嗚。彼。時。微。職。動。魚。萬。妾。夫。白。料。無。從。辨。經。旬。苦

打不成招暗燭家人莫送 嗚呼俄死 國中頭旗原
籍來秋封當時指至耀門戶 粵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
妾食如洗歛鈔殷勤備行李 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
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 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
北兩別痛別後再會知何年 開船未還子病倒求醫問
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 白骨誰憐翠青草初然有
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 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
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 促裝途慘行色空林日
暮鷓鴣啼聲啼道行不得 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
放來取濟雨晴泥滑犯姑乎 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
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 五更睡熟起身逢飯鍋未
寄南寄所寄卷六

熟旗頭遍翻思昔日淡閣內 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
影上欄干花落庭前鳥聲碎 簾斜簷金鳳翹翠雲纏
髮蛾眉嬌綉床新刺雙蝴蝶 坐久尚快春風曉豈知一
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 半途日暮姑云饑欲丐奉
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 情儂薄似秋空雲喪夫未
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 血色紅裙綉羅襖終日騎
驢渡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 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
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 嗚呼嗚呼風俗日頹敗廢盡大
義負黃金妾心汪汪淚如水 寧受饑寒不受耻幾回欲
投江魚腹姑存未敢求 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
姑終日嗚呼三妻三隨如三姓 地下何慚見夫面誰能傷

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 道傍見者為誰心隔嶺復
啼叫何許 鐵橋志

洪武間勅封滇中武定府上官地法 叔妻商勝為武定
府知府 通記

奇難後誅僂臣僚 妻子發教坊或配象奴 有一烈婦題
詩於衣帶間赴武定橋河而死 或云松江謝氏婦 籍汝
給配象奴 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 手提麥飯祭亡夫 今
朝黃龍橋頭死 要使清風滿帝都 列朝詩集

正統間項襄毅公忠 以隨駕陷於邊陲 因善一胡婦 婦
曰君欲歸乎 公曰固所願也 婦曰吾頗習途徑 與君俱
往 隨戒餼糧 同公潛行 行且強半 婦曰此去邊關尚須
寄南寄所寄卷六

四日程度所齋糧不足供兩人 且其入關必多盤詰 往
則借斃耳 前途遊騎漸少 遂彼其易 請從此別 遂以糧
投公 竟自刎死 公急救不及 忍痛獨行 甫抵關 枵腹已
一日矣 乃祀婦於家廟 忠孝集

夜游者 映人婦也 正統初 本州祀境 至順寧 郡男女與
敵 皆北 夜游手持尺劍 殺其百十餘騎而歸 名勝志

歸安女倪氏 許聘陳敏八 敏八從軍不返 誤以死聞 倪
矢志不嫁 越五十載 而敏八歸 始成婚媾之禮 女年六
十一 夫年六十八 兩人霜雪盈顛 人號白頭花燭 此儻
事 亦韻事也 蘇州府志

景東府治東 有邦瘞山 上官陶姓 世居其地 正統間 土

知府陶養嬰職。伯施川叛。繼入境。養祖母阿姑。率所部禦賊。斬賊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襲為太淑人。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榮。公行錄親。既開名。榮

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

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榮

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榮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豐城楊女為李姓婦。諱兵。南昌小校。王某掠歸山東。婦由意事其妻。甚見。生一子矣。校家漸落。從軍去。婦

詭語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遺厚貨。曾以金珠數斛。潛

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笑曰。

若子吾自撫之。乃釋斧。斲。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躡。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兩。健。兒。夜

起。賊。之。馳。里。以。策。擣。家。門。坐。索。故。夫。夫。出。旬。旬。不。敢

仰。視。輒。抱。曰。妾。非。他。被。掠。楊。氏。婦。也。且。述。易。救。巧。脫。狀

縣。官。為。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之。

女學士沈氏。名。字。營。中。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

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

廷。嘗。試。守。官。論。其。發。端。云。其。矣。泰。之。無。道。也。官。豈。必。守

哉。孝。廟。悅。遷。居。第。一。給。事。禁。中。為。女。學。士。弟。溥。官。通。判

即就試寄詩者也。今吳興人呼為女閻老。傳其言體諸詩。時人以為。姚好花。蓋不足多讓。列朝詩集

白母者。山陰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為

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知縣。母

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無城郭。寇倉

卒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俱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

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其銀汚池中。若公

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出其所私藏

敘。玳。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之。

用是捕獲。谷文長集

廣東按察使唐彬。有女七歲。於衙前手植荔枝。弘治間

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

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聊補緜

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寒。強以

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

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為婢。以全節操。啓不得

奪。李侍母不離。啓先載。而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淞

山。母與李登寺。願。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折鳳皇

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金婦入地。還尋折。折。折。

彭澤曉煙歸宿夢，滿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盧翰妻李氏，既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盧船，多機河下，教諫誦詩。往來鹽船間，二日，李問知，喚問詩從何處得，諫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廷益恐明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昇，至盧寓館，為夫婦如初。蓋李歸謝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為護持，以遂其志。及是歸盧，母亦嘆異。素山堂外紀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敏善屬文，豪右爭欲委禽，紅橋不可，語父母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於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為媒。邑

子王恭，自負擅場，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長樂王偁，實居東都，竊見其壁，起寄之以詩，怒其輕薄，淡居不出，偁怏怏而去。偁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適見張焚香庭前，託鄰姐投詩。張林詩為之啓齒，援筆而答。姐將詩賀鴻曰：張娘子索頭詩卷堆積，曾未揮毫，今賜和君詩。鴻所希有，鴻人喜過，使姐道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令其家以外室處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口篤，偁盛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偁密賄侍兒，潛窺鴻與張作乳雲裝，二詩調之，張愈怒，偁知其意，乃挽鴻遊三山，植數口，鴻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賦三絕

句，張倚和焉。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偁和夫江東一詞，留連惜別。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模魚兒一闕，絕句四首。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述往訪之，張已卒，失聲長號，傍徨之際，忽見牀頭玉佩，玦懸一絨，折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辭之，過紅橋一慟而絕。列朝詩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携二女親嫁董中，少女為惡火掠去，賣臨清沈鵬，擅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為吏赴京，趙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故書中，得詩一紙，子文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携歸父母，即以賽濤歸子文。有曲江鶯囀集，皆賽濤詩詞也。今上

海山君，妻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天，海為詩百首以弔之，踰年，值君烈忌辰，酌酒一慟而絕。哭夫詩錄十首，海內風流一瞬，頭被蒼難，自古今爭，哭君莫作秋閨怨，誰能須歌鐵板聲。上帝徵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取凡間學道人。鏡骨支貧意懶淡，有時不待換黃金，時人漫賞雕蟲技，沒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寧有贈言期，情猶欲化山頭石，以盡還愁不爛時，獨上荒樓落日暝，夜

孫斌市接寒雲。恍疑廊下問吟句。遙憶鬚眉莫見。木
次鱗居接葦蕭。魚喧米開晚來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猶
登君歸過板橋。兒幼應知未識予。予從汝父莫躊躇。今
生汝父無繇見。好向他年讀父書。男兒結局賤浮名。回
首空嗟一未成。道得八句垂白父。淚枯老眼欲無聲。他
人笑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
離頃刻是便安。沉沉夜壑燃幽炬。探入松根逼寢處。風
夢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石人語。名苑詩歸

嘉靖間常熟沙頭市女子季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
也。抱置膝上。令咏燭詩。應聲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爲
春。其父推墮地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致死。今上
行都守所寄卷六

嘉靖宮人張氏早卒。殮於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
中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
數人。詩曰。悶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
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
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南寧伯
毛舜臣在南京留守。酒掃舊內。見別院舊壁。多舊時宮
人題詠。年久剝落。不能盡識。其一。嘗云。蘭仙手書。末
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婉
麗。辭意凄怨。可想其風神月思。蓋山堂外紀
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賢能。分理家政。付與一婦。婦
亦器論。以出納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處。婦

辭舅姑。不願爲婦。才美愕然曰。吾家海有田產。可供伏
歲。何遽辭去。婦曰。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
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玷異。才美曰。汝言誠是。
當悉除之。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用二十
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
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
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木生徑字元經。正德朝。以婦薦入太學。嘗登秦觀峯。夢
老嫗携一女子甚麗。以一扇遺生。有詩云。煙中芍藥
露。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
蘭香。明年入都。道出土橋。渡溪水。得遺扇於草中。異之。
題二詩於樹上云。隔牆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
風定細聲聽不見。齒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愁。
湘簾初捲月沉鈞。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
承樂中。用薦爲工部郎。休沐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橋。偶
憇田家。老嫗熟視其扇曰。此吾女娟娟手跡也。偶過溪
橋失之。何爲入君手。女對扇不溪橋。見二絕句。朝夕。諷
詠。得非君作乎。命娟始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
也。其相款異。遂爲大姑。列朝詩集

閩詩多有帶英氣者。王季重先生女。題蘭相如傳。有七
寸小臣。五步大主。頭之句。一時稱其豪爽。晉於嘉從

洪承疇軍其妻吳藻仙送之一絕。萬里從軍憊孤身一
劍愁家園落日裡。莫上最高樓。亦有英雄氣。色後管
設帳受女徒。終於尼。西阜外集

徐氏居昔之北關。父鹿鄉為新安郡丞。以女許配俞
俞純。純兒也。合卺之夕。傳姆囑屬對句而就寢。徐指二
硯出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
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下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後徐氏卒。俞即取其著作。作焚棄之。僅存批
點二十一史。又悼志賦一首。梁鴻王凝妻諸贊。及讀離
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友人鄭邦衡梓之以傳。列朝
詩集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於新安汪景純。景純
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欣助。景純
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背賦
詩。屏却丹華。景純好古書。蓄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
失毫黍。王伯穀亟稱之。以為今之李清照也。景純在里
門。有寄衣詩云。閉妾浚閭。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
守清勁。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遊山樓稿。亦不
存。非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開筆歛衽。全上

天啓元年。宣撫使秦崇明。歿。石砮宜撫司掌印女官秦
良玉勤王。秦氏世為宣撫司。兄秦邦屏。邦翰。提遼力戰
死。弟秦民屏。重傷。秦淵出。得歸。時蘭賊厚遣秦氏。求其

取。良玉斬使留銀。奉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及侄翼
明。卷甲疾趨。潯。度。重慶。營於南平關。扼賊歸路。遣兵夜
襲兩河。虜其船。以阻賊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
並進。又留兵一千。護守忠州。以為犄角。移文夔州。設兵
防禦。塘為上下聲援。後又大破流寇。女將掌兵。一時無
兩。貞勝編

崇禎末。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即其石
砮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巡撫遣之
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
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數日。邵公不知兵。嘗
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未幾賊大至。張
令被射死。秦石砮兵亦覆沒。秦弟勳。勳曰。事急矣。盡
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康其半。半餓之。官足破賊
主官家用一簞一帚。調兵者最急。著以能飯者畢至。帝
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勳。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視。峒
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邵撫提秦也。後史

王二。本女子。順天東安人。年十八。父母携之入京。易男
子衣冠。鬻于廟。自旌德住。甲寅。黔。滇。亂。德住南征。草衣
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住愛其勤。辛酉
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
垂絕。主人辦棺具。易其衣。乃知為處子也。眾皆色然駭
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為

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傳為美談。勞金共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卷四 王三傳

四川石碣女師。秦王師帥勤王。召見賜綵幣羊酒。御製詩。薛之曰。蜀錦在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青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秦廟遺錄

崇禎四年七月。賊賊燃燈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塙為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潛道。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子嗣率僅僕。賊覆之。篋中矢石並罄。傷賊甚衆。四日。還其北道王。學生表之曰。夫人城。注。寇始末

江蕪縣。無道。幹辦資金。與札赴北京。道山東。旅店樓上。快傾汚其衣。怒甚。店主向樓罵曰。浪小婦。何污貴人。遂下請罪。幹辦知其為妓也。怒霽解。比至。顏色妖異。光焰動人。是夜遂棲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則

響馬號箭手矣。幹辦泣曰。子奉公往都。若劫我。禍將不旋踵。益近前。乃笑。少年。忽擲帽。睜眸曰。認得老娘否。幹辦視之。夜來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書與手札。俱遺汝。盡攜其金去。幹辦反責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織。彼與汝前後同來投宿耳。知為誰乎。有斬盡

都城南。於賢坊。民劉蘭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冠城御史

曹遇以聞。氏頗知女學。非習女工。萬曆二十七年。曾嫁。適貴人。床中。遂不肯過人。毀面自矢。事兩尊人甚孝。卽至親。比時。未嘗見其聲色。本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悉心奉侍。母進食。女亦進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張氏女。跪靈前泣血。水漿絕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氣絕。死時。異香滿室。人咸異之。卷四 長編

英廉奇

譚肩

譚肩類游談矣何英廉之有非也村嫗磨針可
以悟學事有不相謀而相師者是在其人

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劉更生
為之父許敬宗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偓曾之為孫
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祖父之賢者
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恭前
愆

兵部尚書茹瑯衛州衛山人也明成祖兵起首先勸進
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備襲爵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

宋晟定遠人也以父開國襲都督建文時通謀於燕其
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瑄晟二君有愧乃子全上

張弘範張世傑木兄弟也而一為元代宋期於削平一
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間矣

王安石初為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而
其弟維平之曾布陰禍善類而其弟肇移書勸之邪正

相反誠州若參商至若王處仲親為叛道而其弟竺法
深獨脫然遊方之外此九品之最卓者

徐中山王而有增壽之子李岐王而有景隆之子增壽
為弟而又有新祖之兄何父子兄弟迥殊歟

阮籍遺落世事不為禮教及教其子渾則曰仲容成已

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元延祖棄官反初服嘗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掘薪以為有生
之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輩則曰兒曹逢時故山反不
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
出於一途

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
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為
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嘆曰吾聞物禁太盛夫
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驕下遂擢至此
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
於禍吳康羅為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為大都督

軍二千萬後軍敗被誅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密權位至
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聰宋梁時為禮部
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聰為亂兵所殺三世為將相道
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
圖而曹至子削封蕭五世絕祀房裔次子遺愛與公主
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爽
次子爽爽子闕為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遣仙客為
表薦爽為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杖殺之宋賦六子渾尚
想漢衛俱以職敗廣平之樂衰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陽
三四傳不復能振裔孫元亨僅為承興教授狄梁公會
孫顯伯眠漢子嗣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

文定公題。一時名。子孫相繼官達。數世之後。亦復蕭條。無一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皆皆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絕。某絕。人自改換。皆固無恙。公聞之。惕然。即請老。難應。刺。

有舉孝廉而為人主者。魏武與大帝也。狀元及第。而為人主者。夏主李遵項也。後集。

郭勣曾來俊臣。後臣即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易之難之。開朝時為武后。後張元一。書。

代儀剛以進。后大笑。鄙其為人。趙履溫察衫為安樂公。至背挽轎車。後遭僇。人割一臂。骨肉俱盡。成敬奇省。魏。

崇疾。對崇泣。懷中置生雀數頭。向崇放而視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遇。實懷。

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誤為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明昇時投水而死。噫。彼輩為。可悅人耳。

乃輕則取朕。重則喪身。冷眼觀來。可不枉了做小人。座。

項王嗜。當是極。相愛男子。而寵。臨以不。

舍。蘇子卿吞。視死如歸。而不免娶彼婦生子。彌。

長忠。可對天。而。求。曹又。

疑而自取之。趙。而御史。乃此一。令老。

之。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屬意小。既去。乃。

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理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客中開集。

袁忠微以相名。天下有二塔。一為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微每為談相。妻必北云。其說真且相女塔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重。

王廣津作相。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沃木共飲。李昌巽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

勒。女隊三千人。魚胡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

花盆。盛水濯足。謂。平生所不足。元載寵姬薛。切。

有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線。却塵。李德裕好飲。惠山泉。

自京。常州。置水。處。孝仁。伐。以。駱。負。盛。水。養。

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須。與。復。易。使。酒。連。成。味。

美。符。則。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帽。為。裝。州。日。點。山。進。

一。上。油。二。千。石。不。李。倫。用。有。紗。眼。苗。婢。供。香。藥。劉。嘉。

謂。誤。入。其。內。劉。頃。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賦。韋。陟。

盤。備。珍。奇。厨。中。所。藥。皆。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林。水。陸。不。

下。簞。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啖。牛。豕。不。飽。獨。非。吾。屬。

毛。離。裏。而。來。者。乎。後。以。白。蒙。宛。皆。禍。不。旋。踵。豈。天。道。之。

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耳。元。錄。

狄。梁。公。之。思。親。也。南。望。白。雲。而。佇。立。梁。燦。之。思。兄。梁。燦。

也亦南望白雲而憐然。李友報於至性。即以事勸動情。亦見性情合處。此語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曹劉裕刺客。不殺司馬越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麟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觀。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此輩正自有人。劉美真事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失也。備三長如班固。猶有此失。別其他乎。全上

狄鞫處親為袁粲門人。而抱首蔡子者處也。周某其失親為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附殺魏為吾相李泰所錄用。而轉成魏家謀殺者魏也。東之狄鞫。魏也。西之周折。魏於陸超。南之魏某。魏於陸超。而該書不少留。彼其仇視思也。不辭其大焉。此語

剖水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叩梁而一魚踊出者王延也。臥水而童子送餅者楚儼也。泣禱河神而冰開得尺許。蘇者杏道也。又楚華冬中得瓜。以愈父疾。王鳳雪中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動植之類。且以非時感之。彼李處思東魚。仲冬思生地黃者。叩梁容熙以南而之。會。切青有司而猶不得。以是益信孝感之神。此上

古之聖人。去來必有所自。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舍。早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稟星精者也。傳說為箕。箕神。造父王良。各聖象於

天。則殺而戍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瑄為承禪師。白樂天。海中山王。宋晁迥都居天王。楊億武夷君。陳堯咨南唐王。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富弼崑崙真人。王曾青草堂和尚。蘇軾陝右戒禪師。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為南山伯。荀頭為泰山君。劉聰須進國王。韓擒虎恭養金剛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全上

朱子綱目一書。字字鏗鏘。經之筆。昔人咸謂春秋不為小諱。乃呂易麻。牛易馬。何綱目竟不置一詞乎。且期年而朱子政。既云期年。焉知非麻氏之種。得毋恨始皇犬書坑儒。為此論以快心乎。若牛馬之語。乃魏時張拔石所現。他物甚多。不止牛馬二種。何得以此定其為牛。吏。典。午。氏。亦。係。繁。奪。世。人。不。樂。為。辨。之。也。朱。子。作。綱。目。要。非。無。見。實。如。史。贊。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官求之。詔令乃積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衣。服而死。此語

李白人傳其醉遊采石。捉月而溺死。然今采石處有李陵或云病死。另詳承渡。

元祐黨人之賊。蘇子瞻得徐州。子由得雷州。劉華老得新州。皆取字之偏。旁。以。遷。客。為。戲。全上

文翁拔劍舉江神。而迴復水遂平。王遊樂營金堤。而水波旋却。武肅命張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既至。足迴狂瀾。金上

張洪陽相公。見玉茗堂四記。謂湯養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遺愁集

子美本資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美家無擔石之儲。其作法言。窮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

金庭下。曰。吾不忍以鄙人污吾文也。彼售書求米者。非唯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丹史

唐荆川曰。僕偶想宇宙間有二三絕可笑事。其層沾細人。稍有一碗飯喫。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畧有些名目在世者。死後必有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倘悉付祖龍。南山煤炭竹木。盡當減價。遺愁集

金壇三茅靈觀。每年顯化。攝衆自陳罪業。酌酒漸述。及湖賦揭竿。山頂千年官殿。付之一炬。而山神不能杵伏。甲寅之亂。江西上清宮。亦為賊燬。說者謂天師但能驅

邪魅。不能制生人。然數之所為。豈易避焉。蘇升乘

鄂州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送。送者未至。於是舟曰於許者以千數。蘇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做運折樞破帆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蘇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群矣。宜其做也。蘇里子後

宜德間。憲翁一縣令。初至任。謂幕下曰。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中有一父老對曰。某等只聞得豈翁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為之。然。西野齋記

兵部尚書徐爾家。新貴皆薄其出身。更胥。狀元某歸。徐往賀。不得已往答。不與言。一茶而起。徐問。狀元幾年一個。笑答曰。三年。又問。吏員為尚書。幾年一個。無以答。某同入。儒學。某指夫子像。戲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目出身的。落泚集

龔介菴祖錫。由江南布政內陞太常寺卿。惜予修輯賦役全書。館中語諸同事云。趙農都每與予面談。不諱吏員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如意周旋。反成輕佻。何淡所撰李克嗣墓誌銘。贊曰。前數十年。士大夫多以富為諱。爭自灑濯。以免公談。今聞人仕。眾必問曰。行衙門否。聞人退。眾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駱里閭者。世不以為過。亦風氣使然。玉堂叢話

駱里閭者。世不以為過。亦風氣使然。玉堂叢話

有北雞啼者。主人令宰之。左右曰。此不祥之兆。何為宰雞。主人曰。是雞之不祥也。彼一啼而羅殺身之禍。於人何預也。莫氏八林

北雞司晨。及雄雞夜啼。俗皆謂之不祥。余居杭時。雞忽夜啼。命宰之。三兒景行方幼。遽止之曰。信不祥乎。雞乃預報主人是忠也。若不足信。又何為一啼而戕其命。余以其近理。遂從之。

凡遇奇異之人。奇異之事。要有定見。漠然不動。方無註誤。江西舉人但調元。素有文名。一日遊瓊州。遇李某。王某。講天文。尊信之。訝為異人。萬歷癸丑會試。調元首二場。佳甚。葉臺山相國已擬為會元。及閱三場。問天文策。

寄園寄所寄卷六

對云。惟海上李某。王其可。聘入樓。定某大驚。互點落之。朱平涵相國曰。但生瓊州之遊。特尋寃對。以阮其進取耳。余筆此。以為見議易動。留之戒。蘇譯

趙清獻欲絕慾。其父母畫像於卧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却之。文節構枯木。蒼死心。察以為義養疴之所。伊川於室中置尖物。劉元城誦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為萬全之良藥。

古人克己工夫如此。座右編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賓子三十六人。皆玄

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八人。宋徽子三十八人。張者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益三十人。湯幢小品。梅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阮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四而汪南溟以戚南塘。回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劍門調廣西。不貶爵。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郝可並舉。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六

漆匠楊琄士大夫有媿。此三匠者多矣。嘯虹筆記

新序趙吉士行夫新

受業 楊敬儒止齋 全 包 景律 校訂
胡任與孟行 孫繼孫

癸祭寄

天府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法

寄園寄所寄卷七

樂用

禽獸

類聚數考

寄園主人曰事不洞晰引則必訛後山所以願祭也古今書籍繁夥徒視楞腹以與昔人抗語難矣哉若夫占天必辨星經論人必窮幽奧讀古必蒐經僻著述必極靈動雖則於後生豈易言耶如某人所必用者勿拾標標而戰之談則安矣

癸祭寄

天時

兵法云甲子與周往凶滅燕在戰危事也
拘時日况其地耶然陰陽氣未足懸下
其根不足伏靈符之心杜拘泥之口也請言尺
時

隋書元胄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胄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當考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老李當續註

冬至夏至該語與今南北俗傳不一今揭其二冬至日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成粟四九三十六方纒凍得熟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六九五十四乞兒爭志氣七九六十三破衲足頭擔八九七十二

猶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糶把一齊出夏至一九二九窮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掃灰坡俗語此傳冬至不傳

夏至讀馮慈剛月令廣義因得見此俗談巷語必有來歷

地宜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

地宜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

地宜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

地宜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

時身已。漢書儀衛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凡氏儀記。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術道夫云。開新羅說。此三且。亂河圖之。守官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野語。

陳指揮薛善詞曲。作京師月令記。二月十日。是月也。望益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舞化為鶻。最善名狀。李生筆。京師二月。洞溝。穢氣彌人。南城。烟。趙。術。術。元。甚。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東。唐。碑。稱。寺。

在燕城東南。疑為兩州節度使城之故墟也。奇聞。奇事。卷七。

昔見紀載。河凍有魚龍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類以為祥異。格致。曰。崇禎七年臘月。余樓。樓。瓦。東。為。花草。師。風。之。形。狀。曰。雲。氣。象。樓。臺。曠。野。氣。成。宮。闕。是。凍。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麥。偶。象。豆。麥。瓦。松。森。之。毛。象。松。相。巖。之。色。象。柑。濕。熱。所。蒸。頂。刻。漫。山。布。嶺。耳。目。口。鼻。腸。胃。畢。具。可以通視。又如落星為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氣。或至火。略一經。鍊。如陶土成甃。故初。熱。不可摩。又見星石。久則氣消。而質自軟。甚。亦。然。雪。瑞。霧。露。之。苞。含。有。氣。久。則。氣。消。而。質。自。軟。甚。亦。然。雪。瑞。霧。露。之。後。微。風。飄。散。能。作。成。紋。耳。方。家。之。曰。光。氣。與。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盡。所。向。何。足。怪。乎。物。理。小。錄。

類聚奇

人物

陶淵內人。類萬殊。可謂詰所稱之何自。陶莊子云。邇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不。即。子。存。尾。人。即為萬。修。其。稱。名。代。殊。安。知。其。不。由。是。也。披。覽。亦。聞。有。獨。即。若。必。核。其。詳。備。則。敢。藉。極。博。矣。

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行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韓非子。水。視。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耶。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祀。信。乘。黃。履。載。大。鹿。曰。食。盡。漢。王。卧。楚。呼。萬。歲。陸。賈。書。圖。奇。事。卷。七。

秦新語。左右皆稱萬。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人太子家。謂左右酌酒。祝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縑數。軍中皆稱萬歲。王。蓋。曰。今日雖擊牛釀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波馬援。封侯。乃有請上。雅。齊。後。更。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之。祝。也。東。齊。地。誌。女。有。祝。隨。女。英。舞。妹。有。數。千。舞。女。有。宵。明。燭。地。湯。有。帝。區。師。妹。周。成。王。之。女。嫁。於。陳。而。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天。子。不。尊。不。自。主。始。使。諸。侯。同。

兩字之也 和知錄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稱人。次以寡人。後改爲安人。亦見於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年表中

五代時稱朋友曰朋。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身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

憲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並題名局席等

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

行崇風俗。務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復

厥教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朋比。所以

時風。惡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謹今日

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議

於有司。定需。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違勅

停。李肇國史補。既。列。於。然。思。守。路。謂。奉。教。官。候。求

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

子弟。及日爲恩門。師門。皆自稱門生。劉克莊。歐陽文忠

帖云。余大父著作。爲京學。考游清試。明年考出。試。昌成

於此時矣 和知錄

本朝亦稱稱座師門生。唯國子監祭酒司業則刺湯

直。警門生。某人餘用光名而已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按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繼

文多以妣對祖。而必清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燕翼

妣也。尤可證。全上

人倫稱呼。古今多不同。爾雅稱夫之兄爲兄公。遂雅

稱夫稱曰公。又曰兄公。洪邁初爲第。婦

保夫稱曰公。又曰兄公。洪邁初爲第。婦

漢書雖有兄伯之言。然非弟婦所稱。心疑未妥。後見爾

雅乃知當言兄公出使爲是。然今俗婦人稱夫之父反

曰公。而稱夫兄爲公者。絕不知也。然爾雅謂夫之弟

曰叔。則夫兄亦可謂伯矣。何乃爲此異稱也。又爾雅稱

父之舅爲先生。曰世父。後生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

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

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觀釋親四章。書總無伯字。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

加名。故云幼年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

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父轉尊。又合其字。直

以伯仲稱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而年至五十。直呼

飲食五味養髓骨刺血肌膚毛髮男子為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穀之實秀也方其升也皆虛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其滋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滌無有不下凡子肖形父母者以其精血寄於父母之身無所不勝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廢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化秋無天祭而破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開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疾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內敗小便道澀而為淋精已耗而復增之則大小便道率疾愈疼則愈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經既至逾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逾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精血不出新血誤行或積而入腎或變而為之脈或凝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濕精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全上

建平王妃姬等皆擬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生男有道乎張褚潘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為子雖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

氣衰未老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而下脫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以富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可莽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全上

宣德中賜太監陳燕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子汝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昭東京師女國媛力以娶之玄昭操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聯國傳帝為娶元振女為其妻操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表經臨吳由是觀之祿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言音圖李所書卷七

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皇朝盛事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閒雅為美故曰都門曰鄙人以邊陲郊野風俗疎略可鄙故曰鄙尺音圖李所書卷七

御錄考

人事

遇大事大疑出此語而指泰山之安宰相必用
讀書人信哉顧十七史從何處讀起畢禹所讀
何書亦曰朝卷有益未必不資一時之酬對

兩

仁宗親信夏原吉最切每朝罷必呼至近御屏前或隨
至便殿而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書公擬書
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則曰子奉之術非臣下所敢
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
權不下移也後有某部知道彼此是明亦化類也

寄園寄所寄卷七

杜詩今朝漢社稷

心數中興年人多疑子美擬用詳中

竹仲反而未知其出處按宋史筆斷曰中興謂中於理

而復興也猶曰應當興耳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學校貢舉謂今之為

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

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

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而俗日薄近

代歸震川與潘子實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

中而成一番人材世變已極士方汲汲而溺於其間無

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紛紛繁繁不可解脫

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讀中應舉士子之弊

賦餘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械軸錄其所著文以獻
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
邊半今俗作行式邊十六行也今俗作十一字讀終

唐太宗罷周公廟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此後

世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者周公也先師

者孔子也後世惟以顏子配享古今原始

唐明皇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為坐像全上

明皇始詔孔子門弟子從祀前此孔子弟子惟對像廟

堂不預饗祀至是因李元璋始得列享於左丘明等

寄園寄所寄卷七

二十二人之上全上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官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

福縣四川上直參宿奉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不淺厚

為神明之所宅或謂牛魁為文昌六府主實功進爵故

擬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

孝友是也三餘贊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

一或三人取二故有屢經省試取中擯棄於殿試者故

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

未幾復繼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

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

一飯迎之。子為天下衣世士子無窮之利也。亦中則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春秋以利字為榮。同輩相稱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為典雅。近世使俗成。通稱表號。以為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雅子。無不蒙此稱者。夫父母存。恒言不稱老。子舍而始。尊長之名。年幼而甘。衰邁之日。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既又不待言矣。要亦叶餘

余讀英氏八林有未四十稱翁者。作詩譏之。今更不爾。可辨也。

江陰李湖戒菴漫筆曰。余少時肄業。並未見寄稿刻本。寄園寄所寄卷七。寄園寄所寄卷七

有書賣在利考朋友家。抄得寄課數十篇。每篇勝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執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

憶荆川應鳳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襄。與之如宋同刻。方山薛應中會元其三試卷。余為從。與其常熟。

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楊子常彙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

始。安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雖遲。程始。至乙卯。以後。而功刻有四種。曰。程思。則三馬。並司及士子之。

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壯。

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利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檢枕。而中原北方之買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來以。

為的。而地書一切不觀。全上

近時品晚。村選本。為海內圭璧。他皆難以前任。借新榜人名目行世。及本人既發。則又刻在稿上。曰。與刻。

訂正。曰。借某人刻。此風甚薄。漸至鄉會。墨片。購作。今奉新令。禮部頒行。真本。妍麗難掩矣。學者可不奮。備。

明太祖建國。學於南都。乃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太祖親服而試之。問馬皇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后笑答。

白似一箇老官也。至今監中。忌諱。稱監生為老官。承化。

元。大也。始也。首也。人君立極。建元。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歲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蓋欲。

寄園寄所寄卷七。寄園寄所寄卷七

人君體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紀元。始于漢。以一字紀元者。始于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紀元者。

始于漢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于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于漢哀帝。太初元年。元。

改元。始于文帝十七年。辛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曰。却復中。于是更元年。後平以詐伏誅。卷中明集

子過其父為踰。解者紛紛。開邊。彼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龍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

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將過。羅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

人追過。前人之意。以疑子父。於義為協。卷中明集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比頭俯膝。一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頭至地下。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也。乃知出閣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劾瀛洲記。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皇皆俯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匍匐不跪者矣。今上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頗肆詆訶。玄宗以員外郎董璿。遂移貢舉於禮部。以待郎王元之。禮部選士自此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五等。第一至第一等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為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則天永徽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以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則謝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近世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

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則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蓋尊師之義也。

白虎通曰。費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贊不用死。故詩云。雖離鳴雁。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氣。贊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為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為謂取。不再偶之義。考儀禮白。納采則名。納吉請期。親迎。凡此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者尤為不易。使昏禮而必需。寄園寄所寄卷七。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不如易以鴛者為是。

鴛非雁也。夫古人初意。吳巖仲施如玉。皆以規製雁行之。余謂刻木為雁。繪以采色。既肖飛鳴之形。便可食富通用。則道學之鄉。古禮可復。親迎可行矣。物類志曰。將斧潛於婦床下。所之必生男。故將斧於雌雞欲卵時。可驗也。舊有佩雄黃精。衣冠照井之說。亦與胎教同其意耳。無意中呼婦者。則頭過戶。限。則其在石。以知男女。孕婦食桑椹。復食雞鴨。雀子橫。食。子六指。在孕恒聞鷓鴣聲。生子不畏雷。未齊曰。陰。方動而交。則子生。是白。此情。依名。社。公。皆氣之不純。耳。經

曰陰陽別，謂之有子。按尺內也。以左右辨男女。醫曰：心脈動如豆大，肝脈滑而兩尺甚者，妊也。命門旺為男，胚心動，肝滑而兩尺弱者，別病也。

南史張元始及朝野僉載：曹大年，郡吉，以此斷之。唐武德耳月記：柳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會。日中無影，曾年七十方卒。張孟奇言：今不驗，則遂有惟薄之疑。又言：醫下勸謂之影智，以為甚。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強於後生者。或曰：一歲中其影彷彿，及長血氣自壯，則與人同矣。

蘇州范公，其老而生子，先階，外人多疑之。范乃廣召親友，酒酣，出已足六指，示之。抱子出，足亦六指。眾議：乃應允降已，未召試博學宏詞。

黎久曰：有處女孕者，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或神交氣交，或精交，女圖照井而孕，亦氣交之理乎。外紀：楚而難西，有女圖，曰亞瑪，作媧，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輒殺之。今上：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母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寡，其日皆為供饌，酬暢歡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能開食張樂以為樂。若其處者可矣。然梁元帝嘗載誕之辰，飯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為感傷。今若臨天下，當有四海而欲

承誕膝下，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汝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以生日為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漢錄又記：唐中宗以誕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樂宴為壽，始始見此。時因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即百官上表，請以劬歲八月，初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享宴樂，休暇三日。此誕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所犯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錄。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奉圖壽所寄卷七。

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誕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奉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嘗勅停，焉復行之。此進名奉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成壇，度僧尼資給。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素好生，非是信尚。汝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臚醴，永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莫為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為重矣。王與后龍景，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忠脫紫半臂。

撰一斗麵為生日湯餅耶。恭務事也。明皇不惟自請母
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
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此豈
弟之至清。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賜氏生日。幸華
清宮。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游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
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著
將。亦用此。朱仲折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蘇得送張
與詩。爾生始懸弧。遂我作上賓。引箸舉餅湯。祝賜天賦
壽。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談載西
川常相公舉。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蜀東川盧八座
送一歌姬為饋。愛日齋叢書

寄園寄所寄卷七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

李。錢兩姓也。前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
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
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
姓為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
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為一百七十門。至有
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
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昨上命氏。以字
以益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蜀郡雜錄

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實九烟編之成文。茲矣。子友
至石農有百家姓繼編。更為工巧。今復有 即製百

家姓云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禫。是月禫。能月樂
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
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閏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
實以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據人
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孔安國書
傳大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日。三年
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日。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
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為二十六日。出月禫祭為二十七
月。與王肅異。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
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

寄園寄所寄卷七

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

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
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卒。鄭玄所引王肅
葬禮。二十六日。後鄭玄二十七而後除。其過於古
人一也。饑饉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履削杖。
布帶流屨。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祖也。至尊在
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
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為母也。喪
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
者。見無二尊也。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喪。唐高宗
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玄
宗開元七年。開七月。布帶流屨。木上。禮父在為母。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輪壘。如生前之儀衛。唐朝以為山陵。太宗葬九山關。前立石馬。陵後門內。又有番前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氏。後漢太尉楊震。葬日。人贖驢。以好食。亡者肝膽。人家不能。令方相立於墓前。而凶象畏虎與相。故墓前立虎。或說陳倉人。掘池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為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腦。若欲殺之。取相東南枝。插向丘壘。由是墓前皆樹相。以二說各異。未知孰是。儀禮云。大夫樹相。士樹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國墓之木。拱矣。又樹。晉墓。寄園寄所寄卷七。相。仲尼卒。子弟各自守。七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則自周以來。尊卑之制。不必再。以罔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柱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西有亭。因以石柱為名。然柱前石人。石獸。石柱。白。漢代有之。張毅子曰。舜葬蒼梧。鳥啣土。涪墓。陵丘之石。象。恐不特楊震也。又古詩云。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又詩云。墓門有棘。然則封樹。起於中古也。又毅子曰。定國決獄平。郡中為之立生祠。流曰。子公祠。生祠始見於此。此民所立。後有在位而。立者可笑也。本原

今人賀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按字書。與秩。秩。司。書。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不識解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問第七袞。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又詩行罷第八。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字書訓。秩字與秩同。又與秩同。唐肅至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表秩秩秩四字。皆可通為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緝書秩然也。信如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九袞。乃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未宜也。雲谷以餘。明太祖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親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預答禮。朕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本原。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占也。則號當讀平聲。懷秋。內經靈樞五閱五使篇曰。五官不辨。關庭不張。小其明。堂。藩蔽不見。又甲其境。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其解在五色篇曰。明堂壽與也。闕者。自問也。庭。音。也。藩者。垣也。敵者。耳門也。其問欲方大去之十。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尚書。位上柱

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為瀘州刺史。東川節度

使。顧彥暉請玭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

從命。容彥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

盛。李邕作文。受納。魏遺至巨萬。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

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匹。白

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絹及玉帶之類。價當六

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緡詣帝。賞之求銘。劉禹錫祭

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遂表肝。一字之價。兼金如山。

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源明

奇園寄所寄卷七 新泰考人書

夏若千。雲實防冬。赤商。陸曼。陀羅花。皆令人狂或見鬼。

女。歐山以黃若酒醉。矣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坐

昌黎張松家。以紅散入飯。舉家昏迷。任其姦污。蓋是積

唐方周密言。押不盧可作百日丹。郎仁寶言曼陀羅花

酒飲之。醉如死。魏二韓御史治一賊。供稱成靈仙。天茄

花粘利豆人飲則迷。藍汁可解。青衣可解。楊循吉與中

故語。言許道師惑人。午日取即且蛇蠍等置甕。互啖。餘

者以其血和藥。今求法者洗眼。則妄見眩亂。以曼陀羅

漲黃鴨日食則癡。物理小語

高瑾弄威福。諸司官朝覲至京。長璉虐焰。恐維厲。各歎

賊賂之。躬省至二萬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

取官庫財借債之名曰京債。勇紀事

寺宇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在野之

名。周禮寺人詠。寺之言術也。詩云寺人孟張。寺人惠

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

與。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

官舍通謂之寺。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

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魏

寺門而步。詔寺門即平。後漢書張滂告歸平度。寺

本無步。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日知錄

矣。教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

注之不已之類。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

奇園寄所寄卷七 新泰考人書

不已。故呼敏捷之人為滑稽。多教子錄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真

志。國語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

曰。風聞與游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

以為法。是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能文齋

門人 湯韓小品

此之言也。改公侯之封而官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

邑以故。故改之於君謂之郡。十三州記

繩。絃也。絃以貞直言。下體之屈。憐民之。位不輕其。故。皆
編用法。不曲如絃。絃華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牛也。
全上

今人稱法。今曰。今。然。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書
有十卷。沈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曰。盡客氣也。南史宋尚書左丞。荀
亦公。秦頌廷之。高自北。擬合。客氣。虛張。續。常訓
劉。隸。府。嘉。請。薛。方。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
乃。善。於。馬。材。氣。也。全上

明太祖定服色花樣。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
二品仙鶴錦雞。三四孔雀雲雁。五白鵝。六七鸞鷲。鷓鴣。
青。南。寄。所。寄。卷。七。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八九黃鸞鸚鵡。練雀。鳳。應。官。用。獅。牙。武。官。一。二。獅。子。三。
四。虎。豹。五。熊。羆。六。七。彪。八。九。品。犀。牛。海。馬。今。原。始。

諸布人多用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
甘。意。見。其。國。布。散。著。人。上。武。文。承。者。則。甘。露。沈。取。侯。甫。

周宇文護母稱齊。始書護口。昔在武川鎮。生汝兒年大。
者屬風。次者為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懷。秋。集。

雲南之南一。齊。國。人。有。犯。罪。應。誅。者。國。主。捕。之。悉。奔。往。
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為。僧。至。許。贖。之。遂。免。髮。髮。耳。

表。禪。衣。故。其。國。人。為。僧。者。多。諺。云。閉。時。不。燃。香。惹。來。抱。
佛。脚。木。七。紀。聞。

查。貳。絲。肆。伍。陸。柒。捌。玖。拾。卅。陌。等。字。相。傳。始。於。明。初。刑。
部。尚。書。問。濟。然。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
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文。章。中。非。
所。宜。用。也。釋。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簡。也。若。簡。猶。言。幾。何。枚。也。又。
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漢。書。律。志。

霖。去。病。傳。諸。宿。將。嘗。流。淋。不。稠。注。流。謂。遲。留。落。謂。墜。落。
據。出。處。流。字。合。作。留。孔。氏。廉。說。

淮。揚。俗。諺。謂。交。鈍。為。落。度。入。偶。觀。史。楊。儀。語。費。肅。曰。往。
者。丞。相。云。破。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颶。兵。處。世。事。當。落。度。
如。此。耶。諺。乃。本。此。雲。谷。臥。餘。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類聚寄

物理

七日不能格一竹柯備貽笑矣然聖賢所格固存乎理之大者遠者而就物多識亦未必非窮理學也何必搜出游經續註爾雅哉

子夏言生數曰人十月生馬十二月生狗三月生豕四月生兔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鼠八月化餘各從其類

監書內酒。端視。徽墨。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裝。浙漆。吳紙。晉調。西馬。東絹。坡川。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枝。温州柑。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賊賊

寄園寄所寄卷七

簡寂觀苦節。東華門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中節

樂。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寶者印也。周禮掌節云。門關用璽節。執金吾揭而璽之。故應節漢官儀曰。璽。信也。尊卑其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璽公在楚

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秦始皇得藍田玉。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高入關。子嬰封皇

帝璽節降。世世傳授。號傳國璽。及莽篡。元后投地一角。他。卓卓於洛陽。掌璽者披非。孫堅得之。紹後道隆。妻取璽。紹敗。璽歸漢。傳風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

白版天子。後石勒為冉閔所滅。閔得其璽。閔敗。晉穆帝

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督郵何融購得之。相傳至於五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

真。命求其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宋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皆言此秦璽。然等

以為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

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為王者印。漢舊儀內。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任

漢以來。天子獨稱璽。群臣莫敢用也。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

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奉

大也。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軍易。單于印。單于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而

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為傳國璽。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新鑄之印。乃當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各在

刻鑄耳。宋徽熙三年。改書為天下合同三印。皆為寶。則

又書改為印矣。豈非承襲五代衣冠之後。至是乃始正乎。可謂

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青以以色得其正也。栢木生

孔子冢上。其葉秋白不以質得其正也。周孔為後世模

而冢木教其靈。又義文墓上。並生蒼艸。義文為後世作

易。而墓艸著其異。其

西京雜記。載臨別云。目刷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鳴

而行人至。如蝶集。百事喜。其

奕基。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盛德。融者戎也。生於黃帝

盛初。戎族之州。為戲耳。庾元規曰。盛戎者。今之盛融也。

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榜蕭。起自老

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其

奇聞者所寄卷七

西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干日。中山也。蒲桃

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秦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

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羅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本真

實。而核如五六斤。鑿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

核。集宿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

山。盛。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鄒公慤。三伏避暑於

此。取大蓮葉置樹林上。盛酒三升。以淨刺葉。令酒注。極

而葉吸之。滿氣清冽。名曰碧筒酒。張表詩曰。曠憶青

田核。饒宜碧藕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

田酒。流洞庭春色。以糯米蒸。麴作白醪。號玉友。皆

全上

吳郡臨深。前延平。北歸。宿避陽公館。時薛宗錕。作令。與

小酌。堂後軒。是歲。閏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

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為奇格。

而不知。謂雪看花。乃實境也。其

管子注。狐而行火曰燒。本義。野火也。戰國策。所謂楚王

獵於雲夢。野火之起。若雲霓是也。又列子。趙襄將於中

山。藉芳焚林。芳。謂艸未茂。新艸又生也。今南方之民。乃

耕火種。亦成野燒。其

晉書。儒林傳。賈。清其守道。莊志。柴門。詩人多用柴門。案

原出於此。全上

花小名。牡丹曰木芍藥。荷曰芙蓉。梔子曰薝蔔。又

奇聞者所寄卷七

曰林蘭。櫻桃曰石蜜。木樨曰薝華。又曰日及。又曰

麗木。瑞香曰麝香。夜合曰獨念。又曰合歡。薝華

曰玉鴉。薝華曰薝華。山慈曰海桐。辛夷曰木

華。芍藥曰將離。杜鵑曰紅鳩。茉莉曰薝華。

芙蓉曰拒霜。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紅。又曰此花。

丁香曰百結。秋海棠曰斷腸花。玫瑰曰刺楸。薝

薇曰百日紅。玉簪曰白鶴。藍曰忘憂。又曰宜男。

素馨曰悉那。凌霄曰紫葳。茶蘼曰佛見笑。木

香曰錦樹兒。其

寧國縣。庠生章景家。掘岡地。得古塚。惟一敗簪。燒之。已

念。潔白。其得之。後。於之。帆。則。若。續。麻。然。置。油。麻。泥。淨。洗。

有所染焚之即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即此絳之類為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謂是火浣莫所織。其草出鳥鼠山。而玄中記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然山上值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為薪。然之無盡。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則又以為炎山樹皮所織。文獻通考亦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襪。投之火中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週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應卷隨錄

寄園寄所寄卷七

編纂寄物理

五

類祭寄

書錄

燼於秦烟於江陵波於砥柱水與火皆與籍嘔也。唐四庫書目存者幾何能徧窮黃河之源乎。然而開卷茫然舉名難對母乃貽笑經史特竟。書籍之人人必讀者。

易經。自伏羲畫八卦始。夏有連山。商有歸藏。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而易之道始備。商瞿子木受學於孔子。而秦火以下。經不廢。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為三。其一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費。寄園寄所寄卷七

之孟喜。齊之梁丘賀。此則發源於子夏。有二卷。或云孔子者也。二則始於焦延壽。而東郡京房受之。三則始於費直。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自是費氏興。而田何遂息。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捨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鄭。及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出。而後理與象兩明焉。他若衛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其儻矣。而昨易者乎。詳嘗備考。

蕭孟梁丘之學絕於西晉

施醫

周孔子商瞿子木
子夏
項生
孟喜
項生
孟喜
項生

而聖人作經之意於斯可見矣全上

先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春秋彙傳左氏傳補春秋

師說發前人所未發余不收獨秘家珍今重梓行世

公羊傳名高子公羊傳公羊地公羊傳公羊地胡毋子都

張仲舒何休張仲舒何休張仲舒何休

穀梁傳名穀梁申公秋江翁五傳至漢

漢劉向江熙等皆有註解晉范甯

鄭氏新莽時鄭氏新莽時鄭氏新莽時

次氏新莽時次氏新莽時次氏新莽時

左傳其時出於賈誼謂公賈誼謂公

胡傳安定郡人胡傳安定郡人胡傳安定郡人

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因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

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禮作於周公至

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為六國陰

謀之書林幸存以為煩亂不經之說歟陽氏疑其設官

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頌演有三不可信之說

胡五等有一官完舉之論况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

鍾三壞於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附之

名僞纂其為王道之極唐之失主漢其為真聖作者至

張程朱皆有說焉則吾又不敢輕棄之也儀禮出於孔

禮而后著辰則其業為之注者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

料子苦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止
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禮記乃七
十乎其撰而大載小載則其重複今所用者陳滯
之集說也朱子為通解集傳勉齊成喪祭二禮當矣全

周公用作秦徵失漢李氏得周官上河間獻王

新莽劉歆始置博士行世社子春東漢馬融傳世立此界

周蘇綽王通作注周蘇綽王通作注

周公用作高堂生河間獻王其古經五十六篇所傳不殊

敬德曹元曹元曹元曹元曹元

敬德鄭玄鄭玄鄭玄鄭玄鄭玄

七十子共撰漢七十子共撰漢七十子共撰漢

孔子作孝經藏於河間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

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玄主本文而陸澄譏之至唐虞

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的矣全上

文今顏芝顏芝顏芝顏芝顏芝

鄭玄鄭玄鄭玄鄭玄鄭玄鄭玄

明皇明皇明皇明皇明皇明皇

鄭玄鄭玄鄭玄鄭玄鄭玄鄭玄

鄭玄鄭玄鄭玄鄭玄鄭玄鄭玄

古文孔安國傳之孔壁王邵訪得劉炫司馬光作

論語有齊魯之異齊魯多於魯明王知張禹兼

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鄭玄益以齊古外又有

古論語其論語不異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

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全上

孟子註於趙岐而陸贄經宗之陸分四十四篇其音釋

則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若刪益者馮休尊孟者虞矣

文也

爾雅相於周公而成於子夏城九流之吳旨也中道養

微世率開之目終軍豹風之辨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

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與舉考古之學

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

全上

自五經分而樂經亡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二記而為

七經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

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於是有一十經焉以六經加六

緯於是有一十二經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論孟

漢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記起黃帝迄漢武後

平集八書三十褚少孫補之遺後缺京成紀禮樂律

世家七十列傳褚少孫補之遺後缺京成紀禮樂律

裴駟解之班固蘇子山讓之固言小遺論大道則先黃

也子山言遷後而不可而信朱子其極中

班固之父彪嘗續司馬遷史記固因之作前漢書紀十

二表八志十前十於呂東萊以左傳擬之洪容齋以

董咸韶比之而范曄鄧樵譏之曄情斥忠臣叙世教則

章而略前賢班固專事詞翰雖以曹大家之補志

為之羽翼而顏師古為之註釋亦不能盡正其說此劉

知幾所以有史通之作也通書三篇為史官再入東觀史

心而徐堅謂後世史官宜置史

范曄作東漢書自負無愧良史於帝增百官於書志

氏多譏之列傳之體多所創論實武何道之謀中官

之范曄謂其類次終齊用律精劉耶補註之而班氏陳

書固所著卷七班固史記

而作東漢紀皆有可觀

陳壽之志三國王通數稱其弊文中子博其依大書而

非淺使無習擊商諸人正之則大統幾於不辨矣皆

亦指帝起光武終晉盛以為正統為三統

之論未歐陽修論正統而不應統其實家承承之著朝統

之論未歐陽修論正統而不應統其實家承承之著朝統

之論未歐陽修論正統而不應統其實家承承之著朝統

之論未歐陽修論正統而不應統其實家承承之著朝統

之論未歐陽修論正統而不應統其實家承承之著朝統

之論未歐陽修論正統而不應統其實家承承之著朝統

之論未歐陽修論正統而不應統其實家承承之著朝統

其煩猥失實重德之而藏於家後朝廷取付史館

南北史成於李延壽源公以佳史稱之然多詳於北而

畧於南

蓋當時兩朝分錯雖各有中南朝則沈休文撰宋書裴

子野更刪為宋書初宋史編者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

宋書裴子野刪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

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

寄園寄所寄 卷七

其煩猥失實重德之而藏於家後朝廷取付史館

新五代史歐陽文忠公嘗稱其於宋史之體法曰宋史

所以暴忠貞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心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事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力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雖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發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未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書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死事所以愧奸臣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

本紀陳仲微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

公議前以爲三史而各自爲統惟陳仲微之編爲知正

元史當作於胡中洪武間命宋濂等纂修分紀傳表

臣工善惡之實列表志以辨其是非

史記門漢大史令讀前漢書史記門漢大史令讀前漢

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

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

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

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

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唐書

魏書周書隋書唐書

周書隋書唐書

隋書唐書

唐書

宋書

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宋書裴子野撰

脫。元史 翰林學士朱瑄 翰林待

二十一史之外，則有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然其非
不盡也。朱紫陽因之而作綱目，雖創一本春秋，其書
於周威烈王，終於梁唐晉漢周，真不刊之史矣。惜其後
此缺焉。明成化間，命大學士商輅等接修宋元綱目，頗
得紫陽遺意，而正史皆備。商輅 華見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自舊卷，刻本十三
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當梁焚閣
一一金龍柱，宣宗嘗幸其地，與閣中緝者語，故入直
史臣，不得中立，設虛云。神宗初年，沈疇奉太史所記如
此，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漢記，都等處
寄所寄卷七

唐有秘書監集賢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
明初猶古定制，惟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
翰林院，設典簿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
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
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
部，止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陳循 小品
實錄之名起於唐，明如元都，即第十三朝實錄至京，
修之至再，太祖實錄修於建文，又再修於永樂，升歷朝
所修者，藏之金匱石室，最為秘密，中文定當因命諸學
士校讎，始於館中，磨出，携歸私第，轉相抄錄，遍及皇後，
若謂其之有力者，蓋不啻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朱侍

郎懋學，范市政，歸陽節，畧自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
見余侍耶世穰兩廟，其有體裁，然於吾學，意查諸書，及
家乘別集，尙未暇及，全上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樹祀之為物，能逆知來
事，故以名史。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
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
固著述意，會部亦上固所為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
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鄒虞榮陽人，為陽律郎，綴當世事，
著書八十篇，有龜其稿者，上書告虞私撰國史，虞蒼黃
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
以虞為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虞追譯故書，得
寄所寄卷七

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
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明以來無此禁，亦不明
許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意遠矣。全上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實錄，
自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殿寢，悉知政事，欲若水書
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勅若水書之，懸浮俗，若
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名，以爲掠美，
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全上
韻府群玉，險時夫所集，明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籍諫以
爲比，召問寒士之策，所見者，既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
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終之受知深矣。全上

唐承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魏元忠以帝王諷訓不可闕。起居仗下所言軍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時字令璋。思廉之孫。全上

陸魯望建祠堂。已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其生平詩文稿。全上

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為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菴寇嗣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能文學。亦寓定三國志。訂正統名。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為安。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七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所可信者惟六經而已。群書備考

按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攷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曠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丹房外集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注亦三篇。後序一篇。淳子叔通補遺三和類上。二篇。後序一篇。合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添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明有

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煉。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雜章錯簡。霧釋水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其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作偽書者。雲崖道人杜一誠也。全上

海鹽王沂陽家。多藏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貢詩傳。中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呼。諸壯兒曰。能策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重酬。火甚熾。卒不能得。大呼曰。祝融不仁。忍燬我千秩。知契邪。為踴地號哭。此政可謂有書癖。只編

寄園寄所寄卷七

虞初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始於虞初。古今原始。鉅乘。板長三尺。謂以鉛刻於蠟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稱教削。羣書備考

宋賈黃中幼日。應惜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謂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續資治通鑑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次之秘。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章。誕仲將。及其女璇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初與關。杜。和。聖。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探所藏書。遂遊於師。無以為比。餘傳庾征西。與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

靖間有一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為然。有
自京師來。撰持以問楊川修曰。此藝之草韻也。楊故之
曰。字莫高於羲之。得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
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
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然
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楊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
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見山堂外紀

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
模刻禁中。為十卷。是為歷代法帖之祖。書系源流

漢典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撰
崔實。皆稱工。自篆額科斗一變為史籀大篆。再變為李
斯小篆。四變為程邈隸書。至草書為五變矣。古今原始

寄園寄所寄卷七

類書

類書

果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五色雜

北齊郎基為郵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造
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全上

鍾繇為行書法。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入真者謂之真行。
帶草謂之草行。書法至此凡六變矣。蔡伯喈為八分書
則七變矣。古今原始

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

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字。周易
三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二十九萬六千八百

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
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
年。亦可畢。或以天姿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
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
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鄭耕老勸學

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
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春秋公穀為小經。宋合三傳。舍
儀禮而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升
經。論語孝經為三小經。明郝敬九經。又異於是。竊謂儀
禮公穀皆不可闕。當補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
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
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
寄園寄所寄卷七

類書

類書

年三四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
存以流覽。可不復成編。嗚呼。以禹夏行河。以洪範察
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刑校律例條法。以三百
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為服制。以此大乎此
則兩漢制也。始可謂之真經術。益開諸庶訓云。古今原始

詩

願發奇

器用

制器尚象聖人精意術端棋始於堯舜琴有五絃之製夫人熟之矣何俟深致顧名物象數學問淵微渺見寡聞不知者恒不在遠也攻而得之不使一器一物悞亦讀書之樂也偶爾及之勿嘖多事

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器之布漆自舜始古今原始

秦始皇行半兩錢古人錢字作泉自秦始稱錢而後之八銖四銖皆原於此

寄園寄所寄卷七

寄園寄所寄卷七

宋太宗以占城稻種給於民此中國有早禾之始也伊尹為草履即今麻鞋也秦以絲為之凡娶婦之家先下鞋取和諧之意後因之

王肯堂曰研死始唐人邵伯溫曰研中隆起如瓦以不爾學為貴百年後方就平今洋中非古也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簫女媧作笙等黃帝作鐘磬鼓吹鏡角舞鍾制律呂立樂師

少昊作浮磬舜作樂牙禹作鼓樂作爛漫之樂紉作北里之舞周有四破之樂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輓歌

梁有高絙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偶獲雜伎亦人作傳年

鞋子自古皆有謂之履絢絢皆畫五色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鞞縹上脫下加以錦為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印

有風頭之履聚雲履五采履宋有重囊履梁有笏頭履分指履立風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鴛鴦履全上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又有碧落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郡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牆也與埒同

孔頴達曰古人不騎馬故關經記正典無言騎者當自

周未時趙武靈王始又李牧日擊數牛養士習騎射始

寄園寄所寄卷七

見於此

前古通用者金初不言銀錢銀之見於載籍者始禹夏

常用也自漢鑄錢以通百貨數千年來皆用錢梁臨川

王宏至聚錢盈百間屋計錢三億萬唐高宗以滕王將

王皆好聚財賜麻兩車為錢貫以視之金銀雖用然國

課物價不以為準丁徵和庸之人度支軍國之用五穀絲麻而外折納皆錢金人雖用銀錢至元非不鑄錢而用楮鈔武宗間一鑄錢旋即停止而楮鈔始有準命銀之例然亦曰金銀錢貨通準不獨言銀也至明時租稅

惟續銀後銀始獨重於天下百物皆取銀為準矣

加以錦繡。耻其肉袒。以裝裝代之。耻其跣足。以鞋履之。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嵌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於武后。原始秘書。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專職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雖素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并以當酒。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興。煮海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鬲酒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世。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以為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或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子謂杜氏本出於劉累。在商為豕韋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伯。為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為杜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智饒得名於世乎。謂酒始於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為天官者。或考焉。子謂星麗乎天。雖白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宿者墳墓。孤久沉鼓。皆太古所無。天有是星。推之可

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子謂智者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燕享。以為人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古者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為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詞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之善言。可信者無先於此。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全上。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鷄打食。同肉喫於腹中。而土人於鷹鷄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偽。於炭火中燒紅。入醋中浸之。假者破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孔鉢內。搗之響者是也。身重食功。

青園寄所寄卷七

余鄉人善賈。遠客四十年不歸。亦無音信。婦女堅貞。雖以度活。人罕見其面。及歸。妻怪其食糞如故。又無離重。向之啼。其人曰。我貨物俱帶在身。勿慮也。從余爾。竹中鑽出金剛鑽一益。遠人富。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明太祖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太

祖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或謂有司勿進儀方直其頁
太祖以手按便落後餒如民字形遂為定制也洪武二
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聖
旨慈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奏
行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擬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
堪紗羅用紙粘裏竹絲添花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
申禁仍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雜與手按也法山前開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歲
以地神農始耕作妙米軒轅造粥飯羹炙脰公劉作粢
糕麻剛周公造湯團魯張姜作不托汝顏作糝秦昭王
奇園寄所寄卷七
作蒸餅漢高祖作煖餅金日磾作胡餅劉安作豆腐諸
葛亮作餛飩夾餛石崇造餛飩梁武帝造麵筋齊史
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詞游人
部十三餘之句也宋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
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恭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
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誦歌故腹輕烟淡粉梅妍柳
翠十四樓於南京以處官妓恭時未禁給紳用妓也升
外集
博物志曰嘉造圍棋以教後世或曰舜造事始
夏桀始設休備優倡戲周儂師始造傀儡宣王始製

奇園寄所寄 卷七

雜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為弄潮無終嘉父作千秋毬
鞠秦武王作角觥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武帝益以
幻眼走索尋擲舞輪弄碗影戲唐玄宗制舞馬舞象之
戲釋史
梁以烏曹作賭博圍棋季成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鷂漢
武帝作猜拳鬪草劉向作彈棋周武帝作象棋書明崇
嚴作買見宋江作差牌還無作謎語盧敖作市語晉梵
僧了義作翻語金上
滇南皆作棋子而以朱昌為第一蒸水止之別云燒棋
之法以黑鉛七十斤紫與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為一
料可得棋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
奇園寄所寄卷七
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為上若鶯黃鴨綠中外洞明
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棋之人以郡庠生李德
章為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
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
為歿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棋三百
六十寧復有佳物乎南中雜記
榆石照於山所出也縣瀨石深人里餘竭民力而取之
以通航入蓄者為佳然佳者罕不概見也康熙十二年
予常入遊瀨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水木
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縣寧舊物云嗟乎此種佳
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竭民力以取之小者

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作。而癡重可賦。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全上

路史載何俊有記曰。今人稱顧陸之輩。然此時曾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人書。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書非雜非楷。乃書於車蓋鼓上。乃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賈壽買回者。聞彼處盜賊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書皆作人物。如今之春書。間有幹男色者。書法與隸雜。中有一碑上。所書之人。自書法至大車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蓋者。疑也。雖入大水。極難。惟有文章。故疑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疑氣也。但不知其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奇圖書所寄卷七

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屨輅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曰。屨輅載我。江總陳宣帝哀冊文云。草屨絳而攀輅。齊謝朓敬王后哀冊文云。懷屨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書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蘇不

古義之名甚多。其研研者。久不知出處。近聞一書。南宋時龍泉縣有章姓人。見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符。而牛一所製為佳。故以研研別之。研研多斷紋。今溫處人猶稱為章研。全上

龍蛇河圖云。弓之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曰

遠。簡之。神名曰續。長刀于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宋十冊集

古者飲酒擊博。其形似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以牙為之。頭類鶴。故名六鶴。齊飛。宋齊以賭。有骰子之制。即六鶴之緣也。全上

今之三絃。始於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題贈玉娥兒。升卷麻品

白樂天與元微之。嘗以竹筒貯詩。往來廣唱。和靖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妨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咏。以助清麗。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蔡履分惠。綠色而澤。人覺覺有精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奇圖書所寄卷七

少乾。用溫火熨之。詩筒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葉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山家清事

余既有詩筒。又以置之竹中。寄人。不無異質。偶以紙筒印竹樣於上。題詞云。



綠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兩拋金鎖甲。苦臥綠沉槍。又

類聚奇

禽獸

指雀為鸞混塵於鹿買買者何取乎必鼓翼戴
角無奇不克雖屹屹皓首勢又不能涉微偶及
隨筆存之亦曰張華之雄化耶律趙材之角端
固非捷給臨時者爾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睨。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睨。濕生者。
眼無胞。化生者。眼無睫。蚊無目。蟬圖目。蟻旋目。蛆方目。
魚目不瞑。雞好邪視。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雀夕昏。鴉
盲。貓睛背午。飲縱如線。鴉目遇夜。明察毫末。馬夜行。其
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猴。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來
以嗜酒故。以履得之。檻百數同牢。飲食之。泉自推加者
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肥燕之。令問何物。猴
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盞耳。令笑而受之。養畜能
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俗呼此馬為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
而課之。課謂歲課。謂犢。孔氏集說
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
下說玉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黧黑點。源者得之。守
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
氣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然龍以胎生。未聞

卵也。楚三日。和命憲于州橋西。圖其狀於壁。且書其上
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前一日。即送開封府。
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於地。中惟木而已。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蛤無臟。獐無膏。
鼠亦無膽。云鼠首。鯢鯢魚亦無膽。又無腮。猴無脾。兔亦
無脾。又無腎。蟬無腸。蝦蟇亦無腸。鳥無肺。鴉無舌。又無
後指。蛇無足。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地令無以
足出。不無筋。蚰亦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
者無鼻。摩有牙。不能咬。鹿有角。不能觸。鴛有翼。而不能
飛。陳蕃器木。引尸子云。家無為。無足而飛者。惟
蛇。又云。結蛇無鼻。水母無目。鱉無胃。魚鱉無耳。蛇眼
與骨格。

治金以鹽。攻玉以石。溫錦以魚。浣布以灰。煮羊以題。煮
蠶以蚊。飯糲腐青石。備糞腐錫。火灼蛇足則出。火燭龍
肉則收。魚食故則死。鼠食故則肥。蟬得漆則散。麻得漆
則澆。桂得慈則軟。樹得桂則朽。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
糞則枯。金得伯勞血則昏。鐵得鸚鵡膏則熱。鴉厭火
孔。雀避慈。蛇怕冷芥。獺磨分杯。戎獺累卵。殺膠團沙。物
之相制也。

龍胎抱。雀胎抱。龍影抱。蝦蟇抱。鴉冰乳。鴉跡履。
龍枝。鴉鴉鴉。鴉鴉鴉。足交。鴉聲生。龍聲生。鴉鴉生。

鸞日生。雁影生。魚思生。蚌空生。孔雀孕。麋蛇地。子死
紙孕。鷓鴣口孕。諸此中惟蝦是胎產。蜘蛛絡絲。蟬以
化生。蝶亦以須交。凡鳥皆雌求雄。惟雀鴉鴉則雌求雄。
全上

虎食狗。鳩食桑椹。猶食薄荷。酈醉。虎名李耳。凡虎食
產不至耳。誰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為一缺。則夜無
去勢一也。豕則曰豕。牛則曰犛。馬則曰馬。人則曰人。
全上

泉鳥曰食世。被鏡獸曰食艾。象州出獸曰懶婦獸。灌
出魚曰懶婦魚。蚊曰白鳥。螢曰丹鳥。雀羽鳥曰周周。此
肩獸曰蛋蛋。全上

寄園寄所寄卷七

寄園寄所寄卷七

三

故而新者。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殼。皆終
身一換。惟鹿每歲一換。龍象六十年骨全後換。與而神
者。朽木為蟬。積穀為蠶。壞裙為蝶。腐齒為蜂。真氏入林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子謂凡獸亦可謂
之禽。後漢書華佗語吳譚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數。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樂謂
之禽。亦白獸之別也。辨此編

舊傳免無雄。故望月而孕。此而生子。博物志。青之。王
充論衡。免紙雄。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
免。如樸。雌免。眼迷離。一獸下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
然則免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配曰子聖。誰知

鳥之雌雄。是鳥之雌雄。亦難辨者。古者日鳥月兔。相傳
已久。傳曰日無光。則鳥不現。鳥不現。則飛鳥隱窳。漢元
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鳥。而今世上。兔之
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兔多。月暗則兔少。說者說
天下之兔皆雌。而願免為雄。然無謂天下之鳥皆雌。而
三耳為雄者。理期無

猿啼之地。厥乃多有。每一聲。遂生萬莖。齊南記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澤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
鵲。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木際不動。魚顧其下。則取之。終
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間。腐
草泥沙。嗚嗚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盡。信天
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盡均度。一日無鱗色。而反加壯大。
二禽稟性不同如此。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明朝蘭廷

寄園寄所寄卷七

寄園寄所寄卷七

三

瑞有詩。荷錢荷帶綠。江空。嗚。鯉含蕪。淺草中。波上魚。屬
食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世。蓋其採食
諸云。鷓鴣。鷓鴣。何曾餓殺鷓鴣。與此全。

五月五日。蚊蟻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鳥鵲則集林
木。不飛。而日。草魚出穴。甲子庚申。瑞瑁閉口不食。野雞
知雷。處。虎知雷。破。燕知避戊巳。鷓鴣知背太歲。於此
有以驗曆法與方位。餘冬序詩
胡桃之券。今鷓夜鳴。脫壳之笑。投鼠自止。以胡桃東南
枝勢之。壽象字記。置之於鷓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

无書契字附於端上。如聞泉鳴。取以投之。即不收更鳴也。蘇廣老漢注

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鳴。在風者不飛。走之類上馳接下。飛之類下馳接上。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適逆風而行則健。魚遊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蟲陰物。行必北首。蠶海族。行必東首。又處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而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漢書卷九

寄園寄所寄卷七

九家者胎化。八家者卵生。物類小錄

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路山谷間。常有數十為羣。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為履。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履。知用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飛。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迷乎醉。因取履而着之。乃為人所擒。皆獲。概無遺者。雜林小錄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羣鶴。問曰。此北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歐州北牡。禽為雌雄。不相同。惟狐綏綏。狐非

獸乎。北雞司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一宇。從牛雌雄二字。從作。乃禽獸之別也。白雉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博物志

徽有許客在徐州經紀。倉收小麥。養一黃犬。每日至經紀家食。臨晚往倉房守麥不離。客歸。至次年遇事。恐麥為鼠耗。寄禽與經紀代哺。經紀帶鎗至其倉所。其犬咆哮如經紀衣。有禁拒之象。及見多人開倉挑麥。其犬將頭觸倉。眾脚趕打。犬竟跳入河死。客至。設祭哭之。寧藩叛。逆兵抵安慶。城外居民奔走無歸。房屋火燼。屍積遍野。有一姓姜者。舉家逃走鄉間。惟失其祖。及兵退回。家竟莫尋其踪跡。一日往南庄跟尋。忽見木家犬坐在一屍旁。見人至。跳躍掉尾伏地。方知守者乃其祖。微云。先會風月記

寄園寄所寄卷七

有人病。每食輒吐。一貓在其前。吐出之食。貓遂食之。後卒。猶於棺前哀鳴。七日不食死。蘇老偶筆

歙方無遠。某家居雞場。常畜一馬。齒老矣。無遠卒。其子賣馬於鎮江營中。一日馬忽浮水渡江。至瓜州。徑奔揚州。闖入無遠舊居。見停棺在堂。悲鳴鄰闔。某家駭視。潭身猶濕。營兵亦踪跡至其家。乃退還原價。而獲此馬於天寧禪寺。蘇老偶筆

歙方無遠。買於宣城。常畜一犬。微獵。即其收快。買以四金。携之獵。獲果倍他犬。兩月之後。犬忽不見。獵人疑

其逃匿尋訪至禹成家，大果在焉，見獵人至，急走內室，伏床下，呼之不出，禹成惘然，乃給還原價，此火仍畜於家，自微至百三百餘里，能憶其故道，益信黃犬傳書事，全上。

蜂蟻三日，蠶二十七日，蝶三十日，蟋蟀不知春秋，鼠壽三百，狸猴八百，狐鹿各千年，鶴二千，龜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蝶，龜千年，解人語，虎千年，牙脫而角生，蟾蜍千年，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千年樹精為青牛，萬年樹精為青牛，百歲狐精為美女，百歲蝙蝠為仙鼠，邪行蟻屬，仄行蟻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鴻行有序，進有概，鵲飛則鳴，行則搖，象行先以鼻柱地，鸚鵡行先以口啄地，客中問集。

世間萬物無不生出，水水土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龍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則為火浣布，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虫，其大如蠶，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能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嗜至饒，是金鐵中亦有虫也，錄異篇。
熟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已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蚘氏掌去龍鼠，於社，蚘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虫無聲，龍，蚘也，尤怒鳴，社，蚘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

烟，令烟四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虫無聲，人家近水者，此避煩聒，最為可憐，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我豈果卵，獮豸分杯，饕餮以蟹，虎鋪以魚，散血以藕皮，駁金以羊角，至於蠶烟集鼠，人肌粉屏，諸如此類，不可殫紀，竹書小品。

類演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鸚鵡，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汗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咬羣蛙，羣蛙凝立待變，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於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盡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近入簾竹中，蜘蛛入，但以足跨竹上，攝腹數次而去，何蜈蚣久不出，則竹視之，蜈蚣已節斷，如蠶醬矣，蓋蜘蛛攝腹之時，乃視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蜈蚣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繫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離其腹也，世之人昂昂然以齒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寡以大小為強弱哉，竹書小品。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孔，西蜀無鴟，全上。

九物餘則不啻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慈鹿藥白藜
水芹甘草齊頭嵩山耳辨危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
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少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噴
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
遺。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鳥膠骨為管。以鹿
心上脂膜作管。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與。或作
鹿鹿聲。則鹿畢集。蓋為此聲所誘。人得發矢而注之。
南中多鹿。每一壯管。能至春鹿瘦。燕游北多也。及
夏則唯食蒿蒲一味。自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
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
取之。先以其血來。然後殺鹿。日錄

康熙丁巳。休寧西鄉一漁戶。偕其徒往深谷。伏叢莽間。
捕巨鹿。其徒忽見鹿奔出。急以鳥銃打中之。喜甚。往取
焉。則死者其師也。且令其妻與隣鞠之。素無隙。徒
竊其女葬之。以悞殺得免。抵。重錄記

南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即嗥吼
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者其體。肉即腐爛。吼又
畏雄鵝。鵝引吭高鳴。吼即畏服。又如象見獅子則奔。見
鼠畏。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

通天犀角有一白埋如涎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

味米。五鼠驚却。故南人名為該。得真角一尺。刻以
為魚。入水中。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
為教者。將煮藥為湯。以此釵攪之。皆生白沫。無復
味。家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真
白言。對月合藥。宜置牙於藥。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獲
者。既概登高樹。構熊。奠何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悉舉
鼻吼。呼。循。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
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
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西。馬。雜。記

竹雞善。取者。激媒使鳴。而致之。鷓鴣好。取者。掃地
布穀而獲之。鹿行必循一。設。者。跡行處。擒之。海魚
吐黑水。以蔽其身。漁者見黑水。網之。他如。盧者。自
共穴者。備。結。者。舉。提。稱。韓氏。盧。役。稱。東。郭。魏。
智不足。周。身。總。無。奈。人。巧。取。何。說。信

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齒缺。八年而
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
十一。年而下四齒。十二年盡。十三年下二齒平。
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平。十
七年上四齒。十八年上盡。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

七年上四齒。十八年上盡。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

年上四兩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識印犬馬之齒長矣。相馬經

驢馬駒子。行有先後。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在母脇。下旬生者行在母後。鹿苑集

山獺出宜州溪洞中。俗為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蕩。

山中有此物。凡北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獺之數重。云能解藥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之立消。一枚值金一兩。本草注

狐之相類也。必先呂。以口接猿之相類也。必先啼物之情也。玄池子餘林

高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脂。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則自投

高巖。舉爪裂破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膺。今商隱詩曰。投巖麝退香。許渾詩云。羣麝采生香。是也。彼

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為臥褥。被坐。談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嚼斷尾以

擲之。恐為身患。杜甫詩云。猿擲寒條馬見驚。蓋擲捷喜

線。不似狸之類也。峯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為繩。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雜難自斷其尾。漢書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毛織以

為布。作服。若有垢。流以火燒之。則淨。神異記

鼠子生。以月數。如五日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至歲亦然。嘗十二月得北兔。剖之得十二子。又兔將吐

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產。物原欲知鳥之雌雄者。以翼辨之。翼右掩左雄。翼左掩右雌。

石鼠專食山豆根。實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肚。方脈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巖

林木中。山民謂之熊窩。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集

博物志。蟻窠。西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

流。處人不能知。蟻窠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

地。掘之輒得水。又格物論。謂蟻有靈性。能知水脈。識泉

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

里。博物志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即祭山神

亦一財祠。祠送。餅熟先以餽之。遇虎。躍升其背而滿。虎

貴州思南有山曰饒峯。居大山中。其形若饒。故名。山巔
曰錫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
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彝。類獬豸。巢於樹。老者直
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
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
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給於衰者。取其善也。
侯爵錄

獬豸。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寸。善走。以人
爲食。遇有道之君。即隱藏。否則出食人。博物志

海獸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州山界有海
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獸
奇聞所寄卷七

此生育隱隱。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
暖。則有小海獸浮水面。眼未啟。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

土人用炸麻裝載。爲騎大者。每三人守一。其
抄分贊逆。積餘頭二三支於其上。逆流而往。遇則

給中其身。縱絲任其去。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
次。畢則掉船並岸。倒置沙灘。徐徐收絲。此物初生。眼

無所見。且忍飢寒。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則置
沙灘不能動。舉家分辯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海

餘錄

山噫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蹠。手足三岐。其北好傳
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慢食物甚備。商人

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
必求金錢。過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
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
雌山雌。其人素有輕資。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
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口。安臥無慮也。
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雌下樹以手攀虎
頭曰。班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
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種
植並是山雌。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與人分不取
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過天疫病。廣異記

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猴。大面尾長。腹圓。皮
皮可爲襪。麗好溫暖。廣州異物志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噴馬目。則馬眩眩欲死。故凡馬皆
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
馬鞭。一搥即走。謂之不須鞭。采蕭雜志

狗獲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尙有見者。其獸善遊。人
入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
不獲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貌。異物集

嶺南如山。嶺而小。喜入木。人以機軸織紙之。掛。因
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今上

鷓鴣。鷓鴣其類。鷓鴣玄鳥。愛其類。鷓鴣其類。相值則相
鷓狀。類鷓。長尾丹嘴。鷓鴣匹鳥也。與鷓一鳥。似奇而鷓

且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記。蓋山人罕識云。漢書林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每數十為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月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如凡欲山樹必先掃有雀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其兩翅。擒之。尾當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奮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勞時嬉景。則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視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鴉。解百毒。人食其肉。飲其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

卷七

鳥

七

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而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則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紀聞

建日。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言是也。鵝鵝夜察毫末。書眼目不見丘山。物殊性也。同上

雁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而警察。南人有捕者。候其天昏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礫中藏。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雁便藏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乘機者徐徐遁之。由東趨。則雁奴惟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捕者

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王世昌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諸鳥。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園霜前白雁來。山鳥首有彩毛。曰山雞。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森茂。則不入。蓋惜尾常恐觸傷毛羽。雨則避於山巖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恐死無怨。與眾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須大寒水凍之時。遠竄雌雄。前宿於他所。漸漸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水凍膠。并不能飛翔。時三四人。齊聲大喊。此鳥即飛。其尾水凍。折而去。後人取得。以貨豪門。頸有彩囊。曰避株。雌屬出華岳山中。晴明天氣。頸出彩色。天氣陰雨。毛卷而無彩也。亦避樹林。

卷七

鳥

七

故曰避株。任昉白名。為吐綬鳥。釋史

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西昌雜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如鴈。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鄉守勿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經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吐出。視之。已爛如泥矣。博物志

嶺南山中。有鳥如鴉。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吞地也。至三月四月。作聲。吞去也。采茶人呼為報春鳥。嶺南山

也。南方俱有。或云印子規鳥。不獨顧清有之。

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着草上。懸

於庭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

內乃如蝦蟆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成簾

竹籠子。澣以禹餘糧。或福泥。蠟灰收水。以貯魚兒。鬻於

市者。號為魚種。於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又拂林風

有羔羊生於土中。然其肺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

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肺絕。便逐水草。又博物志

云。取燕到如棋。搗赤菟汁和令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

於池澤內。經旬變成鰲。鰲魚

烏賊魚。蒸。俗呼蝦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

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欺人。又龜屎。磨寫字。

于木板。可進寸許。藥水洗芥削。亦不磨滅。金上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嫁之。儀禮有媵。謂先飲一

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詞。魚鱗。鱗兮。鱗兮。江海間有魚遊

必三。如膠。隨妻。先一後二。俗稱爲媵。唐詩。江魚群

從。稱妻妾。兼雁。雁行。號弟兒。亦港外集

唯化。龍。將。千。戶。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無。爲。一。束。反。復。自

而。去。反。隨。木。人。水。腹。下。尚。有。蛇。紋。者。食。之。殺。人。釋史

熟。富。民。見。爭。財。訟。於。府。一。日。赴。案。見。先。往。道。經。休。寧。

遇。大。蛇。衝。道。停。觀。之。蛇。蟠。道。中。化。爲。巨。龍。驚。龍。去。其

窮後至。適見此龍。命與夫取之。携至寓。沽酒地。龍延其

兄共食。兄問。龍所從來。弟告以某處所獲。兄曰。此蛇所

化。不可食也。弟不信。強兄再三。兄告止之。弟疑兄言。僞

怒曰。汝堅不食。我自食之。纔舉筋。兄急持其手曰。必不

信。可先食犬。然後自食。未晚也。乃以飼犬。犬立斃。弟大

感泣。持兄手曰。早知兄心若此。豈有爭事乎。遂息訟。和

好倍於初。某家叔。引見。瀾公。譙客。適一客。至甚遲。衆

皆環坐。俟之。膳夫進。炮。驚。恐。其令。以碗。覆之。少。測。其。碗

漸高。雖然。條。隊。於。樽。衆。皆。驚。疑。其。有。異。以。與。犬。犬。斃。

顧此客後至。衆責得金。謂其僞也。

南方人蓄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而。飲。食。中

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遺。之。極。難。水

火。兵。刀。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具。中。投。之。路。隔。人

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風俗通

蟬。蚋。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

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必。知。處

然後。各。置。於。中。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即。以。其。血。分

塗。錢。上。每。市。物。先。用。子。印。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

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蚋。者。一

名。魚。伯。窮神秘苑

昔有母子離別。母見子。雖。離。而。絲。著。字。則。曰。子。必。至。矣

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一。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

寄園寄所寄 卷七

類聚數考

古云流芳遺臭固也抑亦有數存焉當其盛也
賢人君子駢肩疊跡當其衰也奸邪匪類請論
訛訛天地亦有不能自主者然以其盛則知其
所以興以其衰則知其所以敗是亦得失之林
也覽者可鑒矣

燧人四佐

明由 號升教 必育 受稅俗 成惓 受苦諸 隕丘 受延落

伏羲六相

金堤 王化俗 鳥明 王建廟 視默 主災惡 紀通 為中職

清園寄所寄卷七

仲起 為海陸 陽侯 為江海

黃帝七輔

風后 受金法 天老 受天籙 五聖 受道級 知命 受科俗

鏡紀 受變復 地典 受州緒 力墨 助力收 受準斥

少昊四叔

重 勾芒 該 蓐收 修 熙 俱為玄冥

羲和四子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按羲和四子即堯之四岳也分掌四方諸侯為四岳
岳即立 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等為之官
四岳之
事云

舜時八伯

伯夷為陽伯 姜仲後為義伯 葉為夏伯 義叔後
為義伯 各錄為秋伯 和仲後為和伯 垂為父伯
一伯鬪

高陽八凱

高辛八元
叔達 高辛八元
伯齊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伯齊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四凶

謹覽 共工 鯀 三考

舜九官

禹 作司空 皋 作農 契 作司徒 咎 錄 作士 益 作
虞 垂 作共工 伯夷 作長宗 龍 作納言 夔 與
按禹 垂 契 皋 伯夷 益 咎 龍 夔 契 益
八師 參 即此 五臣 而益 之 垂 益 夔 耳 五臣 八師 不 獲

舜七友

維陶 方開 續牙 伯陽 東不訾 秦不虛 璽

殷三仁 微子 箕子 比干

文四友

周天 太公望 南宮括 散宜生

太姬十子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

叔振鐸 霍叔武 鄭叔處 康叔封 聃季載

管叔蔡叔霍叔鄭叔散叔稱爲三弟

武十亂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榮公 大類

周天 南宮括 散宜生 邑姜

二五綱

梁五 東關五

晉文公從亾五人

寄園寄所寄卷七 寄園寄所寄卷七

狐偃 趙衰 顛頤 魏武子 司空季子

五伯

齊桓公 晉文公 宋襄公 秦穆公 楚莊公

周八士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慶

十職

鄭七穆

子展 賦草生 子西 賦黍滿 子產 賦關桑 公孫段

賦桑扈 伯有 賦鷄之責責 子太叔 賦野有蔓草

印叔 賦蟋蟀

三頁

子車食 仲行 鍼虎

仲行 鍼虎 子車食 仲行 鍼虎 子車食 仲行 鍼虎

季孫行父

仲叔段 文伯 自獻子始至 叔孫得臣 莊叔 莊叔六世

季孫行父 文子 自武子始至 文子六世

孫氏

伯夷 叔齊 盧仲 夷逸 朱張 柳下惠 少連

作者七人

儀封人 荷蓀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蓀七人

寄園寄所寄卷七 寄園寄所寄卷七

能不指其人然見於包氏注者如此

齊四客

魯邵克 魯季孫行父 季 曹公子首 衛孫良

六說

四人不幸而一賦一禿一僂一跛又不幸而俱得於

魯文公不幸而一賦一禿一僂一跛又不幸而俱得於

使取者卻而秀者却而秀者却而秀者却而秀者

三抑五善

知莊子 范文子 韓獻子

仲尼弟子 史記本

顏回 字子淵 閔損 字子騫 冉雍 字仲弓 端木子

于石	仲由	字子路	宰予	字子我	端木賜	字子貢
言偃	字子游	卜商	字子夏	顏孫師	字子張	曾參
字子真	游臺	滅明	字子明	宓不齊	字子賤	原憲
字子思	公冶長	字子長	南宮括	字子吝	公哲哀	
字季知	冉雍	字子雍	顏無繇	字路	商瞿	字子木
高柴	字子志	漆雕開	字子開	公伯察	字子周	司
馬耕	字子牛	樊須	字子遲	有若		公西赤
字子率	孟馬	則	字子真	梁鱗	字叔魚	顏幸
冉雍	字子魯	曹邴	字子師	伯處	字子折	公孫
龍	字子石	冉季	字子產	公祖句茲	字子之	秦祖
字子南	漆雕豸	字子豸	顏高	字子驥	漆雕徒	父

寄園寄所寄卷七

壤駟赤	字子徒	商澤	字子季	石作蜀	字子明	任
不齊	字選	公良孺	字子正	后處	字子里	秦冉
公夏首	字乘	奚容蒧	字子皙	公堅定	字子中	
顏祖	字季	鄒單	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
字子宗	奈商	字子不	申黨	字周	顏之僕	字叔
榮旅	字子祺	縣成	字子祺	左人鄂	字行	燕攸
思	鄭國	字子徒	秦非	字子之	施之常	字子恒
顏喻	字子孫	步叔乘	字子車	原亢孺		樂欬
字子榮	顏黎	字庸	叔仲會	字子期	顏何	字仲
狄黑	字皙	御與	字子敷	孔忠		公西與如
字上	公西成	字子上				

寄園寄所寄 卷七

按史記云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所列者七十有六人不知偶遺一人抑抑誤七十有六人非七十有七人耶世遠年湮無從稽考抑有他本不是耳

孔子四友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孔子六侍

顏回 仲弓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晉六卿

趙無恤 襄子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息

智瑤 襄子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息

魏多衰子 至多四世

韓不信簡子 至不信四世

寄園寄所寄卷七

唐宏 鶴齋 周武

齊威王 疆場四臣

檀子 守南臣 盼子 守高唐 黔夫 守徐 種首 儂益

四公子

田文 齊孟嘗君 魏無忌 魏信陵君 趙勝 趙平原君

黃歇 楚春申君

三鄒子

鄒忌 鄒衍 鄒陽

漢三傑

張夏 蕭何 韓信

商山四皓

圓公 姓圓名乘 字宜明 綺里季 姓吳名實 夏黃公 姓唐名廣 字少通

田里先生 姓周名術 字元道

七國

吳王濞 楚王戊 趙王遂 膠西王卬 菑川王賢

濟南王辟光 膠東王雄渠

後有三王皆京兆尹

王章 王尊 王駿

二疏

太子太傅疏廣 字仲翁 太子少傅疏受 字子公

奇聞寄所寄卷七 蘇秦書類聚卷七

麒麟閣功臣

大將軍博陸侯 張安世 韓增 趙克國 魏相

丙吉 杜延年 劉德 梁丘賀 蕭望之 甄武

周氏五龍

東合令子與 居宋里 樓陽令子羽 居東官里 東海

太守子仲 居宜唐里 兗州刺史子明 居丙南里 類

陽令子良 居遂與里 齊侯汝南周燕少弟之王子各居一里並以侯景遷

二葉

吳勝 字君定 龔舍 字君平

三性

馬淵 牛崇 羊嘉

二惠

唐林 字子高 唐瑋 字伯高

二母

陳波母 知真 王陵母 知真

王氏五侯

王諱平阿侯 王商成都侯 王章紅陽侯 王根曲

陽侯 王逢時高平侯

四子 懷德不仕

逢萌 徐房 李曇 王遵

蔣徑二仲

奇聞寄所寄卷七 蘇秦書類聚卷七

二劉

劉向 劉歆

河北二十八將

鄒馮 吳漢 賈復 耿弇 寇恂 馮異 岑彭

祭遵 邢彤 耿純 王霸 嚴公 景丹 杜茂

朱祐 劉隆 馬成 王梁 姚期 蓋延 馬武

劉植 任光 李忠 董修 陳俊 傅俊 堅銀

河西五守

武威太守梁統 金城太守麻鈞 張掖太守史苞

酒泉太守竺曾 燉煌太守辛彤

孫胤賢有異志... 王人推其... 大將軍... 以守

鉅下二卿

馬嚴 字威鳳 馬敦 字彥舉

三丘

丘昂 丘夷 丘矩

扶風三達

常孟達 公孫伯達 魏仲達

漢末八使

周舉 杜焉 周翔 樂巴 馮美 郭遵 劉班

張綱

帝氏三君

寄園寄所寄卷七

常順 豹 義

楊氏四公

楊震 秉 子 賜 秉 子 彪 居 子

袁氏四世五公

袁安 敞 安 子 湯 敞 子 達 湯 子 隗 達 弟

二難

陳元方 紀 季方 謀

又按郡郡... 紀 元方 季方 與其父 太丘長 仲弓 有

三君之號

徐群 常著 袁闕 姜肱 李曇

汝有六孝

周子居 黃初序 艾作堅 郭伯尚 封武興 蘇

三君

大將軍 竇武 太傅 陳蕃 侍中 劉淑

八俊

李膺 王暢 杜密 朱寓 魏朗 荀爽 劉祐

趙典

八廚

王育 蕃 鄧 樂 周 胡 母 班 劉 翊 王 考 張 逸

瘦尚

八顧

寄園寄所寄卷七

郭泰 夏 馥 尹 勳 羊 陟 劉 儵 蔡 衍 巴 肅

宗慈 八及

陳 翔 張 儉 范 滂 桓 敷 孔 立 范 康 岑 暉

劉 夫

又八及

朱 楷 王 繼 陳 軌 薛 邠 宋 滂 唐 就 瀛 客

宣 褒

穎川四長

荀 淑 鍾 離 陳 寔 韓 韶

二十四賢

張兵 向詡 陳孝 蘇延 李府 朱高

申屠蟠 張儉 鄭玄 明璆 李固 郭泰 朱穆

魏朗 徐祥 皇甫規

京州三明

張真 字然明 皇甫規 字威甲 段植 字純明

常氏三義

常棟 贊 短

大時 樣 常子力之子皆仁義孝弟

晉應兄弟三人皆時謂之賈氏三虎皆其兩弟各不

著故 不列

荀氏八龍 皆明陵令曾叔之子

奇圓 寄所寄卷七

荀儉 字伯慈 混 字仲慈 靖 字叔慈 壽 字慈光

字孟慈 爽 字慈明 漸 字後慈 勇 字幼慈

八派五龍 皆公沙穆之子

字義起 孚 字允慈 恪 字久謙 達 字義明

李氏四龍

李亮 李仲 李訓 李秀

京兆三休

金敬 字元休 王廷 字曼休 或昂端 字甫休

馬二郎

李璜 杜珍

寺中二絕 俱言大

東世軌 蘇珍之

魏文四友

司馬慈 陳羣 朱鑠 吳質

雙丁

丁儀 丁廙

郭中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劉楨 阮瑀 應瑒 徐幹

臺中三狗

何晏 鄧颺 丁謐

兩雋

寄所寄卷七

何妥 蕭資

竹林七賢 題廷之除山臺王武第之五君

阮籍 嵇康 山濤 劉伶 阮咸 向秀 王戎

吳八絕

吳範相風 劉惔占氣 趙達算 臯象書 嚴子卿

宋壽占夢 曾不與書 孤城鄭姥相

一臺二妙

簡暹 素靖

二陸

陸機 陸雲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王玄 王濟 衛玠

二馮

馮立 馮野王

晉八達

董觀 王澄 阮瞻 庾敳 謝鯤 胡毋輔之于法

裴 光逸

河東八裴

裴徽 楷 綽 瓚 遐 康 頴

琅邪八王

王祥 戎 澄 藻 綬 衍 象 玄

太原王京兆杜五世盛德

寄園寄所寄卷七

王相 湛 承 述 坦之

杜謐 恕 預 錫 又

三謝

謝靈運 謝惠連

八儒

以道自居為子思氏之儒 衣冠動作為子張氏之儒

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 孟氏傳書為陳而致遠之儒

漆雕傳禮為恭儉非傲之儒 仲梁氏傳樂為遺

風易俗之儒 樂正氏傳春秋為屬詞比事之儒 公

孫氏傳易為潔淨精微之儒

三裴

宋劔尹之墨 相里勤五侯子之墨 苦獲已尚鄉陵

子之墨

晉八王

趙王倫 齊王同 河間王顥 成都王穎 淮南王

允 鄆陽王彪 長沙王又 東海王越

東海王越府有三才

潘滔 大才 劉興 長才 裴龜 清才

兗州八伯

阮放宏伯 阮孚誕伯 劉綬委伯 却黎方伯 胡

母輔之達伯 于嵩裁伯 孫讓剛伯 羊曼賢伯

三人為一龍

寄園寄所寄卷七

羊欣龍頭 邵原龍腹 管寧龍尾

中興三明

王同 蔡謨 諸葛恢

三人俱字道明故云京郊三明俱有名蔡氏儒雅荀

寫清

周濟 周續之 劉遵民

蓮社十八高賢

慧遠 慧永 慧持 道生 曇順 僧敷 曇首

道暕 曇暕 道安 佛馱那舍 佛馱跋陀羅 劉

之 張野 周續之 張詒 京炳 雷次宗

宋文帝問天下有正統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徐道度療疾	范悅詩 蕭欣遠撰書 蕭札謝墓
頌延之四子各得其一	
得筆羨 得文測 得義與 得酒耀	
一時兩玉人	
謝孔 謝勝	
會稽三康	
丁潭世康 孔愉敬康 張茂偉康	
天子四友	
謝肅 薛炫 江敷 劉俊	
周氏五侯	
周札 懸 廷 經 經	
張氏五龍	
張演 鏡 永 辨 岱	
東海三柯	
何思經 遜 謝	
湘東二遊 昔湘東未嘗	
連昭周 起	
雙壁	
陸暉凱 洪	
柳氏二龍	
謝陵 悅	

范雲 蕭琛 任昉 王融 蕭衍 謝朓 沈約	
陸倕	
二種	
蕭亮 緯	
何氏三高	
何求 一 點 亂	
二高	
高開 一 高 魏	
東昏 六 貴	
始安王 遙 光 徐孝嗣 江祐 蕭坦之 江記	
奇聞寄所寄卷七	
鄴中四貴	
孫騰 司馬子如 高岳 高隆之	
三才	
潘子昇 邢子才 魏收	
四傑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蘇味道	
唐十八學士	
杜如晦 房玄齡 虞世南 褚亮 姚思廉 李道	
玄 蘇允恭 薛元敬 顏相時 蘇勗 于志寧	
蕭世長 薛收 李守素 趙德明 孔穎達 蓋文	

達 許敬宗

二 滋

誰文達 文給

河東三胤

薛元敬 收 元敬季父

德音 元敬其弟

邵家二賢

郎蔚之 楚之

凌烟功臣

長孫無忌 李孝恭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 高

士廉 尉遲恭 李靖 蕭瑀 段志寧 劉弘基

屈突通 殷開山 柴紹 長孫順德 張亮 侯君

奇園寄所寄卷七 虞世南 劉政會 唐儉

集 張公謹 程知節 虞世南 劉政會 唐儉

李世勣 秦叔寶

三列宿

李武 叔錯 和謙

太公廟十哲 以張良

山儀首 吳起 韓信 李牧 李靖 孫武子 范

白起 樂毅 李勣

一門三相

蕭思謙 承慶 子 嗣立 慶弟

戶部二妙

蕭維 宋之問

四 英

韓會 蘇東美 張正則 崔造

五 王

漢陽王張柬之 平陽王敬暉 扶陽王桓彥範 南

陽王重恕已 即陵王崇玄暉

香山九老

胡果 八十九 吉昫 八十八 劉真 八十七 鄭廣 八

十五 盧貞 八十二 張渾 七十七 白居易 七十四

秋兼謨 盧貞 以年未七十真會而不列

竹溪六逸

孔巢父 繆曄 裴政 張叔明 李白 陶潛

奇園寄所寄卷七 虞世南 劉政會 唐儉

飲八仙

賀知章 汝陽王暹 李適之 崔宗之 李白 范

張旭 焦遂

吳中四士

賀知章 吳中四士 張旭 張若虛

大厓十才子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錢起 司空圖 苗發 崔

州 耿湓 韋處士 李端

三俊

李德裕 元稹 李紳

龍興三李

李元中 李公麟 李亮江

關中三絕

鄭誠 林滋 詹惟

二鄭

鄭謙 吹

諫臣三人

張符 趙麟 牛叢

五老榜

青松 王希羽 劉象 柯崇 鄭希顯

族亭三才子

王之渙 王昌齡 高適

二扈

扈愛 扈載

三羅

羅此 陶 鄒

五鬼

王欽若 丁謂 陳彭年 劉永珪 林特

四賢一不肖

范仲淹 余靖 歐陽修 蔡襄 高若訥

雅陽五老

馮平 杜衍 王 畢世長 朱

二漢

蔡京

三人不負利名

王曾 宋庠 馮京

二宋

宋郊 祁

五桂

寶儀 傑 侃 仰 倍

關四先生

周希孟 陳烈 陳襄 鄭穆

伊洛淵源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邵雍 張橫渠

寄園寄所寄卷七

歐 呂希哲 范祖禹 楊國寶 朱光庭 劉

李 呂大忠 呂大約 呂大臨 蘇 謝

游 楊時 劉安節 尹 張 馬仲 侯

王 王 胡安國 王 劉立之 林大節

張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師淵 真德秀 何基 王栢

程門四先生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楊時

慶曆聖德詩

范仲淹 韓琦 杜衍 富弼 歐陽修 余靖 王

素 蔡襄

七老會

孫論 吳師道 梁宏 朱光復 賈亨彥 張景達

唐愈

二丁

丁寶臣 宗臣

四洪

洪朋 芻 炎 羽

洛下耆英會

文彥博 富弼 馮行已 席汝言 王拱辰 趙建

中 王尚恭 王慎言 劉幾 趙丙 張憲 張問

司馬光

元祐友黨碑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劉摯 范純仁 韓宗

彥 梁燾 魯布 王巖叟 蘇軾 王存 傅堯俞 鄭

彥 趙鼎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

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呂公著 黃震

張商英 蔣七奇 以上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蕭敏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曾肇 趙君錫

馮黼 孔武仲 姚勛 王觀 孫覿 錢勰 李

之純 鮮于侁 范純粹 趙高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呂陶 趙彥若 孔文仲 韓川 賈易 王

右 王份 吳安特 顧臨 呂希純 豐稔 張舜

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昇 謝文雅 岑象

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黃執逸 上官均 葉

濤 龔原 郭知章 張康國 葉初洽 朱紱 朱

服 曾任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秦觀 黃庭堅 晁

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敏 司馬旒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行 余爽

鄭俠 席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士 李格非

陳雅 任伯雨 馮庭堅 馬涓 陳乳 陳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同 吳希緒 吳倚 歐陽中立

林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績中 商倚

陳伯 虞防 李祉 李滋 李之儀 范正平 曾

三 楊緝 蘇昞 葛茂宗 劉涓 柴竟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衛鈞 寇公適 馮伯藥 周證

孫琛 范彙中 鄧耆甫 王察 趙詢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令時 郭純中 石芳

三載

劉嵩 岑 壽

二載

韓祥 補

詩四大家

陸游 范成大 楊萬里 尤袤

四州五鳳

謝固 田 因 圖 一 因

三俊

尤彬 喻時 陳必

婺州四先生

寄園寄所寄卷七

何基 王柏 金履祥 許謙

四靈

趙彥秀 翁 翁 舒 卷 徐靈順 徐靈淵

宋區三忠

文天祥 陸秀夫 張世傑

宋遺民十一人

謝阜羽 王鼎翁 方韶卿 唐玉潛 林景熙 汪

大有 龔聖宇 張毅父 吳子善 梁隆吉 鄭所

南 三魁不負所學

李黼 李森 泰不華

新安三俊

唐元 洪炎祖 俞道老

元四傑

木華黎 博爾木 博爾忽 赤老溫

儒林四傑

柳貫 虞集 揭傒斯 黃潛

國初三老

楊維禎 沈德醇 孫克恭

明初詩四名家

高啓 劉基 張羽 徐賁

遜國殉難諸臣

寄園寄所寄卷七

方孝孺 鐵鉉 卓敬 陳迪 暴昭 毋濟 練子

寧 齊泰 黃子澄 張統 毛太 黃觀 姚善

黃鉞 王叔英 王良 王良 譚翼 曾鳳韶 周

是修 魏冕 鄒朴 葉福 邵璉 陳繼之 劉

梅殷 劉 陳思賢 高魏 盧原質 胡子昭

茅大方 柯中 鄭公著 胡潤 高翔 侯泰 戴

德葵 郭任 盧迥 楊任 費魁 連楹 廖昇

玉度 董鏞 甘霖 林英 于志 能輝 宋徵

黃希范 程通 蔡運 儲福 何中 湯宗 盧振

巨敬 儲承 黃彥清 程木立 龔泰 方洪

長安 周燭 謝昇 周繼倫 陳彥回 張彥方

馮國安 葉仲惠 徐子權 東湖樵夫 即牛長先也

從臣諸臣 本朝奇選文從臣先生

釋濟 葉希賢 楊應能 三人始終 史彬 三人至 郭

節 程亨 蔡雲 三人 黃直 馮淮 而病死

嚴震 相遇 沐昆 於

按紀事始謀從人者蓋二十有二人因耳目繁多
令散去其至者僅寥寥數人耳然其志一也
在此不可不以從人之中不知何故至者
而在此不可不以從人之中不知何故至者
云爾兵部侍郎廖平則侍郎金魚後修志
其衣翁按察司王良後殉節參政孫運後殉節
郎中劉田玉中書舍人梁長王梁中節宋和鎮
景先即東湖樵夫後殉節王資劉中待詔鄭洽
監王之臣即

三楊

寄園寄所寄卷七 楊榮 東楊 楊溥 首楊

楊士奇 西楊 楊榮 東楊 楊溥 首楊

舉業八大家

王棻 唐順之 魏景序 薛應旂 歸有光 胡友

信 楊起元 湯顯祖

翰林四陳

章懋 蘇倫 莊淵 黃仲昭

七才子

李攀龍 王世貞 梁有譽 宗臣 吳國倫 謝榛

徐中行

浙江三異人

劉基 于謙 王守仁

二難

鄭復言 雍言

二何

何良傳 何俊

林下九相 在萬曆初年

李本 嚴訥 徐階 李春芳 高拱 郭朴 陳以

勤 殷士儋 趙貞士

三人做得好事

孫燧 胡世寧 王守仁

二關

關仲實 仲字

寄園寄所寄卷七 五湖五隱

五湖五隱

劉麟 吳琬 施侃 龍寬 孫一元

楊廷和 蔣冕 汪俊 喬宇 楊慎 王元正

孟春 金獻民 徐文華 秦金 趙鑑 趙璜 俞

琳 朱希周 劉玉 王時中 張潤 汪舉 游

曾 張九叙 吳琪 張瓚 陳濬 張縉 蔣民

余璠 張仲賢 葛倫 袁宗儒 賈詠 魏熙 張

璣 舒芬 楊繼聰 姚冰 張衍慶 許成名 劉

棟 張鴻 崔桐 葉桂章 王三錫 余永勳 陸

斌 王相 應良 金舉 林高 王慈 謝維 呂

孫如列	崔應元	許忠選	薛貞	曹欽程	陸
萬齡	吳淳夫	李楚龍	許顯純	張體乾	田爾
耕	孫雲鶴	楊震	文結近侍十九人	魏廣徵	徐
大化	霍維華	郭欽	張前	關鳴泰	周應秋
李之才	李晉生	楊維垣	潘汝祇	支結近侍次等	十一人
顏秉謙	張瑞圖	朱宗道	李潘	馮銓	郭允厚
蘇鳳	朱童蒙	孫杰	張我續	李春輝	王紹
後	楊楚家	李春茂	劉廷元	謝啓光	徐兆地
郭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徐紹言	范齊世	
李養德	阮大猷	姚宗文	陳九疇	卞詩教	趙
真邦	傅樾	安仲	孫國禎	郭登	馮嘉會
子園寄所寄卷七					
思誠	孟紹虞	李恒茂	張權	郭尙友	李精白
秦士文	張文熙	楊惟和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卓道	盧承欽	陳百翼	石三畏	郭興
治	劉安	智鉅	何宗聖	王拱	汪若樞
新	門克新	游鳳翔	田最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黃運來	李從心	湯邦憲	郭增光	單明輝	
王點	李嵩	牟志英	張三傑	曹爾順	毛一鷲
張文郁	周維持	徐汝陽	黃憲卿	許其孝	
張養素	汪裕	梁克順	劉弘光	溫鼎讓	鮑奇
譚	陳以瑞	莊謙	魏平肅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榮	劉漢	王大年	谷合中	徐吉	朱履漢

張汝悉	許可敬	劉述祖	李傑然	劉之待
孫之傑	吳孔嘉	季寓庸	潘士聞	張元芳
鍾鈺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良材	曾國政
愚	李桂芳	張一經	陳殷	夏敬承
勇	郭希禹	顏鵬	李際明	魏弘政
郭士望	張聚垣	周錡	徐四岳	辛思齊
桂	以上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七人			黃立極
施鳳來	楊景辰	王之臣	房壯灑	董可成
忠誠	馮三元	胡廷宴	張九德	朱國盛
行	喬應申	楊維新	董懋中	周昌晉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丞	虞廷陞	郭興言
子園寄所寄卷七				
周維景	徐揚先	陳序	曹谷	朱慎荃
郭如關	何早	虞大復	歐陽克材	邱存性
大同	李宜培	譚謙益	夏之鼎	張九賢
潘舜歷	吳士雋	李三楚	童舜臣	陳守瓚
文結近侍減等四十四人				
江西四家				
羅萬藻	陳際泰	艾南英	章世純	
明末四公子				
陳定生	自慧	冒辟疆	袁	方密之
侯朝宗				
四鎮				

高傑 黃得功 劉良佐 劉澤清

寄園寄所寄卷七

雜錄寄所寄卷七

寄園寄所寄 卷七

七九一